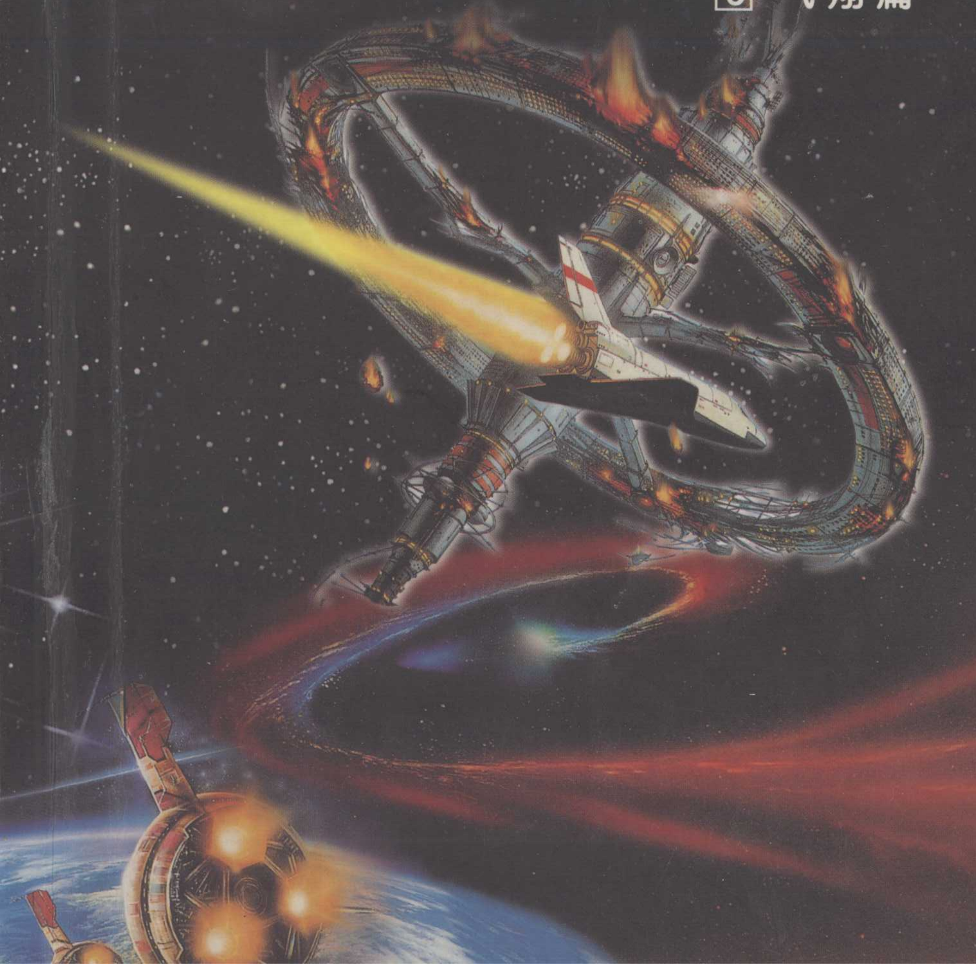
3

银河英雄传说

田中芳树作品

5 风云篇

6 飞翔篇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I313.4/180:3

银河英雄传说

田中芳树 著

5 风云篇

6





责任编辑：郭力家
封面设计：李　萌

银河英雄传说（小说全集）
田中芳树—著
蔡 美 娟—译

出版发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经　　销：长春市新华书店
印　　刷：长春市新华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9 印张　2000 千字
1997 年 12 月第一版　1997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0000 册

ISBN7-5387-1990-3/I·1026　每套（全 5 册）定价：100.00 元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

目　　录

5 风云篇

第一章　寒流来袭 ……………………………………………… (3)
第二章　杨提督的方舟队 ………………………………… (20)
第三章　追求自由的宇宙 ………………………………… (42)
第四章　双头蛇 ……………………………………………… (58)
第五章　黎明前的黑暗 …………………………………… (78)
第六章　连战 ………………………………………………… (96)
第七章　巴米利恩 ………………………………………… (116)
第八章　死门 ……………………………………………… (135)
第九章　骤变 ……………………………………………… (152)
第十章　“皇帝万岁！” …………………………………… (168)

6 飞翔篇

序　章　地球衰亡记录 …………………………………… (189)
第一章　邱梅尔事件 ……………………………………… (205)
第二章　一个退役生活者的肖像 ……………………… (230)
第三章　访问者 …………………………………………… (252)
第四章　过去、现在、未来 …………………………… (266)
第五章　混乱、错乱、惑乱 …………………………… (289)
第六章　圣地 ……………………………………………… (315)
第七章　战斗开启 ………………………………………… (332)
第八章　无止境的休假 …………………………………… (359)

银河英雄传说

田中芳树 著

5 风云篇

第一章　寒流来袭

I

数十秒钟之后即将进入宇宙历七九九年，帝国历四九〇年，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仰望认空，他第一次看到的数个星座正在深蓝色的夜幕中闪灿着。迈入新的年度之后，即将迎接第二十三个人生寒暑的年轻征服者，自他那冰蓝色的瞳孔中，朝着夜空放射出如冰箭般的犀利眼神，那是一种无言的宣告，他透过硬质玻璃制的天顶向宇宙宣告，在他视线的彼方，连成一气的星星，只许以做他征服及支配的对象之身分而存在着，当莱因哈特摇曳着他那灿烂如黄金般的金发回过身来面对聚集在大厅里的帝国军的将帅之时，从四方嵌着音响系统的墙壁上流泻出一阵钟声，似乎告诉人们旧的一年的日历已完成了它的使命，莱因哈特走近自己的桌子。高高举起倒满香槟酒的水晶杯，将帅们也回应着他的动作，以水晶杯中反射的光波交换着彼此的视线。

“干杯！”

“干杯！为新的一年——”

“干杯！为所创下的功劳——”

在充满霸气的干杯声交错当中，一个格外响亮的声音强烈地震撼着全座人的耳膜。

“干杯！为自由同盟最后的一年——！”

在众人注视下，那声音的主人一边看着莱因哈特，一边高高地举起酒杯。他的声音和表情就介于昂然和傲然一线之间。莱因哈特端正秀丽的嘴角激起一抹微笑，举起酒杯，这时，四周响起一阵欢喜和拍手的声音，发言者则因为获得此一殊荣而兴奋得脸色潮红。

他就是依沙克·费尔南·冯·托尔奈森中将，在满是少壮派的莱因哈特军当中，他显得特别年轻，他和主君同年纪，在幼年学校中，他是在第一名的莱因哈特之后，优等生中的一名。进了军官学校之后，声名更是大噪。但是，他却在中途退学投身前线，不管是担任实战指挥官或作战参谋，他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功勋，是个优秀的青年军官，在帝国历四八八年的利普达尔特战役中，那些在幼年学校中和莱因哈特一起上学的贵族子弟们多投入门阀贵族军中，最后终于自取灭亡；相对的，他选择了参与“金发小子”这一边，显示了他正确的判断，在已故卡尔·古斯达夫·坎普手下任职时建立了不少功劳。战后，他离开了坎普，成为莱因哈特的直属部属，也因为这样，在日后坎普与自由同盟军的杨威利对阵败亡之际，他得以免于走上败军成员的命运，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让他自己和周围的人深信，他有着一位超越常人智慧的守护者，因此，他确信自己是上天挑选的精英之一，为因应超越者的恩宠，他更是凡事都比别人快一步，他认为今后要追过许多人，或者被追赶，不论在战场之内或之外，尽可能地引人注目是必要的。

他的这种霸气看在同年纪的主君莱因哈特眼里应该不是什么坏事，但是，看到这种类型的人，总会让莱因哈特联想起那个绝对不会刻意去引人注意的故人来。他觉得，如果是齐格飞·吉尔菲艾斯，那个牺牲了自己只为救他生命的红发挚友的话，一定不会同意用这种方式来引人注意，莱因哈特知道不能这样做比较，但是，意志及理念所不能控制的心灵悸动却使得他不得不这样想……。

盛大的宴会中没有华丽感，反而充满了力劲，这或许是出席的人甚至都不穿礼服而穿着可以立刻上战场打仗的军服之故吧？莱因哈特不喜欢在占领地的新年宴会中做华丽的装扮是原因之一，最主要的是列席的将帅中，有人在宴会结束的同时就要立刻出发前往战场了，指挥远征军先锋部队的渥佛根·米达麦亚一级上将和统率第二阵的奈特哈尔·缪拉上将就是这样。

帝国军中最年少的上将奈特哈尔·缪拉今年将迎接他自己的二九岁生命，他有着灰色的头发和灰色的眼珠，正面仔细观察他的体型的话，会发现他的左肩稍微低了些，这是与其年轻不相符合的身经百战及负伤次数的最佳明证，但是，不去考虑外型上的缺憾的话。充其量他看来也只像是个参谋型，有着温雅外表的军人，他进攻时的精悍及防守时的顽固都获得极高的评价。

在他旁边的米达麦亚和现在负责指挥伊谢尔伦要塞攻略的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一级上将被称为帝国的双璧，外号“疾风之狼”。从某方面来看较显

瘦小，但随时随地保持最佳机能状态的身材让人联想起体操选手，他比莱因哈特大八岁，比缪拉长两岁，但是以一般的社会标准来看，他仍然算是黄口孺子之类的年轻人。

“年轻人可真是有精神！”

然而，米达麦亚却常常说些惹人嫌的话。他在这次通过费沙回廊的作战中，是所有参战提督中功勋最卓著者，所以他的苦战经验也最多，对于比较年轻一点的提督们的豪言壮语，他总认为是过度的幼稚表现。

“我也还年轻，但却没那种精神。”

缪拉回应的声调中，总有着他特有的讽刺意味在。在比他们年轻的军人们眼中，这种举动有时候被视为带有焦虑感情的表现，野心家喜欢变化多于安定，渴求乱世胜于和平，他们知道，这种心态会加快飞黄腾达的速度，而且会扩大成功的范围，不管是米达麦亚也好，缪拉也好，活生生的例子都出现在他们眼前。

在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的霸业即将快速完成的现阶段，年轻的他们建立功勋的机会也正不断减少。至少在他们被野心之壁狭窄化了的视野中，通往荣耀的门扉即将被关闭了。在这种心理的趋使之下，同僚和前辈不再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反倒是带有竞争色彩的对手。尤其是缪拉，由于他没有像米达麦亚及罗严塔尔一般屹立不摇的声誉，所以往往就明显地显现出其被视为“超越”的对象之态势。

“算了，不管这件事……同盟军可能会由宇宙舰队司令长官亲自出马吧?!”

“亚历山大·比克古提督？的确……”

“他可是个老练的男人。你跟我，再加上罗严塔尔、毕典菲尔特……把我们四个人的经历合起来都还比不上那个老人呢！他就像一座活生生的军事博物馆。”

米达麦亚从不吝惜于赞赏一个值得尊敬的敌将。缪拉自从认识这个年长自己两岁的同事开始就有意学习对方这个优点，但是，他自己也知道在表现力方面不及对方。

“你们似乎谈得正起劲啊！”

两个提督把脸转了过去，随即恭谨地行了一个礼。他们那年轻的主君正一手拿着水晶酒杯站在那里。

交谈了两三句之后，莱因哈特问“疾风之狼”：

“对于你这个历代罕见的巧妙用兵者，我无可挑剔，不过，同盟军可能会做困兽之斗，迎战我军，你打算如何对应？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空荡的酒杯中在年轻的帝国军最高司令官无畏的脸上笼罩着淡淡的虹色眼光。

“我认为如果同盟军有充足的兵力，不必顾虑到人力和物力上的损伤的话，他们将会在费沙回廊的同盟军所属一个的出口摆出纵深阵，从正面来向我军挑战。我军若要加以对抗，就只有采中央突破一法了，不过，事先必须先有心理准备，这种战法将会有相对的损伤，而且也得花上一段时间。如此一来，我们就必须注意扼住我军后方的费沙动向，搞不好还会因为缺乏集中力而居于劣势。”

米达麦亚的分析正确，表现明快清晰，具有充分的说服力。

“但是，这一次要使用此法，同盟军的兵力应该会大量减少。如果一战失败就没有退路了，他们广大的领土，包括他们的首都都会呈现毫无防备的暴露情况。如此一来，他们最初的一战就变成最终的一役了，除了投降之外，他们已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就算想正面决战也是势有所不能。”

歇了一口气，米达麦亚继续说道。

“因此，他们可能会把我军诱入他们的领地内，在我军到达行动的界限点之时，断绝我们的补给路线，妨碍我们的通讯，使各个部队孤立，然后再将我们各个击破。这就是说。他们会大致改变攻守之地，使三年前的亚姆立札会战重演，因此，如果我们无限地拉长军列，就会着敌人的算计。所以依下官之见，我军的胜机也就在这里。”

米达麦亚闭上嘴，凝视着莱因哈特，年轻的主君脸上浮现出融合了敏锐和优美的笑容，对部下的能力甚衰满意。

“你的计划是要用双头蛇吧?!”

“是……”

米达麦亚也对主君的洞察力甚表赞赏。

“缪拉提督的意见呢?”

莱因哈特微微改变了冰蓝色眼珠的方向问道，帝国军中最年少的上将轻轻地行了个礼。

“下官也赞同米达麦亚提督的想法，不过，同盟军的作战行动或许没办法做到一丝不苟。”

“因为到处都有那些认为‘看到敌人而不作战是一种懦弱行为’的近视

低能者吧!?"

莱因哈特冷冷地记笑着架空的敌将。

"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有利了。只要把他们牵制住，逼他们打一场没有战略目的的消耗战，虽然没什么意思，不过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可是，这种打法太没意思了。"

喃喃自语的莱因哈特，表情若换成别人，在旁人眼中一定显得极为不礼貌吧?! 就因为他是一个曾经在亚斯提星域中歼灭两倍多的敌人，在亚姆立札星域中使兵力达二〇〇〇万的自由行星同盟遭受空前未有溃败的战争天才，所以才被允许有这样的说话态度。莱因哈特憎恶无能的敌人如同他厌恶无能的同志一样，甚至更甚。

"真希望敌人会探取有秩序的行动……"

丢下这句话，莱因哈特就离开米达麦亚等人的面前，朝别的谈笑圈走去。

莱因哈特的秘书官——玛林道夫伯爵的千金一希尔德正以冰冷的苹果汁冷却自己因喝酒所引起的醉意，这时，喝光了酒前来放置空酒杯的托尔奈森中将以兴奋的声音对兼具美貌与智慧的伯爵小姐说道。

"小姐，后世的历史学家们一定很羡慕我们吧?! 他们一定也很希望能参加这个宴会，成为历史的证人……"

昂然的自负洋溢在他年轻的脸上，托尔奈森中将寻求赞同似地凝视着希尔德，希尔德嘴上虚应，内心却颇不以为然，她并不认为托尔奈森无能，但是，对于他的言行举止太过唯莱因哈特马首是瞻一事却有些微的恐惧及无可奈何的苦笑。莱因哈特是个天才没错，但是，天才未必适合做为学习及模仿的对象，若真要学习，缪拉及瓦列的坚实及强韧才值得效法，但是托尔奈森似乎为莱因哈特那独一无二的华丽光彩所感。

新的年度很快地经过了两个小时，渥佛根·米达麦亚一级上将把酒杯放在一张桌子上，以律动的步伐走到年轻的主君面前。

"阁下，下官先行告退……"

米达麦亚敬一个礼，莱因哈特轻轻地举起一只手回答。

"祝你胜利，我们就在海尼森再会了。"

面对莱因哈特那不惧的微笑，"疾风之狼"也以同样的表情回应，之后，米达麦亚又敬了一个礼，那着黑色和银色制服的身躯在吊灯灿烂的光彩下走向外面。托尔先，皮罗，拜耶尔蓝，红沙等麾下的将帅们也跟在素有勇将之

誉的上司后面相继退下了。接着，奈特哈尔·缪拉也站在年轻的主君面前，行完了礼之后便率领着部下离开会场。

出席者走了三成之后，现场活泼的谈笑仿佛吹动树梢的风戛然而止似的沉静了下来，莱因哈特也在结束了和几位重要的提督们礼貌上的交谈之后，坐在一张放在大厅一角的椅子上，架起他的一双长脚。

在这一瞬间，强风似的感情施风横扫过来莱因哈特的心灵平原。在激烈壮大的征服战役之前，那颗昂扬的心快束地收缩，映在视野中的景致也失去了色彩。

他感到不安，这种心灵的悸动恐怕不是能说与人知的，永不是别人们懂得的，莱因哈特想的是——当占领了费沙，征服自由行星同盟，成为全宇宙的霸者之后，自己是不是能够耐得住没有敌人的日子？

当莱因哈特出生时，帝国和同盟之间的战火已经持续了一三〇年，长达一一四万小时了。只有战争让莱因哈特有忠实感。对他来说，和平只是一片薄薄的，夹在战争这种厚吐司中间的火腿片而已，然而，在莱因哈特打倒了所有的敌人，统一了宇宙，开启了一个新的王朝之后，他永就失去了能让他充分发挥智慧和勇气以一决雌雄的对手了。

这个为作战，胜利，征服而活的金黄色头发年轻人似乎必须为忍耐自己一手所建造而成的和平重担及无聊做准备了。

可是——莱因哈特突然苦笑着，他发现自己想得太早了，下一次的战役未必是他获胜。或许悲怆的哀歌会为他而演奏的，连战皆捷，却在最后一仗中吃败仗而从绚烂的舞台上过下来的野心家毕竟不在少数，他必须平安地度过尚未结束的今天，把目光投向明天，绝不能重复那一个人的覆辙。从那一天，那一刻起，他的生命就已不是他自己一个人的了……。

凌晨四点，宴会解散了，每个人都为了完成征服之战，分别回自己的宿舍做准备，这个时候，渥佛根·米达麦亚一级上将的舰队已经飞向尚未天明的天空，开始陆陆续续从费沙的中央宇宙港起飞了。“疾风之狼”今年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为后来的大军保住费沙回廊的同盟一方的出口

Ⅱ

有一方希望能征服彼方，但是，另一方却不愿被征服。

打从心底高兴并热切迎接宇宙历七九九年到来的自由行星同盟的高级军

官，虽不至于完全没有，但是想必也寥寥无几吧，大部分的人都被卷入恐慌来临之前的忙碌漩涡中，连新年度来到的那一瞬间都无法去确认。帝国军以武力占领费沙的报导，一度曾受到管制而没有宣扬开来，但是，现在则如被网住的猛兽似地撕开神秘的面纱，朝人们猛扑而来，以可怕的洪流般态势占满了同盟的情报系统。当政府首脑部门在被厚实的墙壁阻隔着的会议场中铁青着脸，开始就解除报导管制时期进行协议之时，离他们的会议桌不到一公里远的街角，一些从费沙方面搭宇宙船回来的人们已声嘶力竭地渲染危机的到来。

在有效的防备方法尚未被找到之前，堤防就溃决了，歇斯底里和恐慌的浊流吞噬了整个同盟领土。勉勉强强可以挽救同盟政府威信的便是在报导管制期间，没有一个高官企图循私让自己和家人逃亡。可是人们的看法是，如果有明确的消息确认安全的处所所在，那么，那些官员们就未必会如此忠贞了。看来同盟政府即使在通德方面有好表现，也得不到因为当事者的无能所失去的市民对政府的信赖。

而市民们总是把感情的渲泄口指向政府当局，他们似乎永想指向其他地方。“想想办法呀!”市民们要求政府拿出对策，随即又加上诸如“无能”、“薪水小偷”之类的辱骂。

当时的同盟政府正是“华丽的诡辩家”优布·特留尼西特最高评议会议长的领导之下，他正值政治家的生涯中堪称少壮派的年代，有着优雅和容姿和一帆风顺的经历，在以女性为中心的选民中颇有人缘，同时他又以军需产业为背景，政治资金力傲视群雄。即使遭遇到救国军事评议会那致命伤般的武装政变也没有伤到他一丝一毫。市民期待他有着足以与其辩才相匹配的指导能力。而当光凭口头辩才无法解决的状况来到时，他却直接或间接地从他“挚爱的市民”面前消失了，他只透过政府报导官表达“痛切感受责任之重”，连他所在之地也模棱两可，这些事情更加深了市民们的疑惑。市民们怀疑，像优布·特留尼西特这种人是不是就是自古典文明时代就存在的，光靠一张利嘴吃人的煽动政治家？事实上根本没什么能力去处理可是自从帝国军侵人费沙之后，这个看似已屹立不摇的评价，却似乎有了大规模的修正。

当优布·特留尼西特发挥其为后世人所不耻的无责任感，一头栽进他自己的乐园之后，叱责狼狈不已的同事们，领导内阁会议，不断采取政治方面的紧急措施，防止同盟政府自乱阵脚的便是他——华尔特·艾兰兹。过了五十岁大半，第一次坐上阁员位子的他，在面对难关时，看来却仿佛年轻了十

岁以上，他挺直了腰杆，皮肤泛出了光泽，步伐强而有力——虽然失去的头发没有再长出来。

“把战斗的指挥权委交给那些穿制服的专家，我们所必须做的决定是要投降或者抗战？也就是说，我们要决定国家的行进方向，明示给大众，让军部协助我们。如果我们一味地自乱阵脚，回避该负起的责任，事态就会演变成由最前线的军人阶层来推移，经过大量而无益的流血之后，或许就会招致无秩序的瓦解，这同时意味着民主政治的自杀，我们绝对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由于没有任何一个人主张投降，于是国防委员长改变了议题。

“那么，我们是决定抗战，和侵略者作战一直到同盟的所有领土都化为焦土，所有的国民都死绝为止？或者，以讲和或和平为目的，尽量整备出可以获得有利条件 政治环境——而这是不是要选择众力来做为技术上的手段？我认为这都有必要先行确认……”

其他的阁员们都带着困惑的表情沉默着，然而，他们困惑的原因或许不是事态的棘手程度，而是国防委员长的深沉着及明晰重重地打击了他们对他原有的根深蒂固的看法。不久之前，还是字典上“有职无权”这个语词的的国防委员长，现在却以其极为正确的洞察力及认识力，把握住事情状况，向同事们提示寻求最佳解决广泛的捷径，而且他是以极高格调的辩才当武器。

和平时代的艾兰兹被只不过是潜藏的权力机构肮脏底部的一只寄生虫而已。而在面临危机时，应该原已死绝在他内部的民主主义政治家的精神，却从利权政治业者的灰烬中坚强地挺身而起，而他的名声也因为半年来觉醒而深植人心，使后世的人们遗忘了他那长达半世纪之久的怠惰。

年已过七十的同盟军宇宙舰队司令长官亚历山大·比克古上将，是一个相当厉害的挖苦专家，同时也是一个口舌毒辣的人，但是，这却无损于他公正的人格。老提督察觉国防委员长有意在短时间之内把不仅身为一个政治家，同时也是身为一个人所保有的微薄能量燃烧殆尽的心意，于是便不遗余力地从旁协助，不久之前，他还厌恶地批评国防委员长的无魄力和无见识，而现在，充满干劲的艾兰兹委员长却亲自拜访宇宙舰队司令部，率直地自我批评以前的无能，比克古到这个时候还是半信半疑，但是，国防委员长却以“整备讲和的条件”为由，要求军部协助，所以比克古不得不承认委员长在见识方面也有所长进了。

结束了谈话，目送委员长的背影，老提督喃喃自语着。

“国防委员长的守护天使好像突然勤劳起来了。这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多了。”

比克古的高级副官法菲尔少校却未必同意上司的看法，他反而有满腹的不平，认为艾兰兹早就该觉醒了。

“或许这是不该说的话，可是我偶尔会想，或许前年的救国军事会议的非法武装政变成功的话还好些，这样一来，也许国防体制就能强化起来了。”

“然后，帝国的专制主义和同盟的军事独裁政权就以宇宙霸权为赌注进行激战吗……？你不觉得这样更无药可救吗？”

老提督的语气，讽刺中还带有过多的酸气。黑色的扁帽使得他的白发显得更白。

“如果我有什么值得自夸之处，那就是我是民主共和政体下的一个军人。我不想以对抗帝国的非民主政治体制为藉口而容忍同盟的体制非民主化。同盟与其成为独裁之国而继续生存，不如以堂堂民主国家之名而灭亡。”

看见少校显得局促不安，老提督调皮地笑了笑。

“我好像说得太过分了。不过，事实上，如果建国的理念和市民的生命不能受到保护，那么国家本身就没有生存下去的理由了，而我呢？我会为了保护建国的理念，也就是民主政治及市民的生命而战。”

亚历山大·比克古去拜访唯一的制服组上司——统合作战本部长德森上将，他劝解、激励脸色苍白、食欲尽失、像个小官吏似的本部长，使本部的秩序和机能恢复正常。同时，只要时间允许，他就着手做精密防卫作战的准备工作。

同盟军首脑部门召集了所有兵力，除了帕耶特提督指挥的第一舰队之外，还有从去年紧急制成的几只小舰队、星际间巡逻队、各星系警备队中的重武装部队所组成的军队，光是船舰数量就高达三万五千只。其中也包括了刚建造完成，尚未做试舰的新舰艇及原已预定要解体的老朽舰艇。这些舰艇还对得住联络工作或欺敌作战，所以也被算进去了。比克古把不属于第一舰队的二○○○○只混合舰队分成两股，编成第一四、一五两只舰队，并向统合作战本部呈报，由莱欧尼尔·库顿担任第一四舰队的司令官，拉鲁夫·卡尔先为第一五舰队司令官，这两个少将因而得以晋升为中将，而他们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就是带领尚无秩序且未精熟的士兵，不够完整的装备，和强大的帝国军作战。

比克古和三名舰队司令官及宇宙舰队总参谋长遂展开了迎击帝国军的作战方案讨论会议。一开始就发生不吉利的事，总参谋长欧斯曼中将因急性脑出血而病倒，从会议场直接被送到军医院去了。不幸的，总参谋长在病床上被更换了职务，以前负责处理事务的只有三十几岁的副参谋长邱吾权奉命升格而赶往会议室去。三个礼拜前，他才从同盟军军官军校战略研究所的教授职务转任过来，在英才浩浩的教授群中，他也算是较年轻的一辈，然而论起风采、容貌，他却像是个乐观的面包店第二代老板。两年前，当“救国军事评议会”发动非法武装政变时，在占领了首都的武装政变部队的监视下，他仍然悠然自在地来去自如，甚至连被软禁的比克古也都和他见了面，因为穿着便服的他，把破烂的纸袋挟在腋下，一边趣味盎然地看着四周，看起来就像一个笨拙的乡下土包子。

来到重要的会议场中的邱吾权，一边在口中喃喃地对大家打招呼，一边对前辈们行礼。但是，他军服的胸前口袋中却隐隐约约露出了才吃了一半的火腿三明治，这幅景象连一向胆敢大声说话的卡尔先中将也为之大惊失色，注意到他惊愕眼光的新任总参谋长，像是有意安抚对方的挂虑似地，悠悠地露出了笑容。

“啊，请不要在意，不管经过多久的时候，只要用热气热一下，面包还是很可口的。”

卡尔先觉得他的论点完全离了谱，不过，此时此地他也不想再多追究，遂把目光又转回议长比克古身上。

藉论很快就出来了——在费沙回廊的出口，从正面向侵略军挑战是很不利的，唯有静待敌人的行动线和补给线达到界限，再从侧背混乱其指挥系统、通讯、补给，然后逼其撤退。这种作战方式就诚如帝国军首脑部所预测的一样，但是就基本战略而言，事实上，除此之外就别无他法了。目前同盟军没有多余的能力在短时间内于费沙回廊的出口布置庞大的兵力。

“把守在伊谢尔伦要塞的杨威利提督叫回来如何?”

任那吃了一半的火腿三明治从胸前口袋露出来的新任总参谋长邱吾权如此提议，其他的出席者都为此提议内容的重大性和听来似乎过于无关紧要的语气之间的巨大差异感到惊讶。比克古扬起他的两道白眉，要求邱吾权详细说明提案的内容。

“杨提督的智慧和他舰队的兵力对我军而言是极其宝贵的，但是在这种状况下，把他留在伊谢尔伦无异于是把烤好的面包放在冰箱中冷冻。”

由于他用了这个的比喻，所以这个新任的总参谋长被批评为“面包店的第二代老板”，但是他本人却一点也不在乎。

“伊谢尔伦要塞是在回廊的两端存在着不同的军事势力时才有其无限的战略价值的，但是，如果两端被同一势力掌管的话，伊谢尔伦就如同被封进袋子里一般，以敌人的立场来看，即使流了许多鲜血仍然攻不下易守难攻的要塞时，只要他们控制了回廊的两端，即能不战而使要塞瘫痪，既然敌人已经通过了费沙回廊，光耗费兵力去保住伊谢尔伦回廊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您所言甚是，可是，杨提督现在正在伊谢尔伦和帝国军对峙，似乎不宜轻举妄动。”

帕耶特板着脸指出这一点，然而，邱吾权却一点都不在意。

“杨提督应该会有什么应对之策吧?！如果没有他，在军事上，我们是极为不利的。”

这个意见虽然太过平直了些，不过，却没有任何人有反对的意见。杨威利的名字对同盟军而言等于是胜利的代名词。曾经是杨的上司的帕耶特等人，在亚斯提会战时也因为杨而使得他和部队获救。

“就算我们提出讲和的要求，帝国军也一定会以归还伊谢尔伦为条件，如此一来，坚守伊谢尔伦只是提升杨个人的威望而已，他的智慧、兵力对同盟全体就一点用处都没有了。如果我军有足够的兵力和时间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但是，现在的情况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必须让他发挥最大的效用才行。”

“……你是说命令他弃守伊谢尔伦?”

“不，司令官阁下，不需要下具体的命令。只要下训令给杨就行了，告诉他，责任由宇宙舰队司令部全体担起，要他摘取他认为最好的策略。或许杨不会固执地守卫伊谢尔伦。”

提出了这个大胆的提案之后，邱吾权不慌不忙地从口袋中拿出刚才吃了一半的火腿三明治，以天真率直的表情继续吃着被打断的餐点。

Ⅲ

在海尼森受到最大冲击的人或许就是不到半年之前还夸口“银河帝国正统政府”诞生的那些亡命之徒。

他们簇拥着从帝都奥丁逃出来的幼帝艾尔威·由谢夫，欲藉着自由行星

同盟的武力打倒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军事独裁体制。虽然和同盟订了协约使他们不得不转行立宪体制，但是在这种形式下，他们得以收回旧贵族的支配权和特权，不得已而亡命至此的这些人，必须加倍夺回他们曾经失去的东西。在他们的盘算中，自有其根据所在。但是，在他们还在描绘着美好的轮廓时，画布就被扯破了。这些爱作梦的画家们，在怅然不已和狼狈不堪的情况下，毫无选择地走向破灭之路。

“这种结局对那些把颜料溶进糖水中尽出甜美、自我欺骗的图画的无能者而言，是理所当然的事。”

被“正统政府”授与中校阶级的贝伦哈特·冯·舒奈德冷漠地思索着。聪明伶俐的他，对于亡命的贵族光凭乐观的预测所建造起来的空中楼阁，从来不曾抱有一丝一毫的幻想，所以事情演变至此，是一点都不会感到失望或绝望的。然而，他也无法将自己置身事外，不关己事似地看着好戏上演，他所忠诚追随的对象——维利伯尔·由希姆·冯·梅尔卡兹被从帝国亡命至此之后，虽享有客座提督的待遇，但是，现在却不得不担任“正统政府”的军务尚书，负责重新编组军队。担任梅尔卡兹的副官辅佐繁忙工作的舒奈德，在四处奔忙的期间也常常想到将来。

如果扣国军从费沙回廊进攻而来，同盟军的胜算少之又滗。就算有杨威利那无人可比的智慧，情况也只能维持在五分五分之间。在这种情形下，恐怕就会产生对舒奈德最不利的结果。

因为，如果战况维持五分的话，没有希望获得更多胜点的同盟一定希望能休战及讲和，而帝国要讲和的条件一定是对“正统政府”的要员们进行处罚，讲和虽然只是暂时的缓冲之计，不过，如果为了重建军队而需要时间的话，同盟为达目的一定会讲和，而在利国主义的趋使下，最后一定是把“正统政府”拿来当牺牲供奉的待宰羔羊。而七岁的幼帝艾尔威·由谢夫或许也会被放在羊背上赶赴刑场。

一想起不幸的幼帝，舒奈德就感到一阵伤痛，自己的意愿被忽视，被当成大人们政策及野心的小道具，七岁幼儿实在值得同情，然而，现在的舒奈德没有余裕去考虑到幼帝的将来，他必须投注全部的心力去保护梅尔卡兹，免受眼前的政治旋风所伤害，更何况，梅尔卡兹不是那种光想着自己个人安全问题的人，所以，舒奈德必须小心谨慎以免自己的内心盘算为梅尔卡兹所知悉。舒奈德的表情显得更严肃，尖锐，就有那么一天，看着镜中人影的青年军官想起了帝国首都奥丁的时候，自己被贵族的千金小姐誉为“乐观，英

俊的男人”，而现在，他的心情就像一个破产的老人，怀念昔日的欢乐与荣华般怅然。

尽管如此，舒奈德仍有着自我的期许和对将来的展望，不过，其他大部分的人遑论明天了，就连今天该做什么都把握不住。就连正统政府的首相瑞姆夏德伯爵也因为出乎预料之外的事态发展而大惊失色，旁人都难以想像他那变了色的脸要经过几天才能恢复正常。被瑞姆夏德伯爵硬拉进乐观的花园贪婪地午睡着的，没有主见的亡命贵族们，除了被舒奈德当成冷笑的观察对象之外，根本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了。

把幼帝艾尔威·由谢夫带离帝国首都奥丁，现任职正统政府军务次官的兰斯贝尔克伯爵亚佛瑞特对幼帝及高登巴姆王室虽有着坚定不移的忠心，但是，在心情和头脑方面都嫌文气的他，也找不到守护王室的具体方案，只有暗自伤心叹息，和他一样有潜入帝都经验的修马哈上校对于失去历史性存在意义的高登巴姆王室没什么感伤，但是，他却挂念留在费沙的旧部下们的安危，以致心情迟迟难以平静，他们的共通点是有极大的无力感，如果从无力感中排除恐怖和不安的成分的话，他们的精神状态就仿佛坠落虚无的深渊中一样。

新年度到来，“正统政府”的内阁会议很快就召开了，然而，七名内阁阁员中却不见财务尚书谢兹拉子爵和司法尚书赫伍得子爵两人。而剩下的五名出席者中，宫内尚书郝晋格男爵却像是守着美酒之泉的怪兽般吐着满嘴酒气，他一手捏着威士忌小酒瓶，不时地往嘴里及会议用圆桌之间来来回回地送着，军务尚书梅尔卡兹“元帅”也保持沉重的静静抗议，因此，关于亡命政权的将来只在首相兼国务尚书瑞姆夏德伯爵，内务尚书拉特布鲁夫男爵，内阁书记长官卡尔那普男爵三人之间进行着，他们之间像是孵着无精卵，认真但是没什么用处的讨论被宫内尚书歇斯底里般的笑声所中断，在其他人愤怒及指责的注视下，郝晋格夸示般突出他那变了颜色的脸。

“容我说句真话，各位清高圣洁的爱国者、高傲的忠臣诸君：你们担心的并不是高登巴姆王室的命运，而是背叛了金发小子自己的安全吧?！当金发小子以胜利者的姿态踏上这个行星时，到底会给我们这些人什么样的惩罚呢?”

“郝晋格男爵，你难道想因这一次的酒醉行为而玷污你过去的所有名声吗?”

“我可没有好名声可以让我玷污啊，首相。我跟您不同。”

阴毒的笑声中夹杂着酒精的臭气。

“所以你们深怕张扬出去，被外界知道的事情，我照样可以大声说出来。譬如，为了获得罗严克拉姆公爵的欢心，自己双手奉上年幼的皇帝……”

他刻意于此时闭上了嘴，兴致勃勃地看着仿佛被人用一把无形的刀子突进心脏的同志们的反应。连梅尔卡兹在这一瞬间也失去了平静，惊惶地凝视着宫内尚书。圆桌发出碰撞声，内务尚书拉特布鲁夫踢倒椅子站了起来。

“你这个无耻的醉汉！你把帝国贵族的自尊丢到哪儿去了？忘了以前所受的种种恩宠和荣誉，光想到自己的安全，这种……”

拉特布鲁夫找不到适当的骂词，上气不接下气地睨着郝晋格，环视着众人，他原是想寻求赞同者，但连首相兼国务尚书瑞姆夏德伯爵都无意打破凝重的沉默，因为他知道，拉特布鲁夫的狂怒对象不是烂醉如泥的郝晋格，而是那从自己的良心及羞耻心下昂首蠢蠢欲动，正做着丑陋盘算的怪物。

纠结在他们心头的藤葛不是那么容易清理的，除了梅尔卡兹之外，他们参加亡命政权都是经过一番盘算的，而当原本的盘算失败之际，下一个盘算立刻盘据心头，这是必然的事情，尽管如此，为了自身的安全而把幼帝献给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约想法虽然是一种强力的诱惑，但同时也足以引发他们的自我厌恶情绪，如果说要打破这个禁忌，就得依靠酒精的强大助力，那无疑也是一种正常的表现。

让亡命政权首领们的心理更加复杂的是他们忠诚的对象——幼帝艾尔威·由谢夫——是一个完全不会刺激人们支持，同情心的小孩子，这也是事实，不曾学过自我抑制，只知以暴力表现，没有任何安定精神依靠的七岁小孩，在这些面对变乱而心绪摇摆不定的成人眼中，无疑是一个怪物。忠诚心其实只是映于镜中的自我陶醉罢了，所以负责扮演“镜子”的主君就要反映出美好的彩像，这大概就是做官人的愿望吧?! 艾尔威·由谢夫这面镜子从多方面看来却总是有太多不平之处。当然，这是成人们单方面的意见，被强迫推上宝座，结果又从宝座上被拉下来的七岁幼童不该有任何责任的。在形式上崇拜、敬爱着他的大人当中，谁都不想负起培育幼帝人格形成的责任。

或许艾尔威·由谢夫已经没有了被称为皇帝、被视为应该存在的价值了。在一万多光年之外的银河帝国首都奥丁，宝座已经易主。在由谢夫离开后，由黄金及翡翠雕砌而成的宝座上，坐着的是一个牙齿还没长齐的女娃儿——“女帝”凯萨琳·凯特翰。她是银河帝国历史上最年少的皇帝，可能也会成为五世纪之前鲁道夫大帝开创的高登巴姆王朝的最后一个君主。艾尔威·由谢

夫在帝国的正式记录中是“废帝”了。

当银河帝国罗严克拉姆独裁体制和自由行星同盟之间的政治、军事水流由激流落至瀑布下方的水潭时，亡命贵族们的心理当然就产生了动摇。虽然心头先有所打算是事实，但是，如郝晋格信口开河所说的，把“废帝”献给仇敌罗严克拉姆公爵以图自保一事，却在亡命贵族的心头起了抗拒。虽说势已衰微，但是，他们心中还是有羞耻心及自尊心的，再言之，就算排除了心理上的障碍，把“废帝”献给敌人，罗严克拉姆公爵是不是会赦免他们，那是一点保证都没有。搞不好还会因为他们的背信行为、卑劣操守而受责，受重罚。

那么，难不成就从一而终尊艾尔威·由谢夫为主君，逃离侵略者的魔掌，相信总有一天高登巴姆王室将会复活，而在这一天来临之前，一直过着逃亡和流浪的生活吗？这种令人想起中世纪骑士故事的想法的确可以刺激人们本能的浪漫情结，但是，就现实性来说，那实在不容易做到，没有自由行星同盟的政治保护，不能依赖费沙自治领区的资金及组织力，自己本身又等于完全没有军事能力的状态下，想要在不久之前尚是敌人地域的同盟区内过逃亡生活实在是不太可能的事。即使是再怎么欠缺预测能力的贵族们也不敢梦想到这种地步。

结果，这些贵族终究无法在他们的能力职围之内找到出路，明知没有什么效果，瑞姆夏德伯爵仍然要求郝晋格自我反省，然后解散了内阁会议，最大的原因是他自己已经疲惫不堪了。

没有任何成效的会议于第二天再度召开。然而，坐在议长席上的瑞姆夏德伯爵看到五个空荡的位子及一个默默地坐着的军务尚书梅尔卡兹，瑞姆夏德伯爵知道自己已经是一艘连老鼠都不愿久待的老朽船只了。

Ⅳ

在急剧变化的状况下，一旦立于被动的立场，人们甚至连确定自己本身的命运都感困难。即使人们有不甘立于被害者立场的骨气，但是，大宇宙的运行是凌越个人的力气及思虑之上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独自挣扎就好像在船甲板上往反方向狂奔一样，就算跑得筋疲力尽也到不了陆地。

在许多浑身充满无力感的人当中，有一个叫波利斯·寇涅夫的青年。他在费沙驻自由行星同盟的首都海尼森的高等政治外交事务所里担任书记官，

他本身并不想走上仕途，是费沙的最高行政官自治领主安德鲁安·鲁宾斯基命令他做的，波利斯·寇涅夫在费沙人当中是独立不羁习性特别强的独立商人，他的父亲及祖父靠着一艘商船在宇宙中驰骋，在排除了政治力及军事力的干涉下，得以完全照自己的意愿及才能过自己的人生。这是波利斯终身的希望，也是他的自傲之处，所以在他这一代被迫走上仕途实在伤了他的自尊心。

他没有一天不在想丢下辞职信，恢复无官无位的平民身份，但是就在机会尚未到来之时，故乡费沙就被帝国军占领，而自治领主鲁宾斯基也失去了消息，对波利斯而言，现在正是放弃地位，隐藏行踪的大好机会，然而，他却反而不动了，很明显的，这是不合理的感性所致，眼睁睁地看着遇难船就要沉下去了，这不是他所喜欢的事。

他在故乡还留有一艘叫“贝流斯卡”的商船及大约六十位船员。他担心他们的安危，但是和费沙方面的通讯及航行都在同盟军的管制下，事实上等于是禁止，所以他也无可奈何了，如果他想再见到自己的爱船及部下们，那就需要有更激烈的状况变化。譬如，帝国军从费沙撤退，或者帝国军攻入，同盟军败北而解除航路管制，在波利斯看来，后者的可能性明显地高出许多，所以他向着那原本不相信有其存在的神低声祈祷这种事及早到来，一方面，他也只能坐在已经没事可做的办公室里发呆。

宇宙历七九九年，帝国历四九〇年，银河帝国军的行动里程在历史上写下了空间的记录，前一年年尾开始侵略费沙的帝国军把费沙当成后方基地，意欲把人类居住的所有宇宙尽纳手中。现在，费沙表面上看来似乎施政措施适切，秩序安定，但是，如果帝国军的占领时期长期化，而当地物资又不断被微征的话，原本自立自主之意念强大的费沙人，是不会甘于这种无可奈何的立场的。

然而，目前渥佛根·米达麦亚的责任跟关心不在后方而在前线。他让手下勇将拜耶尔蓝做先头部队前去探索在费沙回廊出口的同盟军动向，第三天，报告就回来了。

“费沙回廊的出口没有敌人的踪影。”

当拜耶尔蓝中将传回了这个报告后，米达麦亚回头看着参谋长迫凯尔中将，脸上带着微妙的表情。

“……看来，我们可以直通大厅了。问题是要不要到餐厅逗留，搞不好送出来的餐点是毒酒。”

宇宙历七九九年一月八日，对同盟来说是不请自来的客人帝国军第一阵通过费沙回廊，朝着他们前所未见的恒星和行星之海前进。

第二章 杨提督的方舟队

I

新的一年也同样地造访了自由行星同盟军的最前线伊谢尔伦要塞。然而，不管是军人或居留民众，面临由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一级上将所指挥的银河帝国大舰队的围攻，在恭祝庆祝新的年度到来的时候，谁都没有那种欢欣鼓舞的心情。

然而，他们尚未完全陷落绝望的深渊，因为他们对兼任要塞司令官及驻留舰队司令官"奇迹的杨"——杨威利上将寄予厚望。新的年度将迎接三十三岁到来的黑发黑眼青年司令官，从军官学校毕业之后，不管在内战、外战中都建立了惊人的功勋，连敌对的银河帝国军的提督们也尊他为同盟军的最佳智将。但是，他的外表不仅像是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那一头杂乱、细长的黑发更让他再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重视秩序及阶级的军人。

"世上尽是一些做了也做不好的事，那还不如就喝酒睡觉。"

杨威利一边小声哼着被认为不庄重的歌，一边迎接这被危险和困难又重重围住的新年。但是，当首都那边钻过帝国军重重的通讯阻碍送来命令的时候，杨威利遥望着荧幕上那火的光芒，放松了表情。

"所有的责任由宇宙舰队司令部担负。你可采取任何你认为最佳的行动。宇宙舰队司令官亚历山大·比克古。"

杨反覆看了几次训令，每看一次，脸上的肌肉细胞就如沐春风般扬起歌声似地微妙地动着。看来训令是深得他心。

"最需要的就是这种体恤部属的上司。"

说完，他却又突然皱起眉头。他发现到，要整备好环境就有许多事情非做不可。如果这是"死守伊谢尔伦"之类单纯而愚昧的命令的话，杨就只要

第二章　杨提督的方舟队

I

新的一年也同样地造访了自由行星同盟军的最前线伊谢尔伦要塞，然而，不管是军人或居留民众，面临由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一级上将所指挥的银河帝国大舰队的围攻，在举杯庆祝新的年度到来的时候，谁都没有那种欢欣鼓舞的心情。

然而，他们尚未完全跌落绝望的深渊，因为他们对兼任要塞司令官及驻留舰队司令官“奇迹的杨”——杨威利上将寄予厚望。新的年度将迎接三十二岁到来的黑发黑眼青年司令官，从军官学校毕业之后，不管在内战，外战中都建立了傲人的功勋，连敌对的银河帝国军的提督们也尊他为同盟军的最佳智将。但是，他的外表不仅像是初出茅芦的年轻学者，那一头杂乱、粗长的黑发更让他再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重秩序及阶级的军人。

“世上尽是一些做了也做不好的事，那还不如就喝酒睡觉。”

杨威利一边小声哼着极为不庄重的歌，一边迎接这被危险和困难又重牵制住的新年。但是，当首都那边钻透帝国军重重的通讯阻碍送来命令的时候，杨威利遥望着荧幕上那火的光芒，放松了表情。

“所有的责任由宇宙舰队司令部担负。你可采取任何你认为最佳的行动。宇宙舰队司令和官亚历山大·比克古。”

杨反覆看了几次训令，每看一次，脸上的肌肉细胞就如沐春风般扬起歌声似地微妙地动着，看来训令是深得他心。

“最需要的就是这种体谅部属的上司。”

说完，他却又突然蹙起眉头。他发现到，要整备好环境就有许多事情非做不可。如果这是“死守伊谢尔伦”之类单纯而愚昧的命令的话，杨就只要

和对方的指挥官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在战卫局面上一较高下就可以了。但是，现在他被授与了用兵的所有权力，杨必得回报比克古司令官的知过之恩，也就是说，他不能光顾着眼前的战场，而必须将整个大战局引领向对自由行星同盟较为有利的方向。第一次见面的人一定不敢相信，不过，他确实是在德森上将和比克古上将之后的同盟军制服组的第3号人物。

"真是不好惹的老大人哪……给的工作远超过给的薪水。"

杨把刚才的赞赏丢到脑后，口中似有若无地嘟哝着。听在一旁的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耳里像是"一艘敌人的战舰值多少退休金？……"由于这段话太过没水准，所以菲列特利加只说给尤里安·敏兹听，也因此，后世的历史学家几乎无人知道事实到底是怎样，他们只知道，杨从司令官专用椅上站起来，命令副官召集干部，然后，杨威利对着集合在会议室里的干部们，用着比点菜单要干脆的语气发号命令——

"放弃伊谢尔伦要塞！"

伊谢尔伦要塞的干部们应该对"惊愕"一事有充分的耐性了。要塞事务总监亚列克斯·卡介伦少将、参谋长姆莱少将、舰队副司令官费雪少将、要塞防御指挥官华尔特·冯·先寇布少将、副参谋长派特里契夫准将、分舰队指挥官达斯提·亚典波罗少将等人都是杨威利司令官的智谋及功勋的证人，他们觉得年轻的司令官在用兵学上的一般概念只能以绝妙来形容，这是众所皆知的事，然而，当他们把咖啡放回杯盘时，却仍然不得不因过度惊慌而弄出了碰撞声。

"您郓什么，阁下?!"

把杨在用兵学上的观念视为严寒时期的皮衣的姆莱少将刻意压低了声音确认。卡介伦少将和先寇布少将很快地交换了一下视线，拜姆莱常打头阵的习性之赐，卡介伦和先寇布得以有时间去揣测杨的奇谋。

"放弃伊谢尔伦要塞！"

杨正确地重复着同样的语句和声调，在幕僚们咀嚼着他的语意的当中，他让从咖啡杯中升起的热气叮着他的下巴，他原本是红茶党，在他面前应该放着茶杯才是，但是，自从泡红茶的名人尤里安·敏兹离开他之后，杨似乎不觉得有必要对占多数的咖啡党采取不妥协的姿态。尽管如此，他最多也只是采取忍耐的妥协态度。

"下官对阁下的意向没有异议，但是，是不是能请您做一点说明？"

为求信赖和疑心的平衡点，姆莱少将遂如此要求，杨点了点头开始说明。

伊谢尔伦要塞位于长回廊的中心，但是，它的战略意义却在于回廊两端不同的军事势力。如果回廊的两端被同一势力所占领时，伊谢尔伦就像被封入袋中的小石子一样孤立了，要塞本身不用说，驻留在该地的舰队也会不战而无用化了。而这也就是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之所以为战争天才的理由所在，他使战术上易守难攻的伊谢尔伦的存在意义被战略层面所消失，如此一来，同盟军如果再固执地守住伊谢尔伦，那不仅是不必要，而且看来是极为愚蠢的。至少要把驻留舰队的战力拿来活用在对抗帝国军的侵略上才行。

“难道我们就不能在伊谢尔伦抗战，再以战果来和帝国进行和平交涉吗?”

“到那个时候，帝国那边一定会提出归还伊谢尔伦要塞做为讲和的条件。而同盟则不得不接受这个条件，最后，伊谢尔伦还是丢了，如果是这样，和现在就给他们并没什么差别。”

杨的语气似乎极为大方，然而，他该不会无条件就双手奉上了吧？幕僚们心中都如此揣测道。

“可是到手的东西又要眼睁睁地看着交给别人，这不是很遗憾吗?”

副参谋长派特里契夫准将不知何故前后摇晃着他那宽阔厚实的身体环视着在座的人。

“……花了好多的费用和人力建起的要塞却被人给抢走了，帝国军一定觉得更遗憾吧?!”

杨若无其事地回答。三年前把伊谢尔伦要塞从帝国军手中夺过来，使尚未成为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独裁下的帝国军的将帅们憾恨不已的就是杨威利。原本这种事就不该以博爱主义者的论调来评论。华尔特·冯·先寇布少将嘲讽似地苦笑着，因为当时在杨的作战中担任重要的角色，把气爆枪口对准帝国军的要塞司令官修特克豪简上将的就是他。

“可是，司令官，当我们放弃伊谢尔伦的时候，帝国军不可能袖手旁观的，我们该如何面对他们的攻击呢?”

“是啊，我们去拜托帝国军的罗严塔尔提督吧！就说既然我们双手奉上要塞了，就请网开一面，放妇孺老幼一条生路。”

这是个恶意的笑话，幕僚中没有一个人笑得出来。本来，不管效果多

佳，立意多明显的笑话，要穿透他们穿着的紧张和危机感的甲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目前虽然处于尚可的状态，但是，帝国军的大舰队已在要塞前展开攻击布署，在司令官罗严塔尔一级上将巧妙、周密的作战指挥下，不断地攻击、休息、使得处于防御的一方不得不随时绷紧了神经。先寇布的奇袭刀刃一度曾迫近罗严塔尔的身边，但是，那次之后，被誉为名将的金银妖瞳的青年提督却不再让对方有第二次的机会。先寇布对罗严塔尔的肉搏战技术和勇敢赞赏有加，但是，让大鱼漏掉的遗憾也让他扼腕叹息。

姆莱少将似乎还不想就此罢休。

“可是，就算如此也会造成心理方面的影响吧？如果情势演变成提督被帝国军所逼而放弃伊谢尔伦要塞的话，同盟市民所受到的冲击可相当大呀?!或许我们会被指为不战而败，也可能因此失去战意。如此一来，日后如果再战，大家就会没什么把握了。关于这方面，请阁下三思。”

杨承认姆莱的话自有其道理在，然而，说实话，杨觉得他不需为这种事情负起责任。目前他只能以一个舰队和阵容庞大的帝国军作战，而且现在他必须卯足全力于掌握事态及作战行动。

先寇布于此时首次开了口：

“我也赞同参谋长的意见。反正，等那些政府首脑变了脸色，大吼大叫着‘丢掉伊谢尔伦救我们哪’之后再行动也不迟。那些忘恩负义的人们也就会知道阁下您的存在有多重要了吧!?”

“那样一来就太迟了，会失去胜过帝国军的契机。”

先寇布以微妙的角度蠕动着他的眉毛。

“哦？契机?!这么说来，阁下是认为我们会胜?”

如果不是伊谢尔伦要塞，这样的谈话是不会被允许的，杨一向对部属的言论极为宽容，有时候甚至被当时的上司及后世的历史学家批评为宽容得太过火。

“先寇布少将想说什么我了解，我们在战略上立于极为不利的立场；而战术层面的胜利又往往抵不过战略层面的失败，这是军事上的常识，不过，这一次有一个逆转情势的机会。”

“那是……?”

杨的回答连聪明如先寇布者也难以理解。“奇迹杨”对着幕僚露出一副若无其事的笑容。

“罗严克拉姆公爵是单身，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Ⅱ

会议解散之后，杨叫住了副官。

“格林希尔上尉，你赶快进行让人民逃离这里的必要措施。我有一份预测事态发展的单子，如果事情能照着发展那是最好了……应该是这样……”

“是，下官静待阁下指示。”

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以充满信赖的语气明快地回答。

“您有什么大胆的作战计划吧？阁下。”

“嗯，希望事情是照着我们的期望推演……”

杨没兴趣夸口说大话。尤其是对“必胜”、“大战果”之类充满军国主义虚妄意味的话特别感到厌恶，杨向来不靠这些经过缀饰的话来取得胜利。

另一方面，菲列特利加则有信赖上司的充分理由。她在十四岁的时候，和母亲住在艾尔·法西尔星域，有过被帝国军攻击的经验，当是感到害怕的是母亲，还是个少女的菲列特利加忙着鼓励，安慰动不动就胆颤心惊的母亲，根本没有时间像她那些同年龄的朋友一样表现出歇斯底里的样子，负责让市民逃难战火的作战负责人就是才刚晋升为中尉的杨威利，菲列特利加为那个无可依赖，一味搔着头的二十一岁中尉做三明治，泡咖啡。当人们战战兢兢地问中尉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时，中尉总是“嗯嗯啊啊”地不做正面回答，使得逃难的人们更是感到不安和不信任。

“毕竟中尉是拼了命在做呀！什么都没做的人没有资格说三道四的！”

怒气冲冲为杨辩护的菲列特利加或许是杨当时唯一的同志，但是，当杨奇迹似地成功地逃离了战区，被恭奉为英雄之后，可不是这样了，“在他默默无闻的时候，我就相信他的才能了”就有不少这种大言不惭的人四处宣扬，而菲列特利加则冷眼看着这些墙头草，当她回到首都之后，和父亲德加特见了面，同时便忙着照顾母亲的病体，并且积极准备参加军官学校的考试。父亲一直认为女儿从军的志愿是受自己的影响……。

过去的菲列特利加只能在极细小处帮助杨。而现在，她的能力和立场更明显地强化了，如果没有了她，杨处理事务的能力就会减半。菲列特利加对自己扩大了存在意义感到欣喜万分，但是，这是她个人的想法，所以兼具美貌及能力的副官从不对外露半点口风。

杨把华尔特·冯·先寇布叫回来，是因为这个以豪放、尖牙俐齿闻名的防

御指挥官似乎还有些话没说，先寇布一边摸着那微尖的下巴，一边无所畏惧地看着杨开口说道。

“我只是这样想，当政府首脑部门知道海尼森已不安全时，他们会怎么做？结果，我得到的解答是这样的，他们是不是会弃市民于不顾，只带着家人逃离海尼森，来到这易守难攻的伊谢尔伦？……”

杨没有回答，连他自己也不清楚是因为不想回答或者是他答不出来？杨对现在在自由行星同盟中滥用政治权力的高官们感到愤怒，但是，那不是因为他否定同盟政治体制中的民主主义；相反的，他是对那些败坏民主主义精神的权力者们感到生气。然而，以他目前的立场来看，他必须抑制自己做这方面的评论。

“负有保护市民的义务，却忘了自己的责任只想到自己安全的家伙应该会有报应的。当他们逃过来时就将他们一网打尽，交给罗严克拉姆公爵也行，责之以背叛市民之罪也成。然后，你可以名符其实地立于众人之上。‘伊谢尔伦共和国’未尝不是个好名称。

先寇布有多少真心是很难判断的，不过，很明显的是他在唆使杨掌握权力。如果杨点点头，或许他就会指挥手下的“蔷薇骑士”连队去逮捕那些高官。杨开了口，不过，当然是避免直接的回答。

“对我而言，政治权力犹如下水处理场的废物一般，如果不这样，将会造成社会上的混乱。然而，窝在那里的人身上必定有挥不去的腐臭味，我对他们是避之惟恐不及呀！”

“总有些人是避都避不过的。相反的，趋之若鹜的人也不少。现在说起来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因为您并不是因兴趣而成为军人的。”

“我并不认为军人的延长线上一定有独裁者存在，不过，如果真的这样，我还真想早一天从这种痛苦的行业抽身呢！”

“支持独裁者的是民众，反抗独裁寻求解放和自由的也是民众，我亡命至此也将近三〇年，然而，我却仍然有解不开的疑问，也就是说，如果多数的民众渴望独裁而不是民主主义的话，该如何整合那些似是而非议论呢？”

杨在耸起肩膀的同时还搔着头，先寇布发现年轻的司令官不仅奇妙而且聪明机灵。看来那原不是他有意识的动作。

“这个疑问大概是任何人都无法解答的吧？不过……”

杨一边想着一边回答。

“人类发现火距今有一〇〇万年，而近代民主主义成立还不到二〇〇〇

年。我想，要找出结论还嫌太早了些。”

众所周知，杨的志愿是成为一个历史学家，但是，先寇布觉得他现在的说词反而像是地质学者。

“先别说这个……”

杨转开了话题。

“目前先料理好急务再说，晚餐还没准备好，先别讨论明天的早餐了。”

“但是，如果因为吃饭的材料由对方负担而就还给对方，那是不是太慷慨了?”

“我们只在必要时借用必要的东西。一旦不需要了，就只得还人家了。”

“如果再需要的时候呢?”

“那就再借吧！这段时间就先寄放在帝国那边了。虽然要不到利息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要塞或者妻子都不是这么简单能借到的。”

先寇布用了这么不入流的比喻，使得黑发的青年司令官不由得苦笑。

“如果拜托对方借我们，对方当然会拒绝的吧?!”

“只有用欺骗的手段了。”

“对方是罗严塔尔，帝国军的双璧之一。值得我们去骗。”

听来像是在背后说人家坏话似的，然而，在先寇布眼中，杨的表情不像是大敌当前策划谋略的智将，反而像是想对风评不佳的教师恶作剧的学生。

Ⅲ

银河帝国的一级上将，伊谢尔伦方面军总司令官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在旗舰托利斯坦的舰桥上迎接新年的到来，主荧幕上，横跨三〇万公里宇宙太空的伊谢尔伦要塞，银色的球体仿佛死人的眼球一般。

罗蒩塔尔是一个有着深棕色头发的美男子，然而，他给别人强烈印象的却是左右颜色不同的眼球，右眼黑色，左眼蓝色的所谓“金银妖瞳”在左右了他的人生。他差一点被母亲挖出一只眼睛，母亲自杀，父亲沉溺于酒精中成了半个废人等等的经历，都是由他那金银妖瞳所孵化出来的畸形雏型。

躲在宽大宅邸的二楼里的父亲放弃了单身时代的勤勉和正直，和酒神同寝同食，但是偶尔也会颠颠地踏着楼梯下到一楼来，他甩开管家和奶妈的制止，站在幼小的儿子面前，红着混浊的眼睛怒声斥骂——如果没生你就好

了，谁都不希望你来到这世间！——

“如果没生你就好了。”

这就是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幼时的摇蓝曲。长久以来，他就是这样想的——不应该来到这世间的。而这个想法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既然已经出生了，就尽可能地做一些不平凡的事”……

现在，听令于罗严塔尔的舰队司令官有两人，克涅利斯·鲁兹上将和菲尔姆特·达列肯普上将，和前者相较之下，后者对比自己年轻的总司令所采取的不合作态度在这阵子越发地明显。最大的原因是在于罗严塔尔并没有倾所有的兵力一举攻下伊谢尔伦要塞的打算，而达列肯普不断地在口头上要求进行总攻击。

罗严塔尔并不认为达列肯普无能，无能的人是不会被允许成为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幕僚的，达列肯普有充分的战斗能力及指挥能力，然而，他的视野多被限定在眼前的战场，他总是赋予在个人战区里获得的战术胜利最高的价值，可是他却不能看清整个大战局。

“只是个擅于战斗的人。”

这是罗严塔尔对他的评价。但是，罗严塔尔对自己本身也没有过大的评价。他认为胜败优劣都是相对的，不仅与当事者有关，事情也会因周围的条件和环境而有所改变。

“竭尽全力攻击是无益的。”

罗严塔尔对达列肯普这样说。

“如果是可以用武力强取豪夺的话，伊谢尔伦要塞主权的所有人，至少应该会变个五，六次才对。然而，目前唯一胆敢抢走它的就只有那个现在在伊谢尔伦的骗子。”

正因为如此，罗严塔尔对与自己对峙的黑发敌将有崇高的敬意。

而达列肯普也有其主张的根据。米达麦亚那边占领费沙的捷报也已经传到他们这里来了。如果他们继续在伊谢尔伦回廊和杨威利做没有结果的对阵，功勋就会被费沙方面的同志占去了。至少要把伊谢尔伦要塞夺回来才不会太失面子，因此，他们应该以三舰队压倒性的多数兵力不断地进攻，让敌人身心俱疲，最后只好双手献上要塞……。

“这个意见很有意思，不过，不是有句话说‘跳得最激烈的舞者也是最疲惫的舞者’吗？”

感觉罗严塔尔的语气中颇带毒刺似的，达列肯普很明显地以受伤害的表

情睨着总司令官。他不同意总司令官所主张的，杨可能自动放弃伊谢尔伦的见解。

“我不同意罗严塔尔提督您的意见，如果放弃要塞，他可能被责以利敌之罪。一个武人不是原就该死守城池的吗?”

“现在谈死守已没什么意义了。帝国军已经快从费沙回廊攻入同盟领土内了。在军事行动的对象只有伊谢尔伦回廊的时代，要塞才有存在的意义。但是，现在时代已经变了，光是死守要塞对战况并没什么帮助。”

不但如此，如果驻留在要塞的舰队无法动弹的话，同盟军的战力就会大幅削减，对胜算不大的同盟军而言，这支游兵——不能参加实战的兵力——的存在实在是一大致命伤。如果要活用这些兵力，就只有脱离伊谢尔伦，以确保行动的自由。

“杨大概也会这样想吧？杨威利的常识和你的常识在界限的角度上似乎有些差距。”

“就算同盟灭亡了，只要伊谢尔伦不落入我军手中，杨的军人颜面不就保全了吗?”

“嗯，如果杨是你的话，大概就会这么想吧?!”

就算再怎么掩饰也藏不住侮蔑之意，罗严塔尔干脆就直截了当地冷言相对。所以说，好战之人是无可救药的，这种人从不试着去思索目前的战斗在整体的战争中占了什么样的位置？有什么样的意义？

莱因哈特以通过费沙回廊的方法，使在战术层面上易守难攻的伊谢尔伦要塞在战略层面上呈现无力化，而莱因哈特不致成为一个单纯的军人的道理就在这里，但是，满脑子“胜利是战斗的结果”观念的达列肯普，目前根本无法了解这种革命性的状况变化。

果然，“金发小子”是有其足以支配宇宙的道理在……罗严塔尔嘲讽地默认。战场上的勇者多不胜数，但是能够设计战争本身的战略构想家，却是何其稀少啊?!

“……达列肯普提督，可能的话，我也想大举进攻要塞，但是总司令官不答应，我们依令行事是应该的吧?”

克涅利斯·鲁兹看着愤怒的情绪渐渐往上升的同志，赶快出来打圆场。罗严塔尔收起他的表情，对两个提督轻轻行了个礼。

“我也说得太过分了，我道歉。不过，熟透的果实自然会掉下来。我想目前还不宜勉强行事……”

“那么，我们就不对伊谢尔伦采取攻击，只是继续包围吗?”

“不，鲁兹提督，这样也不行，因为这样会让敌人多出准备的时间。不管他们想什么，不能让他们专心地做准备工作。”

“您的意思是……采虚与委蛇的攻击?”

“不要做得太明显。反正就是要不惜一切做好布置。”

以罗严塔尔而言，是不能让鲁兹这种男人的战斗意念深藏在心底的，这种政治上的顾虑是必要的。他虽然完全掌握住原本就是自己部下的人，但是，那样的话他就只能够担任一个舰队的指挥官而已了。

罗严塔尔开始发动的真正攻势使得杨威利不得不退一步设想。

杨必须一边应付罗严塔尔的猛攻，一边进行逃离的准备，虽然一切实务都委交卡介伦负责，但是要安抚被夺走生存地点的人民们那不可抑遏的怒气和不满，他仍然得亲自出马说服，只要他出面，什么事都压下来了。

“……一下子忙得透不过气了。超时勤务可违背了我的主义哦!”

要塞第一空战队长奥利比·波布兰少校是一个被敌对阵营的战斗机驾驶员咒骂及崇敬的男人。帝国军的驾驶员在他手中化为宇宙尘土的人数大概足以构成一个中队了。那还只是直接被他打中的数量，而被他所指挥的空战队的狼牙咬碎的牺牲者应该有这十倍之多。他将三架单座式战斗艇斯巴达尼恩缀为一组以对付一架敌机的战法，可说是被指派去指挥那些尚未成气候的士兵们所想出来的苦肉计，不过，在突显个人战技的空战世界中，采用集团战法却也是一种划时代的壮举。他以击坠王，空战技术一派的创始者以及放荡者之名流传后世，至于他把哪一项视为最高荣誉，那大概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多次的出击之后，获得短暂休息时间的波布兰，在军官餐厅中像个初期的社会主义运动家般大叫着。

“如果能回去海尼森，我一定要号召成立飞行员劳动工会，终我一生为军人争取避免过多的劳动时间。你们等着瞧吧！管理阶层的家伙们!”

“你不是要终你一生争取女人吗?”

以无趣的表情说出这种不怎么有趣的话者是第二空战队长高尼夫少校，他在功绩和空中战技方面足可以击坠王匹敌，然而，和放荡成性的波布兰不同的是，他刚硬的个性宛如玄武岩般，当波布兰在酒和女人之间打滚的时候，他却以如字典般厚重的纵横字谜书为消遣对象，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这两个性格完全相反的人却是步调极为相配的好搭档，连他们自己都

难以尽信。

Ⅳ

第二天的战斗比前一天的战况更激烈，帝国军不断地朝要塞攻击，防御指挥官先寇布少将则疲于应付。他把射击人员送进炮塔，派工兵队去抢修受损地方，以炮火去迎战敌方面点般繁密的炮火。不眠不休一直负责报告、联络，指示的通讯员中，有一人因劳累过度而倒地，一人声带麻痹而发不出声音，只好换人上阵；至于卡介伦少将则为了撤离人民的准备工作也接近不眠不休的状态。不过，蜂拥到他那边的人民代表团已经全都转移目标到杨那边去了，这使得他排除了这一项没有效率的工作。

“各位市民请放心！”

杨表现出了一副毫不在乎的表情，然而，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的困惑，他也只有这样了，他的战略是要让伊谢尔伦驻留舰队保持近于毫发无伤的状态，确保有自由的行动，所以面对罗严塔尔这种擅长用兵者所采取的，将战斗本身目的化的消耗战，杨不得不付出相当的代价，而这个事态的发展可以说与他的希望背道而驰。而现在，眼前又有这一群歇斯底里的市民。

“不要担心，没有问题，我们一定将你们平平安安送到首都。”

杨这样对充满了不安和不满的居民代表们保证，然而事实上，他自己都不知道该向谁要保证，说他是个无神论者倒不如说他是个不信神佛的人，所以他一点也不想把自己和别人的命运交给那未曾谋面的佛，自古以来，正义只存在于人们愤怒可及之地，同样的，成功只存在于人类的能力范围之内，尽管如此，杨要一个人挑起五〇〇万军民的生命担子实在是太重了。

像罗严塔尔那么聪明的男人，应该可以使事态的本质单纯化，而加以掌握的。他知道，杨能选择的路只有留在伊谢尔伦或者离开，这两者之一，而在这个时候，他强化了攻势是要阻碍杨离开？或者是要削弱杨及伊谢尔伦要塞的战力？不管目的何在，对罗严塔尔而言，都不致造成不利，对于眼前这个充分利用有利条件不断猛攻的敌将，杨除了感叹之外，也觉得可恨。

杨舰队的中级指挥官们，为了控制自己和部下的欲求不满，付出了相当大的劳力。因为杨威利司令官迟迟不下令出击，好不容易下了一道，偏偏也是严格禁止离开要塞主炮的射程之外。

指挥出击的达斯提·亚典波罗少将在承受激烈的炮火之后，和敌方展开

了肉搏战，巧妙地凭藉了要塞发出来的炮击，把帝国军赶出主炮射程之外。然而，以帝国军的立场来看，退却泰半是经过计算的。亚典波罗拼命制止那些上了对方的当想冲上前去的同伴，但是，却仍被愤愤不平的中级指挥官们推举出来要求杨再出击。

杨威利瞥了一眼军官学校的晚辈，回答："不行！"

"这不像小孩子要零用钱花用，光一句'不行'就可以了事的。士兵们的士气也得考虑进去呀！请允许我们再战！"

"总而言之一句话，不行！"

杨以守财奴般冷峻的语气拒绝了，亚典波罗知道再交涉也没用，只得忿忿不平地退出去。

事实上，杨的心境就像守财奴一样，要让舰队毫发无伤，维持战力，就不能消耗大部分精神上的能源，既然他把价值观放在避免损害上，他的思考方式就必须像个守财奴，这个自觉让他觉得自己很没用。

对他而言，"奇迹杨"的名号着实让他极为困惑。其中孕育着人们过度信赖的危险性，士兵和市民们都相信，杨提督会想出办法解决问题的。但是，被信任的人却不能信任任何人，杨既不是全能也不是万能，事实在本质上他甚至一点也不勤勉。同盟军最前线的指挥官中没有人像他那么会消化休假的，他的战略和战术的最大重点也于"尽可能地轻松取胜"。对杨来说，人类之所以能使文明发达是期望享乐的心产生了好结果，自以为是劳动身心不过是野蛮人，但是这种主张有时候听来只是一种辩解。

曾经退却一次的亚典波罗，在不久之后又重新布置了阵容，然后又来陈情。

"我有一个想法。责任由我来担，请您允许我们再战一次。"

杨并不喜欢这种要求。军人、而且是年轻立下许多功勋的军人也一样，杨讨厌一切有军国价值观、思考方式、言行举止的表现，这也就是后代人称杨为"矛盾的人"的原因所在。

在一旁的副官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注意到了杨的表情。她微微地净了净嗓子，亚典波罗也注意到了自己的说法刺激了司令官的不快，于是他立刻改变了表现方式。

"下官想出了一个相当轻松就可以打败敌人的方法，请司令官允许下官一试。"

杨凝视着亚典波罗，再转移视线看看菲列特利加，他苦笑着摇摇头，催

促提案者做更详细的说明。尽可能地削弱帝国军的战力，以长期来看也未尝不是一种正面作用。

提出两三条修正之后，杨许可了亚典波罗的作战计划，年轻的分舰队司令官遂意气风发地走出了杨的办公室。杨叹了一口气，对金褐色头发的美丽副官发出了不平之鸣。

“不要太卖弄你的智慧了，上尉，就算没有你搅局，我的麻烦事也已够多了。”

“是，下官多事，很抱歉。”

菲列特利加的表情很明显地是强忍住了笑，在这种情况下，杨也不能再多说些什么了，如果听到杨对菲列特利加抱怨的话，相信卡介伦少将等人一定会指责他“立场倒过来了”。因为，事实上“麻烦事”当中属于事务工作的多半是由菲列特利加处理的。

四〇〇艘由伊谢尔伦要塞出发的运输船开始前进，超过这个数量有五倍之多的战斗用舰艇一边护卫着运输船，一边朝着自由行星同盟领地前进。

接获敌情侦察主任军官所送来的这份报告，罗严塔尔微微蹙起了眉头沉思着，回过头来看着旁边的幕僚。

“你觉得如何，贝尔玄克?”

被金银妖瞳青年司令官这么一问，参谋长慎重地回答。

“从表面上看来，他们似乎是想撤离重要人员及非战斗员。从目前的状况来分析，这是完全可以想见的行动……”

“你说得有所保留?为什么呢?”

“因为对方是杨威利。可能会设下什么巧妙的陷阱也不一定。”

罗严塔尔笑了笑。

“杨威利也真够厉害的。连你这个身经百战的勇者也会害怕吗?”

“阁下!”

“别动怒，连我也怕他的诡计，我可不怎想继修特克豪简之后成为被夺走伊谢尔伦的人。”

罗严塔尔不是那种为了守住自己名誉而必须虚张声势的男人。实绩和能力，自信成为他的三根支柱，而他的冷静则使他有更正确的判断力，对于他存在着的陷阱的警戒在他脑海里一闪一闪地提醒着他，但是，另一方面他又

在想，敌人别不是企图利用他这种心态以阻止他追击上去？虽然他是一流的将帅，但是要完全洞悉同流将帅的作战方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又有新的报告进来了。达列肯普追击敌开要塞的敌人，正移动着他和舰队。不久，达列肯普自己也送来了报告，罗严塔尔露出了一抹恶意的微笑。

“好吧，就交给那家伙吧！”

“可是，达列肯普提督也钓过大鱼呀！您要将功劳让给他吗？”

贝尔玄克的话中有八成是忠告，二成是对司令官的过度自信感到恐惧，这种情绪成分就像一杯微妙的鸡尾酒，罗严塔尔像是要确认个中滋味似地沉默了几秒钟。

“如果会被达列肯普打败，那么，杨威利的智慧泉井也就没什么了不起了，然而，这对谁来说算是不幸？我不知道，不过，我不认为水脉已断。我们就等着看达列肯普的用兵法，期待他有好表现吧?!”

贝尔玄克默默地行了个礼，目送着飘飘然离去的罗严塔尔的背影。贝尔玄克以前是已故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的部下，后来转到罗严塔尔麾下，他陷入了沉思中，似乎思索着他所追随的两位提督的为人有多大的不同。

达列肯普确实是个干练的指挥官，他不直线追击逃走的敌人，而是有企图地将战力一分为二，一股战力绕着圆滑的曲线出现在敌人前方阻断去路，另一股战力则从后面追击，形成了挟击的战术。他指挥下的包围网看来是无懈可击，因此，注视着荧幕的罗严塔尔虽然只有那么一瞬间，不过却在内心深深咋舌及感叹着。

不过，确实是只有那么一瞬间，同盟军在巧妙的算计下，算定了达列肯普舰队行动的曲线，把帝国军引诱至伊谢尔伦要塞的对空炮塔群前面。如果是以前曾因这种作战方式而遭痛击的奈特哈尔·缪拉的话，他绝对不会再让自己陷入这个圈套中，但是，达列肯普这次可真是得到了一次严重的教训。被猛烈的火光重击，化为火球爆炸消失的达列肯普舰队，其惨状很快就传到罗严塔尔耳里了。

“不能见死不救，快去支援！”

这一次轮到帝国军瞄准了伊谢尔伦要塞，发射了数万枚光箭般的炮弹。巨大的能量无声地撞击着要塞的外壁，打不穿壁面随即四散开来，亮晶晶，虹色的烟雾将直径六〇公里的巨大人工球体包围了起来。能量暴风以高速在外壁上奔窜，炮塔和枪座在光和热团中粉碎，破片像灼热的冰雹打着外壁。

因为这个缘故，攻击达列肯普的同盟军火力顿时锐减，原先如被穿壁破壁的蛇痛苦地扭动挣扎着的达列肯普舰队，终于他藉这个机会恢复秩序，喘一口气了。

然而，同盟军这首辛辣已极的交响曲——亚典波罗作曲、杨编曲——尚未演奏完全部的乐章。

达列肯普舰队中原先绕行到逃亡的敌人前方去的一队尚未受到任何损伤，所以他们跳叫着疯狂似地想要复仇，想一举攻入敌人舰队中。当他们打开也斗，以能量之矛恣意乱打时，同盟军很快地就显现出溃乱的症兆，形式上的反攻开始杂乱之后，便如被潮水冲刷的沙子般往后退却。

“哼，这些同盟军家伙，看来司令官的薰陶是影响到他们了，似乎不觉得逃跑是一件可耻的事。”

达列肯普本来是很少会低估敌人的，然而此时，他的视线却有一半投向了身为总司令官的罗严塔尔。不管怎么说，他是想挽回首半场的失分，避免遭罗严塔尔的冷笑。

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在用兵家才能、指挥官力量方面是不容置疑的人物，部下也极为信赖他，但是，由于他性好渔色，又有冷笑的怪癖，所以有时候会招来同事们的反感。但是这种情结并不怎么根深蒂固，再加上总参谋长巴尔，冯·奥贝斯坦更讨人厌，所以在平常，人们对罗严塔尔的反感并不怎么明显，最重要的是因为他的武勋远在同事之上。除此之外，当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的死把莱因哈特打入丧失自我的深渊当中时，罗严塔尔也是防止提督们动摇，利用莱因哈特军团崩散的危机反而成为确立独裁体制的转机有功人员之一，正因为如此，他一直是后来者追逐的目标，先前和杨作战而败死的坎普也有过因竞争意识而自取其败的情形，而现在，达列肯普当然也一样。

他下了尖锐的命令，靠近动作迟缓的运送船队，然后放出了“停船！否则攻击”的信号。

瞬间，突然炸裂的闪光，漂白了帝国军将兵的视界，注视着荧幕的人甚至错觉自己的眼球已经炸裂了。

看似毫无防备而被遗弃的五〇〇艘运输船同时爆炸了，闪光仿佛急速膨胀的块状物将帝国军吞噬了。

完全失去惯性控制的舰艇虽然急速减速了；但是，仍然闯进了自己的能量浊流中。成功地紧急刹车的船舰被没有它们那么迅速的应变能力的后来船

舰追撞上来，狂乱的回避冲突系统乱成一堆，一起沉向光与热的深渊中，巨大的爆炸中，小规模的爆炸不断连锁发生，一视同仁地将所有的生命体和非生命体破坏殆尽。

“竟玩这种诡计！”

达列肯普太过愤怒，口角冒出了许多泡沫，然而，以他那中了敌人圈套的身分来说，很明显是缺乏魄力的表现，他的旗舰辛苦地脱离了能量的喷火口，然而，能像他们那么幸运的舰艇却不多。

亚典波罗见机不可失，下令反攻。杨的这个学弟在战术方面的表现的确非凡。他的命令非常有效地解放了部下们狂热的斗争能量。

在鲁兹提督匆忙赶往截击同盟军之前，同盟军尽情地突破帝国军防线，横扫千军，予以彻底痛击。在杨和罗严塔尔一连串的对阵当中，从未像这一次一样胜负如此分明的。

帝国军失去了二〇〇〇余艘舰艇，战死人数超过二〇万人，一路败退。

V

面对面子尽失，垂头丧气归来的达列肯普，罗严塔尔的表情虽然明白地写着“看到了吧?”，但是他也不说出口，甚至还好言安慰，让他退下休息。罗严塔尔想，其实事情没有那么坏。在战术层面上，他们的确逊了一筹，不过，同盟军之所以要玩弄这种谋略，大概是为了在真正要逃离之时减弱帝国军的追击意志而做的布局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没什么意义了。如果对方是那种单单因为战术层面的胜利而欢欣鼓舞之流者，这边也就不要煞费苦心去想应对之策了。

听罗严塔尔这么说，参谋长贝尔玄克率直地反应。

“那么，我们要做追击的准备吗?”

“追击?”

金银妖瞳放射出嘲讽的光芒。

“为什么追击？我们只要目送着他们逃亡的景象，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拿回伊谢尔伦要塞了。你觉得这样不是完全的胜利吗？贝尔玄克。”

如果冒失地追击，很可能成为对方巧妙反击的饵食，就算置其于不顾，杨也会被迫和帝国军本队作战，在这种情况下，让他们到他们想去的地方不好吗？

"可是，如果让杨威利自由行动，日后，他不就成为我们帝国军的心腹大患了吗？"

罗严塔尔微微地弯了嘴唇。

"对抗病症是我们全体的责任。我认为不光是我们舰队有感染的危险。"

"楞中。阁下……"

"你知道吗？贝尔玄克，有这么一句谚语——野林里如果没有野兽，猎犬也就发挥不了作用，所以要避免猎犬捉光野兽……"

回望着司令官的参谋长，其绿色的瞳孔中闪着理解和畏惧的光彩。发出来的声音极其低沉。

"……阁下，您说得是，可是，这样招来无益的误解，不，先别说误解，有可能成为谣言的起因。请您自重，身为帝国军屈指可数的名将，如果走错一步路，对其他方面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呀！"

"你的忠告是正确的，我该谨慎些。"

罗严塔尔率直地说道，对参谋长的忠告表示谢意。罗严塔尔知道这个男人是很难得的助手。

"很高兴您认为我的说法有理。先别说追击之事，我觉得也得先做进驻伊谢尔伦要塞的准备工作。"

"没错，你就赶快着手吧！"

罗严塔尔已经决定采取不流血的方式夺回伊谢尔伦。

以前杨威利曾对尤里安·敏兹说过：

"战略及战术上的最上乘手段便是让敌人高高兴兴地中圈套。"

他还说：

"撒下种子之后！去甜甜地睡一觉，起来一看，种子已经长成一棵高耸入天的巨木，这是最理想不过的事了。"

杨似乎已经做到了对尤里安所说的策略了。事实上，从伊谢尔伦要塞逃出——以波布兰少校的说法便是"夜遁"——这件事本身还算是奇谋，而是因为要活用驻留舰队的兵力只有此法可用，既然不能将所有的东西据为已有，就只有放弃不得不放弃的东西。如果要活用舰队兵力并考虑到人民的安全，那么，放弃伊谢尔伦要塞这个军事方面的硬体设施，就如同在春天脱掉厚重的外套一样，唯一的问题是这么做很令人感伤。

负责领导军民五〇〇万人逃亡作战实务方面工作的卡介伦少将，没有将重点放在文艺方面的独创性，所以他把作战的密码名称命为"方舟计划"，

这让杨的内心极感气馁。他怀疑，难道没有一个他稍微让人发挥想像力的名字吗？但是，如果让卡介伦来辩白的话，他会说，假如要让没有实质利益的事情扰乱思绪，那么，决定实施破坏那五〇〇艘可以用“老朽”形容的运输船来作战的杨和亚典波罗所做的浪费才应该受到重视。

运输船和医务船的收容力的确有限，有相当多的平民便得搭乘战斗用舰艇，而这又面临了人数分配的问题。

战舰尤里西斯负责运送六〇〇位婴儿和母亲，再加医师及护士，这是因为尤里西斯是一艘被强力的守护天使护卫着的战舰，由于它几经战斗而还能平安地存活下来，所以大都认为它最适合运送需要最大限度的安全及保护的婴儿，但是尤里西斯的组员们近来相当有偏见，所以表面上就很不能接受首脑部门的说明，舰长尼尔森中校一想到舰桥上积着数百打尿布的景象都不免意气消沉，负责飞行技术的军官费兹中尉虽然尝试说服部下“女性在生产之后是最美的时候，而将有三个中队数量的这种女性搭乘本舰”，企图以此鼓发士气，但是，震天价响的哭声大合唱比美丽的圣母像更容易刺激组员们的想像力，中尉的激励似乎也白费力气了。

为了把五〇〇万的军民——正确来说应该是五〇六万八二二四名——完全收容到各舰船上，卡介伦和部下们只得不断地和数字拼斗。卡介伦下令只从数字上来安排，是因为怕与人情沾上边，事情就难以收拾了，就连他的家人——夫人及两个女儿——都不想离开伊谢尔伦。卡介伦的魄力仿佛一辆辆的压路机压碎了无数个小小的悲喜剧，作业也因此快速进行着。

林克斯技术上校所指挥的工兵部队在氢动力炉，中央控制室等要塞各处安置了极低周波炸弹。这件事，校官以上阶级的军官们都晓得，但是同时知道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受了杨的极机密命令进行另一项任务的人却只限定于极少数，那就是杨希望以后再夺回要塞所布下的暗棋，接受命令之初，菲列特利加压抑住满心的惊讶和喜悦，向长官再次确认任务。

“您的意思是必须让敌人发现爆炸物，但是又不能太容易被发现？否则，如果真的陷阱被识破了……”

“没错，上尉，也就是说，我打一开始先准备了容易燃烧的人偶，把帝国军的注意力从真陷阱移开来。”

陷阱本身单纯得让人觉得愚蠢，但是，杨期待它会有效果也是因为这一点。杨再三地对菲列特利加说明：

“当然，只要要塞和营动系统没有损伤，这个陷阱就没什么价值了。所

以我希望他们注意到人偶，然后在另一方面有所疏失，我不希望他们认为，在这么大规模的装置后什么都没有。”

菲列特利加反刍着命令的内容，对于陷阱的简单性以及成功时的巨大效果感到万分佩服。

“再也没有任何谋略比这个更高级的了。这真是个坏心眼呢！被骗的一方铁定会气炸了。”

杨轻轻地接受了菲列特利加的赞词，同时回答道：

“……而且，设陷阱的结果未必会发挥效用，或许我们不会再需要伊谢尔伦——”

这一瞬间，菲列特利加用她那淡褐色的眼睛凝视着青年司令官的侧面，但是，杨却一副没有接受超越者的启示，完成预言的表情。

“一定会有的，伊谢尔伦要塞是我们的……杨舰队全体人员的家，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回来的，到时候，阁下的布局一定会见效。”

杨用一只手掌抚摸着脸。当不知道该装出什么表情时，他总是会这样，放下手，黑发的年轻司令官以少年般腼腆的态度说道：

“啊，上尉，今后还得多仰仗你了。”

这就是菲列特利加所知道的杨。

Ⅵ

数量庞大的舰船开始离开伊谢尔伦要塞的报告，同时从几个地方传进罗严塔尔的手中。其中有半数不单单只做报告，还期待上司发出追击命令。左右眼珠颜色不同的总司令官严禁在没有他的发令下擅自开启战端。就在不久前，他才拔下了一名随意开始攻击的少将阶级，他要让所有的人知道他的态势。

“追击是没用的。”

罗严塔尔断言。

“同盟那些家伙又拉不走伊谢尔伦要塞。先占领要塞才是首要目的。”

很快地，达列肯普就前来开门见山地问可否追击，司令官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追击只会遭受反击，现在就让他们走吧！我不喜欢因加害避难的人民而在历史上留下臭名。”

达列肯普顺从地通下了，大概是前几天的败战对他的斗争心多少有些掣肘作用。太好了，今后应该好控制了吧?！罗严塔尔满足地喃喃自语。

“贝尔玄克，等完全支配要塞之后就追踪杨威利，但是，不需赶尽杀绝，至少目前不要。”

他对参谋长说道。

“只要跟在后方就行了，让杨舰队为我们领路。不过，那也是以后的事，目前最重要的，是开进他们空出来的伊谢尔伦去。”

让谁打头阵？这也是个问题，然而，克涅利斯·鲁兹前来提出意见，杨威利放弃要塞虽然是事实，但是，应该注意他们是不是留了临别的赠品，或许他们会在要塞动力部装设爆炸物，打算一举杀绝进驻要塞的帝国军。现在全舰全速前进接近要塞太过危险，不妨先派遣爆破专家前去调查，等确认安全之后再进驻要塞——。这是鲁兹的意见。

“鲁兹提督的意见有道理。”

罗严塔尔遂暂时让全舰队从要塞前面往后退，派护卫护送由修姆德技术上校率领的专门小组先踏上要塞。

接受这令人喜出望外的荣誉使命，修姆德上校又喜又惊地踏上了原为敌人阵地的要塞，经过详细的检查之后，发现了极低周波炸弹，证明了鲁兹的预测是正确的；同时，他们也成功地将所有的炸弹解体了。

“真是千钧一发，炸弹被藏得极隐密，如果再晚个五分钟发现，伊谢尔伦要塞会发生大爆炸，当然，我军也会被波及而造成相当大的损伤。”

一边点头聆听修姆德上校的报告，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一边用他那金银妖瞳所特有的深奥思绪回转着思考的纺纱机。或许该先置伊谢尔伦要塞于一旁，从旁经过，然后从后面袭击杨舰队。但是，这么一来就很可能因为要塞的爆炸而造成混乱，结果反遭对方反击而吃足苦头，还是先满足于目前这种程度的成功吧?！话虽如此，然而杨威利的临别赠品就只有这些吗？金银妖瞳提督总有一个疑惑——难道没有更狠毒的手段吗？

“他可是个不好惹的男人哪！他到底意图何在……”

罗严塔尔忘了自己本身，这样评价着杨。

另一方面，成功地“夜遁”的杨威利，虽然人在休伯利安舰桥上，但是他却没有办法把担忧的视线从位于主荧幕上发出银色光芒的伊谢尔伦要塞上移开。万一——虽然他觉得不该有这种事——帝国军没有注意到极低周波炸弹的存在，那么杨不只要让要塞在一夕之间消毁殆尽，还会无益地造成大量

生命身亡。当杨确认了爆炸时间已过。而伊谢尔伦仍然完好无缺时，他才放下了心口的一块大石。

“哼哼，他们好像是注意到了。”

杨一边抚着胸口，一边离开荧幕前，朝着私人房间走去。此时，他朝着映于荧幕上的银白色球体行了一个礼，这是他对他所利用的对手所表现的一片谢意。

“再会了，伊谢尔伦。在我回来之前，你可不能见异思迁哦！你是个不折不扣的虚幻女王，没有一个女人像你这么完美。”

奥利比·波布兰少校使用他极具个人色彩的表现方式惋惜着和要塞的别离，在他身旁的先寇布少将默默地高举着威士忌酒瓶猛灌，姆莱瑞然地行了个礼，菲列特利加和卡介伦少将也如法泡制。每个人都怀着个人的思绪向居住了两年多的宇宙要塞道别。他们当中有几个人日后又踏上了伊谢尔伦的人工土地。

这时，在被帝国军再度占据的伊谢尔伦要塞中，发生了一段小小的插曲。负责会计工作的一个老军官，把同盟军遗留下来的一部分补给物资偷偷扣下来，没有登载在正式记录中，企图据为己有，而这件事被发觉了，由于宪兵的追溯调查，他以往的同样卑劣手段都被挖出来了，极为厌恶这种小人的罗严塔尔有意以军法追究，在即刻召开的军法会议中宣告了死刑，并且由他来执行枪决。该军官在被拖上刑场之前一直歇斯底里地乞求原谅；但是当他发觉大势已去时，便开始正言厉色地弹劾起上位者的心。

“世界真不公平。在战争中不管杀了几万人，破坏了多少都市，只要打胜仗就可以有提督，元帅的称号，还有勋赏，而我只盗领了一点点的物资就被当成罪大恶极的人。”

“到这个时候还发牢骚？我不想听！”

“没道理！世人都说罗严克拉姆公爵是英雄，是天才，归根究底，他不也是夺人之国的恶徒?！相较之下，我的罪行根本是微不足道的。”

“那么，你也去夺人之国看看吧?！”

罗严塔尔动也不动他那端正的眉毛，扣起扳机，击穿军官的脑袋，站在刑场上的幕僚们都默然不作声。

罗严塔尔退回不久之前由杨威利使用的司令官办公室时，技术军官就送来了报告书。在帝国军再度掌管的软体尚未确立之首，报告一定会堆得像座

小山。报告中指出，战术用的电脑情报已全被消掉，帝国军必须把所有的资料重新输进去，这件事一点都不令人感到意外。夺回要塞之后的事务处理工作对罗严塔尔而言绝非重要之事，他关心的是今后的战略状况。

将来的事是现在所没有办法预料到的。就算杨威利要弄诡计想再夺回伊谢尔伦要塞，只要不把他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当成丑角来耍，他是不会在意的。罗严塔尔是这样想的。第一，杨威利今后未必还有机会再夺回要塞，他应该知道与其挖空心思垂涎自己能力做不到的事，倒不如在自己所能及的范围内自在地行动。

“和帝国首都联络！就说我们已夺回伊谢尔伦要塞。”

是勇敢地接收了敌人所让出来的要塞——罗严塔尔一边这么想着，一边下令给通讯官。就这样，伊谢尔伦要塞回到帝国手中了。其间大约隔了两年半的时间。

第三章　追求自由的宇宙

I

这一年，宇宙历七九九年，尤里安·敏兹十七岁了，然而，他也是在焦虑中送走过去一年的人之一。

根据所谓的“战时托孤法”，他在一十二岁时成了杨威利的受监护人，当时原任上校的杨晋升为上将，尤里安本身也多半在四周人的影响下，由军方雇员成为军人而获得少尉的阶级，而他所付出的代价便是离开杨身边，以驻留武官的身分前往费沙自治区上任，而从伊谢尔伦要塞到同盟首都海尼森，再到费沙的旅程将近有一万光年之遥。

挥别那么多亲爱的人，千辛万苦到费沙上任，对他来说，也只不过是不到半年的暂时栖身之地而已。这个地方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能留住尤里安的心。

“到费沙找个美人回来吧!”波布兰少校等人这样调侃他，但是，他没有时间谈恋爱，如果他有波布兰十分之一的热情，或许就会先设法让自己有空……。

“莫非来了？看，终将空手而回吗……”

尤里安夸张地喃喃念着很久以前，失意英雄的台词。

迎接一十七岁来临的尤里安，身高已达一七六公分，眼看着就要和监护人杨同高了。只是身高赶上而已，尤里安想，亚麻色头发的少年自觉到，在其他方面他连杨的影子都追不上，有待学习的事情是何其多呀?!自己本不该在这个时候离开杨提督身边的，在自己还不能单独走上活用学到的战略、战术、历史所铺成的道路之前，实在不该离开杨提督的。

在帝国军占领下的行星费沙上，某个胡同里的隐密家中，尤里安用一只

手拨起落在额前的略带卷曲的亚麻色头发。端正但还留有稚嫩味道的脸庞，经得起大多数女性的审美眼光，但是，他本人根本不把这种事放在心上，他引以为荣之处是学自杨威利的用兵学、先寇布的射击及肉搏战技，波布兰的空战技术，并且获得了相当的成绩。

“还不快逃走吗?”

尤里安这样问来家中拜访的马利涅斯克，为了逃走的事宜而和宇宙船驾驶员斡旋的马利涅斯克，是贝流斯卡独立商船的事务长，同时也是现在同盟首都海尼森大叹有志难伸的波利斯·寇涅夫的心腹。虽然才三十几岁，却已头发稀疏，肌肉松驰，只有两眼充满年轻，蓬勃的活力。

“再忍耐一下，请不要急躁……呀，昨天也是这么说的嘛?!”

马利涅斯克的笑容中虽然没有讽刺及厌烦的成分，但是自觉到自己的焦虑及不安的尤里安却红了脸。马利涅斯克以前也再三说明过，目前，帝国军不允许民间的船在费沙回廊通行，如果勉强再逃离费沙，也一定会被帝国军抓住，但是，帝国军为了避免费沙的民心向背，在军事行动告一段落时就会允许民间的船只通行的。一旦开放通行，占领部队在人力资源方面是不可能一艘一艘检查为数众多的民间船的，到时要逃出去就容易得多了——马利涅斯克曾依序这样告诉过尤里安。

尤里安知道对方的预测和判断有很大的说服力，但是，尽管他如此默认，栖息在他心中的飞鸟却随时随地振翅待飞，这让他极为痛苦，近似归巢的本能不断鞭策着少年，尤里安的脚似乎不是生来踩费沙的地表的。

“不管怎么说，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不平之气化为具体的不耐之声的是汉斯事务官。他虽是某大企业的所有人，但是因为欠缺商才和工作才干，被重要干部们所排挤，只获得了同盟政府的名誉职位，客客气气地被流放到国外。如果同盟政府真的重视外交的话，就不该把这种水准的男人送到费沙来，这个人说来是衰弱的民主主义的一个小小的象征。

“等到什么时候?到可以安全出发的时候呀！这是一定的道理嘛!”

马利涅斯克对尤里安把持应有的敬意，但是对汉斯，他可是趾高气扬的。

“我们都已经付了宇宙船的费用了。”

而且，费用还是他出的——汉斯这样说或许是他的品行不允许他这样罢?

“只是付了费用而已，不要这么盛气凌人。原本搭载的客人是尤里安·敏兹先生，你只是附带的！”

“付费用的可是我呀！”

品行之类的字眼立刻被他从心底给赶出场外了，汉斯事务官大叫着，但是，这并不能赢得马利涅斯克半点的感激。

“付钱给我的是敏兹少尉！或许你借了钱给少尉，不过，那是你和少尉之间的事，我可不知道！”

发现马利涅斯克仿佛把汉斯当作游戏道具的不是当事人；而是在一旁听着这一问一答的路易·马逊准尉。有巨大体格的黑人若无其事地在气氛越来越显险恶的空气中放出了中和剂。

“马利涅斯克先生，你进来的时候我还以为你带来了什么好礼物呢？我有没有猜错？”

他的苦心立刻有了好报应，马利涅斯克打断了和事务官没有意义的谈话，转向黑巨人。

“您的眼睛可真厉，准尉。事实上，我是送东西来的。有这个，谁都不会问你目的何在。”

贝流斯卡号事务长的手从衣服内袋中伸出来，手上有三张公认的通行证。

Ⅱ

尤里安·敏兹手上拿着面包店的大纸袋在街上走着，为了实地了解当地市街的情况，他每天都会出门一次，四处去走走。现在，他不会引起站在街角的帝国军士兵的猜疑，尤里安和杨一样，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军人，反而是因为太吸引同龄的少女们的注意而种下了辛劳的恶种。意外投射过来的视线和兴趣或许会露出尤里安的真实身分。

尤里安突然停下脚步。心头的冲击迫使他不得不停下来，充满紧张及探求心的视线从他那深褐色的眼珠投入四周，他没看到任何让他吃惊的事情，尤里安拧紧了一度松开了的紧张的钢绳。他知道了。

造成冲击的原因在听觉，市民们交谈的内容中，某个固有名词火辣辣地敲打着尤里安的意识，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这个固有名词和其他的语句一起传进尤里安耳中。经过——不久之后将从这条

街上经过。银河帝国宰相，银河帝国军最高司令官，帝国元帅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不久之后将要经过这条街——人们这样窃窃私语着。

尤里安发现自己的右手在腰际微妙地钻营、摸索着。一个极端悔恨的念头闪过他胸际。为了避免帝国军的盘问，他把光束枪留在家里了，如果带在身边的话，他就可以置那个对自由行星同盟而言无异于活生生的灾厄的金发年轻人于死地了。真是一大失策呀！如果能让时光倒流，就算让马逊准尉担心，他也一定要把光束枪带在身上……。

闭上眼睛，做了一个深呼吸，把激情的垒块吐出体外，他很辛苦地从无益的空想深渊中抽身而出，就算祷告，光束枪也不会出现在手掌中。而且，杨提督也教过他“恐怖主义和神秘主义不能将历史推向建设性的方向”，尤里安从小就希望当个军人，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喜欢过恐怖主义，要打倒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那个金发的独裁者，不能靠恐怖行动，而要在堂堂正正的战斗中击溃他，现在，他手中没有枪，或许这才是最好的状态。

尤里安思索着，自己被上天赋与了一个和恐怖主义不同的机会，他还没有亲眼看过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英姿，只从立体影像及通讯影像中知道他有着超绝的美貌。连杨提督也是一样。而现在那个活生生的独裁者就要过他眼前了，此刻，尤里安自觉地被一股比刚才还强烈的欲求驱使着挤向群众中。

在车道和步道的分界线上已经筑成了一道人肉墙了，肌肉结实的警备士兵们排成一道穿着制服的忠诚之列，推回了慢慢前后涌动的人海，然而，和被保护者的地位及权力相较之下，这种警备方式未免太过小型了，尤里安好不容易挤到了最前排，他一边毫不造作地撩起落于额前的头发，一边等着独裁者的到来。

地上车列滑进了边道，走在最前面的是一轮机动装甲车，跟在后面的都是非战斗用的高级车，但是，如果在街上单独驾驶的话，恐怕也不怎么起眼，尤里安听说过罗严克拉姆公爵不喜欢过度的奢华，看来像是事实，光这一点，尤里安对尚未见过面的年轻独裁者就有了好感。

高级官员们乘坐的地上车经过群众面前。尤里安凝神注视，但是，他看到的却是一头半白的头发和一张没什么血色，呈锐角形状的脸，两眼放出的光芒有一种无机感，表情极为冷峻。尤里安根据印象走进记忆中的图书馆，在“帝国宇宙舰队总参谋长奥贝斯坦一级上将”的资料架前停下脚步。但是，他并没有多余的时间来精密地反刍这段记忆，因为下辆地上车已经来到

尤里安眼前了。当一眼认出了后座上那头华丽的金黄色头发时，尤里安的心脏猛烈地鼓动着。

那就是罗严克拉姆公爵吗？尤里安开启了所有的视觉记忆力功能，把年轻独裁者秀丽的脸庞刻印在脑里的钢膜上。然而，他立刻了解到一件事——要忘记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脸实在太难了，不仅在眼鼻五官的构造上非比寻常，这张脸在内藏的精神活力的质与量上更是超凡绝伦。尤里安听到自己口中流泄出来的叹息声，同时，他稍稍移开了视线。

坐在莱因哈特旁边的人看来像是和尤里安差不多年纪的美少年。但是，从“他”那剪得短短的，不鲜艳的金发以及不至妖媚的凌然表情看来，尤里安知道那是一个年轻的女性，或许是罗严克拉姆公爵的秘书官，不过，尤里安对她没有任何记忆，当然，那就是希尔德——希尔格尔，格·玛林道夫伯爵千金。

坐在地上车内的莱因哈特突然把视线投向群众当中，他那水平流过的视线横越过亚麻色头发少年的脸。

这个时候，莱因哈特及尤里安的视线确实在这一瞬间的数分之一极短暂的时间里交错了，可是，这件事只对尤里安有意义，对一方的当事者来说，对方只不过是构成人海的小波涛中的一个泡泡。如果莱因哈特——杨威利及尤里安也是——不是超人的话，就不会被命运的绝对者选为使徒。莱因哈特的资质在深度、高度、宽度上都远远凌驾常人之上，可是，他所及之范围毕竟是在人类所能及的限度之内，莱因哈特既不在人类之上，也不在人类之外，不管是在军事才能方面，政治野心方面、白皙及美貌方面，以及表现自我的企图心方面，过去一定也有人在这几个方面凌驾过他吧？但是，和他一样同时具备这些素质的人少之又少，而且他所欲支配的恒星及行星数量，在历史上又是个空前的数字……不管怎么说，他不能完全预知未来的事，几年后，他也不会想起今天的事。

莱因哈特的地上车离开之后，群众也解散了，尤里安也回过头准备走了，对他来说，只要他活着，大概就不会忘记今天的事吧？突然有人轻轻地拍了拍他的手，尤里安吓了一跳，贝流斯卡号事务长的笑脸映入他的眼帘。

“马利涅斯克先生……”

“让你吓了一跳，真抱歉，怎么样？看到罗严克拉姆公爵本人，有何感想?”

“觉得自己差人太多了。”

尤里安率直地脱口而出，事实上，他不得不承认，莱因哈特的表情，容姿都具有盖过四周一切人事的绚烂光彩。现在，尤里安已经从视觉上了解到，为什么杨提督会如此称赞这个金发的独裁敌人了。

听了少年这简短而丰富的感想之后，马利涅斯克轻轻地舞动着他的眉毛。

“不错，他现在是个贵公子，但是，他可不是天生就是公爵或宰相哟！罗严克拉姆这个伟大的家名也是在获颁伯爵之位以后才有的，而在那之前，虽说也是个贵族，却是有名无实的穷人哪！总之，他的父亲是在卖了女儿之后，才使其后半生有了保障。”

“卖女儿……?”

“说是被当时的皇帝纳进后宫，不过，先不说形式上啦，实质上就等于是出卖。”

对帝国的下级贵族而言，女儿往往是贵重的商品，是打开通往财富和权力大厅大扉的黄金之钥。活用这个商品的不只是莱因哈特及姊姊安妮罗杰的父亲而已。但是，身为皇帝的宠妃之弟，如果是个无能之人或许可以使人们的反感消弭于无形；但是，莱因哈特那无人可比的才能却堵住了人们嫉恨的排气孔，最后终于爆发了，当然，莱因哈特对那些具有老旧而不值得嘉赏的价值观的人们也不会屈意承欢，讨他们的欢心。在莱因哈特眼中，他们只是存在着做为征服及支配的对象而已。连父亲也不例外，莱因哈特不能原谅把姊姊卖给那老丑的权力者以获得生活保障的父亲，一直到浪掷那生命所剩不多的父亲暴毙了；莱因哈特仍拒绝和父亲和解。他之所以参加父亲的葬礼，只是为了不愿让他更悲伤而已……。

尤里安多多少少知道莱因哈特的过去，但是，现在听到这些事却让他觉得无从恨起这个理当憎恨的同盟之敌，这让他感到些微的困惑。个性刚烈，单纯而挚爱着姊姊的少年身影取代了野心家的形象。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人们便说罗严克拉姆公爵的成功是靠姊姊的庇荫，事实上，如果不是这样，他的人生起点就会在更恶劣的环境下形成。”

“可是，他在我这个年龄的时候，不已经立了大功，成为一流的武人了吗?”

“少尉不也已立了功勋了吗？如果让我再说一句，我想说的是，后来的‘奇迹的杨’在你这种年纪时应该只是个平凡的军官学校学生。相较之下，你可算是快了一两步了。”

尤里安那深褐色的瞳孔里罩上一层深思的云雾。

“马利涅斯克先生，你让我觉得你尽挑杨提督和罗严克拉姆公爵好的方面来说，似乎有意唆使我做什么，如果真是这样，那是没用的，如果是层次比较低的对手，我或许会被人怂恿。可是，如果是和杨提督及罗严克拉姆公爵比较，什么自负都没用了。这是反效果。只会害死人。”

尤里安似乎想控制一下自己的语气，可是似乎并不如人意。

“呀，我的话听来像在唆使吗?”

马利涅斯克并没有胆怯的表情，只是爱怜地抚弄着自己那稀薄的头发。

“如果是这样，那是我的失德。我只不过是想说，没有天生的英雄或名将，啊，或许这种说法就已太过分了。”

“不，或许是我说得太过火了。”

“那么，我们就彼此彼此吧！呀，时间过得真快，我本来是要去见见其他的客人的。”

“客人?”

“老实说，光载你一个客人是很不划算的，所以我尽量多找一些客人。对你而言，这样也有利于分散危险性。”

这一点尤里安是可以理解的，对象越多，监视及检查的密度就不得不降低了。尤里安不得不想着，费沙人似乎很喜欢这种论调，他甚至还想到，如果真的表里如一地相信他们的论调，世界上就没有人有任何损失了。但是，或许费沙人纯就修辞上来说是对自己论调深信不疑的。

尤里安问马利涅斯克，是什么样的客人，然而，这只是利用来作为会话润滑剂的话题而已，事实上他并没有多大兴趣，如果尤里安的来历引起其他客人的关心会造成困扰，如果对方的来历也不便为尤里安知悉的话，对方应该会有所隐瞒的。

“是地球教的司祭。”

马利涅斯克的回答很自然。

“不，应该说是更伟大的司教，不管怎么说啦，就是那种不工作靠一张嘴吃遍天下的男人。”

马利涅斯克并不想掩饰对那种身分的人所把持的偏见。

“不过，我们也不能不重视这种圣职者。只要有一个圣职者站在你这边，就会有一〇〇倍的同志产生，情报也就四通八达了。不过……”

豢养扮演皇帝、贵族、圣职者这些必须靠劳动者才能生存下去，几近废

物的角色的一般人们却常常崇拜着这些人，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的矛盾，马利涅斯克对此极为不满，他的说法对人勤勉、重实利感觉的费沙人来看，未免有些怪异。

“可是，他是个重要的客人吧?”

“唉，那很难说啦!”

那个人不是直接就找上马利涅斯克的，就像有着不祥传说的宝石，或者地处潮湿，地盘脆弱的土地，几经转手之后才落到马利涅斯克手中的，以前他是个以上宾之发出入自治领主官邸的年轻僧侣，充分地获得保守大商人们的尊敬。如果自治领主安德鲁安·鲁宾斯基还在的话，一定会来讨他的欢心，但是，自从帝国军进驻费沙之后，鲁宾斯基似乎就躲到地底下去了，从没有再出现于市民面前，而他也就失去了依赖的对象。

马利涅斯克本来就不怎么具投机性格，从某方面来说，他还站在要把不踏实的船长波利斯·寇涅夫拉回地面上的立场，当然是尽可能地在稳健的状况下……。但是，既然这一次决定冒险把尤里安·敏兹送到自由行星同盟领地去，危险度的增加就已不再是问题重点了——贝流斯卡号的事务长这样想，费沙有一句谚语正可以加强他这种想法——如果是超过致死量的毒药，那么，吃再多也是一样的。

“怎么样？少尉，要不要伸展伸展筋骨跟我一起去见见那个一起搭船的客人长什么样子啊?”

提出邀约的马利涅斯克观察着尤里安的表情，然后扮出让步的笑脸，轻轻地张开两手。

“好吧，我老实说吧！我也是第一次见那个什么司祭、司教的，事实上，我是有些害怕，如果对方是个半疯狂的人，我可敌不过呀！如果少尉能跟我一起去，心理上也会安定一些。”

尤里安觉得马利涅斯克并不那么可憎，何况，在小地方施惠也没什么损失。如果马利涅斯克想设陷阱，在这之前就有许多机会了。

尤里安答应了，他腋下挟着面包店的纸袋，跟在马利涅斯克后面踏进了一栋似乎被所有人抛弃已久的眼看着就要倾倒的大楼中，不流通的空气就像气化了的泥泞。两人在老鼠君为威吓入侵者所合唱的背景音乐中上了二楼。打开一扇门。

“德古斯比司教在吗？地球教的……”

马利涅斯克朝着微暗的室内，以郑重的语气开口问。他之所以不叫司

祭，是因为他还没有见过被赋与较高地位的称呼而感到不快的人，毛毯慢慢地摇动，一双迷蒙的眼睛凝视着来访者。

Ⅲ

刚走进临时元帅府的莱因哈特，接到了罗严塔尔攻陷伊谢尔伦要塞的报告。在办公室候驾的两名副官修特莱少将和流肯中尉迎进了年轻的金发独裁者，恭恭敬敬地敬了礼之后，递上了的报告书。

"恭喜阁下。这样一来，阁下就可以完全控制两个回廊了。"

修特莱恭敬地说道，但总让人觉得像是在朗读，接着，流肯中尉也说了一些贺辞，但是，他说话的音调又像是在春天的野外中跳跃一般，希尔德对两人强烈的不同说话方式感到兴趣。

"希望今后也如此顺利就好。"

莱因哈特接受了部下的致意，这是吉报，不应该会坏人情绪，不过，膨胀的气球只消一根针就可以毁掉的，以前在夺得伊谢尔伦时，自由行星同盟的主政者们大概都确信他们会永远支配要塞了。莱因哈特并没有无条件地啜饮着胜利的美酒。

"杨威利似乎打算息事宁人哪！"

莱因哈特坐在桌子前，一边用他那柔软而有弹性的手指头拨着报告书一边喃喃地说着，罗严塔尔的报告中一点都没有美化自己的功绩，他完全客观地，完整地报告了整个事实的经过。

修特莱凝视着年轻的主君。

"阁下，听说杨威利是自己决定放弃要塞，全面撤退的，这种行为难道不会招致同盟政府的愤怒而加以处置吗?"

莱因哈特将目光从报告书中抬起来。在很多的情况下，他都欢迎部下询问。只要不是太愚蠢的问题，都会对他的智性及思考形成适度的刺激。

"如果处罚了他，又有谁能指挥杨的舰队呢? 那些光躲在安全的地方写裁决书的人就算惩处了司令官，那些士兵们也不会善罢干休的，如果在上位者不重视这个问题的话……"

同盟政府的那些高官们都是一些甚至比灭亡了的帝国的门阀贵族们更无能的白痴。莱因哈特冷冷地笑着。

"下官明白了，不过，只要确保伊谢尔伦回廊不落人我们手中，不就可

以将我军的攻势阻于回廊的一方吗？为什么他们不采用这个安全的策略呢？”

“一点都不安全，如果他们这么做，除了伊谢尔伦之外，同盟的所有领地都会失陷的。”

这是一刀两断的作法。

“而且他要使同盟获得胜利的唯一方法，便得让他的兵力能自由行动。”

“唯一的方法……？”

“不懂吗？那就是在战场上打败我呀！”

莱因哈特的表情和声音都极为淡然，所以在这一瞬间有所反应的只有希尔德，她确实看到了那令人想起被弃于冰原中的宝石般的冰蓝色瞳孔放射出极光似的光芒。

修特莱少将和流肯中尉退下之后，莱因哈特叫来了勤务兵，吩咐他准备两人的咖啡，这个从幼年学校的学生当中选出来的少年，在这次作战期间成为莱因哈特的勤务兵。咖啡和奶精送进来时，扑鼻的香味窜进了鼻孔中。

“您既然看穿了杨提督的会俩，那么，你仍然要亲身参战吗？”

面对希尔德的质疑，莱因哈特以理所当然的语气说道。

“玛林道小姐，我立定志向要成为一个霸者，而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为自己订下了一个规定，就是一定要站在前线。以前被我打败的那些无能的贵族跟我的不同点就在这里。这也是士兵们支持我的理由。”

就像陶器的纯白和咖啡的黑形成对比一样，莱因哈特降低他的视线，而希尔德则仰望着他金黄色的额发娓娓铺述自己的意见。

“请容我多话，阁下，请您避开无益的战斗，回去帝都奥丁。如果把费沙回廊交给米达麦亚提督，把伊谢尔伦回廊交给罗严塔尔提督的话一定会有很好的战果的，阁下就待在后方，品味着他们所带来的果实就可以了。”

莱因哈特没有生气，不过，他也没有接受希尔德的建议。因为这个建议的内容连她自己也都自觉到是极为常识性的。

“玛林道夫小姐，我要作战。”

对莱因哈特这一句话，希尔德没有反驳的余地，因为他的语气不像是发自一个渴望权力的野心家，反倒像是一个极欲捉住被遗忘梦想的少年心声。现在，希尔德更确认到一点——对莱因哈特来说：战斗不只是一种手段，而且，她有一种错觉，自己仿佛成了想从少年手中抢走他仅有的小宝箱的严格而无理的女老师。这的确是错觉，从“理”字方面来说，她的说法才是正确

的。身为支配者应该让部下有更多的机会去立下功劳，而不是一味地去抢功劳，可是，要把战争从莱因哈特身上夺走，就好像把一只生龙活虎而且高傲不已的猛禽硬生生变成一只笼中鸟似的，他那从瞳孔中射出来的锐利眼光，从翅膀上散发出来的光彩必定会消失无踪。

莱因哈特的人生是靠着和众多的敌人作战编织而成的，在他最初的十年人生中，唯一的同伴便是长他五岁的姊姊安妮罗杰。而这个唯一而且绝对的同伴，对莱因哈特而言是光之泉源的安妮罗杰，在即将成为老迈权力者的囚虏的半年前，为他找到了第二个真诚的同伴。

和莱因哈特同年，身高超过年龄许多的红发少年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从此以后便常与莱因哈特为伴，为莱因哈特打败敌人。当他们两人奋力打退数倍于他们的恶童，意气昂然地回家时，安妮罗杰虽然没有赞赏他们，却总是会为这两个小勇士冲泡热腾腾的巧克力，装在便宜杯子里的便宜巧克力以其难以言喻的温热感觉温暖了少年们的心，不管多么辛苦，在这一瞬间似乎都有了回报，和当时那种喜悦及满足感比较起来，他所报之于姊姊的只有一点点而已。

莱因哈特的心态并没有迟钝到会认为给予姊姊崇高的地位就会使姊姊高兴，但是，让外人知道姊姊对他有多重要，而能以外在物质表现出来的，除了给予崇高的地位之外，难道还有其他的方法吗？公爵夫人或者大公妃的称号，以及随着称号所获得的庄园，邸宅及年俸金，不管是多么大的赏赐，莱因哈特对姊姊的浓烈感情却不能表达于万一。

然而，莱因哈特为姊姊准备的东西名单上，独独没有“新配偶”这一项。莱因哈特本身所意识到的，或者没有意识到的几个心理要素，使得他不承认有所谓的姊姊的配偶的存在。看在希尔德眼里，她不禁有着无比的恐惧感，只要有那个无人可比的姊姊存在，莱因哈特不就无法像常人一样恋爱了吗？当然，那或许是她杞人忧天，或许只是让莱因哈特爱恋的女性尚未出现而已……。

“照预定计划，明天离开费沙。”

莱因哈特把视线从昂贵的白瓷咖啡杯上移开，然后宣布道。希尔德把那时间极短但确实在其他世界中游移的心拉回了现实世界中。她答了一声“是”，但是也察觉到自己心神的不定。

“玛林道夫小姐，总之一句话，如果我要掌握全宇宙，我会赤手去拿，而不是隔着一层手套的感觉。”

希尔德全身全心地赞同莱因哈特的话，但是心中却微微罩上了一层薄雾，原本厚得让人不知外面时间飞逝的窗帘绽开了一条缝，黎明前的微弱光芒一瞬间照亮了侧脸，或许那只是错觉和幻影缀成的粗略而没有色彩的国画，但是，希尔德觉得莱因哈特的话不仅暗示着他的生存方式，也暗示着他的死亡形态。但是，现在的莱因哈特就像一团燃烧旺盛，永不熄灭的生命之火，发自体内而及于手脚尖端的活力，也不衰竭地持续燃烧着。

Ⅳ

当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离开占领地费沙，重新登上征服之途的当天，毕典菲尔特、法伦海特两提督刚好率领着舰队从帝国到达了费沙。他们预定在五天后尾随莱因哈特之后踏上征途，因此士兵们便在异乡获得了最后的休假日。

让费沙的市民产生令他们难以表现的感慨之情是在他们看到跟在法伦海特、毕典菲尔特之后从帝国军的战舰中出现的人时。这个人叫博尔德克。他曾任自治领主安德鲁安·鲁宾斯基的副官及驻帝国的事务官，至少不是个无能的男人，最近，他因为没有事先报告帝国军侵略的消息以致身价暴跌，但是，他在宇宙港获出发前的罗严克拉姆公爵颁赐“费沙代理总督”之称号，事情发展至此，费沙市民不得不认清他并不是不知道帝国军的侵略行动，而是有意隐瞒事实，也就是说，原被称为“自治领主的心腹”的男人是出卖了费沙的自由及独立以后再自身“代理总督”地位的卖国贼。

“卖国贼卖亲——但是，地位可高了！”

这是费沙市民们恶意的嘲讽，不过，自己突然变成了被卖之身，当然也高兴不到哪里去，然而也有人认为，由费沙人担任费沙的政治首长比由帝国军直接支配要好得多。更积极的人则主张时代自有其变化，既然出现了统一支配全人类社会的大帝国，那么，费沙就应在新的体制下寻求发展的道路，太拘泥于原只是形式上的政治地位是一种很愚蠢的行为。

这些都是很具说服力的见解，但是，人类要处理感情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市民眼中那个坐在“代理总督府”中开始处理行政事务的博尔德克的形象实在没办法单纯化。

更何况，费沙人所信奉的信念之一便是“靠自己的脚站来走路”，所以要他们支持稳稳地坐在帝国军推动着的婴儿车中的博尔德克实在是很困难

的。

“话是这么说，但是……”

于是，市民们在酒馆或家庭中便不时地如此地窃窃私语。

“鲁宾斯基那个‘费沙的黑狐’跑到哪里去了？他是不是在某个地方袖手旁观帝国军的占领行动及博尔德克的一步登天？”

不管是哪个时代，在哪一种政治体制中，权力者总是有着市民所不知道的秘密处所。形式上似乎与躲在屋顶下建造梦幻之城的小孩子一样，但是，出发点却完全不同，权力者主要是对丧失权位感到恐惧，以及一种保身的利己主义使然。

因此，安德鲁安·鲁宾斯基所使用的秘密藏身处不是他一手建造的，而是活用了先人的遗产。这个方法够聪明——或者说够狡猾——位置就在只有极少部份人知道的高级官员们专用的地下掩体的更下一层，由于水的供给、排气、排水，排热等生存不可欠缺的系统，是分散于能源多消费型的公共设施群中，并且与之连动的，所以被探查出来的可能性小之又小。

和不到十名的贴身要员躲在这无名的地下宫殿的自治领主安德鲁安·鲁宾斯基，表面上似乎很安于这种软禁似的安乐生活。掩体内的布局为了消除住在里面人的压抑感而刻意铺设得一如豪奢的王朝宫殿般，而由于同样的理由，天花板也特意挑高，整个空间多出了许多无用的部分。在饮食方面，菜单更是丰富得号称在一年内不会有同样的料理上桌。鲁宾斯基的情人多米妮克·珊·皮耶尔，是掩体内唯一的女性；但是她却常常和自治领主腻在一起，然而，这一对情侣之间的会话平淡无奇，是那些忠实但单纯的近侍们所难以想像的。譬如，某天由鲁宾斯基开头的会话内容就像这样。

“为了逃出费沙而让你费尽各种心思的地球教司祭德古斯比好像找到了教主一样，真是不得了啊！”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也许是个很好的歌手及舞者，要说演技嘛；以前我就说过，你不是块料子。”

鲁宾谢基的语气让人联想起哀叹弟子不肖的工匠，多米妮克把威士忌酒杯放在情人面前时，桌面发出了不小的声音。

“或许吧?! 不过，鲁伯特·凯撒林克，那个你最爱的儿子，在被你杀掉之前还一直相信我是他那一边的哪！”

“他不是一个有敏锐感受性的观众。因为他不是纯粹在观赏演员的演技，

而是藉着从本身抽离出来的幻想投影在演员身上来自我陶醉罢了。”

当多米妮克大胆地说出那个原本想杀死亲生父亲却反而被杀的青年的名字时，杀子的父亲脸上并没有任何反应，甚至手上酒杯中的水面也丝毫没有晃动一下，他的冷静或者假装冷静的态度不由得使多米妮克的神经为之溃散。她放弃了佯装不知情的努力，转过来反击鲁宾斯基。

“我想我得去投保了。一想起我把自己的命运委托在这种人身上，就让人不寒而栗。”

一直相信着她的已故鲁伯特·凯撒林克，指示知道鲁宾斯基和地球教的关系之证人德古斯比逃脱，对这件事，多米妮克一直保持缄默。如果在其他的事情上，她必定会发挥其饶舌的本能。

“老实说吧，我并不喜欢参与杀你儿子的行动。事后想来真不是滋味！”

“打一开始我就不认为你会高高兴兴地参与。”

鲁宾斯基以他那奇妙而欠缺感性的眼睛凝视着普照明设备反射于冰上的光，随即把视线移到情人身上。

“你没有选择鲁伯特而选我，只是纯粹站在利益上打算。而现在已证明了你的盘算是正确的了，所以最好不要说那些放马后炮的话，那无异是用海棉去吸打翻了的牛奶一样。”

“打翻的牛奶在这个时候反而像产奶的牛，自认为天下只有自己是智者，真是俗不可耐！”

“是呀，不好的地方实在太像我了，如果他多学一点抑制自己的霸气的话，就不用这么早死了……”

“教育儿子是父亲的义务吧？”

“一般而言，是的，可是，那并不意着凡事都要模仿父亲，总之，如果没有才能的话，立志当个学者或艺术家都好，我会全力支持的。”

多米妮克露出探询的眼光，然而，她实在是看不出鲁宾斯基到底葫芦里卖什么药。

“结果你还是以自我生存为优先。所以你也应该了解我的立场呀！”

鲁宾斯基以比嘲笑更重的语气回答，然后又朝着还没喝干的杯子中倒入新的威士忌。

“我有意和地球教这个代用品斩断关系。你所做的事，基本上和我的目的是一致的，所以我默认。”

地球教的力量大半来自其秘密性。当其秘密的铠甲被击破，阳光照射进

来时，那存在于阴暗的房子当中达八世纪之久的恶灵也只好走了毁灭一途了。

鲁宾斯基将今后可被利用的人、应该活用的事件，一个个在脑海里串联起来。为了完成复杂的设计图，今后将持续一段潜行的日子，应该是让嫩芽茁长的大好时机。

V

独立商船贝流斯卡号是在一月二四日载着不合法的八〇名乘客离开费沙的，由于莱因哈特的动身，加上费沙民政的重新上轨，民间航路好不容易又获准开启了，贝流斯卡号加入了第一批的航行，不过，开启的航路只有费沙和帝国之间，同盟方面则还处于闭锁状态，当然，他们是瞻瞄了目的地而离开的，不过，如果被帝国军捉到，难免就会沦为俘虏，这是船上的每个人都必须觉悟到的。

出发之前，马利涅斯克为了安全性，所以玩了几个小诡计，他向代理总督府通报说“有企图航行同盟领地的船队”。

“谁也想不到通报者就是主谋呀!”

马利涅斯克对尤里安这样说明，可是尤里安认为实在不需要故意朝蛇窝里丢烟火，打草惊蛇。而身为副官的马逊准尉则劝他把事情全权委托自认为是个中心家的马利涅斯克去办理，因为要抓住人心，就必须尊重对方的实绩和自尊。尤里安一半是为了给马逊面子，遂听了他的建议。有很多事情是自己的能力所不及的，他也没有办法事必躬亲。杨威利不也说过吗——尽了力而还作不好就不要勉强；手不能及之处，不管再怎么担心也够不着，不如就委托给想作的人去做，这才是最明智之举。可是，杨的说法似乎带有很重的辩解意味。

驾驶员卡列·维洛克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就对尤里安颇具好感。倒不如说，他好像在见面之前就决定要对尤里安抱持好感似的。他觉得尤里安要躲过帝国军的监视而潜回同盟领土，所需具备的勇气与他那稚气未敛的脸孔实在连不起来，因此，他在赞赏之余还有些许的感叹，也因为这样，他决定尽自己的一切力量，使这趟逃亡之旅能顺利成功。尤里安虽然觉得他是个值得信赖的男人，但是另一方面，这个男人却也有他近似煽动者的性格，如果集结同盟残存的军事力量及费沙的财力，要打倒帝国军并不是不可能的，具体的组

织化方法便是如此如此——他不对尤里安说明航行的技术，反而正经八百地提出反罗严克拉姆的统一战线之类的提案，面对他这些论调，尤里安只有苦笑，听来似乎同盟的败北与灭亡已成既定之数了，这令尤里安感到意外。他一直确信，只要杨威利健在，应该就不会袖手旁观同盟军深陷败战的深渊，或许杨本身认为这不是确信与否的问题，而是一种信仰。总之，目前对尤里安而言，杨威利和民主主义、自由行星同盟仍然是三位一体的。

在同行的乘客中——几乎都是在偶然的情况下被选出来的——尤里安最关心的便是号称地球教司教的德古斯比，在短短的时间内，从疯狂信仰的清教徒一变而为渎神的浪荡者，其心境的激变，尤里安当然不可能完全理解的，他之所以对这个人关心，第一个理由便是和马利涅斯克事务长一起去访问德古斯比的藏身处而和他面对面时所留下的印象，当时，尤里安只觉得视觉仿佛发了霉似的，这种不佳的感觉令他难忘；第二个理由是地球教所具有的政治背景，但是，这些疑点并不需要在搭船前就获得解决。

于是，尤里安便以独立商船贝流斯卡号的乘客身分离开了费沙，这是帝国军和同盟军在兰提马利欧星域起正面激烈冲突的半个月前的事，又过了半个月之后，尤里安搭上了另一艘船到达了同盟首都海尼森，这件事在几本史书上都有记载。

第四章 双头蛇

I

持续战斗和追击的银河帝国军米达麦亚舰队，从费沙到波列多星域，前进达二八〇〇光年，到了波列多星域时，他们为了等后面跟上来的友军，部署了球形阵，以运送船队为中心，四周配置了战斗用舰艇，防备由各方向来袭的敌人。

波列多是古代斯拉夫神话中的一个有五张脸的军神，而这个星系因为除了有一个值壮年期的恒星之外，还有四个具有巨大质量的气体状行星，所以就被取了这个名字，这是米达麦亚从费沙自治政府航路局的资料中所获得的知识。

包括波列多星域在内，同盟军通讯、补给、战斗的军事据点，和伊谢尔伦方面相较之下虽然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但是数目却也多达六〇处以上，但是，其中有一大半都因首都方面传下来的命令而被放弃了，米达麦亚舰队屏息经过静待台风过境的各星域，这些星域都像被烈火烧过的大草原似的。

可是在同盟军中存在着一个米达麦亚所不知道的小插曲，那是有关于休帕拉星系的通讯基地 JL77 的事，在其他的基地突然被放弃的情况下，JL77 成为机能集约化的据点，他们一直持续收集及传达帝国侵略的情报，士兵们于是处于不可能逃离该基地的状态下。

JL77 的战斗要员只有二〇〇〇名，火力也很贫弱，没有机动力，甚至连一艘战斗用的舰艇也没有，帝国军只要用小指头的指尖轻轻一触，这些人体定就像大象脚底下的蚂蚁一样，绝无活路，即使是统合作战本部对于赋与 JL77 过多的义务责任，同时又复其于逆境当中一事也不是完全没有罪恶感。所以本部全力派遣能力许可范围之内的大规模增援部队，包括五万个战斗要

员，三○○艘增援战斗用舰艇前往支援，但是，基地司令官代理人布里查理上校接到兵力增强的报告之后，并没有大跳欢喜之舞，“多谢本部支援……”他仍然保持着军人该有的礼仪，同时拒绝了增援，除了他本人以外，所有的人大概都会为此而闹翻了天。

“总之，您是说我们势必像玉碎。反正一定会走到这步路，所以不必要那五万个友军陪我们葬身于此……?”

布里查理对着以悲壮的表情询问其中原因的部下摇摇头。

“不是。我是为了让我们活下去才拒绝增援的。目前我们的存在根本不能算是一个战力。帝国军在费沙获得了资料，一定也知道了这件事，如果五万个战斗要员，三○○艘战斗用战舰动作起来，以现在敌我之间这么近的距离，事情一定会为敌人所知悉，那么，原本有意放过我们的敌人，就必须攻击我们了，如果想活命，就不可以轻举妄动。”

布里查理猜对了。米达麦亚认为没有必要刻意去攻击，溃灭连一只战斗用舰艇都没有的JL77基地，他们慢慢地通过了基地前方。当然，米达麦亚并不是单纯地对人有好感，只要JL77基地一有骚动的迹象，他们便会给予致命一击，让整个基地毁于一瞬间。

日后，布里查理对妻子述道。

“老实说，当时我实在没有自信敌人会不会放过我们。可是，如果敌人攻来，不要说二○○○人，就是五○○○人也一样全灭。还好我选择顾活命机会比较大的一方。不过，那种选择我是绝对不会再做第二次的。”

一月三○日，莱因哈特以下的帝国远征军全军的波列多星域集合完毕，一半的陆战要员则留在费沙，毕典菲尔特及法伦海特的舰队参加后续部队，集结于同盟领土内地的兵力达到了战斗用舰艇二万二七○○艘，负责补给，运送，医疗等的支援用舰艇四一九○○艘，将兵一六六○万这个庞大的数字，莱因哈特本身也是第一次指挥统率这么大的兵力投入实战中，在亚姆立札会战中，和超过二○○○万的同盟军对决时，他的兵力也只有敌人的六成而已。

莱因哈特和众提督们聚集在帝国军总旗舰伯伦希尔的舰桥上，米达麦亚站了起来，开始做报告。

“同盟军可能认为这个星域是我军的界限点，我想他们会有迎战或攻击的准备。”

米达麦亚一边把得自费沙的丰富情报展现在多个荧幕上，一边详细说明。占领费沙在战略上的意义之一是没收了许多有关同盟领地的地理情报，而这件事的成功，使得他们可以期待着收成那战争的田地里长出全面胜利的果实。

“从波利多星域到兰提马利欧星域之间，没有人类居住着，为了避免连累到一般市民，同盟军大概会选择这块宇宙区域做为战场。这是下官的推测。”

“疾风之狼”一结束报告，莱因哈特随即以优雅的动作站了起来。

看过他着军装的人可能都不得不将自己的思绪驰骋在数百年前的光阴中。他们或许会想，以前接受帝国军委托的服装设计家，一定是透视到这里的未来会出现一个和黑，银搭配的服饰如此契合的年轻人，所以才设计出这一套衣服的……。

“我也认为你的见解是正确的。同盟军虽然忍耐至今，不过，为了抑住人心的不安，近日，他们不得不发动攻势。我军就回以相对的礼数吧！用双头蛇的阵形……”

意气风发的莱因哈特一宣布完，一股抑遏不住的兴奋骚动，就在众提督之间散布了开去。

所谓双头蛇，就是把自古以来地球上经常使用的大军配置法，应用在宇宙空间中的一种阵法。

在宇宙空间中预定存在着一条巨大的蛇，这条巨蛇在长长躯体的两端各有一个头。如果有人想打倒这条蛇而去袭击一端的头，那么，另一端的头就会反过来咬住敌人。如果中央的躯体部分受到袭击，两端的蛇头就会同时咬住敌人。

利用这种阵仗赢得胜利时，指挥官所表现出来的指挥能力之不凡便是最华丽耀眼而跃起的，其光芒足以灼烧人们的视神经。

然而，要活用这个阵仗，首先就必须要有比敌人多的兵力。面对敌人的攻击既然采行之于被动的立场，那么，不管敌人的所有兵力集中在阵形的哪个部分，该部分都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抵挡住攻击以待友方的支援，如果敌方拥有足以同时攻击友方全部战线的兵力，那么，友方就会在各处被切断，而给与敌方各个击破的好机会。

此外，在兵力的动用上，柔软性及应变性更是不可欠缺的，所以通讯方面和行动方面的机能性就具有重要的意义了。如果通讯网有了破绽，友军一

旦遭到攻击，其他人也只有在远方袖手旁观了。

因此，帝国军的通讯网装了三重反妨碍系统，同时又预测了被破坏时的假想情况，准备了二○○○艘具有短距离跳跃飞行能力的联络用太空梭。目前，帝国军的情况是担任总指挥官的莱因哈特没有指挥能力上的问题，而命令的传达及应对的机动力又已在可能的范围内提升了速度。这方面的相围事宜一旦决定了处理的方式，议题就会转移到如何将帝国全军再配置的方面上了。

“第一阵，也就是蛇的一头应该是由米达麦亚指挥的吧？这是既定的事实。”

提督们是这么想的，可是，接下来他们先是怀疑自己的听觉，接着便是面面相觑。

“您是说由您自己在阵前指挥?”

奈特哈尔·缪拉从座位上半站起来。

“太危险了。同盟军的力量虽然衰弱了，可是就因为这样，他们反而有可能放手一搏。请阁下在后方督战即可。”

“这种战形没有所谓的后方，缪拉。有的只是两个头。”

莱因哈特冷静地指出，缪拉沉默了下来，年轻而貌美的独裁者，他那白皙而柔软的手指头梳理一头金黄的头发。

“米达麦亚，你负责指挥身体的部分，如果同盟军企图将我军分断开来，当然是以身体为第一个目标。你自己要清楚，事实上你等于是打前锋。”

“可是……”

“我来这里是为了打胜仗，米达麦亚，要获胜就得作战，作战时我不想待在安全的地方。”

当其他提督们的作战位置都决定了之后，莱因哈特宣布暂时休会，他在起立敬礼的提督们注目下走了出去。

“他果然是个不折不扣的战士啊!”

米达麦亚再一次深刻地感受到。

“他总是想在战争的胜利当中找出意义来，如果是天生的支配者，应该不会拘泥于收获的方法……”

往自己房间走去的莱因哈特，在走廊的一隅停下了优雅的步伐。一个带有疑虑，但又充满决心的声音从侧面传了过来。以锐利的视线搜寻声音来处的莱因哈特，在墙边看到一个约只有十三、四岁，有着棕色头发的少年兵，

兴奋的脸颊和紧绷着身体线条显现出了其纯真的个性。从他的穿着，莱因哈特知道他是幼年学校的学生。

“找我有事?”

“阁下，请原谅我的无礼。可是，有些话我一定要说，请您务必要打胜仗，而且要统一整个宇宙……”

单纯而热烈的崇拜及憧憬之情，使得少年的发音极具震撼性，他仿佛在这面镜子中看到了过去的自己，莱因哈特冰蓝色的眼珠放出了柔和的光芒，从他那叱咤着巨大的宇宙舰队的口中发出来的声音显得那么温雅。

“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是，艾密尔·冯·齐列。”

“好名字，你是要我打胜仗?”

“是……是的!”

“是吗? 那么，就算我连将来该用你们来打倒的敌人，都不留下来也没关系吗?”

瞬间，词穷的少年不知所措，年轻的独裁者对他露出了笑容，秀丽的笑脸使少年忘了一切事物，包括对死亡的恐惧。

“艾密尔，为了你，我一定会打胜仗的，所以你要活着回去把消息传给家人知道，你要告诉他们，让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在兰提马利欧之战获胜的是你。”

Ⅱ

面对侵略者大规模的兵备，同盟军没有办法像帝国军一样，把统一性及整合性极高的战略表于面上。他们之所以选择兰提马利欧星域为决战场所毋宁是消去法的结果。

“据我们预测，帝国军在波列多星域集结全军再重新编制之后，将以首都海尼森为攻击目标前进。”

JL77基地在帝国军放出的干扰电波所送出的最后情报，是三月一日被放上了统合作战本部及宇宙舰队司令部联合会议的议桌上。焦躁和睡眠不足使深夜集合在本部地下会议场的高级军官们脸色形如死灰。

“如果他们一直前进，应该是经过兰提马利欧、杰姆席德、凯利姆星域，一路朝海尼森而来。”

“帝国军会直接攻来吗？采取迂回路线的可能性呢？”

“现在，帝国军更没有避免直接前进的理由了吧？他们应该会选择最短的距离朝海尼森前来。”

“从杰姆席德开始，我们的星域都是有人住的行星，已经不能说是边境地区的兰提马利欧是阻止敌人的最后极限了。”

“这是时间上的问题。”

他夔所说的时间不是纯粹由军事条件方面来说的。反而大多是政治上的要求使得他们的时间受到限制。

同盟政府会不会只防卫首都海尼森而弃其他星域和住民于不顾？——这个疑虑和恐惧的声音经过看不到的水道由各个星域流入了海尼森。为了将最少的兵力做最大最有效的活用而不得不和远道回来集结于海尼森前面的敌人决战，这个战法是使兵力偏重于海尼森的大义名分。

但是，自从地球上诞生城壁都市以来，人们就存在着一种疑惑——权力者是不是会以大义名分为盾，把应该用来保护民众的众力独占来只防卫自己？这种疑惑如果不断成长，恐惧不断高升的话，在现实的情况中被摄于帝国军的威胁下，边境各星系的行星政府就可能对没有打算防卫领土和住民的同盟政府发出脱离同盟或中立化的宣言，一声悲鸣就会成为使群众心理爆发的引线，最坏的情况，甚至可能造成从费沙回廊的出口到巴拉特星系附近的人口稀薄但土地广大的区域林立着名为中立实为帝国的附属国家的情形，同盟政府必须藉着作战、胜利来维系着他们对同盟的忠诚心，同盟政府当然不想承认这种事态会发生，但是事实上，面对同盟政府能力不足以保障星系安全的指责，政府连一句话都不能反驳。三年前，政府和军部的强硬派勾结，对帝国领土采行无谋的侵略，结果把所有战力的大半埋葬在亚姆立札的愚行，至今仍令他们后悔不已。

结果，由于这种种的情形，统合作战本部迟迟无法订出整合的战略，在战略上被强迫立于不利的立场及兵力的不足，使得他们如同架于恐惧和虚无之间的小桥上，战战兢兢地左往右来，丑态毕露。于是大势就为宇宙舰队司令部所掌管的战术层面所顶替了。

统合作战本部长德森上将因为态度上的表现而暴露了他和政府的部分要员勾结，才成为军部最高负责人一事，表面上虽然不怎么狼狈，但是事情的发展已使得他们完全失去了积极性和自主性，只要国防委员没有下命令，或者部下没有任何进言，他就什么都做不来，他只是在提送上来的文件上做裁

决，处理一些日常的事务，把自己关进偏执的自闭栅栏当中，对逝在眼前的危机理都不理。

就这样，同盟军被置于“一战就不得不胜”的状况下，现在谁也不问“如果输了怎么办”的问题了。

奇妙的是，除了德森之外，在极短的时间和距离内，被赋予“正面决战”目标的同盟军部，整体呈现出活络的气氛。或许是防卫层面的狭小容易让职业军人有踏实的感觉；也或许是除了杨威利之外，这些人在两年之后的今天，有了和帝国军正面作战的机会而刺激了他们本来的好战性。在众人的一片兴奋中，邱吾权发表了意见。

“真希望战斗的时间能晚一点。”

根据他的说法便能猜测到他心中仍然盼望着放弃伊谢尔伦，一方面保护着人民一方面朝着首都海尼森前来的杨威利。邱吾权老早就一直认定杨威利所指挥的兵力是一项贵重的资源。

杨于一月一八日放弃伊谢尔伦，由于搭载了许多平民，脚程的确是快不了，不过，如果在半路上让人民到某个星域去避难，朝着兰提马利欧方面疾行的话，应该可以想些应对办法的。邱吾权这么想，尝试计算无可避免的可能性。

计算的结果，二月一五日那天，杨的舰队可以到达兰提马利欧星域。如果能想办法将开战的时间延到那个时候，同盟军就能有强大化的兵力和帝国军对抗了。

但是帝国军很可能在杨到达之前就杀到巴拉特星系了，更何况帝国军大规模的兵力正从杨舰队的背后不断接近中，所以当杨参加兰提马利欧方面的会战时，重要的巴拉特星系就会落入帝国军别动队的手中，一想到这里，这个计算就不得不搁下来了。

目前甚至已有取代同盟政府趋势的国防委员会在艾兰兹委员长充满精力的——半年前是绝对令人想不到的——指导之下，开始整备宇宙舰队作战时的环境，把海尼森部分的居民送到山岳、森林地带去避难，同时也制定接纳从伊谢尔伦来的难民体制。同时又向各星系发出通告，受帝国军攻击的行星可以发布“无防备宣言”以避免受战火波及。

二月四日，同盟宇宙舰队从首都海尼森所在的巴拉特星系出发。在司令

长官亚历山大·比克古的直接指挥之下，以第一舰队为中心的三万二九〇〇艘战舰，五二〇万六〇〇〇人投入了战场。

再者，这一年已迈入七十三高龄的老提督，在出发之前接到了来自政府的人事命令，晋升为元帅。

“这个命令是叫我不必活着回来了吧？等于是提前颁下死后特进的命令……”

“不，只是自暴自弃吧?”

晋升为上将的总参谋长邱吾权一边冷淡地批评，一边掸去附着在他胸前的面包屑。这个男人从某方面来讲，和杨威利有些微妙的不同点，但是看起来也完全不像个军人，当他在军官学校当教官时，就曾经在穿着便服预先出巡时被轮值的学生带到餐厅的后门去，因为学生误把他当成面包店的人来拿订单，这是个有名的传闻，不过，因为轮值学生的名字没有传开来，所以事情是真是假颇引起人怀疑。不过，跟这种传闻极为搭调的男人，若在承平时代是不可能会有上将阶级的。

越是接近被锁定为决战场的兰提马利欧星域，紧张感越是加速提升，尤其是搜寻敌人，侦察部门的军官和士兵们就因为自觉到自己的责任重大，所以压力大增，通讯员们苍白的脸上挂着冷冷的表情，抚摸胃部或揉揉颈部的动作很明显地增加了。

“看起来好可怜哪!”

比克古的新任副官说道。

这个副官常常被同事和部下当成笑话的来源，不过，不能把责任都推到他身上。不论在容貌上或言行举止上，他都是个很正常的男人，也具有完全速度的工作能力。责任完全在于他那久远以前的祖先身上。他从祖先那儿继承了一小块土地和一个的奇妙姓氏。他姓“史路兹卡利达”。

只要他一报上姓名，听的人一定会在口中反覆着这个有着异样声响的姓，然后兴致勃勃地反问该怎么拼法。此外，若是先被告之以拼法“SOULZZCUARITTER”的人，总是会蹙着眉头再念一下，然后问如何发音。再加上他自己本身的名字“施恩”，情况就更奇妙了。当他中学毕业时，第一名的荣誉也反而对他造成了伤害。当“毕业生总代表——施恩·史路兹卡利达”的话声未落之前，神圣的毕业典礼会场便爆起了一阵笑声，连站在规劝众立场的校长也把义务和良知暂时丢进口袋中笑滚在地上。

在军官学校就读时，最令他担心的是成为新生总代表再蒙上一次羞辱，然而，事实证明他是杞人忧天，他和其他许多新生一样，只是远远地望着一个叫霍克的新生总代表的背影。从此，他就开始了同盟军人的生涯，可是就像他诅咒祖先们一样，他本身也被后世的战史家们所诅咒。因为，不管是多么偷懒的战史家，谁都不可能无视于"兰提马利欧星域会战"中，同盟军总司令官的副官姓名……。

年轻的史路兹卡利达少校之所以在舰队出发的首一天被任命为比克古元帅的副官，是因为原先的副官法菲尔少将因心脏病发作而意识不清，被送到军医院的原故，在军务方面经常有辅佐法菲尔经验的奇怪姓名的青年军官，便毫不客气同时又不得已地挑起了应变的处理责任，结果就被安排到老提督的身边了，同盟军继总参谋长之后，又在没有内部竞争的情况下替换了部队的中枢要员。

老提督很干脆地解决了奇怪而且复杂的副官的姓名之难题，他从十五个字所拼成的姓中，提出最开头的四个字来称呼他。于是，通称"史路少校"于是诞生，喜出望外的他，后来便以这个通称做为正式的姓，虽然原来的姓是承自先祖的，但是这个姓却往往成为"你的父亲候补人有三个，哪一个才是真的，实在搞不清楚，所以只好把三个人的姓全部撮合起来"之类的恶言笑话的根源，这件事很让他受不了，可是在这场战役期间，他仍然是施恩·史路兹卡利达上校。

这时，副官形色匆匆地跑来向老提督报告，时间是二月七日十二时四〇分，所有的将官，士兵们吃完了早餐之后。比克古和邱吾权总参谋长，旗舰利欧格兰特的舰长艾默森中校一起在高级军官餐厅吃饭。总参谋长的吃法极为拙劣，而且又极不注意礼节，所以餐中比别人的肮脏一〇倍。以前，杨威利曾在宴席上偷偷地对尤里安·敏兹说："我比他好多了吧?"结果尤里安责备他："请不要满足太低的水准。"

根据前锋侦察艇传来的急报，有关帝国军位置情报开始进来之后，时时刻刻都有新情报涌到。设置于舰桥的大小二个荧幕全面开动，提供司令部战术一应所需的资料。

"帝国军的阵形不就是所谓的双头蛇吗？如果是这样，下官以为，我们谋取中央突破不就是敌人所希望的吗？那危险性太大了。"

比克古深深地点点头，同意年轻副官的意见。

"或许，不，应该是毫无疑问地如你所想的。可是已经没有其他可采

之战术了，我们只有反用敌人的阵形，突破中央，予以各个击破。”

老提督一面说着，一面对敌我双方战力差别之大叹息不已，报告通知，帝国军的数量最少也有一〇万艘。

“您说得对，不管怎样，罗严克拉姆公爵果然名不虚传。他经常制敌机先，先迫我们于战略上不得不战的地位，然后才来实战……”

“所以杨威利才给他很高的评价呀！你知道吗？史路少校，我曾听杨威利说过——如果他出生在帝国，也会欢欢喜喜地投到他旗下去。”

“这种说法不是太具危险性了吗？”

“我也有同感哪！像我这么老朽、昏庸、又没什么才能的人，对方也不见得会用我。”

老提督的话颇为惊人，年轻副官满脸的困惑在一瞬间转换为愉悦的表情。

二月八日十三时，帝国军和同盟军的距离接近到只有五·九光秒。如果从天顶方向俯瞰的话，应该可以看到同盟军直向排成一列的头扩展向天际，内侧稍为弯曲的帝国军，其中央部分挺进的光点显示，令人不禁想到一支箭正射向巨大蛇体的情况。

但是，越是与对方接近，比克古越是怀疑该不该固执于最初所预定的中央突破战术。帝国军的胴体部有着极雄厚的兵力层，如果中央突破的战术在短时间内不能成功的话，被敌人的左右两翼包围的危险性就太大了。倒不如制敌机先，先行围剿左右两翼的任何一个较易于各个击破。

比克古是在一三时四〇分时这样重新评估的，而两军接近到五·一光秒开始炮战则是在此五分钟之后。

Ⅲ

战端开始之后三〇分钟，战斗形态始终以炮战为主，交错冲突的能源，光束及火箭所织成的光网在寂静当中展开恶魔似的造形之美。

最先有动作的是帝国军胴体部分的米达麦亚舰队。所有舰队同时前进的命令在超光速通讯中飞窜，于是，舰队开始一边射击一边前进。由于这个攻击不以正面的胜利为目的，只是为了示威及试探敌人的反应，所以米达麦亚故意选择了平凡的前进法，然而，大军形成了无数的光点，不断接近的态势就好像有种无形的强力压迫感紧紧抱住了同盟军最前线的指挥官们的咽喉。

老练的比克古下命待机行动，可是有一部分的指挥官们耐不住性子了。他们瞄准了接近中的帝国军，几乎在没有锁定目标的情况下就一齐发射，歇斯底里的气氛立刻感染给周围的同伴，于是便引发了一阵狂乱的乱射。

可是，在半狂乱的同盟军，在无秩序但高密度的发射能源，光束及火箭之下，帝国军的集团发生了龟裂的现象。对两军而言，这都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无秩序的炮击过度集中的部分因负荷过重而破裂了，于是，同盟军的先头部队将理智判断置于一边，意气用事似地争先前进，对着产生龟裂的部分又予以重击，扩大了破洞。帝国军开始后退，阵脚开始动摇。

米达麦亚凝视着旗舰的荧幕低声地咋着舌，一边用军靴的后跟敲打着磨光的舰桥的地板，一边回头对副官阿姆谢道尔夫说道。

“到底席位是为同盟还是为我们而设的？我真想自地狱问问?”

透过旗舰伯伦希尔的荧幕，莱因哈特仍然动也不动静观战况，然而，次席副官流肯中尉以率直的感叹声打破了沉默。

“真让人吃惊。米达麦亚提督被通讯了。在实践层次中其是勇者的他，拥有比敌人多的兵力哩!”

“同盟军的行为不是勇猛而是狂躁。”

莱因哈特冷然地订正了副官的见解。

“米达麦亚是个斗牛士，表面上看来像是被猛牛所过，事实上，他是在储存力道，等待胜利时机的到来。不过……”

莱因哈特轻回优美地歪着头，带着苦笑喃喃自语。

“或许，他是真的被对方的攻击所慑。我们也该有所行动了……”

莱因哈特的观察都没有错。米达麦亚虽然采取了将敌人狂躁的威力扩散开来的战法，但是他也被敌人超越限度的猛烈攻势所愣住了。

猛虎畏缩于敌军没什么经验又没有判断能力的猎犬不要命似地狂咬，而此时的米达麦亚就处于这个状态，不管在指挥官的能力或士兵的质与量上，帝国军都远在同盟军之上，但是脱出常轨的情势却往往使得计划及计算无力化，使得本来的胜败位置倒反过来，这种例子在战史上也不少。

的确，同盟军的攻势凶猛得超乎常轨。战舰将炮门全开，朝着四方射着光箭，以高速在无人的虚空中来回穿梭。有的战舰自己关掉了回避冲撞的系统，用舰首将敌方的驱逐舰一切为二；有的巡航舰则将主炮对着眼前的敌人齐射，结果自己也被爆炸形成的爆发光卷了进去。疯狂的攻击突破了理性的防御，破坏和杀戮的宴席如火如荼地摆开了。比克古想要阻止他

们，使用了所有的传讯系统，最后好不容易掌握了主要战舰的通讯回路。

"停止前进！后退之后再重新编队，你们杀够了吧?!"

被司令官这么严厉地一顿臭骂，醉心于流血的同盟军终于恢复了冷静，停止了横行，重新建立起紊乱的舰列，试着撤退战线。

但是，帝国军可不许同盟军趁机脱逃。拜耶尔蓝、皮罗、托尔先等米达麦亚麾下的勇将们，腹中翻腾着彼此的熔岩，不约而同地一起开始反击。就在同时，帝国军超过十五万艘战舰所形成的巨蛇扬起了两侧的蛇头，朝着同盟军袭杀而来。兵力有同盟军五倍多的帝国军，震撼了无声的宇宙空间，化身成一只从午睡中醒来的肉食性恐龙。

情况急转直下，同盟军从杀戮的加害者一转而为被害者。前方有米达麦亚军的炮所形成的闪光暴风，左方则有莱因哈特直属部队闪着数十万条的火舌，右手则有缪拉、法伦海特、瓦列等人不断放射出来的能量枪。

仿佛要将视线烧毁殆尽的爆炸光芒产生了连锁反应，成为攻击目标的同盟军活生生地被火葬了，即使舰体的外壁耐得住冲击和热，里面的人却耐不住高温，人们倒在墙角及地板上，在舰内急速上升的高温中被迫与死亡拥抱。

立即身亡的人倒还算是幸福些。那些受了致命伤却还残留着几分种生命的人，在死亡之神打开慈悲之门前，全身因内脏被煮沸的痛苦而痉挛不已，在自已吐出的血泥中痛苦地翻滚，不久之后，血化成了白烟蒸发掉，灼热地板上的生者及死者的肉体被烤焦了，纯白的光将所有的惨状漂成了白色，舰体四射开来成为一团火球。堪以惊人来形容的物质，生命及能源的浪费不断地在广大的战场上扩散开来。

这一天，从一六时到一九时，两军的战斗极尽猛烈之能事，由八四〇艘战舰所组成的同盟军连德涅分舰队在短短的三个小时之内被击灭一三〇艘，瓦列的舰队用其伸展在宇宙空座中的翼一端狠狠地重舰了连德涅分舰队一下。

瓦列再度前进，绕到同盟军的左侧面，一边不断地发射炮火，杀入同盟军的舰列中，试着 去斩断同盟军的舰列，他的盘算因摩顿提督的猛烈反击而告失败，但是瓦列仍然紧紧地跟在同盟军的左侧，不断予以绵密的攻击，使同盟军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此外，法伦海特在瓦列舰队的外侧迂回绕行，想大胆地绕到同盟背后去，但是却因此造成和兰提马利欧星太过接近的结果；恒星所发出来的磁气

及热力使得机器须动弹不得，法伦海特只好放弃这个打算。同盟军在比克古沉着的指挥下，从暂时的苦境中脱逃出来，维持住了战线。

"要打胜战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老人实在太顽固了。梅尔卡兹也一样。"

莱因哈特喃喃自语后，叫来了首席副官修特莱，让他传令下去，既然战况呈现胶着状态，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流血，让所有军队都撤退，给将官士兵们休息，吃饭的时间。

自从开战以来，士兵们都只是配着离子饮料吞下钙和各种维他命配制而成的高热量饼干。如果说以食欲的有无来决定新兵和老兵的差别，那也无可厚非。老兵当中甚至有人还有多余的心力去指责饮食不佳，但是初上阵的年轻人们，则因为极度的疲劳，光是放固体食物进口中就会有呕吐感，所以口中含离子饮料就已经很够了。尽管如此，好歹他们也都活到现在了，有很多的新兵已经永远失去成为老兵的机会了。

二月九日，兵力产生了压倒性的差异，帝国军推进了所有的战线，排除了同盟军的抵抗，缩小了半包围的圈了，帝国军的舰列受到袭击所产生的破洞在一瞬间就可以补好，但是同盟军所露出的破绽却永远合不拢了。

被逼得节节败退的同盟军放弃了攻击的战术，改换成完完全全的被动及防御的战术，从天而降的能源之剑撕扯着同盟军，流出的不是血，是能源；飞散的不是肉，而是装甲板，然而，同盟军仍然继续坚持作战，从被破坏而漂流在宇宙中的战舰背后又有其他的舰发射了炮火，尤其让帝国军咋舌的是，同盟军单座式战斗艇思巴达尼恩将帝国军的魁艇引诱至己方炮火网中的作战手法。当帝国军追逐着看似狼狈不已的敌人时，同盟军就从后方或下方在对方舰艇的机关部附近予以致命的一击。

整体而言，帝国军的优势是没有什么改变，而且，每一瞬间都更接近于确立的情况，但是同盟军尚未失去指挥系统的统一及行动秩序，若要全面击溃对方，就必须再予以重力的一击，一旦老练如用兵家比克古决定贯彻"不打败仗"的宗旨，米达麦亚等人可能也束手无策了。

"……难道非得使用不可吗?"

交抱着手臂凝视着荧幕的莱因哈特终于叫来了通讯士兵，以他那冰蓝色的眼睛命令道。

"联络毕典菲尔特！该你了！把敌军司令官的军用扁帽挂在黑色枪骑兵

的枪尖上，送到我这里来……”

Ⅳ

号称具有无与伦比的破坏力的黑色枪骑兵舰队最后终于在二月九日二时接获最高司令官的命令开始行动。毕典菲尔特上将前几天一直没有接获出击命令，只得旁观战友们的作战，现在他吹了一声欢欣的口哨，站在通讯荧幕前高高地举起了手，用力的挥下来。

“黑色枪骑兵出动了！”

听到拜耶尔蓝中将的报告，米达麦亚用一只手潇洒地拢起那一头蜂蜜色的头发。

“也就是说，最后的局面已经接近了吧?！毕典菲尔特那家伙一定满口胡扯最好的歌手总在最后出场之类的话！”

“我们的舰队该怎么做?”

“转为全面攻击。可不能让黑色枪骑兵独占了猎物最上等的肉。”

“下官也是这么想。”

露出笑容的拜耶尔蓝向舰队传达了司令官的命令，他激励大家不要输给黑色枪骑兵。

接到毕典菲尔特出动的报告，缪拉、瓦列、法伦海特等人的舰队都雀跃不已，他们都深深感受到帝国“胜利在望了”。

毕典菲尔特军的前进目标在被大量浪费，解放的能源大河当中。太阳风的一定流动及行星的运行力量微妙地作用着，当他们经过战场时，就引起了一股能源河。静寂而又汹涌翻腾的能源波涛飘浮着丧失航行能力的舰艇的残骸以及化为无机物的人类肉体群，一边朝着太阳引力所能到达的遥远而黑暗的尽头流去，或许经过一段超过人类寿命的时间周期，这些残骸及尸体又会回到这里来。

毕典菲尔特原以迂回通过这条危险的大河，不过，素有猛将之称的他却命令所有舰队直直前进。

被漆成黑色的舰队群遂冲进了凶猛的能源流当中。流速比预测中的还快，使得原本计划秩序井然、直向前进的毕典菲尔特的意图受到阻挠。舰列开始杂乱、漂流——航向常常被改为从他们看来为九点的方向。

“计算一下！计算帝国军的进击速度及能源流的速度。他们被流走了，

计算一下，应该就可以推算出跳到这边来的宇宙点了。”

同盟军的邱吾权总参谋长对旗舰的通讯员下了指令。为了寻求起死回生的数值，通讯员和电脑交换着沉默的质疑，不久便有了解答。总参谋长又下了指令，命令同盟军对着毕典菲尔特军的“渡河”宇宙点集中炮击。

二时二〇分，同盟军炮门齐开。

好不容易才越过能源急流跳到“对岸”的“黑色枪骑兵”舰艇群，这次又陷入了从正面杀至的光束及飞弹的豪雨中。连续产生了核融合爆发，从中折为两半的战舰被卷进了才刚刚攀爬而出的能源之河中，往下游流去了。

然而，“黑色枪骑兵”的将官们不是不抵抗的非暴力主义者。耐住对方猛攻的他们，一挺起自己的能源之剑，便朝着同盟军砍杀过去，引起了一阵猛烈的斩击行动，光束典光东冲突，注目的光彩漩涡汹起又碎落。磁力炮所击出的超硬钢弹贯穿了复合装甲，乱的光子弹乱打着舰体。以急角度袭来的能源，光束直接击中氢气动力炉，炸飞了炮塔，热风和放射线形成的旋风把机员投自死亡的深渊。

以“黑色枪骑兵”为首的帝国军不客气地对着已经精疲力尽，溃不成军的同盟军集杀过来，攻击猛烈，如同刈草般容易。核融合爆炸的闪光最初看来像是火球群，然而，立刻又重叠在一起，形成一道白亮，灿烂的巨大墙壁，而同盟军的舰艇则在壁中爆炸四散，火焰冲天，或者满载着机员，或者把机员抛向宇宙中，然后沉入光芒的漩涡当中，残光则因后续的爆炸光芒而消失得无影无踪。

“损害严重！航舰不能航行了！”

“人力，物力损失显著，战线无以维持，请求撤军！”

“请求支援！紧急！请求支援！”

惨加声占领了同盟军的通讯网路。逆境已经不可能挽回了。不久，连惨叫声也越来越少，不禁令人怀疑是不是已全数身亡殆尽了！

“情况已到这种地步了，该说是一将功未成而万骨枯吧……”

亚历山大·比克古元帅没有感慨万千的样子，只是凝视着荧幕。他们指挥的舰队、他所统率的将兵都在他的眼前成为被破坏及杀戮的对象，而还原成原子，每一次绽放一朵光芒之花，就产生大量的死者、孤儿及未亡人。他的手边却没有可以救援他们的一兵一舰。总旗舰利欧格兰特的周围只有三〇艘左右的巡航舰及驱逐舰苍白着脸色并列在那里，战舰及宇宙母舰已经全部投入战斗中了。

“给我一点时间。”

老提督若无其事地对身旁的人说完便离开了舰桥处，当他一头钻进房间，从书桌抽屉拿出光束枪及笔记用具时，原本应该已经上了电子锁的门却打开了，总参谋长出现在眼前。

“不能自杀！司令官！梅尔卡兹提督不也在败战之后存活下来吗?”

看着邱吾权手中所拿着开锁装置用的小盒子，老提督慢慢地摇了摇头，他的这个动作中有着经年累月所蓄积下来的疲累阴影。

“既然宇宙舰队都消失了，光是司令官活着也没有用。你不认为吗?”

“宇宙舰队还没有消失，杨威利舰队还健在呢！只要还有一艘舰艇在，司令长官就有活下去负起责任的必要。”

关起小盒子的邱吾权以锐气尽消的表情说服司令官。

“你是说，面对此次的战败，除了以死谢罪之外，还有负起责任一途?”

老提督的视线固定在桌上的光束枪上。既然不能有奇迹的出现，吃了数量有己方五倍之多的敌人的败仗，那么，目前所能做的事情就只有一件了——年老的躯体透出了这样的讯息。然而，总参谋长却无视于老人无言的宣告。

“自杀只对己方尽了责任。我所要说的是，你应该对敌人，没错，对敌人也要负起责任。”

这些话很明显地出了比克古的意料之外，老提督的视线这才离开了书桌，投向无礼的闯入者。

“现在我要说的话是极不人道的主张，如果你不想听，就请拿起那把枪对我射击。”

邱吾权以这段话做为开场白之后，便开始说明，如果自由行星同盟果真就在这片血、火之中瓦解的话，那就不用说了，但是，或许不致于走到这个地步。同盟的国家组织本身或许会被允许残存下去。以杨威利所具备的战力及智慧维持住休战或讲和的形式时，帝国军的条件之一一定是要求裁决战争罪人。到时候，如果军部的最高干部或者战死或者自杀而不在人世的话，底下的人多必取代其位，以牺牲者的身份站上被告席……。

听到这里，老提督的两眼浮现了理解的眼神，甚至可以说，他那衰老的脸上洋溢着一片愉悦的表情。

“我明白了。为了堵住敌人的枪口，我一定得留下这具老朽的躯体。”

总参谋长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

“阁下和我，以及德森元帅，我们三个来自制服组的人必须做为军事审

判的被告。这样才能减少牺牲一些无辜的人。为了同盟的将来，必须要跟杨威利他们活下去。”

……当他们就战败后的责任和行动进行磋商时，战斗似乎也将朝终点走向最后的阶段了。

可是，这个时候，正采无秩序地全面猛攻的帝国军背后却不断发生细节，但是异常的事态。

V

最先发现到的是隶属缪拉的巡航舰欧巴豪简的通讯员们，这艘战舰在激战中有半数以上的炮塔损坏，舰长受了重伤而意识不清，因此，舰艇便在副舰长的指挥下撤离最前线，来到他们认为安全的地点，和工作船联络，进行舰体的修复作业，然而，就在此时他们确认到，仍然在战斗中的宇宙区域的反方向有大量的舰艇在移动。

“是哪一边的舰队?”

如果要责备副舰长警觉性不够的话，那就未免太苛刻了；因为对帝国军而言，胜利几乎已接近完成式了，可是，当他们发射出形式上的盘问通讯波之后，回答的却是数十道的能源箭。由于距离遥远，而且也欠缺准头，所以并没有造成实质上的损坏，不过，已足以造成该巡航舰的恐慌了，恐慌的尖叫声透过通讯波在帝国军之间炸裂了开来。这么一来，状况改变了。

“同盟军的支援兵力?!”

这个冲击鞭打着帝国军的神经，难道同盟军的战力比预期中的还充足，一军从正面和帝国军作战，另一军则绕远路阻断帝国军的退路?

豪壮、大胆不落人后的帝国军领袖们也因这个猜测顿时起了鸡皮疙瘩。他们已远远深入敌军领地达二八〇〇光年了。征服和胜利的昂扬感早已让士兵们如白蚁般的思乡感情沉睡在精神的支柱中。一旦这些白蚁复苏——成功建造起来的胜利城堡将无可避免地面临崩溃的命运。

“停止追击！重新编列阵形，迎战背后的敌人！”

紧急命令透过所有能用的传讯工具，奔窜在帝国军的指挥系统中。但是，要拉下胜利的布幕就如同要降低败走时的速度一样难。帝国军的舰列紊乱了，知道了这个情形的同盟军，获得了边逃边反击的绝佳机会，将炮门全开，朝着改变方向、混乱不堪的帝国军发射所有的能源、光束及火箭。

"往费沙的路被阻绝了！我们回不了帝国了！"

莱因哈特的叱喝压住了士兵们这种恐惧的尖叫声。

"有什么好怕的！到这个时候，就算同盟军有了增援部队，我们照样各个击破！不要惊惶失措，自乱阵脚！维持住秩序后进！"

莱因哈特的声音中融合着冷静和锐气。

"万一往费沙方面的路被阻绝了，我们就直接攻往巴拉特星系，只不过是提早同盟的死期罢了。然后，我们再经过伊谢尔伦回廊，凯旋回帝国去，这样不就成了?!"

莱因哈特说完，他那毅然的声音仿佛瞬间吹散了恐慌的烟雾。士兵们仰望着他们的太阳，那从不失败的征服者华丽的身影，很快地恢复了信心，只要有一头金发犹如雄狮鬃毛的年轻人在，他们应该就不会输的。

"让您见笑，下官真是无颜以对，在胜利的时刻还陷入如此混乱的情况，可能是太习于胜利，以致于应付逆境的能力就消退了……"

收拾了混乱的局面，出现在通讯荧幕上的米达麦亚惊恐地道歉，莱因哈特无意责备。

"不怪你，敌人还有余裕使这种小诡计也真出乎我意料之外，或许这只是佯攻，不过，一切小心为上。"

"……是。不过，这也是杨威利的所作所为吗?"

莱因哈特轻轻地歪歪他秀丽的嘴唇，连这种动作都突显了他的优美。

"能够这么有效地要这种小诡计的，除了那个骗子之外没有其他人了。"

"是的。不管怎么说，下官先管理好士兵秩序再说。"

另一方面，被莱因哈特及罗严塔尔称为"骗子"的黑发司令官，从旗舰休伯利安的舰桥上凝视着化为巨大残留能源海的战场。

依目前的状况来看，就算真正和帝国军作战也没什么胜算。以他个人而言，向没有任何胜算的挑战是一项有趣的事。但是，率领部下的指挥官做这种事却是最恶劣的行为。杨的目的是藉着大规模的佯攻使帝国军混乱，阻止同盟军继续演灭。关于这一点，莱因哈特是正确地洞悉了杨的意图。

从伊谢尔伦出发，不断赶路又赶路，中途和卡介伦所指挥的市民运送船团分手之后的杨舰队，一点也没浪费到巴拉特星系停留重新接受命令的时间，以超乎莱因哈特预料之外的速度到达了此地。

"尽管如此，还是慢了半天。所谓老糊涂，大概就是指这种情形吧。"

杨陷入自我厌恶的浅池中。他并不是没有预测到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

特会从费沙回廊来攻的可能性，但是，等他制定了对策时，还是晚了一步。

要给予长驱侵入而来的帝国军打击就只有让帝国军相信同盟军有强力的秘密部队，而这些部队又断绝了帝国军往费沙方面的通路，使其官兵的心理产生动摇并诱使其分散兵力，对方既是个战争的天才，一定会发现事情的真相，不过，就算只是争取到一点点的时间也不无小补。为什么不事先将此事告知比克古司令官及邱吾权总参谋长呢？因为，如果事先让他们知道了，杨在心理上就会存着或许他们有其他的作战方法而怠惰了他应该做的事……。

突然，杨歪着头，喃喃地说着“好险！好险！”他惊觉到在自我厌恶的浅池底里开了一个很深的洞穴，他深信自己这么做就可以改变事态，不就是自信过度的表现吗？这一次就真正证明了这一点。最恶劣的情况也可能出现在比克古被完全消灭之后，他自己才蛮不在乎地现身，成为帝国军各个击破的标的而丑态毕露，除此之外，在挽救同盟军于溃灭边缘，帝国军后退之路，他还必须快速调回大军回巴拉特星系，以防止罗严塔尔军杀到毫无防备的首都去。

“全体舰队，立刻改变航向直指首都！”

杨知道士兵们太过劳累，可是他仍然下了命令，他自已也不能因为让莱因哈特受了一次小小的惊吓就得意忘形。

不久之后，遭敌方狠狠打击的同盟军残存部队集结在杨舰队的周围，通讯毫无迟延地在彼此之间流窜，杨立刻询问比克古提督的安危，通讯荧幕上出现了白发老人之后，杨这才放下心头一颗巨石。

“我苟延残喘的活下来了。让我的部下惨死，真是没出息。”

“您不要这样说，您必须活着指挥我们作战报仇哪！”

于是，杨把最后卫交给费雪提督负责，自己则朝着首都海尼森急急而去。而当费雪一边为迎击同盟军的转进追击，采行迎击阵形，一边开始往后退时，却发现一艘帝国军驱逐舰正在接近中。费雷舰队大为紧张，发出了“停战！否则我方将攻击”的信号，然而，对方的反应却出乎他们意料之外。

“请不要攻击，我们不是帝国军。”

一滚非常年轻的男孩声音利用通讯这样宣告。

“我是自由行星同盟驻费沙武官尤里安·敏兹少尉。这艘舰是从帝国军那儿夺来的，搭乘者都是反对帝国的，我们请求前往同盟首都海尼森。”

通讯军官们半信半疑数秒钟之后，急忙将事情报告给费雪提督知道。

“真令人惊讶。是尤里安·敏兹？他还平安着。”

费雪发出了感叹的声音，但是在迎接那艘驱逐舰时，他仍然有着老练指挥官的慎重。他考虑到诡计的可能性，或许尤里安是在无法自主的情况下，被强迫与敌人合作。在费雪舰队把门准星锁定驱逐舰时，完全武装登上该驱逐舰的皮亚兹上尉及六〇名部下确认了真的是尤里安发出的通讯，这个好消息遂以超光速通讯飞向首都。

当奥利比·波布兰知悉此事时，喃喃说道：

"夺取敌人的驱逐舰？想不到这家伙的手脚可真快哪！"

"看来似乎有天敌在哪！"

以冷漠的目光看着萤光幕上已恢复秩序的帝国军，莱因哈特自言自语。超乎单纯的怒气之外的感受浮上他白皙的脸庞。

莱因哈特不得不回想起以前的事。以前在亚斯提星域被两倍于己方的敌人所包围而仍击败对方之时，还有，在亚姆立札星域击溃二千万同盟军时，都是这个杨威利在他获得完全胜利之前插上一脚的，亚姆立札会战之后，莱因哈特在众人之前斥责毕典菲尔特提督。因为他错过了攻击的绝佳时机，竟指名挑战杨，造成了失败的直接原因，莱因哈特原本想再给予更严厉的惩罚，但是已故的挚友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平息了他的怒气。吉尔菲艾斯直言不讳地告诉莱因哈特，其实他的怒气是对自己而发的，毕典菲尔特只不过是受到牵连而已，吉尔菲艾斯要求莱因哈特自我反省。

"吉尔菲艾斯，如果你还在，就不会容许杨威利如此横行……"

莱因哈特对死去的友人如此说道。年轻而貌美的征服者告诉自己，如果故友还在，他在人才的调度上就不会如此捉襟见肘了。然而，这个声音只吹拂过莱因哈特空虚的心头，对他的精神上并没有任何帮助。当时吉尔菲艾斯的思念一日淡于一日时，莱因哈特知道他已失去了，已过去的岁月中最清晰、温暖的日子了。这种恐惧感凌驾于所有的理性之上。

脱离战场的帝国军移动了二·四光年，转往甘达尔巴恒星系，开始了降落第二行星乌尔巴希的作战。这个行星上有着一〇万人左右的人，以及未开发的土地及丰富的水资源。以前，行星开发的企业取得，广大的土地，试着做独占性的开发，但是失败——从此就被长期独搁置下来，莱因哈特却计划在这个地方建立半永久性的军事据点。将来同盟的领土都落入莱因哈特掌中时，这个无名的行星将做为镇压武力叛敌及敉平海盗的根据地，应该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据点。

第五章 黎明前的黑暗

I

宇宙历七九九年二月的每一天，留在自由行星同盟首都海尼森的记录非常的多。人们的记忆呈现一片混乱，而人们所产生出来的资料也明显地欠缺整合性。

“不愿正视眼前的困境，一味逃避现实的市民充塞在闹街上，急性酒精中毒的患者及打架闹事受伤的人大量增加，整个街道上笼罩在一片歇斯底里的气包中。”

“连平常最喧闹的闹街，在这几天也像横倒在水边即将死亡的巨大老象一般安静。市民在沉默当中静听着飘荡过来的幻灭笛声。”

“绝望使市民窒息了。空气如凝固般沉重。”

“政治及军事上的逆境未必对市民的日常生活造成影响，音乐及嬉闹不仅随住了死亡的阴影，甚至异常地活性化了。”

……结果，地域差及个人差也相对地扩大了，事情悬在半空中没有解决，加速了混乱及欠缺整合的程度。

市民们啜饮乐观的美酒中掺了太多阴险的材料，因为具最大战力的宇宙舰队在侵略者之前吃了大败仗，首都海尼森已在敌人垂手可得之处，而其他的星系就等于毫无防备地置身于敌障当中。

不过，在悲观的谷底流着自我怜悯眼泪的市民心中，射道了一道光芒。“奇迹的杨”和他的舰队还健在，这件事给了市民们足以与五个舰队匹敌的信赖感。再加上杨的养子尤里安·敏兹夺取了帝国军的驱逐舰从费沙回来的消息，更鼓动了市民单纯、真诚而不需负责任的英雄崇拜情感。

“真不愧是杨元帅的养子。不知道他是用了什么奇招，真是一个前途不

可限量的人材。”

杨踏上海尼森的土地两小时后，接到了晋升为元帅的人事命令。就因为杨对放弃伊谢尔伦要塞一事也并非完全没有疙瘩，所以这件事着实令他感到意外，不过，他和邱吾权总参谋长有着同样的感想——那些人似乎在自暴自弃之余，活用了玩弄人事权力的最后机会。

这或许是杨的偏见，不过，不管怎么说，他以三十二岁的年龄成了同盟军史上最年轻的元帅，过去的记录有三十六岁的布鲁谢·阿休比提督，不过，那也是在他战死后才颁赠的，所以杨在人事记录上又更新了一页，但是他心中并无天真地欢喜之情。

“我也不是清高到无欲的境界，所以我接受了，不过，我希望比克古提督能和我分享这份荣誉。”

接受元帅任命的杨坐上国防委员会调派来的地上车，往委员会大厦前去。不到半年间，当他搭乘委员会公用车时，因为身为审查会的被告，所以受到的待遇形同半个囚犯，而这一次，他却贵为上宾，同行的有两人，华尔特·冯·先寇布“中将”和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少校”，包括负责留守在外的亚列克斯·卡介伦“中将”在内，国防委员会似乎有意一口气解决人事晋升远落于杨舰队实际武功之后的问题。

进入国防委员会大厦的三人，一边承接来自人们期待的视线，一边被引入委员长室。原先他们都已听说了，不过，对于艾兰兹委员长的变化——面对巨大的危机，身心呈现活性化的新姿态——他们不得不感动，但是不知为何，他们都有一种嘲讽的恐惧感——这种情况能持续到什么时候？三人就座后，艾兰兹以安定人们精神的视线凝视着杨。

“提督，我爱我们的祖国——真正的我。”

杨也了解这件事，但是他并不会因此而无条件地尊敬他。他的表情很明显地可以看出肌肉微妙的抽动，先寇布微微表现出笑意。

杨从不认为爱国心对人类的精神及人类的历史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同盟人有同盟人的爱国心，帝国人有帝国人的爱国心——结果，爱国心常常使人们以挥舞的旗帜不同为理由，使杀戮正常化，有时候是一种强制性的心情，通常是不能和理性共存的。尤其是当权力者将其当成个人的武器来使用时，其毒害之深实在超乎人们所能想，艾兰兹如果再像特留尼西特的儿子一样大谈爱国心的话，杨是连一秒钟都待不下去了。

“元帅，你也爱这个国家吧？那么，我们应该可以进一步地彼此协调

了。”

这是杨最厌恶的论调，不过，为了预防事态纠缠太多，他也只好温和地点点头。至少以前只不过是个贫弱政客的艾兰兹，既然好不容易让自己的爱国公仆意识觉醒了，他也就没有必要刻意往旺盛燃烧着的火上猛浇冷水。

“为守住民主主义的成果，我会尽我微薄之力。”

即使如此，杨也绝口不提“国家”这个字眼，勉勉强强在形式和诚意之间取得了平衡。委员长点点头。

“我，不，应该说我以政府之名感谢元帅的努力。有什么我可效劳的，请直说无妨。”

“目前，我们还是就战败之后的善后工作来考虑吧！如果打赢了，暂时就可以安心了。之后，不管是采和平外交或重建军备，都是政治家的领域，不是军人所能置喙的。”

“如果说我希望你能跟我约定一定打赢，这是很愚蠢的请求吧？”

“如果约定了就能获胜，那么，我也希望常常约定……”

杨虽然提醒自己不要有被解释成信口开河的语调，可是，他还是说了。即使保守地说，他的话也可以被视为与信口开河相差无几。不过，这也是杨的真心话，他不是凭着一张嘴创造世界的超越者，所以他没有办法只照着自己的意思就对尚未定形的未来做约定。

“是这样没错，我说了不该说的话，请你不要介意，因为不管是在任何形式上，我都没有拘束元帅的意思……”

对方既然已采取了这种低发势，杨也觉得多多少少该给对方一些希望。

“如果战术层面的胜利可以弥补战略层面的劣势，那么方法只有一个。”

杨打断了话头并不是故意制造戏剧性的效果，而是因为他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给咽喉水分了。放在杨面前的冰红茶杯已经见底，他又不好意思再要求来一杯，这时，一杯尚未沾口的茶滑到他面前来，是菲列特利加默默地推给他的，杨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她的好意。

“我所说的方法就是在战场上打倒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

杨放下杯子说道，国防委员长的脸上瞬间充满了迷惑。或许他认为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在他的表情尚未由迷惑转而为失望之前，杨一口气直指话题的核心。

“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还是单身。我的目标就在这里。”

艾兴兹委员长这一次真的就摸不着头绪似地只能回望着元帅。即使是使

他的勤劳意识觉醒的守护天使也因为这段话太出人意表，并没有给他足够的智慧去洞悉杨的真意。当然，杨是打算以理论来加以说明的。

“也就是说，罗严克拉姆公爵死后若留有妻子，尤其是有继承王位的男孩的话，部下们可能会抚育幼子以延罗严克拉姆王朝，但是他并没有孩子，如果他死了，罗严克拉姆的体制就结束了。部下们的忠心及团结力量就会失去向心力而在半空中分解。他们会为了了解为谁而战而回帝国去，或许还会为了继承王位的宝座而引起激烈的对立。”

艾兰兹的两眼，那对以前只会朝着派阀抗争及猎取官职、权力张望的两眼充满了理解及赞赏的光芒，灿灿生辉。他倍感兴奋，果断地点着头。

“没错，元帅所言甚是！因为有罗严克拉姆公爵这颗恒星的存在，其他的行星才会闪闪发光，如果他死了，帝国军就会瓦解，同盟就得救了。”

在艾兰兹的生涯中大概不过曾如此确切、如此纯粹地希望一个人的死去吧？杨继续说明。

“如果我们想办法分散他们，不断地予以各个击破的话，充满锐气及霸气的罗严克拉姆公爵一定会为了讨伐我们而亲自出马，我们必须制造出这个机会，那是唯一的胜机。”

“如果部下一个一个被打倒的话，他确实不得不出面，这真是有道理。”

“这是战略及战术之外的心理学问题。”

杨煞有其事地支抱着手臂。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不深居于皇宫大内而自己亲自上阵面对困难及考验，甚至立于头阵，这都是毫无疑问的。如果那个一头金黄色头发的年轻人纯粹是个战士的话，应该会一心求战吧？而如果他只是个醉心权力的权力者的话，他必定一意渴求胜利吧？莱因哈特视作战，胜利为最有价值之事。他之所以成为霸者中的笔者，这大概就是原因之一吧？杨思考道。总而言之，他会现身——杨有这种自信。然而，在这之前的事，他却没有完全的信心，只有将莱因哈特逼到这种地步，才能确保五五波的立场。杨必须和那个光芒四射的战争天才正面作战，而且在和他正面冲突之前，还必须达战他麾下的数名勇将，并且非胜不可，从战术层面上来说，此次战役必定艰苦得非比寻常，光是想到金银妖瞳的罗严塔尔及“疾风之狼”米达麦亚这两个人，杨就觉得相当疲累。

“唉，就尽可能地避过他们两人吧！一直拘泥于这两个人，会使整体效率降低。”

杨这样想。由于在他的精神领域中，被虐待及自恋的元素都在水准之

下，所以他不会中“和强敌作战有助于成长”之类把战争和学生运动混为一谈的观念之毒。总而言之，杨非胜不可，而且要胜利有效率——说得清楚一些，他希望赢得越轻松越好。如果和米达麦亚、罗严塔尔作战，就算最后胜——也会消耗大量的精力及时间。

无机质光在杨的脚底下制造出薄薄的影子，一边不愉快地看着自己身影的移动，一边缓缓步出室外的杨，脑子里周遗着满是疑问的声音。他和倡狭而疯狂的爱国心没什么牵扯，也不会只因彼此的旗帜不同而憎恨对方。他并不想为这种因素和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作战。但是，杨的立场会因为这样而得以正当化吗？人可能在不失去理性的情况下，把自己和别人投入战争这种愚行喷火口吗？更何况，他还有更深一层的疑问。那就是……

突然，有人影出现在杨等三人面前。陷入沉思中的杨惊觉到这件事是因为一边拔起光束枪一边阻挡在司令官之前的先寇布的举动。守候在国防委员会的一个编辑以束枪的声音报上自己的名字之后，便提他似乎早已准备好的要求。

“杨提督，请您在这里和同盟的所有市民做个约定。约定您必将拯救那些被恶魔般的侵略者所控制的国家及市民，请您在即将来临的善恶最终决战中，让正义获得胜利，请您约定您一定获胜以不负市民的期望，请您和我们约定，或者您根本办不到？”

杨原已在感情的门扉上上了忍耐之锁了，但是这个时候，那把锁仍然差点就要迸散开来，他他正想朝着对方吐出如熔岩般灼热而毒辣的话时，一个比他冷静的声音适时插了进来。

“元帅已经很累了，而且有关军事机密之事一点都不能透露。如果你希望让我军获胜，就请你了解这一点，并且请你回去。”

菲列特利加褐色的瞳孔中有着一种让这无礼之人畏缩的威严，先寇布推开了记者，于是，杨得以保住他温和的绅士名声，不是因为他自己本身的才力……

Ⅱ

尤里安·敏兹晋升为中尉。对于这件事，至少是没有人大声高唱反调。尤里安保护上司——驻费沙事务官汉斯从敌地逃出，而且又夺取了帝国军的驱逐舰；如果一个功绩值得晋升一个阶级，那么，他晋升为上尉也不是不可

思议的事，不过，好像是以“自由战士勋章”的授典形式来代替了。

总而言之，太过年轻的年轻英雄的诞生使一部分的新闻媒体界狂热不已，某个电子报纸上写着“杨元帅空教育中尉幼年时就知道他有过人的才能，所以才收他为养子”，这种说法无异是过度评价的样本，而年轻的英雄对那些赞赏的人并不怎么会应对。

“我相信我所使用的战术，今后在同盟军与侵略者作战时也很有效。所以，如果在决战之前我详细透露其中的内容就等于是利饮行为。请各位原谅。”

这和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所使用的论调有异曲同工之妙，对阻断不负责任又穷追不舍的采访波涛有很好的效果，好不容易从采访人员的包围下脱身之后，尤里安希望再见见在伊谢尔伦分手的故人们，但是，他只知道卡介伦中将为了处理难民的善后工作，忙得人仰马翻，而要见杨，大概就得回希尔巴利街的官舍去吧？一边乘上道路传送带，一边思考着的尤里安突然被一个女声叫住了，尤里安转动着视线搜寻发声来源，当他看见格林希尔那头金褐色的头发时，不禁心中怦然不已。尤里安朝着菲列特利加所站着的传送带靠过去，虽然因此造成了许多通行者的不便……

“你回来了？尤里安。你现在可也是个大名鼎鼎的英雄了。”

“谢谢，提督会很高兴我回来，不过我想他大概不太喜欢为英雄所举办的盛宴。”

“你想会不会是嫉妒？”

姑且不论菲列特利加那形状极美的嘴唇，她那褐色的瞳孔也似笑非笑。尤里安突然答不上话来，他回望着这比他年长的女性的眼睛，心肺的机能顿时紊乱了起来。

“……怎么会？我从不这么想。”

“那就好，如果你这样，我一定会狠狠揍你。就像这样，伸手，我的背和手，小时候我就以行动快速而闻名哦。”

菲列特利加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成功地吓住了同盟军的年轻英雄。菲列特利加笑迷迷地看着那个整张脸明显地写满难以置信表情的尤里安。

“而且，我进了军队之后，很轻易地就掩饰了自己的本性……这可需要相当大的努力吗。”

“看不出来呢！真的。”

“谢谢啦！”

菲列特利加拢起她金褐色的头发，告诉尤里安，杨预定投宿在国防委员会大厦附近的卡普利空旅馆。于是，尤里安便得以在二月一三日，于极没有景致的军人用旅馆中和杨再见面。尤里安打开门时，迎面就传来杨那令他怀念不已的声音。

"呀！尤里安，你看看。这就像我的心以及现在的世风人情。"

顺着杨的指点，尤里安看见房间的桌上，香肠、蛋、烤鱼、马铃薯泥、肉丸子等数种没个性的食物散放在餐盘上，一点美感都没有。尤里安不由得数落着。

"吃这种粗食的元帅阁下大概是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吧?!"

"我有同感。既然升为元帅，退休金也该增加了，我们到外面去吃一顿以庆祝再会吧?!"

"好吧。不过，一定得看退休金而定吗?"

"当然罗！如果同盟政府不继续存活下去，辛辛苦苦后来的退休金向谁要？所以呀，我是为了老年生活的安定才和帝国军打仗的。有始有终才有看头。"

"不管怎么说，先要恭喜您晋升元帅。"

"你的中尉比我这个什么元帅的要好呀！"

杨改变了语气，一边拿起放在大量生产的沙发上的短上衣，一边用温和漆黑的瞳孔凝视着有亚麻色头发的少年。

"你能平安回来真好。做得真的很好。个子也长高了，已经是个完完全全的大人了。"

"不，我还只是羽毛未丰的雏鸟。"

尤里安确切地感受到那盈自内心的感动，他恳切地回答道。

"没有您教我各种事，我觉得好不踏实。"

"我并没有教你什么。"

穿上短上衣的杨走出房间，尤里安匆忙赶在他后面，朝极度节约照明的走廊飞奔而去。

"倒是我想请教你呢！你是用什么魔法搭上帝国军的驱逐舰的？虽然是军事机密，应该可以告诉我吧?"

可能杨已看过立体 TV 的报导了，他的口气极为愉快。他自己本身对部分厚脸皮新闻人员极感不耐，所以尤里安的处理方式看来颇有大将之风，不过，少年却红了脸。

杨和尤里安停留的地方是令他们都很怀念的“三月兔亭”。他们的到达使席位都客满了，杨对老侍者献上业务繁盛一如以往之类的贺词，老侍者笑颜逐开。

“托您的福，虽然值此乱世，不过，从来就没有一个社会体制中没有餐馆及旅馆的。手艺高明的人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中都不会失业，所以我也不怕战争或亡国。”

“嗯，我有同感！”

原本不想让尤里安成为军人的杨热心地猛点头，认真地点了以烤牛肉为主菜的餐点。原先是想点些比较奇特的东西，但是，自从星际间的交通恶化以来，有几种料理都有材料不足的现象。

“……哪，敏兹中尉，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谈谈你勇敢的事迹吧！”

“请别开玩笑了。我只不过是用了提督您夺取伊谢尔伦要时所用的方法罢了。”

“唔，应用？你应该事先争取我的同意吧?！退休金加上同意金……”

听来一点都不像笑话嘛——，尤里安一边在心中想着，一边开始说出经过。

……对企图从费沙逃出的尤里安来说，最让他担心的当然是帝国军的动向了，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会改变态度，露出军事支配的凶猛本质，开始管理民间船。

“关于这一点，应该没问题吧?！”

马利涅斯克充满自信地保证。帝国军目前并无意把费沙所有的民间航路置于他们的统制下，理由有二。第一，从政治上的考量来说，他们不愿也不需要去刺激军队占领下的费沙民心，所以他们放弃直接统治，任命原为自治领主副官的博尔德克为总督，采行拟似民政，因此，他们应该会避免因过严的管理而导致商人们的反感。

“嗯，有道理。那么，另一个理由呢？”

尤里安追问之下，马利涅斯克眯着一只眼。

“从物理上来说也是不可他的。”

尽管帝国军拥有大量的兵力，但是，和费沙的人口及经济活动的规模比较起来却又极其微不足道。想完全劳于管制之下是不可能的，如果要勉强行之；反而会使流通停滞，结果反招费沙人的反感。

于是，尤里安一行人遂离开了费沙。当宇宙船离开行星时，尤里安一点

都不慌乱，由于不是在和平时代从事和平职业，所以不能期望有百分之百的安全，只有凭马利涅斯克、驾驶员维洛克、马逊准尉，以及尤里安自己的才能及运气来行动了，虽然此次的行动已经有过充分的准备。

但是，马利涅斯克这万事周密安排的男人却也疏忽了一点，那就是，他的同胞里面有背叛者。博尔德克“代理总督”觉得自己得先对帝国军表现忠诚心，所以他让自己的部下乘下帝国军负责航路警备，哨戒的船舰，协助帝国临检，以他的立场来看，如果能发现消失踪影的自治领主鲁宾斯基的行踪，不但可以取宠帝国军；自己的地位也将更形稳固，所以他不得不如此热心，而且，担任这种监视、举发人民的不名誉工作，由被占领国的协助者来做远比占领军的将兵有效得多，在尤里安他们离开费沙之前，已有三〇艘船共超过二〇〇人的非法乘客被发现，拘捕了，其中也包括后来尤里安帝国军驱逐舰的资料中得知的同盟军驻费沙首席武官贝欧拉上校。

“我似乎太过乐观了。”

检讨了从其他的船上传来的极机密情报之后，马利涅斯克这么说，不过，此时距出发已过了一个礼拜，已经不能折回头了。帝国军的警备体制是这样，但是一加上费沙的协助者，伪造的通行证也只等于废物了，在他还没有想出对策之前，通讯员通知他有帝国军驱逐舰接近当中。马利涅斯克难过地看着尤里安。

“我没有善尽事宜，真是抱歉，我们只有在这里结束了。”

“请等一下，我们还有脱身的机会。”

当杨不流己方一滴血地占领伊谢尔伦要塞时，尤里安才十四岁，虽然不是正规的军人，但是，他从杨的成功例子学到了两个教训。其一，不能从外部攻略敌人时就由内部来制压。其二，先抓住敌阵中最重要的人物，将其当成人质，尤里安充分动作着他的思考回路，以五分钟建立起作战计划，接下来的三分钟则只对部分的同船乘客做说明，“反正，我们尽力试试看吧!”尤里安最后下意识地模仿杨悠然的态度补充说道，与其说是此法奏效了，倒不如说是因为已别无他法，于是，他的提案获得大家的同意。

命令眼前那艘可疑的民间船停船的帝国军驱逐舰哈梅伦4号接获报告，企图劫持那艘民间船的偷渡者在一阵格斗之后已被制服了，贝流卡斯号事务长马利涅斯克恳求帝国军尽早引渡危险分子，他们之所以航行于此方向也是为劫航者所逼。劫航者是同盟军的军官及下士官，刚刚好不容易找到机会下手逮住他们，希望帝国军伸出援手将他们逮捕。小心谨慎透过通讯荧幕确认

事情的哈梅伦4号的舰在与马利涅斯克交谈后，吩咐他们把危险分子带进驱逐舰内。

“企图劫机的同盟军是哪个家伙?!”

当散乱着亚麻色的头发，污肮着脸，衣服被撕扯开来的尤里安被拉出来时，舰长假惺惺地扬了扬眉头。

“哟！真让人吃惊，这不是个苦口小子吗？看来同盟军的人才已快见底了。”

舰长冷冷笑道，然而，他的冷笑却无法持续到最后一个乐章。原应该被电磁石手铐铐住的少年，手突然弹开来，重击他的下巴。瞬间，浮在半空中的舰长倒了下来，被少年压在地上，此时，护卫舰长的二十士兵被黑人马逊像圆柱般的手臂打撞上了墙。第四个士兵闪过了这道黑色威风，正想拔枪射击，却被从旁射过来的光束射中了右小腿，发出了痛苦的叫声在地上翻滚着，那一枪是由刚才一直拿枪对着尤里安的驾驶员维洛克所发射的。

于是，驱逐舰哈梅伦4号便轻而易举地被这群勇敢的人所控制了。

然而，这些成功的勇士没有时间为自己的勇举庆贺，为了避免引起其他帝国军的注意，他们必须再制定策略，尤里安一行人转搭上驱逐舰，使贝流斯卡号呈无人状态。马利涅斯克哀叹不已，不过，到了这种最后关头，也只有牺牲贝流斯卡号了。

在对以自动操纵装置航行着的贝流斯卡号发出三次警告信号之后，尤里安一边在内心不断地致歉，一边发射炮弹摧毁了贝流斯卡号。于是，他们藉此瞒过了帝国军的耳目，在完全进入同盟领土时，尤里安把驱逐舰上原有的乘员赶上救难小艇放走了。其中也包括那个费沙协助者。这个男人当初透过通讯荧幕的影像，确认了马利涅斯克的脸。维洛克等人对这种帝国军的走狗有很深的杀意，但是，尤里安不愿杀一个没有武器的男人。他给了他们粮食和水，并将机械类加以锁定。使其在四十八小时之后方才得以和帝国军联络，这应该说是尤里安安排之细密吧？之后，尤里安他们只等着和同盟军相遇了。

但是，事情至此并未全然落幕，马利涅斯克不断主张该驱逐舰的所有权归贝流斯卡号的乘员，一副不惜心力与同盟军对簿公堂的架势……

Ⅲ

在尤里安述说经过之时，餐点仍然照常进行，不知什么时候，草莓派和红茶已摆在两人面前。

“唔，是该给马利涅斯克一些补偿吧?！他帮了那么大的忙。”

大概是因为觉得补偿的责任不在己吧？杨大方地说道，但是，大方归大方，杨却不敢说出更大胆的话来，现在，轮到尤里安发问了。

“把伊谢尔伦要塞还给敌人了吧？我认为您一定另有打算，能不能告诉我?”

“没什么，只是设下陷阱了，很简单的事。”

杨并不是刻意表现自己的谦虚，当他把藉着装设爆炸物以瞒过帝国军耳目，期望数年后真正的陷阱发生作用的内容说给尤里安听之后，尤里安耸耸肩。

“真是个大骗子哩！如果成功了，帝国军一定气坏了。您真是坏呀！”

“谢谢，这是最好的赞美之词。”

杨若无其事地说道，不过，表情稍微郑重了些。

“知道这件事的只有先寇布，格林希尔而已，加上你共三个人，虽然不一定有帮助，但是，或许有必要，你要记住。”

尤里安当然欣喜承诺，然而，当被问及旅途的收获时，他却想起了重要的事情。

“我认识了两个值得注意的人。其中一人是直接认识的，另一个人则是间接的，这个人现在应该在海尼森，是提督你的旧识。”

“哦，是美人吗?”

杨的反应稍稍欠缺正经。

“是男人，叫波利斯·寇涅夫，您知道吧?！”

“波利斯·寇涅夫……”

杨拿着餐刀的手停在半空，慌慌张张挖掘着记忆的矿山，可是，在他手中的矿石没一个刻有这个名字，最后，他之所能在坑道内侧找到记忆之石是因为尤里安具体地告诉他那个人是他幼时的知己。

“……啊，那个波利斯啊？我知道了！”

“老化的第一个现象就是想不起一些旧有的名词。”

“老化？我才三十一岁哪！”

刻意隐瞒少报了一岁，杨用叉子猛叉草莓派。

“因为您完完整整地报出波利斯·寇涅夫小子的恶作剧，好像是因为有优秀的共犯而得以收到更大的效果哩！”

“希望能再见到寇涅夫，对了，第二个值得注意的人物是谁？”

杨的刻意扯开话题显得并不怎么自然，不过，尤里安并不想再追问下去了。

“另一个是叫德古斯比的地球教司祭。不过，他自己说他已不是圣职者而是个背教者……”

“有什么理由让他如此自卑吧？!”

尤里安把从德克斯比那儿听来的话转述给杨听。杨这才知道费沙的自治领主鲁宾斯基及副官凯撒林克之间的父子之争。

果然，演员们在后台里展开不合情理的暗斗——杨这样想着，不过，子想杀父却反被父杀的情形，这就像中世纪时宫廷悲剧吗？然而，这个司教又为什么这么清楚费沙支配者层的内情呢？地球教和同盟的领导阶层们似乎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不过，他们和费沙的关系似乎更深，地球教爬向四周的地下茎已经拓展得那么宽了吗？杨的心思不得不朝该处想。

“是的。德古斯比死前所说的，‘所有事情的根源都在地球及地球教，如果想了解过去现在的内幕，就去地球探寻。’”

德古斯比断气是在从贝流斯卡号换乘帝国军驱逐舰哈梅伦4号之后的事。尤里安认为他有一半是自杀。皮肤的颜色明显地显示出内脏的衰弱，一看就知道是因酒精及滥用药物而引起的。或许他是受着剧痛的折磨，不过，在尤里安看来，他却像是把它当成背叛教会的责罚似地甘之如饴。在将他宇宙葬时，尤里安心中不无感伤。

“地球是一切根源……”

杨把茶杯放在两食手掌中捏转，一边喃喃自语。他似乎小心谨慎地看着那片从精神的地平线上升起的骤雨云。

“他是这么说的。人类不能忘记对地球的恩义及负债……”

尤里安认为这是德古斯比最想说的话。杨似乎还在观察，分析那片雨云的样子，不过，他对尤里安的话表示同意。

“那是正确的。不过，正确的认识不一定会产生正确的行动。尤里安，我们的文明是〇〇〇年，从一个叫地球的小行星之一角开始的。”

“是东方吧?”

“是的，也有人说，在那之前就曾存在有未知的高度文明，不过从历史的连续性来看，应该说那个文明是现在宇宙文明的母亲。”

一身挫折的历史学徒如是说，身为战略家的思绪不稳定地旋转了起来。他无法将临死的司教所留下的话当成只是有想下的产的。

“可是，光是在地球这个行星表面上，政治，经济及文化的中心就不停在变动。而人类既然已经在宇宙中进进出出了，该中心从地球移开也是不得已的事呀!”

根据杨的推测，地球教徒们是为了把人类的支配权夺回地球手中而进行超越宗教范围的活动，而那个死去的教徒，想使用自己所能做到的方法来传达这件事，尤里安心中一定发现了了那一部分秘密的某些线索。

“尤里安，我们和那些在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畔建起城市的人们比较起来，精神上不如他们来得丰富。可是，姑且不管好坏，我们的知识增加了，足迹拓展了，现在，我们没办法回到摇篮里去了，如果地球想藉阴谋来取回支配权的话，那也只能是一种极为恶质的反动行为。”

可是想归想，目前杨还没有防卫的对策。

“那么，地球教的事就放着不管了?”

“不，也不能放着不管。”

杨快速地翻了翻脑海里的人名录，在某书页上画了红线。

“就让巴格达胥去调查吧!因为这个男人对这种事应该比战斗更在行。”

……于是，大约有两年的时间在伊谢尔伦要塞无为徒食的情报部人员好不容易被分配了这个有意义的任务。

“首先让他和留在海尼森的费沙事务所的人们接触。之后再凭他的才能捉住毒蛇的尾巴吧!”

“巴格达胥中校……”

尤里安口中念念有词，他不是询问，也不是确认，只谨慎地表示了他的不同意。巴格达胥是杨的幕僚之一，但是，他加入集团的方式却大有问题，两年前，自称“救国军事会议”的军部强硬派，打算树立军事独裁政权而发动非法武装政变时，以暗杀杨为目的，而让他们潜入杨舰队的便是巴格达胥，但是，他们的意图被识破了，巴格达胥遂背弃了同志，投效杨。

“没什么其他的人了。”

杨既然这么说，尤里安也就放弃再辩了。话题随即又转开，杨提出了打

倒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作战构想。他把没有把说给艾兰兹委员长听的想法告诉了尤里安。

“我怀疑，就算事情成功了，那对历史有什么样的意义？也就是说，用武力打倒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使帝国军分裂，目前对自由行星同盟而言是有利的。但是对人类全体而言又如何呢?”

独裁者消失，从长期来看，这对人类不是有正面价值的吗？尤里安知道，但是，杨是不会寻求这么单纯的见解的，杨握握他那头杂乱的黑发。

“对帝国的民众来说，那无疑是不好的事。失去强力的改革领导者之后，政治上的分裂如果严重一些，不应该说一定会有内乱产生。民众就成了牺牲品了。真是过分哪！我们为了寻求同盟眼前的安泰而做到这种地步。”

“可是，我们不能拘泥于这一点吧？我认为帝国的事就该由帝国来解法。”

杨怃然说道。

“尤里安，希望您不要抱着敌国的民众是生是死不关己事的想法。”

“……对不起。”

“不，不用道歉。不过，如果你戴着‘国家’这副太阳眼镜来看事情的话，视野就会变窄，眼光就变得短浅，尽可能地不要有敌我之分的想法。”

“是，我会试着去做。”

“今后有很多事情要做，不过，只要记住，黑夜的来临便是天明的序幕。”

“这是国父亚雷·海尼森的名言。是当他从阿尔泰尔星系坐天然干冰宇宙船离开，即将踏上一万光年的长征旅途时勉励同志的话吧?”

“……大家是这么说的，不过，是真是假就不得而知了，只要是群众家或政治运动领导者，这种话由谁说出口都无所谓。不过，如果是国父海尼森的话，总比默默无闻的人来得有震撼性。神格化、偶像化之类的事应该不是亚雷·海尼森所希望的。”

杨摇了摇头，他虽然对国家至上的思考方式极为厌恶及反感，但是，对国父海尼森还是敬爱有加。为了守住民主主义体制，他做了部分的妥协，但是，一想起这次胜利的果实将祸及于帝国民众，心灵的一切翅膀就显得益发沉重。

Ⅳ

宇宙历七九九年，帝国历四九〇年二月底，杨威利的舰队开始行动，后世称其为“军事活动上的艺术”，他在战术上的成功早已为人知，然而，其在战略思想方面也有着划时代的表现，再者，其整体的行动便是一规模巨大的佯攻作战，最终目的却在他处，这种种事迹都让后世的军事史研究家们兴致勃勃，详加探讨。

权限不是独裁，做为一个民主国家的军人也会受到种种的制约，而在以前，杨总是让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抢在前头，而且前事已至此，从纯军事上来说，杨好不容易得以先莱因哈特下手。

相对的，另一方的当事者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在事情的首半部看来似乎欠缺精彩的演出。战史家们对个中道理颇有兴趣，人们怀疑，难道像他那种无与伦比的天才也有欠缺精彩表演的时期吗？

莱因哈特在开始建设乌鲁瓦希行星上的军事据点时，召集了军部的最高干部们，进行中期战略的立案及定宁。这个时候，与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一级上将及菲尔姆特·达列肯普上将也率领舰队到达了，帝国军的总兵力达到了二〇〇〇万人，只有鲁兹上将留在伊谢尔伦要塞，以确立回廊的支配权。于是，在把总旗舰伯伦希尔驶上行星乌鲁瓦希的卫星轨道上所召开的作战会议中，远征军的最高干部几乎全部到齐了，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握手庆贺彼此的再会。

藉着经过费沙回廊以使伊谢尔伦要塞无力化的长期战略目标已经达成，而且伊谢尔伦要塞也已成功在夺回来了，他们获得了全面的胜利，但是同盟军中最强的杨舰队还确保着行动上的自由，所以帝国军仍无法宣称已经不战而胜。

中期的战略立案在于，依现状应该选择两个立案中的哪一个？第一个立案是举全军之力直接攻击敌国首都海尼森。第二个立案则是先攻略，制压其他各个星域以孤立首都，同时完全确保将来从帝国本土而来的补给路线。以上这两个立案就等着莱因哈特做决定。

通常在会议之前，莱因哈特都已经成竹在胸了，但是这个时候，他的脑袋却呈现空白状态。似乎不太感兴趣，提督们讨论的声音撞击着他的耳膜。

“情况至此，一点都不需要再犹豫了。我们应该一举进攻敌人首都，摘

下征服的果实，为此，我们便得开始一万数千光年的征服之旅。”

当然，也有人持反对意见的。

“就因为情况至此，所以应该避免短兵相接。制压住首都未必就能使同盟本身瓦解，可能会有地区性的反抗，这么一来就棘手了。倒不如先控制周边星域，使首都的权力者们在物力和心力两方面应接不暇，最后不得不乞和。”

活络的议论不知为什么刺激了莱因哈特的精神，会议就在没有结论的情况下落幕了，年轻的独裁者只觉头很重，晚餐时也食不知味。

第二天早上，莱因哈特无法起床。他发高烧至三八度。闻讯赶来的医生好不容易才使那近于恐惧的不安如春天的冰霜般溶解了，医师的诊断是因过度劳累而发烧。叫来医师的亲卫队长奇斯林上校也好不容易放下了一颗心。

想起来，有一〇年以上的时间一直四处奔走——金黄色的头枕在枕头上，莱因哈特不由得细细想起。他并不是可怜自己才这样想的。事实上，他手握战争和政治两根绳索，毫不松懈地直往高处爬，和对手杨威利比较之下，莱因哈特在勤勉的持续性方面远胜过他，所以常常把需要他下判断的政战两方面的工作放在人随手可及的范围之内。

或许偶尔该休息吧，当身体不好的时候，精神上的形力也会受到损伤，就算勉强撑住，仍然照常思考，下决断，也不可能有健康时的成果，焦躁也是没办法的事。

“今天，尽可能的话，明天也请好好休息。这是最普通，但也是最好的治病方法。”

接受医师忠告的莱因哈特，好好地睡了一觉，接近正午的时候醒来，他想喝水便按了枕头旁的对讲机按钮。

发烧沉睡这种情形对莱因哈特来说，已经足足有七年不曾有过了，小时候他常常发烧，每次都是姊姊安妮罗杰看护他。有时候实在是没什么热度，可是，他为了享受姊姊把手抵在他额上的那种陶瓷似的冰冰触感而常赖在床上不起来。

“只有一点热，如果你想睡就睡吧！反正待会儿你就腻不住，自己爬下床来了，莱因哈特呀……”

姊姊说得没错，中午前他还觉得清洁的床单很舒服，可是，当姊姊喂他喝过蔬菜汤之后，那浑身充满劲道的肌肉便想舒展舒展了，这个时候，他就得烦恼该怎么辩解才能下得了床……。

把水晶水壶和杯子放在来盘上送进来的是一个幼校的学生，不过，莱因哈特对他那棕色的头发以及绿色的眼珠还有印象，莱因哈特以视线询问，这个叫艾密尔·冯·齐列的少年恭敬地奉上一杯水，深深地敬了个礼。

“玛林道夫小姐吩咐我来照顾阁下。”

“你懂医护知识?”

莱因哈特有意逗他，少年却一板正经地反应。

“我父亲以前是医生。当我从幼校毕业之后也想进军医学校念书。”

莱因哈特注意到少年使用了过去式。

“那么，令尊呢?”

“三年前战死了，他是巡航舰的舰医，在亚姆立札会战时，随着船舰粉碎了……”

少年的口气显得极平淡。

“不过，阁下已为我报了仇了，您在亚姆立札会战中击灭了叛乱军……连同家母的一份心意一并在此谢过。”

一口气喝完了满满一杯水之后，莱因哈特以柔和的声音说道。

“赶快拿到军医的资格，因为我要你成为我的主治医生。”

感激的情绪使少年的眼珠闪着耀眼的光芒，艾密尔红着双颊，对着自己憧憬的对象——年轻而美貌的独裁者发誓要努力用功，大概没有其他的情绪可以像“憧憬”之情一般成为一股强烈的原动力驱策着年轻人吧?!

医师和奇斯林上校一起走进室内，针对疲劳和发烧的关系重述那一段没有独创性的意见之后，用喷雾式注射器为莱因哈特注射退烧剂及营养剂，站在一旁，睁着黄玉色眼珠看着的奇斯林上校似乎也表现出了对主人的忠诚，诚然，如果医生有任何轻举妄动出现。奇斯林就会立刻加以射杀。

莱因哈特又睡了，他做着断断续续的梦，首先是姊姊以被纳入后宫前的样子走进他的梦园中。她穿着朴素但清洁的衣服为莱因哈特烤洋葱派。香味消失之后，只见在银幕中的星空背景下，红发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露出了他的笑容，莱因哈特在满怀的思念之下，不禁脱口说出话。

“如果你还活着，我就不用这么辛苦了，只要让你担任远征军的总指挥，我就可以在帝都内专心内政了……”

在尽情地吐露了心声之后，莱因哈特从睡眠的国度中醒来了，当他眨眨眼以稳定视线，同时毫无意义地喃喃自语时，薄薄的窗帘对面有人影晃动并出声应答。莱因哈特想起了床边一直有个叫艾密尔的少年服侍着。没事，金

发的年轻独裁者回答道，不过，他发现自己额头和颈子都是汗水，便要少年为他擦拭，少年在谨慎地实行命令之后，犹豫地说着一些祝福战争获胜之类的话。

“别担心，艾密尔，如果能力相当，就由运气来左右胜败。我除了有自己的运气之外，还有从朋友那儿来的好运，这个朋友不仅给我好运，也把他的生命和未来都给了我了。”

莱因哈特在这一瞬间闭上了眼睛，是某一种无形的因素使他如此。

“我有着两人份的运气，所以我不会输给杨威利的，你放心。”

莱因哈特所担负的责任不只是针对一个人，他负起的责任是对二〇〇〇万个远征的将兵和二五〇亿个帝国人民，可是在这个时候，对莱因哈特而言，最重要的是让这一个少年感到安心，金发的年轻人自己也不懂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第六章 连 战

I

所谓“距离的暴虐”是指要用武力来支配扩及银河系宇宙三分之一的人类社会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说这句话的人据说是在皇帝马克西米利安·由谢夫二世身旁担任司法尚书，秉性刚直不阿的缪兹。马克米亚利安·由谢夫二世采纳了忠告，放弃侵略自由行星同盟的计划，在他治理国政的 20 年间，完全不对外远征。

相对的，高唱“距离的防壁”者是被选为自由行星同盟的第一任元首，但却以年老及跟盲为理由而坚辞不就的古恩·基姆·霍尔。他虽然是国父亚雷·海尼森的密友，但是建国之后，他却没有任公职，只担任海尼森纪念财团的名誉会长。当政府首脑问他，国防政策的今后去向时，他回答：“帝国本土和我们共和国之间的距离是最大的防壁，具有相当大野心及才能的人，可能要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攻破这道防壁，大概至少要一世纪之后吧?!”古恩是宇宙五三八年去世的。是莱因哈特出生之前的二三八年前。

“总而言之，距离是控制军事上的输送、补给、通讯、指挥系统等一切事业的因素，其中的困难度大概和距离的增加成正比。”

这是军事上的常识，帝国军和同盟军都曾不只一次因为轻视这一点而体验了充满痛苦和屈辱的败仗经验。

宇宙历七九九年，帝国历四九〇年，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有巨大的野心及才能，花费相当多的时间之后”，似乎就要打倒距离的暴虐，打破这道防壁了，可是，一想到超过二〇〇〇万大军的补给及和帝国本土间的联络问题，最多也只能为了打胜了一场会战而欣喜。帝国军占有压倒性的有利态势是事实，但是，战史上也不乏强大的远征军为弱小的防御军所败的例

子。

“距离的暴虐”对人力资源也有很大的影响。不知有多少的征服者因耐不住思乡及厌战的感情，将兵们的反抗及怠工而遭挫败。士兵们以拒绝的眼神回应着叫“直捣世界尽头”的征服者，他们说：“要去你自己一个人去好了，我们要回家乡去，死在家人身旁”，何况古代就有因水土之差所产生的疾病残害着人们的肉体。在现在这种情形也不一定不会出现，头上的星座不同，长时间下来即会蚕食士兵的心理，距离帝都奥丁一五〇〇〇光年的距离，对莱因哈特来说绝对不远，但是士兵们的心所能及的距离远比莱因哈特短得多，尽管如此，只要以奥丁为根据地，远征同盟以及成功之后的统治，都脱离不了“距离的暴虐”之纠缠。

“干脆将费沙当成新帝国的首都吧?!”

莱因哈特这样想着。征服同盟之后，他所支配的领土便拓展至两倍大。要有效率同时又能维持高统一性来支配的话，现在的帝国奥丁距敌新领土太远了，而费沙刚好位在旧领土与新领土的交叉点，可做为物资及情报的蓄积据点，成为统治的中枢，如果在费沙回廊的两端筑起像伊谢尔伦要塞一样的军事据点，从军事上来看，应该也可以做到易守难攻的地步，原本奥丁就是鲁道夫大帝建立起的高登巴姆王朝的根据地，莱因哈特没有毫无异议地继续该处的理由，新的王朝该有新的首都才对，废除旧王朝的虚饰面目，重建一个实质的首都……。

然而目前，莱因哈特必须把热情投注在行星乌鲁瓦希的基地建设上，而不是去幻想未来的首都。

杨威利的第一击是针对经过谢伊尔伦到达行星乌鲁瓦希的运送船团。这个运送船团是把乌鲁瓦希基地化的第一步，八〇〇艘的巡航舰及护卫舰护送着满载二〇〇〇万人一年份的粮食及燃料，液态氢等的二四〇个巨大球型货柜。

球型货柜是把镍陨石的内部锻成隧道状，装满沙将两端密封之后，再利用恒星反射镜加热柜成的，当然气渗透到中心部分的那一瞬间，大量的冰一下子蒸发爆炸似地膨胀起来，就形成了一具有薄镍外皮的巨大中空球体。然后安装上推进机组，装载上货物，球型货柜就完成了，但由于这种货柜没有自卫设备，所以就需要有护卫的舰队了。

指挥官是宋巴尔特年轻少将，是他自己申请负责此项任务的。不管是多么平凡无味的任务，他总是极力推销自己。

年轻的军人通常都有只重视战斗而轻视补给的倾向，虽说年轻，他仍然比主君年长，但是，莱因哈特想到这一点，他给了宋巴尔特指示——因为同盟的兵力尚未完全破坏，所以要特别小心，要经常和本队保持联络，一发觉有危险，就要寻求救援。宋巴尔特挺起胸膛保证。

“如果任务失败，属下愿意将这条不值钱的命交由阁下处理，估秋阁下端正全军纲纪的材料。请您放心。”

听到这番话而皱起眉头的不是莱因哈特，而是米达麦亚及罗严塔尔等老将。米达麦亚曾自愿担任此行任务，但是莱因哈特摇摇他那头金黄色的头发，拒绝了。补给再怎么重要，也不需要连罗严塔尔，米达麦亚特等将帅都投进去，那纯粹是人力资源的浪费，莱因哈特说："既然都把大话说出来了，就负起责任吧"，遂把宋巴尔特送出去了。

宋巴尔特自信满满，意气风发地交抱着两手出发——完全合乎莱因哈特的期望。他并不是没有才能，只是他没有办法让自己持续保持紧张感。此外，他又自己要求负责不适合自己的任务，对自我的评价也欠缺正确性。不管怎么说，他都不是绞紧所在的神经及敏锐的利牙伺机而动的杨舰队的敌手。

从运输船团的联络不定期而预测到有危险发生的莱因哈特，命托尔奈森中将的舰队去迎接，当他们赶到时，所有的物资都已遭破坏，只剩三〇艘的护卫舰如丧家犬般无依无靠地在战场上徘徊，加害者早已逃之夭夭，连影子都不见了。

宋巴尔特少将免于战死，但是他也只不过多活了几天，莱因哈特不原谅他厚着脸皮回来。

“截断补给线是敌人理所当然的战法。姑且不论我还耳提面命，也先不管你如何地大言不惭，你大意而导致损失了贵重物资之罪就不容辩解。你自行解决吧!”

宋巴尔将少将受命服毒自杀。提督们莫不神色肃然。米达麦亚等人没有为他辩护是因为于此时此地为他请命的话，等于是扰乱军律，公私不分。残忍无情也是不得已的事。

杀一儆百确实有心理上的效果，莱因哈特召集了最高干部宣告。

“对于这件事，以前没有确立正确方针，我也有责任，如果只是短期间的侵略及攻击那不在话下，但是，如果是长久性的征服，就必须要审慎地计划。我们必须彻底地排除敌人的组织武力。”

杨舰队没有回海尼森去，为了寻求其他的集结地及补给地，舰队离开了巴拉特星系。莱因哈特以其军事天才看穿杨舰队每经一战必改变集结地和补给地的基本战略为其行动的根底，正因为这样，他预料要捕捉击灭敌人必是困难重重，总而言之，必须找出杨所在之地，一旦发现，就集中大量的兵力去击溃他。

“舒坦梅兹提督。”

莱因哈特指名叫道。

舒坦梅兹率领麾下的舰队立刻离开乌鲁瓦希行星。

Ⅱ

歼灭帝国军的补给船团一事对杨舰队而言，无疑是一个大成功，然而，这个成功只不过是更大规模，更艰苦作战的踏脚石而已，要把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逼出来面对面决战就要不断作战，而且必须每战必胜，同时，一次一次的战斗困难度相对地提升，这是必然的事，越是打胜仗，这就像借钱生利息一样，一想到这个畸形的状态，杨不禁显得有些糊涂。看他这个样子，尤里安不禁笑道。

“越来越像个嘟哝的老人了。”

尤里安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就留在杨的身旁，事实上，他虽然接受了晋升为中尉的人事命令，但因为尚没有变更职务的命令出来，所以他目前还是驻费沙武官，不是杨的部下。杨也是在离开海尼森之后才注意到。至于尤里安当然是早就知道，只是故意保持沉默，最后还是由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少校巧妙地处理了。她以——尤里安·敏兹中尉有义务将在费沙拿到的情报提供做为杨提督决定战术的依据——为由，保住了尤里安的地位，尤里安对她衷心感谢，杨在嘴巴里嘟哝了好一阵子，不过，他也没有大声地提出异议，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舒坦梅兹比他预计中还早，于三月一日就发现了杨舰队。这当然是杨有意夸示他自己的存在，不过，舒坦梅兹不知情，问题是发现的宇宙区域。该处在莱加尔·特利布拉两星系中间，不管从哪条航路来都离得相当远，当然，其理由都记载在于费沙所收集的资料中。

“确认该处有黑洞的存在，黑森林半径有九公里，质量为六兆吨的一

〇〇亿倍，危险区域的半径推算最大的限度为三二〇〇光秒，九·六亿公里。”

“最好不要接近一〇亿公里内吗?”

通讯员的答案是，杨舰队正在一〇亿公里的距离游移。而且，随着帝国军的接近，渐渐变成凸形阵，前端朝这边过来了。

“那些无聊的家伙以黑洞为背景来布阵哩！他们打算做什么?”

舒坦梅兹歪着头不解地说道，参谋长奈西巴哈中将以他个人的观点试着解开司令官的疑问。

“后背靠着危险地带时，攻击一方的攻击方法也会受到限制，因为不能迂回绕到他们背后去。他们的目的就在这里吧?!”

舒坦梅兹点头称道。虽说是奈西巴哈的主观看法，却有充分的客观说服力，舒坦梅兹命令舰队缀成凹形阵。根据自然及人为两方面的理由来看，两军似乎不得不正面冲突了。

双方进入彼此的射程距离是在同一天的二一时，先是杨舰队一起朝着敌人射出光束，帝国军也回射，黑暗的宇宙空间出现了绚烂的光彩瀑布，不久，帝国军慢慢前进，同盟军看似颇为不平，但又力不从小心地被通后通，舒坦梅兹压抑住急躁的心，将回形阵的两翼伸展开来，安静但倔强地展半包围的形态。

战况是在三月二日五时三〇分有了剧烈的转变，原来看似被帝国军压制住的同盟军突然开始急速向前推进，使用激烈的炮火和机动力，几乎在一瞬间就突破了舒坦梅兹舰队的中央部分，紧接着，采突破行动的同盟军在敌人后方向左右展开，开始将帝国军推向黑洞。

这可以说是一次完美而成功的“中央突破，背面展开”战法。舒坦梅兹从凹形阵变为半包围战法完全造成了反效果。他倒不如不要采用经过计算的阵形，只要利用地利及武力，从正面并列前进就行了。如果是莽撞行事的指挥官的话，就一定会这么做。然而，就因为舒坦梅兹是一流的指挥官，所以他寻求比较有胜算的阵形，结果反而成了他的致命伤。他并没有看出杨的阵形不是守势，而是为突击攻势所摆下的诱敌阵形。

现在，杨舰队把帝国军呈增球型地压逼，采彻底的一点集中式炮击，将舒坦梅兹舰队逼向黑洞的重力圈去。帝国军几近溃散，朝着密度高达六〇〇兆倍异常帝国军，一个接一个爆炸开来，化为光尘。

杨舰队的旗舰休伯利安的操作员突然高声大叫，引起了司令官的注意。

“背后有敌人的！恐有受挟击之虞。”

接受报告的一方情绪并没有报告一方的一〇分之一高亢。杨脱下黑色扁帽，搔搔他那杂乱的黑发。

“背后？距离多少？说时间距离就可以。”

操作员在操控桌和数字激烈地格斗，最后推定为三小时左右。杨点了点头，又戴上扁帽，压住那乱糟糟的头发。

“那么我们就要用两小时攻破敌人，用一小时的时间来逃跑吧！”

“奇迹的杨”以看完电影吃饭似的，一点都不觉得奇怪的平淡口吻说道，命令全部舰队更强化攻势。

舒坦梅兹舰队如同从断崖上被追落的野牛般不断跌进重力场的深渊。以舰艇的重力控制能力根本是不可能对抗得了的。

“救命呀！我们被拉进去了……！”

悲鸣在帝国军的通讯回路中不断冲击着，不久之后便化为碎片消失了，黑洞那无以抵抗的巨大重力场把舒坦梅兹舰队给拉了进去，中心部位的舰艇呈自由落下的状态，一直线地被吸进了黑洞，而周边的战舰则被猛烈的潮夕力量搓捻成纸人偶一样，一边被扯拙着，一边就着巨大的重力波动，与自己的意念相背地朝宇宙突进，当舰艇没入“事象的地平线”时，便成了“以前是战舰”的金属和非金属尘块，打开所有推力以抵抗黑洞的吸引力的舰艇，舰内的人因为高重力而导致内脏破裂，骨头崩散死亡，动力炉爆炸开来，成为一团火球，自着死亡的黑暗隧道飞去。就像一群面对死亡的萤火虫跳着奇怪的舞一般。由于重力场连光线也吸收，所以荧幕上只是一片深不见底的黑暗，胜利者们成了异样的非现实感的囚肤，沉默地凝视一部分不断消灭的火球。

舒坦梅兹的舰队有一半永远沉没在“事象的地平线”之下了。剩下的半数中更有一大半遭击而损毁。躲过重力和敌人袭击，得以回到己方阵容的也只不过是只有两成，这两成舰艇一边抵抗着杨舰队的炮火攻击，一边朝着黑森林半径的临界线突围，藉着双曲线轨道获得了胜过战艇本身推力的速度，成功地逃脱了。司令官虽然勉勉强强脱身了，然而，他那苍白的脸色与死人无异。

利用黑洞做了一次成功挟击的杨，撤回了先前的命令，他放弃逃走的计划，决定和新的敌人交战，原因之一是逃跑时对方很可能从背后追上来攻击，另外一个理由是综合几个情报之后，他知道增援的司令官可能是菲尔姆

特·达列肯普上将，莱因哈特不放心让舒坦梅兹一个人担起这个任务，遂急急派遣增援军出来，原本的计划是充分的时间；事实上，只有三，四个小时之差，杨就可能被这两倍于己的敌人所败，达列肯普的行动不能说不快。

“连列先生吗?”

杨随便地省略了别人的姓，自己念念有词，他把一只手支在下巴上思考了几秒钟。不久，他敲响了手指，不过，只有他自己听得到。如果不是杨的舰队，相信别人是很难了解，信服他的命令的。

“在敌人进入射程距离之前，连射主炮，然后，朝莱加尔系星系方面逃走，但是动作要慢，而且要整齐。”

杨舰队中大概也没有人能完全了解这道命令的意思，但是也没有任何人反抗。在原本就不该会击中的三达射划破黑洞之后，杨舰队仿佛被前进的帝国军所追赶似地开始逃走，一开始，帝国军像是被引诱了似地加速前进，但是达列肯普司令官随即下令后退，于是帝国军在不满和怀疑声中开始退后。

瞬间，凝视着荧光幕的杨向全部舰队下了反转攻击的指令。

时机真是拿捏得恰到好处。达列肯普舰队由于自己的后径形成了被敌人攻势逼迫的情势，强烈的闪光同时横扫过黑暗及帝国军的舰艇，爆炸的光芒灼烧着荧光幕和人们的网膜。爆炸的光壁在极短的时间内逼近舰队旗舰，达列肯普战意全失，更形后退，到了一三时左右，呈半溃走状态的帝国军好不容易恢复了秩序时，杨舰队这次是真的逃了。

“敌人为何要中断攻击而后退呢？他们若直接追上来不就可以打胜仗了吗?”

在杨舰队的旗舰休伯利安的舰杨上，尤里安·敏兹问黑发的青年元帅。尤里安也搞不清楚当时的状况。

“达列肯普这个人……”杨说明道。以前，在伊谢尔伦要塞的攻防战中曾为杨舰队所诱而惨遭痛击。由于那一次的教训，现在，杨舰队一露出破绽，他就会考虑到设陷的可能性而不敢轻举妄动了。如果同盟军故意摆出逃跑姿态，他一定就会后退，杨就是巧妙地利用了他这种心理，如果达列肯普是一个一心复仇的单纯指挥官，杨因恐己方有所不利，必当会全力逃跑的。

“这么一来，又产生了几十万个憎恨我的未亡人和孤儿了。如果要担起所有的责任，恐怕我是无能为力呀！是不是下一次地狱就能没事呢……?”

一天之内连破对方两个舰队的丰功伟业却只让杨的脸上罩上一层寒霜。

“如果提督下地狱，我也会一起去，至少不会太寂寞。”

尤里安假装开玩笑地说道，然而，这确实是发自肺腑之言。

“别说傻话了。”

杨缓下了表情苦笑着。

“我还巴望你到天国去，用钓鱼线把我从地狱钓上来哩！多积一些善行吧！”

嘴上回答“我会尽可能去做”，可是，尤里安的心却早已飞到反刍杨的战法那边去了。尤里安学到了一点，不管是战略或战术上，心理学方面的要素有时占了很大的一部分。就因为舒坦梅兹和达列肯普都不是无能的将帅，所以才会自己跌进杨所设下的心理陷阱。尤里安在心中的笔记下——有某种程度的对手可能反而比较容易掌握。

“……隶属杨舰队的人，就算生命有成打以上，恐怕也不够用。因为我们竟然在一天之内连战两个舰队。”

在休伯利安的战斗艇驾驶员控制室内，刚晋升为中校的“击坠王。”奥利比·波布兰嘟哝着。同伴伊旺·高尼夫重重地批评他。

“你每一打生命中的每一条命都需要一打的女人，太厉害了。”

“这种说法就不对了，应该说我每条命对一打的女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什么?！如果没有你，那些女人只会去发现其他男人的优点罢了。”

高尼夫让对方无以答辩之后，随即打了一个重重的呵欠。

Ⅲ

舒坦梅兹，达列肯普两舰队被杨威利以时间差各个击破的战法所破，这件事对莱因哈特的自尊心无疑是重重的一击，他所关爱的，而且也颇受好评的两个提督竟然被人摆了一道。他感情上的激动比运送船队遭破坏时有过而无不及。

“这可给你们上了一课了吧？你们总该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你们所无法掌握的对手。好好再想一想，为什么我给你们现在的地位！”

莱因哈特以他冰蓝色的眼珠盯着跪着的两个提督，严厉地叱责他们，同时禁止他们在舰队完全重新编成之前上战场。这样的责罚使得一旁的同事们比两个当事人通松了一口气。

事实上，莱因哈特有意换掉达列肯普，让他转任伊谢尔伦要塞司令官，

然后叫来鲁兹顶替，但是秘书官希尔德反对。理由有三。第一，如果更接达列肯普而留下宋巴尔特少将收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却还于此时严罚部下，会使人心萎缩。第三，伊谢尔伦要塞司令官之职会被视为左迁者的落脚处而遭轻视。莱因哈特认为希尔德的说法，对舒坦梅兹及达列肯普的责罚就仅止于叱责了事。如果把他们两人从前线撤下来，战力会大受影响，所以莱因哈特只好采纳希尔德的意见了。

莱因哈特冰蓝色的眼珠映出了他体内奔腾的怒火，放射出锐利的光芒，他需要一整天的时间来平息这股澎湃的怒涛。

虽然内部设备及高度极为欠缺景致，但是行星乌鲁瓦希上的高级军官宿舍已经盖好了。罗严塔尔及米达麦亚便得以在数月不曾有过的非人工的大地触感中把酒共话。他们各自说完了在战场上的大小事情之后，话题便转向那个目前威胁着他们的狡猾敌将。

“他们战术真的只能以巧妙来形容，可是，我不认为杨威利在累积了战术上的胜利之后，就可以获得战略上的胜利。你觉得如何?”

若无其事的发表自己的感想之后。罗严塔尔凝视着友人的脸，然而，他那颜色不同的两只眼睛中却充满了狐疑的光芒。

“怎么样？你有什么看法?”

“唔……”

米达麦亚交抱着双手。

“说说看呀！只有我在嘛!”

他们交谈的语气和满身泥腻，油污，在前线苦斗的下级军官并无两样。结果米达麦亚在犹疑了一阵子之后还是开了口，或许就跟这种气氛有关吧?!

“罗严克拉姆公爵曾经说过，如果同盟军有一口气扳回在战略上的不利情势，就必须在战场上将罗严克拉姆公爵打倒，除此之外，他们别无胜机。”

“哦……”

金银妖瞳中洋溢着的光彩中有着微妙的动摇，其中有着他的朋友不得不感到畏惧的某种要素

“这么说，表面上看来，杨威利是执着于战术层面上的胜利，而事实上，这一切都是为引出罗严克拉姆公爵与他正面对决的准备?”

“这么想来是可以通的。”

“没错。”

一边凝视着不断点头的罗严塔尔，米达麦亚一边将酒倒进他和自己的杯子中。

“罗严克拉姆公爵如果被打倒了，我们就失去了领导者，也失去了忠诚的对象，这么一来，我们就不知道为谁而战了，这是敌人之所愿吧?!”

“因为我们也还没决定由谁来当继任者。”

“不管谁当继任者，绝无法像罗严克拉姆公爵那样获得绝对的支持吧?”

米达麦亚的语气和密友的眼光一样不单纯，他知道，罗严塔尔除了有丰富的理性之外，还有非理性的情感，那不仅止于给人好渔色的印象，一旦和乱世称雄的野心连动起来。就具有很大的危险性，目前；知道这件事的人只有自己——米达麦亚这样想——他希望罗严塔尔能自重，自爱些。浪费自己的才能，在平地上乱挖几个没用的洞穴是不应该的。

不知道是不是了解密友的心情，罗严塔尔爱惜地看着空空的酒杯。

“已经没了吗? 真希望能再喝一瓶。”

“很遗憾的，自从运输部队被灭了以后，补给事务者的情绪和大方程度大大地打了折扣。连高级军官都不例外。”

“姑且不论酒瓶或啤酒，一旦肉和面包的配给开始短缺之后，士兵们的士气就会受到影响。自古以来可没有饥饿的军队获胜的例子呀!”

“我们得在挨饿之前打赢仗才行。”

结果好像是莱因哈特被迫和杨威利正面决战了，虽然目前开展了极为有利的战局，同盟的首都也在呼之可应的距离之内，但是，帝国军的勇将们却在心中的某个角落里潜藏着焦躁及不安。

不一会儿工夫，帝国军又出现第三个牺牲者了。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上将又因杨舰队而尝到败绩。

瓦列对帝国军等待下一批补给而白白浪费时日的作法有异议，于是订了独立作战的行动方案呈给莱因哈特，以下就是他说服年轻主君的说词。

“根据我们在费沙所获得的情报显示，同盟军在其国内有八四个补给基地及物资聚集处。由于我军的补给部队为其所攻击，所以我们应该以牙还牙，袭击他们的补给基地，尽可能的话，强夺他们的物资。”

莱因哈特之所以允许他提出的行动方案并不是因为被小小的欲念所迷惑，而是因为他还未作出最后的决断，不知如何选择，目前，他需要一点时间，而且，再怎么说，补给物资是越多越好，提高士气的机会是不容错过的。

另一方面，以杨的立场来看，帝国军的根据地既然在干达尔星域，那么，只要监视该处就可以掌握帝国军的动向，相对的，杨舰队离开了海尼森不知消失在哪里去了！以致于帝国军无法将监视的目标集中于一点，这个不利的条件对帝国军那些表现不俗的将帅来说也是很不利的。

于是，为袭击同盟军在达希利上的补给基地而出发的瓦列舰队，在半路上正面遭遇了从达希利出现的杨舰队，当然，杨舰队是刻意在敌人的前进途中大剌剌地登场的，如果帝国军没发现到他们，反倒会令他们大失所望。

非武装的运送船位于舰队的中心部分以躲避敌人的攻击，这是军事上的常识。然而，这个舰队却将球形的运轮货柜放在前头，战斗用舰艇则像服侍女王的一样跟在后面，以这种阵形根本无法应付从前方来的攻击，这种欠缺原则性的大意作法，便是不期而遇的证据，瓦列是这么判断的。

当帝国军采行一丝不乱的凹形阵杀过来时，同盟军停止了前进，接着便现出了丑态，自己的货柜反而成了交战的阻碍了，就算把阵形向侧面展开来，要和凹形阵对抗又显得火力层太薄弱了，左移右移的结果，帝国军一开始发动，他们干脆就逃了，这当然是杨舰队的伪装了，但由于表演得太真实了，参谋长姆莱中将还嘲讽道。

“我们的舰队最行的就是逃跑的演技了……”

瓦列舰队似乎有意为同事舒坦梅兹及达列肯普洗刷屈辱，一心一意想追杀同盟军，然而，司令官制止了无秩序的攻击，下令完成当初的目标——收集物资，瓦列不是那种优先以争战为目的的男人。由于拖引货柜的运送船早就逃了，所以超过八00个的货柜，连同丰富的货物都毫发无伤的落入帝国军手中，同盟军那些没规矩的鸭子可为帝国军产下了金蛋了。

然而，当帝国军将大军的货柜集中在舰队的中心部位，像古代北欧海盗一样高奏凯歌正准备回去时，同盟军却掉回头来紧追上来了。

“守住货柜后退！”

瓦利下了命令之后，把自己的旗舰于在最后面，在阵头做反击的指挥，整齐的阵形和炮火使得同盟军退缩了，再次想打肉搏战的同盟军，又像闹上嘴的猛兽般开始后退。然而，他们仍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战战兢兢跟在后面。

“他们似乎依依不舍哩！贵重的物资被抢了，也难怪他们……”

瓦列凝视着旗舰的荧幕，喃喃说道。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被置于帝国军的中心部分保护着的球型货柜突然

显起几道光条袭击帝国军。从密闭球型的内侧发炮，使得帝国军避不及，一艘驱逐舰被破坏了，一艘巡航舰和两艘驱逐舰受损。这个情形让帝国军大吃一惊。

“货柜里面竟躲着敌方战斗人员！难道是他们看穿了我们需要物资而设下了陷阱?!”

不断咋舌的瓦列放弃运送货柜，他下令驱逐那些仿佛在他们的胃里面钻营的寄生虫，货柜被从四面八方而来的能源光束所缠住，在瞬间的痉挛之后，爆炸了，而且不只是普通的爆炸。

白热的光块撞击着帝国军将兵的视线，爆炸产生了连锁，巨大的宝石群出现在帝国军的中心部位。每一个宝石都要数万个士兵的生命做代价。

货柜所搭载的只是自动射击系统和巨大的液体讯，而能源光束往货柜集中就等于帝国军用自己的手完成了巨大的爆炸物，热与光的乱流从内侧撕扯着帝国军，每一艘舰艇的驾驶人员为了避开彼此的冲撞，莫不拼命与机械格斗，然而，他们的努力所后来的却是急速前进，炮门全开的同盟军猛攻。

阵形和精神双方面都陷入混乱状态的瓦列舰队，在偷袭而来的杨舰队炮火之前被彻底地痛击，数十万道的能源光鞭打着帝国军，帝国军痛苦地惨叫着，炸裂的光芒就是从帝国军的伤口喷泻而出的血沫。帝国军的舰艇一艘接一艘和乘员们一起化为火球，流血量和血色令人为之动容。

“……人类总是有些优点的。”

在杨舰队的旗舰休伯利安的舰桥内，先寇布中将一边注视着荧光幕，一边评论着司令官的作战。尤里安·敏兹也一声不响地看着光与黑暗的群舞。杨推测帝国军可能会把货柜放在舰队中心，然后用层层的舰艇包围住，所以他甚至算计到就算用自动射击系统也会有足够的命中率而使得瓦列落入陷阱。

然而眼看着计划成功，部下们举出狂热的欢喜声浪时，杨却没太过乐观。

“罗严克拉姆公爵的怒气和矜持应该也到达极限了吧？他们的物资也没有足够的量来做长期战。最近，他应该就会发动全军，一举攻来。或许他会以前所未有的猛烈意志和雄壮战法……”

四周的将兵都把视线集中到他身上，杨这才注意到自己在无意误解中把应该放在心中的话说出了口，在孤独中要保持心壁上没有任何裂痕并非容易的事。

Ⅳ

帝国军所受的打击及冲击更加深了一层。勉强整顿好残兵败将，生还的瓦列跪在年轻的帝国元帅面前请罪，然而，莱因哈特只冷冷地含怒丢下一句："算了！"就离开位置，消失在众人面前了。留在原处的提督们垂着肩膀，从彼此的瞳孔中看见自己失意的表情。

"连瓦列那么会用兵的人都被打倒了……"

提督们的声音近似呻吟。

"不，就因为擅于用兵。所以才会被打败，达列肯普和舒坦梅兹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

不是他们不服输，如果瓦列是一个好战之徒，他就会追杀放下货柜转身就逃的敌人了。如果真是这样，今天也就不会中了杨的诡计了。从这一点看来，很明显的，是瓦列的理性束缚了他自己的脚步，然而，瓦列失败了，却不是完全没有收获，他在全面溃散之前，使舰队的秩序恢复完整，同时一方面侦察杨舰队战斗后的行动，结果，他发现，从达希利星系方向出现的杨舰队通过战场朝渥佛丁星域方面消失了。

杨威利每经过一次战役就变换舰队集结地和补给地，一面移动一面作战。

以前，莱因哈特仗着他天才的智慧所推断出来的事实，如今也明显地摆在其他提督的面前了，帝国军的勇将们在这一瞬间鸦雀无声了，从这件事来看中杨没有特定的根据地，这也就是他积极的战略思想。

"真糟糕，也就是说，同盟领土本身就是那家伙的基地了？"

法伦海特淡蓝色的瞳孔中夹杂着厌恶与感叹之情喃喃说道，这就是由正规军所实施的游击战，而帝国军必须勇猛追着没主要根据地的敌人作战，一想起其中的困难性，比起他们所踏遍的一万多光年的长征路途，似乎就不甚远了。

回想起来，杨威利连伊谢尔伦要塞都可以很干脆地放手不要了，原本帝国军是可以推测其不执着于硬体的根据地的行为，但是，他会贯彻这种行为到如此地步还真令人恐惧。

米达麦亚用军靴的后跟踢着地板。

"……一个舰队……"

低沉的声音中蕴含着大量的感情，有赞赏与屈辱，有感叹和愤怒，这是一碗炙热翻滚的感情杂味汤点。

“只一个舰队就把我们搞得天翻地覆！那个家伙竟能在他喜欢的时候，在他喜欢的地方出现……”

帝国军早皆知道同盟军有八四个补给基地，但是，哪一个才是杨的下一个根据地呢？太难预测了，这时候，知识反而成了人们迷惑的原因了。

“两年前，当我们在利普休达特战役中和门阀贵族的败家子们作战时，我还以为再也没有像他们一样差的无能之辈了。现在看来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看看我们的丑态，杨威利再怎么有智谋，也只不过一个舰队，而我们却对他束手无策。”

米达麦亚叹息说，法伦海特闪着冰蓝色的眼珠提议道。

“干脆我们去把他们八四个补给基地占据或摧毁，这么一来，杨舰队就会饿得动不了了。”

“那是纸上谈兵。”

罗严塔尔冷然地出言制止。

“如果我们发动全军，我军在干达尔星系的根据地就会歌空城计了，就算我们制住了八四个地方，也只是犯了分散兵力的错误而已，被杨打败的不都是各个击破的吗？”

“那么，罗严塔尔提督的意思是让大家袖手旁观那些家伙蠢动？”

法伦海特尖锐地问道。金银妖瞳提督沉稳地避开了对方的舌锋。

“话不是这么说，我们去追杀他们，他们就会逃了。目前不宜轻举妄动，否则只是给他们机会而已。”

“但是，我们的物资可不容我们悠然地冬眠呀！”

“所以我们要引出杨威利。设下陷阱将他诱出来，再包围消灭他。目前也只有这种方法了。问题是要用什么样的饵来钓他？”

“总而言之，只要打垮杨威利的舰队，同盟军就只有字典上的一介空泛名词罢了，不打倒他，我们没有办法获得最终的胜利。”

缪拉灰色的眼珠中充满沉痛的光芒。

这个时候，帝国军领袖们的眼光焦点都无法避免地投注在杨威利舰队上，而不是同盟的首都或政府，杨威利的武力比同盟政府更对他们造成现实的威胁，当军队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自立化时，征服者们的权力和权威便无以维持了。

“同盟军的行动应该有一定的模式。”

说这句话的是年轻而富血气及野心的托尔奈森中将。只要解析出其摸式，就可以知道杨下次会在哪个根据地现身了。

“那个家伙岂是个笨蛋?!”

毕典菲尔特使用了太过率直的表现法。

“照这个情形看来，如果要等到解开他的行动模式之谜，可以要花上好几年，或者我们该等到所有的补给基地都让杨威利给吃掉了再说。”

“黑色枪骑兵”的指挥官不理会因愤怒和不平而涨红了脸的托尔奈森，把眼光转向米达麦亚等人。

“如果杨像个发情的猫四处骚动的话，我们就别管他；直攻敌人的首都。”

毕典菲尔特说道，他的表现虽略嫌不上道，但意见却不见得那么不可取。

“然后我们又得再把大部分的军队撤回本国，这么一来，毫发无伤的杨威利就会从某个补给基地出发抢回首都，重建同盟，而要打倒他，我们必须远征。”

米达麦亚的语气虽已有所压抑，但是，似乎反而更刺激了毕典菲尔特。

“你怕杨威利就像小羊怕狼一样，你难道不怕后世人的耻笑?”

毕典菲尔特的说词毒辣已极，然而米达麦亚却不激动。

“我所怕的不是杨威利一个人，而是我国和前线的距离。如果你不能了解到其中的重要性，那我也没什么好跟你说的了。”毕典菲尔特沉默了，因为他能了解对方所说的含意，目前，帝国军本土和费沙之间的通讯虽然大致能维持畅通，但是补给方面谁都不敢保证，而莱因哈特的阵营中绝对没有认为缺乏补给仍可长战的愚蠢的精神主义者。

莱因哈特命令下到了诸将集合之处。

“召集所有的提督！决定作战计划。”

领命的总参谋长奥贝斯坦虽然极想知道作战的内容，但是，金发年轻主君没有做详细的说明，只是这样补充说道——

“不出一个月，杨威利的舰队就会从宇宙中消失，这将是一件简单的事。”

奥贝斯坦退下了，在他的记忆中，主君从未曾如此毫无根据地说出豪语。

V

提督们聚集的大厅，欠缺完美的装饰。如果运输队没有被杨击溃，或许建筑和内部装潢会多花一些心思，不过，目前谈得上优美的，只有站在讲台上的年轻独裁者的容姿了，但是从其优美的嘴唇中说出来的语句却极其辛辣。

“我问你们！我们为什么越过宇宙深渊，进行这一万数千光年的征服之旅？难道多为了成就杨威利之名吗？身为武人的你们的矜持长了翅膀飞了吗？”

几个提督听起这段话来如雷贯耳，裹着黑银两色华丽军服的身体僵硬了起来，尤其是“成就杨威利之名”的瓦列，舒坦梅兹，达列肯普三个提督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压住后头部似的眼睛朝下，不敢抬头，然而，瓦列毅然决然地抬起头，直视着年轻的主君。

“下官破坏了阁下常胜的声誉，罪大难当，深感惶恐，但是，不，应该说就因为这样，下官才斗胆敢言，请阁下允许下官争取胜利战绩以偿失职之过。”

“我等着看。不过，我自己本身应该出面了。”

莱因哈特的眼睛投同另一个提督。

“罗严塔尔！”

“在！”

“你率领舰队朝利欧贝鲁提星城前途，攻下该地的敌人补给基地，同时控制周边航路！”

罗严塔尔吞下了原本到嘴连接答覆，回望莱因哈特，年轻独裁者低声笑道。

“你不懂吗？审假设状态。其他的人也各自率领自己的舰队离开我身边，看到我孤立了，杨威利就会从洞窟中跑出来，我们就张开网狙击他。”

提督们交换着视线。

“那么，阁下是打算以自己做饵，只以直属的舰队对付杨威利的攻势？”

奈特哈尔·缪拉以代表众人之资问道，他从年轻的主君的眼光中得到了答案，不由得提高了声音。

“那太危险了。请允许下官留在您身边当前卫。”

莱因哈特微微一笑。

“不，不是！……”

词穷的缪拉答不出话来，米达麦亚向前踏出一步。

“我们担心的不是这一点，但是杨威利虽堪称名将，也不过是一介舰队司令官。阁下大可不必亲自出马与其较量，分出胜负。请您自重。”

年轻的独裁者同样拒绝了这个说法。

“你的辩才果然是一绝，不过，根据情报，杨威利最近晋升为元帅了，我也是帝国的元帅，和他资格相当，这不算过分。”

“全宇宙没有人能和阁下相提并论。”

托尔奈森热烈地叫着，然而，他并没有更具体的提案，所以莱因哈特也只是冷冷地点点头而已。奥贝斯坦的双眼和罗严塔尔不同颜色的双眼中，闪过冷冷的笑意，瞥了托尔奈森一眼，“奉承者”这是他们共同的想法。

米达麦亚净了净嗓子。

“下官明白，既然阁下决定了，下官多说也无益了，但是，如果阁下能将您部分的想法告知下官，下官们也比较能安心。”

“我也想过这一点。我就来消除你们的不安吧！”

莱因哈特把冰蓝色的眼睛投向守候在一角的少年艾密尔，命令他拿酒过来，他的语气与其说是命令，不如以请求来形容来得贴切些，提督们不禁为之一惊，也有人在这个时候才发现莱因哈特在旁边的桌子上摆了一层厚纸。

全身因紧张而显得僵硬的艾密尔，拿来红酒瓶和酒杯，在杯中倒满了酒，恭恭敬敬地通给莱因哈特，他没有洒出半滴酒来，这或许让那些提督们比少年本身更感到安心。

莱因哈特那双如雕刻家投注了最高热情及最高注意力所雕塑出来的手慢慢地翻转过来，鲜红色的液体便成了一道湿润的光束。从酒杯中倾倒在纸上。

提督们的视线都集中在如同浸泡于血中的纸束上。他们的视线如此地炙热，以致不禁令人怀疑如果焦点完全吻合的话，纸张是不是会着起火来？莱因哈特的手指头捉起了一纸纸，当他一张一张拿起纸时，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的眼中开始有了理解的光彩，最后，当酒渗不透的纸张出现在众人眼前时，年轻的独裁者环视四周。

“看到了吧？纸虽薄，只要重叠几十张，就可以将酒完全吸干了。我打算以这种战法对付杨威利的锐锋。他的兵力绝对没有办法突破我所有的防御

阵形。"

莱因哈特的说法极为抽象，不过，这些身经百战的勇将们都很清楚，他们了解，年轻的主君创造了堪称为艺术的用兵法，并且将付诸行动。

"然后，当他的攻击停顿时，你们就率领回过头来的舰队将他包围起来，歼灭其兵力，把他带到我面前来，不管生死。我要让自由行星同盟的主政者看看他的下场，让他们立下献城的盟书。"

没有人起头，但是，提督们都无言地一起对年轻的主君敬礼。他们又一次领教了他那战争的天才。

希尔德——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伯爵小姐——再次要求见莱因哈特是在晚餐之后。她知道莱因哈特会嫌罗嗦，可是，她还是要劝莱因哈特不要和杨正面对决。灯光照亮了她一头短发，希尔德开始说服。

"不要去管杨舰队，先攻陷行星海尼森，让同盟政府降服，然后要他们命令杨威利停止无益的抗战，这样一来，就可以不战而达到征服的目的了。"

"然后，我在纯军事上就立于败者的位置了。"

"……"

"不，不行，玛林道夫伯爵小姐。我不能输给任何人。人们对我的新生及信仰是来自于我的不败。因为我不是因圣者之德而获得士兵及民众的支持的。

莱因哈特秀丽的脸庞上闪过一抹自嘲的阴影，希尔德不禁为之一惊。她不禁想道，这个年轻人锐利的知性不反而成了不幸的原因了吗？

"那么，就遵照您意思吧！不过，我也要一起上旗舰去。"

"不，玛林道夫小姐；你不是战场上的勇者。你不上船，不会为你带来任何不名誉的后果。你就留在干达尔等着好消息吧！这一次的战斗不比前些日子的轻松，大概没有观战的余裕了。"

希尔德想抗议，但是莱因哈特又接着说道。

"如果你有什么差错，我没有办法对你父亲玛林道夫伯爵交代。"

希尔德不能再说什么了。一个名叫阿洛斯·冯·利安克隆的中尉负责指挥由二十名部属所组成希尔德的护卫队。

来为莱因哈特整理床铺的少年艾密尔指责敌将杨威利，认为杨威利四处窜逃，不堂堂正正战斗是卑劣的行为，金发的年轻独裁者微笑着摇摇他美丽的头。

“艾密尔呀，你那么说是不对的。所谓名将是只赐给那些懂得辨别该后退的时机和逃跑的方法的人哩！只知道突进而战斗的猛兽只能成为猎师的助手。”

“可是，爵阁下，您至今未曾逃过一次吧?!”

“如果有必要，我会逃，目前是因为没有必要。”

莱因哈特以平静，教导式的口吻说道。

“艾密尔，不要想学我。谁都模仿不了我的，模仿我反而对你们有害，不过，如果你以杨威利那种男人为榜样，至少就不会成为一个愚将……不，你是会当医生的。我倒说了些杂乱无章的话了。”

自己为什么准许这个少年进人心中的回廊呢？不，应该说是自己让他进来的吧？莱因哈特找到一自认为是的解答，不过，他不知道对不对，或是那是一种代价的行为，然而，莱因哈特大概不愿承认吧？

“我没有其他的生存方式，不；或许是有，不过，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就决定走这条路了，为了夺回被夺走的东西才开始踏出这一步的，不过……”

莱因哈特沉默了。“不过……”之后想说些什么呢？艾密尔无法想像。莱因哈特将视线从遥远的地方拉回少年的身上。

“睡觉吧！小孩子需要作梦的时间。”

这是以前姊姊安妮罗杰对莱因哈特所说的话。当他和来家中住宿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挤在小小的床上东拉西扯时，姊姊就会从门外传来叮咛“睡觉了！小孩子需要的作梦时间比大人多得多哟!”

艾密尔行了一个最敬礼出去之后，莱因哈特的心急速地朝现实中的敌人收敛，他站在硬质玻璃窗边，一边极目眺望一边喃喃自语。

“这是你所希望的。你要实现愿望就会来到我面前吧？奇迹的杨。”

莱因哈特冰蓝色的眼睛注视着闪烁星群，那是一双希望藉着战争以获得至高宝座的野心家的眼睛。他把裹在黑色和银色布料中的手伸向前，把手掌贴在硬质玻璃上，他在玻璃上感觉到自己脉动的反射，金发年轻人秀丽的脸上浮起微微的笑容，充实的昂扬感充满他的身体，使所有的细胞都跃动起来。

这一瞬间，他是幸福的，他失去最好的朋友已将近一年半了，而现在，他有了最好的敌人。

莱因哈特需要敌人。尽管他本身光芒四射，如果没有反射他光芒的对象

存在，一切一就显得极为空虚了。

四月四日，渥佛根·米达麦亚率领着舰队朝艾流塞拉星域出发。第二天，四月五日，罗严塔尔的舰队朝着邻接着艾流塞拉的利欧贝鲁提星域进攻。

金银妖瞳的青年提督站在旗舰托利斯坦的舰桥上，凝望着遥远的行星。

“全军回头包围，歼灭杨威利？……”

这些话有百分之九十是说在口中，所以只有他自己听得到。

“真是巧妙的战略。如果没有回头来包围的话，事情会如何演变呢?”

第七章 巴米利恩

I

所谓有的“巴米利恩星域会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实在不易确定，如果以先帝国军三个舰队的败亡为第一幕的话，那么，此次战后于宇宙历七九九年，帝国历四九0年二月就已经揭开序幕了。此外，以自由行星同盟全宇宙中的领域为陷阱，想将杨舰队围在巨大的拳蛛巢中的莱因哈特，其壮大战略是在四月四日米达麦亚舰队朝艾流塞拉星域前进时开始具体的行动。获知此消息的杨，于四月六日下令朝帝国军的总根据地干达尔星域出动，一0日，被杨召来当顾问的“银河帝国正统政府的军务尚书”维利伯尔·由希姆·冯·梅尔卡兹来到杨的身边。

当梅尔卡兹为新上任的职务而造访时，原为亡命政权的首相瑞姆夏德伯爵以一脸像涂上萤光涂料的表情着只能解释为弃上司于不顾而自顾逃命的部属行为，梅尔卡兹不是那种对误解和曲解会有过敏反应的男人。

“我在这里对伯爵阁下，对皇帝升下也没有什么帮助。倒不如帮助杨提督打倒罗严克拉姆公爵，或许还能找出最后的可能性，我想阁下应该会允许我这样的行动……”

瑞姆夏德伯爵沉默了。对于自己对幼帝一字不提的羞耻心，也隐隐约约盘据在他心头。

梅尔卡兹离开宰相府，舒奈德对他行了一个礼迎了上去，五个穿着帝国军制服看起来有些倦态的男人跟在他后面。舒奈德带着微微苦笑回头看着五个男人。

“这是帝国正统政府军的全部人员。他们要求永远跟随阁下左右。”

梅尔卡兹看着“正统政府军”士兵的脸。他们不论在年龄或体格上都没

有统一，一个看来二0岁上下的年轻男人，穿着一件很明显是承自父亲的，大小不合身的旧衣服，显得极局促，最年长的一个看似与梅尔卡兹同年龄，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表情，每一张脸都融合了忠诚、勇气和自我满足的微妙感情，梅尔卡兹放弃说服他们，因为他明白，除了顺应他们的意思及要求之外，别无他法了，于是，这支有七名成员的军队加入了杨舰队。

事实上，带着这种“非正规兵”的不只有梅尔卡兹，和莱因哈特已经交过手而战败的摩顿，卡尔先两提督也已重新编组锐减兵力，与杨舰队合并了，虽然都已向国防委员会及统合作战本部申请，但是他们都没有等到回音就擅自实施了，所以从某些方面来说，这证明了军部和秩序已经有名无实化了。

从这些事情的迹象来看，有人评论其为“最后决战时刻，同盟军的义勇兵性格”，但是义勇兵虽极富有战斗意志及勇气，从装备及指挥系统的观点来看，却是“乌合之众”。在武装抵抗运动中，他们可以成为贵重的战力，但是和大舰队正面决战时，就很难想像他们能有效地发挥实力了，以前，杨在“救国军事会议”的内战中也曾为大群空有满腔热血的义勇志愿者所苦。这一次，杨要的是摩顿和卡尔先的指挥能力，所以他也不想再在鸡蛋里挑骨头了……。

然而，除此之外，杨又发现身边还有非正规兵存在。那就是跟着尤里安·敏兹，有着壮硕体格的黑人路易·马逊少尉。

当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送来帝国军的最新动向资料时，杨远远地望着那个黑巨人质问道。

“那到底是什么人?!”

“你说什么呀?!那是路易·马逊少尉!”

“我知道。我是说，为什么连他也上了我的船舰?”

“当然是因为尤里安在这里呀！他可是个好护卫哦。”

菲列特利加简单地把话交代清楚了，跟自己的公私方面也没有细分清楚的杨完全没话可说了。于是，马逊保住了他自己的一席之地。

当杨在自己的房间中看着菲列特利加送来的资料时，他觉得高挂在心灵地平线上的太阳沉下来了，他不觉叹了叹气，根据资料显示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的直属舰队也将随着其他将领的舰队离开干达尔星域了。杨原本打算制压干达尔的意图不得不做修正了。

“好可怕的男人哪!”

杨在心中喃喃说着。他的自言自语化成了冷冽的恐怖水珠，浸透了他全身的细胞。

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的构想能力之雄大，计算之精密实在令人咋舌，一个凡人想做到其中任何一项都很困难，而这个金发的年龄人却同时具有这方面高度的大智慧。

莱因哈特麾下的提督们远远地支开，看似孤立了他自己的舰队，实则想把同盟军诱入巨大的陷阱当中，这一切都在杨的预测之内。但是莱因哈特离开干达尔星域，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杨原本打算抓住莱因哈特麾下的提督们离开主力部队的时间，在他们尚未回过头来围杀之前，来个短期决战以获得胜利的。然而莱因哈特竟然也移动了主力部队，行动路线虽然巧妙地呈现曲线路径，然而，指据电脑的推算，其行动的速度和角度是当提督们离开主力部队到最远的反转攻势的界限点时，莱因哈特本身就朝巴拉特星系突进，一直到可以肉眼看到同盟首都海尼森为止，要防备他闯入巴拉特星系，阻挠首都周边区域变为战场，杨就必须比当初的计划还早与莱因哈特交战。当然，米达麦亚及罗严塔尔就会比杨当初的预定的更接近战场，也会更快地回头来围攻。前有莱因哈特，后有罗严塔尔及米达麦亚，杨不会自我美化到相信自己可以同时随他们的攻击并且获得胜利。杨有胜算是在把帝国军完全分开来，以最高司令官莱因哈特为各个击破的对象之后，才有五成的把握。

“有五成吗……？”

事情演变至此才进入战术层面，不过，杨的立场还是很难说是有利的，杨是非胜不可，而莱因哈特则可只要维持住战线到底下的提督们赶到战场上来就行了，以莱因哈特的性格来说，“胜”比“不败”更重要，但是他的积极性、机动性的背后却有着深不见底的智慧，和冲动的莽撞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尽管如此，杨还是得胜过这个劲敌。

“不能不胜吗……？”

杨微微苦笑着，“必须”这种思考法不是他所喜欢的，尽管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如心所愿，但是他希望尽可能地走上自主和自发的路，事实上，人生的每一个足迹都覆盖着后悔的尘土……。

“尽管如此，这还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没有人来代替我吗……？”

……当然，应该是没有人的。杨常常被交付除了他之外没有人能做的料理材料，然后被迫站在厨房中工作。

发现有人急切地敲着门，杨打开遥控门一看，亚麻色头发的少年带着紧

张的神情站在外面。若看在同年龄的少女眼中，一定显得极英勇，更令人心动吧?

“我可以进来吗? 元帅。”

“我的门总是为你开着的。进来吧!”

比监护人还早四年拿到中尉阶级的少年行了一个礼进入室内。他把落在端整脸上的亚麻色前发拢上去。坐定后，杨询问他的来意，尤里安探出身子。

“您对罗严克拉姆公爵分散全军一事有何看法?”

“你说该有什么看法?”

“那么，我就说说我的想法，这很明显是个陷阱。他会这么公然地让各个提督出动到各地去，分明是引诱我们——我们的根据地是空的，你来攻击吧! 如果去了，一定会落入他们的圈套中。”

“什么样的圈套?”

杨的表情和声音都罩上一层烟雾似的，然而，尤里安的视线却有着能穿透这层层烟雾的热力和敏锐。他把视线停在杨的脸上，一口气把话说了出来。

“如果我们的舰队一接近敌人的根据地，他们的每一个舰队就会捉住时间一举回头反攻，把我们赶进一个大网中歼灭，这就是他们的圈套。”

杨脱下印染着五棱星的扁帽，抬起头来。他不知道这种时候该不该称赞少年洞察的准确性。

“您当然也知道的吧? 因为都想到了。更何况是您? 可是，您却还要自己跳进圈套中。”

杨没有说话，伸手搅乱他那头黑发，尤里安见状便把身体往前探出去，杨觉悟到躲不过少年满腔热诚，只好面对事实。

“哟，一般人都说年轻人容易冲动，年长者总是扮演着压抑的角色，现在，看来情形是颠倒过来了。你认为我会输给罗严克拉姆公爵吗?”

“您要以这种说法让我闭上嘴就太懦弱了。”

瞬间的沉默之后，杨承认错误，低下了头。

“……是我不对。你说得没错，这种说法还是太懦弱了。”

“不，是我太狂妄了，对不起。”

杨松开叉着的腿又重新坐定。

“听着，尤里安，我以‘不打没有胜算的仗’为座右铭。这一次，我也

绝对不会违背这个座右铭。”

“您有胜算?”

“老实说，不多。”

杨戴上黑色扁帽，把杂乱的头发压在底下。既然决定接受对方的询问，他就希望尽可能地把事实和真象说出来。虽然他不愿对方完全知道事实……

“但是，这是唯一的机会。罗严克拉姆公爵是在看穿了我的意图之后故意来诱我上钩的。如果只考虑到纯粹的盘算，他大可无视我们的存在，直冲首都海尼森的。应该说，这样反而比较有效率。然而，他并不这么做，也就是说，他接受了我无礼的挑战。”

“您是有感于他的意气，所以才决定堂堂正正地和他正面对决吧?”

杨以直指已心深处的表情深思。

“不，我才不会那么浪漫主义哪！我现在想的只有一点——如何利用罗严克拉姆公爵的浪漫主义及自尊来打败他。事实上，我也希望能赢的轻松些，但是，这一回这个方法却是最轻松的选择了。”

尤里安想说些什么，但是，还是闭上了他那形状极佳的嘴唇。使杨感到困惑、动摇并不是他的本意。但是，难道没有更轻松的方法吗? 尤里安不禁怀疑着。然而，不知为何，他却又犹疑着没有说出口，他只是这样说。

“总而言之，不可以太勉强自已。”

杨点点头很高兴地说道。

“没问题。勉强行事不合我的胃口。多谢你的关心。”

Ⅱ

离开根据地的前一天，也就是四月二日，杨给了底下的所有士兵，军官半天的休假。这是出战前的惯例，杨一直守着这个惯例。

司令官的传达事项，随即涌起一阵生气，但缺乏实质性的欢呼声，根据地鲁德米拉是由军事基地及岩石所形成的行星，没什么娱乐设施，时间的自由并不能说就意味着行动的自由。奥利比·波布兰看着同事高尼夫耸了耸肩。

“如果在海尼森或伊谢尔伦就另当别论了，在这种地方哪有什么自由行动? 算了，我决定去找一个夜热情的对象，你呢?”

“在房间里睡觉。”

“这么无聊的事还讲得这么大声!”

“不无聊啊!”

“开玩笑地说是无聊，老实说是更无聊。”

“你比较喜欢开玩笑吧?!”

接受了高尼夫若无其事的眼光，波布兰轻轻岔开话题。

“我不光靠开玩笑生活，不过，我可不想在没有任何情趣的情况下生活。”

“你本身就是一个笑话吧……”

“……最近你的恶意表现似乎大有进步嘛，高尼夫先生?”

“不，不，只不过是出自一个不受女人欢迎的男人的嫉妒心罢了。你可不要介意呀，波布兰先生。”

两个击坠王互相给了对方一个嘲笑。然后各自朝自己的方向走去。

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少校根本不需要思索如何去度过“到晚上三时为止的自由时间”，因为杨威利要她到他的屏阁去。菲列特利加淡淡地补了原本就淡淡的妆进了房间，杨一副不知该选择何种表情的样子面对着硬质玻璃桌，一迎进菲列特利加，他就板着脸要她坐下。

杨威利在宇宙战场上可以用一只手指头指挥万艘的大舰队，可是，这个原本希望做个历史学者的青年，在每一出人生戏剧中都不算是好学员，在某些场合，他只是一个会让舌头打结的拙劣演员。尽管如此，他仍然辛苦地转动着舌头的引擘，呼叫对方的名字，最先，他叫“上尉”，再更正为“少校”，再回好一阵子又改为“格林希尔小姐”，每一次，美丽的副官都回应了，可是，他都无话可说了。那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因为怯懦。他好不容易鼓动了和一0位于敌人作战时的精神弹簧，叫了第四次。

“菲列特利加。”

这一次，棕色眼珠的年轻女人没有立刻回答。这真是一件划时代的事，因为杨威利从来就没有叫过她的名字。她睁大了棕色的眼睛，好不容易才答了一声“是”，也因为这个字才使她恢复了说话的能力。

“觉得好像好不容易找回了一一年的时间。”

菲列特利加柔柔地微笑着。

“元帅是在艾尔·法西尔星域救了我的命之后叫我的名字的。您还记得吗?”

害羞的杨威利像个自动人偶似的点点头。

如何把被帝国军包围着的艾尔·法西尔星域的人民送走，当时二一岁的

杨中尉不甚自信的抓着头，从此开启了在他往后的人生中不断产生的“奇迹的杨”的第一页，菲列特利加为他送来了餐点。

“谢谢你，格林希尔小姐。”

年轻的中尉对着十四岁的少女认真地说道，少女不由得笑了出来，要求这位看来完全不像军人，倒像将来会有成就的学者模样的青年军官叫她菲列特利加，“逃离艾尔·法西尔”对杨、对菲列特利加而言都是一个出发点。终点还在他们的视线之外。此时，杨的目标放在折返点上，但是要摆脱停滞不前的状态却不容易。

“菲列特利加，等这场战役结束了……”

杨有系统地说到这里，但是，感情及意思已无法有效地整合，接下来的话一点脉络都没有。

“我比你大七岁，而且，怎么说，这个，我有一个完整的人所欠缺的部分，此外，我还浑身都是缺点，回顾以往种种，我还怀疑自己是不是有资格做这种要求，看来好像是利用地位压人，而且，在战斗之前的这种情况提出这种事，实在不应该……”

菲列特利加调整了自己的呼吸。她并没有为表面上的混乱而迷惑，她已经把握住了杨的心情。菲列特利加自觉一颗心加速跳了起来。

“但是，说了后悔总比不说后悔来得好……啊，真伤脑筋，从刚才就只一直随自己高兴乱讲话。总之……总之，我想结婚了。”

一口气突破关卡的杨，仿佛要吐空肺里的空气似地松了一口气，要甩开优柔寡断是需要不少体力的，菲列特利加觉得自己的心仿佛长了翅膀似地鼓动着，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她心里已经盘旋了多久的一段时间了啊!?

“我想，如果把我们两人的退休金合起来，就算将来年纪大了，应该也不愁吃穿的，而且……”

菲列特利加不断搜寻着一些字句，可是她优秀的记忆力却在这个时候背叛了她。原本应该丰富无比的词汇，不知都跑到哪里去旅行了。

“我的父亲和母亲差了八岁。这件事我应该早就要说了。如果我说了……”

菲列特利加笑了。在笑之前她就决定了。因为她觉得如果不这样，脸上的表情就会完全不同了，那会使杨感到狼狈。可是她看着杨，知道他并没有感觉到她的喜悦，同盟军史上最年轻的元帅，穿上军装也不像军人的这个青年从扁帽下面，从露出的前发下面不安地看着她。

“呃，你觉得怎样?”

杨露出了难以表现的表情，勉强形容起来，那就像接受教官口试的军官学校学生的表情，事实上，在他真正接受口试时，杨从来不曾有过如此深切的表情，他脱下了扁帽，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困惑地说道。

“……我还没有听到你的答覆，怎么样?”

“啊!?”

菲列特利加睁大了棕色的眼睛，发现到自己的失神，不禁红了脸，好或者不好对她来说是再明白不过的事了，所以她的思考和言语动作，都已经轻轻地带过那个关口了，她没有注意到障碍的存在。菲列特利加用线绳把自己那颗跃动不已的心加以控制，好不容易才得以说出口来。

“好的，阁下。”

菲列特利加反复说道。她突然有种极度不合理的疑念——她的声音是不是只有自己听得到，而杨却没听到呢?

“好的。嗯，我很高兴……”

杨笨拙地点点头。现在又轮到他辛苦地来选择词汇了。

“谢谢，该说什么……该说什么好呢……该说什么呢……”

结果，杨什么都没说。

走进亚列克斯·卡介伦中将房间的尤里安步伐显得有种异样的沉重感，感到怀疑的卡介伦在知道理由之后笑了一笑，调了一杯淡淡的掺水酒给少年。

“……是吗?姓杨的那家伙终于提起他那么一点点的勇气了?”

尤里安点点头，猛地灌下了那杯酒，却被轻轻地噎住了，冰块互相碰撞，发出了清凉的声响。卡介伦微微一笑，也在自己的杯子中倒满了酒。

“基本上说来，这是一件喜事，我们来干一杯吧?!”

尤里安看着杯子，红了脸，不只因为酒精的缘故，他为自己还没干杯就喝了酒的失礼行为致歉。卡介伦在杯子中放了冰块，把调得比刚刚那一杯还浓一些的酒推到少年面前，一做完干杯的动作，尤里安便问道。

“您说，基本上来说这是一件喜事，此话怎讲?”

“对杨来说是喜事，因为他总算有了新娘了，而且还是上上之选。对格林希尔少校来说，虽然是一件极令人好奇的事，不过，能和自己喜欢的对象结婚实在是好事，因为葬礼可以一个人举行，婚礼却非得两个人不可。”

“那么，为什么说基本上呢?您保留了什么?”

卡介伦没有立刻回答，先为自己调了第三杯酒，把杯子拿在手上，没有喝，然后回答。

“理由就在你在我们干杯之前就喝了一杯。”

“……”

“你喜欢格林希尔小姐，对吧？”

尤里安一下子激动了起来。把空酒杯重重地往桌子上一放，冰块便激烈地舞动起来。

“我祝福他们两人！真的，我很喜欢他们两人，这也是理所当然的结果……”

“我知道。”

卡介伦温和地制止了少年。

“要再一杯吗？”

“……嗯，淡的。”

中将为他调了一杯恰恰好酒。

“我知道是我多事，不过，不只是恋爱，人的心理构造是不能用数学来解答的，也不能用方程式来代。以你的情形来说，你只到达爱慕的阶段，所以不妨把它当成一段美丽的回忆来消化。但是，如果再进一层，对某一个人的爱情，就会使你失去对另一个人的爱情和尊敬，这不是善恶的问题，而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演变而成的。老实说，事情变成这样还真令人困惑。你的头脑好，性格又佳，但是不要牵扯上这种事，火是很容易引上身的。”

“嗯，我知道。”

“唔，知道就好。即使只是停在脑袋而已。”

卡介伦似乎看透了尤里安的心，他继而把话题一转。

“可是，他们两个人结婚之后会不会叫提督，少校啊？”

“应该不会吧?!”

尤里安虚应形式地回答，卡介伦便装着板直一副脸孔。

“不，我太太在结婚之后不久也还叫我上尉。每次被她一叫，我就不由得敬了礼。”

尤里安笑了，但是，卡介伦知道有八成以上是基于礼貌上的缘故。

“不管如何，这是大家都活下来之后的事了，如果他们结婚了，尤里安你怎么办？啊，可以到我家去。”

酒精以外的某种因素使得尤里安的气息显得极炙热。他把喝光的酒杯于

放回桌上，不断地轻咬着。

“我不想妨碍他们的新婚生活，嗯，怎么说呢？我可不喜欢被人家拒绝。”

听来像是开玩笑，但是尤里安是想，如果杨和菲列特利加结婚，自己该离开他们一阵子。

在尤里安的胸中，一个还没看过的行星的影像虽然不明确，但却慢慢整合出形状来，那是住于帝国领域边境的小星系的小行星，太阳系的第三行星——地球，对人类来说，那是以前唯一的居住世界，当尤里安从濒死的德古斯比司教口中听到这个名字时，他就觉得非去看一次不可。

当然，尤里安无法预知那里有些什么，如果那儿暗藏了一把可以撕裂一部分历史面纱的刀刃，那么，他必须把那把刀拿到手。不过，其中大多混入了愿望之奶，不能说只是预测知识方面的黑咖啡。

然而，尤里安觉得有前去一看的价值。尤里安在预测的能力方面远不如杨，但是，如果辅以行动和亲眼见识，应该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他觉得自己应该以有异于杨的方法来接近现在和未来。如果这次战役结束后还能幸存下来，如果能看到杨和菲列特利加结婚，他就要前往地球施行。

“希望你们幸福……”

尤里安在口中喃喃说着，把蕴荡在心头的某种遐思放在抽屉里上了锁。

这个时候，凝视着少年的卡介伦，眼中似乎也洋溢着趣味及共识的光芒。

Ⅲ

离开根据地的杨舰队一路朝巴米利恩星系继续航行。

“不知什么时候这个舰队成了一个大家族，杨要指挥控制也得花些心力！”

卡介伦对尤里安说道，然而，他自己本身也是“非正规兵”。由于失去了伊谢尔伦要塞，原任事务总监的席位应该也不见了，但是在下个职务还没有决定之前，他就以监护人的身分搭上旗舰休伯利安了。

在这个情形下，距离的缩短和紧张的增加显现出了完全的对应关系。当他们到达巴米利恩星系的最外缘，从荧幕上凝视着那如早春的嫩果似的恒星时，同盟军的干部确实听到了自己体内血管收缩的声音。

“真是不可靠的太阳啊!”

亚典波罗中将连恒星都骂了进去，可能是因为过敏的神经格外令他感到不快吧!? 就算恒星依然明亮，强烈地照耀着，或许还是会因别的因素而遭指责。

“如果不在这里阻止住罗严克拉姆公爵的话，就再也没机会了。”

这已是确定的事实而不只是共识，所以所有的幕僚们都不想再提起了，他们秉持着这无言的协定，把视线集中在他们的司令官身上，杨正和梅尔卡兹愉快地交谈着——看来是如此——看在众慕僚的眼中，大家心里的负担也稍微减轻了些，只是司令官健在，他们就有期待奇迹的可能性。

印着五棱星的黑扁帽，黑色短上衣和统靴，象牙白的领结和宽裤——晋升为元帅之后，杨的军装并没什么变化，只不过是阶级章上的星星数量多了一枚而已。然而，其所象征的一般说来是很大的，但是当事人的言行举止却看不出有什么变化，他仍然是个看来不像军人的青年。

站在杨旁边，具顾问身份梅尔卡兹穿着帝国军的黑色和银色的制服。这套制服穿在他身上有四十年之久，仿佛已与他融为一体了。这个兼具军人和武人风格，刚踏进老年期的男人在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那极为偏颇的眼光中也像极了杨的上司。

双方的前哨战以无言的侦察竞争的形式中安静地展开了，同盟军把巴米利恩星系宽达一二五0亿立方光秒的宇宙空间细分为一万个宇宙区域，以二000组的先遣侦察队掩护这些区域，建立起分析各地食品集中回来的情报系统，负责指挥营运的姆莱参谋长，在管理这种精密的作业方面，他的能力远远超越黑发的司令官，杨做的是考虑，筹划的工作，而一旦到了实施的阶级，他就觉得烦不胜烦。根据他本人的辩解，在二年前，困难重重地从艾尔·法西尔逃离之际，他已经让自己的勤勉性给磨掉了……。

进入侦察战之后三0个小时，只持续着使紧张的水位微增的沉默，但是，最后帝国军出现了，发现的人是却斯上尉所指挥的FO侦察团的一个下级军官。

“上尉，那是……!”

部下的声音虽然音量上已加以压抑，但是语气完全走样了，足以让上尉紧张得绷紧神经，出现在他的视线中的是一大片正慢慢蚕食着黑暗的宇宙空间而且渐渐扩大的光点群。光点群又化成一片波涛，吞噬了背后微弱的星

光，无声无息地朝着同盟军通回来。

上尉按下了超光速通讯的按钮，但是声音及指头都微妙地震动着。

“这里是F02先遣侦察队……发现敌人主力部队。位置在由00八四六区域朝一二二七宇宙区域方向的地方，距敌我方四0·六光秒……非常接近！”

另一方面，帝国军的侦察网也发现了在前方徘徊的一小撮集团。最先接到来自先遣侦察卫星的影像及来自哨戒小集团的报告的是原为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的部下，曾参加过奇佛萨会战的洛尔夫·奥图·布劳希基中将。

部下问他是否要追击扑灭这一小撮老鼠，他摇摇头。

“击灭侦察队充其量只是个小功，不要贪这种功劳。倒不如搜寻他们回去的方向，以探出敌人主力的位置的在。”

布劳希基的指示是正确的。当同盟军F02先遣侦察队把敌人的位置告诉同志时，同时也有了反作用。他们退回去时虽然不会遵循直线路径，但是，轨迹的曲线性却较容易就可以用战术用电脑解析出来。

接到布劳希基的报告时，莱因哈特正在总旗舰伯伦希尔舰轿上凝视着头顶映于荧幕中的星海，白皙的脸上洒着星光雨，沉浸在一片银波当中，看来就像白磁沉于水底一样，四周的人小心翼翼地不弄出声，很自然地摄住气息埋首于自己的工作中。打破这神殿般的沉默，把敌舰接近的消息报告给年轻的帝国元帅者是巴尔·冯·奥贝斯坦一级上将。

“可能会在巴米利恩星域一带和敌人接触吧！”

对于前进之时奥贝斯坦所做的推论，莱因哈特完全赞同。自古以来，成为战场之地是在敌我双方的默认之下选出的。这一次选在巴米利恩星域也是一样，不知道为什么，莱因哈特一点都不怀疑杨威利也会着眼于此处为决战场。

“……果然是这里……”

不怎么有感动的表情的金发年轻人喃喃自语着，他叫来了高级副官修特莱，命令全军休息。莱因哈特坐在指挥官席上，闭着那双有浓浓睫毛的眼睛，任一颗心浮游于宇宙当中。

同盟军这一边也在没有预期的情况下，下令全军休息，但是，最高级干部们则在会议室内喝着咖啡交谈着。杨啜了一口咖啡，他几乎不懂咖啡有什么好坏，对品茗也不热衷。

“罗严克拉姆公爵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无与伦比的天才。如果我们以同

样的兵力从正面交战，胜算太少了。”

“或许吧！”

先寇布非常率直。“逃跑”或者“打败仗”在杨舰队中不是什么禁忌。

“可是，你也不赖。今年你也已经连续捉弄了帝国军的三名擅用兵法的大将了，不是吗?”

“那是运气好。虽然不只是这样，不过，总而言之一句话，是运气好。”

这是杨的真心话。在这次会议之前，他虽然已经各个击破了三个舰队，但是，姑且不论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就算只和奥斯卡·冯·罗严塔尔或渥佛根·米达麦亚正面交战，他也没有把握还能如预期中一样高奏凯歌，虽然不是没有胜算，但是，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获胜，尤其是当时还在前哨的阶段，杨不认为莱因哈特本身或者帝国军的双璧会投进此阶段中，所以他才有心放手一赌。事情是成功了，但是，他可不认为因此就证明命运的女神特别宠爱他，他甚至觉得那三连胜已经用尽了幸运的金币了。

梅尔卡兹以温和的眼光看着年龄足当他儿子的青年司令官，但是，他却什么也没说。

“敌阵的幅度很小。所以深度和厚度一定到了某种程度。打算采中央突破的方式吗?”

派特里契夫副参谋长交抱的手臂足足有杨的两倍粗，本来，他不该做文书工作的，前线指挥的工作应该较适合他，但是从“杨舰队”被称为第一三舰队开始，杨就一直把这个充满活力，干劲的大男人放在司令部：“放任他去，令人提心哟！”这是奥利比·波布兰暗地里所说的坏话，但是以杨的立场来看，派特里契夫了解杨的作战，当他以歌剧歌手级丰厚的低音回答“果然没错”时，可以给士兵们带来很大的安定感，这些因素都是杨考虑在内的。

在进行了一次把重点放在安定幕僚的精神胜过实质意义的谈话之后，幕僚们都退了下去，只有华尔特·冯·先寇布留在众人之后，杨看着他，把视线移了开来，然后又移回了视线开口问道。

“你认为我们会赢吗？中将。”

“如果您真有获胜的信念的话……”

先寇布的音调微微越过开玩笑的范围，杨自然是不会听漏掉。

“我是打从心底想胜呀！”

“不行呀！如果您自己没有自信，又怎能让别人相信您呢?”

杨沉默了，现他实在难以抵抗先寇布辛辣的舌锋。

“如果您是一个只以胜利为目的的单纯职业军人，或者是一个不知道自己几两重而光想掌握权力的凡欲野心家，我还有煽动的价值，再者，如果您是个深信自己的正义使命而有不可动摇的信念和责任感的人，多少都会受人指使。但是您却是一个即使在战况最激况的时候也不完全相信自己站在正义一方的人。”

杨没有回答，先寇布于是用手指弹着空了的咖啡杯继续说道。

“没有任何信念却每战必胜。以唯心论的精神主义者来看，这实在是难以存在的事实。真让人伤脑筋哪!”

“我一向认为最坏的民主政治也好过最好的专制政治。所以我为优布·特留尼西特而和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作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念。”

话是这么说，杨的心中却不得不承认先寇布的指责是对的，他并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话。

在古代的地球上，当民主国家雅典和专制国家斯巴达抗争之时，小国梅乐斯谨守中立不倾向任何一个阵营。对梅乐斯拒绝隶属于己方的事感到愤怒的雅典遂视梅乐斯为民主政治的敌人而发动军队入侵，残杀人民，将其领土并为己有，称自己的行为为民主政治的胜利而举杯庆祝，这种丑陋为后世的人类历史立下了恶劣的模范，对侵略者老耻心而言，大义名分成为其最后的一件遮丑衣衫。如果侵略和虐杀是出自疯狂的专制君主的野心的话，那还有救，令人绝望的是，这种事情是由民众所选出来的领导者直接加害于选民的，民众有时候还会为侮蔑他们的人送上热烈的掌声。鲁道夫·冯·高登巴姆的确是踩着人民的肩膀走向通往宝座的路的。这是“最坏的民主政治”的归结。杨是完全不相信自己的千方百计，尽管如此，杨还是认为——最坏的专制在崩溃之后会应生最好的民主政治，但是，最坏的民主政治在垮台之后却从不会产生出最好的专制，这是一件奇妙的事……。

休息结束后便立刻发动第一级临战体制。一度松懈下来的精神活动朝着发火点急速地收敛了，所有的侦察系统都已经告知前方有众多的敌人，这使得所有将兵的心都响起了警报。

“和敌人的距离，八四光秒。”

操作员的声音透过麦克风响遍全舰，仿佛用一双冷冷的手绷紧了士兵们的肺和心脏，呼吸和心跳都立刻加速，也有人体温立刻上升。

“渐渐接近了。”

“当然，如果远离一些的话怎么办?”

在炮塔及枪座中交谈着的士兵们，低语中带着微妙的紧张及不安。如果他们随便升高温度，喷起火焰，便会把自己和别人都烧成灰烬。

杨一如往常坐在指挥桌上，支着一边膝盖，凝视着正面的荧幕，但是他突然把视线投向幕僚们。视线是依梅尔卡兹、姆莱、先寇布、尤里安·敏兹、马逊、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派特里契夫的顺序移动，虽说是一瞬间，可是也没有停下来，当视线又回到荧幕上之后，他就再也不动了。菲列 特利加的心情复杂着极大的不安及微微的灰心，她看着脱下黑色扁帽，头发杂乱不堪的年轻元帅。他是她的，可是，又不只是她的，较之自由行星同盟超过一00亿的人们对他的期望，她所求之于他的又显得那么的微小—…不，或许该说是荒诞—…希望和他共有未来。

杨又戴上了扁帽，菲列特利加也振作起了精神，把精神集中在荧幕上，因为一切事情都得等待战后保住了性命再说。

“敌军正突破黄色区域……”

操作员的声音让人有一种唾液分泌不够的感觉。随之声音突然提高了。

“完全进入射程距离了!”

这时候，炮手的手指头都已经放在发射钮上了，他们屏住呼吸，等着总司令官下达射击命令。杨一边调整呼吸一边轻轻地举起一只手，然后以一0倍于举手的速度猛地挥下手。

“射击!”

数十万道光能在黑暗中激进。在他们的利牙咬住猎物之前，帝国军的光束如猛兽般更早自栅栏中放出来，袭向敌人。利牙和利牙在半途中冲撞，化成眩目的光芒炸裂开来。

更具实质意义的“巴米利恩星域会战”开始了，时间是宇宙历七九九年，帝国历四九0年四月二四日一四时二0分。

Ⅳ

炸裂的光芒使宇宙充满了无声的鸣动。新产生的光剑切碎了白热的光漩涡，四散分解的舰体成了乱舞的影子，紧紧攫住了人们被光热烧炙的网膜。开战不到三0分钟，战况已经一口气达到激斗程度了。

不过，“巴米利恩星域会战”在一开始纯粹是以极平凡的形式开幕的，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也好，杨威利也好，彼此都怀疑对方是不是会出什

么奇招，也都打算视当时情况再行动，所以双方都不得不以正统的战法踏出第一步。

莱因哈特面对杨的攻势想出了战史上前所未有的“机动性纵深防索”战法。杨当然也有他的想法，但是他的想法却都是等对方先行有动作之手才能发动，所以惨烈的炮战及华丽的光芒对他们任何一方面言都不是必要的。然而，战争一旦开打，一开始有了动作，就如同疯狂的野马般不受骑师的缰绳管制而任意奔腾了，莱因哈特一行动，一方面在心中不停地咋舌，一方面又必须使用大部分的神经网路去修正轨道。

局部的战况变化显得急速而又无秩序可言，连莱因哈特及杨都无法全盘应对。就算下了指示，在指令尚未到达之前，情况又已有了变化，结果，下指令根本就毫无意义可言了。当帝国军的最前线回来请示该如何行动时，莱因哈特冰蓝色的瞳孔闪着怒气。

“按照个人的部署来应战呀！我要中级指挥官是做什么用的？什么事都非得我决定吗!?”

另一方面，同盟军的状况也不见得比帝国军好。当最前线的指挥官要求细部的指示时，杨叹了口气回答。

“这种事你去找敌人商量吧！因为我没什么选择权。”

正当双方的最高指挥官深感困惑时，战斗仍然急速地白热化。光束和光束、火箭和火箭燃 着敌意在宇宙中相互冲撞，彼此较量着破坏力及防御力。破坏力升高，能源中和磁场及装甲就被突破，致命的光，热乱流就席卷了整个舰艇内部。防御力增加虽然使得庞大的能源四处扩散开来，但是，偶而附近的弱小猎物会为余波所动摇而发炸，而罗在彼此放射出来的能源怒涛中翻滚着，却仍然不停地射出光束及飞弹。在自己的腹部被击入核融合飞弹，于一瞬间爆裂开来的同时，出光束撕扯开敌舰，舰艇本身仿佛被人类的偏执狂念附了体一样。

帝国军的炮火放出彩虹般的光彩袭击过来，杨的旗舰休伯利安的四周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火球。巡航舰那尔毕克的舰体中央被击中，喷出泛青光泡，从正中折为两半，随即又散为一块块的光块，照亮了宇宙的一角。

休伯利安的舰长阿沙德拉·夏尔先中校浅黑色的精悍脸上浮起恐惧的表情。

“司令官阁下！旗舰太接近前线了。恐有成为炮火集中的目标之虞，请允许撤退。”

看着舰长的杨，黑色眼珠中洋溢着鹰扬的信赖感。

“舰艇的指挥由艇长负责，中校大可放手去做。”

可是不到一0分钟，杨又巧妙地推翻了前言。

“为什么这么后退？这样不好指挥呀！”

那是因为帝国军的一部分和其他部队没了连系，开始突出了，只要有了可乘之机，构成杨的精神堡垒的支柱——用兵家的要素——就显得格外有力。杨探出身子，下了命令给菲列特利加。

结果，命令只落得没有结果的下场，因为正当突出的帝国军的第一阵对着敌人正要打开炮门时，第二阵就从背后杀来了。回避冲撞的系统急速作动，帝国军的各艘舰艇为了避开接近赤一的庞大质量而无秩序地四处乱舞，驾驶员们边咒骂着神明和恶魔，一边紧紧纹着操纵盘，拼命控制好方向。

这场混乱虽然只有短短的时间，但对杨来说却已经足够了。同盟军的各艘舰艇朝着意外演出一场杂乱舞蹈的敌人一起发射主炮。四处产生的光点立刻形成球状，球球相连，泛成一片。

帝国军的舰列开了个大洞，是由能量对座所形成的畸形混合体，巨大的能量漩涡充满了拒绝生命的冷峻。

这个情形从远距离之外的伯伦希尔战舰上也看得一清二楚，挑起了金发年轻人的怒气。

“托尔奈森究竟在搞什么！?”

莱因哈特的声音令通讯官畏缩，赶忙和妨碍电波及电磁波的干扰继续奋战，试着和其战舰取中系。操作人员也汗流浃背地忙着识别满天飞舞的敌我双方，最后确认了托尔奈森脱离了原来的部署擅自闯出阵列，在一阵没有秩序的舰队运动之后被敌人围攻了。

“了不起的勇者。”

奥贝斯坦的两只义眼发出了亮光。

“声音传得远，眼睛却只看得到眼前。这是个应该忌避的人物。”

“这场战结束之后，如果我还活着，一定听你的忠告。”

莱因哈特说道。

“可是，目前为了活命，我们必须借重他的战力，和托尔奈森取得联络！”

联络用的太空梭载着放有莱因哈特命令的通讯密封舱从旗舰伯伦希尔的船腹出发了。莱因哈特为这个绕远路的联络方法感到气结，可是，在无他可

想的情况下也只好勉强为之。

如果不能让那个满是战意及野心的托尔奈森回到原来部署的位置，莱因哈特的计划就会在战术方面遭搁浅，就算捉住他的衣领，也要把他拖回来，阵形是必须建立起秩序的。如果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投入消耗战中，很可能会中了杨威利的奇略。

莱因哈特害怕的事果然发生了。杨在千辛万苦之中巧妙地变换了阵形，把托尔奈森以外的帝国军前方部队诱入了凹形炮火的焦点内，时机之精妙令在一旁的梅尔卡兹不得不感叹佩服，帝国军就像被吸管吸出来一样，阵形崩毁，舰艇争先恐后似地跳到同盟军的炮列之前。

“射击！”

炮击的密度和正确性恰到好处。如疯狂的野牛般奔腾而来的帝国军仿佛冲撞上一道隐形墙似地倒了下来，光和热泛起波澜，四处奔散，充满勇气和昂扬感的士兵们在一瞬间化为残骸。发炸的火光上下左右连锁反应，产生了只有人类能雕琢出来的绚烂光亮宝石。然而，每一颗宝石的内部却都是与优美及华丽沾不上边的死亡之姿。

有的人肉体在瞬间蒸发。有人虽然活着，却被高热炙烧着，一边毫无意义地惨叫着，一边滑落死亡的斜坡。闪光灼烧着网膜而被夺去双眼的士兵，被意欲逃命的同伴推倒，脸上刺进了裸露出来的配电线路，在闪光的火光当中毙了命。

他们打仗的目的不在残酷，但是任谁都无法理解，正义和信念是这个世界上最嗜血的东西。最高指导者为了实现他们所倡言的正义，在喂饱他们的信念之前，必须活生生地烧死无数个士兵，或者是使他人断手断脚，如果国家的统治者放弃信念和正义的话，士兵们就可以不用眼睁睁看着从伤口送出来的内脏，在恐惧和痛苦中死去了。但是，只要他们自己置身于远离战场的安全场所，权力者们定会继续坚持“正义和信念远比人命还重要”的主张，如果说莱因哈特可以在自己和那些平庸而卑劣的权力者之间画出一条界限的话，那大概就是因为他常常站在最前线的缘故吧?!

“妈妈、妈妈……”

被爆风吹断两脚的年轻士兵用手在地上爬行着，在血泊中沙哑地嘶喊着，受伤满身血污的其他士兵一边呻吟着一边踏过这个士兵身上。只听见肋骨碎裂的声音，年轻士兵的两眼随即失去了光彩。

残酷和悲惨的景象不只是某一方的专品，受帝国军猛烈反击的同盟军也

在痛苦中呻吟翻滚。

从电磁炮中射出来的枪骑兵238弹贯穿了战舰的装甲，发出超高热而爆炸。全身被火焰拥抱着的士兵，发出奇怪地惨叫声滚倒在地上，而地板也已经呈灼热的状况，飞散的血花化做阵阵白烟蒸发了。长官下令集体弃舰，浑身血污的生还者拨开火和烟的侵吞，以体力所许可的最快速度奔向密闭式的门中。从伤口所流出来的血一和地板接触即产生新的蒸气，热气透过干底，直烧职底，新的爆炸接二连三发生，热风的巨掌打倒了士兵们。带着锐角的金属和瓷材的碎片以高速在半空中穿梭，如铜盔般切下士兵的脑袋。没有首级的尸体洒着血雨，倒在好不容易正要爬起来的同伴身上，于是，接着又发出了新的惨叫声，接触到地板的手掌在一瞬间被烧糊了，一用力拉起，皮肤便粘在地板上露出的血肉因火伤和血呈黑紫色，像戴了手套一样，密闭门关起后遮断了地狱的景象，然而，在生还者的眼前仍然开启着另一道杀戳地狱之门。

随着时间的经过，牺牲的比例也增高了，杀戳和破坏渐形激烈，数量也愈形扩大，帝国军和同盟军陷入难以自救、仿佛煮开的泥泞深渊中。

第八章 死 门

I

当初，参加“巴米利恩会战”的兵力，帝国军有舰艇八八六〇艘，将兵有二二九万五四〇〇人；同盟军则有舰艇一六四二〇艘，将兵一九〇万七六〇〇人，在数字上是不相上下，同盟军的补给线比较短，对采纵深阵形的帝国军而言就像游击兵，因此，优劣几乎相等，若要勉强说起来，或许可以说同盟军“不会立于不利之地”吧!?

但是，帝国军可以指前米达麦亚，罗严塔尔、缪拉、毕典菲尔特等人的强大增援军，而相对的，同盟军的金库中已经连一枚铜币都不剩了。如果在这里打败仗，连首都海尼森都没有配备一兵一卒，那么，自由同盟行星的命运就完全在于能否打倒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这个人了。

事态的严重性足以夺碎同盟军指挥官的心，如果有人因责任之重大而发狂，旁人也不该识之以柔弱吧!? 杨之所以不致于落得如此地步是因为从很早以前他就知道，人类的能力和可他性是有界限的，他已经改变态度了，如果杨威利赢不了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至少表示在同盟军中没有人能打得过莱因哈特。

然而，这也得是在不必看到在恐惧和痛苦中死去的士兵们的情形下才能成立的。对杨来说，自觉自己是一个大量杀人者并不是现在才有的事，但是，影像化了的破坏及流血的惨状却已足够冰冷这个一向以历史学者为职志的青年的心了，杨不得不怀疑，以前做过这种事，现在也还在做这种事的他有追求家庭幸福的资格吗? 这是以前他不能顺遂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愿望的最大原因，目前看来似乎好不容易克服了这种心理障碍，然而，要完全地调整好这种心态似乎是不可能的事，当然，就算杨放弃家庭的幸福，死去的

人也不会再活过来，但是……。

“巴米利恩会战”战略过程的壮大及精密程度是前所未见的，后世人总是将重点放在赢得“用兵家”之神话般名声的两个年轻元帅正面冲突这一点上。然而，在战斗的第一阶段，战况却出现了令人不敢相信是出自这两人指挥下的混乱场面，演变成双方都不愿置持下去的消耗战，他们都知道，再如此下去一定会直接走向破局，于是，双方都致力于这意料之外的战局收拾工作，最后，双方好不容易为这看似永无休止的相互残杀落下幕来。这里洞察和判断，以及处理的成功或许亦证明了他们的不凡，虽然表现法是消极了些……。

“哎！我们打了一场拙劣的仗呀！”

杨一边看着资料一边叹着气，用兵学本质上的冷酷在于如何有效地让我方人员就死，但是这一次，他却说离了正规的轨道，消耗了不少宝贵的战力，他感到遗憾也是其来有自的。

“如果有更多兵力就好了，再给我一〇〇〇艘，不，五〇〇艘，不，不，三〇〇艘就可以了，这么一来……”

这是程度欠缺建设性的牢骚，对状况的改善完全没有帮助，心中极清楚这一点而叹息不已的杨抓了抓黑色的头发，重新振作精神，为作战再做下一步准备。

司令官以外的人都各有任务。军医和护士动员了所有的医疗系统为负伤者做治疗。他们的做法必须在人道及效率上做一选择，而他们也不得不着重后者，从某方面看来，他们的做法是极其残酷的，先用麻醉瓦斯让痛觉神经失效，再切除患部，移植人工脏器及皮肤，用镭射切断不可能治好的手、脚，再装上内藏氢电池的义手或义脚。这些措施在利用电子照射不能使身体细胞活性化的时候才使用的，半数以上都没有经过患者的同意；所以，当恢复意识的重伤者找不到原来应该在的手或脚时，便发出发狂般的尖叫声抗议，然而，当他们叫着“还我的手脚来！”时，被切断的肢体都已经烧却处理掉了，从卫生观点来说，这些东西是不能保存的，于是，身体的一部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机械化了的人和死去的人几乎一样多。

二十七日一早，战局出现了第一个变化。结束了杂乱无章的杀戮，以最快的速度重编军队之后，杨下了快攻的命令。

面对正面冲突的敌人，杨是很少如此积极的，大多数他都是因应敌人的行动才有动作的，更有甚者，他总是尽可能地避开正面作战，代之以奇袭。

另一方面，接获“同军盟快攻”报告的莱因哈特非常常识性地下令迎击，不过，以他惯用的物力论来看，此举亦属罕有。

“这就是‘巴米利恩会战’所以混乱的原因，原本，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用兵是重在先发制人，而杨威利的用兵是重在柔性防御，这是他们各自的特长。而，在此会战中，他们却扼杀了自己的特长，想利用对方的技法来赢得最后的胜利。”

后世的战史家自信满满地如此评论，但是，不管是自动的或被动的，既然状况已演变至此，莱因哈特和杨也只有在竞技场的栅栏内尽己之力发挥所长了。除此之外，他们也各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

杨舰队以经过计算的圆锥阵形朝帝国军攻来。从敞开的炮门中射出来的有形无形的能量仿佛破坏之神的大榁般直击帝国军。帝国军也大力反击，然而却无以阻止杨舰队的前进。令人眼花缭乱的爆炸光芒照亮了更多的帝国军舰艇。

被直击的驱逐舰仿佛被各种扰乱视神经的彩色闪光所包围，化为无数的金属和非金属的细片四散纷飞。激射的能源光束弹起光和热的飞沫，形成一股股无秩序的乱流摇着舰艇。数十万支火箭卷起一阵暴风撞击着舰体，巨大的空气团和士兵从破裂的舰艇伤口被吸进黑暗的太空中。

纯白、橘、鲜红、蓝、绿、紫。一道道炸裂的光芒刺激着人们的眼睛，再加上震耳欲聋的声响，发狂者的数量必然急速增加吧!?

杨舰队的集中火力于局部的战法在过去未曾失效过，这一次也不例外，源源不断产生的光芒漩涡造成了帝国军重大的损伤，同时也产生了等量的恐怖及狼狈气氛。帝国军在一瞬间似乎要后退了，然而，突然又放弃，转而各水平方向移动，但是，这一点却仍为杨所知悉。

原想避开炮火迂回前进的帝国军抽中了下下笺，仿佛从山峡流向平原的大河似地扩散开来的帝国军，被集结在他们面前的同盟军队逮个正着，成了众矢之的。

这么有效的炮击在杨的记忆中也是值得大书特写的一个纪念碑，炮手们轻松的瞄都不用瞄就制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爆炸的火球，暴乱的能源光在太空中绘出了一个又一个发炸的火球，暴乱的能源光在太空中绘出了一幅幅血和火的油彩画。一个火球的爆炸就意味着数百倍于此的人类的死亡。

帝国军一面侧地被击溃，舰列崩散，阵形扩散开来了，杨当然不放过此良机，一道简洁但充满力感的命令下达全军。

“突进!”

杨舰队的圆锥阵全力向前冲刺，如铁剑贯穿青铜质地突破了帝国军的横列。

操控员响起一片狂喜之声。

“完全突破了！突破了!”

旗舰休伯利安的舰桥上充满了欢喜的叫声，然而，杨却没有感受到幕僚们的喜悦。

“太薄了……”

杨也只是说了这句话，就好像客人对餐馆的料理不满的低声咕哝，尤里安了解杨想说的话。帝国军的防御阵形不应该这么容易就突破的。

“立刻就有下一波敌阵来了。”

司令官的预测不到半小时就实现了，十二点钟方向出现了新敌人，从横列阵中不断地射击炮火而来。

杨舰队一面以高速继续前进，一面以他们最擅长的一点集中式炮击在对方的横列阵中打穿了几个洞，再从破洞中跳进敌阵当中，以零距离的射击打击着帝国军，打头阵的是马利诺准将的部队。

马利诺准将是夏尔先中校的前任者，曾经担任战舰休伯利安的舰长。舰长的能力及舰队指挥官的能力未必一致，但是，他却同时兼具双方面的才能。他的部队如锥子一般穿透帝国军的横列阵，突破对方防线。但是，就在大家欢呼声尚未平息之时，前方又出现了光点群，向左右方展开。这又是对方一次横列阵式的欢迎。

“又来了。到底有几层防御网啊？好像古代的女人衬裙嘛!”

咕哝着的马利诺准将不高兴地环视着幕僚们，当然，没有人回答他。欣喜的气球一旦泄了气，紧接而来的便是不安和疲劳的气氛笼罩上来。

尽管如此，同盟军仍然不减进击的速度，打开炮门射向第三阵，激烈但为时不长的战斗之后，又歼灭了敌人，同盟军响起了第三度的欢呼，在第四队的横列阵式出现之前持续着。

Ⅱ

四月二十九日，杨威利的快攻已经突破了帝国军第八层的迎击舰队。但是，同盟军的面前又出现了第九层的阵列，连接着数千光点，摆开了迎击的

阵式。

“竟有如此之深的厚度及深度……”

杨不由得发出惊叹。事前他已预测到帝国早为了迎击他，或许会押出前所未见的厚重纵深阵，但是，他却没想到竟会如此之彻底。谚语说“事实往往凌驾于个人的预测之上”，这里就是个活生生的实例。梅尔卡兹双手交抱。

“好像在剥派的皮一样。一层又一层，下一层的防阵又出现。”

“根本没有极限嘛！”

姆莱参谋长摇摇头，华尔特·冯·先寇布中将嘲讽地说道。

“现在也停不了了吧！？要继续剥第九层皮吗？或者……”

杨把视线投到一旁的梅尔卡兹脸上，得到了他要的解答之后点点头。到这个时候再停止前进并没什么好处，明明知道前头的水更深，泥更厚，同盟军却仍然必须走向湖心，尽管如此，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拉扯着看不见的线把同盟军拉进湖心的技巧却让人不得不佩服，同时又觉不快，第一，身处于如此深厚的埋阵内部，罗严克拉姆公爵是如何掌握战况的？还有，一队扫一队出现于同盟军面前的帝国军在轮到上阵之前是隐身于何处？

“阁下……”

尤里安谨慎地出声。

“什么事？”

“阁下，我知道罗严克拉姆公爵想干什么。”

杨轻轻皱起眉头看着有亚麻色头发的少年，他不喜欢被别人批评对尤里安有所偏袒，所以有时候杨会刻意对他严格些。

“表现方法要正确。罗严克拉姆公爵在想什么以及他在做什么，这两件宁可是有一光年的距离哦！”

“是。可是，目前这种情形是不到一光日的距离。”

幕僚们的视线都集中在尤里安身上，杨停了一下，催促少年发表意见。

“罗严克拉姆公爵的目的在于消耗我军，不只是在物力方面，心理上亦然。在我军突破一个阵形之后，又立刻出现另一队便是证据。”

“没错。”

梅尔卡兹喃喃说着，杨则默默地看着少年。尤里安不是信口胡扯，他是一字一句经过自己确认后才说出口的。

“他们不是从前方来的。如果来自前方，传感器应该会发现，而罗严克拉姆公爵也就不易掌握战况了。我军和罗严克拉姆公爵之间，本来就没有什

么东西。我认为敌人的兵力是像薄卡片一样左右配置的。”

尤里安喘了一口气之后下了结论。

“也就是说，他们是从左右方飘飞过来，出现在我军前方的。如果说有什么办法可行的话，那就是我们可以直接进攻罗严克拉姆公爵的本营。”

尤里安的表现在明快及正确性上真是无人可比。少年一说完，梅尔卡兹先点了点头。

“说得没错，就是这样。”

杨叹了一口气。采用这种阵形，罗严克拉姆公爵就可以直视战况，使等候在左右的部队横向移动，出现在同盟军面前，尽管如此——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想着——杨的叹息是针对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的，或者是针对尤里安的呢？

这个时候，操控局有报告进来了。帝国军的单座式战斗艇王尔古雷群正在接近当中。

“波布兰，高尼夫两舰队迎击！”

杨下了命令之后，为了思考下一波短期的战术，从指挥桌上下到座椅上来，把黑扁帽盖在脸上。

于是，一六〇架的谢巴达尼恩和一八〇架的王尔古雷，以高速在巨舰之间来回穿梭演出一场肉搏格斗战。

背地批评奥利比·波布兰的人很多，但是，却没有人称呼他为懦夫，至少，曾看过他在出击之前表现出恐惧和不安的人没有活在这世界上。

“威士忌、莱姆、伏特加、莱果杰克各中队集合了！不要被敌人喝下去了，倒是该把他们给喝了！”

波布兰向取了酒名的麾下各中队打了例行的招呼，一声令下向八方散开来。

众所皆知，波布兰的部队是三机一体的连锁战斗，但是，队长本身则以单独一人对抗敌机，并从中寻求自我之美学，表面上看来似乎有勇无谋，事实上，他以精密计算过的速度及攻势突人敌机群中，光束一闪便是一架，二闪便是两架，瞬间，敌机化成了光之火花。他超绝的技法令敌兵噤声，然而，为勇气和功名心所驱策的驾驶员所操纵的两架王尔古雷瞄准了巨大的猎物，勇猛地跃向前，朝着旁若无人的敌人背后发射火箭。

“想跟我对抗？早了半世纪 吧!?”

冷笑不已的波布兰就让背后的追踪者缠着他的战机，然后对着敌人的战

舰奔驰在宇宙中。他无视于敌方的光子弹的曳光，通斯巴达尼恩的机体，在战舰之前突然急速上升，他在接近战舰至可以公分计算了来的距离时，攀爬至舰体之上再一回转。

然而，尾追波布兰回来的两架王尔古雷却闪避不及，其中一架从正面捷进战舰的原体，化成一团杂色的火球四散送裂。另一架试着急速爬升，然而，机体擦过了战舰，发起摩擦的火花，龟裂的机体遂被吸向宇宙的深渊。

“这不能算进击坠的数目当中，和高尼夫的击坠竞争大概要输了。”

然而，波布兰这种悠然的喃喃自语余裕并不久长。他的部下们陷入了过去未曾有过的苦战中，在帝国军王尔古雷部队有八〇架击坠记录的霍斯特·修拉中校的指挥下，也以三机一体的战法对抗同盟军，同时又和己方的舰炮紧密配合，歼灭了同盟军的斯巴达尼恩。斯巴达尼恩被赶进帝国舰炮的射程内，一一在炮火前消失了。

当波布兰集结部下时，为锐减的数目感到愕然，苹果杰克中队的负责人莫兰比尔的报告中充满了痛苦。

“莱果杰克中队的生存者只剩下官以下两名。其他人都战死了……其他都……”

声音突然变弱了，波布兰胸中有不祥的预兆。

“怎么了，喂!?”

回答的声音和刚才的不一样。只有被打垮的疲累感是同样的。

“下官是沙姆契夫斯基准尉。苹果杰克中队的生存者现在只剩下官一名。”

波布兰重重地吸了一口气，当他再吐气时，右拳狠狠地敲上没有罪过的操纵盘。

有名的波布兰战队有近半数永远地消失了，这件事让同盟军不寒而栗，然而，更多的冲击还躲在扉页后深处等着他们。回到母舰的波布兰穿着飞行服在军官餐厅里喝着威士忌，高尼夫战队的副队长科尔德威尔上尉拖着疲惫的步伐走了过来。

“喂，你们的队长怎样了？我想看看他那比我更糟的脸色。”

听波布兰沉重的询问，科尔德威尔上尉站定了，脸上一副困惑及犹疑的表情，最后便以悲痛的声音回答。

“现在下官代行高尼夫战队的队长职务，波布兰中校。”

击坠王把不高兴写在脸上，又一杯酒下肚。

“我现在不想听拐弯抹角的说明。你们的队长究竟怎样了?”

上尉觉悟了，他给了波布兰不会再误解的答案。

“他战死了。”

波布兰以含蓄近似杀意的眼斜睨着上尉，几种感情的掺杂混合反而压住了他的怒号。

“被几架打落的?”

“啊……?”

“我问你是被几架打落!? 伊凡·高尼夫不应该在单打独斗的情况下被打败的。帝国军是以几架围攻高尼夫的?”

上尉低下了眼睛，做出被告般的表情。

“高尼夫队长并不是格斗战而战死的。是被巡航舰的炮击打中的。”

“……果然。”

波布兰突然站了起来，科尔德威尔不由得后退了半步。

“要料理高尼夫得动用帝国军的巡航舰!? 那么，要打我至少也要半打的战舰才行!”

波布兰笑了笑，然而，他的笑容却让上尉感到一股热气上升，波布兰把强劲的手腕一翻，科尔德威尔反射性地接住了飞过来的东西，目送着以毫无醉意步调走出军官餐厅的击坠王背影，上尉把视线落在自己手上。空了的威士忌酒瓶就握在他手中。

突破帝国军的第九阵之后，杨威利要幕僚们变更作战，他以一双困倦的眼睛环视着幕僚们，这不是他的演技，而是因作战的疲劳让他真的想睡觉。

“罗严克拉姆公爵的战术是想利用极端的纵深阵消耗我军，就如敏兹中尉所说的一样。我们如果再前进，那就是明知故犯的愚行，但是，如果停止前进，会让他们争取到不少时间，同样也会中了他的计，因此，我们唯一的胜利机会便是如何去突破敌人又重又厚的布阵。”

一段不怎么有趣的开场白之后，杨向幕僚们透露了他活动头脑之后的成果，指示了新的作战方式。

于是，四月三〇日，战局有了第一次戏剧性的变化。

Ⅲ

在这个阶段，莱因哈特没有任何积极的动作，他只是专心地承接杨的攻势，吸取杨的渗透力，和杨的正面作战只不过是把广大的自由行星同盟所有领地当成一个包围歼灭战的陷阱一部分而已，当诸将从被派出去的宇宙区域回过头来杀到巴米利恩星域时，这场战役的高潮才真正开始，而在这场华丽而壮大的高潮戏上演前的准备工作虽然比较乏味，然而，这也是莫可奈何的事。

莱因哈特为了阻挡杨的攻势，准备了二四段的迎击阵，他们打算如先前对诸将说明的，以一叠叠的薄纸吸干酒汁似地削弱杨的战力，莱因哈特这种令杨不禁感叹不已的卓绝战法有其更强劲的一面，那就是，被突破的防御阵的战力就化整为零向左右方扩散，加入后方的同伴队伍中，形成防御阵的一部分，如此一来，杨就算一胜再胜，也得面对着永久机关似无限的防御阵。

在这之前，这个战法完美地发挥了机能。但是到了四月三〇日，发生了让莱因哈特姣好的眉形皱在一起的事情，同盟军停止前进了，不仅如此，还后退了有八〇万公里远，躲进了难以探查行踪的小行星群的阴影中，好像是在策划些什么。不久，报告进来了，大量的舰队避开了帝国军的正面，向从同盟军看来为右翼，帝国军看来为左翼的方向移动。

莱因哈特冰蓝色的眼睛中浮上了一层薄薄的阴影，他难以想像杨威利会随便分散兵力。目的或许是要让帝国军的兵力散开，问题是，出动的敌军是不是主力？义眼参谋长巴尔·冯·奥贝斯坦对陷入沉思的主君说道：

“从对方故意让我们发现其动向来看，这或许是个诱饵，不过，也很可能出人意料之外的是主力部队。不管怎么说，分散我们的兵力是罗舰的行为。”

莱因哈特点了点头，然而，他的动作与其说是赞同，不如说保留的色彩比较浓些。他对在战术方面有独到见解的奥贝斯坦并没有过多的期待。义眼总参谋长虽然是个优秀的战略家及政略家，但是在实战方面，他的才华却远不及莱因哈特。

莱因哈特发现自己的手正抚弄着胸前的垂饰，如果被收藏在垂饰中的红发挚友还活着，他一定会给莱因哈特一些好的建言。失去了他，莱因哈特从战争计划的策定到实施都必须靠他自己一人担承。他失去的东西有多重大？

而失去不能失去的东西又是多么愚蠢啊!?

“请下决定，阁下。”

奥贝斯坦从旁提醒，莱因哈特才把一颗心拉回现实中。然而，要下决定多多少少必须花一点时间。

“全军转向左翼方向！我想敌人的作战方式是，看来像诱饵，实则是移动着实际的兵力。我们截击正面，给他们一个迎头痛击!”

这个时候，莱因哈特并没有完全的自信，或许不该改变原有完美的迎击法——这个想法在他脑海里游着。如果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在他身边如此进言，他一定会毫无异议地就采纳的。可是，天生的霸气使他对目前所采用的消极策略产生反弹。或许这是年轻的特质。不借部下各提督们的武力而打倒杨威利的诱惑也占了很大的因素，此外，他了解杨的战术，对莱因哈特而言，夺得先机是最重要的，即使战场限定于一家，他也不能容忍对方早他一步行动。在还没有完全整合心中的迷茫之时，莱因哈特转而采用了积极的策略。

选了直属于莱因哈特本营的少数部队之外，帝国军再度整编阵容，朝着正往左翼迂回的敌人急速前进，年轻的提督们因为从一边倒的防御而为攻势，显得情绪高涨。

然而，把敌人引进射程之内的帝国军不由得一阵愕然。原以为是同盟军的主力部队的竟是二〇〇〇艘的诱饵部队，之所以会让帝国军以为近一万艘，是因为这些部队拉着许多陨石而瞒过了雷达，当这些诱饵部队牵制住帝国军的主力时，从小行星群中蹦跳出来的同盟军主力便猛烈地朝莱因哈特的本营前进。

同盟军以最快的速度前进。因为，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他们就输定了。达斯提·亚典波罗等人一边踩着地板一边叱喝部下，他们就像巨大的弓箭般穿回了空荡的宇宙空间。

当帝国军发现时，同盟军已经阻断了他们的后路，正急进莱因哈特的本营。同盟军前进的速度连“疾风之狼”渥佛根·米达麦亚也不得不咋舌。

托尔奈森、布劳希基、阿尔顿林肯、卡尔纳普、格留涅曼诸将急忙停止朝诱饵部队前进的动作，正想回过头来，不意，诱饵部队却发出了炮火，帝国军遭受了不小的损失。尤其是当同盟军把有惯性的巨大陨石击向帝国军舰列时，一次就破坏了好几艘战舰，然而，帝国军并不把这种事放在心上，他们虽然遭受诱饵部队从背后回来的炮火攻击，却也朝着同盟军的舰列攻上

去。

如果成功的话，帝国军一定会让同盟军遭受强烈的重击，然而，杨威利的用兵术巧到极点。当帝国军的先头集团一边乱射着光束及飞弹，一边朝同盟军的右侧面攻上去时，同盟军立刻散开舰列，朝左方分散逃了——看来是这样。同盟军的舰列朝左转了一个大弯，似乎因对方的第二击而从中央断裂了。托尔奈森，布劳希基确信是如此，为了洗刷中了圈套的屈辱，便再往前推进。

变化就在这时急剧产生了，在确实将同盟军分段了的下一瞬间，帝国军的提督们发现到自己竟在同盟军的完全包围之下，这个发现令他们呆在现场了。看来像是同盟军列分段头的弯曲处，事实上因应从右侧面攻过来的帝国军攻势的变形凹形阵的凹陷部分。如果从正面对峙，帝国军是不会犯下眼看着自己陷入凹形阵中央的愚蠢错误的。自己正袭向敌人侧面的这种错觉使他们成了杨威利堪称神技的用兵法下的牺牲者。

现在，形成阻断帝国军后路的形势之诱饵部队也发射了炮火，同盟军队从前后左右袭向帝国军。

无数的光条串刺了帝国军的舰列，光刃切断了舰艇。被重重包围而失去行动自由的帝国军在闪烁的爆炸光芒中滑下了死亡和破灭的斜坡。

"阿尔顿林肯舰队，继续溃灭中！"

充满危机及恐惧的报告为旗舰伯伦希尔带来深海般沉默。噩讯接二连三抵达。

"布劳希基舰队也处于战线崩溃状态！"

报告噩讯的通讯员，声音即将失去控制了，莱因哈特知道。崩坏中的不单是舰队，也不是战线，而是他的不败神话及随之而来的权力光荣。

"被要了……"

喃喃自语的莱因哈特白皙秀丽的脸上显上一抹自嘲的阴影。如果计划中那个壮大的包围网完成的话，他就不致于败北，但是在这之前，杨威利的手掌将会握住他将他捏碎，尚未完成的包围网就只会形成难看的零星兵力，成为敌人各个击破的绝佳对象。

"一胜再胜，到最后才输了吗？吉尔菲艾斯，我就只能走到这里吗？"

白皙的手握着垂饰，在深不见底的孤独中，莱因哈特无言地问道，红发女人没有回答。而使他不能回答的是莱因哈特本人。

帝国军目前似乎勉强撑着崩溃之前身躯，就像被落雷猛击的大棵树一

样。

莱因哈特的高级副官修特莱少将走到年轻主君面前，被称为最具诚实理性的他，在面对破局之时，仍然以下了最佳决断的表情进言。

“阁下，太空梭已经准备好，请您下决心逃脱……”

回望着副官的莱因哈特，眼中泛着冷冷的光，冰蓝色的眼珠在这个时候美得让看的人为之屏息。

“别做越份的事，我从来没有学过在非必要的时候逃亡的战法。难道有懦夫成为最后的胜利者的例子吗?”

“容下官冒犯。就算逃离这个战场也不意味着败北啊！不如集合各提督的战舰，再重新进行复分战。”

金发年轻人悍然拒绝。这个时候他已经忘了前几天教导艾密尔少年时，自己所说的话了。

“如果我在这里被杨威利杀了，就表示我只有这种程度了。什么宇宙的霸者?! 那些为我战死的人一定会在天上或地狱嘲笑我。你们要让我成为别人笑柄吗?”

“阁下，请不要如此轻忽您宝贵的生命，请您把希望寄望在下一次的东山再起，务必逃离这里。”

有着黄玉色眼珠的亲卫队长奇谢林上校哀求似地说道，然而，莱因哈特白皙的脸如瓷器般静谧，拒绝了这个请求，修特莱的视线投向奇斯林的脸上，他以眼唆使着“就算暂时反抗主君的意志，也应该把他带离旗舰，”奇斯林点点头。

这一瞬间，在伯伦希尔之前警卫旗舰的二艘战舰成了集中炮火下的牺牲者，爆炸了，被直接击中动力部位的一艘战舰成了绚烂的火球消失了，另外一艘从中央折成两半，第三艘从伤口喷出了破片及能源流，朝射程外摇晃飞去。

爆炸的闪光透过荧幕重击着伯伦希尔舰内的人，散放出来的大量能源象疯狂的野马般踢撞着伯伦希尔，帝国军的总旗舰剧烈地摇晃着，在舰桥上的人，除了一个人之外都倒在地上，只有金发的年轻独裁者以其令人难以置信的平衡感觉及柔软的动作保持了不倒的态势。

奇妙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同盟军的猛攻瞬间中断了，莱因哈特帮助身旁的艾密尔少年站起来；同时把锐利的视线投向荧幕，虽然只有那么一点点，然而，画面正恢复了宇宙的黑暗实景。

操控员突然惊叫。

“缪拉舰队。缪拉舰队来援助了——我们得救了!”

最后的那句话正是代表了全舰桥上人们的心声。一阵狂喜的欢呼声随即爆开来。

Ⅳ

关于为了完成大包围网而分散出击的帝国军的诸将中，最先回头攻击的是奈特哈尔·缪拉一事多少有其理由在，他奉命去接收离巴米利恩较近的流卡斯星域的物流基地，然后在任务完成后，立刻回头包围，当然流卡斯会有武装抵抗，镇压所需要的日数也算进去了，然而，当缪拉到达流卡斯星域时，却从该处基地传来了不抵抗的宣告。

毫无抵抗地将基地和物质交给帝国军的基地负责人启布里·科库兰。当然，也有许多部下主张不要将目前对同盟极为重要而为数不多的物资交给帝国军。他们建议将八〇〇〇万吨的谷物，二四〇〇万吨的食用肉，六五〇〇万吨的家畜用饲料，二六〇万克拉的工业用钻石，三八四〇万吨的液态氢，以及其他大量的稀有金属、燃料及石油制品用放射能加以污染，使帝国军不能使用，但是，科库兰拒绝了，他的理由是这样的。

“如果是军用品那就不说了，但是，集中在这里的物资都是民生必需用品。不管支配者或政治体制如何改变，都不能破坏人民的生活。或许有人会叫我卖国贼，不过，我也只有承担下来了。”

于是，部下中的激进派便想监禁科库兰，不把物资交给帝国军，不过，其他的部下将此行动镇压下来，这么一来，流卡斯星系的物资基地便在和平的情况下由帝国军接收了，但是，当初缪拉视科库兰的行为为利己的卖国行为而厌恶他。之后，缪拉从部下口中听说了科库兰的心情，遂有感而发，想招科库兰为自己的幕僚，他想让科库兰担任统辖物资及金钱的管理要职。

然而，科库兰谢绝了邀聘。他自认是个胆小鬼，极在意世人的批评。如果有人指责他为地位而把物资交给敌人的话，他会受不了，科库兰要求缪拉要确实把物资用在民间，同时请求缪拉让他和部下回首都海尼森去，说完，科库兰便悠然地离去了。然而，科库兰的诚意并没有获得相对的评价，当他回到首都海尼森之后，被以前的部下告发，遂被以利敌之理由逮捕起来，关在接近极在的嫌犯收容所等待审判。在政治、军事呈现一片混乱之时，他的

存在似乎被沉进了忘却的深渊了，然而，就只有一个男人忘不了他，两年后，当巴拉特星系动乱结束时，奈特哈尔·缪拉派遣部下寻访科库兰的下落，救出了在收容所中由于营养失调而许久未曾与外界接触的他，之后，科库兰便在缪拉手下担任主计监的职位——这是另外的话题。

奈特哈尔·缪拉的回头及来援，为巴米利恩会战带来了第三次的状况变化。

如果没有五月二日那天缪拉的参战及猛烈的攻击的话，或许在当天还没结束之前，同盟军就捉住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了——这是那些无法抗拒假设历史诱惑的后世史家们的推测。从前些日子到这一天，杨威利的战术指挥几乎完美无误，尽管优势只持续了那么一会儿，他的才智仍让人认为已威驾莱因哈特之上了，然而，事情到了这里却有了新的变化。

因为缪拉舰队的参战而产生新活力的帝国军一举转守为攻。他们似乎决定将所拥有的一切能源消耗于此时似的大开炮门，将光束及火箭对着同盟军倾盆而下。

同盟军的舰列中不断地开出一个又一个的火花，火花消失后，便留下了一个不毛的黑洞。瞬间处于劣势的同盟军也全力反击，击碎帝国军的舰艇。

同盟军的达斯提·亚典波罗将仿佛要自体力的极限挑战似的，不眠不休地在前线指挥作战。

“我们的司令官不应该只因为对方加进了一个舰队就露出疲态认输了，我还想看看‘奇迹的杨’本领哪！”

亚典波罗一边摸着他那没有多余的时间剃胡鬓而有着扎刺感觉的下巴一边评论着。

他的评论并不完全正确，缪拉的舰队由于行动过于急速而有人落后了，跟着司令官一起抵达战场的只有全体的六成左右，大概有八〇〇〇艘，或许该说不到一个舰队吧？对杨来说，这至少是一件幸运的事。

缪拉的出现与其说是杨的失算不如说是计算之外的要素，他想到的是帝国的所有提督中，行动的迅速无人可比的渥佛根·米达麦亚，以最快的速度回头抵达战场之前把莱因哈特打倒，而现在计算中的收支似乎还在预估之内。如果按照这个事态来推移的话，胜利已经在手中了。不过，似乎还需要用到其他的的计算纸。

“这可落入权威主义的窠臼了吧!？竟然无视于缪拉的存在……”

杨把扁帽盖在脸上，边带着苦笑自言自语着。他并无意轻视帝国军最年轻的上将，结果，似乎变成这个样子了。

最先从正面承接缪拉攻击的是库顿提督的舰队。

那真是猛烈至极的攻击。战斗开始时尚有三六九〇艘的库顿舰队，在一个小时之后被击落只剩一五六〇艘，一个小时之内的损失率高达五七·七百分比，这个数字令战史家们瞠目结舌，然而却完全是事实。

当然，帝国军所付出的代价永不小，同盟军的包围网尚未崩散，炮火仍然紧密，突进的帝国军舰队撞击着固体及非固体物；喷出了爆炸光及能源流，但是，从外往内蜂拥涌入的态势方面，缪拉在这个时候比杨占优势。

“摩顿提督，战死！”

当操控员以沉重的调子传来这个噩耗时，杨一瞬间闭上了双眼。年轻的脸上清楚地浮现出失望及疲劳的神情，尤里安及菲列特利加相对而视。

残存的摩顿舰队失去了指挥官，一边承受着猛烈的炮火，一边勉强维持着舰列，和杨的本队合并，让摩顿战死的缪拉介入了杨和莱因哈特之间，极力地在敌人的猛攻之下，挺身护卫着主君。

“真是个良将啊！正确地判断、正确地战斗、正确地救了主君!?……”

即使对方立于敌对立场，却不得不感佩其力量。这种情形不只发生在杨一个人身上，莱因哈特也有这种心性，有时候，军人的心理及感性会表现出一种对敌人尊敬及仰慕，对同志轻蔑及憎恶的颠倒例外情感。

然而，事实上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感叹。缪拉的攻势越来越激烈，同盟军的舰列多处被突破，已经没有余力去填补被挖空的洞了，帝国军开始侵入同盟军的包围网中。

跃进同盟军舰列中的帝国军一举爆开了战意的喷火口。闪光和曳光的豪雨不断倾落同盟军中，超高热的火焰炙烧着他们。光条纵横奔窜，一瞬间照亮了通往死亡世界的黑暗之路，为牺牲者奏起无声的镇魂歌。

“缪拉做得很好!”

得以免去逃命的莱因哈特在伯伦希尔舰桥上喃喃说道，用艾密尔少年递给他的热毛巾擦了擦他那秀丽的脸。金发的年轻人至此方才喘了一口气。

V

看来立于存亡边缘的似乎轮到同盟军了。如果缪拉能纠集本来所有战力

的话，或许他就可以把杨舰队置于完全的反包围之下了。或许放弃这种念头反而造成了更佳的效果，同盟军被打溃、撕扯开来，在核融合爆炸的火焰及流失的能源烟幕下倒地。

然而，就整个局面来看，帝国军并没有占优势。在包围网没有被穿破的同盟军和被围在里面的帝国军之间的战斗，前者占压倒性的优势，不断消耗着时间及能源。阿尔顿林肯、布劳希基两部队现在几乎只能说是军队的残骸，长时间苦战的托尔奈森，卡尔纳普，格留涅曼的各个部队也只剩下接应缪拉自外而来的攻势，突破包围网的战力而已；托尔奈森光是防御就应接不暇了，而格留涅曼也受了重伤，把指挥权委交给参谋长。

在同盟军的包围下，整整持续死战达二十四小时以上的卡尔纳普也因损伤过重而支撑不住，当他好不容易跟莱因哈特本营之间联络上时，便要求派遣增援部队支援，当通讯员将消息传达给莱因哈特时，年轻的独裁者摇了摇他那头金黄色的头发回答。

“我没有多余的兵力。就战死在那里吧！”

并不是莱因哈特冷酷。事实上，他的本营中确实没有多余的一兵一舰，然而，他的回答却显得太苛刻了。

另一方面，听到这个回答的人反应也太过激烈了。

“叫我死！？好，我就去死！如果我先死了，在天上就轮到我当老大了。你等着看我把你当杂工，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小子！”

卡尔纳普从指挥官席站起来，对着锐减的舰队下号令。最高战速的攻势便开始了。如果攻击集中于一点的话，或许包围网就会突破，杨舰队就会崩坏。卡尔纳普的选择看来是很理所当然的，然而，这么一来却给杨制造了宝贵的机会，他在一瞬间所法定的战术简直只能以骇人来形容了。

“炮击！尽可能正确，有效地射击！”

他之所以不宁加上后面的叮咛，是因为同盟军的光束用能源及飞弹已经开始缺乏了。就在同时，杨故意把承受着帝国军内外夹攻的包围网开了一角。

帝国军见状惊喜不已，在包围网中的帝国军想朝外逃脱，而在网外的帝国军则想救同伴回急忙冲进去。双方同时涌到宇宙空间的某一点，出现了过度密集的现象。于是，杨舰队发挥了他们的特技，以一点集中的方式朝该处射击炮火。

卡尔纳普利旗舰一起消失了。咆哮着飞窜的炮火，瞄准了一艘舰艇便一

次就炸翻了好几艘，在黑暗的宇宙中建造起了无数光彩耀目的巨大墓场。

于是，战况第四度起了变化。

奈特哈尔·缪拉沙色的瞳孔中映着他那在最前线的旗舰被火球及彩色的漩涡所包围，同盟军最后集结的破坏力之猛烈，强大着实令人惊异，旗舰有六个地方破损，核融合炉有爆炸的危险，组员们都不得不退避三舍。

“阁下，请赶快逃离这里，这舰艇的命运就快终结了。”

舰长库斯曼中校苍白的脸上浮着汗珠进言道，缪拉微微地歪着头，然后答应了。但是，他不希望只是逃命。

“那么，就把司令部转到其他舰上去，距离最近的战舰是哪一艘?”

得到的回答是诺德泰休，缪拉点点头，命令舰长与他一起搭太空梭离开，不准他自杀。不败的莱因哈特以荣求己，所以不得不以光荣之锁绑住自己的脚，但是，以前曾吃过杨的败战的缪拉却从失败中学到了软性的应对办法，他搭上了太空梭，离开了濒临死亡的旗舰。

然而，当缪拉转换旗舰时，同盟军朝着诺休泰德集中火力猛攻。舰体中央部分中弹的诺休泰德立刻陷入不能航行的状态，在缪拉一行人离开之后五分钟便化为火球消失了，“到底是运气好呢?还是运气太差呢?”苦笑不已的缪拉把司令部转到战舰欧泛布鲁夫，两小时之后，又转到战舰赫尔汀去。这不是笑话，而是证明了缪拉在激战之中如何地顽强不屈，下定决心不退敌战场的奋战意志。

于是，奈特哈尔·缪拉便因在一次的会战中四度转换旗舰的行径而名留千史，可是，他勇猛，奋不顾身的作战态度并不能阻挡杨威利的攻势。杨的传记作家们都禁不住要在后面强调——光靠一个人的力量，凭借着无比的果敢及杰出的判断力领导战斗，度过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企图捉住胜利的尾巴，杨排除了缪拉参战之危险要素，在新的计划下构思战术，并一步一步将计划付诸实行。

五月五日，战况发生了第五次剧变。这次剧变的原因出在距离战场三·六光年之外的同盟首都海尼森。这一天，二二时四〇分，一道超光速通讯抵达杨的所在处，同盟最高评议会议称优布·特留尼西特下令无条件停战。当命令传到时，同盟军的炮列正把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旗舰伯伦希尔纳入射程之内。

第九章 骤变

I

无条件停战——。

在几个人苍白的脸色褪尽之后，爆发的怒气从巨大的冲击造成的混乱中产生。那正是同盟军正欲伸手箍住帝国军咽喉的时候。当他们正要让敌人断气的那一瞬间，竟然被自己的人一手拉到墙角去。

“到底想干什么！海尼森那些家伙！”

这不是问句，而是语言化了的激情。

“政府首脑部门疯了吗？我们快打胜仗了。不，是打胜了！为什么现在非得停战不可!?”

怒吼着把黑色扁帽掼在地上的是在弹指之间就可以拿下莱因哈特的旗舰伯伦希尔的亚典波罗。

在杨的旗舰休伯利安上，华尔特·冯·先寇布尖声地对杨说道。

“司令官！我有话要说！”

转过头来的杨轻轻地耸了耸肩。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所以什么都不用说了。”

“如果您明白，就请再确认一次！”

先寇布两眼燃着熊熊烈火，指着主荧幕。

“请您别管政府的命令，下令全面攻击，如此一来，您就可以掌握三件事——掌握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的性命、宇宙及未来的历史！请您下决心吧！只有您照这条路走下去，才能让历史走上正轨。”

他一闭上嘴，蕴含着一场风暴的沉默，笼罩着整个休伯利安舰桥，每个人听着彼此的呼吸声，为自己高亢的心跳而战栗，先寇布说的都是他不得不

说的话，幼年时被祖父母拉着手从帝国逃出来，靠着自己的能力及功勋升到同盟军中将，这个三五岁高大的男人在众人的环视下，从树枝上摘下了禁忌的果实。

然而，这颗禁忌的果实又是如何地甘美啊!?那是胜利、霸权、光荣的甘美果汁和芳香的混合体，而且，不仅是杨本身，其他周围的人也得以尝果中美味。

杨不说话，但是他的沉默有异于其他人的沉默，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认为他的沉默不像暴风雨，倒像和照的初春暖阳，不过，可没有人敢保证那不是因为她对杨有过度的好感而引起的误解。但是轻轻推开沉默栅栏的杨所说的话却使菲列特利加更加确信。

“……嗯，是有这种解决对策，可是，对我来说，这件衣服好像不太合我的身。你传令下去，全军后退，格林希尔少校。”

……控制了艾流寒拉星域的同盟军补给、通讯基地，正要开始调回头的渥佛根·米达麦亚是在五月二日接待了一个稀客，一艘未经确认的航行体出现在米达麦亚舰队的索敌网中，于是这次发出了信号——“停船，否则攻击!”而对方的回答却是“我是友军，请求见司令官。”

“玛林道夫小姐为什么到这里来……?”

在“疾风之狼”的注视下，踏上战舰贝欧乌尔夫的希尔德——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伯爵小姐——带着夹杂着肉体的疲劳及精神活力的微笑打了招呼，她那金色的短发和异于男性的服装更加强了像是美貌少年的印象。

在这之前，希尔德偷偷地离开了于达尔星系，前往巴米利恩星域的外围部，她半说半强迫地向负责留守的高级长官借用一艘快速巡航舰。然后在远观了开战之后的战斗及杨开始的大攻击之后，便以最快速度到达艾流塞拉星域，要救莱因哈特，她是一兵一卒都没有，因此，她只能求救于能信赖得过的同志，她之所以不使用远距离超光速通讯是因为正处于敌国领土内，有被窃听的危险性。

米达麦亚把美丽的帝国宰相首席秘书官请进司令官室，要幼校学生送上咖啡之后，他便仔细听取她的来意。

“唔，这么说来，就算现在赶到巴米利恩星域去也来不及了?”

“嗯，即使是‘疾风之狼’的快脚也来不及救罗严克拉姆公爵了。”

米达麦亚收起短暂的苦笑，问了理所当问的问题。

“那么，您说该怎么做?我推测伯爵小姐已有腹案了吧!?”

希尔德点点头，开始说明。

今天是五月二日。就算现在航程赶往巴米利恩星域，到那边也是四天后的事，也就是五月六日了，而且去的不光是一艘船，而是率领着大舰队。但是，远观战况及推测今后的状况之后发现杨威利的攻势不寻常，莱因哈特失败的可能性极浓厚，五月六日到连战场时，杨如果已经获得胜利的话，再攻击他也没有什么意义了，然而，从这里到同盟的首都巴拉特星系的行星海尼森却比前往巴米利恩近，大致算起来，可能可以早四八小时到达，所以，如果能急速调头，直冲可能完全没有防备的海尼森，降伏同盟政府，使他们命令杨停止战斗的话，就可以将莱因哈特从失败的深渊里拯救出来……。

这个时候，希尔德还不知道奈特哈尔·缪拉比预期中的日子早三天到达巴米利恩战场。

“事实上，我曾向罗严克拉姆公爵提出这个提案，但是，被拒绝了。他说，战斗，获胜才有意义，这种价值观虽然很正确，但是，如果失败的话，一切都归于零了。”

“你想罗严克拉姆公爵会失败吗?”

米达麦亚试着问过缪拉，并使缪拉无以言对，希尔德毫无惧色地直视银河帝国军的最高勇将。

“是的，根据这次事态的推移罗严克拉姆公爵将会尝到他一生中最初也是最后一次的经验。”

米达麦亚不得不承认，至少这个二二岁的年轻女性在勇敢和行动方面都有不凡的表现，尽管是开玩笑，不过还真有人将她比之于女神雅典娜。

“这一点我很清楚，可是，伯爵小姐，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米达麦亚喘起咖啡闻了闻香气，随即又把咖啡放回盘子中。

“那就是杨威利是不是会遵从政府的停战命令？以他的立场来说，胜利的果实就在眼前了，他为什么得丢下果子而停战呢？如果无视于停战命令的存在，他能得到的东西不是大得多吗?”

希尔德承认米连麦亚的疑问是正确的，有谁会放弃已经掌握了99%胜算的战争而停战呢？如果他不去理会命令而继续作战的话，首先，他就可以获得军事上的胜利。不仅如此，就算在这其间，政府崩溃了，他也可以以救国英雄的姿态，轻而易举地独揽政治权力于一手。应该没有人会错过这个机会的。可是……。

“这一点我也想过，不过，我的结论是，停战命令仍然对杨威利发生效

力。如果他有心以武力及军事方面的才能为背景掌握权力的话，以前已经有过好几次的经验了。可是，他都放过这些机会而甘愿去做一个守备边境的军人。”

“……”

“以前我的直觉觉得或许杨威利心中有比权力更贵重的东西，他这种气质值重得赞赏，不过，这个时候我们只有利用这一点了，虽然有点卑鄙……”

“可是，也或许他会突然对权力产生欲望而无视于政府的停战命令的存在，因为这一次的机会所具有的巨大魅力，是过去的例子中所没有的。”

“嗯，话是没错。这么说来，您觉得我的提案没有用处而不值得采用?”

“不……”

米达麦亚摇了摇头。

“我懂。玛林道夫小姐，我们就照你的计划去做吧！反正也没其他办法了。”

希尔德不禁觉得他的判断之快速，状况判断之精实在值得赞赏。

“谢谢。我由衷感谢您的决定。”

“可是，光是我一个人也不行。我想找其他的同志一起去。聪明如你，应该懂得我的意思吧？伯爵小姐。”

希尔德点点头。她了解米达麦亚身为武人的洁癖。如果米达麦亚没有前往战场救主君莱因哈特，而单枪匹马攻略行星海尼森的话，可能会被他指为一己之军事，政治的野心而眼睁睁看着主君被杀害或者有意看着主君被杀。这种事是米达麦亚所无法忍受的。就因为她知道“疾风之狼”是这样的人，所以希尔德才会选择他做为说服的对象，而她的判断似乎也得到了正确的回应。

如果了解米达麦亚的意思，希尔德当然就有必要问该问的问题，然而那是不可言喻的问题。

“那么，您打算找谁同行分享功绩?”

“找一个在邻近的星系，容易联络上，力量也值得信赖的男人，那就是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伯爵小姐，你有不同的意见吗?”

“不，我认为他是理所当然的人选。”

希尔德没有说谎，但是，她也没有把所想的事全说出来，她为什么选米达麦亚而不选罗严塔尔，理由何在？或许她自己永不清楚，也并不怎么相信

直觉，如果警官的直觉一定是对的，就应该不会有无有之罪而哭泣的人；如果军人的直觉是正确的，就应该不会有失败的人。可是，这一次的选择她却是根基于自觉，因为她还没有付诸理论的资料。

Ⅱ

米达麦亚告诉主要部属要改变方向直冲敌国首都海尼森，同时将和罗严塔尔舰队共同作战，部下们一时之间似乎都不知所措。

米达麦亚麾下的卡尔·爱德华·拜耶尔蓝低声地问司令官。

“罗严塔尔提督怎么想？搞不好会演变成帝国军互相残杀。”

“……你文学的想像力出人意外地丰富哪！”

米达麦亚以揶揄的口气说道，但是在这之前，他有一段短暂但明显的沉默，所以这句话，拜耶尔蓝这个青年却偶尔会表现出异常的嗅觉。米达麦亚就贵在他不是一个光靠武力做事的男人，但是，在他自己还没有将感情及理性整合好的时候，这事显然让他有些困惑。

“罗严塔尔是我的朋友，而且我也不是那种可以和一个不明事理的坏男人相交一〇年以上的温和的人。你怎么想像是你的自由，但是，要小心可能招致误解的言行。”

“是，对不起，我说了冒失的话。”

拜耶尔蓝深深地抵下头，但是，在回自己旗舰的太空梭中，他叫来部下，下令采取第一级临战体制，惊讶不已的部下问起理由，拜耶尔蓝烦躁地回答。

“时时防备敌人的奇袭不是武人该做的事吗！这里是敌国的境内，可不是故乡小学里的内院呀！不能瞒着老师偷偷午睡啊！”

做完了像是他自己少年时代的告白之后，拜耶尔蓝停止了通讯。

原来，他也认为自己想得太多，他也知道自己所敬爱的上司米达麦亚和名将罗严塔尔是密友，为什么他又会想到自相残杀之事呢？一个令他激动的想法权住了他，他竟敢将那种想像中的事说出口，而且也没有被斥责。还是把想像的翅膀先放下来吧……然而，拜耶尔蓝虽然这么想，不知何故，他也没有取消发下去的命令。

当米达麦亚以超光速通讯将希尔德的提案传回来时，罗严塔尔没有立刻

回答。兼备敏锐及胆识的他，一时之间不知如何答复。

“如果不回头的话会怎样?”当离开干达尔时，他曾这么想过，不过，如果他一个人不回头的话，功劳会被其他提督抢去，主君对他的评价也会降低，他没有想到这会成为事实，然而，事态已经急速进展到煽动着他的地步了。

贝尔玄克参谋长先前来报告，在他们附近的米达麦亚舰队中的拜耶尔蓝中将所指挥的舰队正采取了这种状况下不必要的严格警戒体制。

罗严塔尔当时没说话，但是不同颜色的两只眼睛中，却闪着锐利的光芒，知道，拜耶尔蓝是米达麦亚麾下提督中最年轻，最果敢的指挥官。不明白拜耶尔蓝为什么有敌人近在眼前似的举动，罗严塔尔想问问米达麦亚，然而，现在罗严塔尔觉得他已经有答案了，如果罗严塔尔不只拒绝希尔德的提案，同时还表现出妨碍的行动的话，米达麦亚将不惜一战?他观察着米达麦亚的表情，但是友人一点都没提到这一点。如果是米达麦亚自己下的指示，以他的个性来说，不应该只字不提的，这么说来，是拜耶尔蓝那毛头小子自作主张的了……?

乍见映现于通讯荧光幕上的罗严塔尔的金银妖瞳，表面上虽极为平静，希尔德却看见了那深不见底的深渊中所蕴含着的暴风。她知道自己的直觉，至少这一次是押对宝了，同时她也自觉到那急速产生的不安，或许，这么一来反而让这个具有不凡野心及才能的人知道有了大好的机会了?如果被人知道了现在赶了去也来不及救主君的话，恐怕连没有野心的人都会产生可怕的念头……发觉自己做了愚昧至极的事之后，希尔德一颗心七上八下。

罗严塔尔似乎看穿了她的恐慌与不安，他出声笑了笑，用力地点了点头。

“我懂了。既然你都说了，我就照玛林道夫小姐的提案去做吧!我会立刻指示所有的部队朝首都海尼森进攻，不过，为做进一步的详细讨论，我会到你那边去!当然是在舰队整合之后。”

如果叫米达麦亚回去，或许拜耶尔蓝会有过度的反应，难道是想押作人质吗?罗严塔尔也考虑到这一点了。

没有必要勉强，罗严塔尔常常会在那一颗急欲从理性之手逃脱的心套上鞍绳加以控制，玛林道夫小姐聪明又机智，但是不见得每件事都要照她的计划来。

Ⅲ

号称银河帝国军双璧的两名大将米达麦亚及罗严塔尔，率领着达三万艘的舰队于五月四日进入巴拉特星系，第二天，五月五日，他们到达了首都海尼森的卫星轨道，抬头看着夜空的市民，看见星星的光辉为银河的光点所遮掩，随即陷入恐慌状态。这是历史上第一次，首都海尼森的市民可以用肉眼看见帝国军。

在一片混乱，米达麦亚的宣言从介入行星通讯波的帝国军舰上传了下来。

“我是银河帝国一级上将渥佛根·米达麦亚。你们的首都海尼森上空已全部被我军控制，我要求自由行星同盟政府全面讲和，立刻停止一切军事行动，解除武装。否则，我军将对首都海尼森进行全面攻击。给你们三个小时考虑，不过，在此之前让你们看看余兴节目。”

这句话重在恐吓，所以米达麦亚的措词口气都显得极严峻，不久，一艘帝国军舰瞄准了六〇〇〇公里以外的行星上的一点发射飞弹。

闪光及爆炸声粉碎了大气。将士们及市民的视线漂白了的光芒急速变薄，在仍然鼓噪着耳膜的巨大声响中，橘色的光彩聚升成球型，统合作战本部大楼的黑暗倏在碎裂，破片高高扬起。被爆炸所引起的骤风吹起半个身子，紧紧趴在地上的一个士兵颤抖着声音说道。

“他们下手了，是极低周波的飞弹。”

极低周波的飞弹直射击足够将统合作战本部的地上部分完全破坏。

看着映于荧光幕上的地上凄惨景象，“疾风之狼”对希尔德说道。

“这样就够了，权力者对一般市民的家着了火是连眉毛动都不动一下，然而，一旦与政府有关的建筑物被破坏了，大概就是血色尽失了。”

“您是尽可能不想危害市民吧!?”

“嗯，我也是市民出身的呀……”

希尔德对着露出苦笑的米达麦亚投以具好感的眼光。

“提督，现在能不能下达一项消息？就说，以帝国宰相罗严克拉姆公爵之名宣誓，同盟国投降的话，最高负责人将不予问罪。我想，或许该给他们一个方向下决定。”

“依道理来说，这些话真让人泄气。不过，对你说的可能会有效果，我

这就传达下去。”

米达麦亚似乎已经完全信赖希尔德小姐的进言了。地上的一切景象都映在巨大的莹幕上，自由行星同盟的国防调整会议在远比一般市民安全的地下深处召开了，政府和军部的高官们顶着一张张像是用冻土所雕塑起来的没有血色的脸。刚刚被帝国军摧毁了停留场所的统合作战本部长德森“元帅”也把空凋的双眼钉在荧幕上。

从不合时节的冬眠中醒来，召集这个会议的最高评战会议长优布·特留尼西特打破了沉默。

“下结论了……”

特留尼西特的声音当然显得没有精神，但是，却很奇妙地欠缺危机感及悲壮感，表情就像戴着面具的人偶一样，发出机械般的声音。

“我们接受帝国军的要求。对方说的全面攻击，我们别无选择。”

艾兰兹国防委员长正待说话，特留尼西特的两眼放出针般锐利的眼神。

“我已经被罢免了吗？应该没有，那么，做决定的责任及资格就该在我手中，这是把责任加诸资格上的问题！”

“请你住口！”

国防委员长的声音恩悲怆而颤抖着。

“你没有权利滥用民主政治的制度，使其精神和历史堕落。你想一个人来腐蚀国父亚雷·海尼森一手建立起来，经过两世纪的民主国家历史吗？”

特留尼西特的嘴唇两端往上吊，使得他的脸更像戴了面具一样。

“你说得可真动听啊，艾兰兹。你大概忘记了，不过，我可记得一清二楚，那一夜是拿着昂贵的餐具组到我家来要求我一定要让你做我的幕僚。”

“而且，你从哪个企业弄到多少献金及回扣？分配选择资金时，你又从中攒了多少钱用以周转买别墅？有多少次你用公费旅行中还带着太太以外的女性去，我都知道。”

国防委员长宽阔的额头上冒出了无数不是因为闷热而跑出来的汗珠。

“我是个三流的政治业者。我能爬到现在这个地位也是拜你之赐，你对我有恩。所以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在历史上留下亡国者的臭名，请你再考虑看看，或许我们会见在这里，但是，如果罗严克拉姆公爵身在杨提督的手中，同盟就获救了。要求一个人去蒙受不幸是一件缺德的事，但是，这是事实。罗严克拉姆公爵一身，帝国撤回他们的领土之后，在他们争夺下一代的

霸权时，杨威利提督就可以趁机重新建立国防体制了。我们的下一任政治领导者会帮助他……”

“唔，杨威利?”

如果声音可以成为毒药，特留尼西特的声音就是了。

“您想想看，如果杨威利那个笨蛋以前不破坏这些护这个行星的‘女神的首饰’的话，我们就可以不受帝国军的侵略，事情会演变至此，也都是因为杨威利的缘故。什么是名将!？难道是那种看不到将来的无能者吗?”

宇宙舰队司令官比克古帅这个时候才第一次发言。

“如果有‘处女神的首饰’的话，或许这个行星，还有你们的权利能够没事，其他的星系将要遭受多大的战祸呀？你们能安然地让战争持续下去吗?”

年逾七〇岁的老将声音并不激动，但是，和特留尼西特的粗言粗语相较之下，却格外显得如花岗岩壁般的坚毅。

“总而言之，同盟的气数已尽。政治家玩弄权力，军人就像在亚姆立札所表现出来的一样，热衷于投机的冒险。大家口中喊着民主义义，努力去维持。不，连市民都把政治委交给一部分的政治业者，一点都不想参与，专制政治垮台是君主和重臣之罪，但是民主政治崩溃的话，就是全民的责任。人民有好几次机会可以合法把你从权力的宝座上赶下来。可是，大家都放弃了自已的权利和责任，把自己卖给了无能而腐败的政治家。”

“你演说完了没?”

优布·特留尼西特微微笑着。如果杨威利看见他那副嘴脸，一定会再度想起以前曾留下的恐怖和厌恶的印象。

“没错，该演说的时间已经完了。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特留尼西特议长，就算拼了我这把老骨头我也要阻止你!”

老元帅下定决心似地站了起来。出席这个会议的人是不能携带武器的，所以老将军是空着手的，但是他一点也不胆怯，朝着比他年轻三〇岁的议长逼近。

四周扬起了一片声响，开始是制止，接着便是狼狈的叫声，此时，地下会议场的门开了，几个人影跳了起来，没有警备的士兵，但是一〇个以上手拿荷电粒子来福枪的男人们的表情比士兵们还机械化，表现出没低性的顺从，一半的人围成一道肉体障壁，仿佛守护着特留尼西特一样，剩下一半的人则把枪口对等出席会议的人。

"地球教徒……!"

停止脚步的老提督，其呻吟把原惊愕而麻痹的其他人都变成了活化石，他们的视线都冻结在那些人的胸口上。那个地方清清楚楚地写着标语文字——"地球是我的故乡地球在我手中"——这是地球教徒的象征，无可置疑。

"把他们监禁起来!"

议长严肃地下达了命令。

"自由行星同盟接受银河帝国的讲和要求。同盟以立刻停止一切国事行动为证明。"

当这则通告从地上传达上来时，希尔德、罗严塔尔，米达麦亚正在位于海尼森的卫星轨道上，成为共同司令部人狼战舰的会议室中喝着咖啡注视着荧幕。

米达麦亚恭敬地低下他那蜂蜜色的头。

"玛林道夫小姐，你的智谋真是胜过一个舰队，今后还望你为罗严克拉姆公爵发挥智谋。"

"不好意思，有两位提督的协助，事情才能成功的，也请两位做为罗严克拉姆公爵的双翼，辅助公爵继续前进!"

这些话倒不如说是针对金银妖瞳提督要求的。

"老实说，我没想到事情会这么顺利哪！真是妙。"

罗严塔尔虽然扮出了笑容，但是他却感觉到自己的内心深处蒙上一层阴影。他曾算计过同盟政府不投降的可能性。难道在民主政治的本营中，那些对抗压制的正义实现者，没有人为理想而赌上自己生命的骨气吗？但是对同盟的权力者而言，是不是也有人认为只要自己的权利不保，民主政治的存亡已经无所谓了？不管怎么说，对罗严塔尔而言，事情已经结束了。

"我心里也在想，如果同盟的权力者们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拒绝我们的要求的话，我们该怎么办？我这么说或许情况显得很微妙，不过，那些人真可说是可耻的权力者呀!"

米达麦亚耸了耸肩。希尔德也点了点头，虽然说计划是成功了，但是，他们总觉得有种无可奈何的不释然感。

"一亿人花了一世纪的时间，辛辛苦苦建起来的一切，可以于一日之间毁在一个人手中。"

"所谓国之将亡就是指这种情形吧!?"

米达麦亚口中叹着不怎么有创意的感慨，回头望着旁边的同志。罗严塔尔把他的金银妖瞳映在不曾喝过的咖啡汁液表面上，然后抬起头来说道。

“我们亲眼看到了分割、支配宇宙的三大势力——高登巴姆王朝银河帝国，自由行星同盟，费沙——的灭亡，后世的历史学家们一定很羡慕我们吧!? 借用托尔奈森中将的说法就是这样吧……”

希尔德及米达麦亚和他有同感。他们口中虽然深表赞同，但是，每个人的心湖上那无法消失的小小波纹却不断地扩大……。

Ⅳ

在远离了同盟首都海尼森的巴米利恩星域中，士兵们内心的狂澜已达到顶点。他们虽然听从了杨的命令，把舰队后退，停止战斗，但是士兵们对在胜利之前竟由我方提出停战要求的无理，有一种超越狭窄视野的愤怒与绝望。

“首都到底怎么了？被帝国军围攻……”

“投降了！全面投降了！那些亡国奴，举着双手叫救命的家伙！”

“那么，自由行星同盟会怎样?”

“你说会怎样!? 只成为帝国领土的一部分啦！或许会获得认同以形式上的自治区存在……可是，也只光是形式上，而且，时间大概也不会长！”

“将来呢?”

“还用问!? 去问罗严克拉姆公爵吧！去问那个金发小子呀！因为他今后将是我们的主人了！”

有人狂怒，也有人悲叹。有的士兵对着朋友泪水滚滚地诉说着。

“我们应该是属于正义的一方呀！为什么正义需对黑暗的专制屈膝乞和?这个世界是病了。”

同意这种率直得过火的疑问的虽然不多，不过另一方面却有不同的论题。

“这是政府的利敌行为！”

这个纠弹的声音一旦响起，就化为燎原的野火一般扩及整个舰队。

“没错！政府背叛了我们。政府背叛了国民的信赖和期待。”

“他们是一群卖国贼，我们不需要听从那些人的命令！”

其中也有人痛骂了通讯军官，为什么要接收那种致命的命令？如果在这

两三个小时之内，对传出命令佯装不知的话，现在就可以逮杀罗严克拉姆公爵的。结果通讯人员却老老实实传达了，真是不知变通的低能者！

在一片否定的声浪中，也有人发出了一小株肯定的幼芽。

“……可是，我们的家人都在海尼森。如果拒绝投降就会受到全面攻击的话……因为政府的投降，家人才得以获救呀！”

说这些话的人不可能再说得更多了，由于四周的战友们都变了脸色站了起来，他知道要说出一介市民的心声是需要很多勇气的。

“我们去请求杨提督，请求他完成真正的正义。请求他不要遵循无理的停战命令……”

“对呀！就这么办！”

在一片骚动中，尤里安朝着展望室快速前进，他想和先寇布中将谈谈。

先寇布手拿口袋型威士忌酒瓶站在窗边。映着黑暗的静寂及星星跃动的双眼中闪着极为不悦的光芒。尤里安停下脚步，以失意者的沉痛眼光沉默了好一阵子。

“先寇布中将……”

回过头来的先寇布拿起口袋型威士忌酒瓶朝少年打了招呼。

“呀，你特地来见我，想必我的期待是对的。你是不是和我一样的想法，杨提督应该不理会停战命令？”

走上前来的尤里安以谨慎但不让步的表情回答。

“我了解您的心情。可是这样做会在历史上留下不好的前例。如果允许军司令官根据自己的判断而无视于政府的命令，民主政治最重要的东西，也就是国民代表控制军事力的功能就消失了。您认为杨提督可能创下这种前例吗？”

先寇布嘲讽地歪了歪脚。

“那么我问你，如果政府下令残杀丝毫没有抵抗能力的民众，军人是不是就该遵守命令？”

尤里安猛烈地摇了摇他那亚麻色的头发。

“这种事当然是不允许的。我认为在这种非人道的，在做一个军人之前，一个人的尊严受到考验时，首先自己必须是个人。到那个时候，即使是政府的命令，也有不得不拒绝的理由。”

“……”

“可是，就因为如此，除了那种情形之外，做为民主国家的军人在必须

有所行动时，就该遵从政府的命令。否则，就算你是基于人道而行事，也会被指为恣意乱行。”

先寇布无意识地把玩着酒瓶。

“孩子，不，尤里安·敏兹中尉，你说的没错。可是，我也懂这些道理。虽然懂，我还是不得不说。”

“嗯，我很了解。”

这是尤里安的真心话，他反驳先寇布的论调就是他对自己感情的理性反驳。

“杨提督对政治最没有野心，或许也没有政治的才能。但是，杨提督是不会做出像优布·特留尼西特那样把国家私物化，把政治当成附属品，背叛市民的期望。杨提督的能力或许比不上历史上的大政治家们，但在这时候，要做比较的对照，优布·特留尼西特一个人就够了。”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

尤里安松开了领结，他觉得呼吸有些困难。使自己信服比说服他来得困难得多。

“可是特留尼西特议长是大多数市民所选出来的元首，即使是因错觉而造成的结果。要修正这个错觉，不管要花多少时间，都必须由市民本身来做。职业军人是不能以武力来导正市民的错误的。如果这样做，就和两年前救国军事会议的非法武装政变一样了。军队成了领导、支配国民的组织。”

先寇布把威士忌瓶口往嘴边送，半途又放了下来。

“或许银河帝国会要求以杨提督的生命做为和平的代价。如果政府答应他们的要求，到那个时候该怎么办？难道我们就唯唯诺诺地听命吗？”

少年的脸涨得红潮，他断言道。

“绝对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

“可是政府的命令是不得不遵从的吧！?”

“那是提督的问题，而这是我的问题。我可不想遵从屈服于罗严克拉姆政府的命令，我只听杨提督一个人的命令，因为提督接受停战命令，所以我也不得不听。可是，其他的事可就另当别论了。”

先寇布盖上威士忌酒瓶的盖子，以感动的表情凝视着一七岁的中尉。

“尤里安，或许我的话有些失礼，不过，你是真的长大了。我也学学你，接受该接受的事。不过，有些事也是不能让步的，这也是你说的。”

弥漫在旗舰休伯利安会议室的空气仿佛呈现半固体化似的沉重，昂然伫立在这看不见的波动中的副官舒奈德。他那犀利的眼光射向杨威利。

“停战是不得已的，因为这是政府的决定，但是，如果你们自由行星同盟军为了保身，想把梅尔卡兹提督牺牲掉的话，我可不会听从你们的处置。”

“舒奈德！”

“不，梅尔卡兹提督，舒奈德中校所言甚是。”

杨只说了这么一句。他没有对同盟政府有何批评。原本政府就以为了拯救市民不受攻击的大义名分为投降的理由，所以杨也不可以说什么。即使就算他看穿了政府的真正用心……。

“梅尔卡兹提督要离开战舰。”

他接下来的这句话扰乱了弥漫于室内的不快流动物，就连慕僚们都惊愕了。

“我不能预知未来，但是就像舒奈德中校所说的，我已经仔细考虑过同盟政府将你交给帝国军以献媚之事。我是同盟人，我必须遵守政府的愚行。但是，你没有这种义务。如果你不离开这艘即将沉没的船，会令我为难。”

杨的表情有些犹疑，让人深信那似乎是玩笑话。

“请带一些战舰去，当然，连燃料、粮食、人员都带走。”

波动物又再度被剧烈地扰乱了。

“一旦立于战败者的地位，同盟军当然无法保有和以前一样水准的武力。我想，与其让帝国军破坏，不如藏起来好。因为，因战斗而被破坏或者自爆，是很难去确认的。”

“谢谢你，杨提督。可是你是要我去逃命而留下你一个人去扛责任吗?”

梅尔卡兹说完，杨的脸上浮起某种闪烁的表情。尤里安和菲列特利加知道那是一种会心的微笑。

“我知道你会这么说，不过，梅尔卡兹提督，我可不是让你们到别的地方去逍遥哦。因为我有个更无礼的想法，我是想，为了将来，希望你把同盟军的一部分，而且是最精髓的部分保存下来，也就是说，我希望你领导以前罗宾汉传说中所说的‘活动的谢伍德森林’。”

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室内的空气在不借助空调的情况下完全改变了。完全了解杨意思的人彼此交换着兴奋激昂的视线。总而言之，他们是有东山再起的希望。在一片嘈杂声中，杨抚摸着脸，他觉得自己似乎说了什么装模作样的话，不过，只要意思通了就可以了。

一个高亢的声音响起。

“我赞同!”

大家把视线投向说话者——奥利比·波布兰，同盟军屈指可数的击坠王似乎一点都不在意自己的发言有多大的意义。

“所谓自由行星同盟的自由就是独立自主。对于沦为帝国附属领地的同盟，我已无心眷恋，就像丧失自尊心的女人一样没有魅力。我请求能跟随梅尔卡兹提督去。”

听他这段话的人大多觉得这个比喻极了他个人的风格，同时，大家也觉得朝光明的地平线跨出一大步了。只要有人先踏出一步，跟在后面走总比带头来的轻松，大家知道，至少这不会是一条孤独的路。

“如果先寇布的许可获准，下官也想……”

“蔷薇骑士”连队长卡斯巴·林兹上校也气势雄伟地站了起来。

“我也是个亡命者之子，现在更不愿屈居于帝国下风。请让我跟随梅尔卡兹提督，但是……”

林兹凝视着黑发元帅。

“假以时日，我们一定要杨提督再做我们的总指挥。只要您在，‘蔷薇骑士’连队誓言效忠于您。”

“这是军阀化的第一步哩！宣誓效忠的对象不是国家也不是政府，而是个人。真令人伤脑筋。”

亚列克斯·卡介伦以不带嘲讽的口气说完，随即引来一阵哄堂笑声。被问起他个人的去留时，卡介伦回答。

“我要留下来，倒不如说是必须留下来，将官大量失踪会引起帝国军的疑惑。我和杨司令官留下来等候处置。”

先寇布、费雪、亚典波罗、姆莱、派特里契夫、马利诺，以及卡尔先等将官们决定打破漫长的沉默，向杨敬了一个礼。

“当我亡命而来时，已经将我的未来都交给你了，既然你决定这么做，我就不负你的期待吧!”

“谢谢！有劳您了。”

幕僚们解散之后，菲列特利加和杨留下来。是杨以眼示意她这么做的。

“对不起，菲列特利加。”

剩下他们两人时，黑发的年轻元帅笨拙地说道。

“如果是别人做这种事，我一定也会认为他是白痴，可是，结果我还是

只能以这种方式生存，相反的，我却让那些我所喜欢的同伴增加麻烦……”

菲列特利加伸出她白皙的手，为杨整理从衣领露出来的紊乱领结。棕色的瞳孔中映着对方黑色的眼珠，她微微笑道。

“我不知道你做的对不对，可是我知道，我无可救药地喜欢你所做的事。”

菲列特利加没有再说什么，因为已经没有必要了。她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帝国军中有人对骤然的停战并不感到惊愕，但是那并不是莱因哈特。当他接到总参谋长奥贝斯坦的报告时，这个金发的年轻独裁者反而像自尊心受到伤害似地转动着身体。

“怎么回事?”

莱因哈特发出凶恶的声音，被人指出理性所不允许的事实，让他觉得倍受侮辱及愤怒，即使是极为振奋人心的吉报。

“同盟军停止前进了，不仅如此，还提出停战的要求。”

奥贝斯坦的表情及声音都武装了起来，准备承接主君的激动情绪。

“太无稽了，为什么突然会变成这样!? 再一步，不，只要再半步，他们不就胜利了吗? 有什么正当的理由让他们放弃眼前的胜利吗?”

等主君平息了感情的波涛之后，奥贝斯坦说明事情的原委。他并没有说自己从同盟军那边获得这个消息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完全保持冷静。

“……你是说我的胜利是别人拱手让出来的?”

了解事情经过的莱因哈特，把包着黑色和银色衣服的优美肢体沉进指挥椅中喃喃说道。

“真是可笑，我拿到了原本不该属于我，而由别人让出来的胜利? 简直像乞讨……”

莱因哈特笑了，他从来没有过的笑容，笑容中没有华丽感及生气。一种如雕刻出来的笑容。

第十章 “皇帝万岁！”

I

宇宙历七九九年、帝国历四九○年五月五日二二时四○分。前后一二天的“巴米利恩星域会战”结束了，帝国军参战的兵力有舰艇二万四四四○艘、将兵三二万三一○○名。被完全破坏的舰艇有一万四八二○艘，遭受损伤的舰艇有八六六○艘，损伤率连一·二百分比。战死者有一五九万四四○○名，负伤有七五万三七○○名，死伤率连七二·○百分比。同盟军参战的兵力有舰艇一万六四二○艘，将兵有一九○万七六○○名。被完全破坏的舰艇有七一四○艘，遭受损害的舰艇有六二六○艘，损伤率达八一·六百分比。战死者八九万八二○○名，负伤者五○万六九○○名。死伤率达七三·七百分比。

关于这场会战的胜利者到底是帝国军，还是同盟军？战史家的见解分歧，无法统一，双方的死伤率都超过七成，这种情形已超过军事上的常识了，以小数点的细微数字来决定胜败实在没什么意义。那么，这场会战难道是“平手”吗？

主张同盟军胜利的人阐述了以下的理由。

“在巴米利恩会战中，同盟军司令官杨威利的战术指挥往往凌驾帝国军司令官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之上。在开始的阶段，两者平分秋色，罗严克拉姆公爵的纵深阵看来似乎奏功了，但是一旦崩溃后，战事的主导权就握在杨的手中了，如果不是受敌人协迫的政府下令强制停战，历史应该会明白地记载着杨是完全的胜利者。”

另一方面，倡言帝国军胜利的人提出这样的反驳。

“在巴米利恩的战斗，只是为了征服自由行星同盟及统一全宇宙的目的

之下，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所构想而展开的壮大战略中的一个小局面而已。将敌人的主力牵制在战场上；以别动兵力直冲敌人的首都，使其降伏的手段是自古以来即有的优秀战法，没必要感到廉耻的。帝国军达到战争的目的，而同盟军阻止失效，到底谁获胜，只要排除无谓的军事浪漫主义，正视结果，就可以得到解答了。”

此外，还有想夸示自己公正性的人。

“在战场上，同盟军是胜利者；在战场外，帝国军赢了。”

“在战略上，帝国军是赢家；在战术上，同盟军胜了。”

各式各样的论说都被提出来了，但是，不管是哪一种主张，倡言者都必须觉悟到会有相同程度而具说服力的反论存在，这个会战使后世产生了无数的著作，也为许多战史家挣得每日的粮食。

而当事者的心境又如何呢？很明显的：双方的最高指挥官都不认为自己是胜利者，莱因哈特无法轻易地从“我没有胜，胜利是偷来的”的这种厌恶感中解脱，另一方面，从杨本身重视战略的胜利远胜过于战术胜利的军事思想来看，他一点都不确信自己胜利，或许评价是高过了些，不过，他们确实给对方的成功比谁都高地评价，倒不如说是他们自觉到自卑感的存在。

帝国军最高司令官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帝国元帅和同盟军伊谢尔伦要塞驻留舰队司令官杨威利元帅之间正式会面是在停战生效后刚好二四小时，也就是五月六日二三时。

在这段期间，双方又各自做了什么事呢？那便是人类超过食欲及性欲的最大愿望——睡眠，在历经十二天的死斗当中，偶有战斗转缓的状态，虽有轮班休息及就地假寐的时间，但是要让被劈般的神经获得全面性的休息根本是不可能的。现在好不容易从“暂时的睡眠直通向永远安眠”的恐惧中解脱，帝国的英雄，同盟的智将都在安眠药的帮助下享受了深沉的睡眠。

在这段期间，黑色枪骑兵舰队司令官毕典菲尔特、法伦海特、瓦列、舒坦梅兹、达列肯普等赶不上战斗的帝国军领袖们都赶回战场四周了，在接获已经停战的报告之后，他们一方面感到羞愧，一方面又为欲求不满所恼，但是，仍然采取了必要的位置。

五月六日一九时，当杨威利在自己的床上被睡眠之神放逐出来时，他的四周被四万艘帝国军舰艇——完全没有损害的——所包围住，一边感叹地看着四周那重重叠叠的光点群，杨一边洗着澡，擦了脸，整理一下自己的仪容。

“被四万艘敌舰包围着喝红茶实在是很别致的气氛。”

杨悠闲地把红茶冒上来的热气蒸到脸上。尤里安所冲泡的红茶有一种久违了的甘香。餐桌上只有他和尤里安、菲列特利加、卡介伦、先寇布等五人到，如果没有帝国军可能突然狂暴地用炮火戮杀的不安，餐桌上甚至会有朋友家庭聚会的气氛，尽管如此，杨的大胆，或者该说是钝感，实在令人叹服，其他的四个人一直凝视着司令官的脸。

这个时候，梅尔卡兹所指挥的六〇艘舰队已经离开了战场，逃过帝国军的眼睛消失不见了。六〇艘船中计有西巴、卡山德拉、尤里西斯等战舰八艘、宇宙母舰四艘、巡航舰九艘、驱逐舰一五艘、武装运轮舰二二艘、工作舰二艘，事实上这些舰艇完全没有损伤，但由于窜改了资料，这些舰艇都已经在战场上被完全破坏了。搭乘的陆战要员，战斗艇员总计一万一八二⓪名。以林兹上校，舒奈德中校、波布兰中校等人为干部，当然他们在资料上都是战死者。

Ⅱ

帝国军总旗舰伯伦希尔的内部充满了庄重及优美的绝妙调和感，这是一种超越军舰的机能性感觉，杨就像乡巴佬进城一般率直地以感叹的眼光环视四周。

“……那就是杨威利?”

四周此起彼落细声交谈的声浪冲进杨的耳中，是不是很失望呢？杨不禁事不关己似地为他们惋惜。他不像莱因哈特那种风华绝代的美貌贵公子，也不像以前败死在他手里的卡尔·古斯达夫·坎普一般有着大丈夫型的个人风格，也不是冷酷锐利的秀才型，当然也不是贫相外露的小农民类型。依个人审美观点的不同，他似乎还多少称得上英俊——对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来说就是，整体看来，或许说他像一个眼看着就可以爬上副教授宝座，却由于政治力远较学识不足，以致于只能停留在讲师职位的青年学者还比较恰当。乍见之下有二七、八岁，本来是中等身材，但是由于这段时间连日的战斗，使得他显得有些削瘦。杂乱的头发从军用扁帽下方露出来，怎么看都不像军人。总之，他的外表绝不像他所缔造的战绩一般，予人那么强烈的印象。

一个砂色头发，砂色眼球的高大青年军官走上前来，对着杨行了礼。

“下官是奈特哈尔·缪拉。得以一见同盟军最高的智将杨阁下，实乃下官

之荣幸。”

“那里……彼此彼此……”

杨回了礼，也回了一句不怎么上道的客气话，当然他也没有再回答什么了。

缪拉对杨似乎有着一种无法对他抱持败北感及敌对的印象，原本对杨的武功就充满敬意的他，砂色的瞳孔深处闪着错综复杂的微笑。

“如果阁下和我们生在银河系的同一边，我一定要在您麾下学习用兵之术。事与愿违，真是遗憾。”

杨也露出了自然而温和的表情。

“不敢。我也很希望你能生在我们这一边，如果这样，我现在就能躺在家中舒舒服服地睡觉了。”

这不是客套，而是杨的真心话，如果同盟军中有缪拉这样有才能且又勇敢的舰队指挥官，杨的辛劳应该可以减轻一大半的。

缪拉笑了笑说：真是事不从不愿呀！在缪拉的带领下，杨来到了莱因哈特的房间。门前站着一个有黄玉色瞳仁的青年军官，默默地敬了礼之后，他打开了门让客人进去。这个人是亲卫队长奇斯林上校。

于是，把脱下的黑色扁帽拿在一只手上的杨威利，便和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直接面对面相会了。

强大独裁者的房间并不怎么奢华，或许是因为房间的主人所具有的华丽特质掩盖过了一切，当金发的年轻人从对面的一个沙发上站起来时，杨不可思议地感觉到自己竟听不到音乐声了，杨在伸手可及的距离下看见了这个独占神话，历史和美神宠爱的年轻人，以黑色为基调，各处配上银色的帝国军军服从来没有这么完美地映现在杨的眼中过。

从瞬间失去自我的状况下回到现实的杨，一举手敬礼，前额上的丰沛黑发便落了下来，将杨的眼睛附近给遮住了。他慌忙把头发拢上去，尽可能地恭敬地重新行了一个礼，莱因哈特也柔顺地回之以礼，越过杨的肩膀，对奇斯林点头示意。门在杨的背后关上了，现在，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人，莱因哈特秀丽的嘴唇露出微笑的形状。

“长久以来我就一直想见你一面。好不容易，我的愿望实现了。”

“不好意思。”

又是一次不怎么高明的回答，他并不想和这个金发的年轻人在辩才上一较长短，他顺着莱因哈特的邀请，坐到沙发上，重新戴上扁帽，他的头发常

常让人得有些杂乱。一个像是幼校学生样的少年打开门，送来了银制的咖啡杯组，不久，香醇的热气便飘散在大理石桌上。少年对主人投以憧憬的眼光，对客人则投以好奇的视线退了下去，莱因哈特以流利的动作拿起杯子。

“我们有各种因缘。三年前的亚斯提星域会战，你还记得吗?”

“我接到阁下的通讯，上面说愿健壮至再战之日。托你的福，虽然恶运频繁，仍得以苟活至今。”

“我没有接到你的回音。”

莱因哈特笑了，杨也受影响地装出了笑容。

“非常抱歉。”

“我不是要跟你讨回这个镇……”

莱因哈特收起笑容，安静地把杯子放回盘子上。

“怎么样?要不要来我这边?听说你已被授与元帅的称号，我也可以给你帝国元帅的称号。现在，我们这边应该有比较实质性的东西。”

事后，杨曾自问。如果不是事先妄想过这种情形，并且也已准备好答案的话，自己究竟能不能对得住这个劝诱。

“这是我无比的光荣，不过，我希望能辞退。”

“为什么?”

看不出莱因哈特有多少惊讶，不过，会这样问是理所当然的事。

“因为我认为我恐怕帮不了阁下的忙……”

“谦虚吗?或者，你想说我欠缺主君的魅力?”

“没这种事。”

杨微微加强了语气，他在想该怎么说明才不会伤到金发的年轻人?令人惊讶的是，他并不是怕触怒独裁者，而是拒绝这种亲切的邀请令他有罪恶感。

“如果我生在帝国，就算阁下不来邀请，我也一定会投效阁下麾下。但是，我是喝和帝国人不同的水长大的，我听说，喝了不习惯喝的水恐有伤体之虞。”

似乎连自己都觉得这个比喻太蠢了，杨为了争取时间端起咖啡往嘴边送，即使拥护红茶一如杨也知道，这杯黑色的液体中投注了最好的咖啡豆及最好的技巧，莱因哈特似乎不因被拒绝而感到愤怒，他也拿起了咖啡杯。

“我认为那些水未必适合你。和你伟大的功勋相较之下，你不是显得太没有成就，而且受掣肘的时候也太多了吗?”

只要能拿到退休金就好了——杨当然不能这么说，所以他只得厚颜地板起脸来回答道。

“我本身觉得已经很有成就了。而且，我喜欢这种水的味道。”

“你的忠心只是针对民主主义，是吧?”

“嗯，唔……”

杨淡淡地回答，然而，莱因哈特仍然放下杯子，开始认真地讨论起来。

“民主主义有这么好吗? 银河联邦的民主共和政治不是生出了鲁道夫·冯·高登巴姆这样丑陋的畸形儿吗”

“……”

“而且，把你所挚爱的——我是这么想——自由行星同盟交到我手上的就是由多数的同盟国民按照自己的意志所选出来的元首。所谓的民主共和政治就人民代表自由意志贬低自己本身的制度及精神的政体?”

对方放言至此，杨不得不加以反驳了。

“对不起，依照阁下的说法，让我觉得像是因火灾而否定的火的价值一样。”

“唔……”

莱因哈特歪嘴，但即便是这种动作似乎永不能破坏金发年轻人的优美感。

“或许吧! 那么，专制政治不也一样了吗? 我们不能因为偶尔出了一个暴君就否定了具有领导性的政治功劳呀!”

杨以闷闷不乐的表情回望着对方。

“我可以加以否定。”

“如何否定?”

“因为侵害人民的权利只在人民本身。换句话说，当人民把政权支付给鲁道夫·冯·高登巴姆，或者更微不足道优布·特留尼西特这类人的时候，责任确实是在人民本身，他们责无旁贷，而最重要的就要在这一点，所谓专制政治之罪就是人民把政治的害处归结到他人身上，和这种罪恶比起来，一〇〇个名君的善政之功就显得渺小多了，更何况，像阁下您这么聪明的君主是难得出现的，所以功过自然就很明显了……”

莱因哈特看来似乎一片茫然。

“我觉得你的主张大胆又新鲜，不过有极端之嫌。连我只能略表赞同，你是想借此说服我吗?”

“不是的……”

杨困惑地回答。事实上，他是很困惑，他完全无意去说服莱因哈特或问倒他。他习惯性地脱下扁帽，拨了拨长而乱的黑发，显得有些慌。要对抗莱因哈特的优美举止固然无理，但是眼前最重要的是沉着。

“……我只是针对您的主张提出对照性的看法，因为我在想，相对于一个正义，是不是在相反的角度一定会存在另一种等量等质的正义？所以，只是提出来说说。……”

“正义不是绝对的，也不是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的，这就是你的信念吗？”

讨厌“信念”这个说词的杨补充道。

“这只是我的想法，或许宇宙中存在着独一无二的真理，有着可以解答的联立方程式也不一定，不过，那不是我的短手臂可及的。”

“这么说来，我的手是比你的更短了。”

莱因哈特略带嘲讽地微笑着。

“我不认为真理是必要的。自己想要的东西只需要自由行使的力量就行了，反过来说，那就是一种可以不听命于讨厌的家伙的力量，你不这么认为吗？你没有讨厌的人吗？”

“我所讨厌的是只把自己藏在安全的地方，然后赞美战争，强调爱国心，把别人推到战场上去，而自己在后方过着安乐生活的人。和这种人共同生活在一面旗帜之下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

杨的口气超乎嘲讽而达到了辛辣的程度，莱因哈特趣味盎然地注视对方。发现到这视线的杨赶忙净了净嗓子。

“您不一样，您常常站在阵首。恕我失言，我实在是感慨不已。”

“果然，只有这一点你认同我了。我很高兴。”

莱因哈特扬起了音乐般悦耳的笑声，然而，杨却感觉到他的表情突然显得透明了许多。

“我有一个朋友。当我们发誓要把宇宙拿到手中同时也这样宣誓过——绝不学卑劣的大贵族行径，一定站在阵首作战，赢得胜利……

莱因哈特虽然没有说出名字，可是，杨却可以推测出来。那个朋友就是帮他从暗杀手中抢回一条命而牺牲自己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

“我随时随地打算为那个朋友牺牲。”

莱因哈特一边用白皙的手指头把落在额前的华丽金发往上拢一边说道。或许他把杨看作钢琴上的键盘，演奏着他的安魂曲。

"然而，事实上牺牲的总是他。我一直习惯性地这样倚赖他，结果，连他的生命都为我丢掉了……"

冰蓝色的瞳孔反射着灯光，他下了断言。

"如果那个朋友现在还活着，我面对的应该不是活着的你，而是你的尸体。"

杨没有回答。因为他知道金发的年轻人不需要他的回答。

莱因哈特轻轻地叹一口气，转移话题，他似乎想把心拉回到现实世界来。

"刚才我从占领你们首都的我军指挥官那儿接到报告。大概是你的上司宇宙舰队司令长官，所宣告的内容是说，军部的责任都由他担起，希望不要再问罪他人。"

杨不禁动容了。

"这的确像是比克古司令长官所说的话。不过，我恳求阁下，请您拒绝他这个请求。让长官一人担起责任就显得我们太过没价值了。"

"杨提督，我不是一个复仇者。对帝国的贵族们而言，我永志不在报仇，但是，我认为你们跟我是互争长短的敌人。逮捕军事最高负责人统合作战本部长下狱是不得已的事，不过战火熄灭之后再为没意义的事件流血不是我们喜欢的。"

莱因哈特的表情在这个时候有一种高深的自傲，杨完全相信他的话，自然地敬了一个礼。

"对了，如果让你重获自由之身，今后你有什么打算?"

对于这个问题，杨一点都不需要犹豫。

"退役。"

瞬间，莱因哈特以他那冰蓝色的眼睛凝视着年长他九岁的黑发提督，他以没来由的体谅心情点点头。

会面结束了。

在回自己的旗舰休伯利安中，杨忍不住沉思着。莱因哈特对民主共和政体的指责太过尖锐了。

"依自己的自由意志贬低自己本身的制度及精神的政体……"

地表上最硬的碳结晶体——钻石的形成需要巨大的地质压力。同样的，要孕育人类的精神中最重要的东西——对抗权力及暴力希求自由和解放的精神，强者的压抑也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吧?适合"自由"的环境只会使自由堕

落。

杨不懂。世界上有太多事情不是以他的智慧所能断定的。将来会不会出现明快解答的日子到来呢?

Ⅲ

踏上同盟首都海尼森土地的莱因哈特，接受了罗严塔尔、米达麦亚两提督及首席秘书官希尔德·冯·玛林道夫的欢迎，这一天时值初夏，刺骨的雨雾、笼罩在皮肤上，年轻人帝丽的金发沾满了露珠。

“莱因哈特皇帝万岁!”

五月一二日这一天，动员护卫年轻独裁者的士兵本来有二〇万人，但是，轮到休假的士兵们为了想看看他们忠心及崇拜的对象一眼，纷纷跑出宿舍，狂热的欢呼声仿佛要撕扯开雨、雾所罩成的薄幕。

“皇帝万岁！帝国万岁!”

以前回响着大叫“打倒帝国”的那些自称为爱国者的叫声及反战主义者被施暴的街角，现在都充满了支持征服者的专用浪，看见从地上车的窗户上摇着手的金发年轻人，士兵们的欢呼声更加高亢，狂热气氛更浓，因太过感动而哭泣的人数大概足以编成一个师团了。现在，在他们心中已不在乎有多少人为了这位他们所崇拜的年轻人而死，也不在乎今后还必将有更多的人为他而亡。

由于受到士兵们的欢迎，莱因哈特比预定的时间稍晚低达原有的最高评议会大楼。

莱因哈特对于此次的远征该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解决，他不仅在这里汇集军人的见解，也参考了随行的行政专家们的意见。不能单纯的因为胜利了就不做变动，照原有的制度来支配。为了维持霸权，必须想出更有效率的方法才行。

“不能过度膨胀，我军的行动已经达到临界点。首先应该把全力投注到完全掌握费沙区域这件事上面，待事情底定之后，再完成支配同盟的工作。”

“目前，我们随时随地可以自费沙，伊谢尔伦两回廊进攻同盟领地。只要能确保这个军事方面的支配权，就不必拘泥于形式上的统治权了。”

“而且，士兵们都希望在打了胜仗之后赶快回国去。长期的占领会加深他们的思乡情绪，可能会引起他们对罗严克拉姆公爵的不满。”

“用强权支配二二〇亿个对帝政充满敌意的人民并没有什么效率，再加同盟的财政及经济已经濒临崩溃，如果要将这些问题一并承揽下来，对才在这两年因改革而较为健全的帝国财政是一项新的负担，恐怕不太理想。”

整理了这些意见之后，奥贝斯坦向莱因哈特提出报告。

“大多数的意见显示，现在使同盟在形式上完全灭亡，并且置于帝国的直接支配下为期尚早。我个人也赞同此一说法。”

义眼总参谋长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但是，我认为应对采取使同盟的财政更形恶化的处置。因为军事支出急速锐减之后，财政应该会健全一些，所以没有必要使他们成为第二个费沙。”

“当然。”

莱因哈特把报告书丢在桌上。这张桌子是历代同盟最高评议会议长所使用的，是拟定对抗帝国的政战策略的历史证人……。

五月二五日，“巴拉特和约”成立，莱因哈特将完全并吞自由行星同盟领土一事延后，决定在市民的武装抵抗尚未成形之前，尽速回帝国本土。但是，那当然是在获得了相当的利益之后了。就算莱因哈特再怎么拘泥于完全征服的形式，看过和约的条件之后，他大概也很难不满足了。

一、银河帝国同意自由行星同盟继续保有名称及主权。

二、同盟国把干达尔星系及位于两回廊出口周边的两个星系割让给帝国。

三、同盟同意帝国的军舰及民间船只在同盟领土之内自由航行。

四、同盟每年支持帝国一兆五〇〇〇亿帝国马克做为完全保障税。

五、同盟得以保有象征主权的军备，但必须放弃保有战舰及宇宙母舰的权利。此外，同盟在建设，修改军事设施之前，必须和帝国取得协议。

六、同盟制定国内法，禁止以防碍和帝国友好及协调为目的的活动。

七、帝国在同盟首都海尼森设最高等办事府；并享有驻留警备军队的权利，高等事务官代理帝国主权者（皇帝）和同盟政府折冲、协议、并且具有旁听同盟政府各项会议的资格……

第八条以下的这些条文让双方确认了同盟已隶属帝国领土的事实，同盟元首优布·特留尼西特在帝国军士兵的重重包围下完成了签名，盖章的工作，然后宣称自己担起战败的责任，引咎辞职。议长退职，而国防委员长艾兰兹则因心力交瘁，成了半个废人，躺在病床上，苍白着脸的众阁僚人员便要特

留尼西特的政敌，前败政委员长姜·列贝罗代理元首之职。

列贝罗一方面为事态的严重性所恼，不过，最后还是答应了众人所求。然而，在这几条条公多开之后，列贝罗的朋友荷旺·路易看过以后如此说道。

“就像脖子上套了绳索，只有脚尖还触到地上。列贝罗日子也不好过了。”

没有像他这么冷静，又不擅于极端的表现方式的其他高官们都涌出了悲愤的泪水。两世纪半之前，亚雷·海尼森历经艰难，完成充满苦难的一万光年逃脱之行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看看今天同盟所受到的屈辱？而且是由国民的代表所下的毒！

于是，卸任的特留尼西特便如人们所想像中的一般，市民的愤怒及憎恶从莱因哈特身上转而针对接受屈辱和约的特留尼西特。

莱因哈特是在和约签订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五月二六日从首席秘书官希尔德口中知道了特留尼西特要求会面的事情，当他听到“会呼吸的不名誉”的前议长的名字时，白皙的脸上燃烧起厌恶的火焰。

“不见!”

“但是……”

莱因哈特以倔强的少年般的眼光看着希尔德。

“我应该是地上具有最大权力的人，难道我不能不见我不想见的人吗?”

“阁下……”

“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想把他这种废物丢到复仇心正旺的激进派人群中去！我……”

“我了解您的心情，可是，我们曾以罗严克拉姆公爵之名宣称不问罪于最高负责人的。也许这违背了您的心意，可是，如果违背了这一点，会招来‘帝国不守誓、不符和约的所载’的不信任之名啊!”

莱因哈特激动地咋舌，一掌击在桌子上。汹涌的波涛还在感情的水面翻腾，他把视线投向希尔德。

“那么，那个家伙要求什么?”

“生命和财产的保障，以及在帝国本土的居留权。他还说，如果能谋得一官半职，愿为阁下竭心尽力。”

独裁者的端丽的嘴边浮起了不愉快的笑容。

“看来他是没脸和他所出卖的国民一起生活了。他认为只要在帝国领地内就可以受到我的庇护吗？好！我答应。既然答应了，就没有必要见他。叫

他回去!”

希尔德知道莱因哈特不可能多让步，正想退出之际，莱因哈特叫住了她，犹疑了一下之后，仿佛要挣脱掉这种情绪似地说道。

“玛林道夫小姐，我是个心胸狭窄的男人，我知道是你救了我的命，只是，现在我说不出任何向你道谢的话。给我一点时间。”

希尔德不置可否。倒是金发年轻人不怎么巧妙的致谢方式让她胸口一阵翻腾。在冷酷无情的谋略家面具下，有一张对温柔的姊姊安妮罗杰付出无限爱的少年脸庞。

“哪里的话，我做得也太过分了，阁下怎么叱责我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您这么说反而让我羞愧得无以自容。但是，请恕我多事，我有个请求。请您重重地酬谢米达麦亚及罗严塔尔两提督的功绩。”

“嗯，我会的。”

莱因哈特轻轻地举起一只手，于是，希尔德行了一个礼之后便退出去了。从房间过出去时，希尔德晃着她短短的金发，越过肩膀回头一看，支着脸颊正在思索的莱因哈特映在她那急速缩小的视线中。

在甄选派遣到同盟首都海尼森任职的高级事务官时，莱因哈特打算以罗严塔尔为候补者。高级事务官不单单是外交代表，同时必须监视同盟的国政，尽可能地拥护帝国的最大利益。甚至必须面对各种反抗及抵抗，镇压武力叛乱。莱因哈特认为罗严塔尔的才干可以充分处理这些事务，但是，总参谋长奥贝斯坦反对，他的理由是米达麦亚，罗严塔尔两大将必须在本国统辖帝国军的实战部队。然而，在某一次机会下，奥贝斯坦把他反对的真正理由只说给部下菲尔纳上校听。

“罗严塔尔是一只猛禽。把他放在远处太过危险了，这个男人应该把他放在看得到的地方，用铁链锁着。”

也有人认为这是后世人的创作之想，不管如何，莱因哈特是把罗严塔尔从候补人选中抽调出来了，改而以达列肯普为就任人选。罗严克拉姆独裁体制基本上是将军人的政治支配制度化，所以从来就没有考虑过以文官任此要职。但是理所当然的，在达列肯普底下配属了许多文官——外交、财务、行政专家。

然而，奥贝斯坦也反对达列肯普这个人选。理由当然和反对罗严塔尔不同，他的理由是达列肯普太过军人型，思路往往太僵直，尤其又极不名誉地败在杨威利手上，因此对同盟的态度恐有欠缺柔软性之虞。听奥贝斯坦说

完，莱因哈特笑了笑回答。

“达列肯普失败的话就舍掉他。如果同盟也有责任的话，当然也要问罪。事情就只是这样，没什么好烦恼的。”

奥贝斯坦行了一个礼，认同主君的看法。这和占领费沙时的处置是相似的手法，但是，听到这一段话，奥贝斯坦对年轻主君的度量及才能起了敬意。

此外，莱因哈特任命舒坦梅兹为帝国直辖领土的干达尔星系的基地司令官。本来，高级事务官和驻留司令官以一人兼任为佳，但是，那是日后完全征服同盟时的课题了。

旧贵族派的亡命政权银河帝国正统政府当然敌视帝国军，所以自然会伸出弹压之手。军务尚书梅尔卡兹已经在巴米利恩战死的记录被提出来之后，他的死也让帝国军的高官们肃然起敬。

银河帝国正统政府的首相瑞姆夏德伯爵由弗恩仰药自杀了。那是在他的私宅被罗严塔尔麾下的士兵包围后，金银妖瞳提督对瑞姆夏德伯爵表示敬意，给了他自杀的时间。亡命政权于是消失了。

然而，却不见幼帝人影。搜查的结果，帝国军了解正统政府的军务首次把幼帝从帝国首都奥丁带出来的犯人兰斯贝尔克伯爵亚佛瑞特和八岁的男孩一起消失了。

罗严塔尔及米达麦亚忧心焚焚，扩大搜查网，同时向莱因哈特报告，然而，年轻的独裁者却没有叱责他们的过失。

“到哪里去都好。该灭亡的时候不灭亡，对国家对人民都只是干枯的果实而已。”

莱因哈特的声音中不只有冷漠，似乎还包含着怜悯的微粒子。

“如果梦想高登巴姆家再兴的话，还是躲在床上不要看到现实状况的好，对这些人我们又何必太认真呢？”

事实上，莱因哈特根本没有时间去和非现实的浪漫主义者的梦想打交道。他必须着手进行即位及封冠的准备工作，同时还必须用脑筋去思索在不久的将来完全并吞同盟领地，同时完成对他而言已是既定事实的迁都费沙计划。此外，新帝国蓬勃发展之后的人事也成了极重要的课题。新帝国是由皇帝亲政，所以不需要宰相，但是阁僚却是必须的，而且军队组织也必须改制。莱因哈特虽然接受了奥贝斯坦的忠告，下令搜查，但是他也马上把这件事丢到遗忘之井，盖上盖子了。

同盟的人们也不允许去留恋过去，轻视未来。亚历山大·比克古离开了公职，拖着一身老而失意的身躯回到老妻身旁养伤去了。

杨威利退役，长达一二年非出自他本意的军人生活终于谱上休止符——看来是如此。取而代之的是安稳的退休生活，他预定在最近和也已退役的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结婚。对他来说，他所希望过的生活模式似乎已经确立，但是为了获得这小小的幸福却丢掉了多少人命的思绪却没有从他脑里消失。尽管如此，就算他遭遇不幸也不能让那些战死者起死回生，所以，他虽然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帝国的监视之下，但是他仍然不时和菲列特利加联络，计划将来的生活蓝图，过着一般人的生活。然而，他在组成家庭的构想力方面等于零，所以只能成为赞成菲列特利加所提的方案的无条件拥护者。

尤里安则偷偷地进行潜入位于帝国领土内部深处的地球的准备工作。除了从地球教的德古斯比司教那边听来的一些情报，再加上背后支持特留尼西特方长的反非法武装政变的地球教徒的存在事实，“到地球去就可以了解一切”这句话尽管有夸大之嫌，但或许是事实也不一定。尤里安认为应该有充分调查的价值。

除此之外，就像他以前对卡介伦所说的，他无意去打扰杨和菲列特利加的新婚生活，他知道他们两人不认为尤里安会是个干扰，但是，知道归知道，或者说就因为知道，所以尤里安认为至少自己应该在他们面前消失一年半载才是。在费沙的短暂生活，多多少少使他长大了一些，他希望藉着这次的旅程能再让自己成熟些，然后再和他所喜欢的这两个人见面。

黑肤圆目的巨人路易·马逊少尉当然开始准备随着尤里安前往地球。以他的立场来说是“不能违背命运的安排”，但却也没有人认为他是被迫走上他所不喜欢的命运之路。尤里安和马逊都向军部提出了辞呈，虽然还未被受理，但是他们已是一副受不受理不干己事的模样，而且他自从尤里安回到海尼森之后一直和杨同行，一起住希尔巴利街的官舍中，后来前往监视他们行动的帝国军士兵们打一开始就认定他是杨家的人。

杨虽然是勉勉强强耸着肩接受马逊存在的事实，但是，他却毫不犹疑地把保护尤里安的重大任务托付给黑巨人。此外，杨对从社会上消失了踪影的梅尔卡兹一行人的今后去向也负有责任，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完全的隐居人。如果帝国军知道了这项事实，在重新建立起来的秩序中，杨的立场就会变得更困难。

当年的“恶作剧波斯利”，也就是波利斯·寇涅夫和从费沙抵连海尼森的

马利涅斯克事务长再会面了，但是，当他听到爱船贝流斯卡号的遭遇之后，再也无法无止境地沉迷于乐天的气氛当中了。

当时，滞留在同盟的费沙人都聚集在失去法律根据的事务官办事处，交换着不安的情绪及贫乏的情报，但是，波利斯·寇涅夫却先朝着杨威利的官舍去。帝国军的士兵已经在门前警卫，接处于被软禁的状态，但是，寇涅夫宣称自己是杨独一无二的密友，再加上杨从玄围走出来要求，寇涅夫因此得以成为杨家的客人。寇涅夫和阔别一六年的老朋友会面，品味着尤里安的红茶，同时也获得了表弟伊旺战死的消息。

"承蒙你大力帮助尤里安，多谢了。贝流斯卡号船上的朋友们也给了他许方便……"

"功在马利涅斯克，不用对我道谢，问题是我的船哪！同盟政府形同虚设，难道要我自帝国军投诉?"

"关于这一点我来想想办法?"

杨毫不在意地许下承诺，他意味深长地对老朋友笑了笑。

"不过，现在，你是不是先听一听我的要求……"

随着杨回到首都的将官中，先寇布及亚典波罗强行提出辞呈退役了。卡介伦的辞呈被驳回，反而还不得不接受后边防勤务本部长代理之职，费雪、姆莱、派特里契夫、卡尔先等人则待在自己家中等待时机的到来。就这样，每个人头顶上的时间阴影一点一点的移动着，但是，却没有人知道冬天会有多长？或者多短？

Ⅳ

太阳向着地平线斜倾，褪色的光芒在大气中的微粒子乱反射下，使整人世界沉浸在一片橘色波中。以前许以人类丰硕果实的大地仿佛为自己化为不毛之身感到羞耻，寻求着黑夜羽翼的庇估。

深刻着衰老及疲惫皱纹的这块土地以前是地球这个行星的中心都位，是全宇宙的中枢。久远久远的岁月，三〇世代也过去了。

一个全身裹着黑衣的壮年男人踩着正确但缓慢的步伐在老旧的石造建筑物中徘徊。当人站到某一扇门前时，侍卫行了一个礼打开了门。室内充满了幽暗、模糊的光，一个比先前那个男子老得多的老人坐在羊皮上。

"总大主教猊下……"

恭恭敬敬地称呼老人的男人，即看对方没有反应，遂又继续说道。

“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征服了自由行星同盟。”

听到这个消息，黑衣老人这才抬起头，用他那干巴巴的手招呼男子。门在男子背后关了起来。

“……那么，之后呢?”

发出的声音同样显得干枯了无生气。

“他没有退留在征服地，任命一个叫达列肯普的人率领大军驻留在当地负责监视，自己则回帝国本土了，离开时带走了那个特留尼西特……”

“那个男人也已充分地发挥效用了，那么就这样让他在帝国做个腐败的苹果吗?”

“不，我们一年多以前在帝国那边就算准备了海因里希·冯·邱梅尔男爵。现在似乎有些犹豫。”

“听说确实是生了重病，你确定有用吗?”

“如果再保个半年，我们的目的就可达成了，医生也派去了，他原来就嫉妒罗严克拉姆的才能及健康，要加以利用并不困难。”

“好吧！就交给你了。费沙那边怎么样了?”

“唔，关于费沙方面，不能确定的要素太多了。”

男人的声音这才失去了自信，黄色的眼睛中泛着疑惑的光芒。总大主教又问道。

“还没和鲁宾斯基联络上吗?”

“目前是的。但是，那个男人的心深不见底……”

尽管知道没有人会听，但是，总大主教的部下仍然降低了声音，把身子往前探，对着老人侃侃谈论起自己心中的疑惑。

“不单单是精神服从方面可疑，或许他有不顺从之野羽。请……”

“这事我知道。”

老人显得颇不在乎。

“只要是在我们的手掌上跳舞，就不会介意他是以什么形式来跳。倒是那个不肖的德古斯比后来怎么了?”

“确定德古斯比是已经死了，但问题是他死前是不是泄露了秘密……”

祈望历史逆转的窃窃私语着仍然继续，他们的头顶上无数缭乱的星光开始点缀在夜空中。

凯旋回帝国的莱因哈特为了实质和形式上的需要，行动开始活跃。各种该处理的事情都等着他的判断及决定。

他最先着手进行的事完全是为了私人的义务感及微微怯懦的满足感。他给予现在拥有格里华德伯爵夫人称号的姐姐安妮罗杰，加赠大公妃的称号。另外赐予故友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大公的称号，并制定了冠上他名字的勋赏。当他以这两件事为优先办理之要务时，奥贝斯坦不无反对，但是，莱因哈特一句“这个处置会伤害到谁?”便使得他无话可说了。

这两件事底定之后，莱因哈特在有才能的构想家、实务家之外披上了精神之衣，开始制定人事、组织及制度。在军事方面，罗严塔尔、米达麦亚、奥贝斯坦成了帝国元帅，奥贝斯坦兼任军务尚书。一〇名上将晋升为一级上将，最年轻的缪拉则因为在巴米利恩拯救莱因哈特于危急之时，勋功最伟，所以在一〇名一级上将中名列首席。文官方面的人事也已底定，希尔德的父亲玛林道夫伯爵佛兰兹被推上国务尚书宝座。欧根·利希特为财务尚书，卡尔·布拉格则为新设的民政尚书。

六月二〇日，不到一年前因身为出生后八个月的女皇帝之父而从子爵三级跳至公爵地位的贝克尼兹并现在的户主尤尔肯·欧法一面饱受不安及怀疑的折磨，一头钻进帝国宰相府。他几乎把热情及财产全部投注到象牙艺品的收集上，这个对政治及军事完全没有兴趣的三〇岁青年贵族，从比他冷漠一万倍的奥贝斯坦手中拿到一张纸，那是女皇帝退位的宣言状，接下来的一张纸上面声明把帝位让给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第三张纸又交到已汗流浃背的青年贵族手中，上面已经有莱因哈特的签名。主旨是说莱因哈特将保障贝克尼兹家的爵位及财产安全，今后，至女皇帝死去为止，每年会得到一五〇万帝国马克的退休金，贝克尼兹公爵因为定下了一颗心而流出了更多的汗水湿了他昂贵的衣服，他用手帕擦拭了整个脸部，拿过对方递出来的笔，以一岁八个月大的女皇帝的监护人身分在两张文书上签上名。

自开国元祖鲁道夫大帝以来，支配人类达四九〇年，三八人坐过皇帝宝座的高登巴姆王朝于是结束了。

六月二二日是皇帝莱因哈特即位及戴冠的日子，从这一天起，他就不是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而是莱因哈特皇帝陛下了。以前，他从身边夺走姊姊安妮罗杰的高登巴姆家失去了一切东西，将一身褴褛的悲惨身影隐藏于过去的领域中。

在新无忧宫广大的“黑真珠之室”中聚集了数十个宣誓效忠新王朝的文

武高官，然而，在人海之中却没有莱因哈特最想要见的两个人，没有和他一样有金黄色头发的脸孔以及像火焰般燃烧的红头发的面孔。

在“皇帝万岁”的欢呼声响彻整个大厅时，莱因哈特拿起放在紫色绢布上的黄金帝冠，以毫不造作地，但却又无人能模仿的优雅姿态戴到自己头上。黄金帝冠和金黄色的头发融为一体，似乎无言地诉说着，这个年轻人就是几世纪之前正统的所有者。

罗严克拉姆王朝从此开始了。

银河英雄传说

田中芳树 著

6 飞翔篇

序 章 地球衰亡记录

"……过去人类社会仅存在于一个名叫地球的天体上，而现在则存在于以地球为主，和其他少数行星所组成的天体上，至于未来的话，人类社会将建立于许多的天体上，而地球则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这并不是一个预言，只要将时期假设于未来，即可明白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既成事实……"

在西历二一八〇年，当时担任地球统一政府第五代宇宙省长官的卡罗斯·席尔法，在冥王星探查团出发前的时刻，发表了这样的一段谈话。席尔法在当时虽然是一个有能的实务家，但却不是具有特别优越的哲学性思索或独创之表现能力的人，这一段演说就正如他本人所说的，不过是把一般人所熟知的常识阐述出来而已。

但是这个常识在具体化并成为事实之前，人类却必须要先饮干同胞们多达亿公升的鲜血。人类的政治中枢真正从地球移往其他的天体。是远在席尔法的演说之后大约七个世纪以后的事情了。

……西历二二九年，当地球统一政府（GG）诞生的时候，历经了长达九〇年战乱而疲惫不堪的人们，满心以为人类所产生之最恶劣的创造物——主权国家已经从地面被一扫而空，以亿为单位来计算的生命也将由被掌权者当作是满其欲望之祭品的愚劣行为当中永远地被解放开来。在被称为"十三日战争"的争斗当中，所动用的热核武器，使得当事者的北方联合国家（NG）和三大陆合州国（USE）这两国的大都市圈沦为吸收辐射能的井口，可说是自食其滥用武力的恶果。但是那些毫无野心、不需为此战事负责的弱小国家却被那些象是食肉兽一般毫无人性的国家卷入猛烈的战争当中。两大强国基于害怕某些与彼此之间虽毫无利害关系但却蕴藏有资源的国家受到敌国利用之理由，竟也使用热核武器对之发动毁灭性的攻击。因此两大强国的灭亡，对于那些好不容易生存下来的国家而言，也可说是稍稍值得安慰的事。而为

了防止日后类似这些大国肆虐的情形再度发生，强而有力并且统一的政治体制成为一般公认所必需的政体。

但是就长期来看，这或许只是将复数的权力统合成为一个单一集中的权力也说不定，只不过人们已经疲于以挖苦的眼光来观察事物。

有人说："若没有了战争，就只会发生内乱了。"

这或许应该是正确的说法，但是对于某些人，这种不具有任何希望和喜悦的意见，却是捂起了耳朵不愿意去听。不过当时世界人口已锐减至一〇亿左右，食粮的生产力受到重大的打击，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一股势力有余力来发动内乱。

统一政府的首都建立于澳洲大陆东北部，面临太平洋的布利斯培恩。建都于此主要是基于该地位于南半球，战乱期间并未受到战争太多的摧残，并且拥有广大丰富的土地资源，已成为地球上最大的经济商圈之一环。此外，还有因该地区远离两大战犯国等各项理由。

统一政府诞生之后的人类史与以前的历史相比，最大的不同处在于宗教的支配力量很明显地低落了许多。因为旧有的宗教势力对于动乱时代的缩短并没有任何的贡献。相反地在动乱的初期，各个对立的势力之间，彼此相互的憎恶与偏见更成了助长战火的主因，当时各个宗教所拥有的私属军团假借神的名义，你来我往地虐杀他们眼中所谓异教徒的子女。更有甚于此的是在北方联合国家崩坏之后，割据了北美洲大陆许多弱小宗教国家将过去以理性和共和政治为主要诉求根据、广大的产业国家亦成了满地金属、树脂与水泥的原野，更到处散布迷信和排他性的病原菌，使得残活下来的人们在肉体上、精神上都遭到破坏。

最后的结局是天神未曾降临，而救世主也未曾出现，人们靠着自己的本身的力量，将世界由接近灭亡的深渊边缘拯救回来。

于是乎整个人类社会的重建急速地进行着。人们狂热地投身于大大小小的事业当中，建设都市、绿化荒野，将脚步迈进到那个被称作是宇宙的边境。

"具有边境的文明是不会衰弱的"这种说法一般认为是正确的。在地球政府成立（西历二二九年）以前，人类的足迹虽然曾经到过火星，但是在西历二一六六年就已经超越了小行星带，在木星的一个名叫伊身的卫星上建立了一处开发基地。在那个时候，统一政府里面最富有活力的部门便是宇宙省了，这个由航线、资源、设施、通信、管理、教育、学术、勘察、船舶等各

局所组成的庞大组织总部设置于月球的表面上，其规模随着时间的成长而扩大，在二二〇〇年代的中期，其总人口便已经凌驾了首都布利斯培恩。而“布利斯培恩是地球的首都，但月面都市却是全太阳系的首都”的声浪也就是在此时扬起的。

在那不久之后的一段时间，人类真正的生活圈暂且止于太阳系的内部。人类的第一艘恒星星际勘察船虽于二二五三年向半人马a星出发，但历经了二十年之后亦尚未回航的经验却使得人们失望而气馁。其实就总人口只有四〇亿的当时而言，光是太阳系内部便可确保有足够的生活空间了。

西历二三六〇年，超光速航行终于实现了，以安特涅尔·亚诺修博士为首的宇宙省技术群成了全人类的英雄。初期的瓦普跳跃飞行，距离非常短，而且对于人体，特别是女性的生育能力有着明显的不良影响。但是到了二三九一年，此项航行技术便在不断地努力之后达到了完全的实用化，勘察的领域也随之扩大，到了二四〇二年，更在卡那普斯星系里发现了可作为居住之用的行星。于是恒星星际间移居的时代就此揭开了序幕。

但是恒星星际间航行的开始，却是“单一权力”体制开始产生龟裂的第一步。西历二四〇四年，正当第一批恒星移民团乐观的欢呼声响彻云霄，正出发前往伊奥的恒星星际航行基地之际，统一政府的首脑群们也正齐聚在地球的布利斯培恩市中，对于远离地球的殖民地将授与何种程度的自治权，此一议题进行冗长的讨论。

一个最初设立时名称为“宇宙省航路局航行安全部”的小机关，于是升格为“宇宙保安局”，并且组成“宇宙警备队”，由省次长带领加以统筹指挥。但是最后“宇宙军”的成立还是在历经了八〇年岁月以后的事情。在此警备队成立的时候，统一政府说明这支队伍的性质与统一政府成立之前，北方联合国家那自天顶对弱小诸国加以胁迫威压的航空宇宙军是截然不同的，这是为确保市民航行宇宙的安全，防范犯罪与事故的发生，也保障人权和经济机构所设立的治安系统。到了恒星星际航行的时代，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完全地忘记了过去所有的军队在高唱和平防卫的同时，也曾经疯狂地进行与向外征伐的这项事实。

“军队其实是一个国家内部最强的暴力组织”这样的一个命题，对于明瞭近代历史的人而言，可说是一个恐怖的常识。而且在一个全人类的统一国家当中，其外侧根本也没有任何超乎其上的武力集团存在。光就这一点而

言，最小限度的武力就已经足够了，但是宇宙军的组织却是毫无限度地愈来愈肥大。

到了西历二五二七年，已呈现肥大的军队组织，其内部颓废糜烂的状况，便在统一会议的紧缩军备，军备管理部会当中受到充满讽刺挖苦的告发。

……所谓的高级军人，难道就是武装贵族的别名吗？举例来看，第四方面总监部所属的台吉希兰得宇宙母舰的舰长——阿诺尔多·F·巴契上校，我们来拜见一下他优雅的生活情况。他的房子由办公室、起居室、卧房、浴室组合而成，总面积达二四〇平方公尺，附带一提的是他的房子下层是士兵用的居室，相同的面积当中却要挤进九〇名的士兵。另外，就劳动力方面而言，舰长底下编置副官是当然的，除此之外，还有秘书（女性士官）一名，勤务兵六名，专用厨师两名，以及一名特别护士服侍他。不用说他的薪水当然是由国民所负担的税金当中来给付，但是比这个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一个极为不人道的事实，那就是我们居然让一个需要由特别护士来看护的病人负起指挥全舰的重责大任。”

但是这样的告发却成了批评责难的目标。因为军部本身无论在议会或者言论界，都已经拥有相当足够的辩护者为他们辩护。

而恒星星际航行为人类带来无限发展的美梦，却因为当时技术与距离的障碍而开始逐渐凋零。二四八〇年，人类的生活圈仿佛是一个以地球为中心，半径为六十光年的球体，到了二五三〇年半径扩展到八四光年，二五八〇年，半径为九一光年，二六五〇年，半径则只达到九四光年，明显地呈现停顿的状态。由此似乎可以看出统一政府诞生以来所呈现的活力正在逐渐丧失当中，但是唯独军队与官僚组织却仍然像是恐龙一般地持续肥大。

另一方面，经济上的不公平也逐渐地显露了出来。此时的地球早已完全放弃了农工矿业的生产，转而利用资本与金融来支配数目超过一〇〇个殖民星球上的产业，贪婪的吸取着利益与资源。就政治上而言，殖民星球的自治与作为地球的一部分所应享有的权力只是形式上被认可，但是事实上并没有与地球对等的地位。虽然有泛人类评议会这样的机构，但是七成的代议员均由地球所选出，而相关法规的修正则必须有七成的赞成，因此修正成了永远的梦想。有一次，司必卡星系所选出的代议员曾经要求纠正对于地球财富分配的不平均。但是所得到的回答却是：

“殖民星球人民之所以贫困，是他们的无能，他们必须为此负责。至于

像吾等地球市民为此必须背负罪责的这种说法，其实只不过是一种缺乏自立心与向上心的一种奴隶精神的表现。”

统一政府的执政党——国民共和党的书记官裘希亚·留布里克的这番回答引起了殖民星球人民情绪激昂。此外，对于当时有些在地球资本的压力之下被强制进行单一作物的载培，但却又被杀价杀得血本无归，最后濒临饥饿边缘的殖民星球，地球方面的反应也嫌太过于冷淡。

“当时，地球一直缺乏资源的，但是除了资源之外，地球人还缺乏想像力。特别是后者，更是引起事态恶化的主要原因，这是无庸置疑的。”历史学家伊布恩·夏马曾经这么说道。

就在缺乏想像力的时候，地球上的住民们很骄傲的贯彻着强者理论。强者之所以能够成为强者，就在于武力与财富。地球搜刮殖民星球上的财富，然后藉以强化军事力量。殖民星球的人们其实是自己在养活那些被用来对自己进行监视和镇压的士兵们。

殖民星球的人们在到达一个忍耐的极限之后，终于在西历二六八二年，一致团结起来对地球提出要求。第一，缩减过度膨胀的军备。第二，依人口比例，来决定泛人类评议会中代议员的席次分配。第三，地球资本得停止一切对于殖民星球内政府的干预。对于提出要求的一方来说，这些只不过是一些理所当然的小小希望，但是对于被要求的一方而言，则无疑是难以被容忍的亵渎与冒犯。如果是卑躬屈膝地恳求的话还姑且不论，竟然敢用要求的字眼？那些不自量力、未开化的边疆野蛮人竟然敢用对等的口吻对宗主国同时又是超强国的地球提出要求？

地球于是终止了支付泛人类评议会的分摊金，但是同时也重新察觉太平时代开始要结束，应该要采取一些因应的对策了。

历史学家伊布恩·夏马叹息地说道：

“……在这个时期，地球在精神方面的衰退已经是无可救药了。即使是有违公正的原则，仍然想尽一切所有的方法要确保既得权利。藉由压制反对者以绝对达到确保既得权利的精神思绪当中，是否仍然还留有进步与向上的余地呢？”

但是，就事实而言，对当时的地球人来说，所谓的进步与向上或许真的已经没有意义了。对于殖民星球的不满，地球企图以阴谋与武力加以强力镇压。但是同时反地球派的先锋也已经被选出，那就是一向为人所恶的西留斯星系政府。

于是奇怪的风声开始流传了。

西留斯之所以动不动就对地球加以批评，并不是为了谋求和平，而是为了要达到其取代地球进而成为人类社会之霸主的野心。对于西留斯来说，唯一值得戒惧的就是地球，它的策略就是要使地球成为弱势团体，并且使地球与殖民星球之间的友好关系产生裂痕。各个殖民星球不应该毫无理由地对地球加以指责。因为这项行为所可能带来的不是地球的灭亡，而是将来各个殖民星球可能隶属于西留斯，因而丧失现在所拥有的自由与未来。事实上，只有西留斯才是地球与各个殖民星球共同的敌人，西留斯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悄悄一步一步地增加国力，增强军备，并且正逐渐地完成间谍网。众人最好加强对于西留斯的注意……

当有人要求此一风声加以证实的时候，西留斯的首脑群们只是付诸一笑。而其他殖民星球的首脑们也只是笑一笑，不过那却是缺乏自信与健康的笑容。

如此一来，对于地球来说，西留斯成了公认的敌国。而且是可以加以操纵的敌人，只要地球一旦夸示炫耀它的实力，那么西留斯除了卑躬屈膝地乞怜之外，别无选择，它的角色就好像是一个可怜的反派人物。但是就在地球对于西留斯的实力以及其所可能产生的威胁加以夸大宣传之际，却产生始料所不及的效果。

那就是开始有许多的人逐渐相信西留斯本身的确有凌驾地球的实力与意图。不仅仅是西留斯以外的各个自治国，甚至还包括西留斯本身……。

最初，地球方面心怀不轨刻意地将西留斯的虚象加以夸大，并且沾沾自喜地观赏着这幅被涂上海市蜃楼色彩的情景。希望藉此能使各个殖民星球对于西留斯的力量产生畏惧，自动地靠到地球这一边来，然后这一幕反抗的插曲也就此收场。但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一定有人会以冷眼来旁观这一幕，例如有一位名叫马雷恩兹欧的记者就曾经写下了这一段充满讽刺的报导。

"……昨天晚上，附近的道路到处都淹水，因为地下所埋设的下水管破裂了，这可能是由西留斯星系潜入的破坏工作人员所干下的勾当吧。另外涉嫌在F地区犯下连续的纵火事件，使得民众惊慌不安的犯人，在今天早上被告发了，也可能是因为被由西留斯所潜入的间谍洗脑之后，才犯下了如此的恶行。其他包括使夏娃吃下禁果、虐杀美洲大陆的原住民、在百慕达海域使客船沉没等等，一定都是西留斯所有恐怖破坏行动的一部分。西留斯啊…，

你将是一个万能的撒旦，而在历史上屹立不摇的。”

这份有署名的报道一定会招致治安当局的愤怒与憎恶，但是也不能以其言论活动不当为由而公然加以处罚，于是便胁迫经营者将报社迁往边境地区去。

在这些活动的过程当中，地球这一个将西留斯作为假想敌的政略也产生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也就是说，有几个殖民星球由于对地球极度的反感，反而开始转向亲近西留斯这一方。因为要想能够反对地球的专横，除了依赖西留斯之外别无他途——而造成这种想法的，事实上就是地球本身。

对于地球来说，事态正在急剧地恶化当中。各个殖民星球接二连三好像骨牌友应似的开始与西留斯握手协商。地球政府眼见这种情形，就好像是万虫穿身般地痛恶不绝，而就在这时候，西留斯也俨然登上了反地球阵营的盟主宝座。到了西历二六八九年，或许由于是西留斯的军事力量急剧地增强，令地球感受到强烈的威胁，地球终于决定要给予这个令它觉得浑身不舒服，犹如芒刺在背的西留斯一个严厉的教训。

于是西留斯集结各个殖民星球的警备队进行共同训练，并且对之允诺将提供重军火武器等动作便成了地球发动先制攻击的藉口，其所采取的闪电作战，在战术上是完全成功了，西留斯的主星第六行星隆多利那遭到了地球军的压制，而以西留斯为首的各殖民星球的军队没有飞上宇宙，就已化成地上的残骸了。

获得完全的胜利之后，地球军纪低落的程度让堕落天使为之窃笑。而战后所发表的数字在战地司令部的操纵下更是虚而不实。例如，收押物资的数量被以多报少，而申报数字与实际数量之间的差额被收进了高级士官们的口袋当中。另一方面，敌军战死的人数则被过度夸大，实际战死人数为六〇万的数字被灌水成为一五〇万，但是为了让数字看起来更为逼真，竟然大量地残杀战斗员，然后将死尸分解，使之看来像是许多死尸的一部分，如此的暴行竟然在战后平心静气地进行着。而已方战死的人数报告则被以多报少，一些以死者的姓名送来的薪水竟然也有士官加以侵占私吞。

这个丑陋的笑剧在翌年，二六九〇年于布利斯培恩市所召开的军法会议当中达到了最高点。这场军法会议是根据一名为了取材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潜入战地的记者所提出的指挥而召开的，目的是为了要证明地球军的士官将兵虚杀非战斗员的罪行。但是在会议中，站在证言台上的却只有地球军的将兵，而属于被害者住民的一方却连一名证人也没有。到场的将兵理所当然地否认自己的罪行，甚至还表示非常地遗憾，自己为了维护祖国与同胞的名誉

勇敢的上战场，但是却被一名伪装成正义且无知的采访记者这种沽名的钓誉的行为所贬谪，说着说着还一面留下了眼泪。最后军法会议宣判所有被告者无罪开释，而检举的一方则判以毁谤的罪名，并且从此以后军部得拒绝接受他的采访，在作了上述的宣判之后即宣告退庭。获得无罪开释的军人们兴高采烈地骑在战友的脖子上，沿着首都的主要街道大声地合唱着军歌。而讽刺可笑的是他们所唱的军歌曲名竟是"在正义的旗帜下"、"和平的守护"、"荣誉就是我的生命"、"勇者的凯旋"。

经历过这一次事件之后，地球军食髓知味，甚至认为不管是犯下了多么残暴的滔天大罪，只要将事实加以歪曲，也是有可能可以免于刑责的，所以既然不用受刑就可以算了的话，那么不偷不抢岂不是白白损失。更何况虐杀非战斗员、对女性施加暴行、破坏都市、掠夺物资等等，比起和充满斗志与敌意的敌军作战不但容易的多，而且还更有实际利益可图。就在这种想法之下，军人已不再是军人，整个军部就好像是盗贼集团似地以贼眉鼠眼的眼光探寻下一个理想的战场。

果然，不久之后，发生了"拉古朗市事件"。

就在前一次战斗当中，战败的殖民星联合军里有部分的败兵残卒带着武器逃进了拉古朗市，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对于地球军来说，更重要的一项事实是这个城市为隆多利那星上丰富天然资源的生产以及集散中心，也就是说，"地上的财富以及地下的财富全数都集中在拉古朗市"。地球军于是出动了大批的地面部队以及一五个机械化野战师团，以士兵和武器在城市的周围筑起一道墙，并且还动用了四个空中攻击师团和六个专精都市攻击的战斗师团，布置成进入市街的冲锋阵势。原先预定攻陷的日期是五月九日，但是这个日期连续延期两次。一次是拉古朗市的市长玛萨立克拖着虚弱的病体前来交涉，希望能够取消攻击行动；另一次则是由于军部本身的总司令部作战局次长库雷朗波中将以战地部队的作战提案不周全为由，再三地加以驳回，希望能够藉此阻止蛮横的暴行发生，但是这些努力最后均付诸流水，终于在五月一四日的晚上，一〇个师团的兵力分陆空两面冲陷进拉古朗市的市街中心。

但是事实上，这个攻陷的过程并未与原先的计划完全一致。原来遭受大批兵力包围下的拉古朗市当中，有部分势力团体由于恐惧，认为只要将流亡到拉古朗市的败兵残卒交给地球军便可以免于遭受攻击，于是组成了自警团，开始搜捕流亡的残兵败卒。而遭受搜捕的一方当然也有他们自己的立

场，更何况其本身也持有武器，没有道理要束手就缚，在两方冲突的情况下，市内的各个角落于是暴发了枪击战。午后八点二〇分，包围在西周的军队远远地看见市内西区的液化氧气槽发生爆炸所产生的熊熊火焰，于是便将此一意外事件当成是绝妙良机，立即展开攻击行动。

而人称“染血之夜”的梦魔也就此开始了。

当攻击行动开始时，包围在四周的士兵们所接受的命令可说是极度的激进。

“凡持有武器者、抵抗者一律射杀。此外，涉嫌有武器者、可能企图抵抗者、以及其判断具有逃亡或隐匿之虞者也一律比照此原则加以处置。”

事后军部虽然宣称这个命令是为了士兵本身的自卫与秩序的维持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但是言词之间也并未企图掩饰有煽动格杀勿论的意图。

攻进到市区当中的地球军不但恣意地进行那些被公开允许的杀戮与破坏行动，对于没有被公开允许但暗地里也被默认的暴行与掠夺更是热衷。市立美术馆当中所收藏的绘画与宝石雕刻品就在这个时候被抢夺一空，而贵重的古书之类的文化资产竟被一些不懂得其宝贵价值的士兵视同粪土而付诸于火炬。

市内的北区为钻石原石研磨工场、黄金以及白金等等各类贵重金属的集中地，自然而然地便成了那些受利益薰心的地球军所攻击掠夺的目标，由空中蜂拥而至的第二空中攻击师团与由陆地侵入的第五都市型战斗师团为了抢压财物，竟然在此发生冲突，演出了丑恶的内讧火拼场面。据统计，当时合计双方约有一五〇〇名的死亡人数，但后来的调查当中竟发现有六〇几具尸体上有被人由腹部切开的痕迹，据研判可能是为了要抢夺被死者吞进腹中的钻石原石所造成的。而在一般普通的平民当中有这种类似被害情形的人数更高达一〇〇名以上，其中更不乏被人用军刀打碎下颚、硬被拔走金齿的老人、戴着贵重价值的耳环连着耳朵一起被抢走、或者戒指连同手指一起被切下的女性尸体。

在“染血之夜”的一〇个小时当中，遭地球军杀害的拉古朗市市民超过了九〇万人，而遭破坏与掠压所产生的损失更高达一五〇亿个共通单位。战地司令部捏造理由将绝大部分由士兵强夺而来的金钱财物私藏起来，最后对地球总司令部报告，在一场激战之后，终于将敌军排除，并且成功地控制了整个城市。

而未能有效地阻止友军野蛮行为的库雷朗波拿起了愤怒与忧伤的笔在日

记上写下了这一段话。

“人类社会中最为恶劣的一种存在，大概就是缺乏羞耻心与自制心的军队了。而我身所处的工作地却正是这种地方。”

另外，在首都的军总司令部当中，那些一手拿着威士忌酒杯，一边看着通信荧幕，一边谈笑的军事干部们，听到了老将哈兹理特提督那令人心生厌恶的声音时，原有的醉意顿时消失了许多。

哈兹理特提督说：“各位官爷好像很愉快的样子，看到别人的城市燃烧起来似乎很高兴吧！说不定一〇年之后，我们的首都也会遭到相同的下场，各位是不是也可以稍微考虑一下这个可能性呢?”

但是批评己方之过错的人，却永远是少数派，这两个提出反对意见的人在众人的白眼之下被孤立，不久之后更辞去了现职返乡归隐。

“有人说，拉古朗市发生了虐杀与掠夺事件，这根本就是一项不存在的事实。放出这种风声的人，很明显是有阴谋地企图要中伤地球军的名誉、捏造历史，应该要被打上叛徒的烙印。”

担任军部首席发言人的韦勃少将最初发表了这项声明，但过了三天之后，却又推翻了原本的说法。

“虐杀与掠夺的事件确实是有的，但是规模非常小，死者顶多只有两万人。而且加害于这些死者的并不是地球军，而是潜伏在该市区当中属于偏激派的游击队，他们企图嫁祸给地球军，让地球军来为他们自己的罪行背黑锅，并且藉以扩大反地球军的声浪。这种令人憎恶的丑陋行为，必定会遭致相对的报应。”

至于说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天之内，所发表的见解完全改变，以及究竟是经由什么样的推理与搜查过程，才导致这种结论的产生，这些重要的根据则只字未提。因为军部认为，真正重要的是行动而不是巧辩，军队的任务在于惩罚那些危害人民的生命安全、破坏秩序而且凶恶的武装势力。所以为了要彻底达成任务，现在则必须要对拉古朗市再进行一次扫荡作战行动。

由“大扫荡”与“大捏造”所组合而成，被称为“两大”的行动当中，设定有三个目的，那就是对于前次掠夺行动当中所剩余的物资进行二次掠夺，消除所有的目击者，以及彻底镇压反地球势力。不管从任何角度来看，地球军的行为的确是如同库雷朗波所说的，不但是丧失了自制心，而且还藉着其本身所谓的弹压而恣意乱行。但除此之外，或许还有第四个目的，也就是希望藉此让反地球阵营产生恐怖的心理，削减其反抗念头。但自古以来，

这种作法从未曾有过成功的例子，反而只是唤起了民众憎恶与同仇敌慨的心理。由于这次“二度扫荡”的行动，死者的名单当中又增添了三五万人。

但是不管那只残酷镇压的手是如何地紧密，也会有几颗细微的砂粒由那看不见的指缝间溜过。而一些叫地球政府后悔，让各个行星欢欣鼓舞的事物就是由这些细微的砂粒当中衍生而出。

在扫荡行动的当时，二五岁的立体电视广播记者卡雷·帕姆格恩在军队盘查的时候，因为拒绝接受持有物品的检查，被士兵以镭射来福枪的枪柄乱打一顿，以致于身负重伤而失去意识，后来他在那堆像山一样高的尸体当中恢复了意识，一边眼看着同胞的尸体被淋上了液体火箭燃料烧了起来，一边趁着尸体焚烧时所产生的烟雾，终于成功地逃了出来。

威斯罗·凯涅司·塔恩，二三岁，担任金属镭矿矿山的会计工作，并且是劳动联盟的书记。他因为由公寓房子的窗户往下俯视行进中的军队，而被一名酒醉的士兵用枪射击，子弹的光束贯穿了在他身旁的母亲额头。当他提出控诉的时候，不但被置之不理，反而还被诬陷杀母的罪名。最后他逃进矿山，在摆脱了追兵之后即消失无踪。

裘利欧·法兰克尔，二〇岁，在医科大学的附属机关念药草学，用一本多达二〇〇〇页的药草图鉴，打碎了那名强暴他女友的地球军士兵的头之后，钻进了事发现场的地下水道内，无奈地成了一名逃亡者，当他终于成功地脱逃出来之后，他获知女友已经自杀身亡的消息。

查欧·尤伊鲁恩，一九岁，在音乐学校里学习作曲，对于政治与革命没有一点兴趣或关心，却在保安部队一次疯狂射击当中，失去了从小将他养大，犹如亲生父母一般的哥哥和嫂嫂，他抱着年仅三岁的侄子，由燃烧的拉古朗市逃了出来。

这四个人侥幸地活了下来，之后成了非常有名的人物。除了他们之外，远望着自己的城市街坊在大火中化成灰烬，立誓要对地球军复仇讨回这笔血债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但是大部分的人却在半途就不支倒地，最后饮恨无名而终。

“拉古朗市的残余灰烬当中，所剩下的是已化为灰炭的壮大废墟、一二五万名的死者，二五〇万名的伤残者、四〇万名被俘的囚犯，以及四名复仇者。”

这样的说法并不见得完全适当，因为这四名年轻人在一四年后，企图将地球政府由权力与荣华的安乐椅上踢下来的动机当中，不完全只是单纯的复仇心而已。只是在他们所持有的理想与理念的深处，拉古朗市在大火之中化

成灰烬的幻影，或许仍不时无声地浮现出来。

这四个人最初齐聚一堂的地方，是位于中立地带的普罗奇喜马星系里的第五行星普罗歇尔皮那上，时间是西历二六九一年的二月八日。虽然说在这之前，他们也曾在反地球派的根据地上互相见过对方，不过当时并不知道彼此的姓名，而这一次则是他们正式地互相介绍自己的名字。

尔后，这四人在任务的分派上很自然地产生了，并且被后世称作是“适才适所的最佳典范”。帕姆格恩凭着理念以及他所擅长的言论，进行统合反地球阵营与启发市民的工作，并且以他本身在精神方面的领导与组织能力，成了反地球统一战线的象征。而塔恩则因为在财政方面具有特殊敏锐的触觉，以及质量丰富的行政处理能力，所以成功地为反地球统一战线整顿了经济的基础，并且以他具有野心的经济建设计划，使得低开发星域的生产力“不只是提升更是跃进”，此外，所有的生产作物也能够在有效率的流通机构上流通。法兰克尔则是在反地球战线的实际作战组织“黑旗军（BFF）”当中担任总司令官，将本来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的革命派集结起来加以编排，予以组织化，并由本他人来统率、指挥。当时的地球政府军，不仅拥有三名杰出的提督，而且在军队的数量上有着绝对的压倒性，所以在两军交战的初期，他不只一次地连尝败绩，但是在历史性的“维加星域会战”当中，他终于成功地分散了地球军的舰队，摧毁了地球军不败的神话。在这之后，连续八四回合的作战，每一次都获得胜利。查欧·尤伊鲁恩所负责的是情报、谋略、破坏的工作。他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连在面包店找零钱时都不会蒙骗，性情极为腼腆的年轻人，但是为了使地球政府的权力体制崩坏，他所大胆策划的谋略，辛辣的程度足以让最为卑劣低级的恶魔也为之心虚怯懦。为了让自己等人能够在反地球统一战线当中握有绝对的主导权，首先便设法让优柔寡断的旧指导部蒙上“地球间谍”之名，然后加以驱逐，之后更在敌方的阵营当中，设下无数黑色的陷阱，让更多的人身陷其中。

地球军的三位提督——可林斯、夏特尔夫及威涅第，每一个都是经验与理论兼备，极为优秀不凡的用兵家，但是在维加星域会战当中，却因为彼此之间缺乏协调与联络，最后因为法兰克尔采用各个击破的作战方式，终于落得败北的下场。在这场会战之后，查欧更利用他们三人之间的不合，大大地加以发挥。他精心筹划的阴谋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周详与严谨，其实应该要让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s—《浮士德》中收买人类灵魂的恶魔）颁给他一张奖状。他首先让威涅第唆使军变，杀害了可林斯，然后将这个事实告诉夏特

尔夫，让夏特尔夫来捕杀威涅第，之后将所有的责任归咎于夏特尔夫，煽动威涅第的旧部下发起暴动去袭击夏特尔夫，并将之射杀。全身被枪弹击穿的夏特尔夫，尽管身体有一半卧在血泊中，仍然挣扎了三〇秒之久，最后留下了“混帐傢伙…”这几个字就断气了。

就这样，地球陷入了完全孤立的状态，并且被断绝的所有粮食，工业原料与能源的供给。西历二七〇三年，就在地球终于决定要决一死战，发动近乎自暴自弃的军事冒险行动时，却只有一些既没有力量也没有协调性，甚至还算不上是二流的提督来带领这支光拥有先进武器装备的地球军。在法兰克尔巧妙地用兵之下，地球军当然又再度惨遭败北。特别是在第二次维加会战当中，更显现出地球军六万只舰艇大败给八〇〇〇艘黑旗军的丑态。翌年二七〇四年，地球军连太阳系都守不住了，仅以小行星带作为最后的防御阵线，持续着几乎毫无意义的抵抗。到了这个时候，地球军不但放弃了守护地球人的形式，甚至还征收一般平民的粮食转作为军用。

进攻到木星的时候，黑旗军的内部，也就是总司令法兰克尔和政治委员查欧之间，产生了对立的意见。法兰克尔坚持发动全面攻击，而查欧则主张要采用持久战。不管如何，地球军除了投降和衰竭至死之外，已经别无选择了。也就是说，如果到了最后还不投降的话，那么“地球表面将被饿死的尸体所掩盖。”

经两人协调之后，决定采取折衷的方案。但是对于地球来说，却是更为残酷的结果。在补给完全断绝之后，地球军僵持了两个月仍未投降，故黑旗军便按照原议开始全面攻击。

拉古朗市的惨剧，以一个相当于一百倍的规模再度重演了。

这场破坏与杀戮最后的收场是，地球政府以及军部的高级官员约六万多人，以战犯的罪名大批地被处以死刑。之后，西留斯——或者应该说是拉古朗集团的统治权看起似乎是已经确立了。地球的权力与权威已经在这一场浩劫当中化为灰烬，取而代之的应该只有这四个将原本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群的友地球势力统合起来的人。但是“西留斯的时代”却如同昙花一现般地短暂。

“西留斯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年，也就是西历二七〇六年，革命与解放的象征——帕姆格恩猝死，年仅四一岁。原来他为了要出席解放战争纪念馆的开工典礼，尽管自己本身原本就有点感冒，仍拖着身子冒着雨去参加，后来便因此而罹患了急性肺炎，自此一病不起，再也没有离开过病榻。

“我如果现在就死去的话，那么新诞生的体制就等于失去了接着剂。只

要再五年就好了，如果死神能够等我一下的话……"

帕姆格恩对着他所信赖的医生说了这些话，果然就在他死后还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战胜国西留斯的内部就发生了首相塔恩与国防首长法兰克尔两者之间白热化的对立冲突。

导致法兰克尔愤怒的理由是，塔恩非但没有将原先在经济方面支撑地球旧体制的庞大企业集团，即所谓的"姊妹联盟（BIG SISTERS)"加以解体，反而还将之收编重到新的经济系统当中，企图加以活用。

法兰克尔在战场上是个不容易对付的现实主义者，无论在构想或是实践方面，都表现出相当优越的柔软与弹性，但是在政治或是经济方面，则是连观念都拘泥在一些简单的原则上，他认为只有将姊妹联盟的资本支配力量予以彻底毁灭之后，革命才算是完成，对于他的这种说法，塔恩一口便予以回绝。对他来说，姊妹联盟的经济力量是不能失去的。

从他们两人感情失和到彼此之间对立的产生，查欧·尤伊鲁恩最初一直是采取一种旁观的态度，仿佛由遥远的海面上遥望深海鱼群的斗争。对他来说，只要看到地球政府的权力体制完全崩溃瓦解，那么自己的任务也就完成了，所以在态度上早已悄悄地退出了政治的最前线。新体制确立之后，虽然有副首相和内务首长的位子等着他，但是他坚决地辞去了垂手可得的权力与地位，返回正在重建当中的故乡拉古朗市，设立了一所小小的音乐学校，自己一个人从理事长、校长、到事务员一手包办，并且以教孩子们唱唱歌、弹弹风琴为满足。依照他本身的说法是，自己已经由一种叫做革命的热病，以及一种叫做政治的恶性传染病当中完全被解放，现在只是回归到本来的面貌。

小孩们与他非常地亲近，他们是绝对无法想像到就在二、三年前，为了达到颠覆地球政府权力的目的，这位"和蔼可亲的校长先生"会利用冷酷与辛辣的手段，去欺骗、陷害或暗杀一个立场不同的对手，甚至是迫使其自杀。因为这位还蛮年轻的校长先生，口袋里永远塞满了要给小朋友的巧克力及糖果还让一些担心孩子们蛀牙的妈妈老是在抱怨呢。

就在一个查欧早已经置之于脑海外的地方，塔恩与法兰克尔的抗争已经达到了针锋相对的极点。最初法兰克尔一直企图以合法的手段来取得最高的权力，但是塔恩早已经深植于政治官僚以及经济界的势力，却不是可以轻易被动摇的，当法兰克尔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遂改采非合法的手段，也就是军事叛变。但是以法兰克尔的命令而遭到免职的士兵，向塔恩检举了军事叛

变的计划。有一天早上，法兰克尔在自己的卧室内，正伸手想要按下TV电话的按钮，命令部下发动兵变计划的时候，卧室的门被踢开来，一群公安局人员闯进室内，法兰克尔于是遭射击死在自己的家中。

同时“黑旗军”也受到苛刻激烈的肃清与镇压，并且在被强迫接受改编之后，成了塔恩体制下忠实的看门狗。过去在法兰克尔的麾下，人称“十提督”的几位军事将领当中，有一名已经因病死亡，另有六名则被判处死刑，一名死于狱中，存活下来的也只剩下两名而已。

这一场权力斗争的胜利者塔恩，与被他所打倒的法兰克尔一样，都确信自己的作法是正义的表现。他认为今后所需要的是收捡混乱的残局与重新整建秩序，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市民生活的安定，将法兰克尔这种教条式的革命家加以整肃是有必要的。至于说新社会必须要经由他的构想与手腕才能重新整建起来，这一点是他从来不曾稍加怀疑的。

现在所剩下的最后一个障碍就查欧·尤伊鲁恩这个人，塔恩这么地想着。他现在虽然在音乐学校当中以教教小孩们唱歌为满足，但说不定什么时候，对于权力的欲望又重新萌芽，到时候说不定象在对付地球军一样，把他那一套极为冷酷的策谋拿出来打倒塔恩也是未可知的。

所以在法兰克尔死后仅仅一个礼拜的时间内，就有司法省公安局八名武装的搜查官被派遣到拉古朗市。出示给查欧的逮捕状上面写的是，要追究过去因与拉古朗集团争夺主导权而遭致整肃的革命家们死亡的责任。查欧一言不发地将逮捕状从头到尾看完之后，对着跟他坐在一起的侄子——已经长大成人，一面完成学业一面帮助叔叔做事的年轻人——说：

“所谓的谋略对我来说是一种艺术，但是对于塔恩来说却是一种交易。我会败给他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不想埋怨任何人。”

查欧对着劝他逃脱的侄子说了这几句话，接着在前些天所买的风琴货款支付单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之后交给了侄子。二〇分钟之后，在隔壁房间内等着要逮捕人的公安局员进入了校长室，发现了吞服安眠药而昏睡不省的查欧。又过了三〇分钟，确定“革命元勋”已经暴死身亡，但有一名学童目睹了“有好可怕的男人，从校长先生的屋子里面走出来，两只手摊着湿湿的手帕，看起来好像很恶心的样子”。父母亲从回到家的孩子口中听到这一幕情景，吓得脸色苍白，但为了孩子本身以及自己的安全，只得噤声不敢声张。

过去曾经在普罗歇皮那行星上誓言要抵制地球的专横、解放殖民地的拉古朗集团，在二七〇七年的时候，就完全解体，因为仅剩的第四个人也由地

面的世界上宣告退场了。担任西留斯星系首相同时兼任泛人类评议委员会主席，集所有权利于一身的威斯罗·凯涅司·塔恩在搭地上车前往参加地球战胜纪念庆典时，接到了会场已经被安装炸弹的情报之后，又折返首相官邸，而在中途被极低周波火箭弹击中而身亡。

由于这是查欧的侄子冯在公安局中的监视下逃亡一个月后所发生的，他因此被视为此一犯罪集团的首要嫌犯，但这也只是一个推论，真正的事实究竟如何并未得到证实，因为到最后，冯终究没有被逮捕。至于说他是在暗杀事后从容地成功脱逃了，还是为同伙所杀则不得而知，总之他也不曾第二次再次出现在社会上。

而公安局的搜查也不够彻底。当塔恩的肉体被炸的四散纷飞的一刹那，在他一人铁腕的控制下所形成的新秩序也随之消灭了。因为所历经的年月太短，脆弱的缺席与组织还不到可以发挥其本身生命力的时候，而官僚本身对于塔恩个人也没有任何向心力。除此之外，在法兰克尔横死之后遭到整肃，逐渐萎缩当中的黑旗军，以往被压抑的能源爆发了，并且又分裂成几个集团，流血的抗争于是开始。

虽然有不少人曾指出，如果帕姆格恩的生命周期能够再多个一〇年的话，那么宇宙灰或许可以早九〇年开始吧，但无论如何，事实上也已经没有方法可以证实这个说法的正确性了。“脱离地球的宇宙新秩序”在建立的途中崩溃之后，到再度被重新整建，不但耗费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而且还包括了无数辛勤的耕耘。而以阿尔德巴朗星系的第二行星特欧利亚为首都的银河联邦，其成立是西历二八〇一年的事了。

在那之后长达八个世纪之久的人类历史不断地重复着——发展与停滞、和平与战乱、暴政与抵抗、服从与自立、进步与反动，而人类的视线也已经完全脱离地球了。当权力与武力丧失的时候，整个行星等于是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以及受众人瞩目的价值，只能像是渺小的漂流物一般，沉浮在一个名叫遗忘的大海。

……然而，在被遗忘的星球上，仍存在一些少数令人难以忽视的人们。

第一章　邱梅尔事件

I

这个年轻人登上至尊的皇位，距离他第一次见到那个冠冕宝座仅有二十年。那个时候他还不过是一名在帝国军幼校就读的学童，从大客厅的墙边，甚至还看不清楚那个坐在皇帝宝座上的人的脸孔。当时的距离大约是九十公尺左右，为了将这个距离缩短为零，年轻人必须要用四千个以上的日子。

对于这个金发年轻人心怀反感的人如此地批评道。

“那个金发小子的人生，每过一秒钟就要吸干一吨的人血。”

对于这样残酷的批评，年轻人一直默默无言地承受着，这些人的说法虽然是比较夸张，但却也不是空穴来风毫无事实根据。因为每当他——莱因哈特，在战火当中昂首阔步，就会有己方许多宝贵的生命因而牺牲，而敌方被葬身在战火灰烬当中的人数更高达一百倍。

群臣高高地举着双手，大声地高呼：

“莱因哈特皇帝万岁！”

“新银河帝国万岁！”

宇宙历七九九年、帝国历四九零年、也就是新帝国历元年的六月二二日。就在一分钟前，莱因哈特那头金黄色的头发上，戴上了黄金铸造的皇冠，成为罗严克拉姆王朝的第一位皇帝。

一位二三岁的皇帝。这样的地位与权力不是由于世袭而是靠实力得来的。鲁道夫大帝在五个世纪前篡夺了银河联邦之后，即统治着高登巴姆王朝，他的女孩毫无正当理由但却一直独占着皇位，现在终于被驱逐了。高登巴姆王朝因篡夺而开始，因被篡夺而结束，前后共历经了三八人四九零年。在莱因哈特之前，任何人都未能完成的历史变动现在实现了。

莱因哈特由皇帝的宝座站起，举起一只手回应群臣的欢呼。这一连串的动作随着无声的旋律，呈现出一种难以形容的、自然的优美姿态。这名年轻人的俊美与他政战两略的才能，在当代是无人能媲美的。特别是他那一对环视群臣的冰蓝色眼眸，更是叫众人难以忘怀。当地就像是一对经过超高温火焰冶炼之后立即快速冷冻的蓝宝石，一旦焰火升起，便可能将万物燃烧殆尽。即使一般想像力并不怎么优越的人也能够认同这一点。

在这个时候，首先映在年轻皇帝眼眸里的是位于最前列的帝国军最高干部们。这些身着以黑为主色并于各处镶上银边的军服，与皇帝并没有太大年龄差距的青年与壮年，都是对年轻主君的霸业有着不凡贡献的有名军官，此时正整齐划一地排列在主君面前。

帝国元帅巴尔·冯·奥贝斯坦，三八岁。一头与实际年龄看起来不相称的白发，两只眼睛都是由光电脑组合而成的义眼，时而发出一种令人难以形容的光芒。他被称作是一名冷彻锐利的谋略家，也有人说他是栖息在莱因哈特霸业中属于阴影的那一部分。但是不管别人对他的评价如何、或者怎样地误解他，他却从来未曾尝试要寻求辩解。在同僚及部下当中，或许没有任何一个人喜欢他，但也不会有人侮蔑他。对于他的功绩与才能，没有人会怀疑，反而还因为他不会刻意去讨好主君，敢于提出极为尖锐辛辣的意见，而且不为自己一人的私利私欲，而多少对他抱持着一种敬畏的态度。但是如果可能的话，人们还是希望能够敬而远之，保持一定的距离之外，维护应尽的礼仪就好了。在这个新的王朝当中，他被任命为军务尚书，以军部代表的身份成为阁僚的一员。

帝国元帅渥佛根·米达麦亚，三一岁。有着一头蜂蜜色的乱发与充满活力的灰色眼珠。不管从任何角度看来都算是短小型的身材，像是体操选手似地均匀紧绷且富有弹性，给人一种精明能干的印象。以"疾风之狼"的外号而为全军所皆知的他，用兵速度之快无人可比，是众人所一致公认的银河帝国军最高勇将。在三年前的亚姆立札星域会战之前，他就已经投身莱因哈特的麾下，在利普休达特战役、费沙攻略、兰提马利欧星域、巴拉特星系攻略等等无数的战役当中，更有足以夸人的功勋。论个人所创下的战功，在已经过世的人当中，只有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在活着的人当中只有奥斯卡·冯·罗严塔尔才能够和他相互匹敌罢。

这位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三二岁，是一位有着深黑棕色的头发、端正俊美脸庞，以及高大身材的青年士官。他整全身上下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莫过

于他那黑色的右眼珠以及蓝色的左眼珠所组合而成，人称“金银妖瞳”的双眼。和米达麦亚并称为“帝国双璧”的他，不论在攻击或是防御方面都拥有绝佳的手腕，而且更知道如何能够不战而胜，就这一点而言，也可知道这个男子绝非只是一个单纯的军人。他曾经将一度被自由行星同盟夺走的伊谢尔伦要塞重新夺回，此外还立下与米达麦亚一同攻略同盟首都海尼森等各项辉煌的战功。他和米达麦亚已经是一十年来交情非常亲密的朋友，但不同的是“疾风之狼”是一个对家庭负责的好丈夫，而他则是有名的渔色男子。在新王朝当中他被任命为统帅本部总长，平日代理皇帝统辖全军，皇帝亲征时则担任首席幕僚。

以上三名并称为“帝国军三长官”，可说是全体武官的代表；其他还有人称“铁壁纪缪拉”，而且还被敌方将领杨威利赞誉为“良将”，年仅二九岁的奈特哈尔·缪拉一级上将；以及身为军人但同时也是散文诗人和水彩画家，现年三六岁的耶尔涅斯特·梅克林格一级上将、身兼宪兵总监和首都防卫司令官，现年三八岁的伍尔利·克斯拉一级上将、三二岁的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一级上将、出名的猛将“黑色枪骑兵”舰队司令官，也就是现年三二岁的弗利兹·由谢夫·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等多位名将并列着。

在这些奔驰于星海之间，在战火里穿梭的男人当中，有一名非常年轻的女子也跻身于他们的行列。那就是在新王朝当中被任命为国务尚书的玛林道夫伯爵佛兰兹的爱女希尔格尔，一般称呼她叫希尔德。对于身经百战的勇士们来说，“玛林道夫小姐和她的父亲”这个称呼才应该是正确的。沉暗色调的金发削得短短的，穿着几乎与男生一模一样的服装，年仅二二岁的她，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洋溢着蓬勃朝气的俊美少年，但是她脸上极为轻淡的浅妆以及衬领口上的橙色围巾却又证明了她是一个女儿身。她本身是担任莱因哈特的首席秘书官，在军队当中相当于上校的待遇。她虽然未曾亲身指挥过一兵一卒，但是如同米达麦亚元帅所说的：“她的智谋胜过一个舰队的武力”。她不但正确的预见了利普休达特战役中最后的胜败，而且在早先为了拯救在巴米利恩星系上与杨威利陷入苦战当中的莱因哈特，她提议攻略同盟首都海尼森也获得了成功。

与这些功勋不凡的将领比较起来，众多的文官并不如此地光彩，但是现在费沙自治领已经在帝国完全的支配之下，而自由行星同盟也已经屈服称臣，从莱因哈特登基的这一天起，应该是轮到他们上场的时候了。在年轻皇帝与新王朝的领导之下，旧有的弊病应该要被废除，重新确立的社会秩序将

成为今后的传统，而创造这些泉源的正是他们。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势必将成为众人巴结的对象罢。

国务尚书玛林道夫伯爵见到皇帝的登基庆典顺利地进行，以及宴会当中的各项安排，感觉到有稍稍的满足感。他并不喜欢旧王朝——高登巴姆王朝的时代里那些已经将极度的奢侈浪费与过度的繁文缛节加以制度化的仪式庆典。虽然说自己并不期望国务尚书这一个职务，但是既然已经被任命了，所有国家级的各种仪式和祭典便成了他所必须管辖的范围，所以便尽力希望能够办得简单朴素而且充实有意义。

他之所以对于新皇帝具有好感有许多因素，而个人生活俭朴，所有的仪式除非必要也决不过份盛大的这些作法就是原因之一。虽然有些人不怀好意的说："这只不过是作作样子罢了"，但是旧王朝的大部分的皇帝甚至连作作样子的想法都未曾有过。

"……父亲大人，您累了吧？"

听到轻轻的这一句话，玛林道夫把头回了过来。唯一会叫他父亲的那个人站在他的身后，将酒杯递给她的父亲。

"希尔德是你啊！不会啊，还不累，看来今天晚上可以好好睡一觉了，如果照这样顺利进行下去的话。"

玛林道夫伯爵对女儿说了一声谢谢之后，接过那一只酒杯，和希尔德另一手握着的酒杯轻轻相碰之后，将眼睛眯成一条细细的缝，欣赏着那清澄的酒色，然后让那红色的液体在他的舌头上慢慢地滚动。

"好酒，大约是四一零年份的。"

是啊，怎么样，女儿这一句短短的回答就把父亲还没开始发表的品酒论给打断了。从酒的鉴定开始。到宝石、赛马的相关知识、花以及服装方面的素养，还有其他贵族仕女所必须具备的教养等等，希尔德一概没有兴趣。她本人的说法是，不管是酒还是宝石都有专家，所以相关的知识只要交给他们就行了，自己所必须具备的是足以辨清对方是不是一位可以信赖的专家之眼光。从她还是一个不到一十岁的小女孩起，便一直有这样的想法，所以被众人认定为"不可爱"，于是希尔德便与贵族小姐们疏远开来。当父亲的虽然担心，但是这个小女孩却一副很没兴趣且很肯定的说"不可爱也没关系啊"，一天到晚不是读书就是到郊外走走。或许就是这些累积的成果使得她今天能够获得皇帝首席秘书官的地位吧。

"对了、对了，海因里希说，以他那虚弱的身体没有办法来出席今天的

典礼，但他希望陛下能够亲临自宅。怎么样，你是不是也可以帮忙请求陛下呢?”

这个比自己小三岁，现在是邱梅尔男爵家主人的表弟，当希尔德听到他的名字时，一缕微风吹过了她充满活力的眼眸。病弱的表弟只有一次曾经说过关于莱因哈特，他所羡慕的不是他的才能而是健康，而这样的说辞多少让人觉得有些缺乏节度。

希尔德在那个时候，对于是不是应该要责备表弟而感到犹豫，对她来说，犹豫是很难得会有的。一直将海因里希当作亲弟弟般看待的她，当然可以了解他的心情，但是如果说得残忍一点的话，就算他身体健康，也不可能会有能够与莱因哈特相匹敌的成就与功业。只是海因里希远在他能够达到才能上的界限以前，早已经达到了肉体上的极点。他的精神一直没有被给予完全燃烧的机会，却已经被肉体拖垮且开始腐朽。他之所以会诅咒自己本身的病弱以及他人的健康也是很自然的。

“是啊，那么我就去拜托看看吧，或许会有些勉强也说不定，不过如果海因里希这么坚持的话。”

希尔德如此地回答道。希尔德和父亲的心里都觉得海因里希所剩下的日子大概也不多了。虽然有些任性，但也希望能够满足他的愿望。

这件事便成了在新皇帝莱因哈特即位之初，震惊众人耳目的“邱梅尔事件”的开端。

Ⅱ

莱因哈特的即位是在六月二二日，而他在玛林道夫父女的恳请之下，前往邱梅尔男爵海因里希的宅邸拜访则是七月六日的事。在这一段期间，年轻的新皇帝未曾有过任何一天的休息，一直勤奋地埋头于政务当中。莱因哈特与他在军事上的敌手杨威利之间的优劣比较，一直为人所热烈地讨论着。但是就勤劳的精神而言，莱因哈特无疑地是远在杨之上。这位有着耀眼金发的年轻皇帝是无缘将身心的活力贯注在游荡的事物上的，而且他也确实是乐于从事他自己所制定的义务工作。他的施政虽然说是专制，但是和高登巴姆王朝的专制比较起来，其清廉、有效率和公正的程度则远远地超出其上。过去民众们为了供应贵族奢侈浪费的生活，必须负担更多的租税，但是现在已经由过去的苦日子当中被解放开来了。

在莱因哈特的统御之下，组成内阁的阁僚人员有以下一〇名：

国务尚书　　奥贝斯坦元帅
财务尚书　　利希特
内务尚书　　欧斯麦亚
司法尚书　　布克德尔夫
民政尚书　　布拉格
工部尚书　　席尔瓦幅度尔西
学艺尚书　　杰菲尔特博士
宫内尚书　　贝鲁恩亥姆男爵
内阁书记首长　　麦恩荷夫

在这个内阁当中并没有设置宰相的职务，而由皇帝本身兼任最高的行政长官，也就是所谓的皇帝亲政体制。与旧帝国相比，所不同的是，废除了专司大贵族之间利害关系的调整、家族门第的审查、最后进行结婚或相亲认可的机构——典礼省，而改设民政省以及工部省。

工部省所管辖的行政范围极广。例如恒星与恒星之间的输送与通信、资源开发、民用宇宙船和开发资材的生产、都市。矿工业基地、输送基地、开发基地的建设等等，各项在经济方面庞大的帝国所需要的硬体建设，以及社会资本的整备这样重要的任务都交由这个新设的机关来执行。这个机关的首长除在政治构想力、行政处理能力、组织管理能力三方面有着极高水准之执行力量的人之外，不能担任。三三岁的布尔诺·冯·席尔瓦贝尔西曾经充满自信地说："我认为自己在这三者当中具备有两者"，他现在又被给予了一项非正式但是却非常重要的职务——"帝国首都建设首长"，皇帝莱因哈特有一个极度机密的构想，他计划将首都迁移到行星费沙上，而席尔瓦贝尔西就是这个机密的负责人。待将来完全并吞自由行星同盟的领土，帝国的版图倍增之后，这个迁都的计划就会被执行，到时候费沙将成为新时代的中枢而君临全人类。

内政整备的执行与穿梭于星星的大海、挥动大军展现全能使强敌降伏的伟业比较起来，虽然踏实但是却索然无味。如果说外征是莱因哈特的权利，那么内政就是他应尽的义务，虽然说在这个平淡无味的义务当中，很难有属于创造性的快乐产生，但是年轻俊美的皇帝对于这个伴随地位与权力而来的义务也从未曾马虎过。

后世的历史学家当中有人指称莱因哈特在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同时，其实

也是一位篡位者，其所表现出来的勤勉不过是由于心虚所造成的，这事实上是一个误解。莱因哈特对于其本身是一位篡位者的这个事实，未曾觉得在道义有任何站不住脚的地方，而且终其一生一直是这样的想法。他认为高登巴姆王朝的权力与荣华虽然为他所强夺，但是这些权力与荣华并不是自太古时代就存在的，而且也没有任何人可以保障它永远地存在。他虽然不曾象他军事上的对手杨威利那样热衷于历史的考察，但也知道所有诞生在人类社会中的王朝，不管是经征服也好，是经由篡夺也好，都是将过去那个被称为原有秩序的母胎破坏之后才诞生的畸形儿。没错，他确实是篡夺了高登巴姆王朝，但是高登巴姆王朝难道不是经由始祖鲁道夫大帝强夺了银河联邦的国家组织，吸干数亿人民的血，使尽了力气才创造出来的历史畸形儿吗？有谁曾想像过众恒星之间会出现一个全凭皇帝的个人意志与强制意志执行的军事力量来支撑的专制国家！期望长生不死而步上将自己神格化这一条路的鲁道夫大帝，最后还是难逃一死的命运。而他所创造出来的杰作高登巴姆王朝气数也已尽了——这所有的一切只不过是这么回事。

莱因哈特其实也不是一个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毫不感到罪恶感的年轻人，只不过是他找不到任何正当的理由要对高登巴姆王朝抱持罪恶感。真正令他感到痛切的悔恨与自我谴责的是其他许许多多的人，是那些还活着的人、以及因他而死去的人……。

正当季节由初夏即将迈入盛夏时分，这一天七月一日，担任国务尚书的玛林道夫伯爵佛兰兹请求谒见年轻的皇帝。

玛林道夫伯爵佛兰兹从未曾以自己是一个具有大帝国政府首席阁僚身份的大人物自居。从过去的旧王朝时代开始，他的精神领域当中就不曾有任何政治野心的存在。他认为只要将玛林道夫家族、以及先人所交付的邱梅尔家族，这两家的资产予以稳当踏实的管理，避开政争与战乱，让两家得以过衣食不致缺乏的生活即可，并没有积极地去靠近权力与地位的意思。

但是就莱因哈特的看法，新王朝是由皇帝来亲自治理，内阁只不过是皇帝的辅佐机关，在这个前提之下，首席阁僚并不一定要是一个具有卓越才能的人。相反地，他不需要太过于主张自我，只需贯彻全体阁僚的协调工作，适度且合宜地掌理国家的典章制度，整顿出一个让其他的官员们能够容易发挥能力的环境就已经足够了。玛林道夫伯爵是一个人所皆知的正人君子，在他被委托掌管邱梅尔家族的资产之后，只要他有一点点意思，就可以将所有

的资产加以并吞，这种前例在前典礼省的资料室当中多的不能再多。但是无论如何，当海因里希年满一七岁，资产的管理权重新交回到邱梅尔家族手中的时候，资产的总额是分文未减的。同一个时期当中，玛林道夫家族的资产反而因为其所投资的天然重水矿山发生事故，而有些微的减少，由此可见伯爵的光明正大是无须怀疑的，而他也不是一个对于世俗之事无能的人。他也能够了解女儿才能并且使之得以发挥所长。这以上种种都是促使他能拥有今日之地位的理由。

玛林道夫伯爵所参奏的内容，看来似乎让莱因哈特稍稍有些吃惊。国务尚书在深深地鞠躬之后，对着年轻的皇帝问道，敢问陛下您是不是有结婚的意思？

"结婚……？"

"是的，结婚后立下后嗣，决定帝位继承的秩序，而这也是您身为君主的责任。"

这虽然是欠缺创造性的话题，不过却不能够怀疑其正当性。莱因哈特在回答之前，沉默了几秒钟。

"没有那个意思……至少在目前这个时候。其他必须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言词虽然和缓，但是言下所表现出的拒绝却是比言词更坚定一万倍。玛林道夫一鞠躬礼之后即不再多说了。以他原先的用意也只是想在这个时候唤起年轻君主对于人类社会中结婚这一个成规的注意，但是现在如果能知道他的意愿所在也就足够了。如果硬是再加以强调的话，恐怕会使得性情激烈的皇帝发怒。善良的伯爵心中也暗自地思考着。

玛林道夫伯爵于是将话题一转，说到他那个体弱多病剩下日子不多的侄子邱梅尔男爵认为如果能够祈求皇帝濒临他的宅邸，那将会是他毕生最大的荣幸。莱因哈特以不经意但是却流露出无限优美的姿态将他金黄色的头轻轻一歪，立即点点头表示同意。

玛林道夫伯爵满怀欣喜地退出了皇帝面前，但是却立即面临了接踵而来的质疑。在玛林道夫伯爵谒见皇帝后两个小时，就在例行的内阁会议即将召开之前，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便问道。

"你提议皇帝陛下结婚，不知道是基于什么样的想法呢？"

温厚善良的国务尚书并未立即回答。因为这位有着两只义眼的军务尚书不算不是一个心怀恶意的人，但却不折不扣的是一个冷酷且不懂得情理的

人，这一点玛林道夫伯爵是知道的，或者说玛林道夫伯爵心中是这么想着。他于是极其用心地在他那虽没有天才般的灵机一动，但却也是经过整理的脑细胞当中，慎重地挑选着应对的言词，以及应该面对此人的表情。

“陛下二三岁，说起来还非常年轻，我想也没有必要急着赶快结婚。但是不管从哪一个角度而言，为了皇帝的继承，陛下结婚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想事先提名几位皇妃候选人的话，应该也是好的吧！”

说到这里，玛林道夫伯爵感觉到军务尚书的义眼仿佛闪烁着异样的光芒。

“您说得没错。那么，皇妃的第一位候选人是国务尚书您的千金是吗?”

奥贝斯坦的口气，就算不是毒针，也像是镶着冰针似的，让人听了浑身不自在。玛林道夫伯爵感觉到自己周遭的空气仿佛早春季节的气温下降般的寒冷。军务尚书的话就算是开玩笑，已让人觉得难以消受，若他真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更让人承受不住了。在一番匆忙的思考之后，伯爵决定用开玩笑的处理方式来应付。

“哦，不，这个孩子太过于自主且独力孤行，不是一个可以静静地端坐在宫廷深处的贵夫人。我常常担心这孩子虽然知道不少东西，可是会不会唯独不知道她自己是一个女孩子呢?”

奥贝斯坦听到这一番话并没有笑，只是喃喃地说。

“国务尚书确实是一位有见识者。”

他锐利的语锋就此收住了，玛林道夫伯爵也好不容易松了一口气。

回到家之后，父亲将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希尔德便解释道。

“军务尚书是想警告我们父女俩不要想蒙骗陛下企图垄断国政吧。姑且不论他这样的担心是不是出自真心，总而言之，这大概就是他的想法。”

“真是毫无道理啊！”

其实伯爵本身并没有想要与奥贝斯坦这样的人，在对于皇帝的政治影响力方面一争长短的霸气与野心。而且假如将皇帝莱因哈特想成是女儿的丈夫，就不免要感到精神性的肠胃衰弱，但这并不是因为单纯的诚惶诚恐。

依玛林道夫的想法，皇帝莱因哈特虽然是一个伟大的天才人物，但是所谓的天才并不是说他在精神方面所拥有的精力很明显地较一般人更为膨胀，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他在某些特定的领域内，确实拥有更多的精力与智慧。好比将一只装有水的杯子倾斜过来，其中的一边会变得更深，但是相对的另一边就变浅了。就像过去一则有名的逸闲里所说的，古代伟大的天文学者抬

头在仰望夜空研究星体运行的时候，却不慎掉到井里面去，这一种“浅”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特别是在性爱的方面好像更有超乎常人之处。

“如果将色情狂与同性恋者从历史与艺术当中逐出来的话，那么人类的文明便不成立。”

“银河帝国前史”的作者阿尔布雷希特·冯·布鲁克纳子爵虽然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但是思想极合乎人伦常理的伯爵所操心的是，莱因哈特对于性爱的关心是不是太少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也是很麻烦的。他希望女儿的丈夫是一个平凡善良，而且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需要隐瞒的男子。不过，这些考虑是在女儿有打算要结婚的情况下才有的……。

“不管怎么样，希尔德，我们虽然承蒙陛下的厚意，但是也不可以作出任何公私不分的举动。毕竟所有误解的根源都是在于人与人之间。”

玛林道夫伯爵虽然也知道自己并不能给予这个聪明且充满活力的女儿什么了不起的心得感言，但还是禁不住流露出一位平凡父亲的感情。

“是，我明白。”

为了当面让慈祥的父亲安心，希尔德如是回答道。但是事实上，确实有些地方是这个聪明的女儿也无法了解的，因为莱因哈特对于她的感情，以及她对莱因哈特的感情，几乎已到了无法分析的极点。虽然说彼此之间确实没有任何的憎恶或厌恶，但是在“不讨厌”与“喜欢”之间应该是还有一段相当大的距离。而且在好感当中，也应该分有许多的阶段与种类。或许尝试着将非理性的事想以理性的态度来解释就是她的、而且也是莱因哈特的缺点也说不定。

这些姑且不论，希尔德立即能够了解到的是，莱因哈特他是在什么样的心理下，会同意亲临毫无因缘可言的邱梅尔家族的自宅。

对于皇帝——身为最高权力者同时又是一个最有权威的人来说，最愚蠢的事情就是连亲临臣下的宅邸时，都还得要考虑到政治方面的顾虑。历代的许多皇帝甚至是为了在那些彼此对立的多位重臣当中，到底要先亲临谁的宅邸而伤透了他们平常也不怎么使用的大脑。这许许多多的先例，对于莱因哈特来说或许是大可笑了。

海因里希·冯·邱梅尔男爵既不是莱因哈特的功臣，也不是宠臣，或是这正好就是年轻皇帝中意的地方也说不定。正因为这位金发的霸主对于高登巴姆王朝的旧习和礼法有着极度的反感，才使得他有兴趣给予一位连一面之缘都没有的旧贵族所谓首先亲临的荣幸吧。

Ⅲ

在当天，七月六日，皇帝莱因哈特以及随行人员一六名造访了邱梅尔男爵的宅邸。其中成员有邱梅尔家主人的表姊，同时也是皇帝首席秘书长的希尔德·冯·玛林道夫伯爵小姐、皇帝首席副官修特莱中将、次席副官流肯上尉、皇帝亲卫队长奇斯林准将，以及侍从四名、亲卫队员八名。

依众多的臣下认为，一个全宇宙的统治者应该要有更为严密的警卫和雄壮气派的行列，至少要有一百名以上的随员才是理所当然的。从高登巴姆王朝的时代开始，已经在宫廷服侍超过四十年的老式部官就举用先例作了如此的建言，但皇帝只轻描淡写一句：

"我不想完全因袭高登巴姆王朝时代的先例。"

依莱因哈特的看法，一六名的随从人员已经太多了。他喜欢行动快速敏捷，而且偶而单独的行动也已经不知道多少次。这就是为什么多年以后会有历史学者主张"皇帝莱因哈特有着影子武者"的原因了。

就事实而言，虽然未指出当事者姓名，但确实有臣下建议采用替身者。但是在被称为"艺术家提督"的梅克林格一级上将所写下的记录当中，莱因哈特近乎生气地大声吼道：

"警惕留神的话就可以不死了吗？如果生病的话，替身也可以从我这里把病原菌转移过去了吗？以后别说这些无意义的话！"相同的事情也出现在宪兵总监克斯拉所写下的文稿当中，据推测，提出此建言的可能是两者其中一名，也有可能是两者都是。

"……对于皇帝来说，企图守卫自己的安全等等好像只会是留给他人冷笑的话柄。这到底是自信、过度自信、还是因为哲学上的达观呢？真是旁人理解所不及之处……"

梅克林格另外还有上述这么一段记载。他本身是一个将信仰与尊敬划分的极为清楚，几乎可以用一条线把两者区分开来的人。他虽然赞扬莱因哈特，且对莱因哈特竭尽忠诚，但是在另一方面，对于这个冠绝当代的年轻皇帝，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个性，也始终投注着趣味的观察眼光。后来他终于了解到即使是一个能够征服并且支配数万年宇宙的人物，仍然对于他们脑细胞里极小的一部分当中所容纳的内部宇宙，觉得棘手难以处理。

邱梅尔男爵的宅邸其实只不过是一栋非常平凡的宅子。由于在这个家族

当中，从未出现过杰出的权位者、具有特异兴趣的人才，或者是超乎常轨的放荡浪子，所以整个家族的地位及资产从鲁道夫大帝在位开始几乎都没有什么变动，在长达五个世纪之久的历史当中，虽然也曾数度增筑和改建中，但也是一直依照原先旧有的式样，原原本本地加以整修而已。

这栋宅子看起来之所以平凡，当然是以支撑旧王朝的门阀贵族的生活水准来看的，其实整个树篱围墙以及豪沟所围起来的面积几乎是一般市民三〇〇户住家面积的总和，可说是极为雄伟的。几何图形的庭园看起来虽然缺乏个性，但是与巧妙和装饰着自然景物的人工林适度地搭配起来，却也形成一个极为舒适的生活环境。

只是，一个对于这栋宅子的主人，如果用先入为主的观念来观察的话，或许会觉得有些缺乏生气也说不定。现在当家的主人海因里希，第二〇代的男爵，并没有从事任何工作，不管是属于建设性的或是属于破坏性的。今年一九岁的他，因母亲难产，最后被人从胎中把他拉出来，从此以后便再也摆脱不了一种叫做先天性代谢异常的疾病。虽然好歹也总算成长到一九岁，但是与其说是成长，倒不如说是缓慢地接近死亡来得恰当一点。如果是生在一般市民百姓的人家，那么他的生命周期大概只有最初的那一年吧。虽然说广为众人所非议的“低劣遗传因子排除法”早就已经形同虚设，但是要能够保护他的生命，还必须要有一笔极为庞大的医药费。所以说有时候经济的条件其实更冷酷无情地代理着法律来执行它的机能，如果不是因为有雄厚的经济条件，那么不须要等到“低劣遗传因子排除法”来夺去他的生命，也老早就因为无力负担庞大的医药费而呜呼哀哉了。

现在的他如果健康一点的话，也应该是一个俊美的、集年轻女性的赞叹于一身的贵公子吧。但是事实上使得他端整的相貌惹人注意的地方却是他太过于衰弱的筋骨、以及太过于微薄的血色。他进餐吃饭并不是因为要享受食物地美味，而只是为了要补给每天生活当中所消耗掉的生命能源，营养学方面的顾虑总比味觉来得优先。因此其周遭环境的一切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将来那好像是淡淡清粥一样，没有什么粘稠性的生命延续下去。

只是不管所花费的努力再怎么庞大，已经完全稀薄了的清粥，终于还是化为白白的汤水。从他出生的时候开始，每个月每个星期都一直重复不断的那句话——“日子已经不多了”——这一次看来真的要实现了。而玛林道夫伯爵和希尔德也都明白了这一点，所以才祈求皇帝能满足海因里希的愿望。

当皇帝一行人穿过邱梅尔宅邸的大门时，一九岁的当家主人海因里希·冯·邱梅尔竟然亲自出来迎接，让这一行人都吃了一惊。不过他当然是坐在这电动式的轮椅出来的。虽然显得面无生色，但是头发与服装也都整理的整整齐齐的海因里希，在与希尔德四目交会的那一瞬间，微笑立即消失了，但是随即又塑造出另一个微笑，面对着莱因哈特把头低下。

“承蒙皇帝您龙体移驾臣下的陋宅，臣下实不胜惶恐。得今日一日之皇恩，邱梅尔家的名誉今后将莫大地光荣显耀。

莱因哈特并不喜欢这些修辞过剩的说话方式，但是此时他也从容大方地点点头并回答说，我很高兴你这么样地喜悦，只要这样，就比那些奢糜过度酒池肉林的欢迎方式强多了。莱因哈特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只要他有意的话，不管是什么样的繁文缛节他都可以应对自如。况且在这样的场合，既有助人的意味在里面，便没有伤害他自尊的理由。海因里希以微弱的声音说完这一番致意的言辞之后，随即急促的咳嗽不止，希尔德对皇帝轻轻地行个礼之后，怜惜地对着他说：

“你还是不要太过于勉强吧，海因里希。”

当希尔德这么一说，莱因哈特也点点头，表现出一种自然且优美的姿态。

“还是听玛林道夫小姐的话吧，千万不可勉强，还是以你的身体为重。”

年轻皇帝一面说着极不寻常的言词，一面感觉到有一股起伏不定的粒子在血管里奇妙地奔腾着。他以为这是健康的人对于病人的一种内疚，但是真正感受到的好像还不只这样。在莱因哈特本身的经验当中，这种感觉就好像身在战斗舰上，看着荧光幕上所呈现的那片黑暗的宇宙空间，逐渐出现人工的光点，一点又一点的终于充满了整个荧幕。就像是战栗的波动在每一瞬间愈来愈接近爆发的那种感觉。

莱因哈特轻轻的，几乎不为人所觉地摇了摇头。在这个时候注重感觉更甚于理智的话，应该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对方是一个已经垂死的病人，与所谓的野心或权力欲是毫无关系的。

“请，恭请陛下移驾中庭。臣下已备妥简陋的中餐，粗茶淡饭请勿见笑。”

海因里希坐着电动式的轮椅，带领着这一行人，走在铺有石头的园间小路上，穿梭在针叶杉林之间。在帝国的首都，即使到了七月，也不可能会有像热带地方或季风地带那么高湿度的暑热出现。所以在走了一点距离之后，

汗从那微微湿润的皮肤上蒸发掉，反而让人觉得身心舒爽。

穿过杉林之后，来到了整栋建筑物的后面，只见到一片每边长达二十公尺的方形石铺平地向四方延展开来，两株榆树长成的参天古木，连成一片宜人的绿荫，大理石质的桌子上也摆好了准备妥当的餐点。不料就在仆人们纷纷退下，随侍皇帝的一行人人座就绪的时候，周围的景象出乎人意料地产生了一个大改变。

正确地说，应该是景象中的人物突然有一个转变。一直显得虚弱无力且极为谦恭的年轻主人此时突然背脊一伸，两片嘴唇咧开像半月似地露出一个极为不祥可憎的笑脸。

“这个中庭很不错吧，希尔德姊姊。”

“……是啊”

“啊，希尔德姊姊以前曾经来过这儿嘛，不过你大概不晓得这件事吧……这座中庭的底下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地下室了。面且那里面还充满了杰服粒子，正打算迎接陛下前往地底下的那个世界呢！”

就在他说完这几句话之后，所有周遭的景象瞬间呈现了一片死白。当这种危险性极高，属于爆炸性化学物质的名称出现在耳际，奇斯林准将那黄玉色的瞳孔里蕴藏着紧张的色彩，立即用手按着腰上所佩带的手枪，而其他的队员也正要做出与指挥官相同的动作时。

“请稍安勿躁，皇帝陛下—这位全宇宙的支配者、全人类统治者，出生在徒具贵族之名的贫穷家庭，竟可以篡升到帝王之尊的当代伟人，以及各位忠良的臣下诸君们，如果不要引爆开关被按下的话，那么就请稍安勿躁吧。”

年轻男爵的口吻虽然显得急切但却没有什么力量，所以有人一下子没有听出他的话中所蕴含的冷笑意味，但是所有的人都已经察觉到眼前的险境，因为他们正站在炸药的正上方。这时一名女性的声音好像试着要挥除沉默的矜持与沉重的僵着似地吐了几个字：

“海因里希，你……”

“希尔德姊姊，将你卷进这件事并非我的本意。如果可能的话，我不希望你跟着皇帝一起来。但是到了现在这个关头，即使你想一个人自己逃跑，我可能也无法同意吧。舅父大概会很伤心的，不过真的是没有办法啊！”

海因里希的声音曾经因为咳嗽的痛苦而数次中断，奇斯林准将手下的亲卫队员也不止一次想趁隙而入，但是年轻男爵的手掌就象是一个本身也具有

意识的生物似地，紧紧握住引爆的开关不放，亲卫队员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他们不能将皇帝的生命当成筹码，赌注在一个命中率极低的轮盘赌注当中，他们只能一边听着这个只要强健的他们略施弹指之力就会断命的病人呻叫，一边枯立在焦躁与无力感所架成的无形栅栏中。

“男爵好像有什么话想说似的，就让他说罢。就算只有时间也务必争取。”

修特莱低声地说道，年轻的奇斯林和流肯两人的脸部表情僵硬地悄悄点头。即将要犯下暗杀皇帝这样一个滔天大罪，其本身也濒临死亡边缘的年轻人，如果感情失去控制的话，恐怕由地底下喷上来的劫火就会在一瞬之间使得罗严克拉姆王朝年轻的始祖，以及他身边的近臣，全部葬身在火窟当中。但是不管如何，就算生命掌握在海因里希的手掌之中，也势必要将他的手掌板开。

“皇帝陛下，您感觉如何呢?”

到这时为止一直保持沉默，始终静静坐着不动的莱因哈特，轻轻地扬起他那形状美好的眉毛，回应海因里希的冷笑。

“今日在这里如果因为你而死，那表示我的命数也到此为止了，没有什么好可惜的。”

年轻的皇帝不经意地将他那端丽的嘴唇轻轻地扬起，一副自我嘲讽的样子，感叹地说道：

“从即位到现在不过是一四天，这么短命的王朝大概是绝无仅有的，虽然这并非我所愿，不过就只有这么一个名字会留在历史上也说不定。事到如今，就算担心后世的评价将会是一个恶名也无济于事了。至于你为什么要杀我的理由，知道了也是没有用的。”

听了这些话，病人的瞳孔里浮现出憎恶的眼光，而他那几乎毫无血色的嘴唇也开始神经质地颤抖，希尔德看在眼里，不禁心中暗暗地耸耸肩膀。她其实非常了解此刻表弟心中的想法，海因里希所想要的是让莱因哈特向他求饶。这个统治宇宙的支配者如果跪在地上请求他的饶命的话，那么长久以来一直支配着海因里希，令他感到屈辱的无力感，可能就因此而得到一个舒解的出气孔，在一阵头晕目眩的满足感当中，或许就此放弃了原有的意图，而将引爆的开关丢开也说不定。

但是就好像海因里希无法从他那脆弱的肉体当中获得自由似地，莱因哈特也无法从他自己本身的名声与矜持当中获得释放，这两者之间其实只有某

些些微的差别。莱因哈特本身就好像是他在与自由行星同盟的杨威利对峙时所说的一样——希望自己具有足够的力量，而不必听从任何一个令自己憎恶之人的命令。现在如果因吝惜自己的性命而对这个胁迫者乞怜的话，那么莱因哈特就等于是自己将自己过去所有走过来的路否定掉了。真要到那个时候，他如何能够在人前抬起头？在那些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来守护他的人面前，以及在贫困当中仍爱惜他的人。

"海因里希，求求你，趁现在还来得及，快把开关给我！"

希尔德希望从表弟那里求得让步。成功的可能性姑且不论，但她也知道现在这个时候务必要争取时间。

"……啊，希尔德姊姊，想不到你也有感到为难的时候。无论任何时候，我所想到的你永远是那么的英姿飒飒，充满了耀眼的生气。可惜，现在的你竟也面容黯淡，真是让我忍不住要感到失望啊！"

海因里希讽刺地笑了。希尔德这时真正感觉到支撑表弟纤弱身心的精力泉源其实是一股出自内心的邪恶意图，真是无可救药啊！她感觉到自己无法正视表弟毫无血色的脸上，正散发出狂热光芒的那两只眼睛，不得已只好将自己的眼光岔开，暗暗地叹气。而这时候，由于有着黄玉色的瞳孔，以及走路时毫无脚步声的独特步伐，而被人戏称为"猫"或"豹"的奇斯林准将，也正若无其事地悄悄由原先的位置移动着。

"不要动！"

就好像早已计算好时间似地，海因里希所发出的声音并不大声也不是强而有力，但是所隐含的激动却充分显露在空气之中，足以叫奇斯林将即将爆发的行动立即打住。

"不要动，只要再几分钟，只要让我再握有这整个宇宙几分钟就好了。"

奇斯林求救的眼光看着希尔德，但她并未能够作出有效地回应。

"就为了这几分钟，我才能够活下来到现在。不，不是，应该说我才能够到现在还没有死。再一下子就好了，不要让我现在就死去吧！"

听到这几句话，莱因哈特那冰蓝色的眼眸里所呈现的既不是同情也不是愤怒，而是一种奇妙的感情在闪烁着，不过那也是一瞬间而已。

希尔德注意到莱因哈特手指一直玩弄着挂在他胸前银质的项链坠子，那个坠子里面究竟装着什么东西呢？希尔德心里想着，虽然说在这个时候想这个问题好像与眼前的情况有些不太适合。不过那一定是非常贵重的东西。

Ⅳ

伍尔利·克斯拉一级上将除了本身是宪兵总监之外，同时还身兼首都防卫司令官，这两个职务都是非常吃力的职务，就算不是在王朝的初创时期，也不应该是由一人同时兼任的任务。但就目前由他一人兼任这两个职务的状况看来，的确也证明他真正可以胜任如此繁重的事务。

七月六日的上午，他正在司令部的办公室当中接见几位客人，其中第四位原本并未在预期的访客名单当中，但是却带来了最为重大的要事，那是一位名叫优布·特留尼西特的壮年绅士，就在不久前的一个月，他还是自由行星同盟的元首，但是为了自身的安危，出卖了同盟的独立与自主，对帝国俯首称臣，并且移到帝国境内。他所带来的情报可以说是极其骇人听闻，他说：

"有人现在正对皇帝陛下进行不法的暗杀阴谋。"

听到这一句话，宪兵总监虽然极力企图维持他冷静沉着的态度，但是他的双眼却背叛了主人的意志，显露出非常锐利的光芒。当年他还在宇宙间指挥舰队作战的时候，不管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他的眼睛连眨都不会眨一下。但是这次特留尼西特所说的这件事，却不在这些"大大小小"的范围内。

"你怎么会知道的？"

"阁下您知道有一个宗教团体叫做'地球教'的吧。过去我还在担任旧职的时候，和他们有一些关系，所以知道了在他们之中所策划的这个阴谋。虽然他们威胁说如果将这个计划泻露给他人的话，便会有生命的危险，但是基于我对于皇帝陛下的一片忠诚……"

"我明白。"

克斯拉的回答其实说不上是非常地有礼貌，因为他和其他的同僚们一样，对于这个降伏的人并没有什么好感。特留尼西特的言行举止当中，不知怎么好像总是会发出一般剧烈的臭气，时时刺激着人们对他的反感。

"那么，刺客的名字呢？"

宪兵总监提出了这个问题，而这名前自由行星同盟的元首则非常郑重地回答。只不过在他回答之前，当然不会忘记再三地强调说，自己个人从未曾赞同过地球教的宗旨，自己过去之所以会暂时和他们采取相同的步调，是当

时的时势所趋，而不是基于自己本身的意愿。当从他的口中听到了自己所想要得的情报时，克斯拉立刻传唤部下命令道：

“将特留尼西特先生带到第二会客室。在这件事还没有解决之前，请暂时先待在里面。此外不准任何人靠近。”

如此，名义上虽说是要保护他的安全，其实倒不如说是软禁还来得恰当些。

当活动一开始，克斯拉就未曾再看过这个密告者一眼。因为对于他来说，重要的是置于盘中的料理，在用餐完毕之后所留下来的餐盘是毫无用途的。

克斯拉的第一步动作就是打TV电话到邱梅尔家的宅邸，尝试着呼叫修特莱中将乃至奇斯林准将，但是电话一直都未接通，至于为什么会接不通，理由当然是非常明白的。

宪兵总监一面虽然咬牙切齿，但另一面也没有浪费丝毫地时间，他立即联络距离邱梅尔宅最近的武装宪兵队负责人。该处的负责人是为帕伍曼准将，原本是装甲掷弹兵的军官，是一名实战经验丰富的少壮男子。克斯拉本身虽然是宪兵总监，但是对于战场勇者的信赖远胜于一个道地的宪兵，虽然说这只是他自己本身个人的观感，但是就实际问题而言，目前这个场合所需要的不是检察官也不是盘问者，而是一个战斗指挥官。

接获上级这项重要命令的帕伍曼，虽然紧张但并不惊慌，立即便将命令付诸于行动，在他高声一呼之下，当场便有二四〇〇名属于他麾下的武装宪兵，在他的指挥之下，赶往邱梅尔家的宅邸。这真是一项不折不扣的军事行动。由于动用装甲车之类的装备，所发出的声音势必会叫犯人察觉己方的行动，所以宪兵们在到达距离邱梅尔宅邸约一公里左右的地方时，便一手持镭射刀，另一手提着军用的靴子，全体仅穿着袜子，寂静无声地靠近宅邸。日后也有人回想起这件事而不禁啼笑失声，但是在当时，所有人的心情都是非常认真严肃的。而这个包围行动就在无声无息的情况下完成了。

但是克斯拉所采取的策谋还不仅于此。

另外还有一六〇〇名的武装宪兵队在拉夫特准将的指挥之下，突击了地球教位于卡歇尔街一九号地的教团支部，并且将在场的信徒全部一网打尽。当然信徒并不是绝对和平主义的信奉者，当武装宪兵冲进建筑物的时候，欢迎他们的其实就是闪烁的枪炮火花。

在拉夫特准将一声令下，还击行动开始，枪杆所发出的霓红色光条隔着一道墙壁四散纷飞。枪击战虽然激烈，但并未持续太久。宪兵们在一十分钟后即突破坚守，冲进支部的建筑物当中，一面射击抵抗的信徒，一面登上楼顶，终于在正午一二时过后不久，将这一栋六楼建筑的支部完全镇压了。经统计，遭射杀的信徒共有九六名、受伤后死亡的信徒有一四名、自杀者二八名、被逮捕的五二名全部负伤、逃亡者无。而宪兵队方面则有一八名死亡、负伤者共计四二名。支部的部长高德恩大司教原企图服毒自杀，但就在他即将喝下毒药前的一刻，冲进屋内的宪兵以镭射枪的枪托殴打他，在他昏迷不醒的状态下宪兵用电磁石的手铐将他铐了起来，使他殉教失败。

在那沾满血腥，到处一片零乱的支部当中，宪兵们顶着一团杀气四处来回走动，他们从焚烧炉燃烧的灰烬当中将烧剩的文书拖了来，把死者的衣服剥下，甚至还将被血沾住的皮夹翻开，踢翻神坛，搜查底部台座，以搜集这批叛徒犯罪的证据。有一名负伤的信徒因责骂他们亵渎神明的行为，遭情绪激昂的宪兵踢中原本已经受伤的头部而死亡。

就在拉夫特的部队在首都的一角进行着流血祭典的同时，帕伍曼准将所率领的部队已将邱梅尔男爵的宅邸团团围住，穿上了军用马靴等待冲陷的命令。对于接受命令的一方而言，他们只要完全依命令行事即可，但是发布命令的一方所背负的责任却是极为重大的。毋宁说皇帝陛下的性命，完全系于帕伍曼的舌端之上。

就在外头动作频频之际，察到周遭气氛有异样的是生命正遭受威胁的这一群人。在这种无声无息的情况下，经由空气所传来的讯息透过皮肤，刺激着他们的神经回路，他们彼此交换着眼神，达成了一个共有的认识。这对于从未曾身历战场的海因里希而言，是不可能理解或感受到的。

海因里希的知觉现在正集中在两件事物上。一是握在他手中的杰服粒子引爆开关，另一个则是皇帝莱因哈特从前一刻钟开始就不停地抚弄着，像是护身符一般的银质坠饰。

莱因哈特手一直无意识地在搓动着。如果有意识的话，就应该得避免这种会引起暗杀者多余注意的行为。海因里希那病态的眼光果然洞察到了莱因哈特这项举动，甚且还不自禁地对于那个坠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希尔德注意到了这个极度危险的连环动作，但是却是束手无策。因为如果她出声的话，只怕更会催促海因里希将他那病态的好奇心转换成具体的行动。

但是，就算她没有任何行动，她所害怕的结局还是来临了。

希尔德几乎可以看得到海因里希两次、三次将嘴巴打开之后又闭起来，但终究还是无法按捺住心中的好奇，最后还是开口问道：

“陛下、皇帝陛下，您那坠饰相当的贵重吧。是不是也可以让我看一下呢——如果可能的话，是不是请让我摸一下呢？”

就在海因里希说出这一句话的同时，莱因哈特的手指冻结在他所佩带的坠饰上一动也不动，转将他的视线停放在海因里希的脸上。希尔德此时感觉到一股战栗流过她的身体。因为她知道表弟这句话一说出，就好像是穿着鞋踩进了皇帝那不可侵犯的神圣领域里。

“我拒绝。”

“我想要看。”

“这个东西和你没有关系。”

“……让我看，陛下。”

“陛下！”

最后这个呼声是修特莱与奇斯林同时感出来的。这一回是他们向皇帝寻求妥协。因为我方的援军就近在咫尺，就算是只有几秒钟的时间，也是非争取不可的，在这个时候，应该没有任何东西比争取时间更为贵重的了。如果只是一味孩子气的反抗，反而激怒了暗杀者的话，那就算是愚蠢了。

但是看来莱因哈特似乎并没有这种体认。眼前的他不再是与他亲近的臣子们所一向熟知的那位头脑极为冷彻、眼光锐利且充满野心的霸者，反而像是一个满脸毫无妥协余地，桀骜不驯且固执不堪的少年。说的极端一点，他就像是一个将大人们眼中看来毫不值钱的玩具箱当作是极为珍贵的宝物，甚至为了不将它交出来，不惜誓死抵抗的小孩。

在希尔德眼里，现在的海因里希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暴君。表弟大概永远都不会被原谅了吧，希尔德心中这么想着。

“陛下，您不会是忘了谁才是这个场合的支配者吧？交给我，这是最后的命令。”

“不！”

莱因哈特所表现出来的顽固几乎是让人难以置信，根本无法教人相信他和那位出生在仅具贵族之名的贫寒之家，后来成为历史上最大帝国之君主的英雄会是同一个人。海因里希非理性的情感好像换了一种形式移转到莱因哈特身上。海因里希再也按耐不住了。但是海因里希失去平衡的情绪，爆发的

方向却和众人之预见测不同，他那看起来好像是浸泡过马福林的标本一般显得毫无生气的手，突然像是跳跃的蛇似地，伸向挂在皇帝胸前的坠饰。而对方对于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产生的反应也是超乎常轨且极不寻常的。莱因哈特竟然用他那为画家所渴望，形状美好的手结结实实地痛殴了这个几乎已经是半死的暴君脸颊。在场其他人心肺功能几乎都已经要为之猝毙，但是当他们看到引爆开关从男爵的手中被弹开掉落到石板上的那一刹那又复活了。奇斯林立即飞扑向海因里希，连椅子一直扳倒然后骑在他的身上。动作之快连真正的猫也要自叹弗如。

"不要动粗……！"

希尔德叫了出来，这个时候奇斯林也正要放开海因里希纤细的手腕，因为在他强有力的手掌当中，男爵细弱的骨骼发出了碎裂的声音，这使得有着黄玉色瞳孔的勇士有些退缩。奇斯林仿佛是为自己使用了不正当暴力而感到羞愧似地往后退了一步，把这个大逆不道的犯人交给金色短发的美丽表姊，以及正在急速逼近死亡。这一幕不是他要出场的。

"海因里希、你实在是太糊涂了呀……"

希尔德支撑着表弟贫弱的身体，低声地悲泣着。一向具有极聪明，且丰富表现能力的她，在这个时候，却也只能勉强地吐出这几个字。海因里希笑了，但是此刻的笑容并不再像前一刻钟充满恶意，即将来临的死亡正逐渐将他身上的杀孽之气褪去，此时的笑容几乎是像婴儿一般的无邪。

"我只是想无论如何要做一点事情之后才死去，不管是怎样的坏事，或是愚蠢的事都好。我一定要做点什么事然后才死去……只是这样而已啊！"

海因里希一个字一个字地对着他看起来像是美少年一般的表弟说道，奇妙的是这几句话说的清楚无比。他并未祈求要赦免他的罪，而希尔德也同样没有这样的要求。

"……邱梅尔男爵家族，就要在我这一代没灭了。理由并不是由于我贫弱的身体，而是由于我的愚蠢。就算我身上的疾病会立即为人所遗忘，但是一定会有一些人记得我的愚蠢罢?!"

当他端然地说完心中事之后，海因里希生命的喷火孔也已经喷吐出最后的熔管也不再是生命的河流，化成为一滩细长的池水。

表弟已经断气了，希尔德就这么抱着他的头，将视线转向莱因哈特。只见夏日的微风轻轻地吹抚着那头极为奢华耀眼的金发，年轻皇帝只是默默无语伫立着。蓝冰色的眼眸让人看不出他内心的波涛，一只手还是同样地继续

玩弄着他胸前那个银质的坠饰。

修特莱弯下身子将那个引爆的开关从石板上捡了起来，嘴里喃喃自语。奇斯林大声地告诉包围在宅邸外面我方军队，皇帝平安无事的消息。骚动混乱的空气正逐渐为沉静所改变。

这时，一名男子忽然闯进这一行人的眼前。看起来像是被开始突入的宪兵队所追赶，才不意地闯进宅邸里面来。他一只手持着手枪，一看到莱因哈特的身影，随即发出充满敌意的咆哮声，将枪口对准了年轻皇帝。但是流肯早已经瞄准了狙击点，一道闪光射过去，那名男子手上持有的手枪被弹落了，男子的求生本能好像忽然被唤醒了似地，身体马上转了过来。

流肯再度扣上扳机，另一道光线射中了这名男子背部的正中央，这时候，这名男子的姿态就好像是一名正要抵达终点的短跑竞赛选手，摊开了他的双手、头部往后仰、胸部往前挺，当他身体回转过半圈的时候，竟由头部撞进叶枝茂密的树林中。

带领着仅有三个人的亲卫队跟在他身后的半步的距离，流肯跑向树林，小心地将死者的尸体拖出来之后，他的视线停留在死者右手边袖子的内侧。

他所发现的是地球教信徒所特有的刺绣记号。流肯动了动自己的嘴唇，出声念出了几个文字：“地球是我故乡、将地球握在我手。”

“是地球教的信徒啊！”

修特莱中将在他头上喃喃自语地说出这一句话。他当然也知道这个宗教团体的名称，而且也知道无论是在帝国中或是在同盟境内，该教团一直在扩展其势力。但是就算知道地球教的名称，对于地球这一个名词，一定有许多无法说出它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吧。

修特莱问道，你知道什么是地球吗？对于这一个问题，流肯上尉回答说——以前历史曾经念过，那确实是人类的发祥地，不过，那也已经是太久太久以前。连我们的祖先们也不晓得的事吧……。

一般人对于这个过去曾经是人类生活之全部的地球，所怀有的关心也不过是如此而已。虽然说那确实是存在于宇宙当中的一个实体，但是其存在意义却早已经遗失在遥远的过去里了。就算地球现在从宇宙当中消失，绝大部分的人类大概都不会感到有任何困惑或悲伤吧。因为那不过是一个已经被遗忘了的——或者说正在为众人所逐渐遗忘，位在边境上一颗毫不起眼的小行星罢了。

但是从现在起，“地球”这个专有名词，只要一出现在人们的身边，就

会同时响起那近乎阴惨且不吉利的音律。因为那正是策划暗杀皇帝这样一个大阴谋的起源地。

V

当回到居城新无忧宫的时候，皇帝莱因哈特看起来又完全恢复到一个身为伟大的统治者的自我。但是对于那个最令众人出乎意料、导致局面破裂的银质坠饰连一个字的说明都没有，这使得修特莱中将和奇斯林准将多少有些还没有结束的感觉。而希尔德终究是大逆不道的罪犯亲属，就此返回自宅禁足思过。

“皇帝陛下……”

莱因哈特缓步地走在大厅里，担任首都防卫司令官兼宪兵总监的克斯拉一级上将恭敬地喊道。

当莱因哈特停住脚步地时候，克斯拉还是按照仪式，为皇帝平安无事道贺，同时也为自己未能事先察知不法的阴谋谢罪。

“不用了，你做得很好。你不是已经镇压了这次阴谋的据点地球教支部了吗？不用再谢什么罪了。”

“臣实感惶恐。此外，陛下，大逆不道的犯人邱梅尔男爵虽然已经死了，其死后的处置应该要如何执行呢？”

莱因哈特轻轻地摇摇头，使得他耀眼奢华的金发呈现美好的波浪。

“克斯拉，当你生命受人狙击，逮捕了犯人之后，你仍然要处罚犯人所持有的凶器吗？”

经过二、三秒的时差之后，宪兵总监理解了年轻皇帝不想说出来的话。皇帝等于已经表明了他不想追究邱梅尔男爵个人的罪责，这同时也表示说犯人的亲属希尔德以及玛林道夫伯爵也不予以追究。应该要被遣责、接受制裁的是在背后操纵他的那些宗教狂热者。

“臣立刻盘问地球教徒，查明事实真相予以处罚。”

年轻皇帝以无言的点头回应宪兵总监的话。然后转过身子背对着他，隔着窗户眺望着那一片已经久违了的庭园。一种难以言喻的苦涩在他的胸口低声地汹涌着。为掌握权力的战斗本身的确是有着令人满足的充实感，但是为守住已经到手的权力而产生了战斗却是毫无喜悦的感觉可言。他独自一个人低着头对着挂在他胸前的坠饰说道——，过去和你一起与强大敌人作战，真

是我最为快乐的日子。但是在我已经成为最强大之主宰的今天，有时我甚至想要击垮自己。这世上充满较强大敌人的话应该会比较有意思的。如果你还在世的话，我应该可以更容易了解自己心中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吧！是不是呢？吉尔菲艾斯……

皇帝的御旨透过克斯拉传达到宪兵队。地球教徒五二名的生还者于是被强行带到忠诚心与复仇心沸腾的宪兵面前，宪兵所施加刑罚之残酷让他们羡慕嫉妒那些已经死去的人。

虽然说一种不管在化学上或是在医学上都不会伤害到受询问者之身心的自白剂始终都没有被发明，但是宪兵队却毫不犹豫地使用强力的药剂。本来以这样一项大逆不道的罪名，取得自白的需要就远比对嫌疑者的健康考虑来得优先，而且还有另一个理由就是，这些地球教徒那宛如正期待要殉教的顽固态度，更强烈地刺激了宪兵们的反感。因为这世上大概没有其他任何一项事物比对某特定宗教的狂热，更会刺激和该宗教无缘的人产生强烈反感与嫌恶的了。

对于如此使用药物而犹豫的医生，在宪兵们的怒声斥责之下，也不由得退缩了。

"担心他会精神异常？现在这个时候还在担心什么？这个家伙从一开始就已经不正常了，难道用药让他恢复正常吗？"

就这样在宪兵队本部地下五楼的询问室，不管是在肉体上或是在精神上都大量的在流血。如果以一公克的血换得一个字来计算的话，那么在这些流血事件的最后宪兵队所拿到手的情报，和所流的血和汗的量比较起来可是无法相比。其实宪兵所拿到的情报也只是说地球教团设置在行星奥丁上的支部，只是阴谋的执行机关，而不是下指令或是策划阴谋的机关。

最高的负责人高德恩大司教，在企图咬舌自尽未遂之后，被注射了大量的自白剂，但是还没有要说任何话的样子，让医生都为之惊叹。第二次被注射之后，精神的堤防终于出现了缺口，紧绷的神经开始失禁，情报一点一滴地泻露出来。但是即使如此，他所说的话中比较重要的部分，也只是在推测他们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被命令暗杀皇帝的理由而已。

"……如果再稍假以时日的话，那金发小子的权力基盘就会更强化。身为一个霸主，也只有在现在这个时候虚伪矫饰，注重简单朴素，并且尽可能消除与臣下和人民之间所可能产生隔离。只要再过些时候，他必定会彰显其

权威与荣光。而且使他的护卫更为森严。如果不趁现在，那么以后或许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大致就是这样罢。”

所谓“金发小子”是皇帝莱因哈特的敌对者们在斥责他的时候所使用的字眼，光是使用这样的字眼，这个高德恩大司教就已经可以被判一条不敬的罪名了。但是最后这名大司教并没有在法庭上接受审判。当被注射自白剂次数达到第六次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对着询问室的天花板和墙壁大声地乱吼乱叫，几秒钟以后，从他的嘴巴和鼻孔喷出鲜血来，然后就死亡了。

“询问”的残苛程度姑且不论，这些费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才挖掘出来的事实当中，是没有疑问的余地的。地球教包括教团确实想要图谋大逆造反的。一旦明白了这一点，那么就只有使用严厉的手段，让他们知道自己所犯下的罪状这一条路了。

“但是地球教徒的目的究竟在什么地方呢？究竟是为什么企图要刺杀陛下，这一点还是没有水落石出。”

心中有这项疑点的并不只有克斯拉，事实上，这是其他知道这次事件的重臣们所共通的疑问。他们其实非常聪明，但反过来说，要从有限的事实当中发现这些宗教狂热者的梦幻境地也是没有办法的。

到目前为止，皇帝莱因哈特对于宗教，与其说是宽容，倒不如说是不关心。但是只要有任何宗教团体做出否定他存在的举动，不管这个举动是最终目的也好，是一种手段也好，当然，他是不会不关心的。他对于任何的敌意或是侮蔑，从来没有一次会不以相等的、或是在相等以上的报复来加以回应，一次都未曾有过。望过地平线上的任何角落，也找不出这一次得要特别宽大的理由。

回头看莱因哈特的部下，文官们对于地球教所持有的愤怒与憎恶，或许比军人武官还要来得激烈也说不定。因为随着对费沙自治领的支配以及自由行星同盟的降伏，向外征讨已经告一段落，取代军人的文官时代已经即将来临了，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新皇帝被恐怖主义所打倒，那么整个宇宙将再度卷入分裂与混沌的漩涡之中，那么他们岂不是要同时失去投效忠诚心的对象，以及秩序的守护者了吗？

……就这样，在七月十日召开的御前会议之前，地球的命运，或者说至少是地球教的命运，就已经失去了连接未来的桥梁了。

第二章 一个退役生活者的肖像

I

正当皇帝莱因哈特的身边，正演奏着小规模的流血插曲时，在那已经沦为银河帝国保护领地的自由行星同盟首都海尼森，“奇迹的杨”也就是杨威利正过着他所向往的退休生活——应该是这样的。

后来被赞誉为皇帝莱因哈特的军事对手的他，在其生涯的自始至终从不曾期望自己是一个军人，一次都未曾有过。他之所以进入军官学校，是为了能够攻读历史而不缴学费，到最后虽然身穿军服，但也只是不断地找寻辞退的机会。一一年前他在“艾尔·法西尔星域脱逃行动”当中不经意地立下了功勋，在那之后战功和提升就不断交互地束缚着他，按照他个人的说法是，到了三二岁好不容易终于得以退役了。

当然，以杨的地位，相对地所被给付的退休金是以不计其数的己方，以及远超过己方人数和敌人鲜血所换来的。当他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在受良心遣责的区域内，就好像被人用针在刺痛着他那属于精神层次的皮肤，不过，回过头来一想，自己这一二年来的宿愿终于如愿以偿了，其实放轻松点的话，双颊甚至还会因之而泛起笑意呢?

“什么工作都不做，就白白领钱，想起来还真叫人忸怩不安。不过如果把这想成说已经可以恢复到原来的自我了，或者应该说这才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啊!”

当时的杨将自己心中这近乎厚脸皮的想法随笔写了下来，但是这却往往是那些把杨视为极度神圣之存在的历史学家，所故意要忽略掉的地方。

二八岁担任准将、二九岁晋升上将、三二岁即跃升为元帅——这些杨亲身的经历，如果是在和平时代的话，大概仅存在于夸大幻想症患者的空想里

面吧，所以杨也因而被称为同盟军中的第一智将，甚至还有一些什么史上的最高之类较为夸张的形容词也加诸在他身上。最近这三年当中，同盟在军事上所获得的成功，几乎全部都是从这位黑发的魔术师那一顶黑扁帽外型的高筒礼帽当中飞出来的。虽然说在同盟本身已经对帝国屈膝降伏的今天，在杨来说并不见得较为有利，但事到如今，就算忧虑也是无济于事的。

退役不久之后，杨就结婚然后拥有家庭了。时间是在今年的六月十日。新娘是二五岁的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是杨服役时的副官，拥有少校军阶。一头金褐色的秀发，淡褐色的眼眸，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美人。当年从艾尔·法西尔脱逃的时候，她还是一名一四岁的少女，从见到这位看来并不是十分可以依赖的黑发年轻少尉的那一刻起，心中便一直埋藏着对他的爱慕，而现在这一份爱慕心意终于得以实现了。杨是知道她对于自己的爱慕的，但是一直到今年的年中，才总算能够有所回应。

整个结婚仪式其实极为简单。第一个理由是杨本身对于盛大仪式之类的玩意儿最是讨厌，但除此之外，还有其它较为严肃的理由。也就是说，盛大的婚礼仪式很可能会让帝国军怀疑——这些前同盟军的旧干部们是不是假借婚礼宴会的名义，集结起来商议图谋不轨的计划，这么一来是极为不妙的。

此外，如果采用盛大仪式的话，势必得邀请一些内外知名的人士，那么就会有一些杨所不喜欢的人来发表冗长的演说，搞不好连现在算是在同盟政府之上的银河帝国事务官也得要邀请，这都是杨所讨厌并且极力避免的事情。

所以到了最后，所有参加婚礼的人，即使是杨的旧部下，仍算得上是现役军人的只有杨在军官学校里的学长亚列克斯·卡介伦中将一个人，其余则一律是退役者。

婚礼仪式当天，新娘子的美丽当然是无庸置疑的，但是说到新官，尽管他也特意地穿着正式服装，不过就是让人感觉他像是一个看不出将来有什么成功迹象的年轻学者，卡介伦甚至还极为恶毒地讽刺批评他说，两个人看起来就好像是“公主与随从”。其实在婚礼之前，他就曾经因为这个新郎官抱怨正式服装太过于拘谨苛板而给予严厉的斥责。

“这就是你自己不对了。如果你当初还在服役的时候就先结婚的话，只要一身军服不就了事了，就像我一样啊!”

最后，当他看到杨穿着正式服装的时候，又揶揄地批评说：

“你呀，看你穿的这副样子，还是军服比较适合你一点。”

事实上，杨就算是穿上了军服，也是怎么看都不像是军人的。

过去曾经在杨之下担任流亡者部队“蔷薇骑士”连队长以及伊谢尔伦要塞防御指挥官，和杨一前一后地宣告下台的华尔特·冯·先寇布中将，也用讽刺与感慨的语气说道：

“好不容易才脱离军队这一个监牢，却又志愿被关到婚姻这一个牢笼里面去，你还真是一个好生事者啊！”

听到这一句话，卡介伦回答说：

“有些在十年的单身生活里面也无法领悟的事情啊，只要过个一星期的婚姻生活马上就可以领悟了，就让我们来期待一位好哲学家的诞生吧！”

甚至杨在军官学校里的学弟，同样也已经退役的达斯提·亚典波罗也和他们同一个调调，冷嘲热讽地挖苦着：

“不过照我的看法啊，杨学长这一生中最大的战果就是这位新娘子了，只有这个才真正与‘奇迹’这个字眼相称。因为如果照原先的话，她应该不是会下嫁到学长这种地方来的人啊！”

听到这一伙人的批评，以杨的被监护人，也就是一七岁的尤里安·敏兹轻轻地甩了甩他那头亚麻色的头发并且说道：

“提督竟然能够率领着这样的一批人且胜利地过来了，这些人可都是背叛者嘛！”

“我的人格就是这样子被陶冶的呀！”

不管说的怎样没人格，在场观礼的人全都起哄要求杨要给新娘子一个热情之吻，杨虽然没有喝醉，却踩着摇摇晃晃的步伐从少年的身边走了过去。尤里安目送着他，原本春风满面端正的脸上却瞬间闪过一丝痛苦的表情。理由有两个。一是他对于这个比自己年长的女性菲列特利加曾经怀着默默的憧憬。另一个则是今晚之内就得要离开海尼森，展开自己的孤独旅程了。后者虽然是他自己的选择，但是与自己所喜爱的人分离，独自踏上远达一万光年以上的旅途，也难怪感伤早已经走进了他年轻的心路回廊里了。

结婚典礼一结束的时候，那些专门挖苦讽刺的人也纷纷告退了，而尤里安也在和杨以及菲列特利加道别之后，也就消失了身影。而现在已经成为夫妇的这两个人也动身前往离位于市区北边，距离约二十公里远的科尔达列斯山地的湖沼地带。在那边借来的山庄中过了十天之后，便回到佛列蒙特街的租屋家中开始了新的生活。在这之前所住的希尔巴利街因为是属于军官宿舍，所以退役之后当然得要迁出另找新住处了。

就这样杨好像已经翻开了理想人生的第一页，但是现实生活与梦境比较起来是没有那么甘美的。

杨曾经身为元帅，虽然不能让他们俩过着有如王侯贵族的生活，但是应该还可以保障他们具有充分的行动自由以及物质生活的充裕。然而给付退休金的前提是，政府必须有足够的财源之后，才能够顺利地实施。一旦这项退休金给付没能顺利到达他们手里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地整个经济状况会有所恶化。

以姜·列贝罗为首的同盟新政权，必须去改善因已结束的那场战争而短缺、又因和约中所订的那笔给帝国的安全保障税而处于难以重建状态的财政问题。改善的办法其实是堆积如山，但是打算先从近距离着手的政府官员，达成了一个结论，那就是身在权力机构以及周边的人应首先调整姿态，向市民展示重建财政的决心。

于是担任公职的人全都予以减薪。平均调降的幅度为百分之一二·五，而列贝罗本人则为百分之二五。这一切对于杨来说，不过是窗外的风风雨雨，但是当改善财政体质的手术刀也挥动到军人的退休金时，这股湿冷的风雨就从破裂的窗户吹了到了杨的身上。

前元帅的退休金删减率为二五个百分比，而已退职的少校则删减一五个百分比，地位愈高的人删减比例就愈高，就原则上而言，这种作法总比反之来得正确，所以杨并未没有发出任何怨言。只是姑且先不论这样的姿态调整方式是否正确，事实上对于杨这个既没有什么其他谋生技能，也没有勤劳精神的一家之主而言，他所感觉到的是他原先所向往——不用上战场也可以领钱的理想境界，好像被一个半兽人践踏了。杨本身并不是一个贪图钱财的人，也从未曾有守金钱不曾汲汲于金钱的追求，拼命地工作以增加其所得。后世的历史学家在史书中提到杨威利的时候，之所以记载“杨元帅对于赚钱这一回事完全没有兴趣”，就某一方面而言确实是一项事实。

不论如何，他们俩的退休金加起来，还可以维持着起码的生活水准，而不须动用到其微薄存款。杨的退役生活之所以变得让他喘不过气，最主要的并不是在于金钱方面。

这个令杨感觉到喘不过气的征兆，在他于科尔达列斯山地短短十天的山庄生活中就已经出现了。当他在湖边垂钓鳟鱼的时候、到牧场直营的商店买刚挤出的新鲜牛奶的时候，总是感觉到有一只眼睛在一旁冷冷地观察着他，一股厌恶的感觉袭击了杨的全身。

这表示杨正在被监视当中。

Ⅱ

在这元年，也就是宇宙历七九九年，旧帝国历四九零年、新帝国历一年五月里所缔结的“巴拉特和约”第七条当中规定，帝国得派遣高级事务官驻在同盟首都。其任务虽是代理银河帝国皇帝与同盟政府交涉和谈判，但和约中所谓的“对和约的履行状况进行监察”，事实上也就是赋予其内政的干涉权，所以直接称之为总督也不为过。

这项要职是由菲尔姆特·达列肯普被指派担任。几年之后，“艺术家提督”梅克林格做了以下的批评。

“就任命的当时而言，这一项人事安排并不是最糟的，只是最后却有了一个最糟的结果。在这一项人事安排之下，都没有任何人能够从其中获得幸福。”

菲尔姆特·达列肯普这个人从外表上看起来像是一个无精打采的中年男子，嘴上整齐端正的胡子，反而使得他的容貌看起来显得不协调。然而事实上，他却是一个踏实的、在大大小小的战斗当中得到无数功勋的用兵家，一般认为他本身在军队组织的管理和营运能力上并无不足的地方。当莱因哈特还是一名少校的时候，他曾经是莱因哈特的长官，但他并未给予这“傲慢自大的金发小子”特别的礼遇，但却也非常公正地不准任何人对莱因哈特指指点点。他的名字也就因而出现在日后罗严克拉姆王朝创始人在脑中所拟订的人才选拔任用名录当中。

由于菲尔姆特·达列肯普本身具备有忠诚心、责任感、勤勉、公正、规律性等美德，所以也获得部下相对的尊敬与信赖。如果帝国将帅列传当中给予他一章篇幅的话，那么无庸置疑地势必会有许多赞赏的记述。但是同时也一定会有这样的记述吧——当他的任务超出纯粹的军画面而触及其他领域的时候，由于缺乏奥斯卡·冯·罗严塔尔的柔软性，以及渥佛根·米达麦亚对于从事物所怀有的宽容，他所具备的美德却往往会将自己和他人逼得走投无路；此外，从他身上还可以看出一个优秀军人所具备的资质，以及作一个人所表现出来的伟大人性是无法两立共存的。

接收了海尼森市中心位置的高级饭店“香格里拉”之后，菲尔姆特·达列肯普设置了事务官事务局，统辖着由四个连队的装甲掷弹兵以及一二个连

队的轻装陆战兵所组成的警备兵部队。虽然，舒坦梅兹提督的巨大舰队在干达尔星系上随时待命，但是以这样的兵力即驻留在前不久还是敌人阵地的同盟领当中，对于胆小者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

“同盟的傢伙如果想要加害于我的话，就尽管试试看好了。我毕竟不是不死之躯，但是我的死对于同盟来说，也就等于是灭亡了。”

他耸着肩膀放出了如此的谈话。

达列肯普的理想是“良好的军队”。在没有任何不正当或反抗行为发生的情况下，长官疼爱部属，部属尊敬长官，同僚之间相互信赖且互助合作，朝共同的目标向前迈进。按照他的看法，秩序、和谐与规律是最具有价值感的。就某一方面的意义而言，他其实是一个极端的军国主义者，对于高登巴姆王朝的创始人鲁道夫大帝来说，达列肯普甚至可以称得上是被生在时间洪流之下游的忠实弟子。不过他倒也没有像鲁道夫·冯·高登巴姆那样过度地自我膨胀，相反地在他的心目虽仍有他认为应该要尊崇的主君存在。只是达列肯普并不是将主君当作是一面从其中可以更客观地看见自我的镜子。

在达列肯普的命令之下，杨被看成是一个潜在性的，必须接受帝国军监视的危险人物。

更让杨觉得不胜其烦的是，被要求在他外出的时候，得要报告他预定前往的地点以及回家的时间。理由是高级军官，不管是现役军人或者已经退役者，都必须要向公务人员一般，经常让政府能够把握其所在的地点。

其实这一道象是典狱刑囚般的指示，原本并不是帝国军所提出的，而是同盟政府公布于帝国军的一项提案。杨当然可以理解同盟政府为了不给不予帝国军干涉的藉口，必须很仔细地在许多事物上多做一些努力的苦心，但是“难道不能稍微有点分寸吗?”却是杨真正的心声。

“我真想问问他们那些人，究竟妨碍像我这样一个爱好和平又没有什么害处的人有什么乐趣，真是的!”

杨对着新婚的妻子不断地发着牢骚，然而事实上，如果这世上有这么一个人，凡是人类社会中所发生的一切事物都在他所知道的范围内的话，或许他会将杨判定为一个“应该处罚的人”也说不定。因为杨并不是一个完完全全象是青天白日一般无瑕的身躯。从他援助尤里安·敏兹的地球之行、企图帮助从帝国流亡而来的梅尔卡兹提督等人脱逃等几项行动说来，虽然还称不上是反帝国，至少也是非帝国的举动。所以说，将自己看成是一个无罪的囚

犯，事实上也是有些厚脸皮的。

菲列特利加并没有明白地说出这一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不管怎么样，一旦引起帝国军的猜疑，使同盟政府的立场为难的话，对杨来说也绝非上策。

“所以说，就请你好好地当一个懒惰虫啦。”

经妻子这么一说，杨看起来好像是高兴地点点头，因为和平地、安稳地、而且懒懒地过日子，原本就是他的理想。有了这么一个冠冕堂皇的名义，他更可以随心欲地睡懒觉，或是发发呆，就算没有在发呆，也是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地一天过一天。

有一天，负责监视杨的拉杰尔上校对他的长官做了以下的报告。

“杨元帅的日子非常地平稳，看不出有任何对帝国反叛意图的行为。”

“哼，他的身份可真是令人羡慕啊，和他美貌的新婚妻子不用工作就有得吃，真可以说是理想的人生呢，不是吗?”

达列肯普的声音当中充满了反感与讽刺的火药味。他一直是一个给予勤劳的精神，以及对于国家的义务感极高度评价的人，所以对于一个曾经在军部里担任要职，却将战败的责任束之于遗忘的高阁，悠游自在地过着退休金生活的人，自然是无法产生任何的好感。以他的常识和价值观来看的话，杨威利这位青年简直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存在。

过去杨曾经两度让达列肯普尝到败北的苦酒。如果杨本身具有帝国主义式的美德，或许达列肯普过去败北的回忆，会升华成为对于一个优秀的敌军将领的尊敬也说不定，但是对于这两人彼此都不幸的是，他们所居住的精神世界是迥然不同的。如果他们活在这世上彼此无缘碰面的话还好，偏不巧的是他们虽然处于相反的两极，甚至可说是背对背不相为谋的存在，但是在任务上，达列肯普却不得不回过头，回望着对方。

不久之后，达列肯普言之凿凿地说，那是一种伪装。杨威利不可能是一个甘于从此过着无为的退休金生活直到老朽的男子。现在的他，一定是在内心里面筹划着如何使同盟复活以及颠覆帝国的长期阴谋。为了要能够掩人耳目，所以才假装过着这样平凡的生活……。

达列肯普对于杨所产生的见解，很明显地是充满了典型的、忠君爱国型军人的偏见与误解。更糟的是，虽然这只是一个在思想上的不同，达列肯普却盲目地强行闯进偏见的沼泽与误解的浓密森林中，好不容易才终于来到代表真实的城门前面。

不过他的部下并没有象他一样那么强烈的信念，或者应该说是不象他一样那么的偏执。如果说莱因哈特选择了达列肯普是一项错误的人事安排，那么达列肯普也是在错误的安排之下才选择了拉杰尔。这位上校在对杨进行监视的时候，态度极为端正有礼地对被监视人说：

“这对于元帅阁下您来说，想必是极为不自由且不愉快的事，但这是上级所发布的命令，卑职不得不服从。请您无论如何多加原谅。”

杨轻轻地摇摇手对着他说：

“啊，你不用在意，上校。因为不管什么人都得要对他所领的薪水表现出相对的忠诚心啊。我还不是一样，束缚着通情达理之人的，并不是一张纸，其实是一把锁呀!”

拉杰尔上校要在他的脸颊上绽放出浅浅的微笑足足需要三秒钟之久，这是因为杨的玩笑不高明呢？还是拉杰尔的幽默感还没完全被开发？或许两者都是吧。

由于这一件事情，杨接受了拉杰尔的监视。因为就算是在同盟军这个被称为注重民主的军队当中，长官的命令有时也是相当不合理的，在帝国军里面那就更不用说了。但是杨还是无法不对拉杰尔的长官感到极为不快，而且也曾经对着妻子批评他对那个人的为人与个性的看法。

“达列肯普这个人看来似乎是个十足的规律信徒。任何事情只要是违反规律，即使是善的也不予认可，反之，只要是合乎规律的，就算是恶的也会加以肯定吧?!”

杨在说这些话的同时，他内心真正想说的应该是，任何事情如果以规律来加以强制执行的话，就算是正确的，也是他所难以接受的。但是就因为他不会将他内心真想的看法很露骨地表现出来，而且在叫着“国王的耳朵是驴子的耳朵”这句话的时候，也会稍微衡量一下当时的时机与场所，他才能够平安无事地领退休金过日子。不过，以一个权力者或者是其所饲养的忠犬的眼光看起来，无论如何都无法将他看成是非常顺从的小羊，所以杨也有着毫无理由地在审查会上遭受围攻的经验。而且再三地做出一些让他的学长卡介伦等在一旁看起来不禁要为他捏把冷汗的事情。但是只要有银河帝国定这个强大的敌人存在的一天，杨所具有的军事才能就有必要且不可或缺的，所以问题并不在于抹煞这个“态度傲慢的黄毛小子”，顶多也只是在审查会中受欺负而已。但是对于杨来说，随着当时的记忆所产生的不愉快，便成了拒绝接受达列肯普这一个作法的原因。

“也就是说，你讨厌达列肯普这一个人，是吗？”

面对妻子这一个大胆地将事情加以单纯化的问题，做丈夫的回答道。

“也不是讨厌，就是看不顺眼而已。”

对杨来说，这样的说法就已经太足够了。

杨并不是一个喜欢玩弄阴谋的人。正确地说，应该是他并不喜欢见到自己为了要陷害他人，而处心积虑地在钻研阴谋时的模样。但是达列肯普一旦超越了限度，干涉到杨个人的生活的话，或许就会使得他不得不使用阴谋这一项武器来将他击退也说不定。毕竟杨的精神还没有到达绝对和平主义的境界，如果有人打他一拳的话，他会想要回敬对方一拳的。

尽管如此，叫杨感到左右为难的是，如果让达列肯普这种多事型的人站不住脚而被撤换的话，那么他的后继者也不一定是一个比他更宽容的人。无论如何，即使把狗赶走，却反而引狼入室的愚蠢行为是绝对使不得的。譬如说，如果换成一个象奥贝斯坦元帅一样冷彻且锐利的人的话，势必会被给与极度强化的权限，到时将会使得杨的精神窒息而死。

“所以说，达列肯普这一个混蛋……”

这句话一说出口，杨仿佛觉得自己有些粗俗，所以换了一种较为绅士的说法而改口说道：

“达列肯普先生如果能够回去的话固然好，但是问题就在于他的继任者。如果是一个没有责任感、贪图物欲，在皇帝看不到的地方便喜欢略施小恶，这种佞臣型的人物，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最好利用的。不过皇帝莱因哈特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采用过任何一个像这样的人。”

“如果皇帝莱因哈特本身堕落的话，大概会采用象这样的人吧！”

“是啊，你掌握了事态的本质啊，就是这样了。”

杨一脸哭丧着的表情叹气地说道。

“以我们来说，不但是欢迎敌人的堕落，甚至还得要刻意地去促进。这话说起来不是很可叹吗？当然政治也好，军事也好，通通是属于恶魔的管辖范围，但是神明见到如是的情形会感到高兴吗？”

就在杨不禁叹息的这个时候，在事务官事务局里，达列肯普一级上将正在对拉杰尔下达新的命令。

“不可以放松你的监视行动。那个男的迟早一定会干出什么坏勾当的。一切会危害到帝国以及皇帝陛下的事物，都必须要在成为事实之前就加以排

除。”

“……”

“怎么不回答呢?”

“啊，卑职将遵照您的命令，今后亦将对杨元帅严加监视。”

他的回答听起来完全象是一个毫无天分的演员所念出的台词。

对于长官来说，这样的态度是不能完全令他满意的。达列肯普于是再度重新令他嘴上的胡子微妙地颤动着，提高声音强调说：

“上校，我想请问你一下，我们所需要的，是被遵从呢?还是被欢迎?您说说看是何者啊?”

“当然是被遵从了。阁下。”

“你说的没错。”

达列肯普重重地点了点头，然后对着部下说教。

“因为我们是胜利者而且是支配者。我们有责任要建设起新的秩序。即使短时间内会受到战败者的疏远与冷淡，但是为了要完成更重大的责任，一定要具有不退步的决心与信念。”

不久之后，梅克林格仍写下了这一段的纪录。

“……皇帝是不是要为这个错误的人事安排负责呢?我是不这么认为的。皇帝之所以没有察觉到达列肯普这种小气放不开的心胸，是因为皇帝本身对于杨威利并没有怀着提防警戒的心理。这种在面对曾经打败过自己的人时所产生的心结，就好像心理上高耸着的一座巨大山脉。拥有强大羽翼的固然可以飞越这座山脉，但是对于没有如此条件的鸟来说，要飞越这座山脉是充满苦难的。所以说，达列肯普在这个时候应该多加锻炼自己的羽翼。因为皇帝之所以任命他担任事务官的职务，并不是要他来从事看守杨威利的工作。事实上，皇帝的确也并非全能。但是人们难道可以因为天体望远镜不能够兼有显微镜的功能而加以批评吗?我并不这么认为……”

Ⅲ

事实上在帝国军监视下的不止杨威利一人。其他许多的高级军官们也或多或少遭遇到类似的情形。毕竟自由行星同盟本身好不容易才免于遭受帝国军的完全征服，所以现在他们的处境就好像是被暂时停止处刑的死刑囚。

由于达列肯普事务官被赋予了在同盟政府所召开的各个会议中列席旁听

的权利，虽然他不能下达命令或是陈述自己的意见，但是对于同盟政府的关系者来说，毕竟还是无法不顾他竖起来的耳朵，肆无忌惮地自由讨论。

身为同盟的元首同时也是首席行政官的最高评议会议长姜·列贝罗，在优布·特留尼西特抛下政权出走之后，接掌了同盟政权。权力的甜美果实早已经被前人恣意采食且掉落满地，心知这一条重建的路会有无数的苦难，但还是很辛勤地耕作着这一片已经荒芜了的果园。

“不得给予帝国任何的借口。”

姜·列贝罗做了这样的一个决意。即使只剩一个名义存在，仍得尽力维持这个拥有两个半世纪历史的自由行星同盟的独立，以期终有一天恢复完全的独立。

如果以野兽的理论来讲的话，罗严克拉姆王朝统治下的银河帝国可以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将自由行星同盟加以并吞，现在没有这么做，并不表示将来不会有这种意图。目前能做的，只有静待较为有利的情势来到。

“巴拉特和约”就像是一个无形的铁锁，绑住了自由行星同盟的四肢。根据和约中第四条的规定，同盟须每年向帝国缴纳一兆五〇〇〇亿帝国马克的安全保障税，整个军事费用的负担换了一种形式，成为同盟财政上一种持续性的沉重负荷。此外，根据第六条的规定，同盟应制定国内法的义务，法中须规定禁止一切可能会妨碍与帝国间友好关系的活动。所以列贝罗于会议中提出“反和平活动防止法”法案的同时，不得不宣告有限期停止保障言论和结社自由的同盟宪章第七条。

“言论和结社的自由如果不被认可，这不等于民主政治的自我否定吗?”

同盟中的原理新生派这么地抗议着。列贝罗当然也了解这个程度的理论，但是以他的立场来说，不得不考虑这个世上也有所谓的紧急避难，且不断说服自己，为了不至于死亡，而将已经坏死的手腕加以切除为必要的事情。但是在列贝罗心中有一个无法放下的悬念——杨威利这位同盟最伟大的军事英雄。如果他被原理派的人推举出来，使帝国和同盟之间飘起叛旗的话……列贝罗一想到这样的可能性就忍不住全身的战栗。

事实上，列贝罗也明白杨威利应该不是一个想借由武力来获取权力的人物。在过去这三年里，已经有好几次亲眼目睹了证实这一点的事例。但是过去的实例并无法全面性地保障未来。杨的新婚妻子菲列利特加的父亲，也就是人称军部内里性派的前上将德怀特·格林希尔，以前不也曾经因忧虑政治和外交的萎靡，而被军部内的强硬派推举出来发动政变吗?

当时镇压政变，挽救了民主政治的人就是杨威利，当时他如果有心要让自己成为独裁者的话，那么同盟早就已经在他的统治之下了。但是在镇压了政变并将被占领的首都予以解放之后，他却立即回到了最前线，甘于当一名守备边境的司令官。列贝罗虽真心认为杨这种行动的确值得赞赏，但是人这种动物毕竟是会有变化的。一个现年方过三十岁的青年，如果耐不住单调的退休生活，而使得他那与才能相称的野心被唤醒的话……。

也就因如此的顾虑，杨威利受到了他支领退休金的自国政府的监视。这一个事实虽然没有特意地被告知受监视的当事人，但是杨要知道这件事也不需要太多的时间。他并不是一个被虐待狂，在私人的生活被监视或窃看的时候，当然是不会感到高兴的。不过说是这么说，他也没有要大声表示抗议的意思，一方面因为他了解政府目前艰苦的立场，多多少少也感觉到有些同情，而另一方面也可以达到借此阻绝那些繁杂访客的效果。

不管怎么样，不管他人有些什么样的想法，杨只想要悠哉地过着人生旅途中的有饷假日。虽然日后看起来，这个如意算盘也真是错的太离谱了……。

杨新婚的妻子菲列特利加，当然没有道理会象这个懒惰虫老公一样享受着这种除了吃吃睡睡、随笔写写连发表对象都没有的历史理论原稿，其余的时间就是一味地在发呆的这种——非生产性的日常生活。她如果也学习象丈夫一样的生活方式，那么刚刚组成的家庭，不久就要变成一个杂草丛生的废园子了。她希望这个家至少还能维持着象绿洲一样的功能。

对于菲列特利加·G（格林希尔）·杨来说，这个新婚家庭同时也是学习成为一个家庭主妇的场所。在她的少女时代，曾经一度代替病弱的母亲维持着家庭。现在想起来，当时父亲是为了要减轻女儿的负担，以及其他种种的考虑，所以在她满一六岁的时候，便让她离家到军官学校入学。在军官学校里面的时候，虽然曾经学过非常时期的粮食调理法以及野草食用法等料理方式，但是学校里却从来没有教过任何家庭料理的烹调。虽然她一直想要在有机会的时候学一学，但自从她进军官学校以来，虽然有着人称像“电脑家庭的堂妹”般无人可以与之相比拟的记忆力，但是在与家庭生活相关的方面，却一直没有能够显现出一个特别值得夸赞的优等生所应有的才能，这或许是实习不够的原因吧。

举凡人类五千年历史的全年表，或是与杨有关的战历，以及他所获得的

功勋等等，都能够正确地输入她的记忆回路，但是以目前的情况，不管是如何深远的学识、或是怎样高超的哲学，都无法帮助她如何冲泡丈夫所喜欢的红茶，以及在丈夫所讨厌的夏天里如何安排促进食欲的菜单。

虽然杨对于菲列特利加做的料理从未曾有过任何一次的抱怨，但这是因为他衷心喜欢她所做的料理呢？还是说他其实并不觉得怎么美味，但是因为谅解她的用心，所以也就什么都没说，或者他根本就没什么关心？她有些不明白。

过不了多久之后，所有的拿手菜已经从头到尾表演过一回，菲列特利加于是战战兢兢地问她的丈夫，对于她的料理或是家庭的经营管理有没有不满的地方。

“没有道理会不满啊。特别是你之前做的那个……那个什么东西的确很好吃。”

这个虽有热忱但是却缺乏说服力的回答，并不能够安慰菲列利加的心理。

“我从以前就很不会做菜……”

“没有这回事啦，真的。对了、对了，就是在艾尔·法西尔行星脱逃的那个时候，你帮我做的那个三明治真的很好吃哪。”

这个说辞真的是事实呢？或者只是口头上的安慰？其实连说话的当事人也并不清楚。都已经是十一年前的事了，他的味蕾早就已经失去了记忆。不管怎么说，就算他只是想要抚慰妻子的伤心，或许光凭这一点就令人感动了。

“我，比较拿手的只有三明治而已。不，其实也不只三明治，其它还有像薄煎饼、汉堡牛肉之类的……”

“都是两片夹食物起来的料理哦。”

杨表示非常地欣赏，但是以菲列特利加本人来说，不管丈夫是如何地不在意，或者在吃的方面非常地迟钝，如果自己三餐只能准备像“早上夹蛋三明治、中午火腿三明治、晚上沙丁鱼酱三明治”这种菜单的话，那么自己就好像是一个不知锅灶轻重的家庭主妇。

过去在军官学校里四年的住宿生活，以及五年的军队生活，对于她如何成长为一个家庭的经营者几乎没有帮助。

过去在军队出任务的旅途中，尤里安·敏兹曾经教过自己如何冲泡出好喝的红茶。包括热水的温度以及冲泡的时间点等等，这些高超独创的手法都

对自己示范过。当时尤里安看着自己的手势动作，曾经说“动作不错哦”，不过菲利列特加却心想这似乎太过于奉承了。和杨截然不同地，她可真是一个仍有待学习的女子呀。

Ⅳ

人称同盟军第一把交椅的文书工作名人，也就是一直在事务工作方面辅佐杨的亚列克斯·卡介伦，也在为受到帝国军的监视而陷入极为不愉快的气氛当中。

反正只要一想到电话被窃听，也就没有心情和杨在TV电话里谈话。有一天，他坐在正打着毛线的夫人旁边喝着咖啡，隔着窗户看到了窗外五名监视的士兵，忍不住狠狠地啐了一口。

“嗯，一日复一日，也真是辛苦啊！”

“不过倒也托了他们的福，这样就不用担心会遭小偷了呢。用公费来替我们撑场面，倒也应该要对他们说声谢谢，不是吗？泡个茶或什么的招待他们吧！”

由于丈夫好像有些——随便你们好了——这样的觉悟，所以卡介伦夫人于是冲泡了五杯咖啡，然后吩咐大女儿莎洛特·菲利丝出去把“最傲慢的那个人”叫进来。不久之后，一名脸上还留有雀斑痕迹的年轻士官，在九岁少女的带领之下，带着满脸不信任的表情，两只手臂交叉在胸前地走了进来，当主人请他在餐厅内喝咖啡的时候，士官很狼狈地急忙换了一副表情，很遗憾似地谢绝了。虽然早就已经预料到他一定会说，现在正在执行勤务当中，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款待，但卡介伦却也陷入了让人叫他把这五杯咖啡当作是“非无用之分”的窘境。不过在这以后，负责监视工作的士兵，他们监视的视线，至少对于那个孩子是放松了许多。

过了几天之后，卡介伦夫人做了一个很大的派，然后吩咐两个女儿把派送到杨的家里。莎洛特·菲利丝于是一手抱着派的盒子，一手牵着妹妹的手，当她见到在门外负责监视的帝国士兵满脸和蔼的笑容，使用笑脸回应着他们，然后似乎理所当然地在没受任何盘问的情况下，顺利地拜访了杨夫妇的新居。

“午安，杨叔叔、菲列特利加姊姊。”

虽是小孩子天真无邪的称呼，但是其中的差别着实叫杨感到极为伤心，

只是新婚的妻子则很高兴地把这两位小使者迎进了门，然后象尤里安以前曾经做过的添加了蜂蜜的牛奶雪克拿来慰劳两个小女孩的辛劳。接着像是要安慰伤心失望的丈夫似地，赶忙拿起刀子来切派——就这样发现了派里夹有一张折起来的耐水纸。纸当中记载了几条不想让帝国军知道的联络事项。

就这样，杨元帅与卡介伦中将成功地用一种方法使用的次数如果过多的话，监视士兵的精神图里面，疑惑的曲线将会随着次数的比例而急速上升吧。而且对菲列特利加来说，她也必须要做一些蛋糕或是派等等之类的点心来答礼，这对她来说也真是一件极花工夫的事，且不用多久她的拿手绝活就会江郎才尽了。菲列特利加想着想着，于是宣称要学习做菜而往来卡介伦家中。这并不单纯是一个借口，事实上她很希望能够有一位值得信赖的师傅，不仅仅只是在做菜方面，而是在整体的家庭生活方面。

于是在整个时机成熟的时候，杨家这对年轻夫妇便带着小礼物，前往卡介伦家拜访。

当他们二人无视于监视的宪兵们，自顾自地走在街头上的时候，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纷纷把他们的视线集中在他们俩人身上，而他们的脸上所显露出的是一种不能称之为好意的神情。

这个让市民们感到沉闷紧张的原因就站在街头的转脚处。两名全副武装的帝国军士官，正用满脸无所事事的表情，面对着来来往往通行的人们。在夏日艳阳的高照之下，虽然全身为汗水所濡湿，但却连擦一下汗的动作都没有，这应该是训练与实战所锻炼出来的成果吧，但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刚毅，却让人觉得是无意识的行为，且给人一种早已习以为常的印象。

他们的视线捕捉到了杨以及菲列特利加的身影，当这两个人通过他们眼前的时候，他们忽然有点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虽然曾经由立体 TV 画面认识这位伟大敌军将领的长相，但对他们来说，一位元帅级的人物，不应该是穿着洗白的棉质衬衫，连一个随从都没有带即随便走在街头上的人。于是一股迷惑的表情很明显地流露在他们的脸上，因为他们无法判断那究竟是不是杨元帅本人。但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够稍稍看出他们属于人性化的一面。

当卡介伦透过显像幕看到这对新婚的男女站在门前的时候，便对着夫人喊道：

“喂、杨夫人亮相了。”

“哎哟、一个人吗?”

"不是啊，还带着她老公。不过怎么说呢，总觉得一个司令官、一个副官这种组合不太适合成为一对夫妇，对两个人来说大概都蛮辛苦的吧?!"

"那有什么关系呢?"

夫人泰然自若地下了这样的评论。

"以这一对夫妇的情形，像小市民家庭这样的舞台对他人来说是太过于狭小了。大抵上来说，涉足于这个地面上是个错误。不久之后，大概就会远飞到他们应该要去的地方吧。"

"我原本并没有打算要和一个女预言家结婚啊!"

"哎哟，我又不是在做预言，这种事情我是知道的。"

卡介伦一面看着夫人走向厨房的背影，一面在嘴巴里面咕哝地不知道在说些什么，然后才走向门口去迎接客人。两个女儿也一跳一跳地跟着爸爸后面走向门口。

当门打开的时候，杨夫妇正在卡介伦家的门口，与监视的帝国军士兵一问一答。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你带的东西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看一下?大概打算什么时候回去?面对这些傲慢自大的质问，杨耐着性子一一地回答。做父亲的于是轻轻地推了一下女儿的背，当两个小女孩跑向杨夫妇身边的时候，士兵们这才向杨敬礼然后退下。杨于是将随手带来的礼物交给莎洛特·菲利比，然后说："把这个拿给妈妈，是巴乐亚（一种用牛奶、鸡蛋、粮、巧克力加果汁做成的点心）喔!"

当杨进到客厅之后，这回换卡介伦为难他了。

"喂、你这个不速之客。"

"怎么样啊，卡介伦夫人的先生大人。"

"偶尔也带瓶法国白兰地啊，只带那什么女人家的玩意儿嘛，真是!"

"这你就不懂了，如果要谄媚的话，也要对真正握有大权的人才有用啊。做菜请客的人可是大嫂喔，你说对不对呢?"

"哼，真是眼光狭小的家伙。出钱买菜的人可是我喔，不管表面看来怎么样，真正握有大权的人还是……"

"还是大嫂吧!"

一个现役的中将和一个退役的元帅两人之间交换着没什么营养的谈话，就在这个时候，卡介伦夫人也正在对菲列特利加以及两个女儿发号施令，命她们把质量齐全的料理放在桌子上摆好。杨一边从侧面看着这幅情景，一边心里面想着，在卡介伦夫人的眼里，是不是将她两个女儿和菲列特利加看成

是一样的呢？

“我是想要好好地学学做菜哩。首先把肉方面的料理学过，然后学鱼的料理，接着再学蛋的料理。恐怕会给您添一些麻烦，不过拜托请您教教我吧！”

对于菲列特利加这一番极为热切的话，卡介伦夫人一面点点头，不过脸上显得有些迟疑地说道。

“你真是用心良苦啊，菲列特利加。不过呢，你还是不要把自己想要照系统分门别类学做菜的想法太过于宣扬才好。而且除了做菜之外，在一个平行的地位上管教老公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喔。如果你太哄他的话，那他可就要爬上天了。”

当这一对年轻夫妇回去之后，卡介伦夫人对于菲列特利加的勇敢——而不是能力——真是赞不绝口。

“我也觉得她真的是有勇气呢。”

卡介伦一面用他的一只手抚摸着下巴，一面严肃地说道：

“……不过呢，尤里安那小子如果不早点回来的话，只怕他在阔别许久之后来到我们家时，欢迎他的是一对营养失调的年轻夫妇尸体喔…”

“说什么话呀，真是不吉利。”

“开玩笑啊！”

“开玩笑也要有些分寸啊。你根本就是缺乏幽默感的人，如果不注意的话，很容易就超过了玩笑的限度喔。太过分是会惹人讨厌的。”

以四十岁不到的年龄即担任后方勤务本部的代理部长，并且以他身为一个军事官员所具有的卓越才能，一直为人所称颂的卡介伦，这时好像完全战败了似地，把坐在他脚下的女儿抱到他的膝盖上，然后对着女儿那盖在浅茶色头发下面的小耳朵悄悄地说：

“爸爸不是输了喔。在这个时候退出辩论，给老婆面子是维持家庭和平的根本之道哪。现在你们也明白吧！”

接着他忽然想起先前妻子所说过的预言。如果杨挺身于宇宙之中的话，那么他也不得不考虑自己本身的去留问题了。抬头看着父亲脸上原有的温和突然减少许多，女儿似乎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V

达列肯普对于杨威利的偏见，也给了后世许多的历史学家一些影响。他们受到了杨究竟是一个“民主政治的拥护者”抑或是一个“出世的智慧将领”这一个幻影的迷惑，在他们的解释着杨的行动时，所采取的立场与其说是以一个研究者，毋宁说是以一个崇拜者，他们断定杨所有的行动都是在经过极细密的计算之后才产生的，就连他退役后乍看之下极为平凡的生活，也是在打倒帝国这个目的之下，为了要争取时间所采取的极为深谋远虑的计谋。不过以杨本身的看法而言，这样子被高估也算是一种好的麻烦事吧，毕竟年纪轻轻的不工作，就靠着退休年金整天闲着没事干的生活任谁都不会赞美的吧。

不过就事实上而言，杨的“深谋远虑”确实也是存在的。对于他本人来说，或许只是单纯地打发打发时间也说不定，不过就当时的二、三个证人所传留到后世的内容大约有以下几项：

一、这个计划的目的在于重新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如果能够从银河帝国实质的支配当中脱离，恢复自由行星同盟完全独立自主之地位的话，是最善之作法。如果不成，那么无论规模的大小，都应该要谋求一个民主共和政体的成立。国家是将市民的福利与民主共和政治付诸于实现的一种具体化手段，应切记国家本身的存立除此之外没有其它别的目的。自古以来，将国家视为神圣之存在的人一定是寄生在国民中的人，但是为了要拯救他们而来发动另一次流血事件是一点必要都没有的。

二、重新建立民主共和政体的工作，必定得区分为四个范畴。分别为A、理念，B、政治，C、经济，D、军事。

A是整个计划的前提。也就是说民主共和政治的重建与市民政治权利的恢复，究竟能够汇集多少精神上的关心与支援。如果市民无法认同民主共和政体重建的意义，那么无论是什么样的计划或阴谋都是没有意义的。要能够强力唤醒市民这种认同的话，大概必须要在——a专制政府的暴虐压制之下，或者，b有民主共和政治的象征性人物牺牲的时候才可能做到。这两种情况当中无论任何一者产生，都会成为在感情面、生理面加强这种理念的要素，但是这如果是在民主共和阵营的手中所导演的话，计划终将会流于一种阴谋。这一切需要时间与踏实的努力才能够达成（但努力这种字眼并不是杨所

喜欢的）。

B的成果全凭A的达成结果，但是在同盟尚未能够保有内政自治权的情况下，在行政末端的单位当中建立起反帝国的组织也是可行的办法。特别是在税收与治安这两部门中使位于第一线的人组织化，比起其它的活动更要来得优先。此外，就是在帝国内部、以及在帝国支配之下的费沙自治领地内部制造协力者，而这样的协力者即使并不是有意识的也无妨。在靠近敌人权力中枢的地方是不是也有协力者，如果能够制造出一些协力者则为最佳。虽然说来极为卑鄙下流，但是举凡收买、胁迫、或者为了要激起对方相互之间的嫉妒仇视所应用的密告或中伤都是应该要考虑的手段。

至于C的话，在B的情况下，费沙、特别是独立商人的协力是不可或缺的。同盟每年得向帝国缴纳一兆五千亿帝国马克的安全保障税，所以自然无法期待财物状态得以好转。向费沙商人以高利贷来筹措资金固然也是一种方式，但与其这么做，是不是可以将矿山开发权或是航路优先权提给这些独立商人，并且保证将来的存续与扩大，以谋求他们的协力。重要的是要让他们理解，对他们来说，协助民主共和派比协助帝国更有利益。在有关B的方面，如果能够让帝国采取产业国有化或者物资专卖化，那么要寻求费沙独立商人的协力将会更为容易。古代的大帝国之所以会屡屡面临民众的叛乱，原因之一便是帝国将人类生存所必须的盐列为专卖之项目，而官吏便得以贪图不当的利益。不管怎么样，要寻求费沙商人的协力，一定要能够给与他们相对的利益才行，但是毕竟民主共和政治的重建，并不等于分别来重建同盟与费沙，所以也不需要太过于忧虑。

有关于D所有的活动，都是在A一直到C所有的每一个项目完成之后才开始进行的。战术层方面的构想，在现阶段是没有必要的。所谓的军事重建，是指在反帝国活动当中，负责实际作战方面所有组织的编列。这个组织里面必须要有一个核似的部队，这虽然已经安排妥当，但是还需要再增强战力。另外指挥官的人选也是很重要的，自己所尊敬的梅尔卡兹提督在人格方面以及能力方面虽然都有十足的条件，但可惜的是，他是来自帝国的亡命者，就这一点而言，如果让他成为民主共和政体的军队指挥官的话，或许无法得到充分的信赖也说不定。那么，如果是比古克提督的话呢？这话得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行。

三、大概是永远适用的法则。也就是说减少自己的敌人，来增加敌人的敌人（对方的敌人不见得一定是我方）。这一切都是相对性的问题。整体的

力量必须要超出对方。特别要留意情报的质与量。

……这些都是杨计划当中的基本部分，至于其他更为庞大的计划，杨并没有记载于文书当中。因为他并未轻视达列肯普高等事务官在维持治安方面的能力，所以自然不会留下对新王朝怀有叛逆意图的证据，让人可以对他的执行裁决。

由序曲到最后的乐章，整个“叛乱交响曲”的全部音符，都已经收录在他脑细胞当中。这个内容仅有极少数的人知道。当被问到军事方面的指导人为什么不是以杨本身的名字时，他的回答是这样的。

“到了那种地步，我难道还要工作吗？我用头脑思考，至于身体力行的话就委由其他人吧！”

杨的构想并不是基于所谓：“中兴家业”的理念。因为自由行星同盟这一个权力机构本身，并不具有让人要用流血赌命来使它复兴的理由或价值。他认为国家这一个东西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道具。他一直不断地告诉别人这一个观念，在文章当中也多次提到——只不过这都是在私人的领域内。

另外，在他的心中，从未曾对于他的敌手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个人有过任何一丝一毫憎恶的念头。相反地，没有其他人象他一样给予莱因哈特这么高度的评价。依照杨的见解，莱因哈特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军事天才，而且他在作为一个专制君主的时候，他的见识极高，而且极少有私欲，施政公正廉洁，就目前看起来真的是没话说，没什么挑剔的。因此杨甚至也想过如果他的统治能够长久持续下去的话，应该可以说是多数人类的幸福吧。

但是，在新皇帝莱因哈特借由他强大的政治力，为宇宙招徕和平与繁荣，并且加以维持的时候，人们会习惯于将政治这档事完全委由他人来管理，这么一来，人们将不再是市民而是臣民，这对杨来说是很难忍受的。

杨认为，专制君主的德政这一个玩意儿对于人类的政治意识来说，应该就是一种最为甘美的麻醉药吧。不用参与、不用切言、甚至也不用思考，政治就可以正常地运作，人们也可以享受和平与繁荣的话，有谁会想去参与麻烦的政治呢？能够这样的话固然很好，但是为什么人们没有把他们的想像力延伸到另一个方面。人们如果会将政治看成麻烦事的话，那么专制君主必然也是如此。当他也对政治感到麻烦，滥用他所被赋予的无限制的权力来满足他个人的私欲时，人民该当如何？权力还是应该要受到限制、批判和监视的，因此就本质而言，民主政治是比专制政治要来得正确的。

说是这么说，事实上杨本身的心理也不见得是稳固毫不动摇的。假设变

革能够往好的方向进展，而人民也都能够享受和平与繁荣的果实，然后现实上看起来也似乎能够这样一直继续持续下去的话，那么又何必一定要拘泥在某一种政治形态上呢——杨有时也会不自禁地这么想。自己过去也曾经因为在投票选举日的前一天晚上喝酒醉得不省人事，等到第二天醒来，已经是黄昏时刻，投票已经是来不及了，最后被以弃权论。当他想起过去这个不名誉的经验时，也会面红耳赤。自己也没有什么面子可以说这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

其实，当一个人想要做些什么事的时候，所有的这些思考好像都必须要立刻停止。在大多时候，人是一种叫做“信念”的动物。一个人如果必须要坚信唯有自己才是正确的，其他所有反对的人都是邪恶的这种信念，才能够成就大事业的话，那么杨这个人看起来似乎是没有办法成就什么大事业的。

在后世的历史学家当中，也有部分人认为信念可以使一切行为免罪，他们对于杨偶尔说过的一些侮辱了信念这一个神圣字眼的话，不但予以严厉批评甚至加以谴责。他们所认为有问题的是，下面杨在发牢骚时所曾经说过的几句话。

“其实所谓的信念不过是人们为了要使自己的过失或者愚蠢的行为正当化，所使用的一种化妆掩饰的借口。化妆化的愈厚，愈是不容易看清底下真正的面貌。”

“因为信念的理由而杀人，其实比为金钱而杀人更下等。因为金钱具有万人共通的价值，但是信念的价值则仅限定于本人才有用。”

如果让杨接着说下去的话，那么他大概会说没有什么东西的存在比信念更为有害的了，就以鲁道夫大帝为例吧，他的信念不就消灭了民主共和政治，杀害了数以亿计人民的性命吗，任何一个人只要使用了象是“信念”这一类的言词，每使用的次数多加一回，那么杨对于这个人的评价就降低了一成。

其实光凭自己本身想要破坏新兴秩序的意图看来，或许就足以被称为历史上的罪人也说不定，由后世人的眼光来看，大概唯有莱因哈特才是历史的继承人也未可知，杨对着妻子说着说着，一口喝干了第一杯“添加红茶的白兰地”。

“到底说来，期待他人堕落的作法，不管怎么看都是卑鄙下流的，最后其实也就是利用他人的不幸啊！”

“不过，现在除了等待也别无他法了。不是吗？”

新婚的妻子菲列特利加一面回答道，一面好像注意到什么似地，伸出手想要把白兰地的酒瓶拿到自己这边来，不过却以半瞬间的时差慢了杨一步。

“时间点是还没有到啊，少校。”

杨假装若无其事地说道，一面开始把白兰地酒注入自己的茶杯中，但是看到妻子的表情，也仅倒了原本预定七分的量便停住了，他一面盖上瓶盖，一面好像为自己辩解似地说道：

“人之所以会想要，是因为身体对于这个东西的需求。所以诚实地顺应自己身体的所需，想吃的东西就吃，想喝的东西就喝，这样对健康才是最好的喔！”

……虽然杨的视野比其他大部分的人都来得宽广，而且视线发射所及的射程也很远，但是怎么也不可能掌握全宇宙当中所有的事情。当他在许许多多的限制当中，仍想着如何经营和谐的新婚生活的同时，在与他所新建立的家庭隔着有一万光所距离之远的银河帝国首都行星奥丁上，皇帝莱因哈特所亲自召开的会议当中，已经决定了对地球派遣讨伐军的行动。

第三章 访问者

I

在人的一生中，难免会遇到一些状况的变化，是发生在自己的手所不及之处，这些状况的变化往往是自己所无法控制但却又左右着自己的生涯。当人身处于这种无奈之中，为了要让自己能够处之泰然，总会将“命运”这个古老语汇从记忆的坟墓里挖出来。尤里安·敏兹虽然才过了第一七次的生日还来不及将命运一一从坟场里面挖出来，但也经常受状况的安排，在坟场的花坛上等待。

这五年以来，杨威利一直是尤里安的法定监护人，他过去曾经说过“命运就好像是一个张牙舞爪的老魔女”。杨过去，在并非出自所愿的情况下，却过了一二年的军人生活，他会这么说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五年前，由于所谓的“托尔巴斯法”的规定，战役军人所遗留下来的孤儿得为其他军人的家庭收养，尤里安被指定到杨威利“上校”家中。当他拖着比自己身体还庞大的行李箱，与这位看起来完全不象是军人，也完全看不出象是一个英雄，有着黑发与黑眼珠的青年面对面的时候，尤里安觉得自己仿佛已经窥见了命运的侧面，所幸看到的是一个面带着善良血色的老妇人。但是以后到底会有些什么样的变化是他所无法想像的。

这一次的地球行又会有些什么状况发生呢？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这个人类的发祥地，就好像是一个笼罩在复杂且奇妙色彩当中的大土块，此时正浮现在宇宙船“亲不孝”号船桥上的主荧幕上。在尤里安到目前为止所曾经见过的众多行星当中，地球并不属于美丽的那一边。或许是先入为主的观念吧，整个星球象是一个缺乏秩序，呈现混浊色调的球体，令人感觉好像四周缠绕着荒废与不毛的气氛。

从海尼森出发到现在经过了一个多月，尤里安此刻已经来到了帝国领域当中极为偏远之边境的星域上。

出发的时候，按照规定可以取道而行的是费沙、伊谢尔伦两个回廊当中的前者。后者是前不久帝国军与同盟军数次发生流血争夺战的域，经过二年半以后又重新回到帝国军的控制，伊谢尔伦现已成为军事要位，当然是不会开放给民间宇宙船只通行的。这一次是从一开始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一想到伊谢尔伦要塞，尤里安内心中情感的水面，就不禁荡漾起微微的波纹。伊谢尔伦可说是使难攻不落这一个形容词呈现具体化的一个固若金汤的要塞，但是他的监护者杨威利于宇宙历七九六年，却连一滴己方的血都没有流就攻陷它了。在亚姆立札会战，同盟军大败之后，杨就一直担任要塞司令官兼要塞驻留舰队司令官，在国防的最前线守护国家的安全。尤里安也随他前往伊谢尔伦，在这个直径六十公里、拥有军人及平民共五百万人口的巨大人工天体上，度过了长达两年的岁月，就在这段期间当中，成为一个正式的军人。而这里同时也是尤里安体验最初战斗经验的地方，在这里和许多人成为知交，也在这里和许多人永远地分离。

到现在为止，在他人生的砂漏里面，绽放着最明亮光彩许许多多的砂粒，都是从伊谢尔伦上捡拾而来的。在他目前仅只有一七年的人生岁月当中，为他带来最具有实质意义且最为丰富之记忆与经验的这个地方，如今落入帝国军的支配之下，其实可说是非常令人惋惜。当伊谢尔伦要塞在帝国军壮大的战略构想之下而呈现无力化的时候，杨威利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放弃要塞，以确保舰队行动之自由的这一条路。尤里安可以理解杨的战略绝对是正确的，就算不正确，尤里安也会支持杨的这一项抉择吧。只不过这一项抉择的大胆也真叫尤里安吃了一惊。虽然这并不是第一次，但杨的行动对尤里安来说，一直都是充满新鲜感的。

"亲不孝"号的船长波利斯·寇涅夫，此时站到尤里安的身旁，对着他睁一眼闭一眼地眨着眼睛。

寇涅夫并不单纯是一个负责将尤里安载送到这儿来的宇宙船船长。他本身是一个享负盛誉的费沙独立商人，也是杨威利自幼时即熟识的朋友，同时还是同盟军中已经战死的击坠王伊凡·高尼夫的堂兄。这艘宇宙船则是经由杨的关系，在卡介伦的安排之下才为他所拥有，原本是被建造来供同盟军作为运输船之用的。他原本是想为这艘船取名为他过去的爱船"贝流斯卡"相同的名字，但因为这个名字具有从许多不同的事情将帝国军的注意力引导到负面方

向的危险性而作罢。除了这一点之外，这艘船本身的船型也是非法的，所以不得不尽可能从表面加以伪装掩饰。

这时有人从寇涅夫的另一边拍了拍他的肩膀，尤里安于是回过头来，看到由途中加入这一趟旅行的同行者奥利比·波布兰中校正在他们的旁边。这位年轻的击坠王用他那绿色的眼眸冲着尤里安笑着，然后将视线投向主荧幕。

“那行星就是所谓的人类之母吗？”

这其实只是一句人云亦云的话，所以波布兰的声音中的思古情怀听起来并不怎么令人感到特别的深刻。地球自从失去了支配人类社会的中枢地位之后，到现在已经历经了将近三十个世代，而年轻击坠王的祖先飞离这个行星地表的时代则更要再往前追溯十个世代了。感伤的泉源早在遥远的过去里完全干涸。原本波布兰就不是因为对地球有兴趣才自途中与尤里安同行的，他对衰废边境中的这一个行星其实非常冷淡。

“一个垂老的母亲我才不想看呢。”

波布兰说着如此无慈悲心怀的言词。

寇涅夫刚才好像和宇宙船的航员商量着什么似地，此时又再度走了过来。

“就在喜玛拉雅的北方降落吧。那里比较靠近地球教的总部，而且，到目前为止也都在那里降落。”

“喜玛拉雅？”

“是地球上最大的造山地带。所以也成为一般宇宙船的航行目标。”

寇涅夫还一边解说着过去在地球的最盛时期，喜玛拉雅是能源的供给中心。利用高山上融化的雪水来产生水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地热发电，可供应一百亿民众的光与热，且为了不破坏自然的美景，所有的设施都经过经心设计。此外，在该处的地底深处还凿设了一个避难防空壕，以供地球政府的首脑阶层在紧急时使用。

过去当反地球联合军的大舰队突入太阳系，由于强盛的复仇心使然，而以最为狂暴苛烈的手段攻击这个“傲慢行星”的地表时，这个山脉连同其他的军事设施和大都市都成了攻击的焦点。在九百年前的某一天，这巨大的山岭因为喷出的熊熊火焰而增加了它的高度。泥土、岩石和着冰河当中形成一道流动的墙壁，将地面上所有的人工建筑物全部冲失了。这座山脉一直是地球人的夸耀与骄傲，在有些时候还是地球人信仰的对象。但是对这些过去一直深受虐待与冷淡的殖民地人民来说，他们所真正憎恶的对象，并不是这一座成为信仰对象的山脉，而是那些骄傲的地球人。

在受到一番猛烈的攻击之后,地球政府的代表要求会见联合军总司令,希望能够维持和平。但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姿态并不是要祈求联合军的慈悲,相反地是以其居于全人类正统盟主极为高不可攀的地位,倡论守护地球的名誉是全人类所共有的义务。这一回可说是地球人最后一次还保有体面的姿态了。

"一个抢夺孩子劳动的成果,自己奢侈地挥霍着,孩子稍有抗议即狠狠痛揍一顿的母亲,现在还想要伸张什么权利?现在剩下来留给你们的权利,就是两者选择其一的机会,一是自我灭亡,二是被灭亡,看喜欢哪一种你们自己选吧!"

据说,那位年约三十岁的司令官,曾有过一段爱人受到地球军士兵的凌辱,最后自杀身亡的悲痛回忆。他燃烧的眼光所发出的炽热视线,震慑了这些地球政府的代表,最后他们也不敢再作出任何的申辩。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地球在殖民星球人民的心中种下了憎恶的种子,而他们自己本身恶劣的行为,更促进了种子快速的生长。不但无法取得妥协,甚至还无法求得其慈悲的惨状此时已经在他们的心中浮现。

在悄然返还的途中,代表们自杀了。与其说是为交涉任务失败负责,不如说他们是无法正视不久之后地球上可能即将要展开杀戮与破坏的狂宴。

这场流血的狂宴持续了三天。联合军的政治指导部传来命令,在轰隆作响的雷鸣中,这位司令官一边让雨水和激情的泪水仿佛瀑布一般尽情地流泻着……。

一想到在这小小的行星上曾经流过的血是那么样的多,被诅咒的罪孽是那么样的深重,尤里安那柔软的身体不由自主地被一股紧张的电流贯穿而过,因为这个时候他所被强要面对的不是未来而是过去。

Ⅱ.

尤里安·敏兹前往地球的行程并不是一直线的。因为从一开始离开行星海尼森前往地球这项行动本身就不是应该被许可的。

虽然尤里安已经提出了辞呈,但他本身一直到前些日子为止都还是同盟军军官的身份,再加上他是杨威利的被保护者,由帝国军以及同盟政府对杨有所猜疑并加以监视的眼光看来,尤里安这种立场不可能不受到任何怀疑。尽管尤里安和他的护卫路易·马逊少尉平安无事地脱逃了出来,但帝国军以及同

盟政府有了一个借口,杨和菲列特利加夫妇可能会受到更大的压力吧。

杨为了让他能够顺利地到达地球,作了各式各样的计划与安排。首先由卡介伦和波利期·寇涅夫协力,作好了船只的调度,使尤里安和马逊正式登录为该船的搭乘人员,为他安排好了至少在表面上,帝国军和同盟政府都无法发出任何异议的整体环境。虽然杨的嘴里一边咕哝地念着:“就算是真正的父亲,大概也很少会为要出家门的儿子做到这样的程度吧。”

一旦脱离了海尼森的重力圈范围,以后的事情就不是杨力量所能及的了。地球之旅是否能成行,就得靠尤里安本身的以及波利斯·寇涅夫的机智了。而且这一趟旅程并不是只有去,还要能够探访地球教的秘密总部,然后平安无事地归来才算是成功。

而旅程中的第一个障碍栏,在航行的第一天还没结束,即来势汹汹地出现在他们的航路上。

“停船!否则将采取攻击行动。”

当接收到这一个信号的时候,所有在“亲不孝”号上的,大概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连神经纤维都不微微跳动一下的吧。现在这个时候,帝国军所拥有的武力绝对是压倒性的。这种压倒性的武力,如果与人类所具有的本能中最为丑陋的一面结合的话,很容易会流于滥用。先破坏了毫无抵抗的民间船只,然后声张该项攻击行动是正当防卫的事情,这种事为对帝国军来说也是有可能的。

逃走的意念此时立刻抓住了寇涅夫船长,但是尤里安摇了摇他那亚麻色的头。因为在这往后的旅程当中,不晓得还要面对多少次的检查盘问,如果每一次的反应都显得太过敏的话,恐怕会暴露出自己企图前往地球的旅程。

自己这一边虽然是两手满怀着不安地接受了停船的命令但对方移乘到自己这艘船执行临检的年轻少尉,在问说船内是否有妙龄女郎,且得到没有的回答之后,脸上显露出想要快快作完习题似的表情。

“船上应该没有搭载武器、毒品、或是当作商品来贩卖的人口吧?”

“这是当然的。我们都是善良的商人,懂得命运和法律都是值得畏惧的。敬请您随意地调查。”

人们一直都说逢迎谄媚是费沙人的第二天性,这一句俗谚的实例,尤里安今日终于得以亲眼看到,甚至连波利斯·寇涅夫都是这个样子的。

帝国军驱逐舰的舰长之所以命令对方停船,其实并不是基于深刻的疑惑或者是警戒心。理由是帝国军现在得以深入航行到自由行星同盟的领域内,

同时保有任何时候得对同盟船只的宇宙船实施临检的权力,他之所以这么做,无非只是想要确认一下这个事实,满足一下小小的权力欲望。根据今年所缔结的"巴拉特和约",他们得从已经成为帝国直属领地的干达尔星系出发,隶属于舒坦梅兹一级上将的指挥之下。舒担梅兹在当时帝国军的提督当中,并不是一个特别突出的人,但是军队纪律甚严,对同盟也有相当的关照与尊重,除非有绝对的必要,否则他不喜欢他的部下对一般民众作出任何苛酷的举动。由几件事情看来,这个临检也仅止于一般的形式而已。假若不是这样的话,尽管尤里安·敏兹的旅程才刚开始,恐怕也不得不被迫立刻回航了。

可以再一次与自己所怀念的人见面,是在他到达波里斯星域之后的事。这个几乎已经被破坏了一大半,同时也已经被放弃了的浮游补给基地塔扬汗有梅尔卡兹等一行人的舰队正潜伏在上头。于此处再度会面是早已经预定好了的计划,但还是小心翼翼地交换过通讯的电波暗号之后,"亲不孝"号才得以进入塔杨汗基地,当他一走出船舱外面,第一个遇见的人让尤里安意外地喊了出来。

"波布兰中校!"

"哎呀,小伙子呀,怎么样,女朋友大概有一打左右了吧!"

明亮的褐色头发,像是阳光跳跃一般的绿色眼眸,好久不见了。奥利比·波布兰。二八岁的击坠王。和战死的伊凡·高尼夫同为精于空中作战技术的佼佼者。在单座式战斗艇斯巴达尼恩的操纵技术方面是尤里安的教官。在同盟向帝国求和沦为属国的时候,离开了同盟,与梅尔卡兹提督等一行人共同行动。

"以后也许会有几打,不过现在旁边的位子还是空空的呀。"

"真是个不积极的傢伙。对了咱们的元帅大人最后还是和菲列特利加小姐举行洞房花烛典礼了,是吧?!"

"是啊,稍稍庆祝了一下。"

波布兰用口哨吹出了将近三个音节的祝福曲。

"咱们元帅大人可说是创造了许许多多的奇迹,其中最神奇的莫过于用爱神的箭射穿了菲列特利加小姐的心哪。其实这或许应该说是这位好奇多事的小姐自己向箭靶冲过去的吧?!"

"伊谢尔伦上其他那些喜爱美色的男人们,究竟在做些什么呢?"

正当要这么说的时候,尤里安看到了梅尔卡兹提督舒奈德副官的身影,立

即向波布兰行了一个礼，快速向这位亡命的客将走去。

双方互相交换行礼之后，梅尔卡兹以稍沉重，但极为温暖的笑容看着这位远道而来的少年。他是一位已经年过六十，风格敦厚稳重的军人。在伊谢尔伦要塞上的时候，他虽是担任杨的顾问，但是就一个人所显露出来的威严来看，任谁都会以为他就是杨的长官。

"欢迎你来，敏兹中尉。杨元帅好吧？"

此时尤里安身穿便服，波布兰穿着头上戴有黑色扁帽的同盟军军服，而梅尔卡兹等人则是身穿黑底配上银色的帝国军军服。这幅景象看起来并不觉得杂乱没有秩序，反而让人较强烈地感觉到整个大环境的共存，不过这大概是尤里安偏袒自己人的心理作用吧。

从欠缺景致但清洁的军官餐厅里端来了咖啡。在整个寒暄大致结束之后，舒奈德于是换了一个较正式姿势。

"现在这个时候，我们拥有六十艘舰艇。六十艘这一个数字，虽然也可以称为一个集团，但如果就战力而言，则几乎是没有什么任何意义的。"

舒奈德的表情十分地严肃。

"杨提督在那样的状态下，仍然能够蒙蔽过帝国军的耳目，为我们凑到了这个数字，我们实在是非常地感谢。不过数量就是力量，就现状而言，我们所拥有的武力，只能够勉强地和一个以一百艘为单位的巡航舰作战。杨提督这次派遣你前来，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舒奈德一面来回地注视着梅尔卡兹和尤里安，之后将嘴巴闭了起来。

"关于这一点，有几句杨提督要我代为转达的话，那么就让我以口头转述。"

尤里安形式地清了清自己的嗓子，将背脊挺直，以一副非常慎重的姿态说道：

"根据'巴拉特和约'当中第五条的规定，同盟军必须将其所保有之战舰以及宇宙舰空母舰全部放弃作废。其中的一项处分，便是于七月六日，在雷萨维库星系的空间，对一八二零艘的舰艇进行爆破。"

尤里安将时间与地点分别重复一次。

"……因此，期待梅尔卡兹独立舰队能够妥善处理。以上，报告完毕。"

"果然，妥善处理是吗？我明白了。"

梅尔卡兹的嘴角浮现出一丝的微笑。而舒奈德则兴味盎然的注视着他，因为他觉得他所敬爱的长官，自从流亡之后，对于幽默的反应似乎比以前还要

来得敏感一些。

“那么,怎么样呢？杨提督对于今后事态的变化,是不是有些什么样的预测呢?”

“杨提督并没有把他心中的看法全部告诉我,不过我想他应该是不会就那样作一个隐者而终其一生。”

尤里安一面心里面想着,提督或许想就这样过其一生吧,不过,还是做了这样的回答。

“杨提督好像认为现在还是等待的时期。要在原野上放起火来的话,没有必要特别选在雨季里。因为不管怎么样,干季总是一定会来的。”

帝国的高等事务官达列肯普如果知道这件事的话,一定会夸耀他自己的疑虑究竟还是正中了鹄的,强调自己对于杨果然是一个危险人物的先见之明吧。

梅尔卡兹同意地点点头,此时舒奈德在他的旁边,好像忽然想到了什么似地说道:

“尤里安,帝国所派遣来的事务官,真的是叫做达列肯普吗?”

“是的,舒奈德中校,您知道他的为人吗?”

“梅尔卡兹阁下比我还要清楚这个人,您说怎么样呢,阁下。”

“优秀,嗯,应该可以说是一个优秀的军人。对上忠实,对部下公平。不过他如果离开军队,就算只离开一步,所有外界的风景根本看不到也说不定。”

视野狭小吧。尤里安虽明白,不过这么一来,他感觉到环绕在杨夫妇身上的不安阴影更加浓重了。一个军队至上的人物,是不会对杨产生任何好感的吧。

“尤里安,等待的时间大概需要多久,杨提督曾经说过吗?”

“是的,他说大约需要五、六年左右吧。”

“五、六年？差不多吧,大概需要那么长的一段时间吧。经过这样一段时间之后,罗严克拉姆王朝或许出现漏洞也说不定哪。”

梅尔卡兹重重地点了点头。

“在这一段时间内,不会有什么变异发生,是吗?”

尤里安提出的这个问题,连他自己也感到相当意外,竟使得梅尔卡兹陷入一片沉思当中。这位过去曾经是银河帝国将领的人,从他的几次经验当中,对于尤里安在战略以及战术的方面所具有的敏锐判断力,有着极高评价。

“这事实上不是预测,应该说是一个希望,希望什么事情都不要发生,因为

到现在为止,都还算是多事之际。而以我们目前的情况来说,还留有许多事情要准备的。如果忽然对帝国举起反叛的旗帜,那么一天的轻举妄动将导致两天的退步……"

梅尔卡兹并不是一个善于言词的人,但是他所说的这一番话,一个字一个字地在尤里安的记忆深处画出深刻的印象。

"没有必要做什么笔记。"

杨曾经对尤里安这么说道:

"如果会忘记的话,那就表示这件事对本人来说并不重要。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事情,一种就是讨厌但仍记得的事情,另一种就是忘了也无所谓的事情。所以做笔记什么的都是没有必要的。"

对杨来说,忘记笔记本这个东西的存在,已经不是什么稀奇事了,杨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物。

因为基地上并没有什么招待客人的设施,所以在距离出发还有十个小时的这段时间,尤里安便在波布兰的房内小睡片刻。只是一进到屋内,波布兰整个房间好像才刚刚遭过小偷似地,一片零乱不堪的景象。而屋子的主人则一边吹着口哨,一边很忙碌地整理着自己的行李。

尤里安问说,你在做什么呀,这时年轻的击坠王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地说道:

"我也要到地球去啊!"

"中校你?!"

"用不着你担心。我已经得到梅尔卡兹提督的许可了。"

绿色的眼眸活泼地闪耀着光芒。

"只是地球上应该会有女人吧?!"

"那一定是有的啊!"

"唉,我所说的可不是生物学上所谓的女人喔,而是具有成熟的气质、了解男人价值的好女人哪!"

"哦,那我就不敢保证了。"

尤里安非常慎重地说道。

"嗯,算了,也没什么关系啦。其实我现在的心境啊,只要有生物学上的女人就不会埋怨了。这里就是太缺少女人的气息哪,当初加入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点,真是大错特错。"

"我可以体谅中校您的苦衷。"

"喂,你真是太不可爱了,说的话愈来愈让人觉得讨厌哦。以前在伊谢尔伦要塞上,刚开始的时候看起来像是陶器娃娃似地让人觉得可爱呢。"

"不管怎么样,中校您到地球上去的话,那么留下来的驾驶员们怎么办呢?"

尤里安若无其事地硬是将话题转了一个角度。

"就交给科尔德威尔上尉了。现在也差不多是他独立担任指挥官的好时机了,如果老是依赖我的话,是不会有成长的呀!"

尤里安心想这虽然是正确有言论,但问题在于说这话的人本身的信赖度,而不是他所说的话呀。不过尤里安也并不是一个迟钝的少年,笨到无法了解波布兰满口玩笑话的背后,其实有着挂心着自己安危的好意。

"地球上如果没有美女的话,你可不要埋怨我哦!"

"你也一起祈祷吧,但愿地球上有成群对男性感到饥渴的美女。"回答了这句话之后,波布兰换了一种好像在想着什么似的表情,拍了拍尤里安的肩膀,带他到斯巴达尼恩战斗艇的搭载区。

"克罗歇尔伍长!"

应波布兰的叫声,有一名飞行员快步地走了过来。一副矮小的身材。因为是逆着光,所以无法看清头盔下的面孔。

"这家伙虽然不太可能成为奥利比·波布兰第二,不过或许可以成为伊凡·高尼夫第二也说不定。喂,把头盔拿掉打个招呼吧。这就是我常常提起的敏兹中尉。"

当对方把头盔拿下来的时候,一头丰厚的头发、"淡淡红茶的颜色"的头发在尤里安的视线里飞扬了起来。于是一对蓝紫色,充满盎然生气的眼眸由正面看着尤里安。

"我是卡特萝捷·冯·克罗歇尔伍长。经常从波布兰中校那儿听到有关于敏兹中尉您的事情。"

"……请多指教"

尤里安这句回答,是在波布兰用手肘碰了他一下之后才说出来的,看起来他好像是呆了一阵子似地。令波布兰如此赞赏的战斗艇飞行员竟然会是一个十来岁的女孩,这真是太让人感到意外了。蓝紫色视线看了感到十分意外的尤里安一眼之后,卡特萝捷将视线转向击坠王这一边。

"我还有些事要和整备兵谈,是不是可以就此先行告退呢?"

波布兰点了点头,少女飞行员于是姿势端正地行了一个礼便转身回过头

去,整个动作充满了韵律性,让人觉得舒服。

"很漂亮吧。咱们先说在前头,我可没有对她采取任何行动哦。一五岁的年龄还是在我的守备范围之外。"

"我又没有问你这种事呀!"

"酒和女人啊,要达到香醇完美的境界,得需要一段相当的酝酿期间。卡琳呢,大概需要再过个两年罢!"

"卡琳?"

"卡特萝捷的昵称啊,怎么样,正值意气风发的少年同伴们,想不想在一起谈谈话呢?"

尤里安摇了摇他那亚麻色的头发苦笑地说道:

"对方根本不把我当一回事,不是吗?而且最重要的是根本没有时间去做这种事嘛。"

"那么你就让她把你当一回事啊,时间也是人找出来的嘛。你呀,天生一副好面孔,可不是把资源给糟蹋浪费了。像杨提督那样呆呆坐着就有美女自动送上门的例子,一百万个里面也找不到一个。"

"是,我会留意的。对了,从名字上看起来,那女孩好像是帝国那边过来的亡命者,是不是?"

"我想也是啊,那孩子几乎绝口不提和她家族有关的事情,当然是一定有什么内情,不过想知道的话就自己去问吧。这是第一课,不肖的学生。"

波布兰笑着拍了拍尤里安的肩膀。尤里安的内心里却充满疑问地歪着小脑袋。记忆的回廊里挂着几百幅、几千幅的人物画像,是不是有一幅属于那女孩呢,尤里安心中有了想要再度确认的想法,那个女孩虽是初次见面,为什么她的面容令自己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亲不孝"号出港的时候,梅尔卡兹提督、舒奈德副官,以及过去曾经是有名的"蔷薇骑士"连队长林奇上校等人在指令室里目送着他们的离去,虽然这只是一次小小的,但却是一次任谁都无法保证今后能否再度相聚的别离。

"七月以前,一定得要事先拟订好夺取战舰的计划。"

"是的,属下明白。"

梅尔卡兹看起来好像正在凝视着蕴藏在他胸中的某一样东西。

"舒奈德,我的任务在于维护、保全目前我方所拥有的战力,以备日后之所需。日后太阳升起的时候,将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一个更为年轻,且不受昔日阴影之牵绊的人物吧!"

“也就是杨威利提督,是吗?”

舒奈德如是地问道,而梅尔卡兹则没有任何回答,事实上,舒奈德也并未期望会有任何的回答。在他们俩人之间,早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不对未来随便予以谈论,这样的一个认识在暗默中将他们俩人紧紧地连系在一起。

他们于是又再度注视着荧幕。此时的独立商船“亲不孝”号已经在一片无言声中,为蜂拥而来的星海淹没而无法辨识了。尽管如此,众人仍静静地伫立在荧幕前面。

Ⅲ

“亲不孝”号的船长波利斯·寇涅夫今年即将满三十岁。法律所赋予他的鬓角是费沙自治领区派驻在自由行星同盟事务官办公室内的书记官,不过因为费沙本身的自治权为帝国的武力所强夺,他的鬓角也因而暧昧不明,悬浮在半空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一名必须寄生于组织和制度当中才能够存活的男子,那么他的生活大概会因此而为不安所笼罩吧。

但寇涅夫身处于这种情况之下,却从未曾感到有任何的怯懦和困惑。因为他一直认为,首先得要有他的存在,然后法律这种东西的影子才能够有所依附。

“一个小时以后进入大气层。”

对着用一只手的手指头就可以全部数完,为数甚少的几名乘客,他发出了这一项通知。

“着陆以后,我的工作就算完成一大半了。嗯,在地球这一段期间,希望各位不要和危险或歹运这类的东西太亲近,因为运送尸体这种工作太晦气了。”

寇涅夫发出其他人讨厌的笑声。

“在这里各位都将成为前来朝拜的地球教徒。这可能会让各位觉得有些无可奈何,不过这也是因为非地球教徒却来到地球是极为不自然的事情呀!”

他说完之后,尤里安答道,明白了。而波布兰则对他嗤之以鼻地说,早就知道了啦。在航行的这段期间,他和船长两人便互相以对峙的姿态斜眼瞪着对方,在饭前饭后也不时以辛辣的言词,你来我往相互地嘲讽。波布兰更是故意说一些惹人讨厌的话,像是和寇涅夫这一个姓八字不合什么的。

“现在地球上大约有多少人口呢?”

“根据费沙通商局的资料,大概比一千万多点吧。还不到最盛时期的百分

之零点一八。”

“所有的人都是地球教徒吧?!”

嗯,这个嘛……就不在我们所知的范围内了。原本……”事实上无论规模的大小,一个宗教一旦掌握了政治权力,也就是采取了所谓政教合一体制的话,那么就不可能容许任何宗教自由的存在了,这里应该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地球教徒很难在这里存活下去的社会体制。寇涅夫说出他自己的见解。

“其实所谓宗教这种东西,对于权力者来说,是一种很便利的使用工具。因为,如果能够叫所有的人民都相信他们身受的所有苦难,并不是因为政治制度或者是权力上的弊病,而是他们本身的信仰不够虔诚所致,那么人民便不会有发起革命的想法吧?!”

好像要把自己心中所有的嫌恶一股脑儿清光似地,寇涅夫露骨毫不保留地批评道。他载送地球教徒到地球来,所得的收入固然可以让他不必变卖他的爱船,不过让他无法对之心生感激的顾客,确实也是存在的。虽然一些基层的信徒让他感受到他们的纯朴,但是那些可能是将宗教当作是支配与蓄财之一种手段的教团干部们,则是让他连一点赞赏的意思都没有。

“地球教的教主说是一个叫做总大主教的老人,你是否曾经见过他呢?”

“我还不够格哪,只有大人物才能够一窥那深奥庭院之究竟呀。就算是有机会,我也不会想要去会一会他。说来有点自吹自擂,不过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次因为听那个老人说教而感觉愉快的。”

波布兰此时插嘴了。

“那个叫什么总大主教的老人,一定有漂亮的女儿或是孙女之类吧?!”

“或许吧?!”

“那是一定会有的。而且还会与敌方年轻英勇的战士坠入爱河什么的。”

这回输到波利斯·寇涅夫要嗤之以鼻了。

“波布兰中校真可以成为立体儿童电视剧场的编剧家了。不过最近的小孩可是成熟世故的很哪,这种剧情感动不了他们的。”

“电视中的剧情才是永远的真理,你不懂吗?”

“不过,严格的宗教教主如果结了婚而且还有女儿的话,那么这个教团组织还能够独立存在吗?”

当尤里安的护卫路易·马逊一面笑着,一面说出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时,波布兰在一旁皱起了眉头,寇涅夫则一脸很高兴似地点头表示赞同。

“就算是这样……”

波布兰仍然皱着眉头,两手抱在胸前说道:

“依我看,自称地球教的这一伙人真正爱的,并不是这一颗叫做地球的行星本身。”

地球过去曾经独占所有的权力与军事力量,仗恃着这些优势,支配着居住在其它行星上的人们,并且独占他们劳动的所有成果,地球教徒真正爱的是过去的这些历史。

“这些傢伙只不过是把地球当作是一个号召,企图想要恢复自己祖先过去所拥有的特权。如果他们真爱地球的话,又怎么会卷入战争与权力斗争的事情呢?”

尤里安心想波布兰所说的话应该是正确的吧。自己虽不想去否定宗教这种东西,但是一个企图想要获得权力的宗教组织则绝对是要加以否定的。因为它不只是支配了人类的外在行为,甚至连内在思想也加以控制,这应该要算是一种最恶劣的全体主义了吧。排除掉价值观的多样化,以及喜好不一的个人差异,唯一一项必须要接受其绝对存在的,那就是人类所被允许的知性活动。而事实上,那自称是神之代理人的人物,却靠着那不受限制的权力到处加以肆虐,杀害那些所谓“不信神的人”。无论如何,自己绝对不能坐视这种时代的到来。

七月十日,尤里安踏上了地球的土地。而在谁都没有料想到的情况下,银河帝国政府所召开的御前会议也在同一天,作出了对地球进行武力制裁的决议。

第四章 过去、现在、未来

I

正当帝国首都奥丁发生皇帝莱因哈特遭人暗杀未遂事件的时候，有“帝国双璧”美称的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及渥佛根·米达麦亚元帅都在首都。前者也就是统帅本部总长，当时正在视察八个配置在国内的要塞，而后者也就是宇宙舰队司令长官，正在优兹黑姆星系上查阅新舰建造工程以及新兵的演练。

接到紧急通知的时候，这两位元帅便立即班师回帝都。他们一面感到惊恐，一面为了皇帝的性命曾经几乎成为姑息阴谋下的牺牲品而感到愤怒——这样的愤怒当中有一半的因素是基于双方共同的心情，而另一半则是在各自迥异的心情下产生的。尔后的御前会议是等待他二人回来以后才召开的，这充分显示出绝对至尊的皇帝对于他二人存在的一种敬意。

当时，军务省建议对帝国整体的军事管制区进行重新划分编制的作业。根据这一项提议，包含地球在内的太阳系，将被划分在第九军管区的管辖范围内。但是，所谓的第九军区，到目前为止，只是一个在军部执行纸上作业时才会出现的名词，实际上根本没有司令部，也没有司令官派驻在那里。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是因为银河帝国的传统都是将绝大部分的军事力量集中在中央，所有向外征讨或是镇压叛乱的舰队，都先组成浩浩荡荡的征伐军队之后，然后才由帝都奥丁出发。而莱因哈特之所以发布重新划分编制的命令，目的就是要摆脱这种过度极端的权威主义。

一旦军事管制区重新划分编制的工作完成之后，要如何指挥运用这就是统帅本部总长的任务了，因为统帅本部总长同时也要肩负国内军部总司令官的职务，罗严塔尔的任务可说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到目前为止，整个事态的发展则是在早先的计划当中就已经预定好了的。

军务尚书与统帅本部总长之间像水乳交融般的融洽，是帝国从未有的传统。两者之间一向都只是照一般正式的礼仪，互相都不看对方的脸，只说该说的话。只听该听的。甚至还有个人情感超出理性的支配，最后演变成你来我往，好像在较劲腕力似地互相讽刺批评。但大抵上来说，内阁中席次的排名，军务尚书是在统帅本部总长之上的。

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与统帅本部总长罗严塔尔元帅俩人之间，并没有什么特别不合的情况发生，罗严塔尔是一名智勇双全的将领，有着极高的声誉，在正式的场合中，一直都表现出理性优于私人感情的态度。而奥贝斯坦则被人称为“干冰之剑”，非常地冷彻税利，甚至叫人怀疑他是不是具有感情这种人类特质。存在于他们俩人之间的是一种很明显的偏见，而当事的双方并没有努力想要消除这种偏见则是事实。在好恶的观念上，两者确实是互相嫌恶对方，但是他们并未因此而否定对方的力量。

另外一个人，也就是有“疾风之狼”之称的宇宙舰队司令长官米达麦亚，对他来说，罗严塔尔是与他在战场上共同出生入死的战友，也是在人生当中一起为彼此的发展作抉择的同伴，经过多次生死的挑战，他们二人互相成了彼此的救命恩人。即使是地位的提升，也从未曾破坏他二人之间深固的情谊。而米达麦亚对于奥贝斯坦也从未曾以“奥贝斯坦那个冷血混帐”、或是“苛酷绝情的奥贝斯坦”之类下流的漫骂声来加以侮辱。顶多也只是以他所特有的，就像他用兵之神速果敢一样，无法为其他人所模仿的声调说“那个奥贝斯坦”。

七月一十日所召开的御前会议，出席的人除了上述三名之外，还有内务尚书欧斯麦亚、内务省国内安全保障局长朗格、宪兵总监克斯拉一级上将、内阁书记长麦恩荷夫、以及缪拉、梅克林格、瓦列、法伦海特、毕典菲尔特、艾齐纳哈各位一级上将、皇帝高级副官修特莱与流肯，包括皇帝在内共计有一六名，内阁书记长是因为国务尚书玛林道夫伯爵和皇帝首席秘书官希尔德还继续在闭门思过当中，所以便以代理的身份代表文官出席。

当自己所信赖的两个人在御前会议缺席的时候，对莱因哈特来说绝对是一个非常不愉快的经验。纵使他身为一个绝对的统治者，但也必须要忍耐不悦的时候。特别是希尔德不在身边，更让他觉得焦躁难耐。虽然除了她之外，同时也有好几名秘书官，但是其中不是空有忠诚但缺乏办事能力，不然就是单纯只为了要求得功名，阿谀奉承的态度明显的让人透过皮肤便可以一眼望穿的人。莱因哈特所发射的电波缺少了一点优良的接收器，变成了单向的发射。

对地球派兵这一个建议获得了有出席者的赞同，但是每个人所表现出来的积极与消极程度则有一些个人的差异。国内安全保障局长朗格就表示，希望能再给自己这个机关一些时间，因此教真正的底细现在还不是很明朗，最好能够再进行更为仔细的调查，并且派员前往卧底秘密侦查，以期将来派兵征伐能够万无一失等等，皇帝对这番话则一笑置之。

"说话不要拐弯抹角。地球教叛乱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现在不需要去调查，或是做什么秘密侦查吧?"

"这，陛下所言甚是，但……"

"到目前为止，你对地球教所作的调查应该没有什么错误，是吗?"

"是，如皇上所言。"

朗格重复着连一点技巧都没有的答话。

"所以结论是，那些人除了他们所信仰的神之外，一概不承认其他任何的权威存在，甚至还用暴力强迫他人接受他们自以为是的权威。如果他们连和新秩序一起共存都不能做到的话，那么让他们为他们的信仰殉死，对他们来说应该是最大的一种慈悲吧!"

朗格满脸涨红地行一个礼。皇帝此一决断已经超乎了他惯有的官僚判断。

皇帝莱因哈特微微地动了一下身子，使得他那象是狮子鬃毛般的金黄色头发呈现出华丽的波动。另外也有人描述这一个景象，说当皇帝的头发摇动时，就像是黄金粉末向四方撒开来似地金碧耀眼。像是在御前会议进行当中，一直恭恭敬敬地坐在皇帝背后靠墙壁的椅子上，服侍着皇帝的少年侍者艾密尔·冯·齐列，则形容确实看到了这样的一幅景象。这名一四岁的少年，长期居住在宫廷里面，一方面在皇帝身边服侍，另一方面则继续念书以备成为一名军医。象这样优惠的待遇，或许可说是一个小小的但却令人愉悦的特权，还不足以被视为一种问题的存在。而艾密尔也充分地体会到这一点，所以绝不会作出任何愚蠢的举动，让他所热烈崇拜的主君对他的评价有所减损。

"诚如陛下之御言，我等绝不可心怀与地球教徒共存之期望。"

有着一头橘红色头发的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对皇帝表示赞同。

"臣认为在此之际应给与叛徒相当的惩罚，以召显新王朝的威势与旨意。"

"应该要召显威势?"

"是的，臣仅请求陛下委臣下以此重任。"

皇帝闻言，轻摇着他那耀眼豪奢的金发，轻声地笑着说：

"这次出兵只不过是要镇压边境上的一个小行星,如果这样就要动用到黑色枪骑兵的话,那么将被人耻笑帝国军不懂得轻重之分。这一次你打消这个念头吧,毕典菲尔特。"

这位猛将被迫无可奈何地沉默了下来,之后,莱因哈特将视线投向另一位提督的身上。

"瓦列。"

"是。"

"命你提任这一次任务。率麾下的舰队前往太阳系,压制地球教本部。"

"臣尊旨。"

"教祖乃至教团组织的长老全部与以逮捕并遣送到帝都,其余干部如无法逮捕则格杀勿论。另外,得当心不可使其他非教徒者遭受祸害波及,不过,非教徒应该是不会在地球上吧?!"

如果此时波利斯·寇涅夫也列席御前会议旁听的话,大概会拍手对皇帝的见解表示赞同吧。

瓦列此时起立,恭恭敬敬地对皇帝行了一个九十度的礼,然后说道:

"蒙皇帝委以此重责大任,实深感惶恐。臣定消灭地球教之暴徒,逮捕其首领,使其得知皇帝陛下之尊严与法律秩序是为何物。"

金发的皇帝于是点了点头,然后轻轻地举起了一只手,对臣下表示散会。因为派兵前往地球此一决议作成之后,便是实际执行者的工作范围。

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不产生矛盾与内部对立的组织存在。即便是刚刚诞生的罗严克拉姆王朝,也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内部冲突与破绽。由于"邱梅尔事件"的发生,连带地引发出国内治安主导权上的一些问题。

宪兵队与国内安全保障局这两个单位之间,与其说是充满了竞争意识,不如说是充满了象是瘴气高涨般险恶的对立意识。宪兵总监克斯拉与国内安全保障局长朗格两人之间的背景差距原本就太大,前者是军部的重镇,而后者则是没有任何功绩足以夸耀的新进阁僚。不过朗格本身却又是一个对前王朝以来的秘密政治警察制度有着深刻了解的专家,同时还是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的心腹之一。不过,国内安全保障局本身是属于内务省的一个部局,所以整个事态显得有些复杂。以国内治安的负责人,也就是内务尚书欧斯麦亚来说,如果有人侵犯到自己的权职权,或是扰乱了官界中所应该要加以确立的秩序时,那么他是不会接受的。

就这样,内务尚书欧斯麦亚和宪兵总监克斯拉在各种事态当中相互地有着一个默契,而在他二人与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和国内安全保障局长之间,一种非公然的对立正持续地在加深当中。

当艾密尔送上咖啡,然后退出皇帝面前之后,军务尚书奥贝斯坦随即立刻请求谒见陛下。这个举动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但是他所提出的进言却让皇帝吃了一惊。奥贝斯坦这么说道——虽说并不是紧急的事情,但是请陛下您认真考虑结婚一事。莱因哈特的脸上一瞬间出现象是少年般呆滞的神情,他秀丽的脸庞上充满苦笑地说道:

“你这话和玛林道夫伯爵所说的一样啊。朕没配偶是这么奇怪的事情吗?你比朕年长一五岁,不是也还没成家吗?”

“奥贝斯坦纵使断后,这世上的人也不会有任何的惋惜。但是,罗严克拉姆王家不一样。王朝如果能为世人带来公正与安定,那么人民为了能够有皇帝的血统来保障该王朝的存续,当会祝福陛下的成婚以及皇嗣的诞生。”

对皇帝以附加条件的方式加以说明,这恐怕是奥贝斯坦真正的价值所在了。

“不过,当皇妃的父兄,也就是所谓的外戚,任意地夸示荣耀、滥用权力,往往会为国家带来莫大的祸害。在古代历史中,也有帝王在立皇妃的同时,将其一族全部予以诛杀,以断绝将来的祸根。这一点尚请陛下多多留意。”

莱因哈特的双眼内闪烁着冰蓝色的光芒。如果是军务尚书以外的臣下,一定会认为要遭到巨雷轰顶了。

“听起来,你好像是在反对某一个特定的人加戴皇妃后冠?现在连皇妃的候选人都还没有决定,就时间而言,做臣下的人这么说,难道不觉得不适当吗?”

“臣自知有僭越之处。”

“皇妃如果成了政治上仅次于皇帝的第二号人物,是很不妥当的事情吗?你大概是这样认为的吧?!”

如果罗严塔尔或是米达麦亚也在场的话,大概会紧张地紧绷每一条神经吧。因为他们了解有些事情会引起莱因哈特心中剧烈的疼痛。

但是奥贝斯坦一动也不动。

“陛下明察,臣不敢。”

“不过,结婚生子之后,所生下的皇太子大概就不能说是必须要忌讳的第

二号人物了吧?”

“这是当然的。因为王朝的存续必须在制度上加以保障。”

莱因哈特发出尖锐的咋舌声,接着用他的手抚摸着他年轻的脸庞。他展开了联想的羽翼,整个话题到此转了一八十度的弯。

“……玛林道夫伯爵父女到现在还在禁闭思过当中,是吗?”

“他们身为大逆不道的犯人亲属,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其实在高登巴姆王朝的时候,满族灭门或是放逐等等都是惯用的刑责。”

莱因哈特用一只手的手指头玩弄着他胸前的坠饰。

“也就是说,地球教不只是要取联的性命,还要将联身边极为重要的国务尚书和首席秘书官从联身边夺走了?”

无论是私人的情感,或者是为一个公职人员的权威,莱因哈特都遭受到严重的挫伤。

“这样就够了,没有必要再继续禁闭思过。传唤玛林道夫伯爵父女从明天开始出勤复职。”

“……遵旨。”

“另外一件事,禁止对玛林道夫伯爵父女追究这次事件的责任。若有敢触犯此禁令者,得视同违背联的命令,并处以相等的裁断,令众人知悉之。”

专制君主的旨意屹立于万人的感情与国家的法律之上。奥贝斯坦将头深深地埋下,接受了皇帝绝不容许抗辩的旨意。莱因哈特用他那冰蓝色的眼眸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臣下,没有任何声音且毫无感情地将他高挑的身子转了过去。

奥贝斯坦回到军务省办公室之后,接到了来自派驻同盟的高等事务官府的报告书,这个报告并未透过事务官达列肯普,而是由事务官府中属于军务省的人直接以对军务省联络的立场所提出的报告。

“……事务官现正对杨威利元帅加强监视。看起来事务官似乎认为杨元帅与同盟内反政府派的动向互相有紧密的联系。详情随后……”

面对着军务省调查局长菲尔纳少将的报告,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将他那由光电脑所组成的两只眼睛眯成了一条隙缝。

“一群乌合之众,为了团结必须要有一位英雄。所以同盟的偏激派、原理派将杨威利视为偶像是理所当然的。”

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触摸着与他年龄不相称的半白头发。

"达列肯普是吗,嗯……"

"就这样袖手帝观好吗?纵使杨元帅本身现在并没有想要造反的企图,不过如果长久被监视怀疑的话,也恐怕不得不叛乱了。就好像一个人周遭都放满了原色绘图用具,迟早会被染上颜色。"

虽然在一般人的看法里面,奥贝斯坦常被认为是一个极为冷酷严峻的人,但是在他面前,菲尔纳却丝毫没有畏缩的样子,就这一点而言,菲尔纳可说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人才。军务尚书冷漠地瞥了部下一眼,但是就他自己的感觉而言,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恶意。

"现在这个时候,最好不要插手管这件事。达列肯普这个人最讨厌别人侵犯到他职权。"

"是的,不过尚书阁下,杨威利可说是同盟的国民英雄,达列肯普事务官如果任意加以处置的话,同盟市民对于帝国的反感,恐怕会因此被引导到同一个方向,集结起来爆发抗争也说不定。燃烧的火一旦大了起来,那么要消灭的话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这道理是一样的。"

菲尔纳少将的声音里头,似乎隐隐约约地有着那么一点观赏戏剧演出的味道。而奥贝斯坦这一回看着他的眼神,也比刚才还要复杂了一些。

"对不起,我失言了。请您把它忘了吧。"

菲尔纳向上司认错之后,奥贝斯坦默不吭声地挥了挥他那瘦削无肉的手,向属下示意让他出去。

于是菲尔纳行了一个礼退出上司面前,但却不由得揣测起军务尚书的想法。

或许军务尚书是想要利用杨的存在也说不定。就好像在一盘沙当中埋下一块磁铁,铁砂自然就会集中过来一样,同盟的反帝国强硬派与民主主义原理派也会集中在杨的周围吧。集中了之后又怎么样呢?是要以此为借口把杨处决掉,以断绝帝国日后的忧患吧。还是先刻意使包围在杨身边的强硬派势力膨胀之后,接着挑起该派系与同盟内对帝国协调派之间的抗争,然后再把这个抗争扩大成为内乱,如此帝国便可毫不出手就掌握同盟全土了。

"不过,事态的发展真会如军务尚书的预料吗?"

杨威利在战场上所展现出来的实力,可以看出他十足是一个智慧型的将领,甚至可以将皇帝莱因哈特这样的战争天才逼进死地。如今既没有舰队也没有士兵的杨威利,会甘于成为奥贝斯坦元帅砧板上任人宰割的鱼肉?古来即有穷鼠反咬猫的寓言,如果真到了这样的地步,那么达列肯普的立场岂不像

是遭穷鼠反咬的猫一样地可怜。

“不管怎么样，这场戏是值得一看的。从这场戏的结局便可以看出眼前的和平究竟将缔造出一个新时代，或者只是一场动乱途中短暂的休息时间，看来未来历史的走向就要出现交叉路了。”

菲尔纳的嘴角于是浮现出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微笑。他过去是旧帝国门阀贵族军的一名幕僚，曾经参与过暗杀莱因哈特的计划。不过并不是基于他本身对于莱因哈特个人的憎恶，而是单纯地忠于自己的立场。在那之后，他因获得莱因哈特地赦免而成了新皇帝的部下，并且在奥贝斯坦的手下参与作战方案的拟订与元帅府的经营，立下不少功绩。他虽然不是一个具有不法意图的野心家，但是却喜欢以一个旁观者的立场，观察着时代的演变，以他个人而言，平治还不如动乱来得有趣。而原因之一是因为他对于自己有着一种奇妙的自信，相信凭着自己地才干与行动力，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都能够存活下来的缘故。

奥贝斯坦将他特有的无机眼光投向那空无一人的办公室。

君主的不足之处必须要由做臣下的来弥补。更何况罗严克拉姆王朝与皇帝莱因哈特是他用他的一生作为赌注的作品。虽然这个作品创作的速度之快与主题之华丽是无与伦比的，但对他来说，这个作品的稳固性却有着些许的缺陷。

在玛林道夫家的客厅里，伯爵和他的女儿此时正坐在沙发上，注视着那无形的时间正缓慢地流过，好像在跳着懒洋洋的舞步似地。

“我不觉得有必要去可怜海因里希。”

希尔德对着父亲说道。

“在那短短几分钟，他就像是一个主角似地站在那舞台上。我觉得他是刻意选择在森林那个铺石板的中庭里，倾注他所有的生命力向世人展现他的演技。

“什么演技呀?”

父亲的声音里纵使有着几分知性，但是却没有一点活力。

“您不认为海因里希根本不是真的有意要刺杀皇帝陛下的吗？姑且不论地球教唆使他这么做的企图，事实上，他只是单纯地想要真正去获得他生命里最后的那几分钟，所以才甘愿承受象刺客这种不名誉的罪名，不过这只是表面

上。”

起初这么想是希望能够稍稍缓和一下父亲心中的悲伤,因为希尔德很明白没能够有一个儿子的父亲,对于海因里希这个身体孱弱的侄儿是多么地疼爱与在意。不过希尔德此刻则认为自己本身的这个想法事实上是不是也抓住了几分真实性。海因里希·冯·邱梅尔男爵拒绝了以默默死去这种毫不起眼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而将生命存折中仅存的一点生命力全部取出加以燃烧,以期生命中能够出现耀眼的火花,纵使这火花是极为短暂的,这是不是一种伟大的行为,希尔德无法断言。但是若要将海因里希心中对莱因哈特所怀有的这种羡慕与嫉妒的强烈情感加以净化,是不是还有什么其它的方法呢?

希尔德于是伸手探取放在桌上的摇铃,正想要令管家汉斯为父亲和自己送来咖啡的时候,汉斯那气色极佳的脸庞和宽幅的身体比铃声还要快,这时已经出现在她的视线前。小姐,管家大声的地喊道,皇宫里面直接打TV电话来了,画面上的人说他是修特莱,说是有好消息要传达。请小姐到TV电话室去一下……。

希尔德于是立刻将还没有摇动的摇铃放回桌上,像是少年似地极快的站了起来。这个好消息是早就在预料之中的。年轻的金发皇帝是不会将玛林道夫伯爵父女永远地逐出宫廷外的。不过,自己也必须要预料到重新复职之后,宫廷内恐怕是会到处布满了刺人的荆棘吧。

特别是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和他的那些走狗军部官僚们。为了不落入他们的口实,希尔德不得不保护父亲和自己。

“难道会输给他们吗?”

希尔德走在回廊下,嘴里一面咕哝念着的声音,传到了站在前头的汉斯耳朵里,他于是回过头来,将充满不解的视线投向希尔德身上问道。

“小姐,什么事呢?”

“嗯,没有啦,我在自言自语。”

这么回答之后,希尔德猛然想起,那些和自己相同性别所谓“可爱的女孩”在这样的时候,大概会更令人觉得可爱地说是在自言自语吧。

于是她用拳头轻轻地打了一下自己那有着暗调金发的头,此举就像是一个少年,或者说更像是男孩子的动作。因为她并不是个象是“可爱的女孩”才被官廷所需要的,而且这样的一种想法,就算她自己也会觉得很不象是自己了。

Ⅱ

玛林道夫伯爵佛兰兹和希尔德父女被解除了禁闭思过的禁令之后，还有一个最高兴的人，那就是渥佛根·米达麦亚元帅。

“那个奥贝斯坦说的那些话就是没道理，什么要全族问罪，那种野蛮行为早就在前一个王朝就结束了。”

他甚至想到希尔德应该要成为皇妃的候选人，于是对着妻子艾芳瑟琳也这么地说道。

“如果他们两之间生下孩子的话，那么这孩子一定是绝顶聪明的皇太子。你觉不觉得这是一件很让人感到高兴的事情呢?”

“应该是吧，不过这还得要看看他们两位的想法如何才能决定不是吗?”

艾芳瑟琳若无其事地制止了丈夫象是天马行空的想像。二六岁的她，或许也是因为还没有孩子的关系，新婚当时的纯真可爱，一直到现在丝毫都没有减损。

她转身的动作还是象从前一样让人感觉到好似燕子般的轻盈，而做家事时的姿态也好像是音乐一般的轻快，让米达麦亚感到无限的愉悦。

“我接受求婚的时候，并不是因为对方是一个有前途有能力的军官哟，而是因为那个人是你呀!”

“那个时候如果早知道如此，那么我会穿着更体面一些然后向你求婚哪。再也没有任何事情让我象那时一样感到那么害怕了。”

就在他二人愉悦地相互诉说的时候，家用电脑的音乐响了起来，表示有访客到了。艾芳瑟琳于是踩着丈夫所欣赏的轻快脚步，迫不及待跑向客厅，想看是哪位访客，接着立刻隔着门告诉丈夫说：

“罗严塔尔提督来了。”

奥斯卡·冯·罗严塔尔来到米达麦亚的家里，虽然不是绝无仅有的，不过比起米达麦亚上罗严塔尔家的次数可就少的太多了。他对于这世上所谓的家庭或者是人妻一直从有色的、极为偏激的太阳眼镜这一边来看待，不过一旦把脚踩进了亲友家中的时候，却也都还能遵守着相对的礼节。不过又好像是为了要当众声明并未超出一般礼节似地，凡是送给夫人的礼物一律都是花束。

艾芳瑟琳·米达麦亚于是将当晚所收到的礼物——黄色水仙花插进花瓶里，然后将装有自己亲手做的腊肠和软酪起司的碟子端到客厅里招待丈夫的

客人,这时“帝国双璧”已经把酒摆在面前开始谈起来了。

无意要插入男人之间谈话的米达麦亚夫人,将碟子摆好之后,立刻就退了出来,不过耳边还是听到了“特留尼西特”这个名字。

罗严塔尔满脸鄙视的神情说道。

“优布·特留尼西特这名男子,唯一会流传到后世的大概就只有绝代商人这个臭名罢?!”

“商人?”

“是啊,那像伙先前把自由行星同盟和民主主义卖给了帝国。然后这一回又把地球教卖掉。每一次他把商品拿到市场上来的时候,历史就会跟着产生一番变动。不得不让人觉得他是一个足以和费沙人一较长短的生意人哪。”

“说的也是,就卖方来讲,他确实是一个优秀的商人,不过买方就不行了。他所买到的是人们的鄙视与警戒心,有谁会尊敬他呢?他是将自己的人格切成一段一段地来出卖呀!”

统帅本部总长有点苦涩地笑了。

“你所说的的确是正论。不过,米达麦亚,那种人在他活着的时候是不需要他人的尊敬或者是爱情的。而且像那种无耻之辈,根部扎的特别深,而且茎部特别肥大。寄生木不就是象这样的东西吗?”

“是没有错哪,象是寄生木一样……”

这两位名将说到这里不禁陷到了沉默的谷底。

在过去曾经身为自由行星同盟军驻伊谢尔伦要塞司令官的杨威利提督,就因为直觉地发现到特留尼西特这种象是两栖动物的政治生命力,而曾经有过超越理性范围的恐惧与嫌恶。虽然说罗严塔尔与米达麦亚所感受到的没有那么样的深刻,不过就根本而言却是相通的。

“象那样的人就算称他是一个卑劣之徒也难以形容出他卑劣的程度,他不但恶劣而且还不是一个普通平凡人。一定要好好地加以监视才行。”

两位元帅至此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在此时期,对于罗严克拉姆王朝的发展确实有着不少的贡献,但是却未获得相对的尊敬和好意的,除了特留尼西特之外也无他人了。就算是奥贝斯坦元帅,虽然不能说他是受欢迎的,但至少也是一般人敬畏的对象。特留尼西特的名声可就是低落到极点。过去在自由行星同盟,他虽然是一个极其显赫的人物,不过如今这一切都已经烟消云散了。

先前当帝国军制伏了同盟首都海尼森,而与特留尼西特初次面对面的时

候，奥斯卡·冯·罗严塔尔的态度可说是冷淡之至，而渥佛根·米达麦亚的两眼里则透露出极为露骨的反感。在这种情况之下，希尔德不得不代替两位提督与特留尼西特进行交涉，不过，面对这样一个借由出卖祖国与市民来换取个人的苟安，却仍然安然自若寡廉鲜耻的政治家，要希尔德用好意的眼光来看待他也是极不可能的事情。

艾芳瑟琳后来又端了上了盛有鸡肉冻的碟子，同时通知米达麦亚的部下拜耶尔蓝也前来拜访。这位年轻的猛将一如往常恭敬地出现在门口，笑嘻嘻地说道：

“阁下，我因为有点事情到这附近来，所以就前来打搅了。另外，我最近还听到一个有些奇妙的谣传……”

拜耶尔蓝正要踏进屋子内的一只脚，悬在距离台阶约五公分的上空足足有数秒钟之久。因为他根本没有预料到罗严塔尔也会到长官家中拜访，竿是慌慌张张地赶忙在形式上行一个礼。

“是什么样的谣传呢?”

“其实这纯粹只是一个谣传，没有什么事实根据，究竟是真是假，也没有一个准儿。”

罗严塔尔的存在对于年轻的拜耶尔蓝来说，可真是一个心理上沉重的负担。米达麦亚意识到这一点，一边苦笑似地催着他往下继续说下去。

“没关系啦，说说看。”

“是，这是从同盟军的俘虏当中所流传出来的话……”

“嗯?”

“有人谣传说梅尔卡兹提督还活着。”

拜耶尔蓝一停住了说话，便只剩下一阵沉默迳自踩着步子绕了室内一圈。米达麦亚与罗严塔尔好不容易将自己那几乎要被固定了的视线从拜耶尔蓝身上扯下来，然后互相注视对方的眼睛，从对方的身上看到了和自己相同的表情、相同的感慨。米达麦亚向部下确认道：

“是那个梅尔卡兹吗? 维利伯尔·由希姆·冯·梅尔卡兹还活着，你是这么说的吗?”

这时米达麦亚所使用的指称词“那个”，当然是和称呼奥贝斯坦的时候，有着些许不同的意味在里头。拜耶尔蓝在表面上虽然没有表现出来，不过从语调当中却可以感觉出他正缩着自己的头，他说：

“这只是一个谣传。”

“梅尔卡兹应该早在巴米利恩会战当中就战死了。是什么人胆敢放出这种象是挖掘故人坟墓的流言?”

“刚才卑职只是转达这个谣传而已……”

这名年轻的勇猛将士将自己困惑的声音降得极低。后悔的波涛此时环绕在他的周围并且溅到他的身上来。

“这是有可能的事情。”

罗严塔尔好像企图将自己从固定的观念中解放开来似地在嘴里念着。

“当时确实并没有亲眼确认过遗体。如果说他当时蒙蔽过我们的眼睛,而此刻正活在这世上的某个地方,这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

米达麦亚闻其言也嗯了一声。

在巴米利恩会战结束之后,如果梅尔卡兹还活着的话,那么银河帝国势必要他死。梅尔卡兹过去曾经是门阀贵族联合军的总司令官,带领贵族军和莱因哈特敌对着,在那之后即过着亡命的生涯,无论如何都不肯贡献自己的心力给这位年轻的金发霸主。要处身于现世中是很困难的。

“不过,这纯粹只是一个谣传。”

一方这么地说道,而另一方则点头表示赞同。

“是呀,纯粹只是一个谣传。只凭这样的谣传就轻举妄动捏造出罪名的愚蠢举动,就交给国内安全保障局去做吧!”

“那么,我就此告退了……”

事实上,拜耶尔蓝原本只不过是以这个谣传作为一个借口,好和他所敬爱的长官能够愉快地饮酒畅谈。不过罗严塔尔在场的话,只怕要令他畏惧发怵吧。也因为察觉到这一点,所以米达麦亚在部属告辞的时候并未加以挽留。在他离开之后,米达麦亚重新在两个酒杯里注满了酒,另外换了一个话题。

“对了,听说你好像又换了女人,是吗?”

手里拿着酒杯的统帅本部总长,轻轻地抿着嘴唇,没有回答。

“我是想要告诉你,这只是一个谣传,不过这的确是事实。”

“反正又是女人主动追求你的,是吧?!”

事实上这也是米达麦亚并没有强烈对渔猎女色的友人加以责难批评的理由之一,因为象罗严塔尔这样被女人追求的例子太多了。

“你猜错了。这一次是我使尽了全力。”

金银妖瞳的眼眸之中闪露出恶毒的光芒。

“是用权力与暴力才将她据为己有的。我也变得愈来愈面目可憎了,如果

不悔改的话，只怕要让奥贝斯坦和朗格这种人暗中窃笑了。

“不要说这种话，这不象是你。”

米达麦亚的声音中，有着些许的苦涩。

“嗯……”

罗严塔尔注视着这位一直都是走在光明正道上的友人，看着看着似乎觉得有些耀眼。于是他点点头表示接受友人的忠告，然后注满酒杯中的酒。

米达麦亚于是问道：

“那么，真正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事实上是那个女人想要杀我。”

“什么……”

“那天我回家正要进门的时候，忽然有一把刀从门里刺出来，她好像很坚定地在那里等了好几个小时的样子。如果是平常，我是很欢迎有这样的一个美女在家里等着我。”

酒的余波在他两只不同颜色的眼眸里摇荡着。

“那个女人说出了她自己的姓名，叫做爱尔芙莉德·冯·克劳希。然后又补充了一句说，她的母亲就是已故的立典拉德公爵的侄女。”

听到这句话，平时在胆量上是绝不输任何人的“疾风之狼”瞬间好像整个呼吸机能都乱掉了。

“是立典拉德公爵家族的人吗?”

金银妖瞳的青年提督点了点头。

“听到她所说的话，我心里也就明白了。这样子被憎恨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对那个女人来说，我就是杀死她大伯父的仇人。”

在两年前，宇宙历七九七年，旧帝国历四八八年，那时银河帝国正值“利普休达特战役”的动乱时期，政治、军事的领导阶层分裂成两个不同的阵营。以布朗胥百克公爵为盟主、立典亥姆侯爵为副盟主的门阀贵族联合阵营所要打倒的目标，就是以帝国宰相立典拉德公爵和帝国军最高司令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侯爵为核心的枢轴体制。这一个枢轴体制之所以成立，并不是因为古老的权力主义者与年轻的野心家双方的友爱，而是在各有各的企图打算，为了最后的目的暂时结合起来的。也因为整个情势看起来，只要排除了门阀贵族，便可以由他们独占政战两权，所以枢轴的斗志极为高昂。

最后的胜利落入了莱因哈特等人的手中。贵族联合军的实战总指挥官虽是身经百战而且老谋深算的梅尔卡兹提督，但是最后仍遭到败北。追究其战

败的原因,与其说是在才能上输给了敌人,毋宁说是己方的无知不了解己身的处境才导致了最后的战败。对于莱因哈特来说,他的悲剧却是在获得胜利之后才开始的。当暗杀者的枪口瞄准自己的时候,自己那位红发的至友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却为了抢救他的生命而牺牲了自己。失去了这位形同半个自己的至友,金发的年轻人一时之间象是成了一个废人。当时的立典拉德如果知道这个情况,一定会趁机一举肃清年轻的同盟者,将所有的权力独占于一身吧。不过最后还是莱因哈特的部下们先发制人,将立典拉德公爵及其余党全部予以制伏,才确保了主君的权力。

米达麦亚摇了摇自己的头。

"如果要追究仇人的话,那么我应该也没有什么和你不同的地方哪。"

"不,不同。当时你赶到宰相府夺取国垒。而我在做什么呢?我袭击了立典拉德公爵的私邸,拘禁了那个老人,所以我是更直接的仇人哪!"

罗严塔尔回想起两年前的一个夜晚。他率领着全副武装的兵士破门而入的时候,那个掌握着权力的老人正在他豪华的卧铺上专心地读着书。经过一番争辩,老人手上的书掉落到地上,士兵带走了那个已领悟到自己失败的老人之后,罗严塔尔用他军靴的鞋类勾住那本书将它翻过来,看了看书皮上面的文字,一看他不觉失笑出声,原来那本书的书名叫做"理想的政治"……

"而且接着下来,那个老人还有他家族的处刑,是由我指挥的,这些行为当然会被人所憎恨啊!"

"那个女人知道这全部的经过吗?"

"本来是不知道的,不过现在知道了。"

"……难道是?"

"没错,是我告诉她的。"

米达麦亚用了上半身全身的力量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一只手抓了抓自己的那象是蜂蜜颜色的头发。

"这不是毫无益处吗?为什么连这些事情都要说出来呢?难道你比任何人更憎恨你自己吗?"

"我也是这么想,不过如果能了解这些都是无济于事的话,那么我也算是正常的。在那之后我一直是心地不正的。"

罗严塔尔让那酒杯中的酒,象是一条小瀑布似地流进。自己的咽喉,咕哝自语地说着。

"心地不正,我自己很明白……"

Ⅲ

爱尔芙莉德坐在沙发上,将身子扭转过来。坚木质地的门扉打开了,罗严塔尔宅邸的主人回到了家里,将他修长的身影投在台阶上。这名夺走了她处女贞操的男子,正以他两眼不同颜色的眼眸,观赏着这名有着奶油颜色头发的女人,裹在衣服里面娇嫩的胴体。

"真是令人佩服哪,居然没有逃走。"

"我又没作什么坏事,为什么要逃走呢?"

"你可是企图要杀害帝国军统帅本部总长的罪人喔,就算当场被杀死的话也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不过我却连用锁链将犯人铐起来都没有,想想我也真是一个宽宏大量的男人哪!"

"至少我不象你们这些人把杀人当作是家常便饭的累犯。"

像这样讽刺的话根本伤害不了眼前这位身经百战的勇者。金银妖瞳的青年提督短短地冷笑几声,倒背着手将门扉关了起来,缓缓地走近她的面前。这整个动作可说是强力与温柔的完美结合,将凶猛和典雅的调和诠释的淋漓尽致,这名女子的视线完全被他的动作所吸引,而无视于对方的意图。当注意到的时候,她的右手腕已经在这名男子强韧的手掌当中了。

"好美的手。"

为酒精所湿濡的声音赞叹地说道。

"听说我的母亲也有着这么一只美丽的手,就好像是用最高级的象牙雕刻而成的艺术品,她的那一只手从不曾为别人而动。第一次抱起她亲生儿子的时候,竟是想用刀子刺进她儿子的一只眼睛,当然那也是最后一次了。"

爱尔芙莉德瞬时之间,只能屏住气息,动也不动地注视着罗严塔尔两只不同颜色的金银妖瞳。

"那真是太可惜了,你的母亲竟然失败了。一个预知到自己的儿子即将犯下滔天大罪的母亲,舍弃了私情想要为社会除害。可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竟有这样一个不肖的儿子。"

"……很好,再推敲琢磨一下就可以刻在墓碑上当碑文了。"

罗尔塔尔放开了女子的手,将落在额前的深褐色头发摆上去。方才这男人抓住自己手的触感好像一个温热的环还留在女子的手腕上。罗严塔尔将自己修长的身子倚靠在十字花纹的墙壁上,好像在思考着什么似地低着头。

“我真的无法理解，虽然说到你父亲时代为止，特权一直都是你们所拥有，不过现在失去了，真的会这么样的愤恨不平吗？那项特权并不是你的父亲或是祖父靠着自己劳动的结果所得来的，想想看他们是不是每天悠闲地过着日子呢？”

爱尔芙莉德本想大声辩解，不过又咽了下去。

“在那样的生活之中，何处有正义？所谓的贵族其实就是已经被制度化的盗贼，难道你还没有发现吗？用暴力夺来的就叫做邪恶，那么用权力夺取的就不算吗？”

罗严塔尔将自己靠在墙壁上的身子直了起来，好像很失望扫兴的表情说道：

“我还以为你会是个好一点的女人呢，真是太扫兴了。快快走出这个房子，去找一个适合你的男人吧，找一个整天怀念着过去的时代，倚恃权力与法律来保障甜美日子的废物吧，不过在那之前，我要先说几句话。”

这位金银妖瞳的青年提督用自己的拳头在墙壁上捶了一下，一个字一个字都加以确认地说道：

“这世上最丑陋的事情就是既没有实力也没有才能，却能靠着世代相传，将政治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相形之下，篡夺要比这种行为强上一万倍。至少，篡夺者为了要得到权力，一直在做着必须的努力，而且他也知道权力本来就不是属于自己的东西。”

爱尔芙莉德听了这一番话，虽然连从沙发上站起来都没有，不过整个人却象是化成了一道强烈的风暴。

“我完全明白了。”

隐藏着雨前热雷似的声音吹近了罗严塔尔。

“我完全明白，你根本打从骨子里就是一个叛逆者！如果你认为自己是那么样的实力有才能的话，那你就试试看好了。在你如此骄傲自满的最后，大概也会想要背叛你现在所服侍的主君了吧。”

爱尔芙莉德喘着气说完之后，罗严塔尔脸上的表情变了。他的两只眼睛好像充满了兴趣似地凝视着这个曾经试图要杀害自己的女子。在几秒钟的沉默之后，他出声了。

“皇帝虽然比我要小九岁，不过他是靠着他自己的力量得到这整个宇宙的。我虽然痛恨高登巴姆的皇室还有那些大贵族，不过我却没有象他那种想要将整个王朝予以推翻的气概，这是我所及不上他的理由。”

罗严塔尔于是转身过来背对着那名说不出反驳言词的女子，然后大步地走出了客厅。爱尔芙莉德默默地目送着他那宽大的背影逐渐离去，但是却又猛然地把自己的脸背过来，因为在那一瞬间，她发现自己居然在期盼那个应该是自己所要憎恨的男人能够回过头来看看自己。她的视线于是停留在墙壁上那幅自己并不想去看的油画上，在那里静止了大约一十秒钟之久。当她把视线收回来的时候，这座宅邸的主人已经不再是她的视线所能够捕捉到的了。在那个时候，罗严塔尔是不是曾经回过头来看看她，爱尔芙莉德当然是没有被给予知道的机会。

Ⅳ

当军部的重要人物们正在为派遣舰队到地球这一个出兵计划忙的不可开交，气氛极为热络的时候，帝国政府的其它部门当然不可能在睡觉。

整个学艺省在尚书杰菲尔特博士直接的指挥之下，开始了“高登巴姆王朝全史”的编纂工作。这当然是高登巴姆家族崩坏以后才有可能实现的事情，借由那些在过去被冠上国家机密的美名而遭到封死的大量资料，当可以使一些仅以非公开的情报或是谣传的形态而为人们所知的事实，呈现在光天白日之下。

同盟军的退役元帅杨威利本来是立志要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在他一六岁的时候，却因为父亲的过世，受制于经济上的窘境，只得在这个现实的地面上过着无所谓卓越可言的人生。这样的他，如果看到了帝国学艺省那些每天在未公开的资料宝山里过日子的研究人员，只怕会羡慕得全身的水份都化成口水如涌泉般地流泻出来罢。

皇帝莱因哈特并没有指示学艺省要刻意将高登巴姆王朝所造的罪孽挖出来。因为这是没有必要的事情。任何一个王朝、任何一个权力体制，一定都是把自己的善行加以公开宣传，罪孽的一面则加以隐瞒。所谓未公开的资料绝大部分都是罪孽与不法行为的证据。他纵使没有说，那些研究家们也一定会从这个丰富的矿藏当中，把高登巴姆王朝所有的恶行丑闻全部挖掘出来。下这道多余的指示，只会伤及一个君主的雅量。

不过高登巴姆王朝的始祖鲁道夫·冯·高登巴姆，在五个世纪以前，可没有和莱因哈特一样的想法。他是一个绝对主观正义者的代表，他那坚定的令人惊异的信念，就好像是他双胞胎兄弟似地，在同一个时候一起诞生到这个世

上。他最初是一名军人,后来是以作为一个政治家获得了成功。他无论是在肉体上或是在精神上,都有着挥霍不尽的过人精力,他的样子就好像是一个固执在初级方程式的中学数学教师一般。凡是没有与自己抱持着相同思想、相同价值观的人,最初他会先给予一记铁拳,最后再给他死亡。因此死在他自己一人所谓的正义之下的历史学家真是不计其数。

莱因哈特并不想做出这样的事情。

……王朝的始祖鲁道夫大帝就好像是一个从文字上可以看得出来的巨人一样,凭着他无与伦比的威严感君临在全人类的头上。第二代吉思穆特一世虽称不上开朗,但也还是一个有能力的专制君主,对于共和主义者的叛乱予以严厉的痛惩,另一方面则给予所谓的"良民"比较公平的施政,也正因为他懂得如何巧妙运用糖果与皮鞭,而得以稳固他的祖父所建立的帝国基础。第三代的利夏尔一世是一个爱好美女、狩猎和音乐胜过于一切的皇帝,不过却也从未曾踏出一个最高权力者所应该要遵循的范围。他气势凌人的皇后与其他约有六十人之多的宠妾就好像一张错纵复杂的网子,而他摇摇晃晃地在网子上头来往往,一直到最后也都没有摔下来,终其一生并无大难。

第四代的欧佛瑞一世比起他的父亲要严肃许多,他是一个极度重视健康、禁欲、平淡无味的人,在这一方面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够象他一样叫所有古往今来的人都感到无趣。从他所有的行为看起来,好像他活着唯一的目标就是要消化那毫无情趣而且精密的行程表。无论是音乐、美术或是文艺,他一概没有兴趣,而他基于所曾经看过的书,据说只有始祖鲁道夫大帝的回想录,以及有关家庭医学的书,也就因为如此他得到了一个"灰颜色的人"这样的称号。而他同时也是一个阴暗忧郁的保守主义者,所以有的改革和变化在他看来都好像是病菌一样的可怕似地。有关于他的逸闻并不多,其中有一则是这样说的。

有一天,皇帝依照行程表的规定,正打算要到庭园作十五分钟散步时候,突然来了一个紧急报告,说军队基于发生了大规模的爆炸事故,死亡的将官士兵在一万名以上。

这位皇帝陛下听了之后,张了张他的金口毫无感动地说道:

"今天的行程表里头,没有听取这种报告的项目。"

对他来说,行程表是一种极度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使他本身却没有为自己订定行程表的创造力与构想能力,所以可以想见的是,担任此项任务的皇帝政务秘书官耶库哈尔特子爵所拥有的责任和权限将如沙计时器的沙一样愈堆

愈高，愈来愈膨大。不知不觉间他同时又兼任了枢密顾问官和皇宫事务总长，甚至连御前会议的书记官也被他所辞退了。这个时候，就算没有特别税利眼光的人也能够看出“灰色的”皇帝只不过是伴随着耶库哈尔特子爵所吹奏的笛声而有所动作的廉价机器人罢了。皇帝死去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要表示对于他生前的特质表示敬意，所有的人也都是毫无感动的。

银河帝国第五代的皇帝卡司帕，在他还是皇太子的幼年时代，曾经表现出一般水准以上的聪明智慧，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聪慧的色彩却愈来愈淡薄。这或许是他为了要抗拒耶库哈尔特的专制，所以才故意隐藏自己的才气罢。不过此时有部分的朝前重臣私下批评说：“先帝像是一篇灰色的散文，而如今的皇帝陛下则象是一篇灰色的韵文”，因为他不象他的父亲，反而象他的祖父一样爱好艺术与美的事物。但是在网上行走的本事就比他祖父差的多了。

而让母后和朝中重臣皱起眉头的是，这位皇太子对于异性可说是一点兴趣都没有，受到皇太子宠爱的反而是皇室专属合唱团里面的卡司托拉特。所谓“卡司托拉特”所指的就是已经去势的少年歌手。从古代以来，就可以在宫廷或是宗教组织的合唱团当中，看到这种为了永久保留男单高音而去势的男子。

卡司帕在二六岁的时候，戴上了至尊的皇冠，而他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便爱着一名十四岁名叫夫罗利安的俊美少年歌手，甚至连母后所劝说的亲事都不肯。

鲁道夫大帝生前曾指同性恋者将传流毒害于后世，而对同性恋者赶尽杀绝，如今在他的子孙里面却出现了同性恋者，这或许算是一种报应吧。

这时国政的实权仍然继续掌握在耶库哈尔特的手中，他此时已经是一个伯爵，威势之显赫无人可比，追随他的人甚至还半开玩笑地称呼他是“准皇帝陛下”。整个国库已经成为他私有的财产，年轻时的精悍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他那连灰尘都沾不住油滑肥满的身体，在酒池肉林里笨重地四处移动着。虽然作为一个国政的掌管者应该要有的责任感和手腕，在他身上都已经被磨灭了，但是他所给人好像是一个权力精神病患者的感觉却丝毫没有减少。他刻意安排希望能让自己的女儿取得新帝皇后的宝座，而他的女儿也十分象她的父亲，不过象的不是她父亲年轻时代的样子而是现在的模样。

耶库哈尔特也曾经企图强迫皇帝和夫罗利安分开，不过这位在其它方面都很顺从的皇帝，这一回却不肯接受他的劝说和威胁。耶库哈尔特千方百计想要使自己的女儿当上皇后，为的就是要使女儿生下来的儿子能成为下一任

皇帝宝座的接替人,在劝说威胁都无效的情况下,最后他终于兴起了要杀害这个卡在中间作梗的少年夫罗利安。于是他带领着士兵赶到皇宫,当他走进"野蔷薇厅"的那一刹那,里斯纳男爵立即下令早已埋伏在里面的士兵开枪射杀,这独占政权的伯爵终于被除去了。原来里斯纳男爵一直对耶库哈尔特的专横感到极度的憎恨,这次得到皇帝的授意,得以发动"诛杀奸臣"的行动。到此为止,一切看起来似乎都非常顺利,但是就在这一场混乱平息之后,皇帝却留下了退位宣言书,带了些许宝石,和夫罗利安出走,之后就下落不明了,至此他即位刚好满一年。

皇帝出走之后,这个皇帝的宝座空悬了一四零天。然后由前二任皇帝的弟弟优利乌斯大公坐上了皇帝的宝座。而朝廷的重臣所真正期待能够有一番作为的并不是即位的本人,而是大公的儿子佛朗兹·欧特所展现出来的实力与名声。

登上至尊宝座的优利乌斯皇帝当时虽已七六岁了,但是身体的健康状况非常地良好。在他即使位后的第五天,后宫里就纳入二十个美女,甚至在一个月后,又再度追加了三十人之多。

而朝廷的国政就全部委由已近中年的皇太子佛朗兹·欧特大公来掌理。在他的管理之下,耶库哈尔特时代的弊病得以改进、纲纪得到肃清、平民们在他的施政下获得了减税,而朝廷的重臣也因此为当初所作的正确选择而感到高兴。唯一出人意料的是当初优利乌斯皇帝即位时候,众人都以为他年事已高不可能长久于人世,让出皇帝宝座是早晚的事情,熟料他不但活过了八十岁,甚至到了九十岁也安稳地坐在皇位上。

皇帝老而不死,使得整个政局的发展变成怎样的一个情形呢?就是当这位高龄的皇帝优利乌斯一世依然健壮地活到九十五岁的时候,这位"人类历史上最年长的皇太子"佛朗兹·欧特大公却以七五岁的年龄病逝了。而因为大公的儿子也早死,所以便由他二四岁的孙子卡鲁接替成为"皇太曾孙"。

事实上,卡鲁如果能够等个几年的话,应该是可以在他还时值青年期的时候戴上至尊的皇冠吧。不过他却把这个老而不死的高龄皇帝视为一种绝对难以想像的存在,甚至无法用老而不死的老贼来形容。从卡鲁懂事以来,优利乌斯就已经是一个老人。这个"永远的老人"似乎正象吸血鬼似地吸取着后世一个又一个继位者的生命力,皇帝宝座就好像是他会发光的棺柩,而他将在里头一直老而不死的活下去吧。

卡鲁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迷信的少年,但是他看着皇帝的瞳孔外镶着具

有些微迷信色彩，充满恐怖与嫌恶的透镜。也正因为如此，卡鲁加害于老皇帝的意念，在些许野心，以及更多自我防御意识的培育之下，就象一颗施加了肥料的幼苗快速地增强茁壮。而银河帝国史上第一次刺杀皇帝的行动也就此开始了。

旧帝国历一四四年四月六日那一天，九六岁的皇帝优利乌斯一世，正与后宫五名年轻貌美的宠妾在一起共进晚餐，这五名后宫美女的年龄全部加起来，甚至还不及皇帝一个人所经历的人生岁月。进餐的时候，皇帝的食欲之大让发育期的少年都要惊叹万分，他将鹿肉料理全部一扫而空之后，接着举起冰凉的白酒一饮而空，就在冰凉的酒流进他的咽喉之后，呼吸忽然急遑地短促起来，接着呼吸困难，将所吃进的食物全部反吐出来，如此折腾一番之后，这位高龄的皇帝便嘴咬着白绢餐巾气绝而死了。

老皇帝暴毙的讯息传来，着实让朝廷的重臣惊异不已，但他们的惊异并不是因为心中产生疑惑，而是因为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老实说，这些朝廷重臣没有一个不对这个老不死的皇帝感到极度厌烦。于是一个盛大但没有任何哀悼之意的葬礼在卡鲁大公的指挥之下举行了。丧期结束以后，朝廷重臣便开始期待新皇帝就任之后能够有一个政治清明的新时代，然而人民并不对之抱着任何的期望。因为他们没有赋予任何的政治权力，过多的劳动已经占去了他们大多的时间，再加上一点点的娱乐，就已经足够使他们精疲力尽了。不过在五月一日举行皇帝加冠仪式的那一天，他们与朝廷重臣同样只能惊讶的呆呆地望着天。因为正式戴上皇冠的并不是卡鲁大公，而是已故欧特大公的次子，也就是卡鲁的堂兄吉斯穆特·冯·弗洛聂侯爵。

新上任的皇帝吉斯穆特二世即位的内幕，当然是没有被公布就不了了之了。整个经过的实情在被隐瞒三百多年之后，终于得以经由那些未公开的资料，向人们诉说当时的经过情形。当初老皇帝暴毙的时候，当时和皇帝同席的五名官女，被卡鲁大公强迫要一起为皇帝殉死。理由是他们身为老皇帝的侍奉者，在老皇帝危急的时候，却只是一味地惊惶失措，怠忽了对皇帝的照顾，所以现在皇帝不幸身亡，这五名宫女得以死对老皇帝谢罪。

这五名宫女于是被监禁在后宫的一个房间内，强迫她们以服毒的方式来为皇帝殉死。其中一名则于临死之前，将整个事情的真相，用口红写在手帕的内侧，托人带给她在近卫旅团担任军官的哥哥。她的哥哥看到了用口红所写下的文字之后，也就明白了老皇帝之所以暴毙，原来是因为卡鲁大公将毒药涂在酒杯内侧，然后把那个酒杯用来让老皇帝喝酒，这种毒药其实是一种化合

物,在经由胃壁吸收之后快速地破坏红血球对于氧的摄取的能力,而他的妹妹也正是被卡鲁所买通的共犯。为了替自己的妹妹报仇,这位军官于是选择了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他将这个证据呈给了继卡鲁之后第一顺位的皇位继承人吉斯穆特。吉斯穆特得到了这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得以将卡鲁逐出皇位继承的门外,真是喜出望外,经过一番宫廷内部作业的结果,终于成功地迫使卡鲁将皇位的继承权交出来。但他也并未将老皇帝是被曾皇太孙毒杀才暴毙的内幕经过加以公开,一切政变的经过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

卡鲁被拘禁在宫廷的一个房间,经过一段日子之后,被移送到靠近帝都郊外的一处精神病院,在那厚厚的墙壁内部,仍然受到相等礼节的待遇。最后他也颇为长寿,活到了九七岁,甚至超过了他的曾祖父。当他死去的时候,吉斯穆特二世以及欧佛瑞二世的时代都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欧特·亥恩兹一世的时代了。这个在七十岁年前,毒杀了先皇以继承之,最后却惨遭失败的老人,宫廷内已经没有人记得他的名字。卡鲁死去的当时是帝国历二一七年,而帝国与自由行星同盟之间爆发"达贡星域会战"是帝国历三三一年,在这一段时间内,高登巴姆王家共计有八个皇帝,在他们继承皇位与掌管国政的期间,同时又发生了各式各样善恶美丑的故事,在时光交会的洪流中,默默地向人们诉说衷曲。

莱因哈特济览着这份由学艺省所提出尚未经过正式公布的研究中间报告书,时而冷笑,时而静静沉思。他虽不若杨威利对历史抱持着那么样浓厚的兴趣,但是作为一个放眼驰骋于未来的人,是不能够不知道过去的事就这样算了的。

尽管如此,并不是未来所有的指标都可以从过去所真正发生过的事例当中找到的。莱因哈特也不可能会去追随某一个人的脚步。

因为他本身就是所有人追随的目标。

第五章 混乱、错乱、惑乱

I

在宇宙历七九九年、新帝国历一年的后半年里,整个宇宙情势发生了剧烈改变,在这些历史性的变化产生之前,是否会有人已经正确地预料到了呢?随着这一年的五月里,"巴拉特和约"的订定,以及六月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正式加冠、登上至尊的皇位,长达两个半世纪的战乱大致上都已经平息了,而整个宇宙也应该在新秩序的统治维持之下恢复和平。尽管如此,若有人将眼前的秩序视为永久不变的和平,那么这不免也太过于乐天了,不过"目前正专心致力体制的准备,而同盟在这个时候也还无法快速恢复复仇的实力。无论如何这几年应该能为世人带来短暂的和平吧,尽管这和平只是表面上的"这种见解倒已不是俗论而是常识。即使是皇帝莱因哈特或杨威利,都无法脱离常识的地面,而浮游在自己独自的构想与虚无的梦想所构成的宇宙中。

帝国的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一直被视为这个历史剧场的演出者之一,他回答菲尔纳准将的疑问说道——自己只不过是用心地看着整个情况所产生的急剧演变,然后加以利用而已。

"不过,对于我所说的话,相不相信是你的自由。"

在宇宙历七九九年后半年所产生的混乱状况当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或许是这场混乱明显是人为的,但是所有相关的人却都主张"自己不是主导者",甚至是以最大限度的积极性来采取所有行动的人,即使承认自己的确是舞台上的演员,但也会否认自己是监制人或编剧家。毫无条件地相信神明或是命运的人,大概会叹叹气说声"这是神的旨意"或者"命运的捉弄",然后逃进停止思考的温室里去就算了。不过,如果象杨威利这种曾经当着众人面前公开说过象"如果从明天开始,退休金突然增加十倍的话,那么就算叫我去信神也可以

啊!”这种应该要遭天谴的无信仰者,为了在人类理性和思维的范围内找出解答,就频添了不必要的辛劳。每当他提到与神相关的一些言论时,他新婚的妻子总是会很出乎意料似地重新再看看他的脸,她的丈夫这一番将神明与通货膨胀视为同一件事的话,让她不得不多少感到有一些不安。

杨的结论是“最后这一场混乱的历史剧场是由死去的编剧家与活着的演员双方共同创作的作品”,不过当有人问到说真正的编剧家到底是谁的时候,或许杨会不知要如何回答也说不定。尽管如此,他却可以很明确地指出那个“相信自己是编剧本的编剧家”的演员姓名。那个人就是菲尔姆特·达列肯普——帝国派驻在同盟的高等事务官、一级上将。

达列肯普之所以会出任这个职务,固然是因为皇帝莱因哈特的安排,不过他并不是在阅读过整个剧本内容之后才决定角色分配的,当然也就因此留下了一个愤怒与悔恨的结局。

达列肯普现年才三六岁,仅仅比杨年长了四岁,不过从外表上看起来却好像有将近二十岁左右的差距。那是因为杨是那种外表上看不出他在战场上历经过辛劳的那种人,凡是可抗拒风雪的那种刚毅、或是千锤百炼出来的精悍、这些随军记者所喜欢的形容词,这辈子大概都和他无缘了。杨的外表看起来让人感觉他分明是一个年轻没有气魄的菜鸟,因此,过去曾经因为他的缘故而一败涂地的舒坦梅兹在见到杨的时候,曾经怅然地喃喃自语地说道:

“我真的是败给了那样的人吗?”

当然,舒坦梅兹绝对是知道从外表来判断一个人是非常愚蠢的,不过或许自己这样的一种想法与自己失败的原因是共通的也说不定,舒坦梅兹这么地想着。

达列肯普最后还是无法摒除他那狭小拘泥的心胸,而这也是“艺术家提督”梅克林格所批评的地方,不过,如果说达列肯普是唯一应该要负起所有责任的人,那么象是华尔特·冯·先寇布这种善于挖苦的人,恐怕会说:

“那家伙有那么了不起吗?”

一些微小而不负责任的谣传,是事情发生的开端。

“梅尔卡兹提督还活着。”

像这种谣言就是导致纷乱的起源。在这种话的后面往往会接着“听说好像是……”这样的字眼,而当追问到谣传的发起人或是根据的时候,回答总是含糊不清,甚至比酒后乱性者的记忆还要暧昧不明的。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

之所以置之一笑，就是因为这种谣传属于这一类的。

梅克林格在他的记录当中这么地写到：

“虽然没有多久之后，就证实了这个谣传真的是一项事实，不过第二个事实到现在还没有真相大白，到底是谁刻意地散布这个谣传，目的到底在哪里？”

在群众的心中，永远存在着一种心理形态就是“但愿英雄永远不死”，梅克林格这么地断言，但却也感受到想以“命运”这个词句来形容的诱惑，

“谣传创造出事实。或者应该说，大多数而且不特定与无意义的集合体，干涉了整个时代的潮流吧。”

梅克林格发挥了他的自制心，写成了这样子的文章。

无论如何，从这一年的六月起，那谣传就好像是漂浮在宇宙当中稀薄的物质群似地，在人与人之间散布流传着。而使得这样的谣传更加绘声绘影的，是七月一六日那一天发生的事情。那一天，按照计划在雷萨维库星域进行爆破、解体的同盟军一千艘的军舰，竟不知被何人给强夺了。

执行这个计划的负责人是马斯喀尼少将。其实，如果只是舰船给抢走的话，那么他大可若无事地闭口不提。不过在舰船被抢的同时，竟然有四千名的士兵和抢夺舰船的犯人一起销声匿迹了，这当然就不可以把责任转嫁给单纯的做梦或是幻想了。

在统合作战部的审查会接受审讯的时候，他极力为自己辩解，全身几乎被汗水湿透。

“当时我方众人，正根据巴拉特和约里所定下的条件，打算对那些已经被放弃所有权的战舰和宇宙母舰进行爆破作业。不料，突然出现了大约有五百艘来路不明的舰艇……”

这个数字当然是太过于夸张了，不过在士兵当中，竟也有人宣称“来路不明的舰艇有五千艘之多”，所以相对的马斯喀尼所说的话就被当成了较为客观的证词。而根据这个较为“客观的证词”，当时那些舰队是在经过通信联络之后，以支援爆破作业的姿态大摇大摆地出现的。因为战争已经结束了，所以早就没有了会遭敌军欺骗的警戒心，而且对方舰艇的外型也与同盟军的没有什么不一样，所以便安心地迎接他们过来。哪知那些“卑鄙而且令人冷不防的”枪口竟然威胁地在他们面前摆开来，而且强夺了那些应该要被爆破的舰艇群。当时担任爆破作业的旗舰（也就是马斯喀尼提督被押作人质）被抢劫集团当作人质，而其他的舰艇在一旁也使不上力。这个“强盗集团”自称是反抗帝国专制的义勇兵集团，并且透过通信设备呼吁与他们有志一同且无后顾之忧的人

加入他们的行列。而当时竟有四千人左右的“墙头草”与他们共同行动,跟着他们一起消失了。

这个事件之后,人们也颇有趣的猜测着到底是谁在指挥那个“强盗集团”。“八成是梅尔卡兹提督吧”,这样的说法虽然是没有根据,不过却是大多数人的言论。

如果真的是梅尔卡兹提督的话,那么当时他以杨威利军事幕僚的身份来参加“巴米利恩会战”以后就宣告失踪一事,也一定是在杨的了解之下做成的……。

整个谣传的过程,只有这个部分不管是事实上或是理论推理上都是正确的。当然杨也一定听过这个谣传,不过他并没有下任何的评论。

Ⅱ

或许杨威利并没有预料到这个对他来说是非常危险的谣传竟然这样子广为流传吧。

不过,如果按照他的说法,大概会说“即使事先预想到的话,也不能避免事态这样的发展”吧。要他将梅尔卡兹当作是牺牲的羔羊交给帝国来处置,当然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一次将他放走之后,杨也不可能被视为与该事件毫无关系。虽然事先没有预想到整个事态居然会因为一个没有事实根据的谣传而产生波动,不过这大概也有些太过天真了。无论如何,杨毕竟不是全能的,当然也不是万能的。

卡介伦夫人就曾经对杨的妻子菲列特利加这么地说道:

“虽然杨年纪轻轻就被赋予了崇高的地位,不过这是因为战争所使然。如果是在和平时代的话,那么他大概会是一个担任闲职的职员吧。唉,或许这样对杨来说还比较能够满足,是不是呢?”

事实上菲列特利加也是抱持这样的想法。根据她对杨的了解,杨从不曾将自己看成是一个处于权力集团中心的人,而属于权力集团当中的人大概也不曾把杨当成是他们其中的一份子吧。杨之所以能够有今日这样崇高的地位,并不是因为他的政治力量或是他志在得到绝对权力,而是因为他在整个作战指挥营运方面,独特的艺术手腕,以及凭着他的手腕所建立累积起来的功勋。

所谓的权力集团,其实就是那些独善其身的指导者的意识以及对于特权

的分配有着共同执着且具有排他性的选民团体，就算这个权力集团的门为他敞开，杨也不会乐于钻进那个门内吧。

所以这么一来，杨就成了一个异形的怪胎。不管是在军官学校里也好，在军队里也好，在国家权力机构的中枢也好，他总是一贯地坐在角落的位子。尽管台中央的人装模作样、高声阔谈着正统冠冕堂皇的各种言论，他一概置若罔闻，只是静静地看着自己所喜欢的书，他所给人的印象就是这样的一个青年。当这个异形的怪胎，建立了正统派之中任何人都无法追随赶上的耀眼功勋时，正统派的人尽管心中狠狠地啐着舌头，还是不得不奖赏他，而且给予厚待。

不过那些正统派的权力集团却也因此而不知道积压了多少的愤怒与憎恶。而对于这种情形，杨也多少知道一些，不过若因此而感到忧虑的话，那也太过于愚蠢了，所以他一直视若无睹地样子过来了。

最后正统派的人经由他们的本能而不是智能，终于觉悟了杨绝对不可能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份子。因为那样一个身为军人，却否定战争的意义、否定国家的尊严、而且把"军队存在的理由并不是为了要守护市民、而是为了要守护那些寄生于国家的权力集团能够享有他们的特权"的想法的这个人，没有道理会成为他们的同伙。不过他们这伙人为了他们自身的安全，却不得不倚赖这个异形怪胎的才干与手腕。这些权力集团的权力份子曾经有一次在审查会上对杨施加政治私刑，而且事实上这个帝国军大举入侵伊谢尔伦要塞的消息，在极为狼狈的情况下，不得不直接从审查会的会场派遣杨出发上战场，因为只有这个他们最忌讳讨厌的男子，才能够守护他们。

他们授与了杨"元帅"的地位，让杨成为同盟军史上最年轻的元帅，而颁发给杨的勋章奖赏几乎已经可以用千位数来计算。不过这个桀骜不驯乳臭未干的小子居然一点都不领情，一点感谢或是感激的意思都没有。他们对他如此地厚待，说来他应该极为谦卑地搓着手、低着头、卑恭屈膝地请求加入他们的行列，那知道这小子竟然将神圣的勋章押在木箱的箱底，还把木箱放置在地下室里面。甚至象他们讨论特权分配这种重要内容的宴席，他竟然也缺席，自己一人跑到湖边去钓鱼。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如何支配他人，让他们来服从自己，如何使税金这种他人劳动的结果，公然成为自已的私有财产，以及如何拥有足够的权力可以制定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些最重要的东西，在杨的眼里看来，就好像是路边的一颗小石头，看也不看一眼毫不在乎地把它踢开。这真是一个不应该原谅的异形怪胎。

正因为对杨来说，权力根本就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所以之前虽然曾经有

过无数次的机会,但杨却未曾想要用武力来强夺权力。而这种行为表现对于汲汲于权力的人来说,是一种绝大的侮辱,等于是在对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存在发出不屑的冷笑。

这些权力在握在人对杨真的是憎恶到极点,他们没有办法不去憎恶他,因为如果肯定了杨生活的方式,就等于否定了他们自己本身。

无论如何,他们都在找寻一个机会,把杨从国民英雄的座椅上给拖下来,将他打进万劫不复的无底沼泽。当初有银河帝国的威胁存在时没有办法这么做。而现在,银河帝国固然还是存在,不过存在的意义已经改变了。过去互相是敌对的国家,现在已经是骑在他们头顶上的支配者了。曾经是他们的同僚当中最闪耀的那一颗星——优布·特留尼西特,不就已经投身到帝国,过着安乐的生活吗?尽管有几千几百万的士兵因为他一篇极为煽动的演说而战死了,但拥有权力的最大快乐就是可以将国民生命这种廉价的商品恣意地浪费,所以就算再多一些人去送命也是无所谓的。那些因为特留尼西特的一番甜言蜜语就去送死的人,只能怪他们自己太低能了。特留尼西特将同盟的独立和民主主义卖给了帝国,得到了他自身的安全。如果现在我们这些人把从前曾让帝国军吃过无数次苦头的杨威利出卖得的话,也应该能够获得自身的安全吧。反正同盟也早就完蛋了。象国家是永远不灭的存在这种傻话,只有那些愚蠢的国民相信就可以了,而我们这些知道事实真相的人,不应该眼睁睁的看着这次可以携着家当抱着财产换搭到另一条船的机会从身边溜过了。

就这样,几个寡廉鲜耻的"商人"为了要把这个叫做杨威利的商品卖给帝国而开始接二连三的行动。于是几封的密告函送到了帝国最高事务官菲尔姆特·达列肯普一级上将的手上。内容大多是大同小异的东西。

"杨威利为了日后对帝国发起叛,谎称梅尔卡兹提督已经战死,并且帮助他逃亡。当到了那个时候,杨也会起兵和他相呼应吧。"

"杨集结了同盟国内反帝国强硬派与偏激派,正打算要对帝国举起反叛的旗帜。"

"杨是帝国的敌人,和平和秩序的破坏者。他企图支配同盟成为独裁者,然后进一步侵略帝国,将整个宇宙踩在他的军靴底下……"

负责监视杨威利的拉杰尔上校,曾经在高级饭店的事务官府大楼看着这些由达列肯普提示给他看的密告信函,看着看着,拉杰尔脸上由惊愕转变为愤怒的表情,事务官在一旁用冷眼看得清清楚楚的。

"如果这些密告信函所写的内容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不得不说,上校你的

监视网未免太过于松散了。”

“不过，阁下。”

拉杰尔上校鼓起了全身的勇气，为这位曾经是己方敌对的将领抗辩。

“这些密告信函没有一点值得信赖的地方。如果杨提督真是有企图要成为一个独裁者的话，那么又何必选择象现在这么困难的时间点，早在以前就曾经有过好几次的机会了。”

“……”

“甚至那些密告的人，应该都曾经好几次在危急的时候，获得杨提督的拯救。现在政治情况改变了，就翻脸出卖自己的恩人，这真是现实丑陋到了极点。

如果杨提督真象他们所说的一样，成了一个独占权力的独裁者的时候，那么他们大概又会改变立场，立刻匍匐在杨提督的脚下吧。象这样鲜不知耻的恶意中伤，阁下您会相信吗?”

达列肯普无言地点点头，在他看似乎平静毫无表情的外表下，心中的不悦好像是风平浪静时的暗涛，一直偶尔不断地浮现出来，最后，他令上校退出他的办公室。

不过，拉杰尔毕竟无法了解上司的心理。

事实上，达列肯普并不是基于理智的判断才去相信那些密告信函的内容，应该是说他“想要去相信”。他排除了拉杰尔的谏言，对同盟政府提出劝告，要对退役的杨威利元帅，以涉嫌触犯和平活动防止法为由加以逮捕，这是在七月二十日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同时他还对事务官府所属的装甲掷弹师团下达武装待命的命令。第二阶段的混乱到此揭开了序幕。

这时杨的颈上等于是已经套上了一个无形的桎梏。事实上，同盟权力集团的那些权力分子和达列肯普内心真正的动机，杨并不是预测或是警觉不到的。只不过到了最后，只要杨还在这世上呼吸着空气的一天，就没有办法不叫他们心生忌讳。而如果真的要完全避免的话，就得要对这些权力分子哈腰磕头，来博取他们的欢心，并且在战场上输给达列肯普，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但是以杨的个性而言，要他去给那些利欲薰心的权力分子哈腰磕头，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至于说在战场上败给达列肯普，除非说能够任时光倒流，追溯到当初两军交手的那一个时候，否则也是无法变更的事实了。

帝国高等事务官有位首席副官，名叫做伍德·迪特得·芬梅尔。芬梅尔这

个人极缺乏独创性，但对于法律非常地熟悉，而且处理行政事务的效率极高，这固然是因为他本身具有优越的秩序整顿以及行政处理能力，但是他的勤勉也是原因之一，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对于达列肯普来说，可是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辅佐人材。因为，如果是一个稍微具有一点独创性以及丰富艺术感性的人，对于军事占领行政这种工作来说不但没有必要反而只是有害的。

话又说回来，这世上有所谓形式这种东西的存在。在这种形式上，自由行星同盟仍然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达列肯普也并不是殖民地上的总督。他的权限仅只限于"巴拉特和约"当中有明白记载的范围内，不得再超出记载的范围之外。为了在规定的范围内发挥最大的权力限度，芬梅尔辅佐是不可缺少的。

而事实上，芬梅尔也不时为达列肯普在他所看不见的地方，背地里替他完成一些更重要的任务。那也就是直接对军务尚书奥贝斯坦提出有关达列肯普一切言行以及执行勤务种种状况的报告。

在二十日那一天晚上，达列肯普又把芬梅尔叫到办公室里共同会商。

"杨元帅并不是帝国的臣民，所以对他的处罚必须要根据同盟的国内法。"

"我明白。根据反和平活动防止法。"

"不，这太过于牵强了。他唆使梅尔卡兹提督逃亡是在巴拉特和约以及反和平活动防止法订定之前，我们不能够用法律条文追溯的方式，用这些方法来追究他的刑责。依卑职之浅见，应该可以适用同盟的国防基本法。"

芬梅尔在刚上任的时候，就对同盟国内为数众多的法律以及政令做过一番全面性的调查，以便能够研究出合法中伤或是铲除帝国公敌的手段。他对他的上司揭露了这是智慧型犯罪的一种作法。

"杨元帅唆使梅尔卡兹提督逃亡的时候，一定有提供军用舰艇给他使用，而军用舰艇是属于国家的资产，便可以滥用职权擅自动用国家资产的罪名来予以起诉。就算依照一般刑法，也可以适用渎职侵占罪，这项罪名比触犯和平活动防止法更加不名誉。"

"确实是这样……"

达列肯普稍微牵动着他那在过度浓密的胡子下的嘴角，咧着嘴笑了。他之所以四处找寻借口想要处断杨威利，是因为他自始至终一直将杨视为新王朝以及亲爱皇帝的最大公敌，而不是为了却过去惨遭败北的私人恩怨。若会遭致"误解"，则非他的本意了。

杨威利的名声之所以会如此响亮，除了因为他在战场上的不败记录、年轻

之外，最主要的还是他身边就政治面而言非常地清廉。一旦蒙上了渎职侵占这种不名誉的罪名，那么促使他名声如日中天的第三条件将会受到轻蔑，而杨的名声、地位也会因此而被视为是愚弄世人把戏。

正当达列肯普正咧着嘴得意的笑着的时候，秘书长走了进来，对他行礼之后报告说：

“事务官阁下，有您一个超光速通信的讯息，是直接从军务尚书那儿发过来的。”

“军务尚书？哦、奥贝斯坦吗？”

达列肯普故作态势地说道，然后走着没有任何喜悦的步伐，将脚步移向辨别通信室。

透过中途转送的方式，从一万多光年以外的距离所传送过来的画面，整个轮廓看起来有些模糊不清，不过对达列肯普来说，一点也不觉得可惜。因为不管是奥贝斯坦那个几乎没有什么血色的脸，或是他那不时放出异样的光芒的义眼，本来就没有什么美感可言，激不起人想要看清楚的兴趣。

军务尚书似乎不想浪费时间在礼仪客套上，立刻单刀直入切入话题中心。

“根据我所听到的消息，你好像对同盟政府提出了要处断杨威利的要求，这难道是你想要报复过去他曾经让你吃败仗吗？”

达列肯普的脸色因为愤怒和屈辱而变得铁青。因为对方最初的一击便击中了他的心脏深处，他甚至都无法从容地反问对方，到底是谁想要做这种报复。

“这与个人私事完全无关。本官之所以对同盟政府提出处断杨威利的报告，完全是基于一片为帝国以及皇帝陛下除去后患之忧的忠诚，如果本官是想要了却过去败给杨的私人恩怨才这么做的话，那么这可是一种下流卑劣的想法。”

“那么就和我是相同的想法了。刚才我所说的话你不必放在心上。”

奥贝斯坦的声音里并没有冷笑的意味。听起来完全是事务的性质，不过达列肯普所接收到的负面感受却没有因此而稍稍减轻一些。从画面上看起来，军务尚书的嘴部正缓慢地一开一闭。

“我教你一个可以将杨威利与梅尔卡兹这两个人同时解决的方法吧。如果你能够凭你的手腕将帝国未来的祸根予以斩除的话，那么你的功绩大概就要凌驾在罗严塔尔、米达麦亚这两位元帅之上了。”

听到这一番话，达列肯普感到非常地不愉快。因为奥贝斯坦从正面直接

想挑起他的竞争意识,这种作法让他感到不愉快,更过分的是对方甚至连肯定一下挑逗的效果都没有,这更让他感到不愉快。

“请务必指教。”

从这短短的一句话,可看出在深刻的心理交战的最后,达列肯普已经向对方屈膝了。但在军务尚书并没有流露出一点获胜的骄傲。

“并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手段。要让同盟政府明白你知道自己并没有那样的权力,但还是要向他们要求将杨提督交出来,然后你就公开要把杨提督带到帝国的本土去。如此一来,梅尔卡兹那一伙人为了要拯救他们的恩人杨威利,一定会从他们的藏身之处现身出来吧。而你到时只要去攻击他们的藏身处就可以了。”

“……事情真的会象你所想的这样进展吗?”

“试试看就知道了。如果梅尔卡兹没有出现的话,顶多也只有杨提督这个人的身体被遣送到帝国本土之内罢了。至于他的生杀予夺要如何,就看我们这边是怎样的一个想法了。”

“……”

“如果激起同盟内的反帝国强硬派有所行动的话,那么就必须要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就将杨予以逮捕。只有这样才能够激怒反帝国派的人,让他们产生暴动。这种方法看起来是有些蛮干,不过偶尔试试也未尝不可。”

达列肯普的脸色显得非常的阴郁,此时的他正陷入一片沉思当中,当军务尚书说“也未尝不可”的时候,他并没有因此而狂喜乱舞。

“请教军务尚书,关于这件事,皇帝莱因哈特陛下是否知情呢?”

这时奥贝斯坦那本来就没有血色的脸所显露出来的表情,经过影像化的处理之后看起来可说是微乎其微。

“这个嘛,怎么说呢?如果你有些介意的话,就直接去问皇帝陛下好了,就说你想把杨威利除掉,请问陛下的看法如何?”

达列肯普再一次感到不悦了。因为他根本不可能去向皇帝莱因哈特说这种话。再者,令达列肯普很难理解的是,年轻的皇帝似乎还对杨威利相当具有好感的样子。甚至达列肯普真的这么做的话,或许更会招来皇帝的不悦也说不定。

不过事情已经演变到了这步田地,达列肯普已经没有理由放弃这一场竞赛。就好像一个人身在水里,如果放弃继续游下去,那么就要沉到水底下了。他完全就象是一个市井小镇里的道德家,看一件事情只看它光明的那一面。

反正不管怎样,同盟都是要加以完全征服的,而且最好还是尽可能提早完成统一全宇宙、建立新秩序的千秋大业,以免夜长梦多。因为杨是一个危险人物,除了将他除去之外,别无其他选择,如果达列肯普能够因此而立下大功的话,那么获取相对的地位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就不定可以坐上帝国元帅,甚至是帝国军三长官这个席位也未可知。这个地位并不是罗严塔尔或是米达麦亚所终身占有的。

切断通信之后,奥贝斯坦毫无任何感动地望着那一片灰白带着些混浊的画面,然后喃喃自地低声说道。

"对狗要喂狗食,对猫就需要喂猫食了。"

随侍在一旁的菲尔纳准将轻轻咳了几声,然后说道:

"不过,达列肯普并不一定会成功。一旦他失败的话,那么同盟政府全体或许都会成为和杨提督站在同一阵线上也说不定,如果真的演变到了那种地步也没有关系吗?"

菲尔纳准将这几句话是将强压制往自己内心的担心所说出来的,不过奥贝斯坦并没有因此而动怒。

"如果达列肯普失败的话,那就算了,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唯一有影响的事情就是还要另外派一个人去接替他的职务而已。辟道斩棘的人与铺设道路的人不见得要是同一个人吧,是不是?"

没错,如果加害于皇帝代理人的话,那么很明显就是一种违反和约的行为。这么一来,帝国就可以得到一个可以对同盟再度出兵,然后予以完全征服的借口,菲尔纳将军务尚书所说的话,作了这样的诠释。军务尚书不仅要利用杨提督,甚至把己方的达列肯普也当作是代罪羔羊一般地牺牲,他所想要的难道就是完全征服同盟吗?

"所以军务尚书阁下您的看法是认为要完全征服同盟的话,现在还嫌时机太早是吗?"

"即使是现在,这样的想法也没有改变。不过如果就此袖手旁观,而且从目的地那一头看来算是退步的话,就算没有办法立即采取首善的对策,至少也得要采取一个次善的积极对策,是不是呢?"

"诚如阁下您所言……"

"达列肯普这个人活着,再怎么样也不可能晋升到元帅,但是他若殉职的话就可以升为元帅。要报效国家倒也并非只有活着一途。"

菲尔纳听了军务尚书这一番话,此时此刻,仍不免要感到毛骨悚然,因为

奥贝斯坦对于达列肯普的评价或许应该是正确的吧。不只这一次，奥贝斯坦所说的话在道理上来讲，一直都是占有压倒性的比例，菲尔纳心里这么地想道。只不过人这种动物存在的唯一要素并不是为了要将方程式或是公式加以具体化，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还得要有所谓的感情，这不是可以用方程式或是公式计算的，一想到这里，菲尔纳不得不从心中升起一股反驳与嫌恶的感受。而且最主要的，什么时候或许自己也会被放在与达列肯普相同的处境也未可知。军务尚书应该也曾经想过这一点，菲尔纳心里面这么地想着，不过，于义、于理他都没有道理要去对他的上司提出任何的劝告。

Ⅲ

同盟最高评议会议长姜·列贝罗在接到达列肯普所提出的"劝告"时，可说是陷入了一种极其为难的立场。因为对他来说，就算可以不管帝国的故意挑衅，对于成为问题人物的杨，无论如何也无法释怀。

"杨是不是自恃自己是一个受到全体国民敬仰的国民英雄，所以就怠忽应有的注意，藐视了国家整体的存在。"

列贝罗的心里也有这样的一个疑虑。杨当时若听到有关于他自己的这个谣传时，一定是已经烦不胜烦，连自己辩白的兴趣都已经没有了吧。不过，如果观察一件事情的时候，只是一味在外面兜圈子而不去深入事情核心的话，那么列贝罗的心中会产生这样的疑惑也不是什么不自然的事情了。就一般社会的感觉来说，年纪轻轻地就愿意舍弃这样一个具有特殊的地位，只要他使点力就垂手可得的最高权力，竟然毫不眷恋地一脚踢开，而甘于过着那种平淡无味靠支领退休金过日的生活，这样的男人在世人的眼里看来，如果不是精神不正常，那又会是什么？如果他是悄悄在藏在社会里的一个角落，暗自地策划着什么计划的话，这还比较有一些说服力。

或许杨是把他自己的形象看得太过于微不足道了。就算他其实懒懒散散地在睡午觉，只怕那些得了英雄崇拜症的人也会对他产生一些过度的好意吧，比如说他们会认为杨睡午觉的时候，其实是"一代智慧将领正在为国家以及全人类设想着千年大计"。所以依照杨的个性，他有时候就会稍微吹牛一番说："这个世界上确实是有一些眼光长远的有识之士存在。这个我非常明白。所以照这样子看来，我其实并不是以懒散的心在睡午觉，而是为了整体人类的未来在苦心地钻研着"，但是有些人不明白这其实是杨在开玩笑的一种说法，反

而感动地将杨的形象塑造得更为完美缺。如果是与杨非常亲近且了解杨的人,比如象尤里安·敏兹听到杨的这一番话时就会说:“提督,您的未来我也都给您预测到了。今天晚上七点的时候,您会就着猪肉清炖的料理一面喝着酒吧?”然后就这样一语带过了。

事实上,列贝罗现在所被迫面临的抉择有二,其一是保护杨一个人,招惹帝国的愤怒,然后使同盟陷入存续绝亡危机当中,其二是牺牲掉杨以挽救同盟全体的未来。至少列贝罗认为他所面临的抉择就只有这两条路。如果他脸皮厚一点的话,达列肯普既不是皇帝也不是帝国政府,未尝不能对他的横暴提出控拆,就算只能够争取一些时间的话也是好的。可惜的是列贝罗把事务官的意思原原本本地当成了皇帝的意思,所以在他左思右想之后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找个人来分摊他的苦恼,最后他决定要将已经下野的友人荷旺·路易找来。

“要逮捕杨提督?你是说真的吗?”

也许荷旺·路易真正想问的是“你的神智正常吗?”也说不定。

“你要明白我的立场,不,其实你应该早就明白了。我们不能够给帝国军任何再度举兵攻击同盟的借口啊。就算是国民英雄,一旦有可能会危害到国家的安全,也不得不将他处决。”

“不过,这不太合乎情理吧。就算杨元帅帮助梅尔卡兹逃亡真的是事实,不过就时间而言,那时候‘巴拉特和约’以及‘反和平活动防止法’都还没有成立。追溯法律的适用效力,这在同盟宪章里是被严格禁止的喔!”

“不,如果是杨唆使梅尔卡兹强夺战舰的话,那么这当然就是在和约成立以后的事情了。这绝不是追溯法律适用效力的作法。”

“不过,你要考虑到第一,没有什么证据。杨元帅本身,以及杨元帅的部下也不可能会接受这样的说法,或许会用他们所拥有的实力将杨元帅拦劫回去也说不定,不、应该是一定会这么做的。如果整个情况又再度演变成两年前同盟军彼此攻击的局面,那时又该当如何?”

“如果真的是演成那种局面的话,那么自然不能不给他们一些惩罚。因为他们并不仅是杨元帅个人的部下,他们所必须要守护的不是杨一个人,他们的立场是必须要保护整个国家的命运。”

“他们难道会接受吗?”

荷旺·路易又重复说了这句话,借此对列贝罗表明连他都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说法。

"而且,列贝罗,我个人认为真正令人感到不安的是不晓得帝国所真正觊觎的是什么?恐怕他们所真正期待的是希望借由激怒杨提督的部下,然后再进一步挑起同盟内部陷入内乱的状态。如此一来便给了他们一个介入同盟内乱的绝好借口。不管怎么说,没有道理说他怎么讲,我们就必须要跟着怎么做吧?"

列贝罗点了点头,不过他并不认为还有其他什么可以挽救国家危机的好办法。

如果将命运这种微妙的存在加以拟人化,只要它的手脚不听使唤地乱动的话,中枢神经为了要收拾混乱的事态,真的是困惑到极点。无论如何,紧张的情势还是一直快速地在日渐升高。

隔天,也就是二一日,"国立中央自治大学"的校长严里凯·马尔契诺·波鲁杰斯·德·阿蓝特司·耶·奥里贝拉前来拜访议长列贝罗。"国立中央自治大学"基本上是政府官僚的养成学校,过去二十年来,同盟政府重要的智囊团幕僚几乎都是毕业于这个学校。奥里贝拉和议长作了一次长达三小时的密谈。当密谈结束,两人从议长办公室里走出来的时候,几个轮值的警卫士兵亲眼目睹了他们脸上的表情。列贝罗紧闭着嘴,一副败者的表情,而奥里贝拉的脸上则布满了浅浅虚伪的笑容。因为方才在室内,产生了有一个比列贝罗原先的决断还要犀利的提案内容。

又隔了一天,也就是二二日,杨威利在家里开始了一个和平的早晨。在菲列特利加不断地努力之下,终于有了回报,那就是起司夹肉卷的味道能够让夫妻俩都觉得满意,而红茶的冲泡方法也获得了相当进步的肯定。虽然时值夏日,不过海尼森的气候并不象季风地带那样地潮湿暑热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一阵阵的微风飘过树与树之间,好像是掺有叶绿素与日光的香水似地将人的皮肤洗得好舒服。杨把桌子和椅子都搬到了阳台上,让他的全身都徜徉在由夏日所谱曲的阳光和风华尔兹当中,这时杨又蠢蠢欲动地想把蕴藏在他心中的一部份知性活动写成文章。因为他有一股预感,或许是一种错觉,认为一篇千古佳作就要可以写出来了。

"战争百分之九十的起因,是一些愚蠢的令后世人会为之一愣的理由,其余的百分之一十,则是一些愚蠢的连现代人都会为之一愣的理由。"

写到这儿的时候,他突然听到门口玄关的地方有一些嘈杂的声响,赶走了令人满心舒畅的夏日华尔兹,将所有的音符都吹跑了,吹的无影无踪。杨皱起了眉头,往玄关方向一看,映在他黑色眼眸里的是菲列特利加紧张的身影,另

外还有将近半打左右、穿着上下成套深色西装的男人朝自己这个方向走过来。这些穿着显示法律秩序铠甲的人,毫无诚心地对杨说了几句开场白之后,一个看起来象是代表人的男子,用他那迟钝的眼光望着杨,然后宣告:

“杨元帅阁下,我等仅以中央检察厅之名义,以涉嫌触犯和平活动防止法之理由,必须要将您拘留。请您现在就和我们一起走,不过在此之前可以先联络您的律师。”

“真不巧,我没有什么熟识的律师。”

杨用惋惜的声音说道,并且要求这些人出示证明其身份的证件。而菲列特利加则替她的丈夫更仔细地确认了这些证件的真假,另外还打TV电话到中央检察厅,确定这些使者确实没有说谎。作过确认之后,结果更让菲列特利加心中的不安感愈来愈扩大,包括真实情况的证明以及她内心的感受。根据她过去许许多多的经验,她非常清楚国家或者是政府并不一定都是正确的。杨知道即使自己拒绝和这些人一起前往也是徒劳无益的,所以安慰妻子说道:

“你不要担心,我又没有犯罪,总不会就平白无故地被处死刑吧。这里是民主国家,至少政治家们都是这么说的,不是吗?”

其实这些安慰菲列特利加的话有一半是说给这些不请自来的使者们听的。杨于是和菲列特利加做了一个离别的亲吻,结婚以来,他接吻的技术还是看不出有什么进步。于是,同盟军史上最年轻的元帅就这样穿着一件纯白的猎装和一件T恤,踏上了不得不与新婚妻子离别的路。

目送着丈夫被那群讨厌的人带走之后,菲列特利加立即转身回头快速地走进家里面,将身上的围裙脱下扔在客厅的沙发上,然后打开放置家用电脑那张桌子的抽屉,拿出了手枪、又顺手抓了半打的能源弹夹,跑向楼梯冲到楼上的卧室。

经过了十分钟,当她下楼来的时候,服役当时的军服又再度裹着她匀整的肢体。本来同盟军的制服在实际作战的时候是没有男女之别的。黑色的扁帽、夹克、短靴子、象牙白颜色的围巾以及女式西服裤,一般女性在后方执行勤务的场合也有穿裙子的。不管怎么样,现在的菲列特利加不管在精神上、肉体上或是在服装上都已经是处于全副武装的状态了。

她站在刚刚下楼梯的地方,一面与人一般高的镜子前面,调整那顶戴在她金褐色头发上扁帽的角度、确认系在腰上手枪的位置。从军官学校毕业的时候,她和她的丈夫不一样,是所有科目的优等生,甚至连射击也不例外。当时她出任杨的副官,专职司令部文书工作时,她也一直都是枪不离手,而且也从

未穿过裙子。因为不管可能性是如何的低，一旦有敌兵侵入司令部的话，随时都有可以立即手持武装应战的准备。

当所有准备都完成之后，菲列特利加对着镜子大声地说道：

“如果以为我们会一直乖乖听任摆布，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就算是某一方一直不断地痛殴别人，总有一天手会痛的。等着瞧吧！”

菲列特利加就这样发表了她的宣战公告。

Ⅳ

虽然两手上并没有铐上手铐，但杨还是以被人押来的方式来到中央检察厅。中央检察厅是由几栋低层的大楼所构成的，而杨被押解进去的是那一栋建筑就是被称为“忘却之场”的那一栋，是专门用来对付具有社会地位之嫌疑犯进行长时间拘留以及讯问，里面拘留室的大小或设备并不比宇宙战舰当中供高级军官专用的个别室来得差。比起两年前，杨被拘提出席审查会之前，被扔进去的那个房间可以说是好多了，不过就算再好，杨的心里并不会因此得到安慰或者好过一些。

检察官是一位容貌端正略显老态的男子，如果要称他是一位绅士的话，则略嫌他的眉宇之间凶气太重了些，因为对他来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就是已经犯了罪的人，另一种就是想要犯罪的人。检察官依形式和杨打过招呼之后，用一种厨师正在看着料理材料的眼光，上上下下地打量着这位年轻黑发的元帅。

“其实呢，这个时候我们都听到了一些奇妙的谣传。”

“是吗？”

杨的反应好像让这个检察官很意外似地。因为他所期待的回答该是说他们所听到的是什么样的谣传。

“您知道是什么样的谣传吗？”

“不知道。”

检察官把他的眼睛眯成细细的两条缝，从那缝里好像要射出充满恶意的针来扎人似地，但是杨则表现出漠不关心一副视若无睹的样子。杨过去曾经被一些拥有更高地位的同僚包围，被施以单方面的审问，就算是那个时候，杨也未曾退缩过。或许是因为对杨的名声和地位有所顾忌的缘故吧，检察官好不容易压抑住怒吼的声音。

“就是在巴米利恩会战中应该战死的梅尔卡兹提督，事实上还活着的这个谣传。”

“这我倒是第一次听到。”

“哦？第一次听到？难不成这个世界对阁下来说，总是充满了新鲜的惊奇，是吗？”

“托您的福，我每天都过得很快乐呀！”

检察官脸上的肌肉因愤怒而微微地颤动着，对他来说，被嘲弄这种事情是很不习惯的。因为从过去到现在，他的对手所处的立场一直都是远比他来得弱小。

“那么这件事大概也是您第一次听到吧。关于捏造梅尔卡兹提督已经战死的消息，并且唆使他逃亡的人正是阁下啊？！”

“哦？难不成就是因为这种毫无证据的风声而被逮捕吗？”

杨好像在对这件事情予以谴责似地提高了说话的音调，不过有一半也是正经的。他是因为对方出示了逮捕状竟然没有什么物证的根据，而其本身所蕴藏的就是不合法的话，那么政府在做出这项决议的时候，背后所隐藏的那个因素就太可怕了。这时检察官无言以对，好像强调着那可怕程度似地。

在杨被逮捕的时候，几乎是同时有一道通知被下达了。

“由于逮捕杨提督这一件事情，将可能会导致他的旧部下触犯法律秩序，借由武力来救出元帅。现在起，不论是现役或已经退役，一律对杨舰队的旧干部加以严密监视，以使可以产生的危机能够防患于未然。”

这道通知等于是一把双刃的剑。事实上，像华尔特·冯·先寇布中将或是达斯提·亚典波罗这些已经退役成为一般平民的人，一些本来是他们不可能会知道的情报，在监视的人出现在他们的窗外时，却也可以因之而洞察到某种程度。其实象先寇布者，他的触角远比政府所了解的还要长而且敏锐。而他以杨更为周全的阴谋家的姿态，一直在从事着地下活动。

那一天晚上八点，亚典波罗接到先寇布的联络，来到了“三月兔”餐厅。在路上，他曾经好几次回头看看他的背后，以显露他对后面尾随的监视人员的厌恶。来到餐厅的时候，一名脸上留有浓密胡须的侍者带领他来到位于角落的位子。看到酒菜都已经准备好了，而极具有绅士风度的先寇布正冲着自己笑着。

“亚典波罗中将，看来您的随从也不少哪！”

“是啊，退役之后反而被当成重要人物看待，真是太荣幸了。”

距离他们约有十公尺左右的墙边,可以看到双方的监视人员已经凑在一起变成一群了。

以同盟政府的情况来说,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余力来监视全体已退役的军事干部,即使是帝国军也同样是不可能的。所以照情形看来,恐怕是带有偏见与警戒的透镜,镜焦点对准了杨舰队的幕僚人员,亚典波罗这么想。

“杨提督被逮捕了是真的吗?先寇布中将。”

“这是格林希尔少校,不对,应该是说杨夫人联络过来的消息。不会错!”

“不过,逮捕的名义还没有发布,到底会是用什么样的借口呢……”

亚典波罗说到一间,忍不住要狠狠地啐舌一番。因为不管要用什么样的借口,全都看那些掌握权力物人怎么决定,什么样的借口都是有可能的。那些人认为他们独占有如何解释“正义”这一词的权利,只要他们高兴,要怎么修改字典都可以的,不是吗?

“不过尽管如此,在这个时候处决杨提督的话,不难想像到许久以来一直弥漫着散不去的反帝国声浪,恐怕会因此得到一个借题发挥的机会而大肆爆发,这应该是那些傢伙都想得到的事情啊……”

对于先寇布的回答,亚典波罗吸了一口气,发出了好像还没吹出就已经结束的口哨。

“也就是说,他们企图以这个理由将反帝国派一网打尽,是吗?”

“没错,杨提督就是这个陷阱里面的诱饵。”

“真是阴狠狡猾!”

亚典波罗发出了一声尖锐的啐舌声。帝国如果没有完全支配同盟是一定不会满足的,不过就算想到了这一点,当想到他们竟然用这种阴湿的手段来陷害他们的司令官时,就感觉到皮肤上好像有千万只的蚂蚁在上面爬一样。

“同盟政府难道会上这个当吗?”

“这个嘛……这虽然是一个狡猾的陷阱,不过同盟政府里面还不至于完全没有任何能够看出这种陷阱的人才,可能是他们明明知道这陷阱的毒辣程度,不过却利用这样的陷阱而想要采取其他的应变方法也说不定。”

先寇布的话里有一些不想要说出来的地方,不过亚典波罗仍然能够体会到。

“没错,同盟政府如果拒绝处决杨提督的话,马上就算是违反巴拉特和约的行为了……”

这么一来,帝国就可以获得同盟二度开启战端的一个绝好借口。所以同

盟政府的立场,无论如何都必须要避免任何借口产生的,因为如果依照那些人的理论来推想的话,那些人应该是会说“与其让一亿个人死于非命,不如让一百人死于非命。”这时亚典波罗突然皱紧眉头,轻声叫了一声。

“啊,我明白了。同盟政府唯一能够做的选择就是不给予帝国军任何介入或是干涉的空间,而处决杨提督的这件事,就用自己的手来……”

没错,聪明的傢伙,先寇布对这个比自己小六岁的同僚发出赞赏的声音。当他接到菲列特利加·G·杨的联络——大概一直都是在被监听的吧……之后,就一直尝试着去理解这部同盟政府所赶编出来、以作为未来处理事态发展之用的剧本结构。在他脑子里面的猜字游戏已经完成如下了。

“在这里有所谓的‘反帝国过激派’的存在,他们完全不了解同盟政府为了免于遭受帝国完全的征服所作的努力以及所面临的苦恼,只知道一味大声地伸张民主政治的原理。这伙人现在将国民英雄抬举出来,企图颠覆现在的同盟政府,不知自身轻重地正计划向帝国挑战。”

先寇布低声地解说。

“不过,身为民主主义之使者的杨提督,拒绝使用暴力来颠覆政府,这些过激份子反而因之产生愤怒的情绪,遂将杨提督当作是背叛者,而企图加以杀害,当政府军接到这样的消息,立即赶去前往抢救杨提督,无奈晚了一步,过激分子已经先对杨提督下毒手了。杨提督是守卫祖国民主主义一个重要人才支柱……怎么样,这样的一个剧本确实是煞费苦心了是不是?”

亚典波罗接着先寇布之后作了这样的说明,他说完之后,先寇布极为辛辣的笑了笑。亚典波罗向手指尖轻轻地按住自己的额头,颗粒状的冷汗从额头滑落到他的手指头上。

“不过,同盟政府是不是有足够的毅力与胆量能够把这个剧本演完?倒是有些值得怀疑……”

先寇布那轻蔑的神线正注视着某一个并不在他眼前的人。

“什么专制政治啦、民主政治啦,就算他们所披的外衣不一样,权力者的本质还不是都一样,挑起战争的责任全部都绝口不提,好像若无其事的样子,而战争是因为他们而结束的话,就大肆自吹自擂自己的功绩。先把他们以外其他的人牺牲掉,然后再流泪给别人看,这不是那些肮脏的傢伙最擅长的演技吗?”

亚典波罗无奈地点点头,伸手将装有威士忌的酒杯送到自己的嘴边,好像想到什么似地,手停在半空中,然后压低声音说道:

“……那么，我们这些被荣称为‘激进派军事领导者’的人，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

先寇布好像对这个年轻同僚聪明快速的反应感到极有默契似地接着说：

“哦，您也是这么想的吗？我们在那些家伙所编写的剧本里面是担任这样的角色吗？”

“是啊，大致上可以看出是这样的。那些家伙竟然连杨提督都象是消耗品一般地利用了，更何况我们这些身为部下的人，当然也会想好好有效地利用一番了。”

先寇布点点头地笑了，并且冷笑的视线瞄了那些在另一个地方热衷地观察着他们两人的那群便衣监视人员。

“那些家伙一定是在猜想说，或者应该说他们正期待着我们是在商谈着如何对政府进行造反的事情吧。所以说，我们这些作演员的人，有义务要去满足这些观众的期待，是不是呢？”

离开餐厅之后，亚典波罗乘着先寇布的地上车，上了夜间高速公路，往他郊外家里的方向驶去。在这个时候，两人的身体里都已经加进了些许酒精，所以地上车当然是以自动驾驶来运转的。在车内，当被问及心里头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值得牵挂的时候，亚典波罗立即回答说：

“我一来是单身，而且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无事一身轻哪。您也是这样吧？”

“我有一个女儿哪。”

说的人虽然是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是对亚典波罗来说，这或许大概是今晚一个最大的惊奇了。

“您有一个女儿!?”

“大概……是一五岁了吧！”

亚典波罗本来想说，可是您不是还没有结婚吗？不过，后来又立刻觉得这样说不但太愚蠢了，而且也觉得自己这样子的惊讶太令人讨厌了。先寇布虽然不象奥利比·波布兰那样“每到一个行星上就有不同的女人”，不过如果要论女性关系的话，那么其多彩多姿的程度也足足用完一个画家画箱里所有的绘画材料吧。

“叫什么名字知道吗？”

“她姓她母亲的姓，叫做卡特萝捷·冯·克罗歇尔，好象人家都叫她卡琳吧。”

"从名字上看起来,她母亲也是和您一样,是从帝国过来的亡命者?"

"大概是吧?!"

难道没有记忆吗?亚典波罗用稍微带有责备的口气问道,先寇布竟然很无情地说,哪可能每一个都记得呢?

"那时候,大概是一九、二〇岁,一想起那时荒唐的行为……"

"就要冒冷汗?"

"不是、不是我不想再回到从前,那个时候,女人的存在看起来真的是太新鲜了。"

"……你是怎么知道自己有一个女儿的?"

亚典波罗知道先寇布这个话题一旦打开就会无法停止,所以便将话题移转开来。

"巴米利恩会战要开始的前一刻,她写了一封信通知她母亲已经死了的消息,寄信人的住址并没有写上去。到底对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她可以让他知道这样子也就够了。"

"没见过面吗?"

"见了以后又怎么样?难道要告诉她说,孩子,你的母亲是个美人?"

第一次先寇布的脸上出现苦笑。这时候,从侧面来的一道闪光忽然出现在他苦笑的脸上。

"我们是警察,那一部地上车立刻停下来。"

那一道光线闪过之后,传来这样的声音。车内两人的视线立即扫过车内的计速器,确定自己没有任何违规的时候,看到了后方荧幕暗暗的画面上,出现了好几道光线。亚典波罗吹了一声不愉快的口哨,转向比自己年长的那个人征询他的意见。

"对方吩咐我们要停下来,怎么办好呢?"

"我这个人喜欢发布命令,可是很讨厌别人命令我。"

"这真是性格喔!"

于是两人无视于警察要求自己停车的命令,仍飞快地驶去。而警车也响起了气势凌人的警笛,咆哮地朝着地上车逼近过来。在警车的背后,几辆不属于警方的车也同时逼近过来了,此时可以看到全副武装士兵的身影浮现在强化玻璃的外面。

V

当被通知有人前来会面的时候,正巧是杨将那毫无气味的晚餐原封不动地推开面前的时候。

大概是菲列特利加吧,不过就在这个想法浮现的那一刹那,杨立刻就放弃了这样的期待。因为就算菲列特利加提出会面申请的话,有关当局也会予以拒绝的,这不用想也知道。那么大概就是那个男的吧,杨在心里面猜测着,不过就算这样的猜测是正确的,也是不会有任何喜悦产生的。

同盟评议会议长姜·列贝罗戴着沉痛表情的面具,出现在这个遭到逮捕的年轻黑发元帅的面前。当门一打开的时候,可以看到他的身后,跟随着大概将近有一打左右的警卫士兵。

“在这样一个场合和你见面,真的是太令人惋惜了啊,杨元帅。”

虽然说话的声音完全与他的表情相合,不过却不是杨会为之有所感动的对象。

“真的惶恐之至,不过我好象没有请您过来?”

“确实没有,嗯,我可以坐下来吗?”

“请便……”

比杨的姿势还要端正地,列贝罗坐在另一边面对面的沙发上,然后回答了杨无言的质疑。

“帝国事务官府那一方面主张说,你触犯了反和平活动防止法,甚至危及到国家的存立。”

“真的是这样种想法吗?议长也是吗?”

“我不晓得,我希望能由你来否定这样的一个想法。”

“只要我否定,别人就会相信吗?”

杨一面这么地回答到,一面已经感觉到这一番对话不会有什么成果了。而列贝罗的表情愈显得深沉。

“以我个人来说,我一直都是相信你的。不过,整个事态的处理,并不是凭借个人感情或是个人的道德标准就可以的。而且整个国家的存立与安全,并不是你我之间一对一的关系所可以左右的……”

杨叹了一口气。

“请等一下,议长,从以前一直到现在,所有的舆论都认为您是一个有良心

的政治家,而且从您过去几次实际行动当中也都证明了这个说法。所以依照您的想法是认为说,为了国家整体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的人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此时列贝罗的表情看起来让人以为他是一个呼吸器官有障碍的患者。

“我不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过,你难道不这么认为吗?在所有人类的行为当中,最崇高的就是自我牺牲。你到现在为止,也确实为国家做了不少的奉献牺牲,如果你能够将过去所做的牺牲奉献持续贯彻到最后的话,那么后世对于你的评价也会相对地提高吧?!”

听了这些话,杨又想要说等一下、等一下了。对列贝罗来说,确实是有他的苦恼和立场,不过对杨来说,多少应该也要有些主张自我的权利。虽然仔细看起来,并不足以作为公务员的典范,不过所立下的功绩总是在他所支领的薪水之上,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而且应该要缴纳的税金也一直都是按规矩缴纳。同时还不得不忍受部下战死之后,其遗族指着自己叫骂是“杀人凶手”或者是被人丢石头。不过一个对杨自己下命令的人还有什么立场来说教?如果要说的卑鄙一点且毫无忌惮的话,即使指着他们说“都是为你们这些人在打仗的”也不为过。

不过杨并没有这样毫无忌惮地说话,他又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调整了一下坐在沙发上的姿势。

“那么,到底要我怎么做才好呢?”

杨所说的这句话,当然没有要虚心讨教的意思,而是他想要知道对方内心真正想说的话是什么。因为列贝罗所说的话太过于抽象化,在话里有某些东西强烈地刺激了杨脑子里面的警戒信号。

“你年纪轻轻就拥有了名声与地位。和强大的敌人作战的时候,从没有任何一次败北的记录,屡次挽救了国家的危机,使得民主主义能够留存至今不至于遭到歼灭。后世的人对于你一定会极度称颂。”

杨凝视着对方的脸。他感觉到对方这一些过度流于形式的话有些不寻常,没有办法把它当作耳边风听过就算了。难不成列贝罗现在“正在念某人的墓志铭”?或者列贝罗现在并不是在对杨说话,而是在对“当代以及后代”的人在作自我辩护。

杨的思考回路急速地转动着。事实上,在他知性的果园中,已经有很多的果实已经结果了。在那些果实当中,和先寇布有着相同结论的已经成熟。他真的不愿意去相信这样的事情,不过事态的演变已经超越了他所能够左右的

阶段。自己真的甘于受到这样的对待吗？杨并不这么认为。虽然是不安定，这个状况不也已经持续了五、六年了吗？自己一直默然地不当一回事，不过事态的发展却好像是压路机，正全速朝自己冲过来，而权力者的羞耻心却完全没有发挥煞车的效能。

“遵守法律的规定对公民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过当国家违反了自己所制定的法律，而企图侵害个人权利的时候，如果公民还去盲从的话，那么就是一项罪恶了。因为当国家有犯罪或是误谬行为产生的时候，身为民主国家的公民，得有对这样的行为提出异议、批判、抵抗的权利与义务。”

过去杨曾对尤里安说过这样的话。他并不对所有的斗争抱持否定的态度。当受到不当的待遇，或者是权力者有不正当行为时，还不加以抵抗的人是奴隶而不是公民。连在自己自身正当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都不能站起来抵抗的人，当然更不可能为他人的权利站起来奋斗。

如果同盟政府以“任意处置同盟军所拥有的舰艇和兵器”为由来将杨诉诸于裁决的话，他或许会甘心接受这样的裁决吧。因为事实上，如果有触犯法律的话，那么被拘提到法庭上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杨现在的处境却无法那么乐观。

现在的他好像是要被谋杀了似的，被谋杀和蒙受不白之冤一样是应该要反抗的。按照正当的程序来制定法律，然后再依法来处决人，是政府的权力，但是谋杀这种行为就不是正当权力所应该行使的范围了。这种行为本身正好证明了其背后动机的丑恶。

而更让他感到无情的是，企图对他施予这种不当待遇的，竟然就是他过去也曾为之贡献过一些心力、为之苦战沙场上的祖国政府。这竟然是一个事实，可悲的是自己国家的政府竟然被逼得毫无退路，或许也真的有些值得同情的地方。想到这里，杨不禁赶忙摇摇头，这根本是不合情理的想法，因为比起要谋杀人者，被谋杀者是更值得同情的。

就算再退一百步、一万步，就算政府有谋杀他的权利，杨都没有要默默任其宰割的义务。杨并不是那种对自己怀有强烈自我陶醉情怀的人，自然不会接受列贝罗那种“墓志铭”，认为唯有完成自我牺牲才对自己实现最有意义，因为那根本就是有被虐待狂的人才会有的行为。透过这个不请自来的悲剧演员，杨在他的背后看到了菲列特利加那一对淡褐色的眼眸。她是不可能对杨被强行带走、甚或是在这种不当的情况下毫无意义地死去而袖手旁观的。她为了救出这个没什么积极性的丈夫，一定会竭尽所有勇气与思考能力，在她来

这前，一定要多争取一些时间。杨很专心地思考着，甚至连列贝罗站起来表示要走了也一点都没有察觉到。

当列贝罗政权开始的时候，就坐上统合作战本部部长位子的洛克维尔上将，这一天一直到深夜还没有回家，在办公室里等着部下传回来的报告。统合作战本部的大楼先前因遭到帝国军米达麦亚舰队的飞弹攻击，地面上的部分已经被夷为平地，现在只剩下地下的几间办公室，继续营运日常的业务。

午后一点十分，特遣队指挥官甲瓦夫的通信传回报告说，拘禁先寇布、亚典波罗两名中将的任务失败。上将忍不住露骨地表现出失望的神情，责问甲瓦夫上校说道：

“先寇布中将？肉搏战技的佼佼者，而亚典波罗在这方面也是相当有心得的人，不过再怎么说也不过是两个人，更何况我不是派给你两个中队的人力吗?”

“对方不是两个人。”

甲瓦夫上校以稍微有些粗暴而且阴郁的口气纠正上司所讲的话。

“蔷薇骑士连队的士兵忽然出现袭击我方，他们才得以逃跑了。现在第八高速公路上都是火烧车子以及尸体，您从那儿可以看得到……”

上校采取了只露上半身的姿势，只见到整个背后象是一块深蓝色的画布，火焰好像是橘红色的颜料正在缓慢地流动，来来往往的人影正穿梭在其中。洛克维尔的心好像作三级跳似地快要冲出来了。

“你是说蔷薇骑士连队全体的人掩护他们逃走，是吗?!”

甲瓦夫上校用手掌一面揉着脸颊上被染成淡紫色的痣，好像在对他的上司说他已经尽力了。

“巴米利恩会战之后，人员就没有再补充，不过有一千以上的士兵是属于那一个连队的，而且这一千名并不是普通寻常的士兵。”

洛克维尔上将听到这里，不禁要打一个哆嗦。没有必要继续听他的解释了。因为他早已听说“蔷薇骑士”连队的战斗力可与普通一个师团相匹敌，这样的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绝不是平白虚构出来的。

“阁下，要点起这场火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不过灭火的准备是不是已经万全了呢?”

甲瓦夫上校好像是挖苦似地问了这样的问题，当他听到了上司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就不得不觉悟到这场大火的延烧已经是无可避免的了。洛克维

尔上将此刻的表情就好像有一堆坏虫子正在蛀蚀他似地愁眉苦脸，他无力地呻吟道：

“我不知道，你去问政府吧！”

第六章 圣 地

I

这个标高四千公尺的高原,充满了过剩的阳光、以及缺乏丰富水气滋润极为干燥且稀薄的大气。尤里安·敏兹坐在一片不是经由风也不是水而是历经岁月侵蚀的大地上,眼睛注视着那缓缓地涌过来又缓缓退回去的波浪,极为规律的运动。他将视线向水平面望过去,但是对岸的景象仍然为他的视线所不及。狂乱且缺乏温柔的风仿佛在嘲弄着尤里安那亚麻色的头发似地,将他的头发吹的乱七八糟。

这个叫做纳姆·舟的湖,位于这片浩瀚大陆偏南边的内陆,距离最靠近的南方海岸大约一千公里,湖面积将近二千平方公里。来此交易的商人或是参拜的人,一般都是把宇宙船着水在这个湖面上,经过一段高度适应的时间之后,再以搭乘地上车或是以徒步的方式朝地球教总部的所在地,也就是那一座名为坎千穹格,高度在是八千公尺的高山前进。身穿黑衣的人在这一片大地上缓慢地行进着,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个黑色的小点,这一幅景象看在尤里安的眼里已经有三天之久了。

每当尤里安望着那一片蓝紫色的、好像具有磁力似地能将人的视线吸引过去的天空,就情不自禁地会想起在波里斯星域的补给基地塔扬汗上,波布兰介绍给自己认识的那名少女的眼睛。那对眼睛的深处所蕴藏的生气,好像是在高压状态下的气体,当有人和她对视的时候,会将对方的视线给弹回去似地。正确的名字叫卡特萝捷,通称叫卡琳,姓什么来着呢?总之,她那张脸一定是某个在自己过去人生旅程中曾与自己擦肩而过的脸孔。相当的漂亮,而且留给自己的印象还不只有这些,这样的一个女孩所让人留下的记忆自然不可能会随风而逝……。

这时,尤里安感觉到好像有个人在自己身边坐了下来,于是调整了视线的角度,看到了奥利比·波布兰布满笑容的脸。

“会不会头痛呢?”

“不要紧的,我比中校年轻些,所以适应力更加充沛。”

“哈,还有力气耍嘴皮子,大概就不要紧了。”

波布兰将他长长的两条腿往前一伸,然后两眼眯眯地仰望着头顶那片紫蓝色的巨大天顶。只有在那片叫做“天空”以外的事情才是他所关心的,从降落到这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行星”地表上不过才三天,他似乎就已经患了思乡病,而对大气圈以外的那一方感到无限思念了。虽然这位年轻的击坠王老早就说自己注定了不是要活在这样一个穷乡僻壤的人,不过这当然是有些许自夸的说法。此时此刻,尤里安心中并没有什么所谓的乡愁,不过大概与波布兰有同感罢,少年的心中这么地想着。

七月一三日,尤里安和四名同行的人,搭乘事先就已经准备好了的地上车,朝南方三五〇公里的坎千穹格山出发了。同行的人就是奥利比·波布兰中校、波利斯·寇涅夫船长、路易·马逊少尉、以及一名姓名极为冗长的乘务员拿破仑·安顿瓦奴·多·欧特尔。另外宇宙船的事务长马利涅斯克以及宇宙航行士维洛克则在“亲不孝”号上留守,以防万一有任何事态发生必须要从地球上逃亡的时候可以立刻出发。

在留守人员的目送下,他们离开了湖畔,翻越过一个从大地上隆起的土丘之后,整个世界的色调仿佛都被控制在黑白底片之下,水的颜色已经从视线里消失了。

大地的颜色是单调的。前面和左右三个方向的地平线、以及南方的高山带,在灰白当中夹杂着一些棕色。想必造物者当初在创造这片土地的时候,调色盘里的颜料差不多已经用光了,才使得这片土地显得如此荒凉。

周围的大气以及阳光接触到皮肤时,给人的感觉并不柔和。放眼望去山脊线的轮廓就象是用画笔描绘出来一般的明显,或许只有在这样的土地上,才能够严格地区分出彼此,借着拒绝与否认其他的存在,才能主张自我的存在。

从出发到达坎千穹格山,实际上需要一二个小时的时间。不过在这样的高地上,是不能够对自己的体力太过度自信的,这样千里迢迢地经过了一万光年的旅途才到地球上来,如果在最后却因患了高山病而倒下来的话,这大概会沦为众人笑柄吧。

地上车的后面装载了所需的宇宙食物和药品，以及少许用来作为布施之用的银块。经由过去几次载送朝拜者的经验，这种布施物比商品所具有的货币价值还要有效用，他更明快清楚地说，没有人不喜欢平白接受物品的。

尤里安等人在途中遇到在回程路上的朝拜信徒时，便若无其事地互相打招呼。在路途上，寇涅夫发表了一些有关于地球的知识。

“反地球联合军称作是黑旗军，在他们全面无差别攻击之后，也还有大约十亿人口左右的居民，不过却在一眨眼之间，人口就急剧减少了。”

虽然这大部分的人口几乎都是舍弃了这个已经变成不毛之地的母星而移居到其他的星球上，不过据说地面上所剩下的人，最初是为了生存，接着却投注于信仰，使得流血事件又延续下去。有关具体的事情波利斯·寇涅夫也并不晓得。不过确实存在的事实是已经失去人类社会支配者之地位的地球居民，仍然充满了支配欲以及斗争的心理，最后只得和身边的同胞互相残杀，这样的事实令听的人不得不为之鼻酸。

“地球现在之所以会这么地衰退萎靡，这场无意义的争斗应该就是主因吧！”

“啊——，西历结束已八百年，这个社会不但孤立而且闭锁，不衰退反而更不可思议不是？”

这确实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真正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应该已经衰退到极点的地球，竟然用着极异常的方法，使它的势力再度渗透到人类社会里去。

“地球教的本部如果有什么资料库之类的就好了。”

“就算有的话，也不一定能够暗中侵入啊。”

“如果警戒森严的话，那么我们企图要侵入的时候，一定会遭到相当程度的反应吧。不过或许可以抓住什么机会也说不定。”

尤里安不得不认为自己这样的主张，与其说是大胆，不如说是粗劣无章。如果不是靠着事先收集更多有用的资料、更正确地加以判断、然后更有效率地采取行动的话，事实上真的是行不通的。杨提督应该早就已经领悟到这一点了，而他之所以会允许自己这样草率鲁莽的计划，大概他已经设身处地考虑过在尤里安目前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应该会有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吧……。

在隔天的下午，尤里安等人抵达了地球教的本部。地球教本部所在的这个坎千穹格山，过去应该曾经有着高耸入云的山峰，不过却因为飞弹从距离山峰约一千多公尺处加以攻击，使得这座山看起来就象是在建造途中忽然被永

远中止了的金字塔。高原与山峰之间,被深邃的山谷切割开来,尤里安等人于是放弃了地上车,必须赶在黄昏时刻之前下到山崖底下。

在那道厚达六十公分,由铁钢与铅金属板嵌合而成的巨大门扇里面,是一个四周由未经粉刷的水泥墙所包围起来的大厅,一群在原本身上所穿的各式各样的衣服的外面又加罩黑衣的信徒,正静坐在里面等着人带领。尤里安一边用目视的方式算出里头大约有五百人左右,一边也象里面其他人一样地静坐下来。坐在他身旁的是个白发老妇人,用毛巾铺在地上坐着,看起来好像已经等待多时的样子。那老妇人满脸善良的笑容,拿出了她提篮里的黑麦面,尤里安突然间不晓得该不该拿,最后他还是向老妇人道谢伸手拿了一片之后,向老妇人问她打从哪里来。

老妇人于是说了一个尤里安所不知道的行星名字。

"年轻人,你从哪儿来呢?"

"从费沙来的。"

"哦,那就更远了,真令人佩服。年纪轻轻就这么了不起,一定是双亲教养有方。"

"谢谢您……"

利用这样善良朴素的人们单纯的信仰心,从事阴谋的策划,企图要恢复权力的那些地球教干部,尤里安自然无法对他们产生任何的好感。

正当尤里安又再度环视周围环境的时候,较深处的一个小门打开了,大约有五、六个大概是最基层、或者是还正在修业当中的圣职人员,穿着和信徒一样质地粗糙的黑衣,从那里面走出来开始绕着人群来回走动着。他们一边手拿着用防水布所做成布袋收受信徒所捐赠的布施物,一边在嘴里颂念着象是祝福的词句,然后将说明书分发给信徒们。尤里安也学着其他信徒的样子,一面则尽量不要让人看到他的脸。

"这里就是地下的防空避难所。过去地球政府军干部们就是潜伏在这个要塞里面指挥和各殖民星球之间的战斗。说来是很有名的……"

进到大厅里面的时候,波利斯·寇涅夫就曾以侮蔑的口吻说道。军事干部们自己躲在这个用厚厚的岩壁、强大的枪炮火力、和设有空气净化装置的坚固要塞里面,好像在看戏似地观看着地面上一幕又一幕的悲剧。不要说是粮食,甚至连酒或是女人也都不缺乏,根本就打算在这个地下天堂歌颂属于他们自己的太平。被他们这种极其卑劣的做法所激怒的黑旗军司令官,在知道了硬

攻无用之后,便将一部分贯穿喜玛拉雅山脉地下的巨大灌溉用水渠爆破,让几亿吨的水流进这个地下要塞。当时躲在里面的男女大约有二四〇〇〇多人,而没有遭到溺死的人还不到一百名。

尤里安仔细地阅读着分发给每个人的说明书,心想要塞的全貌大概没有安全记载在这里面吧。不管是过去或是现在,还没有任何一个宗教团体,会公布其所有的内幕,不管是宗教本部本身的建筑或是财政状态。不过有记载的部分应该就不是虚构的吧。

说明书当中记载了大礼拜堂、灵骨塔、主教集会所、大主教集会所、总大主谒见室、忏悔室、冥想室、审问室……等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房间。其中当然也有专供朝拜信徒使用的宿舍和餐厅,不过就是找不到资料室。

“喂、有没有尼姑和和尚的休息室啊?”

“嗯,好像没有的样子耶,中校。”

“那么难道会是男女杂居在一起吗?”

“……有这样的见解可真让人羡慕。”

尤里安半认真地回答道,将旅行衣挂在一只手上然后站了起来。这时所有的朝拜信徒已经在圣职人员的促使之下,顺从地排着队慢慢像流水般进入门内。一进到门内的时候,立即有人递过来一个小牌子。上面所写的号码好像是每个人住宿的房间号码。

于是尤里安、波布兰、寇涅夫、马逊和欧特尔五人很快地互相确认了彼此的房间号码。除了马逊和欧特尔是同一个房间之外,其他的人都各自不同。这是偶然呢?还是刻意的安排?尤里安认真地想着。就在这时候,一阵感激和兴奋的低语声,回荡在这个荧光灯照明的通路上,所有的信徒纷纷退到墙边,双膝跪在台阶上。理由很快就明白了,原来前方出现了看来很是阴森的黑衣行列,教徒口中传出“总大教主猊下”的惊喜声。

尤里安学着其他人的样子跪拜在地下,用心深重地观察着那个位于行列中央的人物。

那个人物看起来非常的虚无飘渺,身上同样裹着黑衣,但感觉上却好像是一个几乎不存在这世上的老人,仿佛要借由黑衣才能让人感受他的存在似的,尤里安甚至怀疑这会不会是立体影像。这个总大主教走路也几乎没有任何的脚步声,皮肤象是整个融进荧光灯的光线里似地令人感受不到他的存在,而视线看起来则好像根本不是停留在现世里。这个老人的体内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东西呢?尤里安非常想知道,而且也非知道不可。

站在波布兰身边的一名老信徒一面流着感动的眼泪，濡湿了他下半个脸，一面低声喃喃自语地说：

“想要拜见总大教主猊下的尊容，一辈子里都不见得能够有一次机会。这次真是太让人喜出望外……”

“如果能够的话，我这一生当中都不想参拜。”

波布兰在一旁则悻悻然地说，在他眼里看来，那个黑衣老人不过是一团皱纹和筋骨凑合在一起而已。而且看起来象是干枯没有水份的样子，如果把他放到火葬场里面的话，大概很容易就会烧起来了吧，这个年轻的击坠王心里面有着这种比杨威利还要无神论的想法……。

事实上，这名大主教很年轻，不过才三十岁左右。他之所以能被特别提拔，并不是因为他对教义非常地精晓或是因为信仰的深远，而只是个凡夫俗子。地球上如果有官僚社会的话，那么他应该会是一个顶尖的人物，不过因为地球上没有这样的一个社会体制，所以他进入了地球教团，并且在一二年当中能够确保总书记代理的地位。他的性格聪明圆滑，所以没有任何人对他有微词，不过在这些狂信者当中，他认为只有自己的才能才是众人信仰的对象。

“奥丁的支部溃灭了，是吗……”

“非常可惜，确实是这样的，德·维利大主教。”

这个人生阅历比上司还要多出一倍的老主教，没什么脸见人似地垂下了头。

“邱梅尔男爵死亡，支部所有人员都全部殉教了。”

“邱梅尔男爵是吗？这个没用的傢伙，到底是为什么而生为什么而死呢……”

大主教的脸笼罩在一片阴沉失望的云雾当中。他的办公室是一间天花板极低的大房间中，有人传说九世纪前那些遭溺毙的灵魂会出现在这个房间里面，不过依照他的说法(当然绝不是从嘴巴里面说出来的)，这真是可笑到了极点。

“虽然这次失败是邱梅尔男爵的过失，不过这是不是因为事态的进展太过于性急了呢……”

老主教这几句话，有着批判上阶层战术判断错误的意味。至少大主教是这样解释这几句话，于是他注视这个远比自己年长的部下的眼光当中，充满了凶恶狠毒的因子。不过他已经习惯不将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放在嘴巴上的表现方式。

"帝国军的攻击已经迫在眉梢了。光是悔恨已经失败的过去也是无济于事。必须将眼前的为害去除之后,再进行暗杀皇帝的行动。"

"你说的是……必须要守住我们圣地以免落入邪恶的异教徒手中……"

"不要担心,总大主教猊下已经采取对策了。"

大主教将他的嘴唇弯成半月形,笑着说:

"我们连皇帝身边都有办法靠近了,没道理连区区一个提督的身边都靠近不了吧?"

Ⅱ

在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一级上将的指挥之下,一支由五四四〇艘舰艇所组成的地球讨伐军,于七月二四日出现在太阳系的外缘。接受皇帝的任命之后,他日以继夜地编排这一支全由高速舰所组成的部队,终于成功地完成了在航行中同时加以组织编列这一件高难度的初步工作。

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是罗严克拉姆王朝创立的功臣。在他创立下的战历中,当然也有几次败战的记录,不过属于胜利的一方是具有压倒性多数的。由于他用兵巧妙果敢、为人刚毅,所以深得士兵们的信任。

对他来说,最为屈辱的一场败战,就是这一年的三月,在自由行星同盟领地达希利星域附近因为中了杨威利的诡计,而不得不沦为一面挨打的那一次战役吧。当时那种强烈的悔恨,虽然灼烧着他全身的血管,不过他在给与敌人评价的时候,所表现出的柔软性,比起同僚的达列肯普可就好的太多了。现在的他对于当时杨所采用的智谋,虽然会发出夹杂着苦笑的感叹,不过并没有丝毫怨恨的心理,只是很坚定地下定决心绝对不再"第二次被耍了。"

当皇帝莱因哈特对自己下达这个攻略地球教本部的命令时,对他来说是一件相当令人高兴的事情,因为他并未期待这么快就能够有恢复名誉的机会。尤其皇帝是特地排除掉毕典菲尔特的志愿之后,才派给他这样的一个任务,无论如何一定得要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

事实上,如果地球教单纯只是一个宗教狂信者的集团,那么或许可以采取和八世纪以前银河联邦相同的方法,将他们集中关闭在边境的一个行星上就算了。不过,一旦当他们对于政治权力产生野心,并且也具有相当组织力量和财力的时候,就不能够再置之不理。

更何况他们还是一个企图要弑杀皇帝的组织。对于这样一个假借宗教之

名进行恐怖行动的恐怖集团，是不需要任何宽恕的。

瓦列和杨威利、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同样都是三二岁，身材高大，头发象是经脱色处理以后的铜线。五年前结了婚，婚后一年生有一子，妻子因为难产而去世，所生下的儿子则由瓦列的父母亲照顾。同僚劝他再婚的建议，大约有两手两脚全部的指头加起来那么多，不过他始终没有那个心思。

旗舰舰桥的主荧幕上此时出现了九百年前，那个位于边境上，被人类所抛弃了的行星。参谋长莱博尔中将、情报主任参谋库拉巴准将等人围绕在司令官的周围，在三次元显示器前商讨着攻击作战的对策。

"果然，在喜玛拉雅山脉的地下，是吗?"

"地下本部的上面，有超过一百兆吨的土块和岩壁保护着，就算是用超低周波飞弹攻击，打中一发两发的，对事态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帮助。"

"如果连山脉一起铲除的话，则显得太没有技巧了，而且皇帝还特地嘱咐不可让无辜的民众成为牺牲品。"

"那么是不是要经由陆路以装甲掷弹兵来攻击呢？不过会比较花时间就是了。"

听到参谋长所说的话，瓦列稍微地歪着头说道：

"地下本部有几个出入口呢？如果事先没有加以确认的话，那么我们的攻击会变成追着那些傢伙跑，我们攻到那里，他们就逃到那里。如果我们只是破坏了本部，杀了一些泛泛的狂信者，让最重要的魁首逃掉的话，就不符合皇帝陛下的要求了。"

"那么……"

先不要慌，瓦列制止了参谋长的性急。

"地球是不会跑掉的而且那些傢伙也不会逃到地球以外的地方。在抵达行星轨道以前，得想出比较好的对策来。把密藏的那瓶四一〇年的白酒拿出来，慰劳大家一下吧！"

指示幕僚人先暂时解散之后，瓦列伫立在靠墙边的地方，两手在胸前交叉，从指挥席以外的其它角度注视着灾幕。这是他从新任军官时代就养成的一个称不上是癖好的癖好。这时有一名士官用象是游泳一般的步伐向他靠近过来，不过他却没有察觉。

"提督！"

为了让他知道危险，幕僚从旁边所发出的叫声几乎象是哀号。

瓦列一个反射动作将他那高大的身材扭转过来，一道闪光斜着穿过他急

遽移转过来的视野。那道光穿过之后，打在墙壁上又弹了回来，变成了象是战斗刀的形状。

瓦列立刻举起了左手腕，保护住他的喉咙。那道光线于是打在他的手腕上，军服的布料发出异样的声音然后裂了开来，一股灼热的感觉在他的皮肤上和筋肉上急遽地扩散开来，一瞬间之后，那股灼热感消退了，可是取而代之的是彻底的痛感。

瓦列看着暗杀者的眼眸——那一对充满着暗红色的杀意以及劫火好像要喷出来似的眼眸。他立即按住了由他的手臂上涌出来的血，然后用右手扣上手枪的板机，迸裂出来的光线正确地打中了暗杀者的右肩和右胸接合的地方。

被光线击中之后，那名暗杀者拿着战斗刀的手仍然高高地举着，然后整个身体向后仰，发出了痛苦的惨叫声。

这时，在旁边因为害怕伤到司令官而一直不敢开枪，不知所措的幕僚们，立刻丢开了一片空白的脑筋，将暗杀者拖到在台阶上。

"不要杀他！留下活口，问问他幕后主使。"

尽管他因为过度的出血和强烈的苦痛，整个脸看起来苍白的吓人，不过瓦列仍然靠着自己的力量站起来，并且发出这样的命令。不过，他的意识里却突然出现一道白光在他的脑子里炸裂开来，这名地球讨伐军的司令官终于不支地沿着墙壁摔倒在台阶上。

军医急急忙忙地赶过来，确认了刀子上涂有植物盐基性的毒性物质。最后并且宣布，如果不切除左手臂的话，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于是手术立即展开了，瓦列用他的左手臂换取了他的生命。手术完成之后，仍有部分少量的毒素在他体内发作，使得他不停的发烧，看到司令官遭到如此的不幸，幕僚们都忍不住要感到心寒。

如果是一般常人的话，在这样剧烈的重伤和高烧煎熬之下，恐怕早就和死神言合去了。瓦列虽然熬过来了，不过一直到他清醒为止，却是六十个小时以后的事情了。

瓦列喝着军医所建议的营养剂，然后要部下将袭击他的那名士官带到他面前来，对于他所失去的左手臂，连一个字都没有提到。暗杀者于是被带到了他的病房里来，肩膀上包扎着绷带、左右两边由士兵押着，看起来甚至比瓦列还要来得虚弱。

"属下没有进行拷问，因为这名罪犯一直都不吃饭……"

瓦列对着部下的解释点点头，然后正视着这名暗杀者。

“是谁指使你来暗杀我的？你打算要说了吗？”

暗杀者已经为灰色的雾所掩盖起来的眼眸，这时又开始要喷出那种暗红色的火焰。

“没有任何人指使我。地球是我们的母亲，任何人只要侵犯到地球的神圣，就会受到统治全宇宙超乎一切的旨意所给予他的惩罚。”

瓦列疲倦的脸上此时浮现出些许笑容。

“我所想知道的不是你的哲学，而是什么指使你来暗杀我，他叫做什么名字？或者这舰上是不是还有其他和地球教相关的人？”

紧张的情绪抓住了病房内的每一个人。暗杀者发出了一种疯狂怪异的叫声，并且开始狂暴地想要挣脱开来。瓦列无奈地摇摇头，举起了他所仅剩的右手，示意部下将这名暗杀者带回到单人的牢房。参谋长担心地注视着司令官。

“是不是要再度进行询问呢？阁下。”

“算了，反正他是不会说的。所谓的狂信者不就是这种人吗？对了，义肢什么时候会做好呢？”

被问到的军医回答说在这两天内。瓦利于是点点头，低头看着他垂在被单上的左手袖子，袖子里面空无一物，为了不表现出感伤，他立刻将视线岔开来。

“对了，说到义肢，这个舰上好像也有一个装有义肢的军官，对吧？”

司令官这样不经意地提起来，其他的幕僚人员纷纷彼此交换着视线，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有以记忆力见长的库拉准将回答说：

“舰队航法操作员当中有一名。就是肯拉特·林查中校。”

“对对对，就是肯拉特·林查。奇霍伊萨会战刚刚结束的时候，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曾经帮我介绍过……好，就叫他来吧。”

就这样，帝国军中校肯拉特·林查接受了瓦列一级上将的命令，在主军之前先行降落到地球上，前往地球教本部进行侦查，并且为友军开僻一条进攻的路线。

Ⅲ

在地球教总部的地面上——其实应该说是在地下——已经无所事事地度过了一段时间。自从七月一四日潜入地球教的地下总部以来，尤里安已经过了一十天身为一个信徒的生活，不过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并没有任何的收获。

这个地下总部到处都有监视器和摄影机,根本不可能轻易地采取行动,而且通往下层的楼梯或是升降梯也一定都有好几名监视人员在看守。自己又和其他一道来的人住在不同的寝室,想要彼此联络也非常不方便。尤里安心想,如此一来,只得尽力去争取他人对于自己的信任了,所以他便努力地参加所谓"自发性奉献"的劳动服务,并且趁礼拜、祈祷或是讲道空间的时间,和其他的信徒们一起清扫大厅,整理粮食仓库,将地下本部的图面记在脑子里面。不过事实上这些天来,连尤里安自已都不免要感到这样的作法真的是太愚蠢了。更何况对根本没有任何目的意识的波布兰和波利斯·寇涅夫而言,更感到无比的痛苦吧。

二六日的晚上(其实在地下根本就没有白昼或是夜晚的区分),尤里安好不容易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在自助式的餐厅里,坐在波布兰对面的座位上,可以低声地交谈。

"怎么样,有没有发现什么中意的美女呢?"

"算了算了,全部都是一些古董,年纪都超过半个世纪了。"

波布兰满脸吞不下去的表情,喝着那难喝的豆子汤。在餐厅里,可以错开混杂的时间带,同时周围的人影较少,两人一面提高警觉,一面交谈了许久。

"撇开这个不谈,你是不是已经找到资料室或者是资料库之类的地方了。"

"还没有。我想应该是在更下层的地方,最近应该可以找到才对。"

"你可不要意气用事喔,要沉住气。"

"我知道。"

"另外还有一点,是我到现在为止一直都没有提过的。就算找到了资料室,里面也不见得一定有你所想要的东西。或许这些家伙根本就是只是一个夸大妄想的狂信者集团也说不定。"

波布兰说完之后,视线突然变得极为锐利,和平常谈论女人时的他好像完全变了个人似地,隔着尤里安的肩膀,注视着他身后的变化。尤里安于是也回过头去,在他还没有完全转头过去之前,一种尖锐的声音早已经响了起来,刺激着人的耳膜。

映在他视线里面的是一张连餐具都跟着翻倒的桌子,和站在不远之处挥舞着两只手臂的一名男子惨叫声纷纷向旁边逃散开来。在那名男信徒黑色头巾的底下,两只已经失去控制的眼睛闪烁着怪异的光芒,他的臂力大的叫人惊异不已,此时又再度举起了一张桌子,将之抛向人群中。于是又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破坏声响以及众人的惊叫声。

这时，可能是有人去通报的样子，五、六个持着高压电枪的基层神职人员从门外飞跑进来，将那名发狂的男信徒团团包围起来。一条细细的电线从枪口发射出来，电线的尖端扎进了那名男信徒的身体里面，低出力·高电压的电流使得那名男信徒的身体弹起来飞向空中，在一声短促凄厉的惨叫声之后，便撞向台阶一动也不动了。

看到这幕景象，波布兰整个藏在黑头巾下面的脸完全变了一个脸色，原本藏在心中不吉利的疑虑，好像得到了什么印证似地。

“畜生，原来是这么回事，我竟然一直都没有发现……”

波布兰低声地说着，接着突然抓住尤里安的手腕往餐厅外面走去。这时，一些听到骚动的群众纷纷向餐厅靠过来，而波布兰则抓着尤里安的手腕逆着人群往外面快步地走出去。尤里安好不容易才得以问说为什么，波布兰用那种深刻的视线注视着他说。

“马上到厕所去，把刚刚吃进去的东西全部吐出来。”

“难道那里面有下毒吗？”

击坠王立刻回答道。

“算是毒药的堂兄弟吧！刚刚在餐厅里面不是有一名男子发狂吗？那就是身体对于塞奥奇辛麻药所产生的一种抗拒反应。”

尤里安惊讶地咽了一口气。这时他所感受到的惊愕，就好像是有人在他脑子里用力地敲打着铜钹，不过，另外好像有声音在告诉他真正的事实。原来这一十天当中，他们在教团里所吃进去的食物全都被掺进了麻药。而且这种质地极为恶劣的合成麻药，竟是曾使帝国和同盟暗地合作进行缉毒工作的塞奥奇辛……。

“地球教徒为什么会象奴隶一般的顺从，这应该就是原因之一了。”

当这个问题超越了个人层次的时候，在两人心中逐渐扩大的不安，已经到了无法无视于其存在的地步了。波布兰看起来很不高兴地耸了耸肩说道：

“从前的革命家曾经说过‘宗教是人类精神上的麻药’，当他们看到这种事的时候，不知道有什么话说。”

于是两个人进到厕所里，将手指伸进嘴巴里面抠着咽喉，把刚刚吃进去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在漱口的时候，尤里安也被提醒要小心不要把水喝进去，因为水道里面的水本身可能也被掺进了麻药。

“今天还有明天都不可以吃东西。不过万一麻药成瘾性症状出现的话，大概也不会有什么食欲了吧。”

“我们还必须去通知其他三人。”

“我知道,无论如何要尽早让他们知道。”

于是两个人之间产生了共识。不过如果行动让监视器发现的话,或许会招来地球教团方面的不信任和猜疑,不过到了这个地步,也只好赌一赌了,因为,如果还继续食用教团所提供的食物,那么除了让自己变成麻药的中毒患者之外,还沦为地球教所饲养的家畜一般,这一条路之外就别无选择了。

“中校,您懂得事情还真不少呢!”

在尤里安的赞美之下,波布兰只是微微地笑了笑。

“我啊,可不是一天到晚为女人的事情烦心的人,对那些为青春苦恼的傢伙来说,我可是一个会走路的博物馆喔!”

当晚,好歹算是平安无事地度过了。那些用裸露的岩壁来作为墙壁的大房间大概是官兵的宿舍吧,里面都是三层的床,有五十床之多。而信徒所住宿的地方,就只有挂着破烂的帐幕是唯一能够保障个人私生活的东西。尤里安躺在床上,一面忍受着肚子里那真实的空腹感,同时也对不久的未来将要并发的麻药成瘾性症状感到不安,在两种感觉交互地作用之下,尤里安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从隔天的早上开始,尤里安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和情绪已经开始恶化了。他一面感受到一股恶寒从体内不断地升起,皮肤表面被冒出的冷汗所濡湿,一种非常不舒服的感觉愈加扩大。这一天,他没有参加“奉献”的劳动服务,因为在没有进食的状况下,实在也没有力气去作任何劳动工作。

麻药瘾性的症状在这一天夜里来临了。

终于出现了。这样的预感在精神的地平线上急递地扩散开来,同时也感觉到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卷动似的声音从身体的深处响起,这时,一种摇摇晃晃的感觉侵袭了全身。恶寒沿着脊椎直逼而上,心脏的律动一时间全部都乱了。到这里为止,尤里安还是一直冷静地观察着自己,不过当毕生最严重的,从孩提时代到现在一直都未曾有过剧烈咳嗽产生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办法如此从容了。

从其他的床上传来了斥责的声音,不过咳嗽并不是用人的意志力所能够控制得了的。尤里安只好把头埋在被单里面,尽他最大的努力不要让咳嗽声传到外面来。好不容易那一股咳嗽的刺激终于暂时消退了一些,正当尤里安努力地调整着自己呼吸的时候,从他上面的床上传来了老信徒亲切的声音。

“年轻人,你不要紧吧,要不要我带你到医务室呢?”

“不用了，我不要紧的，谢谢您。”

尤里安好不容易才勉强地发出声音回答道。身体所冒出的冷汗几乎完全濡湿了他的脖子和胸部，身上所穿的衬衫也因为冷汗的关系湿湿的粘在皮肤上。

“不要太勉强喔！”

“不要紧的，我真的不要紧……”

事实上，尤里安并不是因为客气才婉拒了老信徒的好意，而是因为自己如果随随便便接受医师的诊断，那么一旦被发现是患了麻药成瘾性的症状，只怕会被注射更强力的麻药，而不得不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中毒者，因为教团人士全都是共谋者。

在剧烈的咳嗽之后，取而代之的呕吐感，从胃部到嘴巴，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身体里剧烈地跳动着，而真正所吐出来的东西其实也只有胃液。尤里安立刻用床单按住自己的嘴巴，让床单吸收那苦苦的液体，当痛苦的呕吐终于告一段落的时候，刚才那种几乎要让自己喘不过气来的咳嗽又再度向自己侵袭过来，这一次甚至比刚才还要剧烈，尤里安竟然咳得整个胸部发疼。

而其他的四个人——波布兰、寇涅夫、马逊及欧特尔此时也一定同样在忍受着这种痛苦的煎熬吧，不会只有尤里安一个人是特例的。无论如何，这种象是狂猛地抓住全身，蹂躏着整个肉体的痛苦与不舒服感，是极为让人无法忍受的。感觉上就好像是一个人罹患了恶性感冒，正在最严重的时期，还被强迫参加最为苛酷的耐力训练。皮肤外面不但穿着为冷汗所沾湿的衬衫，而皮肤下面的筋肉细胞更开始任性地往各个方向狂乱奔窜，所有的内脏与神经网路同时一起歇斯底里地嘶喊着抗议的歌曲，尤里安的自我意识在这场狂乱的暴风雷鸣当中被不断地刺戳着。这种痛苦与不快感从身体的中心向四方放射，在皮肤内侧一阵胡乱反射之后，又全部往身体中心激烈地敲打，就好像是一阵流星在阴郁黑眼睑的天幕当中飞来飞去，炸碎之后又变成了更多流星，疯狂地打击着尤里安的意识……。

“你怎么了？喂。”

当这种假扮成柔和的声音流进耳里的时候，尤里安把他苍白的脸从被单当中探出来。不知道痛苦已经持续了多久，此时尤里安体内的狂涛竟然正在缓慢、却是真实地将它所占据的位子让出来，身体的状况正逐渐在恢复平稳。两名男子正用有礼貌而且同情的眼光注视着尤里安。

“其他的信徒通知我们，说你好像非常痛苦的样子。我们都有着相同的信

仰，彼此分享着彼此的喜怒哀乐，你不需要觉得有任何的不好意思，到医务室来吧。”

这两名男子所穿的黑衣，袖口上缝有白色方形的布块，那就是医疗小队的记号。

加以拒绝吧。尤里安本能地产生出这个反应，不过随即又想到对方这种动作不正是自己应该要加以利用的吗？这么一想之后，尤里安于是乖乖地点点头，顺从地站了起来。原有的痛苦与不快感好像事先作过暗号似地，已经完全消退到过去的领域里去了，这时，为了要让自己的步伐显得非常地虚弱，多少还需要一些演技。

Ⅳ

来到医务室的时候，尤里安才知道阿里巴巴的山洞，在自己还没有来到之前就已经关闭了。医务室里面已经有两个比自己还要早到的客人，一个是有着绿色眼眸、外型给与人一种潇洒印象的青年，另外一个则是象黑色牡牛一般健壮的巨人。这两个人看起来好像非常憔悴的样子，不过当他们将视线集中在尤里安身上时，却可以感觉到其中有一股锐气。尤里安在这一瞬间发现自己正逐渐在恢复自信与活力。对他来说法，命运所展示出来的，仍然是一个老妇人那柔和的侧脸。

“怎么今天身体不舒服的信徒好像特别多？”

在这个黑衣集团当中，例外地裹着白衣的中年医生，用阴沉的声音说道。这医生看起来根本不象是毕生奉献给医道的人，不过这或许是先入为主的观念所致吧……

“身体不舒服以前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

这名医生一面一一地检查着排列在银色的盘子上大约有一打左右的注射器，一面问道。波布兰于是用脚踢了一下地板之后，发出隐藏着低气压的声音说：

“有啊。”

“哦，什么状况呢？”

“因为有人让我们吃下拌有塞奥奇辛的番茄酱啊，你们这些小混帐！”

这时，这名被揭穿假面具的医生，手里抓起一把镭射手术刀便扑了过来，不过无论如何也比不上波布兰的灵敏。这位年轻的击坠王用他那强韧的手腕

一闪，一只注射针筒刺进了那名医生的右眼球，于是他发出了凄厉的好像是要吐出什么固体物质的惨叫声，方才那两名医疗小队的男子，听到声音之后，便立即打开门冲了进来。

就在他们要用电压枪射击的时候，尤里安的右脚比他们更快一步，用全身的体重踢进了黑衣人的腹部，这名男子连声音还没来得及发出来就倒地了。而另一名男子也在马逊强大的手腕之下，以每秒一〇公尺的速度，跟墙壁接吻去了。

波布兰从桌子的抽屉当中拿出白色的粉末，倒在杯子里面溶解之后，拿了一支最大型的针筒，把溶解了的液体吸进注射器里面，然后来到那个摔倒在台阶上，因痛苦和愤怒而喘气不已的医生面前，接着用一只膝盖跪在地上，指示马逊按住医生的一只手，并且用橡皮管绑住医生的手臂之后，用非常柔和的声音说道。

"你不明白吗？只要这么一点点的塞奥奇辛麻药注射到血管里面，你一分钟之内就会休克而死了。"

"住、住手！"

"我也想住手，不过，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变成大人以后，所有的事情就只有两种分别，一种是该做的事，另一种则是不得不做的事。那么，就此祝你一路顺风了。"

"住手！"

医生大叫了起来。

"只要你不杀我，我什么都说，请你住手！"

波布兰得意地使他的脸上浮现出一种人类所特有的邪恶微笑，然后回头看着尤里安。于是尤里安同样也用一只膝盖跪在医王的旁边，对着医生说道：

"我们想知道地球教的秘密。具体一点的话，你先告诉我们地球教的财政基础是什么？"

医生左边的眼珠往尤里安的方向移动，眼球里面充满了恐惧与狼狈。尤里安用若无其事的口吻所提出来的要求，使得医生的意志力产生了最大程度的动摇。

"这种事情……我不知道，没有道理会知道……"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么我要你告诉我们知道的方法，或者是知道的人。"

"我不过是区区一个医生……"

波布兰嗤之以鼻地笑道：

“是吗？也就是说没有什么用处喽。那么就让你变成区区一具尸体吧！”

医生对着波布兰所说的话发出了惨叫声，不过就在这时候，骇人的警报声好像要压过他的惨叫声似地，充满了整个空间。一股紧张的电流顿时贯穿了他们三人的身体。接着在一阵警报声中，又夹杂了枪声和爆炸声。

这时门又再度被打开了，踉跄着冲进来的是一个主教的神职人员，当他一看到了室内的光景，便立即扯开喉咙大叫。

“异教徒入侵了！这里也有，把侵犯地球之神圣的人全部杀掉……”

话都还没说完，马逊那巨大的拳头已经挥向主教的下巴，主教的身体于是在空中飞了起来，飞了大约三公尺之后，猛力地撞向了墙壁。但对面的墙壁好像拒绝与他拥抱似地，主教整个身体便一声不响地滑落到台阶上。

“身为神职人员，竟然还想出卖其他的人，到神的面前去忏悔你的缺德吧！”

波布兰一面说着，一面动手将主教的上衣给剥了下来，打算作乔妆之用。

“男人的衣服真是不好脱，最主要的是脱下来也没有什么用处啊。我这样子千辛万苦千里迢迢来到地球，难到就是为了要来作这种事情吗？杨元帅这个时候正和美人过着甜美的新婚生活呢，真是不公平啊！”

波布兰无视于被脱衣者无奈，一面还冷嘲热讽地卖弄唇舌。突然他不经意地往门外一看，对着门外的景象吹出了没有声音的口哨，抱着衣服往后退了二、三步，很厌烦地摇着头说；

“喏，尤里安，那批傢伙一开始并没有被运到这里来，不是吗……”

“如果我们等会儿的话呢？”

“只怕，情况会更为不妙”

波布兰的手指头指的是，在交错的战火当中，一群在重军火的威力下打开通路往前迈进的帝国士兵。

第七章 斗争开启

I

燃烧的火焰使得高速公路上的一角变成一幅橘红色的油彩画。消防队员和急救队员在散乱的尸体与车体的残骸当中来回地穿梭着,警笛的声音增添着人们心中的不安。蕴藏着紧张气氛的夜晚,此时正笼罩着同盟的首都海尼森。

在远离街区一个微高的山丘上,一队武装士兵的集团在那里伫立着,用肉眼和望远镜,注视着远处充满死亡和火焰的景象。

身穿同盟军制服的三名退役军官,伫立在这个武装集团的中心,他们分别是退役中将华尔特·冯·先寇布、退役中将达斯提·亚典波罗、以及退役少校菲列特利加·G·杨。现在这个时候,他们的身份仿佛已经变成了对同盟政府发动叛乱的部队指挥官。想到过去,当菲列特利加与杨结婚,另外的两人递出辞呈下野的时候,在杨威利和同盟政府之间究竟要如何取舍,或许早就已经决定了。

如果依照"战略就是制造情况的技术,而战术就是利用情况的技术"这个定义来看的话,那么先寇布和亚典波罗在这个晚上所采取的,应该可说是一流战术家的行动了。

"第一、使骚动扩大"

同盟政府企图在没有任何物证的情况下,秘密地杀害杨,因为同盟政府害怕帝国军的介入,已陷入了过于恐慌的状态,甚至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只要杨提督不存在,国家的安全才能够得到保障。在这个时候,如果将骚动的程度扩大,将可以使得帝国军的势力介入到某一个程度,如此便可以顺应他们救出杨的目的。

“第二、控制扩大的骚动”

如果这场混乱无限制地扩大的话,相对地,帝国军所采取的相应行动也会大规模化,如此一来,所倒致的可能不是达列肯普事务官这只狐狸,而是皇帝莱因哈特那只虎了。这场混乱必须要在达列肯普所能够处理的范围内就把它结束掉,也就是说,将达列肯普当作是一道挡箭牌。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争取时间。

救出杨之后,便拥他逃出海尼森,然后与梅尔卡兹等人会合。

然后呢?然后就是杨威利所要思考、构想的事情了。为了这个目的,所以必须将他救出来。

“问题是杨提督会说YES吧……”

“就算我们逼他,可能还是会回答NO也说不定。不过,如果由夫人来劝说的话,自然就不一样了。最主要的是,如果他说NO,然后在狱中死去的话,那么任何人都不会得救。”

先寇布这么说道,而亚典波罗则对他耸耸肩膀。

“杨提督也真是可怜。好不容易脱离了军队,总算可以过着一手拥着新娘、一手持有退休金,在花园里过着美满的生活哪。”

先寇布对着菲列特利加眨着眼睛说道:

“不过花园已经被盗贼给糟蹋了,而且独占美丽的花朵总也不是一件好事啊!”

“哎呀,真是谢谢你们。不过我倒想要被独占哪。”

菲列特利加若无其事地回答道。这时候旁边的这两位中将发现了菲列特利加的脚边,放着一只手提箱。

“少校,这个手提箱是?”

亚典波罗问道,于是菲列特利加大方地对他露出笑脸,然后回答道:

“是他的军服。我想军服还是比其他任何礼服更适合他……”

“也就是说,其他不管穿什么衣服都不适合他。”

先寇布心里这样地想着,不过并没有说出口来。

“我也想要放弃单身主义了哪。”

亚典波罗对着夜空低声地说道。

于是先寇布对武装的士兵吹出了尖锐的口哨声,示意他们开始行动。同盟政府为了害怕帝国军知道事态的变化,再怎么糊涂也还是拿不定主意,很难下定决心让军队真正的出动。只有乘着这样的一个空隙,“叛乱部队”才会有

胜算。

自由行星同盟评议会议长姜·列贝罗接获首度报告,是在他正打算要从评议会大楼的办公室离开的时候。通信荧幕上所出现的是洛克维尔上将僵硬的脸孔,当看到议长因为听到"蔷薇骑士"连队反叛的报告而恐惧地呆立不动的时候,洛克维尔结束了他的报告。

"属下愿意接受任务失败的批判,不过从一开始,属下就反对采取这种卑劣且不登大雅之堂的策略。"

"这个时候你还说这种话!"

列贝罗好不容易抑制住自己差一点就要爆发的怒吼声。当初对他自己保证实施阶段的技术层决没有问题,而现在又说什么政治性的行动过多的,就是这个军事官僚。在回避责任之前,总得先把"叛乱部队"镇压下来。

"属下当然会予以镇压。不过,一旦事态扩大被帝国军知悉的话,那么就不难给他们一个介入的借口。有关于这一点还请您多多费心。"

洛克维尔大概觉得对议长已经不需要再表示任何尊敬了,于是就这样毫无表情地从画面上消失了。

经过几秒钟的思考之后,列贝罗找来了当初教授他采用这样一个"卑劣且不登大雅之堂之策略"的国立中央自治大学校长奥里贝拉。当时他已经回到了住宅,经由列贝罗的嘴巴,知道了先寇布等人不但从逮捕网里逃走,而且更倾全力反击的事情,当对方责难地说你的策略失败了的时候,原先因为白兰地酒所产生的醉意,这时都消失了。

"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还被你这么说……"

这次轮到这位御用学者要发出不平之鸣了。他一直都是根据权力者的意向来解释法律条文,以使特权能够正当地合法化,他所扮演的一直是这样的角色,而且不负任何的社会责任。对他来说,他所负责的只有提案和策划,决断和实施全部是他人的责任。他只要褒奖自己的策划能力,然后贬低他人的执行能力就行了。

"议长、我不记得我曾经强制您一定要采用我的提案。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您本身判断的结果。此外,我必须要请您替我加派护卫,以使这一切不危及我本身。"

列贝罗这时已经觉悟到不管是军部或是智囊团都是不值得信赖的,于是一言不发地走出评议会大楼。坐上了地上车。看来他就象是一艘即将要开始

沉没的破船，不，应该是说同盟政府是一艘船，而他则是一名无能的船长。

虽然对列贝罗来说，这一切充满了苦涩，不过这一个晚上，他得要和帝国高等事务官达列肯普同席，观赏歌剧的演出。如果缺席的话，对方就会怀疑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变故。为了要渡过这一段超过两小时的时间，他不得不赶往国立歌剧院。

一般在议长座车的前后只有各一辆的警卫车护卫，而这一个晚上，在列贝罗座车的前后却各有两辆警卫官的地上车跟随着。警卫的强化与统治能力的衰退是呈对比的，等到了明年或许还会变成各四辆、各八辆也说不定。坐在地上车内的列贝罗，两只手臂此时正为不安和焦虑所拥抱着，而一股混乱的感觉就在他的两边膝盖上正一秒一秒地逐渐扩大，他两手抱在胸前，瞪视着驾驶员的后脑部。而与他同席的秘书官则一语不发，为了尽量避免看到上司的脸孔，他将视线固定在车窗外的景象，不过却不经意地叫了起来，而列贝罗向着窗外的视线也被冻结了。因为从相反方向行驶过来的几辆地上车，竟然无视于法规的存在，突然迳自作了一个U字型的转弯。地面上的自动交通管制控制仿佛已经被切断，转换成完全手动的运作。

驾驶员高声地骂着，而秘书官则高声地惊呼着。这些胡乱驾驶的地上车当中有一部向着议长的座车逼近过来，一名手上持有圆型怪武器、手提式加农炮的军人，从摇下来的车窗里将他的上半身探了出来。

那名肩上扛着手提式加农炮的军官，将视线对准列贝罗的视线，然后露出了没有声音的笑容。这时列贝罗感到一股寒意从他的脊椎窜起，好像有冰块从他的背部滑落下去似地。此刻他已经觉悟到，只要人坐在权力位子上的一天，就会成为恐怖主义者下手的对象，但是加农炮的炮口却将他这些观念性的决意压倒，然后唤起了他心中恐怖的意念。

火箭飞驰，轰隆的炮声击碎了整个夜晚的宁静。SP的地上车瞬间成了块状的金黄色火焰，在路面上连续回转了好几圈，所产生的块状金黄色火焰同时有四个，在列贝罗座车的前后打转，转得人头晕眼花。

“不要停，继续前进！”

议长发出了近似疯狂的声音高声地叫着，在眼前这种绝对的权威与致命武力的两相逼迫下，驾驶员最后还是屈服于武力之下。列贝罗的命令被忽视的时候，窗外的景色也随着速度的改变而后静止了。此时议长的座车已经被来历不明的车给包围，只得停在路上的一个角落，列贝罗下了车。用自己的脚走下车来，是他差强人意的矜持。评议会议长的两肩膀因为沉重的挫败感而

下垂着，不知所措伫立在原地，这时十一名士官向他走了过来，也就是方才用加农炮打中SP车体的高大男子。当然，他的肩膀上现在已经没有扛任何武器了。

"您是最高评议会议长列贝罗吧?!"

"你是谁?! 在这里做什么?"

"华尔特·冯·先寇布，在这里是要将您押作我们的人质。"

列贝罗拼命地调整着自己的心肺功能。

"你英勇的名字倒是很耳熟。"

"那真是太令我感到惶恐了。"

先寇布以毫无热忱的声音回答道。

"为什么你会参加这样的暴动呢?"

"说话的时候可要小心了，'暴动'这个字眼可是你自己说的。姑且不论我们这次的行动要称作什么，对于杨威利这次所遭受到的待遇，你敢挺身出来说那是绝对光明正大的吗?"

"这件事很难说，因为国家的存亡并不是以一个人的权力层次就可以谈论的。"

"能够倾全力来守护个人人权的国家，才能够称得上是民主国家吧。况且，你难道都没有想想看杨威利过去对你们这些人所作的贡献吗?"

"难道你觉得我一点也不心痛吗? 我了解这是很不人道的事情，但是为了要谋求国家的生存，我必须要忍受良心的谴责。"

"没错，你在良心所及的范围内，似乎是一个有良心的政治家。"

辛辣的笑容使得先寇布原本端整的面容显得有点扭曲。

"不过，每到最后，你们这些权力者总是站在将别人割舍的那一边。要一个人将自己的手足切去，这的确是痛苦的事情，不过以那些遭切除手足的人看来，自己为这一切所流下的眼泪都只不过是过度地自我陶醉。自己为了国家，舍弃了私情来完成道义，做了如此牺牲虽然有些可怜，但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情操伟大的堂堂男子，你是这样想的吗? 这算什么? '挥泪斩马谡'吗? 哼! 只要不轮到你自己来牺牲的话，不晓得要流下多少高兴的眼泪哪!"

列贝罗的舌头已经没有办法再编织出使自己的行为正当化的言词，因为对方已经明确地指责说，象是甘愿承受污名什么的说法，事实上是权力者一厢情愿而且骄傲自大的表现。

"先寇布中将，接下来你打算做什么呢?"

“什么？当然是合乎常理的事情。”

这位退役中将沉稳地说。

“杨威利这个男子并不适合悲剧英雄这样的角色。我只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要求修改一下剧本而已，然后视情况需要尽一点力。”

先寇布又笑着补充一句话说，事实上现在的做法已经是情况需要了。列贝罗从他的笑容当中，领悟到已经没有丝毫妥协或让步的机会。再没有任何事情，让他更深刻地体会到自己只不过是其他人玩弄在手上的道具。

Ⅱ

在优布·特留尼西特放弃了他原先所拥有的地位，由姜·列贝罗顶替自由行星同盟最高评议会议长位置之前，众人对于列贝罗所展现出来的政治手腕和个人的人格都有着相当程度的评价。宇宙历七九九这一年，他正好满五十岁，曾经两度出任内阁幕僚人员，特别是在财政、经济方面，无论是政策立案的能力或是行政处理的能力，表现得可圈可点。他一向反对向外作无益无谋的征讨，反对军队的肥大化，在外交方面，则一向主张与帝国改善彼此间的关系。他的政敌优布·特留尼西特屡次被批评为“巧言令色”，但列贝罗在人格方面从未遭受任何的攻击。

这样一个政治家，在接替议长职务之后，不但屈服在帝国高级事务官达列肯普的压力之下，甚至在帝国提出要求之前，就抢先将杨予以逮捕，企图要将他抹杀掉，这种种行为自然成了众人大肆批评的对象，而且也因为这些事端，让人看出他“在平时确实是一个人才，不过在紧急危难的时候，身上的镀金就全部脱落了”。

不过，这批评很容易会误导人们产生一种错误的偏见，认为“平时有用的人才”没有“非常时期有用的人才”来得有价值。如果要从某一个观点来看的话，杨威利可说是一个和列贝罗完全是两个极端的人才典型，如果他们俩人早半个世纪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话，列贝罗可能会是一个清高有能、对自由行星同盟极有贡献的从政者，而杨则可能是一个还算不上是二流的历史学者，而且还可能会在学校举行母姊会的时候，遭到家长“那个老师一天到晚叫学生们自习，都不认真上课”的批评吧。不过或许这样的生活方式才是杨真心想要的也说不定。

无论如何，无庸置疑的是此时此刻的列贝罗，确实是作为人质的重要人

物,对先寇布和亚典波罗来说,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事情了。

先寇布从军用地上车上,将通讯切入了军部专用的TV电话回路。在这具携带型TV电话白浊的画面上,彩色与黑白的影像急速且有秩序的变化着。出现在电话荧幕上的是一名浓眉、方下巴、神情愕然的中年男子。电话的回路已经成功地和统合作战本部部长的洛克维尔上将的办公室连接起来了。

"我们是不法而且凶恶的叛乱部队。秉持诚意和礼节,向统合作战本部部长洛克维尔上将您,宣读威胁恐吓的文言,请您仔细听来。"

先寇布所具备的特技之一,就是可以用一本正经的唇舌和态度,让他所看不顺眼的对方气得脑充血。此时的洛克维尔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血管和神经网路已经被对方的傲慢气得吱吱作响了。他是一个年过半百的人,但是对身体的健康状况感到非常满足,除了血压有点偏高是唯一令他感到不安的原因。

"原来是蔷薇骑士的连队长先寇布,不要在那里乱嚼舌根,你们这些造反的傢伙!"

"真是抱歉,我个人并不擅长腹语术,所以不得不嚼舌根哪。那么接下来,我要开始宣读胁迫的内容了,好吗?"

先寇布一面刻意地征求对方的许可,但是却又不等对方回答,就朗朗宣读了出来。

"吾等所尊敬的同盟元首姜·列贝罗阁下,此刻正在设备良好的牢狱当中接受款待。倘吾等之要求不能被接受的话,吾等只好请列贝罗阁下先前往天国避难,然后自暴自弃地以同盟军之名闯入帝国境内,邀请帝国的国民和吾等一起展开一场光辉灿烂的街头战。"

一场帝国装甲掷弹兵与"蔷薇骑士"连队共同展开的街头战。

这样的一种想像,使得洛克维尔全身颤栗起来。一部分是因为军人所共有的一种"流血浪漫主义"通病,而大部分则是由于恐惧与不安已经支配了思绪。

"您们,为了自己能够获救,而企图杀害无辜的人。"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不要做这种没有根据的恶意中伤。"

"那么我们继续胁迫的宣言吧。如果您不想要出席列贝罗议长的国葬仪式,那么就请将杨提督毫发未伤地释放出来。对了,对了,顺便再请您附赠上好酒一百打。"

"这不是本官凭个人意见所能够决定的。"

"那么就请您快点作决定。如果同盟政府没有当事者的能力,那么我们直

接去向帝国高等事务官府交涉也是可以的。”

“千万不要贸然行事,我会尽快回复。你所有的交涉必须要以同盟政府和军部为对象,这是我的命令,不,是我的希望。”

这位习惯以高姿态发布命令的本部长,在情急之下修正了他说话的口气,先寇布以冷笑的眼光瞥了一眼之后,便切断了TV电话。洛克维尔原本一直瞪视着画面的视线,转到了副官的身上,这名副官的姿态完全是绝望的样子,因为他未能成功地查出对方一直在移动的电波发射源。洛克维尔大声地啐着舌头,气得好像要丢石头过去似地,对着白浊的画面大骂。

“卖国贼,非国民,我当然不能够相信你们这些从帝国来的亡命徒。梅尔卡兹也好、先寇布也好……”

当然,重用这些人的杨威利也是一样,光只有才能但忠诚心和国家意识低落的人不值得信赖,为战斗而活的人也是不需要的。只有那些没有疑问、没有反驳、完全顺从命令的人,命令他死,他就高高兴兴地去死的精神家畜,才是国家和军队有用的人才。因为重要的不是守护民主主义,而是守护民主国家。

洛克维尔想到这里,眼睛忽然亮了起来,一个可以化解眼前的危机,有些不稳当、不过却是正确的对策,此时正以难以抗拒的甜美在诱惑着他。要救出已经是俘虏之身的列贝罗议长是非常困难的,如果将俘虏的存在加以忽视,同盟军应该就可以亲手将这些叛乱军队予以摆平了,不是吗?就这样了,重要的守护国家。为了这样的目的,无论是在质的方面或在量的方面,所有的一切牺牲都将不是问题……。

就在洛克维尔的精神体温正在上下急剧跳动的时候,帝国的高等事务官达列肯普正穿着刻板拘谨的军服,坐在那极尽奢华的国立歌剧院贵宾席上,整个情绪不断地往下沉。

他对于艺术这种玩意的爱好,甚且及不上僚友梅克林格的万分之一,不过他也懂得所谓的社交礼节,所以在受邀时刻前的五秒钟到达了歌剧院。不过当他到达的时候,让他理所当然要感到愤怒的是,招待自己的主人竟然迟到了。

“为什么没有看到议长的人?难道是因为不屑于和穿着军服的野蛮人同席吗?”

“不,议长应该已经离开评议会大楼往这里来了……”

列贝罗的文官长卑屈地搓揉着两只手。他是那种有着官僚恶劣属性的

人,只能够以上下方向的轴承来掌握所有的人际关系。在这样的一个轴承当中,列贝罗在他之上,而达列肯普更在列贝罗之上。对于在他之上的人,再怎么弯腰低头,都不会损伤他一点点的人性矜持。

达列肯普于是很不高兴地重新拿起了观赏歌剧用的望远镜,就在这个时候,一通TV电话打到了贵宾室里来。于是除了高等事务官之外,其他所有的人都象是仆人似地恭恭敬敬的退到走廊上,之后,达列肯普才开始听取事务官事务所首席武官萨姆中将所作的报告,这时候,高等事务官知道了列贝罗议长可能被杨的部下绑架的消息。

听到了这样的消息,达列肯普原本藏在鼻下胡须内的两片嘴不可一世地往上翘起画出了一个圆弧型。再没有比这个更好、更求之不得的借口了。一个可以公然对同盟政府指责其缺乏处理能力、将杨予以处决、一步一步蚕食同盟内政自治权的机会飞到他的口袋里来了。

达列肯普于是小心地从贵宾席那过度柔软的椅子上站起来,已经没有必要再掩饰自己低落的艺术修养了。达列肯普傲然无视于那些惊慌失措的同盟政府和剧场工作人员的存在,踏步走出了歌剧院。因为他所主演的流血歌剧将会更豪华亮丽。

Ⅲ

"那个时候,彼此对立的阵营当中,究竟哪一者能够对事态有更好的掌握,我们自己都不明白。但是海尼森全土已经沸腾了起来,人们好像就在那一片浓重的蒸气当中,什么都看不见地四处走来走去,一次又一次重复着毫无意义的冲突。"

日后,达斯提·亚典波罗好像历史证人似地说了这样的几句话,不过当时的他确实正与僚友先寇布联合起来,忙着在那一片错乱的火焰中添加油料。假装自己是第三者对当时的情势加以评论的说法,或许应该要称之为厚颜无耻吧。

当时被添加油料的那一方可说是气愤到了极点。不管是银河帝国高等事务官府也好、自由行星同盟政府也好,都是一面在周围挂起阴谋的蜘蛛网,一面企图要找出对方的弱点来加以利用,对于眼前混乱的事态却都没有能够有一个整体的掌握。首先,同盟政府对帝国军集结起来蠢蠢欲动的作法提出抗议。当时因为议长不在,国务委员长夏侬便成了同盟的代表人。

"这应该是同盟内部自己解决的问题。请帝国不要过度干涉。"

而帝国军方面的回答则相当的具有强制性。

"我方此时不得不认为同盟政府没有维持治安的能力。因此,必须要用自己的力量来维护事务官府的安全、以及帝国正当的权益。若有妨碍我方为维护自身安全与权益所采取之行动者,无论其所,一律以帝国公敌对待之,请知悉。"

"如果事态超出了我等所能够处理的范围,我等将主动向贵国提出要求,请贵国等到那时候再出兵不迟。"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方希望能够与同盟政府之最高责任者·评议会议长直接交涉。议长在什么地方呢?"

当对方夹杂着嘲弄的口吻问到这个问题时,同盟政府就没有办法回答了。"巴拉特和约"当中强制规定,同盟得对任何破坏与帝国之间友好关系的人予以镇压。这也就是"反和平活动防止法"订定的原因。不过和约当中,并没有任何条文规定凡触犯反和平活动防止法的犯人必须要交由帝国来处理。所以只要帝国军以及高等事务官府的相关者没有遭到杀伤,那么对方绝对找不到能够让他们趁机加以干涉的正当理由。过去身为战败者的同盟,如今反过来利用过去他们被强制接受的和约,以同盟的立场来说,无论如何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在不失礼仪的情况下,阻止帝国军的干涉。但是以达列肯普的看法则是这样的一个难得、稍纵即逝的机会,就算被指控漠视和约的存在,也必须要加以掌握。

无论如何,事实上的情形是双方的视野会愈来愈狭隘、眼光所及的射程也变得愈来愈短了。原先认为不管是那一个阵营,只要能够将杨威利这个人掌握在自己手里,那么就将会是胜利者,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奇妙的共识竟独立了起来,开始往前走了。

如果以杨本身的看法来评论这件事情的话,他或许会想说"我是已经出世的人了"。如果混乱和错乱的情况扩大的话,那么这对于同盟政府的治安维持能力,以及帝国高等事务官对于危机的对应能力,将会是一个考验吧。在事态没有超过海尼森地表以前,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让这场戏落幕,以因伤停止比赛的形式,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但暗地里则悄悄采取对策,这事实上应该也是一个解决方法。但是,同盟的政府首长列贝罗也好、帝国的高等事务官达列肯普也好,都是不可能采取这种厚颜战术的人,所以只得认真地、拼命地朝目的地游去,落得最后摔落到瀑布底下的悲惨结局。

想着想着，杨竟然忘记了自身的处境，忍不住内心的同情，想要对双方说一声，真是辛苦你们了。在这一场混乱的同时，杨也洞察到有一个要素在促使他的部下们刻意地要将这一场混乱扩大。

“不要再煽火了哪，先寇布你们这些傢伙。煽动专家，可不要做得太过火了。”

就在杨于中央检察厅的一个拘禁室内搔着头的时候，那一道钢铁做成的门打开了，然后走进来一个仿佛全身的皮肤都被印刷上“军人”这两个字的军官。一丝不苟的发型，与抿得紧紧的嘴角。年纪看起来比杨要稍微轻一点，是一名上尉阶级的军官。

“时间到了，杨提督。”

军官的声音和表情，与其说是沉痛，倒不如说是阴惨还要来得恰当一些。感觉到他的心脏已经开始跳起了笨拙的舞步。最为悲惨的预感此时开始盛装呈出具体化，正企图将杨带往一个太过于寒冷的国度。

“我肚子还不饿啊！”

“不是来送饭的。从今以后，您再也不需要担心吃饭或者是营养的问题了。”

当看到军官的手掏出手枪的时候，杨不禁叹了一口气。自己的预测如此正确地命中目标，但是却没有丝毫的喜悦。

“在这最后的一刻，您有什么愿望没有呢？阁下。”

“是啊，我希望无论如何能够喝过宇宙历八七〇年份的白酒以后才死去。”

听到这句话以后，上尉足足推敲了五秒钟之久，好不容易才理解过来的时候，脸上出现了愤怒的表情。因为今年也才不过是七九九年。

“这种无理的要求碍难照办。”

杨本来想说，我早就知道了，不过还是忍住了，转而对他提出最根本的问题。

“到底，我为什么非死不可呢？”

上尉修正了一下自己的姿势，然后非常严肃地以一种劝戒的口吻，开始教诲一名不甘心就这样死去的死刑犯。

“只要你活着的一天，就会成为同盟致命的后脚筋。所以要请您为祖国捐躯。唯有这样的死，才能符合您英雄的名誉。”

“后脚筋对于人的身体来说，是非重要的一部份喔，这个比较不好。”

“杨提督，不要再废话了。请您勇敢地迎向光荣的末日吧，如此才不辱您

英雄的名誉。虽然是不肖,但卑职愿助您一臂之力。"

说话的人沉浸在极度的自我陶醉当中,甚至连声音都有些颤抖,但是听的人被强制要接受自己所不愿的死亡,则是连一点喜悦和感激都没有。当自己以雪白而非恐怖的情绪注视着枪口的时候,或许只得轻易地将之解释作觉悟了吧。上慰认真地作了一个深呼吸,将右手臂伸直,将狙击点对准杨的两眉之间,然后扣下板机。

不过从枪所射击出来的光线,穿过了虚无的空间,将对面的墙壁炸裂开来,光线所产生的微粒子向四处迸散开来。由于这个意外的失败,使得上尉惊愕的视线,好像在搜寻着已经被他逼进绝路的猎物似地,将室内的空间纵横地切裂开来,但立刻就固定在台阶上的一点。原来杨在上尉开枪射杀前的一刻,连着椅子滚落到台阶上,避过了手枪所射出的光线。

以杨的行动说,可真是作的成功——事后知道他的人都这么说道。不过他也只是逃进了死胡同里罢了,一旦连椅子跌落到台阶上,动作就不可能比刚刚还要敏捷了。看着暗杀者脸上所显露出来的残忍表情,杨所能想到的是,到了最后人不过是将死亡的场所垂直往下移动到比刚才大约低一公尺的地方而已。

"真是难看哪,阁下,这难道就是被称作是'奇迹杨'的那个人吗?"

杨一面往下看着死亡的深渊,一面感觉到他真的生气了。正当他想要回对方几句话的时候,一个光明的景象掠过他视野的一个角落,军官的背后用钢铁所作成的门开了,接下来的一瞬间,一道光线从军官厚实的胸膛呈水平映照在空中,上半身向后仰的军官,对着天花板发出了惨绝的叫声,他那魁梧、仅仅是单纯魁梧的身体转了半圈之后,便把脸部撞向了台阶,然后一动也不动了。让人从生还的那一岸牵起手来的杨,眼前所看到的是金褐色的头发、泪水蒙蒙的淡褐色眼眸、以及那不断呼唤着他名字的嘴唇。杨张开了他的手臂,抱住救命恩人那窈窕的身体。

"谢你来探监,给我送来了生命。"

杨好不容易才挤出这一句话,菲列特利加只是拚命地点头,也不晓得是不是真正理解了丈夫话里的含意。爆发出来的感情,此刻全部都被液体化,化作了源源不绝的泪水,冲走微薄的控制意识。此时的她,好像又回到了那个十一年前的小孩模样,只知道不停地哭。

"哎哎,哎呀,好端端的一个美人泡汤了。喏,不要再哭了……"

杨这个时候简直比一万艘的敌人舰艇从背后袭击还要不知所措,就在他

试着要安慰妻子的时候，一个不解风情的闯入者以一副要收拾残局的姿态出现了。

“元帅阁下，吾等前来迎接了。”

“蔷薇骑士”连队的前任连队长，以近乎优雅的大胆姿态向长官行了一个礼。此时他才毫不腼腆地回礼。

“加班勤务，让你们辛苦了。”

“不客气，因为就算自己活到长命百岁，如果人生无趣的话，那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这就是救出阁下的原因。”

到这里为止，先寇布的作战行动可说是极度地辛辣。他首先将议长已经被押作人质的消息告知军部，为了要争取时间，假装等待对方的回答，但暗地里已经将杨拯救出来。也就是说，洛克维尔被耍了，原先他是想要借拖延回答来争取时间，不过却反而让先寇布的行动占了一些便宜。不过先寇布却也没有料想到洛克维尔会将这个事态当作是一个良机，反而作出将杨“处理”掉的举动，原先他还认为时间非常充裕，打算要从容不迫把杨给救出来，幸好在千钧一发之际及时赶到了。

“嗯，暂时还是请你拿着手枪吧，说不定还是会用得上的。”

先寇布于是打了一个暗号，由“蔷薇骑士”连队的代理队长莱纳·布鲁姆哈尔特中校将枪递给杨。

就法制上而言，“蔷薇骑士”连队现在的指挥军，就是这一位布鲁姆哈尔特中校。第十三代的连队长先寇布因为已经晋升到将官级，所以当然不可能再担任一个连队的指挥官了。而第十四代的连队长卡斯帕·林滋上校，则率领半数的队员，投靠了梅尔卡兹的舰队，在官方正式的记录上，是依战斗中下落不明来处理的。布鲁姆哈尔特回到首都之后，即接获出任代理连队长的命令，不过一旦同盟屈服在帝国之下，这支由帝国亡命者的子弟所编列而成的“蔷薇骑士”连队，是否能够被容许继续存在，可能性并不高。连队如果是被解散那也还好，这些队员或许还将成为报复性处罚的对象也说不定。这股不安的情绪，于是决定了他们战斗旗帜的颜色。储存照杨对梅尔卡兹等人负责的模式，他们将由先寇布来负责，在这一天内，他们已经用了最大限度的行动，为他们以及布鲁姆哈尔特中校本人的未来作了选择，回头的路已经不存在了。

门外有一些警备兵正在蠢蠢欲动。

“我们是蔷薇骑士连队。”

布鲁姆哈尔特用麦克风夸耀地报出自己的名号。

“如果明知仍坚持要战斗的话，就先写下遗书以后再过来。我们会立刻为你效劳。或者也可以由我们用各位的鲜血来代笔。”

这其实只是虚张声势。不过先寇布以及蔷薇骑士过去所立下的战功，要用来吓唬中央检察厅的警卫兵已经是足够的了。他们的战斗心急速地熄灭，毕竟要谈勇敢或者是大胆的话，得先要有性命才行。过去同盟政府为了要吓住敌国，曾经将先寇布等人的勇猛加以略为夸大的宣传，如今被这一阵乘夜风而来的声音所吓住的，竟然是过去曾经和自己站在同一阵线上的人。

一部大型地上车驶过了沉静无声的夜晚，杨在这部车后面的座位上换上了军服的时候，短短的领退休金的生活已经结束了，杨又恢复到过去在伊谢尔伦要塞上出任指挥官的姿态。菲列特利加很高兴地看着丈夫的“英姿”。

“是什么样的动机促使你们今天晚上这样自告奋勇呢？先寇布中将。”

杨一面让妻子为他调整头上黑色扁帽的角度，一面问着今晚事件的主犯。

“象你这样一直遵从命令，受法律束缚的人，一旦从这样的一个桎梏里逃了出来，会是怎样的一个想法，采取怎样的行动，我非常的有趣，这样您还满意吗？”

对于先寇布这样的问题，杨并没有回答，只是把一个模仿袖扣形状作成超小型短波发射装置拿在手上玩弄着。当他被中央检察厅的人员从家里押走的时候，一直别在妻子所为他穿上的猎装衬衫上。就靠着这个东西，让妻子知道他的所在地，然后拯救了自己的性命。杨把这个小救命恩人放在口袋里收好之后，好像在沉思着什么似地，又再度提出了问题。

“你从以前就一直在挑唆我，现在还是一样，说什么权力应该要掌握在我手里。如果我真的掌握了权力，但是在那之后整个人格变了怎么办？”

“要是你真要变了的话，那么你也不过如此尔尔。历史是不断在重演的，如果整个历史年鉴上就只有一个人比较特殊的话，那么也只是让后世的中学生更加头痛而已。啊，与其要在这啊那地谈论味道如何，何不尝试着吃吃看呢？”

杨把两手交叉在胸前低声地哼着。

甚至连杨在军官学校里的学弟达斯提·亚典波罗也对杨皱着眉头，点头地说道。

“先寇布中将说的没错。杨提督，至少对这些为了救出你，不惜去战斗牺牲的战友们，你有一份责任。你已经不亏欠同盟政府了是不是？现在是你拿

自己的腰包下赌注的时候了。”

“听起来好像只有威胁似的。”

杨对他们发着牢骚，不过或许有一半是认真的也说不定。从被人拯救性命那一刹那起，他已经不再是属于自己的所有物了。

“你们太过于乐观了。以帝国和同盟为对手，然后还要能够存活下来，根本说不过去。或许明天就要坐在殡仪车上了也说不定哪！”

“就算这样也是好的吧。人总不可能是不老不死的，况且如果真的会死的话，我也宁可这样死去。与其作为帝国的奴隶而死，倒不如作为反叛者杨提督的幕僚布死，至少我的子孙还会高兴一些。”

这时候，提出抗议声音不是杨的嘴巴，而是他的胃。杨这时才发觉到自己已经大半天都没有吃东西了。菲列特利加这时心有灵犀地拿出了提篮子。

“我作了三明治，请用吧！”

“啊，谢谢。”

“还有红茶。”

“有加白兰地吗？”

“当然有啊！”

亚典波罗一面摸着下巴咕哝地说道。

“天哪，这家伙是来野餐的吗？”

先寇布也一面苦笑地回答说。

“你错了，野餐这件事是要很严肃来作的喔！”

当杨威利的身影出现在视野的中心时，姜·列贝罗反射性地立刻将他的视线移开，不过还是又转了回来，然后固定在杨的脸上。因为身为同盟元首，他必须要维护自己的威严并且伸张正义。看到他如此挺胸昂然的姿态，杨不禁要叹气。若以公务人员来说，这样的人确实是值得尊敬的，不过如果私人朋友来看的话，这样的人也的确是很难和他交往的。

杨他们现在的所在地是“蔷薇骑士”为防范日后之需所秘密成立的一个地下指挥处，距离帝国高等事务官府的所在地“香格里拉饭店”大约只有一公里处的一栋大楼里面的一个房间，真可说是大胆之至。这栋大楼因为屋主在大楼即将落成之前破产了，所以被放弃而空无一人。裸露的水泥内壁上装设有隔音板。以这样的一个房间来招待一国的元首，在格调和设备方面，还有很多不足够的地方吧。

最初的第一句话，是从人质的口中放出来的。

"杨元帅,你应该知道自己所作的事都是犯罪行为吧?凭恃武力触犯法律、损害国家尊严、破坏社会秩序。"

"我犯了什么法?"

"象这样不法把我监禁在这里,难道还要强辩自己是无罪的吗?"

"啊,说的也是。"

一抹苦笑的表情掠过了杨的脸上,这时的他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被教授指出论文缺陷的副教授。亚典波罗故意将声音提高发出笑声,不过这当然是讽刺列贝罗而发的。列贝罗立刻就明白了这一点,他一面感觉到屈辱地整个脸一时青一时白,提高声音说道。

"如果不想要再罪加一等的话,那么现在就立刻将我释放。"

杨脱下了头上的黑色扁帽,搔了搔自己的头发,然后以一种象是话剧老师在观看学生表演的眼神注视着他。列贝罗在这种眼神的注视下,感到心虚怯懦,刚刚高傲地耸起的肩膀不由得垂了下来。

"你们有什么要求是吗?有的话就说说看好了。"

"真相。"

"……"

"开玩笑的,我不会作那种无益的要求。我们的要求就是我们自身的安全而已,当然也不会是永久的,有附带期限。"

"你们已经是政府的公敌了,这种违反正义的交易我没有办法答应。"

"那么也就是说,只要有自由行星同盟政府存在的一天,我和我的朋友们永无安宁之日,是吗?"

列贝罗并没有立刻回答。或许是感受到杨的语气中带有些危险存在吧。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只好变成利己主义的信奉者了,如果有必要的话,或许会把我自己所属的国家,很廉价出卖给帝国也说不定喔!"

"这种事情难道是可以被允许的吗!你自己也曾经是一个元帅,过去也担任国家的重要职务,你的良心难道不会感到可耻吗?"

"这种理论真是太了不起了,您的意思是说,国家出卖个人是可以的,反过来的话就是不被允许的。"

先寇布此时在一旁发出冷笑声,但列贝罗并不予理会。杨轻轻地咳了一声之后说道。

"那么是不是请您考虑一下我的提案呢?"

"提案?"

“我们要达列肯普来作为人质，然后离开行星海尼森。同盟政府到那时候就依照是被胁迫的样子，希望不要追我们。对帝国那边，由我负起争乱全部的责任。同盟只需低着头说希望帝国能够讨伐、逮捕杨威利，这样你们对帝国也就可以有个交代了。”

列贝罗处于一片沉默声中，好像是在考虑着杨的提案。对自己有利的盘算在心里面那一片迷宫当中，为了要找寻一个安全的出口，正急急忙忙在四处奔走。

“另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请您绝对不要对那些还留在同盟政府的人施以任何罪行惩罚。曾经在我麾下的人……卡介伦、费雪、姆莱、派特里契夫等等还有许多的人，他们对于这一次的事件完全不知情，如果您能够以同盟政府以及民主主义的矜持来承诺绝对不牵累到他们的话，我就此退出海尼森。至于议长您，当然也会加以释放，而且绝对不带给市民任何的困扰，您觉得如何呢？”

不说政府说是市民，从这一句话当中，或许也为杨的心情作了一个辩解吧。列贝罗重重地吐了一口气，看起来好像是找到了出口的样子。

“……杨提督，我并不想要向你谢罪。我在最艰辛的时期，被托付了最大的责任，只要能够让自由行星同盟继续存立下去，然后把它交给下一辈的人，不管是什么样卑劣的手段我都去用，至于这样做会遭受到什么样的批评，我早已经有所觉悟了。”

“也就是说，您赞成把达列肯普当作是人质的这个提案了，是吗？”

杨的反应可说是毫无感动。

“……应该是这样吧。先寇布中将，实战指挥的任务就完全委托给你了。”

“交给我好了。”

先寇布看来很高兴地点点头。列贝罗用视线瞥了他一眼，好像在骂说好战份子似地。不过他接下来是问说，自己什么时候可以恢复自由，于是杨回答道。

“不幸的达列肯普失去自由的时候。”

刚刚一直靠在墙边，注视着这些大人物在交谈的一名组员，也就是巴格达胥上校，这时走近先寇布的身边，低声用耳语说道。

“我们所提的方法固然很妙，不过还是不要太轻易相信的好。并不是指列贝罗议长个人，而是在他周围的权力分子集团，因为那些傢伙的存在就是为了翻脸不认人的。”

"照你这么说的话,那些傢伙难道会拒绝杨提督的提案吗?"

"他们当然会说 YES 啊,不过一旦这个事件本身没有办法隐瞒到底的话,那他们就会把所有的责任推到杨提督身上。不过,究竟会不会这么作,还得要视情况怎么改变。如果他们认为有利的话,那么就算将达列肯普和我们全部一起抹杀,也并不是什么难做的事吧?"

巴格达胥是一名谍报和破坏工作的专家,因为过去他曾经是在和杨敌对的阵营里工作,所以即使他现在已经投身为杨的幕僚群,还是经常会遭人白眼。不过,在这一次的事件里,他在情报的收集分析和袭击列贝罗的计划方面,做了相当大的贡献,属于他自己的地位和别人对他的信赖终于也慢慢累积起来。不过或许已经有些失去时机了也说不定……。

"我所挂念的是杨提督对于同盟的民主政治还有所留恋。如果他只要同盟能够安泰,就算自己被处罚也没有关系的话,那么这可就麻烦了。"

"还不至于吧。到了这种地步,就算他后悔然后又回去的话,总不可能还有退休金可以领吧,到头来还是得死心不得不自立啊!"

"那么贵官也死心了吗?"

"只有死心是我的专长哪。从两年前,被先寇布看穿我的计划起,就应该已经是那样了。"

先寇布高兴地笑笑,没有回答。巴格达胥看了手表然后说道。

"说着说着就快亮了哪!"

巴拉特太阳已经从夏日那厚厚的云层间将第一道光线投射到地面上了。漫长的夜晚正急速地撤退,不过昨晚所发生的混乱,好像已经被人类社会遗弃了似地,那漆黑的阴影一点都没有要移动的意思。此时海尼森各个街头的交通都被截断,同盟军和警察在混乱的指挥系统之下来来往往。

"那么,我们这就去做黎明前的突击吧!"

先寇布拿起了装甲战斗服的头盔。

"香格里拉饭店是吗?"

布鲁姆哈尔特中校从他记忆的街头上拾起了块铺在上头的石子。上面记载有重要的情报。他满怀胜算的表情笑了笑,然后集合了所有中队长级军官,授战战术上的指示。

在帝国军士兵全副武装的环绕之下,此时的香格里拉饭店就好像是一个四周被海所围绕的巨大岩石。帝国军所摆出的阵势,只要加列肯普的一道命令,帝国军的士兵便可以压制同盟首都海尼森所有重要的街头,并且宣告戒严

令开始。一旦同盟元首成了"叛军集团"的俘虏，所有什么要尊重主权独立的鬼话，就只有被扔到垃圾桶里面的价值了。

对达列肯普来说，现在他只要将整个事态变成是一个既成事就可以了。同盟就不去管它了，只要自己能够在帝国本国还不知道事态的演变之前，将同盟首都完全予以压制的话，那么"同盟"这一个名词，就只有在修正版的字典里面才能够找得到了。

而对于同盟政府来说，他们拼死也不让帝国军知道的事态，是一直到昨天半夜里所发生的事情。

同样在半夜以后，屯驻在海尼森的帝国军，为了不让己方得到这边的情报，同样也是煞费了一番苦心。

因为在饭店里面的第十五层楼布阵的达列肯普，正打算以海尼森行星的地面部队，也就是在他指挥之下，总共是十六个连队的兵力，就把这里所发生的事态给处理掉。要是以这样的兵力不能够把这里所燃烧起来的火给扑灭掉的话，那么高涨的火焰势必会经由宇宙的深渊，映到帝国军屯驻在干达尔星系上的舒坦梅兹提督的眼里。

万一事态真的演变到那种地步的话，那么镇压海尼森的功劳将归舒坦梅兹所有，而达列肯普将会因为在事态处理方面的无能而遭到弹劾吧。如果达列肯普不能够亲自将杨等一伙人加以镇压，使同盟政府隶属于帝国之下，并且因他的功绩而获得相对的地位和权力的话，那么从昨晚以来所发生的混乱就一点价值都没有了。

叛乱集团的人员，就算是以勇猛的"蔷薇骑士"为核心，充其量也只不过一千人左右。愚蠢的同盟政府没有先掌握住他们的动向，就贸然要把杨秘密地处决掉，反而先被那些叛军将了一军，这种丑态真可说是杀敌不成反被敌杀，令人笑止。不过事实上，达列肯普本人也并没有能够完全掌握住他们的动态，当然也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列贝罗出卖给杨这一伙人了。

早上五点四十分，达列肯普忽然感觉到他脚底下的地毯连着地面好像震动了一下，在震动之后，传来了迟钝的爆炸声。如果此时展现在窗外的不是都会景色的话，那么他恐怕要产生自己的座舰被敌炮击中的错觉了。就在他心里面想说"这或许是地震吧"的时候，一名脸上血色稀疏的军官闯进了办公室，向他报告说底下第十四层楼已经被来路不明的武装兵给占领了的消息。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达列肯普周遭的景色瞬间都失去了色彩，而他也只能惊愕地呆呆地站着一动也不动。

原来饭店的地底下有一条供通信线路专用的地下通道,先寇布等人先穿过了这一条通道,再经由纵向联络饭店这整栋建筑物的电梯专用的修补洞,以魔术师的姿态活生生地出现在第十四层楼上。有两处电梯和三处楼梯已经被他们破坏了,东边的楼梯也是在帝国军奋力的抢救下,才免于被破坏。这个时候,帝国军正站在东边的楼梯上和入侵者对峙。一名身上配戴着上校徽章的帝国军官喊道。

"放弃无谓的抵抗吧,否则就准备到血海里面去练习游泳吧!"

"这可就为难了,我们又没有带泳装。"

受到对方嘲弄之后,那名军官的血压急剧上升。

"你们尽管去耍嘴皮子,还是投降吧!如果拒绝的话,我们就要开始攻击了。"

"那么就把你们最强的一面展示出来看看如何呢?"

"给我住嘴,简直是大言不惭,你们这些下水道的鼠辈们。"

"你们才是,要开战之前先好好反省一下吧!听对方说话的时候,要全部听完以后才插嘴。"

这名帝国的上校原来张开的嘴巴好像被人用一只无形的手给掩住了似地,发不出声音来了。在他要发出惊呼声之前,部下给他的报告,使他心中的疑惑进一步成为事实。

"不行,不能够使用枪炮火器。杰服粒子的浓度已经到达红色警戒区了。"

上校因为敌人的狡诈,气得咬牙切齿。当场立即作了一个决断。他将五个中队的装甲掷弹兵全部叫到饭店的内部,无论如何他必须使用肉搏战术打倒这些入侵者,然后救出孤立无援的高等事务官。

当楼梯底下有一大批穿着银灰色战斗服的帝国军士兵集结过来的时候,先寇布仍然毫无惧色地透过他的钢盔注视着底下的情况。他所表现出来的无惧无畏已经超过了一般所谓豪胆的范围了,当初他出生的时候,大概是将人类天生的恐惧心放在娘胎里面忘记带出来了也说不定,连一向尊敬他的布鲁姆哈尔特都禁不住要这么想,所以看在那些不断向这边靠近过来的帝国军士兵眼里,只能将先寇布的勇猛解释作无神经的傲慢,但是全身却也忍不住要感到一股灼热。

当突击命令一被下达的时候,帝国军将楼梯踩得象是雷鸣一般地作响,迅速地冲了上来,打先锋的士兵手里拿着的战斧有着闪闪发亮的碳素水晶刀刃,

向四周发出反射的光芒,对着先寇布跳了上来。

这种凄惨的互相残杀,在一些中了浪漫主义毒素的人形容下,有了一个叫做"红色阶梯瀑布(水流下的阶梯)"的名称。这一场残杀当中,最初的血柱,在从这名不幸士兵的肉体上向外飞溅开来。先寇布首先低下了自己的身体,让对方的战斧挥空,然后在接下来的那一瞬间,让自己的战斧斜斜地滑走,一刀就切断了头盔与战斗服之间的接缝处,在那一道接缝处的里面有颈动脉,那名士兵的血一面飞溅开来,然后身体就倒地了。从楼梯底下传来的怒吼声和憎恶声随着那名士兵的倒地而激烈起来。

布鲁姆哈尔特这时在旁边叫了起来。

"中将,您在阵头指挥太危险了,请退回去吧。"

"不用作多余的操心,我还打算要活到一百五十岁呢,还有一百一十五年哪,怎么能够死在这里呢?"

"而且也还没有女人呢,是不是?"

布鲁姆哈尔特当然知道先寇布在战场以外的战绩也是极为显赫的,不过,这时他还是说着自己也不能肯定的玩笑话。然而先寇布无法加以反驳,因为他根本无暇反驳。因为另外一队士兵已经踩着骇人的脚步声跃上楼梯来了。

先寇布以及布鲁姆哈尔特两个人,将他们的身体放置在怒吼与惨叫、金属声音与冲击声、还有鲜血与火花交错而成的旋风当中。只要他们的战斧画出一道弧形,那些受到致命伤的帝国军士兵,便以在空中游泳的姿态,身上裹着鲜血淋漓的上衣,一个接一个地滚到阶梯底下去。

先寇布当然不会作出同时间和好几个敌人交战的愚蠢行为。他的四肢、五官、和手上的战斧,在中枢神经完美的控制下,每一次只在单方向设定一个敌人,然后在一番苛烈而短暂的斩击比划之后,就将对方推进无法再继续战斗的深渊了。

他敏捷地扭转身体,巧妙地躲过了帝国军士兵跃向自己时所作的攻击,然后战斧一闪便击中了对方的颈部。当身负致命伤的敌人滚落到地面上的时候,加害者就已经移动了好几步,和其他新的敌人交战去了。

当有一把战斧挥起一阵旋风的时候,就有另外一把战斧将旋风加以挥散。火花和碳素水晶的碎片在空中飞舞着,象喷泉一样的鲜血飞溅到地面上和墙壁上,一片又一片地好像要快速完成一幅拼图似地,因为死亡而中止的痛苦,不停大量地制造出来。先寇布一开始的时候,一面巧妙地避开四散喷洒的血溅到自己上来,不过为了要能够有完美的防御,也不得不放弃讲究美学了。银

灰色的装甲服令人联想到中古世纪骑士所穿的甲胄,不过此时已经布满了各种血型的鲜血。在这一场凄惨的激战之后,已经无法再承受损伤的帝国军,虽然是咬牙切齿,但也不得不象是雪崩似地退下阶梯来,这时先寇布拍了拍布鲁姆哈特尔的肩膀说道。

“掳获达列肯普的功劳就该给贵官了。赶紧带十个人去吧!”

“不过,阁下”

“立刻赶过去,砂漏里面的砂,这时候比钻石还要贵重。”

“知道了。”

当布鲁姆哈尔特率领十名之多的士兵消失了身影之后,带领着剩下来二十名士兵的先寇布,让他那高大的身材出现在楼梯口要下去的地方,挑拨似地将他那用人血琢磨出来的战斧在帝国士兵的面前挥了挥。

“怎么啦,已经没有人敢站在我华尔特·冯·先寇布的前面了吗?!”

先寇布大言不惭地放出这几句话,因为他必须要将帝国军放置到怒气与复仇心的水池当中,拖延他们往理性的那一岸游去,为自己争取一些时间。

一名年轻的士兵,虽有丰富的决心,但是却缺乏经验,禁不住先寇布的挑衅,奋不顾身地冲上楼梯来。挥动战斧的动作当中充满了精力,但是看在先寇布眼里不过是白费力气罢了。

战斧猛力地相互撞击,迸裂出激烈的火花。胜败在一瞬之间就已经决定了,战斧从这名年轻士兵的手中飞了出去,落在地上象车轮似地不停打转。当对方的战斧抵在自己脖子上的时候,这名士兵感觉到先寇布脸上所出现的是魔鬼一般的笑容。

“年轻人,有没有爱人啊?”

“……”

“有没有呢?”

“有,有。”

“是嘛?那别急着死!”

被战斧的斧柄刺穿胸部的这名士兵,发出了短暂的叫声,漂浮在半空中,然后身体就滚落到楼梯下面去了。楼梯下面此时又再度传来了怒吼的呻吟声,不过要能够使这股愤怒与战斗意志结合的话,得先跨过由人血所挖掘出来的壕沟,而这一道壕沟太深太深了。就在先寇布挖掘这一道壕沟的同时,布鲁姆哈尔特等人闯进了达列肯普的办公室内。当门一打开的时候,一道比较浅的人血壕沟又开始被凿开了。

帝国军勇敢但是无益的抵抗，几秒钟之后就奏完了最后的一个乐章。八具尸体接二连三地滚落到地面上之后，只剩下高等事务官一个人了。

手枪的杀人光线从达列肯普的右手迸裂出来，而且这种杀人光线并不是只有一闪而过，而是不停地连续快速发射，命中准确性非常地高，因为他过去也曾经是一名战士。

“蔷薇骑士”连队的队员当中有一名，因为太接近发射处来不及闪避，于是被这种连续发射的杀人光线击中了头盔的正中央，整个身体便横倒在地面了。不过他的牺牲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代价的，布鲁姆哈尔特趁着达列肯普连续发射的时候，绕到他的右边侧面，战斧一挥将手枪打落到地面上，然后用战斧的斧柄往事务官的下巴猛力一挥。

“你杀吧！”

因为下巴受到重击而几乎要站不住的达列肯普，用双手顶在桌面上，支持着自己的身体不要倒下去，从他流着鲜血的口里，虚张声势地喊道。

“我们不杀你，你现在是俘虏了。”

“如果是一名下级兵士的话或许未可知，但我是堂堂一级上将之躯，你想我会甘心地成为一名不名誉的俘虏吗？”

“请你无论如何要心甘情愿。对于你的美学或矜持我没有兴趣，有兴趣的是你的生命，你活着的身体对我们来说是必须的。”

布鲁姆哈特放出的这几句话，除了无礼之外，好像还有其他什么东西刺激了达列肯普的思考力，事务官于是低声地哼道。

“原来如此，你们是打算要用我作人质去交换杨提督是吗？”

达列肯普的这一番洞察虽然并不完全正确，不过布鲁姆哈尔特并没有予以纠正。

“我想你要感激我们一下吧，这样把你看成和杨威利具有相等价值的人。”

这一句话让达列肯普所受到的伤害究竟有多大，说话的人绝对没有办法想像到。达列肯普整个脸连他嘴上的胡子都变白了，变白并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他所受到的屈辱。

“你们不要以为我会因为吝惜自己的生命就和你们妥协。”

“我们是没这么想啦，不过要妥协的人不是你，而是你的属下同僚们哪。”

“……你们应该就是所谓的‘蔷薇骑士’吧？那么原本应该就是帝国的人民，你们这么做难道不会觉得有愧于祖国对我们的恩情吗？”

布鲁姆哈尔特两眼凝视着对方，不过并不因为对他这番话有所感动。

“我的祖父因为是一个共和主义思想家，所以被帝国内务省抓了起来拷问，到最后我的祖父被杀了。如果我的祖父真的是一名共和主义者的话，那么这应该可以称得上是名誉的死吧，不过事实上，我的祖父也不过是一个单纯爱发牢骚的人罢了。”

布鲁姆哈尔特咧着一边的嘴角笑道。

“这就是帝国所赐给我们应该要感激的恩情哪。这种恩我无以为报，只好用复仇来加以回报了。唉，不要再说废话了，现在的时间比绿宝石来得更珍贵哪，请阁下跟我们一起走吧！”

布鲁姆哈尔特中校用夹杂着盗用的口吻催促道。

而他用这种比喻事实上也是正确的。因为原本在他们脚底下的那一层楼演奏着肉搏战狂想曲，此时已经可以在同一个水平位置上听到了。先寇布等人已经放弃了第十四层楼，跑到楼上来了，不过还是一直不断地斩杀敌兵。

三分钟以后，全身沾满了血汗和复仇心的帝国军跃进了达列肯普的办公室，不过里面已经空无一人。他们想拯救的人、以及他们所想要杀的人，此时都已经消失了身影。如果先寇布等人和来时走相同的路线的话，就应该没有办法那么从容，但他们还是成功地脱走了。在那之后，大楼电梯的修补孔发生了爆炸，而从背后追踪的路线就在帝国军的眼前消失了。

Ⅳ

达列肯普在空无一人的房间内，凝视着四周的环境。先是天花板下面、然后地面上、眼前的墙壁。此时此地，绝望的情绪就象是一个全身裹着黑衣的巫婆，正阴惨惨地唱着破灭的歌。他现在正坐在叛乱部队地下指挥部里面的一个房间内。裸露的水泥墙壁和水泥地面，还有被钉上去的隔音板。和在香格里拉饭店里面那间豪华的办公室比较起来，两者之间的差距简直是无法想像的。

已经完了，已经成为俘虏之身的帝国高等事务官在心里想着。他已经完全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带到这里来的原因了，他不仅是败给了杨威利一伙人，而且还被同盟政府的代表列贝罗给出卖了。

如今还有什么脸可以晋见皇帝？皇帝不仅赦免了他败给杨威利的过错，还赐给了自己高等事务官这样一个显赫的职务。皇帝的宽大和信任，自己无论如何都一定予以回报。为了新王朝的千年大计，自己必须要除去所有的障

碍物,为帝国将来能够顺利完全征服同盟领地,自己得先要开拓出一条道路来。不过事实又是如何呢?自己在被带到此地来的途中,一直在寻找空隙,计算着扭转劣势的可能性。不过当他看到了杨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时候,顿时觉悟到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当他又看到站在杨的背后、或许是因为愧疚而一面转过脸去的列贝罗议长时,达列肯普却连责备他的力气也都在那一瞬间消失了。如今能够逃避敌方和己方来嘲笑自己的,已经只剩下唯一的一个方法了……。

达列肯普原来就已经狭小的视野,如今变得愈来愈陕隘了。他那已经失去了正气、而且曾经装满不正之名誉的双眼,往上看着天花板。

一名送来中饭的士兵,在空中发现达列肯普的身影,已经是二十分钟以后的事了。他屏住了呼吸、注视着穿着军服在空中左摇右晃的身体,将陶制的盘子小心地放在房间里面的一个角落之后,即徐徐放大声音,让其他人知道这个紧急事故。于是那具上吊的尸体由急急忙忙赶来的布鲁姆哈尔特等人的手中被放到地面上。

具有急救兵资格的士兵,跨在这个比自己阶级还要高十级以上的人物身上,根据教科书上所学以及自己经验,用遍了所有的人工呼吸法。

"不行,没有办法苏醒过来。"

"让开,我来。"

布鲁姆哈尔特于是让急救兵的作业又完美地重现一次。而同样的结果也再次重现。达列肯普无视于他们的努力,仍然关紧了通往复活的门口。当中校以和死者相同的脸色站起来的时候,门打开了,已经接到通报的先寇布出现在门口。此时他刚刚依照约束,将列贝罗带出监禁地方,然后将他手脚都捆住放在公园,才刚刚回来就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一贯的傲慢无畏,此时仿佛刀口上出现了缺口,表情极为深刻。如果慢一点履行约束就好了,不过就算后悔,此时此刻也追不回来了。

"不可让达列肯普已经死亡的消息泄露出去。否则同盟政府那帮家伙,一定会把他的死当作是一种良机,然后对我们发动全面攻击的,用所有的方法让他继续活着。"

如果没有了人质,那么就再也没有任何理由让同盟军犹豫是不是要对"叛徒集团"发动攻击了。况且达列肯普一死,那么所有的真相都将随着他一起被埋葬到地底下了。对同盟政府来说,他们只要将所有的事实和风声全部丢到火里面就再没有后顾之忧了。

听到达列肯普的讣闻之后,杨陷入一片沉思当中,不久之后,好像终于咽下了苦药,满脸又苦又涩的表情决断地说道。

“正式发表的场合,我们就得请达列肯普提督暂时为我们活着,这虽然是对于死者极度的冒渎,不过也没有其它的方法了。”

杨心里面想着,就算只有这么一次,阎罗王肯定会为自己保留一个特别席。这时菲列特利加向杨提出一个提案。那就是如果替死者化一点妆的话,或许可以让人以为他只是暂时失神了。这个提案听起来好像还不错。

“不过,这种不愉快的工作让谁来做呢?”

“由我替他化妆,因为这是我自己说的,而且女性也比较适合。”

房间里面的那一群男人,互相看了看彼此的脸,胆量方面姑且不论,至少在化妆技术上很明显地是不如了,所以口齿含糊地不知说些什么之后,便将这一个不愉快的工作交给了成员中唯一的女性,而走出室外。

“给死人化妆是第一次,同时也应该是最后一次经验吧。如果稍微象个美男子的话,化起妆来应该会好看一些吧。”

菲列特利加顺哝地说道。看起来如果不对死者开一些玩笑的话,自己恐怕也没有办法忍受这样一件阴惨的工作吧。不过终究还是自己提议的,也只得由自己来完成了。于是菲列特利加提起了化妆箱开始工作,这时杨打开了门,用很过意不去的表情看着她。

“菲列特利加……这……让你来做这样的事……”

“如果是抱歉之类的话,那我可不想听喔!”

菲列特利加并未让自己替死者化妆的手停下来,不过还是先制止了丈夫所想要说的话。

“我既不后悔,而且也没有对你生气。虽然结婚才不过两个月,不过却过得很快乐,从今以后只要有你在的话,那么我这一生应该都不会无趣了。无论如何请让我期待吧,老公。”

“象娱乐一样的生活是吗?”

杨脱下了头上的黑色扁帽,搔了搔自己的头发。眼前一位已经成为他妻子、年轻貌美的女子,经常都会让他感到惊讶,对作丈夫的人来说,夫妻生活应该也不会无聊才是。

“不过,这里好像不是一个有情调的好地方哪。”

杨嘴里咕哝地说着轻率的话。就在前一刻还是和菲列特利加同样的心情不是吗?存在新婚夫妻两人之间的第三者,在他们相互交流的感觉中,落下了

浓重的阴影。

菲尔姆特·达列肯普、银河帝国的高等事务官、一级上将，这个身体和杨威利处在同一个行星的地表上，不过死去的心却已经远离数百万光年的男子，以这样悲惨的方式结束了他的一生，或许是他原有的价值观当中所难以忍受的方式吧。达列肯普本人姑且不论，当一想到达列肯普的遗族时，杨就忍不住替他们感到难过。或许以他为复仇对象的人，又要增加几个人了。

杨轻轻地摇摇头，为了不妨碍妻子完成这一件不愉快的义务，特意地把门带上。被强制走向无奈的死亡，和被强制过着无奈的生活方式，到底是何者比较靠近幸福的支配领域呢……

第八章 无止境的休假

I

在这一年——也就是新帝国历元年、宇宙历七九九年七月三十日,帝国首都奥丁接获了两个报告,一个是吉讯,而另外一个则是凶讯。

其一是地球讨伐军司令官奥古斯特·瓦列一级上将所传来的消息。

“本职前往地球,为完成皇帝陛下所交付之压制地球教恐怖集团之本部、逮捕教祖及其干部之勒令,日前,战斗已近尾声,已经得以歼灭地球教本部。但教祖及其干部因引爆地下本部,将其自身之躯体埋葬在土堆之中,以致最后未能予以逮捕。皇帝陛下所交付之勒令未能无瑕完成,谨在此表谢罪之意。”

瓦列舰队在派遣肯拉特·林查中校以下的两个大队先行前往地球教本部,然后接获中校的联络,得知几处地面上的入口之后,便一举突入大气圈,开始发动总攻击。而中校所得到的情报,事实上大多是一个以“亚麻色头发的少年”为代表的费沙独立商人集体所提供的。

在帝国军发动攻击的时候,面对全副武装的士兵,身穿黑衣的地球教徒们所持的对抗武器,竟然是小刀或者是一些轻型枪炮武器。面对这样一群无谋的人,帝国军不禁要哑然了,但是他们也并非绝对的和平主义者,所以当场也就揭开了战火,帝国军士兵以他们强大的火力,要对付这些仅持原始武器的狂信徒,简直比割草还要容易,他们就这样一步又一步地踩着死者尸体,往地球教本部的深处侵入。

如此单方面的杀戮,在一开始时,或许使得这些已经习惯了鲜血与火焰人生的士兵一时沉浸在陶醉的气氛当中,但是他们属于精神性方面的肠胃也已经达到饱和的界限了。当那些身心受到狂信和塞奥奇辛麻药腐蚀的教徒们,一个又一个地掉入死神口袋里的时候,这些士兵也开始呕吐,接着发出歇斯底

里的笑声,最后则开始泣不成声。

当战争一直往下蔓延达到地下第八层的时候,帝国军知道自己已经深入到这座地下迷宫的最底层。

到了这里,信徒们的抵抗已经到了极度激烈的地步,一副以视死如归的枪火来回应帝国军弃械投降的劝告。三次的劝告所换来的是三次枪火的射击,这时候帝国军不得不断了逮捕教祖这个老人——以总大主教为首的教团首魁——的念头,而决意要赶尽杀绝。

无论在火力上、人数上或者是战技方面,都占有绝对优势的帝国军,之所以会陷入苦战(或者应该说是恶战)当中,主要是因为地球教在地理上所占有的优势,以及信徒对于死亡完全没有恐惧的心理。他们不但经由通路引进地下水,淹死了自己的同伴以及敌兵,而且还将神经瓦斯弹扔到同伴当中,让他们为所信仰的宗教殉教,同时也让敌兵挂上战死牌。

"那些家伙,混帐!"

帝国军当中之所以有军官会这样地叫起来,是因为他们禁不住要对那些对自己的死亡欠缺感性的地球教徒感到恐怖和厌恶。那种行为甚至不叫做相互残杀,而是在帝国军的炮火之下,地球教徒一种"自杀的行为"。他们甚至在最后把他们根据地的最深处炸掉了,连同他们自己也葬身在其中。

"这些狂信者全部都被消灭了吗?"

"这个嘛……"

帝国军士兵们的脸上完全没有因为获胜而感到欣喜的神情,只是低声地彼此交换着这几句话。每一个人都是脸色铁青,所留在他们脸上的只是疲倦。

别说是那个叫做总大主教的老人了,连大部分信徒的尸体也都没有找到,看来好像是全部都埋在那几兆吨的土堆底下了,但是他们的欲望和怨恨却不见得也和他们一起埋葬在里面。这个方形的、每边长达十公里的地球教根据地四周的地形陷没了,而所谓的圣山也因此歪斜了一边,将它无比凄惨的形状显露在稀薄的大气当中。

尤里安第一次见到这位名叫瓦列的提督时,他的脸色看起来非常的衰弱。虽然尤里安已经听说他是因为受到重伤的缘故,不过当看到他沉毅的表情以及他所表现出来丝毫不乱的言行,内心忍不住要赞赏不已。原本尤里安所崇拜的是杨威利那种"一点都不象是英雄"的气质,不过他同样也感受到了这种与杨本身的气质完全不同的旨趣、象是用钢铁打造出来的刚毅同样地有魅力。

“据林查中校说,在攻略地球教本部的时候,得到你不少的协助。”

“是的,其实一方面也是为了要报复这些将我们强行抓走的地球教徒,所以我们是很乐意地提供所能够做的协助。”

这位名叫瓦列的提督很明显地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物,所以对他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让尤里安感到非常为难与不安。

“我想要用个什么礼来答谢你的功劳,你们有没有什么希望呢?”

“只要我们一行人能够平安无事地回到费沙,除此之外别无所求。”

“如果你们的生意有遭受到任何损失的话,就由我们来补偿吧,不要客气,尽管说出来。”

如果加以推辞的话,那么就显得太不象是费沙人了,如此一来或许会招致对方的怀疑也说不定,所以尤里安就老实不客气地——或者应该说是有些厚脸皮地接受了司令官的好意,就仓促回答说等日后结算出来的时候再提出来,就当作是给波利斯·寇涅夫的谢礼吧。而他本身的报酬只要一片光纤记忆碟片就够了。

在那里面有着这样的记载。失去统治人类社会之霸权的地球,以其本身的欲望和怨恨为动力之来源,在最近这九百年里,编织出这一段不为人所知、和葛布蓝式地毯一样充满怨恨的历史。只有将这一段历史完整地交到杨提督手上之后,尤里安千里迢迢所作的这一次地球之旅才算是有了结果。尤里安表现出一副要为帝国军作向导的姿态——事实上也真的是替他们作了向导,不过却也是一方面靠他们来为自己将所有人和物方面的障碍排除掉,最后终于也找到了资料室。摒退了那些挥舞着小刀的信徒,并且在资料室检索和改写资料,意外地花了五分钟的时候,才将不想要让帝国军得手的残余记录全部消灭掉,不过后来那间资料室也被一起土葬了,自己费劲地去除掉那些资料也变成是多余的了。

尤里安从瓦列面前退出之后,便伫立在断崖的边缘上,低头望着那一片已经陷落了的地形,在这个时候波利斯·寇涅夫来到了他的身边。

“信徒的遗体也都被埋在那下面了。”

“对教团来说,再没有什么东西比信徒的性命更廉价的了。就象国民之于权力者、士兵之于用兵家一样。这或许值得生气,但却不值得感到惊讶。”

尤里安感觉到波利斯·寇涅夫这一番恶毒的话当中,有着自己所难以同意的地方。或许是因为自己一个极重要的乘组员在这一场战乱当中死去的缘故吧,波利斯的神情显得非常的不高兴。

“看来你好像想说杨提督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尤里安一副好像被看穿了的样子，对着船长耸耸肩膀。

“如果把杨看成是一个普通人而去喜欢他的话，是好的，就象我也喜欢他。不过，如果把他当作是一名用兵家来尊敬的话，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过用兵家这种职业本身就是该遭天谴的工作。杨本身应该早已经领会到这一点了，所以你也不必不高兴，反倒要了解这一点，去容许别人对军人批判。”

奥利比·波布兰在距离不远的地方一直看着他们。

“尤里安这个傢伙也真是有些不可思议。”

击坠王稍微地歪着脑袋自言自语地说道。虽然他自己也不例外，不过大概是因为自己比尤里安年长，所以也就将看护他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这应该就是仁德吧，马逊以一种陈腐但却具有说服力的说法应声地说道。他的身上有好几个地方用含水膜（一种用极薄的塑胶膜将水包在里面的医疗用品）和绷带包着，使得他看起来就象是一只巨大的斑马。以他的臂力和战斗能力来说，地球教团里面无人能比，不过因为他身体的表面积过大，所以当爆炸发生的时候，皮肤不得不被碎片给击中。

“仁德？哼，这傢伙还在修业当中哪。”

波布兰耸了耸自己的肩膀。在地面上战斗的时候，他的动作极为敏捷，所以全身上下都没有受到战斗的伤害，可说是全身而退。虽然地面作战并不是他所喜欢的，不过他的表现就连马逊也不得不感到佩服。

“没有谈过一、二十次的恋爱，这样也能算是一个完整的人吗？”

他们的声音并没有传到尤里安那边，所以在这个时候这名少年只是站在断崖边，让他那亚麻色的头发在地球的风中飘动着。

尤里安是有一定的目的，所以才到地球上来，不过他连一次都未曾想到要再回到地球上来，以后大概也不会吧。他所该要回去的地方、该生活的地方、该要死地方，这种种的地方没有一个是在叫做“地球”的这个行星上。

而且有这种想法的，应该不只尤里安一个人。对大部分的人类来说，地球是属于过去的领域。只要把它当作是博物馆来加以尊重就行了，而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如果允许它再度成为权力政治或者是军事中枢的话，那么或许不会为人类带来任何的好处吧。就杨威利所说的：“当人类的手脚都过度长大的时候，就不可能再回到摇篮里面了”。虽然地球上有人类的过去，不过却没有人类的未来。不管是美还是丑，是聪明还是愚昧，人类的未来应该是要在其它的地方扩展开来的。

八月一日，瓦列舰队的第一批士兵离开了地球，踏上了往帝都奥丁的归途。而"亲不孝"号也跟在后面，展现出小小的英姿。反正都是会踏上归途的，所以可否借此机会到敌国的本部——帝都奥丁——看一看呢？尤里安提出了这样的想法，也获得了大家一致的赞同。

Ⅱ

在瓦列这一份报告的前后，从自由行星同盟的首都海尼森所传来的情报是非常不祥的。

达列肯普事务官遭到绑架，以及同时发生的许许多多的事件，震惊了帝国所有的重臣。甚至连那些出生在乱世当中，钻过了无数的死亡界限，征服过许多恒星世界的勇将们，也无法平心静气地接受这一个惊愕。

随着这份正式的报告，达列肯普提督麾下的拉杰尔上校，也以超光速通信将这个紧急报告传给了老友奈特哈尔·缪拉。

奈特哈尔·缪拉用他那砂色的眼睛极有兴趣地注视着不鲜明的画面。

"那么你所主张的是达列肯普提督身为一个事务官但却有欠公正?"

"对一个国家的重臣，而且对我有大恩的上司，这样说可称得上是太无礼了，不过以达列肯普提督那样的做法，是在平地上起风云。"

根据拉杰尔所说的话，达列肯普在没有任何物证的情况下，相信了几封密告信函，就强迫同盟政府将杨逮捕。如果这真是一项事实的话，那么无论是在公务上，或是因为个人理由，这样的一种做法不得不说是已经超过限度了。

"你能够在正式场合作证言吗?"

"可以，不管是军法会议或是在审判会上。"

缪拉看着如此断言的拉杰尔，然后点了点头，于是带着这个情报，参加了军事最高干部的会议。

在通往会议室的走廊，他遇见了渥佛根·米达麦亚，和他肩并肩地一面走着，一面将拉杰尔所作的证言告诉了米达麦亚。

"原来如此，原来这里面还有这样的内幕。"

米达麦亚啐了一口舌，对于达列肯普心胸的狭小感到不屑。

达列肯普本身是基于对皇帝莱因哈特的忠诚心，所以才打算要那么做，不过以米达麦亚等人的看法却是他操之过急，而且心胸过于狭小了。就象拉杰

尔上校所说的,这样做只会平白地引起另外一场混乱。

“疾风之狼”也就是渥佛根·米达麦亚是一名军人。站在互相较劲的立场和一名强敌作战是他所希望的,至于以一种象是检察官、或者是一个进行拷问的人来面对一个弱小的人,这种行为从他存在的根本部分看来,是必须要加以反驳的。

出席该会议的人,一律都是一级上将以上的高级官员,不过只有一个例外。皇帝莱因哈特因为有些微的发烧,所以并没有出席该会议,为此自由讨论之后,再将讨论的结果禀奏给皇帝知道。

缪拉第一个要求发言——他平常并不常这么作的——向出席者揭露了拉杰尔上校的控诉。

“事情攸关帝国的名誉,特别是在事态的公正性方面。请不要局限在帝国或是同盟的立场,希望能够提出一个能够让万人信服的结论。依照下官个人的意见,首先应该要查明哪些人企图利用这种不负责任的密告来促使事态的恶化,以及这些人的所在。”

宇宙舰队司令官米达麦亚对缪拉的意见表示赞同。

“拉杰尔上校所说的话应该是正确的。首先得要将那些寡不知耻的密告者加以处决,以维护皇帝陛下的威信。如果杨威利的行动,是其本身对密告者的违法所采取的一种正当防卫的话,那么我们应该要对当时的情况感到极度的憎恶吧?!”

“这样的一种说法对达列肯普提督来说,似乎显得有些残酷。”

其自身的策谋和盘算丝毫不露痕迹,奥贝斯坦如是地应声说道。

“他也是为了国家安全的目的,才企图想要将杨威利除去,以免成为日后的祸根。难道不能把它解释成是一种不得已的谋略吗?”

“要靠谋略来立国吗?”

受到刺激的米达麦亚使尽全身的力量加以反驳。

“只有靠信义才能够立国。至少,如果没有这种意识的话,要用什么去向人民和士兵解释新王朝存立的意义在哪里。虽然是我方的敌人,但事实上杨威利也称得上是一位名将。对这样的一个人不但没有以礼相待,反而还想要凭密告和谋略来将他除去,这样的做法,要如何向后世辩解呢?”

“您这话真是了不起,米达麦亚元帅。真令人想不到这会是两年前参与过肃清立典拉德公爵阴谋的人。难道是现在良心感到不安了吗?”

米达麦亚的两只眼睛,喷出了难以抑制的怒气。当时提出肃清立典拉德

公爵阴谋的罪魁祸首，竟然若无其事地在说些什么呢？正当他打算要这么回答的时候，坐在他旁边的那一个人物，轻轻地举起了一只手，阻止了僚友再继续说下去。

这个人就是统帅本部总长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他的金银妖瞳放出了犀利的光芒，而军务尚书的义眼也射出了另一道光芒，两道光芒好像在空中起了正面的冲突。

"当初对于立典拉德公爵的肃清，是一种两相较劲的争斗。如果迟了一步，那么我们就变成屠宰场里任人宰割的羊了。当时我们只不过事先采取对策而已，没有必要觉得羞耻。不过这一次的事件是怎样的呢？难道不是企图要对一个已经退役、正过着平凡的市民生活的军人，以无实的罪名来加以陷害吗？我们为什么要去袒护那些寡不知耻的人为求自保所做出来的犯罪行为呢？军务尚书是基于什么哲学，来肯定这些丑行呢？"

罗严塔尔不仅仅是舌锋锐利，而且他所说的也符合了在场各个将领身为一个军人的心情，所以赞同的耳语声此起彼落。

这时候，"艺术家提督"也就是梅克林格发言了。

"如果杨威利与同盟政府之间的关系难以修复的话，或许他会反过来和我们帝国之间缔结关系也说不定。我个人的意见是，应该要先呼吁他不要有任何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应该要尽早派遣调查官前往查明真相者，如果要我接受这样的一个任务，前往海尼森进行调查的话也是可以的……"

"各位好像有些误解。"

军务尚书奥贝斯坦面对站在同一立场的一大伙人，丝毫没有动摇的神色。

"我认为问题不在于是不是真的有人去密告，问题在于杨威利所犯下的罪行，他偕同他的部下，挟持了皇帝的代理人达列肯普，来帮助自己逃亡的这一件事情。如果不去过问这一个事实，而且也不予以处罚的话，那么帝国和皇帝陛下的威信岂不是荡然无存，请仔细想一想这一点。"

这时米达麦亚又再度开口了。

"你所说的确实是过意不过，这难道不是因为轻信密告，将一个无辜的人，至少是在没有任何物证的情况下，就想要加以处决的达列肯普所自找的吗？维护威信的方法，不在于隐瞒事实的真相，而在于弄清楚真正的事实，如果真的有错的话，能够诚地加以纠正，这才是真正维护威信的方法。"

这时候有人反驳了。那人就是内务省国内安全保障局的局长朗格。

"任用达列肯普一级上将出任事务官的是皇帝陛下。司令长官阁下您如

果批判达列肯普的话，就等于伤及皇帝的声望了。这一点还请您多多加以思量。”

“住嘴，你这个下流的东西！”

这一个象是用皮鞭在鞭打对方的叱咤声，不是米达麦亚，而是从罗严塔尔的口中迸出来的。

“你不用自己的见识而假借皇帝陛下的御名想来封住司令官的正当言论吗？你这只狐假虎威的臭狐狸。而且你不过是内务省区区的一个局长，你有什么理由来到这个只有一级上将以上的人物才能够出席的会议当中大放厥辞呢？甚至还插进元帅之间的讨论，未免太狂妄猖獗了。现在立刻滚出去，或者你不喜欢用自己的脚走出去呢？”

这时候的朗格，整个人化成了一座荧光色的雕像。梅克林格见到这幅景象，在心里面评论着说，如果要为这一座雕像想一个主题的话，应该要称之为“屈辱”了，虽然有些不够优雅。这一座“屈辱的雕像”有些微微地发抖，一面求救似地看着奥贝斯坦。但是对方并没有提供他所要求的东西。

“会议结束之前，你先出去吧。”

当军务尚书都这么说的时候，朗格于是对着在座的列席者机械式地点了点头，从头到脚跟全身苍白地走出了会议室。在他的背后，好像有人用冷笑的手拍了拍他的身子，他用苍白的心认定那一定是罗严塔尔。虽然事实上，对他做出这个动作的是克斯拉和毕典菲尔特，不过在他的精神视野里面，已经将这两个人排除在外了。

在会议结束之前，一直在另外一个房间内待命的朗格，大约等了一个小时之久，才见到奥贝斯坦的身影。在这一刻里面，他把自己平常所拥有的冷静全部都丢向一边，对着奥贝斯坦控诉自己所遭受到的对待。他的脸整个都为冷汗所湿透，捏着手帕的手不停上上下下地挥动。

“我、我从来没有这样被羞辱过。不，如果只有我自己的话还不打紧，连军务尚书您也同样被羞辱了，不是吗？”

“你那种论调，不只是罗严塔尔元帅，我也同样不太喜欢。”

奥贝斯坦的反应极为冷淡，他没有打算要落入朗格阴险的煽动陷阱当中。

“而且你出席这个会议没有先得到他人的了解，这的确是我的疏忽。内务尚书和宪兵总监好像也都不喜欢你太靠近我的样子。”

“如果在意的话，这就不象阁下您了。”

“惹人嫌的话也就算了，如果还被人扯后腿的话，那可就麻烦了。”

朗格将手里的手帕翻过另一面，再一次擦着汗水，两眼眯成一条细细的缝。

“……属下也会加以小心的。不过对于罗严塔尔元帅那种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言行举止，为了日后着想，是不是应该要事先有所打算呢？”

这时奥贝斯坦脸上的表情完全消失了。如果他没有听到明确的话之前，朗格从偷窥当中，根本没有办法知道奥贝斯坦的内心究竟在想些什么。

“罗严塔尔是建国功臣，而且皇帝对他的信赖，达列肯普是没法比的。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去诬陷他人的这种愚蠢行为，你应该已经从达列肯普这一个反面的镜子当中学到了吧？”

朗格的两眼充满了油质的亮光，从他歪斜的嘴里裸露出一部分的牙齿来。

“我明白了。我会尽力去找出证据，找出不可动摇的证据……”

自从前王朝以来，他对于两种工作一直都发挥着优秀的手腕。一种是处罚有罪的人，另一种就是让无辜的人背负罪名。只是过去他一直将这些当作是自己职务在做，其动机并不是，或许说应该不是私人的欲望或者是复仇的心理。

不过，现在朗格为了他个人受到重创的名誉，为了要挖出这名金银妖瞳提督的弱点，然后用这样的弱点让他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一个不但不正确而且还不具意义的执念深深地抓住了他。

Ⅲ

稍微有些发烧的皇帝莱因哈特，正让身体睡卧在寝室的床上。贴身侍者艾密尔在一旁跟随照料，而医师也随侍在侧。

自己的体质难道这样的虚弱吗？莱因哈特心想着，不过艾密尔的想法是，这么样地致力于战争和政务，如果连一点发烧什么都没有的话，这才是奇怪的事情。这位未来的皇帝主治医生甚至还说，如果是自己的话，早就因病倒下去了。

“不过，朕最近经常感觉到疲倦啊！”

“因为太认真工作了。”

莱因哈特轻轻地笑着。

“喔，那么你是说要朕偷懒一下罗？”

象这种程度的玩笑就会让这名少年面红耳赤了，所以皇帝也就经常象在

逗弄小鸟似地逗着他玩。不过这只小鸟会说人话，还经常会说出一些聪明的话来。

“陛下，请您原谅我的无礼。以前先父曾经对我说过，猛烈的火焰烧得比较快。请您务必要放轻松一点。”

莱因哈特并没有立刻回答。自己所害怕的不是烧得快，而是根本没有起火，只是在那里干冒烟。这名少年大概还没有办法理解吧……。

“不妨早点迎娶皇妃建立一个家庭吧！”

少年所说的话，一定是因为曾听过人说，然后现学现卖的吧。

“光朕一个人就已经够吃力的了，如果在加上皇妃和皇太子的话，那么负责警卫的人负担岂不是更重了？”

一般说来，莱因哈特的幽默感大概也只到这种程度而已，称不上是丰富。象这个时候他所说的话，如果说是玩笑话的话，那么实在也不怎么高明，即使是艾密尔也没有办法让他接受。

这时，侍从长出现在莱因哈特眼前，向皇帝禀报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前来参奏谒见。说是军部最高干部会议当中，好不容易做成了结论，特前来请皇帝裁示。因为皇帝轻微发烧后身体还有些虚弱，所以莱因哈特便在邻近寝室的一间谈话室中接见他。

奥贝斯坦将会议召开的大致情况向皇帝做了简短的说明。令人意外的是，他在对皇帝的报告中，强烈地批评达列肯普的轻举妄动，并且也较多主张对整个事件的真相予以追究调查，不过也做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同盟本身很明显地缺乏维持秩序的能力，所以帝国必须要有随时都可以出兵的准备。至于罗严塔尔将朗格逐出会议室一事则只字未提。

“任用达列肯普是我的错误，竟然连一百天的地位都没法保住，这也是就是说有些人是需要朕拿着链子牵着，才会发挥出能力吧。”

莱因哈特咕哝地说道，几名还活着的人或是已经死去者的面孔，呈现在他的脑海里，而奥贝斯坦则完全无视于他的感伤。

“不过，却也因此得到了一个完全征服同盟的名份，不是吗？”

“别多嘴！”

一股气化成怒吼，从俊美皇帝的嘴里吐了出来，他不经意地喝止了对方的言论。奥贝斯坦行了一个礼，不过看起来并不是因为内心产生畏缩，反而象是考虑到不想要去刺激病人的样子。莱因哈特将自己的呼吸调整过来之后，即命令暂时由舒坦梅兹提督代理高等事务官职务，与杨威利交涉放回达列肯普

的相关事宜。

“听听达列肯普自己的证言也是有必要的。到于处断杨威利一事就等听过达列肯普的证言之后再做决定吧！另外得充分注意同盟政府的动向，如果有企图妨碍帝国之行动者，就由舒坦梅兹采取必要的对抗处置。”

说完之后，即命军务尚书退下。

事实上，莱因哈特的心理也并不单纯。虽然对于达列肯普的丑态禁不住要感到令人很不痛快的愤怒，但是把这个单纯军人所不能胜任的要职交付给他的却是莱因哈特自己。虽然最初提出这个建议的是罗严塔尔，而当时也曾经遭到奥贝斯坦的反对。不过最终的责任仍得由莱因哈特来负起。

“难道我的内心也在期待着这件事情的发生吗？期待达列肯普的失败……”

或许是这样也说不定，莱因哈特心里这么想着。当知道达列肯普凄惨的失败而导致争乱产生的时候，莱因哈特感觉到自己全身的细胞仿佛都跳跃了起来。自己登上皇位虽然没有多久的时间，但是他却已经感觉到这种庄重的安定让自己几乎感觉到呼吸困难。所谓的皇位，不过是一个装满黄金的笼子，而他那壮硕的羽翼则显得太过于巨大，无法收纳在其中。

莱因哈特是一个具有丰润才能的建设者。自从两年前，击灭了贵族联合军、肃清了立典拉德公爵而将独裁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以来，已经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使无数的改革得以实现了。过去一直独占特权与财富的贵族阶级，已经失去了过去五个世纪以来不当的荣华富贵，而平民则因为税赋制度以及审判的公正化而感到高兴。医院、学校、福利设施已经取代了贵族的宅邸和城馆而成为都市景观的一部分。

这些改革内容都是在他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就已经在胸中酝酿完成了。不过这些改革的实现，虽然让莱因哈特感到喜悦，却无法让他有任何跃动的感觉。经营善政是他的义务以及责任，但不是权利。他从未曾畏惧伴随着地位所产生的义务和责任，而他也一直努力着让自己在获得权力之后成为一个好的权力者。不过，调和与安定却好像与他精神原有的样子有着些微的出入。

莱因哈特甚至也曾经认为，自己已经不再需要任何权力，他所需要的是另外其它的东西，不过当他了解到这不是绝对可以得手的，而且是绝对没有办法再重新回来的东西时，莱因哈特的情绪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高扬起来。只有在他凝视着前方战火的才能够感受到活着的充实。或许更贴切的说，只有在作战的时候，他才能够深信自己的确是充实地活着。

或许自己将会成一个好战的皇帝而为后世所知也说不定。这样的想法好像是来得太早的初雪，飘落在莱因哈特的心中，不过这种与生俱来的本质却也不是可以改变的。自己并不是喜欢流血，而是喜欢在战斗中，那种与对方的意志和智谋之间的冲突……。

莱因哈特召来了重新回到宫廷里来的首席秘书官希尔德，也就是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伯爵小姐，令她记下他口述的布告文。

希尔德一面写着口述笔记，一面想着他的人生需要敌手吗？想着想着，希尔德不禁要感到有些心痛，同时也不得不觉得有些微的担心。她希望陛下这么样膨大锐角的生命能源，能够一直朝着正确的方向，除了为帝国之外，更是为了他自己。

“或者说，眼前的他是太早达到顶点了。不，如果他生在五世纪前的话，能够以象鲁道夫大帝那样巨大且完全受到否定的人来作为敌手的话，或许是好好的也说不定哪。”

希尔德甚至还这么想。对于杨威利这样的对手所具有的力量，她自己本身除了赞叹之外，却也无法产生任何憎恶的念头。

莱因哈特拿到由希尔德所撰写的口述文章之后，重新看了一次，不经意地露出充满恶作剧的微笑说道：

“伯爵小姐，经过闭门思过那一段时间之后，你的字体好像变硬了一些？”

这好像是他刻意的玩笑话。

八月八日，皇帝莱因哈特发布了一项布告。

“大本营迁往费沙。奥丁与同盟领之间的距离过于遥远。朕之代理以及统辖奥丁的任务，将委由国务尚书玛林道夫伯爵负责。”

除此之外，莱因哈特还命令了一〇名阁僚当中的军务、工部两名尚书随同皇帝将办公室迁移费沙。同时还决定一级上将以上之最高级武官当中，宪兵总监兼任首都防卫司令官的克斯拉，及重新担任“后方指挥官”、掌握旧帝国领将近全域之查阅、指挥权的梅克林格，以及完成地球讨伐任务、现正在归途当中的瓦列，三名在帝都留守。如此一来，等于是将帝国的中枢及大半的军事力量全部移转到费沙上，而且布告文上还加上“此项措施并非暂时”的注释。这个时候，以米达麦亚、罗严塔尔元帅为首的提督们才知道皇帝原来有意将首都迁往费沙。

这项迁移行动预定在年底前完成，皇帝本身于九月一七日离开帝都。除米达麦亚元帅于八月三〇日率先前往之外，其余以罗严塔尔元帅为首的提督

们而与皇帝同行。

从皇帝御前退出之后,米达麦亚对着和他并肩同行的友人说道:

"费沙是吗?原来如此,他的想法和我们的层次是不一样的。那个地方是比较利于将所有的新领土统合起来管辖的。"

罗严塔尔无言地点点头,但他所想的是个人的事情。因为他是单身,所以随时都能够配合军的阵容,由奥丁动身出发。不过那不知不觉已经在他的宅邸当中住下来的、个性刚烈的女孩怎么办呢?她应该是憎恶罗严塔尔的,不管她是要随着一起前往费沙也好,还是要将宝石偷窃一空然后隐藏行踪也好,她喜欢怎样都好,总之,随她的意思就是了。

"不过,陛下的错误应该在于任用了奥贝斯坦,而不是达列肯普。那个傢伙或许打算让自己成为一名忠臣也说不定,不过如果这样一直下去的话,与他不相为谋的人就会一个接一个被他排除。总有一天王朝的基石会出现裂缝的。"

米达麦亚不屑地说道。而罗严塔尔则转动着他那两只不一样颜色的眼珠子看着友人。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不过我特别在意的是皇帝陛下和奥贝斯坦之间,最近有裂痕出现。当我有一天与他也不相为谋的时候,不知道会怎样……"

连自己也有这样的担心真是太奇妙了,罗严塔尔不禁要苦笑了。他本身不是一直希望自己能够有不屈居于任何人之下的地位吗?尽管如此,这个希望应该也是有其作法的,因为,如果莱因哈特成了奥贝斯坦的傀儡的话,那么这将是非常有趣的事情了……。

Ⅳ

正式的资料中并没有写到当尤里安在想着杨的时候,杨曾因为有所感应而连续打喷嚏的记载。

杨在释放了姜·列贝罗之后,便以死去的菲尔姆特·达列肯普为人质,和菲列特利加、先寇布、亚典波罗、以及被解除了软禁并且赶到的旧部下一同搭乘瑞达——Ⅱ巡航舰,离开了海尼森。那是在七月二五日的晚上。舰长由亚典波罗所担任,他利用已经死去的达列肯普为挡箭牌,成功地向同盟政府掠夺了大批的粮食和武器,不过这以后的事情,就交由杨的头脑来构想了。他此时一副宇宙海盗的姿态,很高兴地吹着口哨。

菲列特利加·G·杨夫人，脱去了花围裙，换上了黑色扁帽的军服，在丈夫的旁边担任着辅佐的工作。

在即将由海尼森动身出发之前，杨曾经想要和比克古提督打一声招呼，最后却不得不断了这个念头。

因为这位前任的宇宙的宇宙舰队总司令官，虽然已经退休在家里颐养天年，不过同样应该也招致同盟政府的猜疑。虽然是个人性质的打招呼，但只要双方曾经通过讯息，那么这个通讯本身，将足以构成使老提督的立场恶化的条件。所以杨只能将心中的念头按捺下来，祈求自己和老提督能够有再见的一天。

另一方面，杨和亚列克斯·卡介伦中将取得了联络。因为他是从一开始最早表明自己立场的人，如果没有联络的话，反而容易被猜疑他和杨两人之间事先就已经有密约存在了。在此之前，一直在后方勤务本部，等于是被流放到情报所不及之孤岛上的卡介伦，在知道整个事情经过之后，立即让妻子联络，扯下了阶级章放到桌上，然后便赶忙投身到杨的麾下，他说“如果没有我的话，杨那个傢伙一定没有办法能够做下去的”。当洛克维尔得知后方勤务本部长代理离去的时候，便立即发出了慰留的声音，但是卡介伦头也不回地只从他的肩膀上对上将“哼”的一声便离去了。

而参谋长姆莱、副司令官费雪和副参谋长等人，则因为分别在边境上从事军务工作并不在海尼森，所以便无法和他们取得联络。

……这一年的夏天里，被收纳到维利伯尔·由希姆·冯·梅尔卡兹舰队手中的有战舰四百六十四艘以及宇宙母舰八十艘，都是舰队构成当中所缺乏的部分，所以整个战力的强化有了飞跃性的进展。

同时在人的资源方面，也有了一批人数虽少但实战经验丰富的士兵加入了他们战斗的行列。他们当然都是不屑于成为银河帝国之从属的一群，其中更有一名极出名且优秀的舰队战术指导员，也就是哈姆莱弟·亚逊鲁少校。当他被引见到梅尔卡兹所乘座的战舰西瓦旗舰上时，他对于全面认可梅尔卡兹之指挥权方面，做了某些程度的保留，而且毫不胆怯地陈述出自己这些人的看法。

“在对帝国举起反抗旗帜的方面我们没有异议。不过我们本身的舰队要以什么来表明我们的立场？是以民主共和政治呢？还是不同于罗严克拉姆王朝的王朝帝政？甚或是军国主义？”

当被问到这一个问题的时候，舒奈德回过头来看着梅尔卡兹，而这位亡命

的客将则示意要亚逊鲁继续说下去。

“这说来是极失礼的言论,不过阁下过去曾经是帝国军的泰斗,而且在亡命到我国之后,又曾经担任银河帝国正统政府的军务尚书。正统政府的目的,应该是在于恢复高登巴姆家族所失去的世袭权力。对于这样的一个目的,卑职实难协助。”

在他背后的那些新进士兵不安地发出了嘈杂声表示相同的意见,从这一点便足以证明了亚逊鲁并不仅仅是他们的上司,而且还是一个具有威望的人物。梅尔卡兹缓缓地点点头。

“这一点我要加以声明,我军的目的并不在于使高登巴姆王朝复活。”

“提督的话自然是一言九鼎,我们就相信这一点。不过,接下来的也是相当失礼的,也就是说,如果要纠合信奉民主共和主义的将兵,那么以梅尔卡兹提督的名号稍微有些缺乏吸引力。”

“那么,要什么人来担任反帝国军义勇军的指挥官,贵官才能接受呢?”

当舒奈德这么反问的时候,亚逊鲁那精悍微黑的脸轻轻地斜到一边。

“以一名民主共和政治下的军人而言,比古克提督在实绩和威望方面都不缺,只是因为他的高龄而很难由他但任领导未来的旗手。而席特列、罗波斯两位历代的统合作战本部长也已经是过时的人了,所以希望由较年轻、具有人望和威信的人来担任。”

“你是指杨威利提督吗?”

“……不要特意将姓名讲出来,或许会给他本人招来一些麻烦也说不定。总而言之,这并不是今天或明天之内就可以实现的。卑职暂时还是遵循梅尔卡兹提督的指挥权。这一点请您相信。”

因为和总舰艇数比起来,总乘座人数显得过少,所以亚逊鲁便被委托协助舰队运行的工作,当他点头表示接受的时候,便在士兵的引领之下离去了。舒奈德看着他离去的背影,一面咕哝地说道。

“这傢伙的理由还真多哪,不过看起来是可以信任的样子。”

梅尔卡兹此时则难得地苦笑着说。

“他说的没错。我确实是没有资格作民主共和政治的旗手。不管怎么说,二、三年前我还是专制国家的一名军人,而与共和国的军队在作战。如果现在就以民主共和政治来作为自己的旗帜的话,大概也会被后世的人批评是一个没有贞操的人吧?!”

“阁下,这可能是您太过于疑虑了。阁下一直都是被环境所迫的状况下,

竭尽所能地做着最妥善的应对，这是谁都知道的。”

“后世的评论姑且不论，就事实上而言，除了杨提督之外，没有适合的人能够纠合民主共和派的将兵。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同盟政府和帝国方面才会对他有所顾忌吧……。”

这个时候，他们自己本身的行动已经成了一些谣传的泉源了，甚且杨威利及其一伙的人也已经脱离海尼森，这种种都是他们根本也没想像到的。

这时梅尔卡兹忽然转变了话题。

“陛下的行踪还不明，是吗？”

梅尔卡兹所说的“陛下”，并不是指年轻的金发霸主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而是指高登巴姆家族第三十七代的皇帝，亦即五岁即位、七岁被迫亡命的艾尔威·由谢夫。舒奈德将脸埋下低着头说：

“是的，抱歉之致。不过听来虽然有些为难，但请听属下的辩解，在目前的状况下，调查是非常不顺利的。”

这一点是梅尔卡兹也明白的。因为他们现在还是不断地潜伏、逃避，以期能躲开帝国军耳目之身，当然不能够公然地着手调查或寻找。已经无力化的同盟军姑且不论，舒坦梅兹所率领之帝国军的搜敌能力是不容轻视的。

无论如何，梅尔卡兹之所以执意要搜索前代王朝的幼帝，是因为他知道幼帝在失踪之前，精神状态已经产生分裂了。幼帝的精神状态时时会爆发，使得靠近他的肉体产生流血，随着这一滴滴的血，人心也就一点一点地远离高登巴姆王家。就算他超越常轨的粗暴是因为他天生的资质，不过罪过在于周遭的环境未能予以矫正，这是在他周围的大人们所应负起的责任。

高登巴姆王家的再兴已是不能希望的了，最主要是因为人心没有这样的期望。梅尔卡兹所希望的是艾尔威·由谢夫能够身心健全地长大成人，然后作为一个无名的平凡市民，过着平稳的生活。不过，这样的一个希望，或许比复兴王家这种痴人的梦还要难以达成吧。另外梅尔卡兹还有一个希望，就是给予杨威利一个活动的舞台以及舞台所需的基本兵力。这两件是自己人生当中最后的工作，梅尔卡兹如是地想着。

……在瑞达Ⅱ号巡航舰的舰桥上，杨舰队的三位中将，卡介伦、先寇布、以及亚典波罗正以杨结婚典礼当天同样恶毒的舌锋，修理着他们的司令官。

“杨威利这名演员，真希望他能够将自己实力发挥到最高的境界。不过他好像没有自觉到自己是一个名演员似地，让把他赶到舞台上的人真是辛苦

哪!”

“这就好像是老师在为成绩很差的学生苦恼的心情吧,先寇布中将。”

“其实啊,我也曾经想过要当老师,因为我不喜欢被人家出习题……”

“你是喜欢出习题给人家吧?”

卡介伦笑着说道。本来象后方勤务本部长这样一个荣誉的职务是他垂手可得的,不过他却“哼”的一声就把这个职务给踢得远远的。失去了这名具有卓越行政处理能力的男子,或许让同盟军比失去杨威利更觉得后悔也说不定。

“不过,先寇布中将,在那样缺乏情报而且变化激烈的情况当中,你还能够看穿政府毒辣的诡计,也真是不容易哪!”

在卡介伦这么样的称赞下,先寇布却显得有些难为情似地说道。

“这个嘛,或许政府并没有想得那么远,可能只是我的妄想罢了。”

“喂,贵官,到了这种时候……”

“没错,亚典波罗中将,到了这种时候来追究事实的真实性是无济于事的。而且不管是在那个时候,或者是现在,我一直都相信同盟政府确实是怀有那样的恶意和阴谋。我并没有特别要欺骗贵官的意思。”

“只不过是煽动罢了。”

亚典波罗讽刺地回了这句话,不过又好像在想着什么似地,一脸好像在将回忆的底片重新倒回去的表情。

“你后悔了吗?对这些已经成了事实的事情。”

“没有的事,卡介伦中将。”

在三个人当中年纪最轻的这名男子摇着头说道。

“我不过是一个还不满三十岁的黄毛小子,却得以被称呼为阁下。这是拜在杨提督麾下所赐,或者说是因为这缘故。如果自己不负起责任的话。”

“不过,啊……”

卡介伦脱下了黑色扁帽,仰起脸说道。

“我们被称为叛乱部队什么的,就我看来,不过是一群离家出走的孩子所组成的出走集团罢了。”

另外的两个人似乎并不打算要反驳的样子。

……成为一名元帅也好、被称作是叛乱的指挥官也好、或者单纯只是离家出走的孩子也好,杨威利终究还是杨威利,此时的他正两脚跨在司令官席的桌子上,黑色扁帽盖在他的脸上,已经整整两个小时以上,身体一动也不动。

而菲列特利加·G·杨则在距离丈夫有五公尺之远的座位上,发挥着她与杨

成对比的勤勉性,正在作巡航舰雷达Ⅱ号、梅尔卡兹舰队、以及杨"叛乱部队"各个相关资料的分类整理工作。以便让杨能够根据正确的兵力来作出作战方案。

自从把丈夫救出来以后,对于未来的事情,菲列特利加想都没想过。不过杨打算走上那一条路,她一直好像是杨的半身似地跟随着丈夫走过来。就杨来说,从脱离海尼森以后的事情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构想。最主要是因为他本身一直都被激变的状况所围绕着,在这种状况下,根本不可能会产生什么构想。

"那对夫妻虽然有正当的防卫意识,不过好像并没有在考虑未来的样子。如果不让他们变得更有野心的话",这句话是达斯提·亚典波罗对于杨夫妇的评论,确实也掌握了一些事实的真实性。不过以杨来说,亚典波罗是将他拖到这场激变状况当中的罪魁祸首之一,应该没有道理要这样地被他评论吧。

还在海尼森的时候,也不是没有想过采取将同盟政府以及驻守的帝国军为人质的一种抵抗形式,不过这样做的话,无疑会将海尼森上几亿人口的住民卷进这场争乱。所以最后的结果是,杨被他所曾经有贡献的政府从背后猛推一把,不得已只有"离家出走"。

现在这个时候,被放在遗体保存用的密闭容器内的达列肯普,正保障着他们的安全。如果将达列肯普的死加以公开,并且将尸体送回给帝国军的话,或许会招来其他新的危险也未可知的。

事实上,自古以来有多少的名将,虽然从战场上平安无事地归来,不过却被迫钻进自己的祖国所高高筑起来的肃清或放逐的门墙中。一个武勋反而招来了一百万的妒忌与反感,在往阶梯上爬的时候,每爬一层,脚下的空间就愈来愈狭小,而从阶梯上摔下去的时候,所受的伤会更大更深。

在古代的一个帝国当中,一名以叛逆罪罪名被逮捕的将军,对着皇帝问到自己到底犯了什么样的罪。皇帝将他的视线岔开回答说。

"朝廷的臣子们都说你企图造反。"

"那不是事实,而且也没有证据。"

"就算没有事实,但你是在想着要造反吧?"

"我从来没有想过到。"

"原来如此,不过你却持有造反的能力。这就是你所犯下的罪。"

……握有一把好剑的人,所害怕的是那把剑的刀刃有一天会朝着相反的

方向。最后的结果是,这把剑本身不得不被当作是一个怀有某种企图的第三势力。

就算要建立起一股第三势力,光凭军事力量是绝对无法维持的。如杨基本构想中的一部分,除了军事力量之外,还得要有政治力量以及经济力量,但是叛逆的卡介伦立刻就反弹了,根据地要摆在哪里?此时此刻,不仅仅帝国军的,甚至还有同盟的攻击要如何应付,达列肯普的死什么时候要公布,还有补给呢?组织呢?对外的交涉呢……?

这一切需要有时候,不是老去腐朽的时间,而是成熟和发酵所需要的时候。但是杨并没有。对于杨来说,绝对不可或缺的不是权力、不是权限,而是时间。

在这非常短的期间内,杨的心中有几个目的。其一就是与梅尔卡兹会同、将指挥系统统一化,将以后的共和军组织编列起来。其二是迎接尤里安从地球归来,得到有关于地球教的情报……。这些目的达成之后,未来要怎么做好呢?为了回避不当的死亡,挟持了姜·列贝罗作人质,之后又使得菲尔姆特·达列肯普踏上自杀一途所得来的自由,要如何的行使好呢?

漠然的构想,此时已经以半透明的姿态出现在杨的意识范围里面。全宇宙的霸权就交付给皇帝莱因哈特。相对地,即使是在边境地好,使共和主义者在某一行星上的自制权受到认可,也备有朝一日罗严克拉姆王朝中,出现必然的腐蚀和崩坏之时,全人类民主共和思想的幼苗就得以开始萌芽了。因为民主共和思想的发育和质方面的提升,所需要的时间远比他本身所需要的时间还要长得多。

只要人类有为主权国家这种麻药所污染的一天,或许使国家能够不将个人加以牺牲的社会体制就无法存在也说不定。不过,一个国家难以将个人加以牺牲的社会体制,似乎是值得去向往的。在杨的这一代,并不是什么事情都能够做,不过,播种的事情应该可以吧。就算所做的尚不及经历一万光年长征的亚雷·海尼森的脚下。

尽管如此,杨这时不得不重新再一次自觉到自己绝对不是万能的。如果他有预知未来的这种能力的话,那么在今年的春天就不会放弃伊谢尔伦要塞了。因为这个在战术上,具有难攻不落、固若金汤之地理位置的要塞,就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民主共和政治的根据地。不过在那个时候,为了拯救自由行星同盟,他除了离开伊谢尔伦,以求取行动自由之外,别无其它的选择。

不过,就算要后悔也是无济于事的。最主要的,在那之后的巴米利恩会战

中,无法无视于政府的命令,使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停止的人不就是自己吗? 最后的结果是,杨的行动只是在杨本身器量范围里面的事情。过去在帝国之内,仍能确保自制权的费沙人所具有的聪明睿智与机巧,杨也希望自己能够拥有。

"费沙是吗……"

此时的杨,并不知道皇帝的莱因哈特,已经正在考虑着要迁都到费沙上,然后把费沙当作是宇宙的中心。而费沙与地球教密切结合,一直以地球教之傀儡的姿态从事各种活动的事实,这时候也还不是他所能够知道的。不过,在他本身的长期构想中,这却是一个不能欠缺的要素。

"如果能够经由波利斯·寇涅夫取得独立商人们的协力是最好的……"

不过这也是尤里安回来以后的事了。杨于是中止了继续在思索的迷路当中散步,从他脸上拿下了黑色扁帽出声说道。

"菲列特利加,红茶一杯。"

然后又再次把扁帽放回他的脸上。而他在扁帽底下咕哝所说的话,任何人都没有听到。

"两个月,就只有两个月! 原本按照预定,应该能过个五年不工作的生活才对的……"姜·列贝罗被"叛乱部队"释放了以后,当然不得不面临与帝国军相关者之间的交涉。在交涉之前,他给了国防委员会一个指示。

"立刻办理比克古提督恢复现役的手续。视状况需要,或许会需要用到那老提督的手腕来讨伐杨那一党人也说不定。"

列贝罗也担心着自己是不是一直走在一个"反派角色"的路上,但是他认为在帝国的压迫下,无论如何也要守住同盟的独立与主权,即便只在形式上,这种义务感的强度远超过他对自己角色扮演的担心。不过后世历史家也一直强烈地认为他这号人物与那些基于卑劣的意图企图要谋陷杨威利的特权集团,其实只有一线之隔。不过,最后的结局是列贝罗相信自己所属的国家,而杨则不相信。不过这道墙壁的厚度,却使得两者之间一般认为"如果能够协调的话将会很理想"的关系,以最为恶劣的一种形式迸裂开来了。不过,列贝罗所绝对料想不到的是,就因为他与杨威利之间的关系,他的存在才能够为后世的人们所知道。

……一般昵称为卡琳的卡特萝捷·冯·克罗歇尔,此时正伫立在尤里西斯战舰的了望室内,蓝紫色的眼眸发出像星星一样的闪光。她刚刚结束训练,脸颊上还是红通通地,而心脏的鼓动也稍微强了一些。她一脚伸得直直的、另一

只脚则稍微弯曲、整个背部靠在墙壁上,或许应该说是轻轻碰在墙壁上来得较恰当。她的母亲说这种姿势“象极了你爸爸”。而卡琳则认为这种姿势任谁都可能会有,如果自己是个男孩也算了,况且自己还是个女孩,被人说象是父亲,而所谓的父亲其实只不过是曾经作过母亲短暂爱人的那个男人,卡琳一点都不觉得高兴。

卡琳于是捏扁了那个用来装添加蛋白质碱性饮料的杯子,并且作了一个嫌恶的表情。当她想要挥去父亲的脸时,另外一张脸出现在她的意识范围里面。那个有着亚麻色头发、比她年长两岁的少年不过才见过一次,这时会出现在她的脑海中,是她所料想不到的。

“什么嘛,那么软弱的傢伙。”

卡琳以一种自己都无确信的词调咕哝地说着,然后再度将注意力移转到眼前的星海。但她并不知道一艘载着她父亲的巡航舰此时正朝着自己接近当中。

宇宙历二九九年,这使得人类社会产生了巨幅震荡的一年,现在大约剩下三分之一的日子。再也没有其它任何一年,象这一年这么样地叫人感觉到历史在给予人类时间的时候是这么样的吝啬了。这一年,确实是有一些事情发生了,但对于千千万万的人类来说,这其中是不是有着什么所盼望的东西,人们没有办法可以得知。人类应该是已经疲于战争了——不过,或许人类更不习惯于和平。

在这一年的八月十三日,靠近伊谢尔伦的一个恒星系自治体,发表了脱离屈服在帝国之下的同盟而独立的宣言。

那就是艾尔·法西尔。

田 中 芳 树 作 品

银河英雄传说

一场规模壮大的

太空战记即将展开……



银河中原本三分天下势均力敌的微妙关系，却由于帝国内崛起了一位天才战略家莱因哈特而逐渐扭曲了这项平衡。率领着三万艘舰队踏上了征途的莱因哈特，在这场战役中遇上了他毕生的宿敌——同盟军的杨威利。他们在亚斯提星域初逢劲敌，并展开了首次的智谋激斗……。一场规模壮大的太空战记即将展开！



ISBN 7-5387-1990-3/I · 1026

（全五册） 定价:100.00元